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六二・史部・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卷五十八至卷一百三十)〔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卷一至卷十三)〔清〕梁玉繩撰……四二七

2287/02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皇帝同母母齊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楫以云諸姬生代孝

不書姓故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

在汾州平通縣西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

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也以勝為梁王

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甲濕徙睢陽故改曰梁漢文二歲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國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廢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

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

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

年一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

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

四十八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

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披左氏傳宣

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卷九十四

與漢爭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國

皆有膏腴地也○索隱曰開縣屬陳留高陽四十餘城

皆多大縣孝王質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

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語或者梁國封域之方

十里萬里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漆嚴柘龍岫

馬池鶴洲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異禽獸靡不

畢備俗言梁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截偃節林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

曲今碑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宮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樓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

平臺里咽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

在城中東出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

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石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漆嚴柘龍岫諸連

梁孝王世家



巨七十餘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書

星景也索隱曰漢書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

入言警索隱曰漢書入言警出言警出言警出言警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

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索隱曰如傳云巨亦大與大百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東

與駟馬迎梁王於關下索隱曰但將駟馬往贊曰攝乘

馬耳天子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

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正義曰若竹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

漢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梁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

為後嗣大臣及表益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表

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竇太后義格

如淳曰故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

高置立故閣云故閣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

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死表益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梁孝王世家

刺殺表益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索隱曰謂意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

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及內史韓安國

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

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關下謝罪然後

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

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遂不樂北游良山索隱曰良山在梁山

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有獻牛足出持

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縣南。有獻牛足出持

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獻下所以補身也今出背象

牛者且之畜衝在六月北。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待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

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

長子買

梁孝王世家



梁共王子明齊川王子彭離濟東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

加壹食梁孝王長子實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

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

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素隱曰漢書作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五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豐稭鄭

曰上蓋刻為豐稭家○素隱曰應劭曰詩直千金孝王

誠後世善保豐稭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豐稭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豐稭與人他物

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豐稭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

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

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善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

長及郎中尹霸等是七人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梁孝王世家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寔病時任后未

嘗請病寔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考索隱曰

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均

固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

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

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

后首于市家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

弗忍誅發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魯暮私與其奴三命少年

數十人行刺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

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

河郡

梁孝王世家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辨

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

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何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

也齊如魏其侯賢與之正言也索隱曰賢與表其賢也何以

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賢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

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

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

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

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

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雁縣索隱曰此說與晉

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燕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

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燕城故應鄉也在改

梁孝王世家

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戰前桐葉為圭

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撥時已有燕國非

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

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

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

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三日

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

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

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與今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慶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

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

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

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

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益

聞梁王西入朝謁賢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殺道親親周道尊尊其

義一也索隱曰幾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

大傳傳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馬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

帝召表盜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

梁孝王世家



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表盜等曰殺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殺道賢賢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殺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為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太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表盜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表盜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表盜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表盜表盜頷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即其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劍是孝王官獨其子史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

梁孝王世家

史記 卷五八

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旣正義曰括地志云霸昌旣在雍州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後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杆三楚

計醜孫羊

竇嬰主議

表盜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妣子曰越

寄乘奔索隱曰妣音况羽反兒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以孝景帝前二

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

天下雄俊俊儒皆歸之孝武帝山賦王朝被服造次必於

於仁義間以五策賦王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

賦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

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

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子共王不害

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曰漢書云授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朝嫗垣為宮索隱曰服凌云宮

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緣反又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故又音奴亂反嫗垣牆外之垣垣

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

浩云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祖神又崔

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釋

較祭脯酒而已被今祭禮以較饗土為壇於道則用黃

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學長廟地為宮被徵出城

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

所訊懼而繼死自此後北門南而不啓為榮不以道終

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

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

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正義曰晚節猶言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淖音泥

淖。正義曰。淖姓也。齊有淖姬。淖姬。淖音泥。曰。文孝反。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

淖。正義曰。淖姓也。齊有淖姬。淖音泥。曰。文孝反。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

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

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微臣

與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

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端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

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愛又陰痿

不能御婦人正義曰。委危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

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

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

盡賜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取租賦端

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衛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

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

索隱曰。究。索隱曰。究。索隱曰。究。

索隱曰。究。索隱曰。究。索隱曰。究。

索隱曰。究。索隱曰。究。索隱曰。究。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  
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一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好法律

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深無仁恩。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

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

石至彭祖衣卑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

石而除其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

汗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

得為之。索隱曰。推。音。角。獨。言。推。謂。禁。他。家。獨。王。家

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賈賣之賈倍以取利若今之知市

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

常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

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索隱曰。求。福。也。索隱曰。

索隱曰。求。福。也。索隱曰。求。福。也。索隱曰。求。福。也。



云荆人鬼越人稱謂楚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信鬼神越信稱祥也常夜從走卒行微是郊外路謂微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  
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  
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素隱曰漢書建元三年

年齊川中山王等來朝開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  
臣內讒肺膈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  
親之好可謂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後代為中山王  
漢之英藩矣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魏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口說政以丹注而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  
賦以為脫桂裳免替并施衣的結利叙的即釋名所云  
也說文云祥女汗也漢律云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五宗世家

毋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  
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  
長沙王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王齊有辛臣系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云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半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鑊矢應劭  
車所以窺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  
樓車以窺宋人謂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延注爾雅  
鑊矢以金為箭鏑守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母黃曰其母武帝  
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意傷之發病而  
故寄於諸兄弟之間則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  
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龍少子

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  
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衛山地為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

五宗世家



日池本亦作妻惟一本作建不  
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說  
六安王變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一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質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桀  
蘇林曰音律。素惡曰桀。氏音之。桀  
又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法反字從木桀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素惡曰桀音工殺及鄒氏作媚  
郭璞注三卷云媚一人天媚也又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桀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桀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桀桀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桀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律曰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服舍也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管獄擅出漢所疑

五示世系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桀  
陷之罪勃無節節便不忍誅有司請發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安陸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太后妾不和適

誣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  
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

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  
乃立安世年皆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又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一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本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餘贊曰國所出  
有皆入於王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景帝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

上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示親睦 栗姬既發

五示世系



臨江折軸	關於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提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鐵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狗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即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祭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也索隱曰御史大夫臣湯張湯曰大常臣充索隱曰大行令臣息索隱曰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即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  
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  
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  
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憊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  
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為  
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  
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救一作易一作  
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  
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  
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  
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  
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  
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蓋文終也蕭何初封  
鄭首 襄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封平津侯平  
所封平津卿在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  
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  
推恩之說分王諸侯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在下索隱曰齊王  
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垂  
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也索隱曰齊王臣且漢書云平  
臣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襄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  
脊用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雜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  
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襄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  
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  
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  
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於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文以爲一則教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襲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叛去西漢月氏正義曰漢音孫氏皆支至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月氏西戎國各在葱嶺之西城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衛扼之上蓋有劍戟名曰大戎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石氏曰狗開禁倉車先正也殷曰與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

三世家

未有號位臣謹爲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誇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壽成後爲太常孫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謂地爲輿故地圖有輿載之德故謂天爲蓋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曰爲燕王胥爲魯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發說如言嗚呼哉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三世家



之茅土齊在東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義則君子懈急無歸  
爾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  
解云惟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建爾國  
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竟能同天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  
傳其國貴壯賊老非者食肥索隱曰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所韋昭云唯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民也三蔡云邊人云唯也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降旗奔  
師如淳曰復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  
二軍非軍將蓋戎帥有二十二君來降也董粥  
徙域張晏曰甸北州以綵索隱曰蘇林云綵也本亦作  
德徐廣曰肥一作菲悉爾心母作怨母肥  
音反母乃廢備索隱曰武備常備也非教士不得從  
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奔之

謂此也諸先生解云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徐廣曰立三  
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  
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泚滂彭蠡  
五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保也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  
毋適宵人應劭曰無好也索隱曰諸先生云無好佚樂馳騁

右廣陵王策

大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衰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曰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董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

史六十七

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

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

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

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

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

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章詔書編于左

方今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

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三王世家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皇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教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苗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無齊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考先

也考考父也維稽古維耆度也念也稽考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靈詠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昭顯光不圖於義度君子

念慢慈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子而



國而善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半  
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  
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  
燕王以無作怨無侂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作  
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  
當音扶味反亦音賤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  
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  
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  
以意御之而已無侂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  
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  
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劍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  
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貶幣享實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  
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  
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學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  
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  
為勃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城在鄧州穰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城之陽也一子  
為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在鄧州穰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城之陽也一子  
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利侯在鄧州穰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城之陽也一子  
高密王正義曰高密縣在鄧州穰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城之陽也其後胥果作威福  
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

三王世家

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  
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  
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  
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主麻中不扶自直索  
隱曰已下並見前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  
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埴北迫匈奴  
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董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  
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粥從域遠處北州以  
安矣志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  
勿使上尊德也無廢儀者無二試索隱曰試也非效  
士不得從微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  
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  
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  
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  
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巨果作  
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燕王子劉澤等謀為叛  
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宋昭帝劉  
太子而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感於內寵誅  
初主之利遂得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  
不順然大各吠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趙

三王世家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  
 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  
 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  
 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到燕  
 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也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王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  
 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  
 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織  
 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  
 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  
 義禮家七禮文章爾雅云爾雅相取  
 云公孫以教成王入謂子曰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  
 同姓宗正異姓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 周公輔  
 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  
 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  
 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  
 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  
 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三王世家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  
 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  
 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音廣曰滌者折米汁也  
 謂洗也音思酒反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漉之滌  
 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燕人不服者為漸 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  
 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  
 在鉅鹿郡立  
 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  
 在魯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以承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存列故云列傳

一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恒同傳先賢已  
有或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開元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

老子莊子開元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與法而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佛道齊妙  
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依佛道齊妙

老子者

正義曰朱鶴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名耳字伯夷一者耳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眉長耳大目廣頰  
口季齊頰有八尺五寸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

足陷二五季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  
而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過李樹下

聖老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  
聖老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

考也子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足  
考也子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足

遺也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志曰苦縣屬陳國  
遺也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志曰苦縣屬陳國

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威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  
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威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

至高帝十一年在陳縣下因云苦縣屬陳今在陽國景帝  
至高帝十一年在陳縣下因云苦縣屬陳今在陽國景帝

不獨也陽郡苦音枯下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  
不獨也陽郡苦音枯下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

三三發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都彭越相在亳州  
三三發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都彭越相在亳州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  
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史曰周守

藏室之史也張湯傳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

以為官名。正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白矣獨其言在耳且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

蓬累蓬蓋也累音隨也言若得明君則蓬沙積上轉蓬也

累則自覆蓋也言若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蓬

轉旋而行也言若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蓬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賈之人賈音古也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或

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者之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發態之容色與淫欲之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

樂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若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廼遂去至關正義曰把朴子云老子西遊過關令尹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西谷開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正義曰

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

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太史修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者百歲而後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一本紀並云

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應是魏邑

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為世之學老子者則

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

莊子者家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列

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畧其書十

作漁父盜跖胠箠索隱曰胠音去。音

以明老子之術長累虛元蔡子之驚皆空語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棉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累路乘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庚元系子王研本依  
 更系同馬彪云庚系楚人姓名○正義曰在子云庚系  
 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莫云山在魯亦云在  
 深州此篇奇庚系楚以明至人之德猶生之經若揭木  
 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火言莊然善屬書離  
 子推篇庚系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  
 許正義曰屬音屬離指事類情用剽削儒墨正義曰剽  
 攻擊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  
 已索隱曰洗洋音汪羊又音晃義又  
 作壽。正義曰洋音州已音祀故自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  
 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  
 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  
 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  
 入大廟當其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  
 也

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子亟去索隱曰音  
 指臨幸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無污我鳥故反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  
 清音烏讀

講活之無為有國者所羈然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  
 曰莊  
 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何臟  
 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  
 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與此傳  
 不同

天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  
 子系家稱  
 古詩書三十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云五篇又  
 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九三  
 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然  
 後今百篇之內見云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云也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備言虞夏  
 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  
 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之大器是也則七器亦謂之  
 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七器亦謂之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  
 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適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  
 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山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  
 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與高岸  
 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  
 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此山許由不受耻之  
 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耻之  
 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  
 者謂諸子  
 雜記也然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夏時有卜隨務光等沒  
 陽讓之天下也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  
 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  
 謂莊周說許由務  
 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  
 水亦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  
 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  
 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  
 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  
 粟而餓死睹音規軼音逸謂見逸詩之  
 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可異  
 焉者按論語云末仁又何怨今其詩云我安適歸

老子伯夷傳



矣于嗟徂兮命之表矣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

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理志孤

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蓋者疑

伯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代紂伯夷叔

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云夷齊餓於首陽山齊在蒲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

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遠西

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山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

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

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

子比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兮食之

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

北明即夷齊餓死也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

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菜亦可生食

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即首陽山以藜

藜

老子伯夷傳

易暴者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殺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索隱曰神農虞夏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曰于嗟徂兮

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也

索隱曰于嗟徂兮

此觀之怨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絜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飽也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索隱曰

盜跖曰殺不辜

索隱曰與跖同音之石反盜跖

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名

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

而惡然也

暴矣恣睢

索隱曰

終皇覽曰盜賊家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

音同按潼水名因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直非也

本漢大陽縣也今齊州是遵何德哉

索隱曰言

以壽終是其人

索隱曰

夷有德而餓死

索隱曰

不遇而餓死

索隱曰

若至近世操行

伯夷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行不由徑

可勝數也

數謂能逢此千

史公或於不軌而逸樂

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

故云儻也

曰太史公引任其選

可求而得之雖執鞭

賤職我亦為之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

苟容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也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

合於盜豈以其重若彼

而鐵死之輕若此又一

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

夷齊由光等也輕君子

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

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

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

行類直而不用於代卒陷

公欲漸見己立名後代

名奪者死權

曰馮者持也音凭言

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

下並繫同類相求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

馬則曰物起也

有長養之情也

物有睹也孔子沒後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長於和春秋辨是非

世近於正莫如於春秋

彰物雖有養生之性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子而巖穴之士趨舍

名彰巖穴之士趨舍







法耐涉產微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管仲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相公

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

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

海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

榮尊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

乃滅亡管子曰四維者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甲下俗之所欲因而示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

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貨權衡正義曰輕重

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管子曰重者尊也輕者

絕蔡人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

之會正義曰今河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

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

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

貴相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

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

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二百

里故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妻不衣帛其

在朝借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語不及之即危

命正義曰節儉之可謂無道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

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縲紲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

君子出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

我志獲申而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

我志獲申

我志獲申

我志獲申

我志獲申



寤而贖我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索隱曰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文其書世所著書名多有正義曰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巨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巨孔子所以小之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語曰將順其美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也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臣百姓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是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管晏

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死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觀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有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穎左社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一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申不害者京人也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

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助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冠要交異乎此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韓非者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

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

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盡而加之於功賞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

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

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

而作韓子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

五蠹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

信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

外儲說左下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

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

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悅難音奴

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

有說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

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

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依橫說云吾之

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失依橫說云吾之

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未射

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議莫近幾會故

說前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况說之難者

申韓傳







而其所以教者說士當為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  
 其所以教人主有亦避諱而禮之遊說者當減其端而  
 不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其失誤論士無以  
 失誤窮極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乃為說上之意而攻間之是以甲下之謀自敵於上以  
 致說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  
 為難同怒者以乙破之乙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其難已之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  
 其難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社郵之修○正義曰苦說  
 代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而乙與同失者則明  
 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飾其無失也計同行今說者之言不得傷於同計同行  
 之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生尚同失者則文飾者則  
 無失之太忠無所辨辭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  
 而後又我諫之不悟言無所擊排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辨悟當為佛性古字假借耳佛達也汗逆也  
 乃後周澤索隱曰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知盡之難也  
 道難也韓子作得難一不辭○索隱曰謂人臣尺知事上之  
 道為能也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得曠曰彌久而周澤  
 之心君臣相合乃知盡之難也  
 既渥君之渥澤周決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沛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則君臣道合故得曠

可謂久而周澤既渥澤以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  
 而得此君臣相執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  
 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  
 是王道百里奚為虜正義曰百里奚家云虜秦穆公皆所  
 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  
 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火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  
 公欲伐胡正義曰胡本云胡歸姓也括地 廼以其子妻  
 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月可伐  
 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故君問  
 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護胡取之此二說者其  
 知皆當矣○正義曰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  
 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國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夫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夢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

蟲也正義曰龍中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若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無也謂幾於善

人主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也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還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

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

遂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勸羣臣也申子韓子皆著

書傳年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

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之意也施之於名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申韓傳

其極參攷胡華反用法參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終亡李斯 悲彼周防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音子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索隱曰河甄皆齊邑晉大康地記曰河即東

上黃河南洋地即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

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索隱曰穰苴

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即反遂以將軍為官名將

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軍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凡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日

中時期會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木為表

以開日景下漏謂下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

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小者謂其

水以賈失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

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

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

親後拘敵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後音表拘音浮。正

司馬穰苴傳

公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

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

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索隱曰武帝曰若便問軍正曰軍

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馭馬之左馭以徇三

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馭又斬馬之左馭以

外之立木承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吉井竈飲

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

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曰比依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

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嘗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其發疾而

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豹子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

司馬穰苴傳



因自立為齊威王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至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效穰苴之法正義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郭漆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小變矣謂司馬法流於兵區小國又當戰國時故云也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言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首之列傳焉

索隱宋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為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二軍驚傷

我卒既殫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威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其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

闔閭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

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

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

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

為隊長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

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

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東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

五申

於是鼓之七婦人失笑孫子曰約東不明申令

不熟

刑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

斬愛姬大駭

趨使使下令索隱曰趨音從

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

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

將將軍命有所不受遂斬隊

長二人以徇

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

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

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正徒好其言不能用其言於是國慮孫子能用兵卒  
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  
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  
悲其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入所錄後百餘  
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  
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龐涓既事  
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  
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  
齊中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

孫子兵法

解雜亂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糾紛也  
可也控捲而擊之捲即拳救關者不搏撤謂救關者當善  
益熾矣按撤謂以手持持撤刺人也批元擣虛音白也  
元者若浪反按此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  
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願批  
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空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元擊擣彼虛則其事今梁趙  
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  
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勝大  
梁必得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桂陵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  
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忌敗梁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  
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  
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  
與其輕縱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豈馬陵馬陵



道狹而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鹿  
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  
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  
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  
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  
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  
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  
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  
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  
克言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  
叔之僕者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

吳起傳

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  
蓋言其起貪於魏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  
則盡廉能亦何異乎廉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  
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  
歔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嶺曰今河南城為百之皇南嶺曰壺關脩政不  
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孟門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  
東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武侯曰  
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曰呂  
氏春也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

吳起列傳



可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  
 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  
 文既死公叔為相公叔曰韓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  
 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  
 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  
 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  
 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  
 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  
 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  
 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  
 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  
 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

孫子吳起傳

史記 卷六五

之王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系家悼王既葬太子立王藏也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具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  
 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則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除穢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其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索隱曰伍奢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  
 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報平王曰秦  
 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白  
 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白  
 婦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  
 必殺已乃因譏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龍於平王平王  
 崩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益疏建使建父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  
 問之伍奢知無忌譏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音大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合殺奢也伍

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

下誰真可去矣索隱曰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

伍奢捕伍胥伍尚索隱曰劉氏其首執矢嚮伍尚

張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

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

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

華亥向華定與華亥向華定與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

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

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

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

胥懼入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昭關欲

昭關欲



執之亡有遂與勝獨身步走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  
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  
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  
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勳曰子胥乞食在丹陽溧陽  
引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  
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  
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蠻兩女子爭桑相攻乃  
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  
而歸索隱曰一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  
國日本謂之然鐘離姓之國居梁亦國也

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嚭二奔吳徐黃曰伯州犁者晉伯宗子伯州犁子曰卻  
宛宛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  
世宗云楚誅伯州犁其孫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  
蓋餘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  
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  
吳反一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古國阜陶之後所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索隱曰囊瓦公子貞  
字子常此言公之吳兵伐吳兵伍員擊大破楚軍  
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豫章在豫章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  
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  
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  
夫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入擊楚將子常子常  
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都  
以并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  
雲夢盜擊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年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與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暴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亦破於法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溷死此豈其無天乎之極乎五子胥自為

史本亦

我謝山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旂之義曰音丁若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獲宜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立地名在郊外會吳王又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使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堂谿在

伍子胥傳

也。正義曰案今豫州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王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預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在馬李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秋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劉氏云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城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求妻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

史本亦

伍子胥傳



博遠威鄉會之君以歸正義曰鄉君居充益疏子齊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  
 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  
 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  
 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詔曰有煎越不  
 恭剽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  
 興頌王釋齊而先越若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  
 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  
 吾言負吳之責矣汝與吳俱亡吳益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既與齊有隙因譏曰子胥  
 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  
 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  
 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慢彊諫來隱  
 皮逼迫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子自  
 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  
 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  
 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  
 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望王  
 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

屬鑣之劍鑣錄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  
 語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  
 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彼臣言以  
 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今可以為器  
 正義曰器謂棺也吳必亡也左傳而扶吾眼扶音烏  
 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謂闕門也今  
 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濤城開此門有錯鑿隨濤  
 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錯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  
 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  
 胥尸盛以馬夷華應劭曰取馬華為夷華夷華蓋形  
 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其公憐之為  
 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說曰越軍於蘇州東南  
 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盞後因立廟於此江上其廟有  
 浦名上壘浦至晉會稽太守張曼曰齊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  
 廟今在因命曰齊山張曼曰齊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  
 廟見在齊山在太湖邊齊湖東岸山西臨齊湖山有古葬  
 二王廟按其廟不下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  
 會之橐皋橐皋在淮南正義曰橐皋故縣在淮南道西  
 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  
 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破吳兵吳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史記 卷六七

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

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

信蓋謂文子之行事君不受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

武子之行也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

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樂回也如愚言然而識之如愚也

發回也不愚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樂回曰用已而後行不獨隱以自高

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回年二十九

之善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也今此為類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

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遷怒不貳過不幸命死矣今也則上

仲尼弟子傳



回仕道怒不過分者後也怒當其理不後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閱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小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論語季  
 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復我者重必在汶上矣水孔安國曰去之文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曰稱言之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侯在邦為諸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  
 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  
 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小孔子二十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不室之百乘之家孔安國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  
 知也孔安國曰武不賦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諸包曰服子路曰行之子路問

仲弓字子雍

聞斯行諸子曰有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  
 可自專子華怪之問問同而答異孔之白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月字子路下之野人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於直冠雄雞佩玃  
 其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物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資必死於君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  
 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請益曰  
 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子路問君子尚勇  
 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身而無義則亂李充曰  
 職為利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難殲命而  
 不知正頓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  
 隱曰充子弘度晉中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故孔子曰  
 一言可以折獄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  
 一言折獄者由也好勇過我其取才樂擊曰適用曰  
 唯子路可也索隱曰擊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  
 求初晉尚書鄭亦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壽終也衣敝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  
 其由也歟由也索隱曰未入於室也矣未入於室耳季  
 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仲弓字子雍



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路為季氏

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

國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

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

敬勇猛不能寬以正可以比效言寬言寬大清恭正以

靜可以報上初魯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黃驥

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魯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

不肯曰一人太子之子輒在公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

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黃驥居外不得入子路為南大

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黃驥乃與孔悝作亂索

曰左傳蒯聵入悝家悝母自劫悝於刺謀入孔悝

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黃驥入立是為莊

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

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下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

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

城門開子路隨而入堂黃驥與孔悝登臺子路曰

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驥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

黃驥懼乃下石乞靈驚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

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

仲尼弟子傳

曰子路為孔子時衛故悔慢之人不是時子貢為魯

於齊素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

宰子字子我鄭文曰利口辯華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以火期皆已矣馬融曰周書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柗之火冬取柞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肯美也責其無宰我

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

曰生未三歲為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

於無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木也糞

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宰我問五帝之

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宰我為臨菑大

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耻之索隱曰左傳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

相志因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賜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

仲尼弟子傳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陳子

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又問曰孔子適是國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文曰怪孔子所至之州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其五

自與之君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

也孔安國曰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文曰樂謂志

也宋氏曰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文曰樂謂志

也變若田常欲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

魯孔子聞之請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索隱曰公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

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

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大臣

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

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仲尼弟子傳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

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

曰鮑晏等帥師若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

君上驕主心下怨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

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

齊者唯上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

以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公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

見吳王公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

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

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

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

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

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

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

仲尼弟子傳



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味惡  
也猶畏臣請東見越王今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三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  
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報人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帶人之意使人知之死也事未發而先  
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拜曰孤嘗不料  
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請入於骨體日夜焦唇乾舌徒

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  
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  
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  
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國之治也今王  
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微結尹又王甫重寶以說其  
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  
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  
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  
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子二子貢不受遂  
行報吳王曰臣欲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樓子會  
館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胡反。索賴大王之賜使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  
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  
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賊臣種先人藏器甲二  
十領鉞屈盧之矛索隱曰鉞音賦謂斧也劉氏步光之  
劍以質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  
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

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君王許諾乃謝越王於  
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  
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  
卒有難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  
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  
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  
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吳晉爭疆  
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



軍長至聞之去晉而歸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  
 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  
 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披服且魯為武城宰字

子游小 子游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  
 地志云在魯州即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孔子過聞弦  
 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曰割雞焉用牛刀孔  
 子曰言治小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孔子曰  
 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而用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  
 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一  
 句在絢風頌人之二章其下一句從詩子曰

仲尼弟子傳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  
 素亦須禮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  
 以成也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  
 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  
 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  
 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何晏曰君子之儒辨以明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  
 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  
 汾州也爾雅云西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  
 河所流數屈居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  
 縣北四十里注水忽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  
 地五十七里頂上包氏曰項上子夏居之  
 子夏至室退然包氏曰項上子夏居之

疾師索隱曰九夏子夏居之包氏曰項上子夏居之  
 論語小事亦其跡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  
 後子夏葬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  
 子死哭之失明  
 顏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鄭玄曰于求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君行如此雖他日從在陳蔡  
 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五百家  
 爲州五家爲鄉五鄉

仲尼弟子傳



為里行乎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言不可行 夫然後行 諸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孔子曰

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 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 曰言

能有名者 孔子曰 是聞也 非達也 夫達者 質直而好

義 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仁而行 違君之不疑 在國及家必聞 夫聞也者 色取

從弟子三百人 設取予去就 名施乎諸侯 孔子聞之曰

吾以言取人 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 曰

君子之容而行之 不勝其貌 宰我有文雅之辭 而智不充

其辭 孔子曰 以貌取人 則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 則失之

宰予 今云 咸明狀貌 甚惡則以子羽形也 正與家

語相反 正義曰 按濬州判案 在兗州郡城縣是也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密不齊字子賤 兗州東平郡人 正義曰 兗州東平郡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正義曰括地志云鄒州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

曰夫子固有惑志

市朝

曰道之將行命也

司馬耕字子牛

曰仁者其言也訥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史記 卷六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敢不用情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信非義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

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母為取室

中備云魯人商

長慮恐絕無子

木為世立五

象良別子

史記 卷六七



何以知短命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也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四升曰釜請益曰

與之庾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大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女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何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孔姬諱曰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魯人

仲尼弟子傳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孟子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簡

遂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穉豐皆

此三人之數皆與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蓬伯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

漆雕哆音走字子斂鄭玄曰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商澤家語曰

石作蜀字子明鄭玄曰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

亦云孺在三十五人中今在

三十二人數恐大史公誤也

仲尼弟子傳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无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語有事迹而史記謂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秦冉陳亢縣置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齊人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齊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齊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齊人

鄒若堯單音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大原有鄒縣

句井疆正義曰齊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效

申黨字周正義曰齊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齊人

榮旂字子祺鄭玄曰齊人

縣成字子祺正義曰齊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齊人

燕叔字思正義曰齊人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若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齊人

施之常字子怕齊人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齊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元仁勇反

樂歆字子聲正義曰齊人

廉繁字庸鄭玄曰齊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齊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齊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索隱曰家語

邾異字子熒鄭玄曰齊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熒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也

邾異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

公西與如字子索隱曰家語

公西歲字子鄭玄曰齊人。索隱曰家語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

或損其真鈞之未視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

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仲尼字子瞻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姐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巨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座為中庶子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名也座音在戈反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

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也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屏鞅必殺之無令出境

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去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公叔既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

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

皆甲之上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能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

日復見衛鞅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不使僭侈踰等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初令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大良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闕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界也而賦音疆封疆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文曰音房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商君傳

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與魏警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魏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都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在商東七里古於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故十五邑近此三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

商君傳



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宗室貴戚  
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  
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音悅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音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  
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  
虛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殺紂墨墨  
以云正義曰以殺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  
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  
事子乎又向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  
由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

商君傳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  
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一救荆國之禍索隱  
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發教封內而巴人致  
會晉救楚期周此云救荆未詳  
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章昭曰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鄭文曰相謂送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  
也音以音聲自勸也因變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  
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駭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  
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  
曰上謂商鞅之令也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  
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  
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也稱寡人曰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遂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  
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騶乘持矛而操關戟者關所  
徐廣曰一作秦國盡之勁子干耕之雄戰。索隱曰關  
亦作闕同所及反辨疑音吐揚反秦音察音九勿反

商君傳



按孟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爾野王  
云嶽地方言云予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嶽其  
柄謂之嶽釋名云 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  
戰格也旁有格

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言孔子所刪之錄 君之危若

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

於一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長勸令歸灌園

之。正義曰都縣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

於鄆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

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

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取君

者豈其微哉 索隱曰謂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

主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客入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

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

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 索隱曰走音 與其徒屬發邑

兵北出擊鄭 索隱曰亦先鄭也。索隱曰地理志京

鄭桓公文 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鄭池 索隱曰

鄭池 索隱曰鄭池 索隱曰鄭池 索隱曰鄭池 索隱曰

商君傳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

刑深刻薄謂其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 索隱曰說者如字浮說則虛說也謂鞅得用刑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 且所因由發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

鞅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寒其意本於嚴刑

少恩又為田開作刑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 夫 索隱曰秦孝公保靖西

北收上郡國富強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賓焉

戰國霸君秦遂以險六出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利願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必行內不私

能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

云無備無患時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向馬法之勿

上周信譽之勸農業無以易此也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商君若齊桓晉文桓不倍何之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之謀也今商君倍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賢

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信而不親也 索隱曰管仲取

桓晉文得諸侯之信將合諸侯之君 索隱曰管仲取

秦則以爲知霸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鞅

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

商君傳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有黃河正義曰秦之四塞也關河正義曰秦之四塞也有巴蜀北有代馬正義曰秦之四塞也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有林胡樓煩正義曰秦之四塞也九原正義曰秦之四塞也南有噤沱易水正義曰秦之四塞也西有雲中正義曰秦之四塞也碣石鴈門之饒正義曰秦之四塞也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蘇秦

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令出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正義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城是渡噤沱涉易水不至四五。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具冀燕趙四州南近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正義曰趙本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始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

蘇秦傳







固已形於曾中矣言擗於衆人之言而以具其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以西鄉而攻秦秦必破  
矣今西面而事之凡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謂人爲臣也豈可同日而論哉正義曰臣人謂已謂人爲臣也夫衛人者正義曰衛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予秦正義曰按衛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縱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  
擗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

音絃說文云絃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懼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  
通質割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蹟要約  
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則楚絕其後索隱曰

出兵武關以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皇正義曰在洛魏塞其道  
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正義曰齊威王六年齊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陝及  
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不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質秦索  
親獨以秦爲質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  
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

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  
下安諸侯寡人故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正義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  
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者純也  
東也又禮卿射云其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  
在郿州洛交縣北二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  
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  
白世本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畢之固正義曰二邑  
爲韓邑地理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於建反戰國策作郡地理志穎川有許都二縣又有鄢  
 陵縣鄢縣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  
 汝州豫州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謂川有昆陽  
 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縣汝南有新鄆  
 召陵新鄆屬汝南按新鄆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  
 鄆后宗公於此更名新鄆。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  
 鄭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  
 有淮潁。正義曰淮潁二郡。煮棗。徐廣曰在宛。正義曰  
 其地關。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  
 酸棗。徐廣曰酸棗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長城蓋據地險為說。  
 七里酸棗在滑州街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廩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  
 夜行不絕轉輸殷殷。正義曰轉輸。若有三軍之衆臣竊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正義曰衡音。交疆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  
 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  
 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  
 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  
 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安山前城西南。武王  
 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  
 是也周武王伐紂

蘇秦傳

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武卒衣三屬之甲  
 胃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利  
 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屬三屬謂甲衣也。謂  
 一也甲裳二也履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謂音盈謂  
 資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  
 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奢頭二十萬。索隱曰謂  
 頭以異於衆荀無子魏。奢擊二十萬。奢音斯  
 有奢頭二十萬是也。奢擊二十萬。奢音斯  
 謂奢養之卒。奢音馬之賤者今起之為  
 卒。正義曰奢音斯謂其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質。索隱曰謂割地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為秦人非  
 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  
 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  
 蔓奈何。蔓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  
 彊秦之患。故敬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奉明  
 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令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故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曰。世本名辟疆。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  
 成王之子也。曰齊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蘇秦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策云五家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鋒矢高誘

所貴雖失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

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涉皆變也臨淄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其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闕雞

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楚鞠而講練之蹋鞠猶反鞠也

有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

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徐廣曰魏京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

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

地而與齊戰作論陽晉非地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

蘇秦傳

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徑乎元父之險索隱

音剛又苦反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正義曰

正義曰言不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恫恫也疑疑也秦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喝

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驕矜而不敢進

秦雖至元父猶恐懼顧虛作喝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巨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巨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

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認之敬

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曰楚天下之

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黔中者南

曰今州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巫郡郡之西界也正義曰

巫郡西二十里皆盤城也在巫郡郡之西界也正義曰

巫郡是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

獨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

謂此也索隱曰義州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地甚

明而割伯莊以義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

志海陽地關劉氏義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

洞庭蒼梧索隱曰義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

南北有陞塞徐廣曰義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

蘇秦傳



或者鄒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分經之案也○索隱曰  
 地理志及北境鄒陽音荀鄒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  
 地計鄒陽當是鄒陽音相近字亦耳汝南有新陽縣  
 鄒亦當然也○徐氏云鄒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  
 山在鄭州新鄉縣西南三十里即地方五千餘里帶甲  
 百萬軍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  
 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  
 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  
 鄢郢故城在荊州宜城○南九

里安野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  
 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臣聞治之其  
 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  
 大王早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巨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  
 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靈芝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巨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  
 秦天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  
 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

蘇秦傳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而不忌無過此者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趙王使臣勸惠  
 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德人之國西與秦接壤  
 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入以入於秦故  
 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  
 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  
 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台洛今主君欲一天下以諸侯  
 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  
 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蘇秦  
 儀禮曰賓至近郊君蘇秦  
 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蘇秦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  
 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蘇秦  
 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也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行也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曰小叔為季蘇秦  
 子耳未必即其字也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曰小叔為季蘇秦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郭  
 地枕地近城

蘇秦傳



之地沃潤流澤最  
為膏腴故云負郭  
吾且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策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  
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  
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以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  
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  
秦若作投  
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伐趙欲以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下從約  
燕至此三年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  
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  
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  
應有其詞但史家不歸耳齊  
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  
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索隱曰音  
卓又許儼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  
曰廣雅云蘇與毒同也一歲為烏喙為天推為其愈充腹而  
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推為其愈充腹而  
與餓死同患也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  
與飢死同患與飢死同患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心培也大王利其  
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彊秦敵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  
索隱曰微音自  
西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  
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  
十城亦必喜此所謂乘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  
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下亂蘇  
秦



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主父大怒笞之五十

史六十九

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在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潛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死園以明得意欲破散齊而為燕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

蘇秦

似有罪當殊者死也與誅同言而此云不死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

史六十九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齊王年長也或作南攻楚五年首聚竭西困秦二年士

蘇秦



卒罷故北與燕人戰獲二軍得二將徐廣曰齊獲二軍

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大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

乘之大宋正義曰齊王三十八年城宋乃當

之時齊宋在前王王謂二十九年前此說乃燕時當周慎王

十餘年恐大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

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父師則兵散矣燕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水二水上承黃河

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

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

陰縣界竹書紀年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

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散

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州等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散矣夫驕君必好利而

三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

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宋宋則

云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

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怒蘇蘇欲囚蘇

厲蘇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燕相子之與

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蘇使代報

燕燕王嗾問曰齊王其霸乎白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噲子之徐廣曰是周桓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等得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

魏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秦必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止位六秦得

不誠也蘇代恐為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

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未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

伊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

莫助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

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

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齊雖疆而國

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

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

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東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

莫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下隨邑而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恐是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

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二日而大不盡

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韓如字謂也兵以離二周也而

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戰韓氏

大原卷一七義曰卷朝免反列伯莊云我下軌道南陽封

黃曰黃陵有軌道河東皮氏有軌道也

伯發由舟反正義曰劉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曹州考城其流以淮水為源

洪州東因宿胥故清湖均漢道清渠二水入焉

曰紀年依胥蓋亦津在魏無虛頓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心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

陽委於楚正義曰南陽密州地本韓地也韓先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陀徐廣曰郢江夏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陀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為行而攻趙正義曰魏和也

於燕石過救於馬正義曰燕石過救於馬

而重魏則以



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趙也舅穰侯穰侯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首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魏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莊十二年趙莊與秦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公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禍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足

而魏而燕趙之秦者皆以事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各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鳩其術長於權變而與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諸云然也蘇秦被反閉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以其附序

蘇秦傳

母公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陰符伏讀

天王除道

繼榮黨族

師事鬼谷

合從離衛

家人扶服

揣摩既就

佩印者六

賢哉代厲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

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

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

襲秦之微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

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軍擊魏有尋口○索隱曰什谷口也

也什谷地名○正義曰什谷水出於魏之北其地阻

州筆跡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城又

有故郿城在郿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當也留之道

正義曰也留洛州縣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漢州也

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是當也留之道今魏

絕南陽羊腸阪楚臨南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

楚臨南與楚兵臨南塞郿城郿口也

秦攻新城宜陽左義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陽之

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

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故反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二資者備而王隨之六全土地

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

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

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時繕兵不

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繕同繕與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

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也

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海味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

者成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

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

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正義曰韓自知亡

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東王其

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

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華與張儀同音

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

魏而使公子繇音于故反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

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以梁謝秦東上惠王乃







於是張儀往相楚懷王聞張儀求虛上舍而自館之  
 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王曰大王誠能聽  
 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則  
 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六百使秦女得合大王箕箒之妾秦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也齊而西益秦也計  
 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曰陳軫獨弔之楚  
 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臣皆賀子獨  
 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  
 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  
 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  
 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  
 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計也楚王曰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  
 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緩轡車不朝三月正義曰楚王聞之曰儀以  
 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  
 者曰臣有秦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  
 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  
 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  
 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漢  
 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楚又復益發心而襲秦至藍田  
 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  
 中之地正義曰要欲以武關外易之商於之地楚王曰不  
 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斬尚尚得事楚夫  
 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  
 假令誅臣而為善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  
 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斬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  
 於王乎鄭袖曰何也斬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  
 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  
 美人願儀也今將以上庸之地正義曰今賂楚  
 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  
 言懷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安楚妾請子母  
 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殺張儀厚禮之  
 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乃  
 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  
 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令  
 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  
 有若人之背也。正  
 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  
 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  
 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  
 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  
 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  
 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戰正義曰挑音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又夫從人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無及為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  
 汶山正義曰汶音派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船載卒索隱曰  
 音方謂並一船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  
 蘇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北地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  
 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侍弱國之救志  
 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滿  
 者然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  
 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徐廣曰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  
 日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山北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  
 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  
 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  
 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  
 當天一。晉蓋其地。秦晉齊楚之交道也。言  
 起兵以攻秦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  
 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近泗水之側當戰國



也九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  
比也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  
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  
市夫以一詠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  
本一作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  
同胡本反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  
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  
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  
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  
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  
許儀而得黔中矣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  
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太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  
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  
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  
秦亦以給養公除守微亭郭塞見卒不過一十萬而已矣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跋跣科頭  
音徒俱跳躍也又云編卒一足曰跋跣科頭謂不著靴  
整入敵○索隱曰跣又音勃戰國策依虎擊之士也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言戰戰奮怒而入陣也○索

其勇也又有執戟者秦為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  
奮怒而趨入陣也關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跋於後  
音馬走之疾前後蹄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揚以趨敵  
索隱曰徒跳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  
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  
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  
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  
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依栗○索隱曰非  
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  
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  
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  
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貧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  
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  
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荀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又音麥趙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  
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長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

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曲沃平周等也趙入朝滹綿善池割河間以事秦義曰謂同華州地也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拍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汴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

勳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忿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滹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殺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然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毀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一軍軍於滹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滹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秦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曰適聞  
 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  
 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  
 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  
 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  
 即斗之柄其形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  
 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  
 樂進熱啜厨人進割因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於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  
如象牙齒。正義曰笄今簪也。摩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  
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  
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滹池効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  
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  
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  
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不定以采  
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  
 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  
 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  
 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衛復合從秦  
 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  
 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  
 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  
 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  
 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  
 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  
 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  
 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  
 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  
 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

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

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謝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

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齊王以安王十年卒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

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

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

使於秦過梁以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然有救汝之事何不相見異

張儀列傳

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

請令公慶事可乎索隱曰慶一說反厭者曰奈何曰田

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

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

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

於廷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

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

犀首遂行二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

齊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

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

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

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

謝索隱曰謝謂謝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

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昔年

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之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張儀列傳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道 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

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

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

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

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

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

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寇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背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街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於今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

張儀合秦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街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

棄儀收韓而相街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

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

道遠今日已後不請謂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 曰中國

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 秦得燒掇

焚梓徐廣曰一孤切 索隱曰極音都活反謂焚燒而

且燒燔其君也焚梓音煩鳥謂焚燔而率擊也戰國策云

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 正義曰

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 其後五國伐秦索隱

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

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 婦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

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渠破秦軍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玉之相印為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

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

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 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

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 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

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魏

秦之衡故蘇為合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陳軫挾權  
繼有斯德

連衡齊魏  
犀首騁欲

傾危誑惑  
如何三晉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樗

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諧音難鄒誤年

言非若此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

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

滑稽也言其智計如吐如流無盡故揚雄酒賦云滑稽

也滑稽腹大如甕其也頭師古云滑稽轉用之稱也滑稽

亂也滑稽也其更無留也一說滑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

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郃州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伐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

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

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

年按明矣而傳云八年伐之不同王邵按本紀年表又

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與紀年不合今始不可參考也

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

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秦惠王卒太

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猶為於山韓子作仇山地理志臨淮有仇

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鄆國道險  
 雖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黃車仇猶大除陰內之  
 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  
 必隨不可不聽諫內之曼支因泚而馳至十九日  
 仇猶遺之廣車以戰車則仇猶之車也  
 橫陳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  
 號曰誅楚其實護蔡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  
 曰衛疾正義曰防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云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  
 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蒲  
 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守  
 故城在滑州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洛依宰也。蒲守  
 恐請胡衍索隱曰人  
 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  
 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  
 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  
 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  
 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  
 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云  
 西河之外正義曰謂  
 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彊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  
 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  
 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二百

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于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  
 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  
 曰故城在絳州龍門  
 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  
 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  
 里未央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  
 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  
 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在  
 鄠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  
 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  
 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  
 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  
 侯輝相壯友索隱曰輝音輝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  
 蜀也華陽志作輝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  
 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尚壽輔行正義曰尚壽  
 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尚壽曰子歸言之於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尚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云昔伯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





其此也○正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義曰秦邑 南陽積之矣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野日久○正義曰南陽積野在河南宜陽縣之北三郡橫野在河南宜陽縣之北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之險 矣 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百里卒攻反 昔曾參之處費音秘 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竊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臏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臏 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 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臏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 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

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昭王名顯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在洛陽縣東 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韓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警禽獸得用 人車公破韓奪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 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也○正義曰上黨與秦公向壽也正義曰 尹以杜陽秦之邑今以封楚之小令 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驅率其私徒以闕反



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  
 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代也向壽曰  
 今蘇代謂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  
 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古言向壽非蘇代人曰貴其所  
 以貴者貴王之愛晉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  
 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正義曰彼言公孫奭與甘茂  
 有所失正義曰言秦與韓與魏與齊與楚與趙與燕與  
 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也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  
 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  
 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  
 政不可信若亦改向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  
 楚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難也正義曰  
 先委二人故韓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  
 昭王元年反且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  
 歸居今公徒收之其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  
 難收之其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

奚不以秦為韓求穎川於楚正義曰穎川許州也楚侵  
 威重為韓就楚求穎川是魏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  
 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  
 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  
 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依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以  
 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  
 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  
 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以公  
 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去徐廣曰昭  
 王元年子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  
 魏皮氏未樛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樛里云講  
 技去也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  
 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  
 重矣自穀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則不將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主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如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昭王二年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環。索隱曰休環反。音休。軌反。戰國策一作環字。正義曰許舉反也。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味之難。索隱曰章味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曰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妾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張唐往相燕於燕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得千里之地今之燕燕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臣依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可行日即張唐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文信侯曰去我身自請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墨音託。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秦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



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案隱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為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係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大將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案隱曰廣河間與臣反一音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待上谷三十城案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城州也在此令秦有十一城案隱曰秦有十一城子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大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解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陶閭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恐或疑

此當云見重疆齊楚脫一字。甘羅年少然以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白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秦隱曰宣太后之

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商陽宣大其先楚人姓辛

氏正義曰辛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

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為宣太后

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隱曰秦本

年無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又惠文后皆不得與

死又按紀年云秦肉亂殺其太后及公子惟公子壯是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辛戎為華陽君秦隱曰華陽地後為秦一戎後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陽城在下昭王同弟曰高陵

君秦隱曰涇陽君秦隱曰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秦

謀本紀曰燕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秦隱曰

季君即公子壯傳曰而魏冉曰季君懷侯力能立昭王為

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

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及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遺遂武王

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長秦國昭王

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擢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割乃使仇液之

秦秦隱曰戰國策作加那蓋是請以魏冉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來公秦隱曰戰國謂液曰公不聽公樓

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

請相魏冉之不怠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

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

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

起使伏向壽將而攻韓魏魏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家

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置

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秦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曰

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

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

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

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

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北宅

徐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

里送園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

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

南梁。秦隱曰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立也下文故  
燕子良作子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  
之恐非也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為戒也秦貪矣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又盡晉  
國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印故也戰勝暴子徐  
曰韓將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獸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講和也楚趙怒而  
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  
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魏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問  
魏見欺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  
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北宅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何非曰四尺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  
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二十萬

漢侯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陶邑在秦前攻  
魏之城邑秦罷則三而遂於魏也正義曰則前功必  
定陶近大梁魏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攻則前功必  
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王引魏人之  
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王引魏人之  
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楚趙怒  
魏之與秦諸皆爭事秦是東方從也而君後擇焉且君  
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魏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  
之兩道正義曰魏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幾盡故宋  
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  
滅是秦將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  
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園正義曰表云魏安  
園梁之在事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  
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禽得魏三縣穰侯益計明年穰侯  
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立卯於華陽下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丘權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  
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乃令趙伐齊襄王懼  
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

漢侯



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成  
臣蘇代也必知秦與弊邑之王曰正義曰謂秦王明而  
趙甲四萬以伐齊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  
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  
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  
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  
亦弊之目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  
如以千鈞之弩決潰雍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秦恐  
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必晉楚晉楚案之以兵  
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  
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  
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竄欲  
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也以廣  
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說穰侯之伐齊  
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  
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

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  
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  
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  
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外輔昭王

摧齊撓楚

憂憤而亡

應變無方

四登相位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內倚太后

再列封疆

一夫開說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首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

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上九折

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關案郭璞

明年白起為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何後五年白起

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鄧郢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

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楚王云去郢東

走徙陳蔡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

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

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也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長也索隱

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

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四十六年秦攻韓

氏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

洛州嵩縣本夏之給國也在緹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

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攻韓

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該氏今在上

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

以據接正義曰謂犯秦秦斥兵斬趙裨將索隱曰音加

兵索隱曰謂犯秦秦斥兵斬趙裨將索隱曰音加

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城也趙軍故城一名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康頗



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兵不出趙主數

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曰

反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

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正義曰

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

勝追造秦壁正義曰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年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壁亦各趙東長壁在

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正義曰時已

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云復之不能

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

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

黨郡正義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王齧

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

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

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

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

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

城南定鄆鄆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

城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

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丘有

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

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

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王

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也正義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

君謂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

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四十

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

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

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

也正義曰在預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

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西

北境者也又許州東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

即杜預云襄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

城父是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父是太子建

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

也此三家之說也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

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不顧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

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

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奔

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惇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

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

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王翦曰

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

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曰地王翦傳

遠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索或者將作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粗猛而不信人

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

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

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父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

拔劍索漢書云其超距投石拔劍絕於等倫張晏曰

以手投之拔劍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大破荆軍至荊南正義曰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

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

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比功為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

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或曰王離秦

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

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曰地王翦傳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術之所言近所謂匹夫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凡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也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也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若臣上下六親之施行其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去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幼謂術之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徹音林云徹音也結反章昭音行而衣蔽非為敬不取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正音當賓主之禮也也謂焉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於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列錄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或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食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此豈有意何世捨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荀也圓鑿是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圓鑿者吞知其難而不可入也謂戰國時平已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餒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術其言雖不執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馮牛之鼎術之術適大備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術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子冕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下之城門也或云後山名謂齊之李士音壯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楚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按田子二人道家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子于冕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髮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無道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為言抑何故哉客以謂髮曰固也吾前見  
 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首聲吾是以默然客  
 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  
 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  
 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此也與與後淳  
 于髮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知相位待之

髮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  
 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  
 論一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髮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李慈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  
 齊為祭酒杜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

帝時漢宣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魯騶術之術迂大而闕  
 辯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髮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過髮騶術之所言

王時索隱曰齊王名法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  
 者二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制氏祭酒  
 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八前後三度處列大

夫康莊之位而皆齊人或讓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季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  
 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蜀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替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與環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  
 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白所以為利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南人鄭玄云從  
 人客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並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

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居博鄒術同時居地

孟子並卿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注云劇子也魏有李悝盡地方  
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  
之教正義曰悝文志李悝子三十二楚有尸子長盧別自  
相備也商君被刑後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各條皆  
絞長盧未詳正義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  
別錄作芋子今叶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  
志云吁子十八篇各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皆  
屬齊恐類公器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  
為雲梯之械成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若  
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而徐公輸若言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  
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若之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  
持巨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若雲  
梯之械者按梯構木攻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  
雲梯械者謂墨子所衛解自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為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自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考小者謂墨子所衛解自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云械謂飛梯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若之具也詘音屈謂殺技  
墨守守有餘帶墨者墨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日按別錄云墨子昔有文子文子之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若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蘭陵事楚  
康莊雖列  
每吾道窮  
鄒衍談空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田嬰及諸書並

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曰盼田嬰也王勳

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與田嬰王曰王方以太子手辨謂

情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

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

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韓齊之邊

邑不勝而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

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

一年改為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

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二

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

同但齊之威宣二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

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

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入逐田嬰田嬰使張

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

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

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

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

故城在今徐州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

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索隱曰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生之索隱曰上謂初誕而幸之下只長其母因兄

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亡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

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

月五日生子男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

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

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

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孫之子為孫之子為來來

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

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謂謂褐衣僕妾餘梁肉而士不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

音唯季反猶言不而忘公家之事日與文竊怪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曰悲索隱曰聲聞於諸侯諸

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

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臨海。索

隱曰諡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



則靖身或封邑號故漢奇王舅父駟終封而文果代立  
靖郭侯是也取音郭亦音級 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濕之索隱曰舍業  
 產業而厚事賓客也 以故候天下之士食客  
 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後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  
 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子嘗君客無所擇  
 嘗君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  
 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  
 秦質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  
 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  
 此怪陽君木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  
 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  
 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  
 所笑乎孟嘗君乃止蘇渚王二十五復卒使孟嘗君  
 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  
 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死齊而後秦秦甚危矣於  
 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 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 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取斤  
 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  
 改也改前封傳而功姓名不言 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  
 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釋券也 南十三里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  
 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  
 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  
 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  
 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渚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渚王道 孟嘗君至則以為齊  
 相任政孟嘗君然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  
 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



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死棄以北以疆韓魏正義曰在常州在蘇州二縣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  
 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深台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若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  
 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  
 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  
 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劫三晉之西一晉必重齊  
 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  
 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  
 出楚懷王盟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  
 曰舍人官職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其國之租稅  
 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  
 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齊王曰孟嘗君  
 將為亂及田甲劫齊王齊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  
 齊索隱曰齊王三十四年田甲劫齊王魏子所與賢者聞之乃上書言  
 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質遂自剄於門以明孟嘗君  
 齊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

孟嘗君傳

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齊王許之其後秦亡將曰  
 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厚也  
 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  
 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台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  
 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分  
 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  
 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  
 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  
 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  
 子以取晉晉國獎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  
 破齊以為功披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  
 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  
 伐齊而呂禮亡後齊齊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  
 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  
 齊齊齊王亡在宮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

孟嘗君傳



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  
 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  
 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嘗  
 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諸  
 臺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後  
 許表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孟  
 亦作躡又作躡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  
 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  
 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絛音絛絛音苦怪反茅之類可  
 絛以繩纏之也絛音侯亦作絛謂把劍之更○索隱  
 曰劍草名音絛絛之絛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  
 絛但以劍絛纏之彈其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  
 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  
 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  
 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  
 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使人出錢於薛  
 特用反使人出錢於薛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  
 也息猶利也客奉  
 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  
 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貧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  
 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  
 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會之能與息者與為期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  
 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  
 有君如此豈可負哉上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  
 券書然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  
 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也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  
 錢即以其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  
 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此三百捐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難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士憑軾結勒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入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士憑軾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勒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

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君拜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鄉黨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子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賤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

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二復位封於東武城徐

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祭

散行反散亦依淵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

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

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

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壁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

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

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

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

以君之不殺笑壁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

是平原君乃斬笑壁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壁者因謝焉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侍秦之圍邯鄲正義曰

王十九年秦昭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向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政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殺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

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向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陵君存邯

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計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年卒與比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出公孫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蔡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字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不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頃文以相假飾辭以相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矣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簪徐廣曰躡草屨也簪長之簪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右反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一作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平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何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復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平陽君

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臣為足下以附負親之攻秦隱曰為足下解其開闢通弊齊交韓魏王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言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然歸兵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高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平陽君



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用

文伯母乎正義曰李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常公用文伯於魯

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正義曰謂傳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

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三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

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

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

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

秦趙構難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

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而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疆怒秦而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云何秦之圖乎故曰

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

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

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

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

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

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

道也易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云去趙於是封虞卿以

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

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

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曰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

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

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

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

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

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

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

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

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使齊自上採春秋下觀近世

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云難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問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

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向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

多是時范雎云魏相秦以死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又領曰作高木櫓櫓

零以薪置其中請之烽常照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為寇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 臣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

知之是 上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

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

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

生侯生攝髮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俾生俾  
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備贊賓客索隱曰備音備贊告也  
謂以侯生備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  
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一作蓋公子親狂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請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十萬眾救  
將姓名將十萬眾救  
趙秦主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信陵君傳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  
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秦之降秦獨不  
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  
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且固知公子之還也曰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過且厚公  
子往而目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問晉鄙曰嬴聞晉鄙之兵符  
問語謂晉鄙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  
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二  
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  
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  
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

信陵君傳



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且客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惜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日吉類云嘆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呂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自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且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

信陵君傳

負轡矢呂忱曰轡音久。索隱曰轡音蘭謂以盛為矢如分之胡鹿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宇林者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以若無所容者趙王場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霍趙邑名屬常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索隱曰博徒或作薛索隱曰徐按別錄云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信陵君傳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  
賣兼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平不求士也無  
思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蓋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  
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  
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  
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  
失其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  
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  
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  
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索隱曰抑首也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

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  
兵法列散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篇圖七卷索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魏求晉鄙客令殺公子於魏  
王曰公子正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  
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  
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  
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  
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廿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  
而卒其威魏王亦盡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索隱曰魏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  
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  
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為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巖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系隱曰名橫考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

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

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

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

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

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東從韓魏是其齊

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進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信音中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申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險集燕虛蘇代曰涉徐國曰燕入邢有邢丘曰平  
 宿晉之口魏無虛頓丘挑縣有挑城入邢有邢丘曰平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搦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曰徐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素隱曰此蒲在  
 衛之長垣蒲鄉也街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  
 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黃曰爲陳留。素隱曰仁  
 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黃濟陽嬰城徐黃曰  
 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關黃濟陽嬰城在曹州考  
 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定陶縣西南嬰城在曹州考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瑯之北徐黃曰濮水北於鉅野入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素天下  
 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素隱曰單亦作彈  
 之威不也言王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  
 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  
 人徒之衆伏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  
 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  
 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率尾不令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  
 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太原有梗陽鄉是也。王  
 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繫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也地名也出於安山道  
 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死在蘇州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素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  
 於後後即榆次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晉絕  
 十餘之難也也猶領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還爲越王  
 禽三渚之浦正義曰三渚之浦在艾山也吳越王即從三  
 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於東入艾吳越王即從三  
 開渠口亦浦入破吳王於姑蘇蘇敗于陞也智氏之信韓  
 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晉陽城在并州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黃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姑楚之不毀也  
 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趨趨兔兔遇大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性來  
 兔謂狡兔數性來逃匿其跡有時遇大得之毛傳曰兔  
 兔狡兔也趨去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素隱曰趨  
 兔音趨他人有心余付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則王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刻腹絕腸折頸摺頤徐黃曰一作顛。素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服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云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



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韓魏不休則魏獨攻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江之後未即能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邊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廣曰楚一作還索隱曰楚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固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成鄭梁氏寒心許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矣之王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隨水之右壤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度中國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濟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除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皆在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止

春申君

趙使趙使大勳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音今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躡隘之塞正義曰通隘之塞在申州通音音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自喜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白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春申君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勇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執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聽之，召入幸之，遂生子，勇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事母望之主，然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日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

王之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云：「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自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

索隱曰：有無妄卦及曰：平君是楚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穆亦為亂於秦，覺其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只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老。語曰：斷不斷，後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收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

也姓須名賈蓋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

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索隱曰襄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

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

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

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

折其脅而又睢伴死即卷以篋索隱曰篋謂草蓆之薄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波也

正義曰溺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篋中謂守

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篋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

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云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諳為卒侍王稽正義

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

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

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

亭名在魏境

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如境有三亭皆祖

也正義曰若地志云三亭在汴州尉氏縣西南與

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

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

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

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

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

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

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

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

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

者斬首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考持矢見之曰臣不

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

人作之苟息正頰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

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苟息曰九層

之臺二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將

與社稷云哉君欲何望梁父曰寡人得臣則安然不可

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食食草具索隱曰謂

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范睢



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濟  
 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賦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  
 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  
 之父弟亦號為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  
 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謂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  
 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乃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  
 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  
 政索隱曰戰國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  
 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  
 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  
 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榘索隱曰榘  
 謂腰斬者為榘也而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  
 事嘗試於主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者老無功復於主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  
 縣然索隱曰縣音文到此四寶  
 者士之所世也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文到  
 伯莊云縣玉朴也之所棄者獨不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

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  
 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  
 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邪徐廣曰一作說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  
 作閱謂開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亡其言臣  
 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  
 謂輕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  
 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鉞於是秦昭王大  
 說乃謝王替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  
 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召范  
 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  
 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  
 詳為不知求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求巷  
 宮中獄也王來而臣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延迎謝  
 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索  
 隱曰鄭誕生本作怡然音孫或  
 又一作閱音敬閱猶昏闇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  
 曰洒然音然  
 先典文云洒然音然秦王屏左右官中虛無人秦王跽  
 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主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

范雎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正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亦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漆德曰厲有賴病也被髮為

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而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而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孟賁許慎曰成荆古王孟賁漢書音義曰或云夏王死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滕行浦伏替首肉袒鼓腹吹篪一作蕭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熊謂姦臣謂諛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為明其窮辱之事死云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之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音明困友恩猶困亂之意而方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

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公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亦久天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在甘泉山土人為善石嶺郊池志云云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



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大謂狗取諸侯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發言之場也取諸侯霸王之業可致也取諸侯而羣臣莫當其位至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允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以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公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來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齊湣王南攻楚破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

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若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君臣不和也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君臣不和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音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音則矣反言為盜賈糧也王不如速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天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乃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契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

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姑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館伐魏拔懷徐廣曰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

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直陽與此說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也南一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也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讓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書詩下乃所謂無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獲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  
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黃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獎御於諸侯索隱曰獎者斷也御  
以制御王斷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前  
者危其國辱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  
數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與也言二人典齊  
權而行其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  
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  
股擢王筋之股淖齒縮滑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於蘇染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  
州平鄉縣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獲侯用事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  
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  
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  
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  
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  
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索隱曰官給車牛以

范雎

從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之於於王至秦  
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  
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  
潁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  
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  
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  
云諸國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  
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  
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  
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

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縐也音啼  
今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  
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  
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需范雎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  
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  
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  
父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

范雎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其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荆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嘗聞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

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歸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而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駕早作如方崩須臾駕車當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

范雎

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害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遺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音反眦音

士賈反睚眦謂相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陳慙而見齒也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平在太行西南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及韓王城非也秦時周相王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孫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

范雎



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為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因城河建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友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一年也在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一年也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下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干不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李索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矢執事秉服虞曰



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

單巨肩徐廣曰曷一作曷曷謂卑也巨肩有巨於項也蓋項

低而有豎也曷謂頭顱貌也 雖顏慶鞫膝率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

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

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

金萬於塗爾雅曰欵足謂之萬郭璞曰非曲脚。索隱

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

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

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倍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

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

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

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

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

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

天地然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

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

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

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

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

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台若此三子者

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

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

況雖



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齊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慘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此千子昏中皆至忠孝而見誅故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辱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此音白結反又音豐難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

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志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疆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索隱曰一作噉噉○正義曰噉音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噉音大故反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



今禁殺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一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  
 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  
 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  
 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  
 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  
 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  
 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  
 以亡為存因辱為榮艱章入邑索隱曰劉氏去入對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也  
 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  
 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  
 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

蔡澤

不能誠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誠音范范蠡知  
 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班固非指曰博勝於投不必在行也謂投  
 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以速故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押押局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庸謀不出廊廟坐制  
 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  
 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矣君之功也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  
 則商君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水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  
 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  
 之禍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執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  
 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蔡澤



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  
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  
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  
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  
雎蔡澤世所謂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者非計策之拙乎說力少也及二人竊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  
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  
困厄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十范蔡也雎已於齊折節捐  
齒澤困於趙被逐奔燕惡音鳥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藉 向秦而趙 卒報魏齊  
綱成辯智 范雎招聘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日今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  
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地哩志常山有靈壽縣中  
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  
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  
祀故後更復國至趙  
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  
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  
丘宮近鉅鹿乃去趙  
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  
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  
身下士先禮郭義曰郭郭云燕昭問於郭曰寡人  
身下士先禮郭

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  
乎魏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  
實勇今王將自東西日指氣使以求臣則所殺之才至  
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  
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  
遠迎以求臣則師師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以招  
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  
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  
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味音莫葛反地  
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



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潘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  
 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  
 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  
 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懼秦徐廣曰懼進說  
關音田濫反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潘王之驕暴皆爭  
 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  
 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  
 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破之濟西諸侯兵罷  
 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潘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  
 齊寶財物祭器輸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  
 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  
在淄州淄川縣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國獲以  
 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官即墨未服  
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  
 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  
 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  
 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  
 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  
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  
 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  
 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盡復得齊城而  
 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  
 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  
 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即位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  
 軍以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  
 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  
 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  
 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  
 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



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有自高舉  
故假節於魏以自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以為亞卿臣  
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  
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道而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軍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臺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燕地志云燕元英磨室  
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室  
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  
磨室也。正義曰燕地志云磨室宮名高誘云燕磨室  
今反歸燕故磨室。前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  
後於齊之汶水。索隱曰前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疆界  
地西北植有莒丘又汶水之源也。正義曰莒州莒  
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海。自五伯已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慊亦

慊其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  
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里之疆國收八百  
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  
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非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  
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  
計也雖毀辱之誅謗索隱曰誅謗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  
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今我仍臣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交絕忠臣  
去國不繫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國不自繫其名  
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繫已名行。臣雖不佞索隱曰  
而於君若其子不忍言惡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  
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禮  
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罪。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



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惠王書其始庶乎知機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千載一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并者非樂生之所道豈其為道而發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肖者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兵不與於為利矣國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通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繼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營人傾仇其上願釋于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著節之東海屬之華夏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屯留於

兩邑乃致連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繼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發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一城幾於可拔關王之與鄰國何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甚與鄰國何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與變同跡長觀之樂生之不速之致變哉願業乘於其

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腹名漢有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

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愛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若謂燕君未如紂燕民不謂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毅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地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帝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至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軼閭

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也

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

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

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

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

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

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

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

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

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

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吾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索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車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限同會秦

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轂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疆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慈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正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蘭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以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年秦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滹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頰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必過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通池徐廣曰二十五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以盛酒飲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既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鉦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鉦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鉦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即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功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趙無海也徐廣曰幾邑名也秦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秦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魏與反攻魏幾是幾邑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音所在相路之間正義曰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防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安陽拔之後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院之趙前後所云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後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文所食之邑後以封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頭而號為信平君也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

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繁陽郡。正義曰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也方城幽州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邯鄲西南六里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鴈門在代地故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莫府常所居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與常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音際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  
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  
利失云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復請李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  
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日能破敵擒擒者十萬人 索隱曰穀音古候 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  
之索隱曰委謂棄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  
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即  
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  
既云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後七  
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輒名漢張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涿州東大破秦軍走秦

將相騎索隱曰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番吾  
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  
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  
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  
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肉  
急擊趙大破殺趙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謀然士或怯懦徐廣  
懦而不敵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退而

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臆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一三四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音丹潘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潘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

里古紀之鄰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多東安平縣屬

平屬淄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

川國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製附軸末旋於

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音轄車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

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徐廣曰多

既殺潘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

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

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燕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

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相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

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

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

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正義曰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

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曰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操版插索隱

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

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

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其刃於其角

而灌脂系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

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枝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鄒陽六國之時其類年代甚為絕其類在文  
景之口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絕其類在文  
不可上同魯連鄒陽亦不可下同魯連鄒陽  
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類  
易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索隱曰黃雅云  
倜儻卓異也

正義曰徹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櫻  
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維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  
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性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如草不白刃交前不救流血不  
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  
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何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而  
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  
不肯仕宦也城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

鄒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

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  
正義曰蕩天即反相

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  
名也為梁將故漢

有新垣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渚

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渚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

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意  
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

子也今乃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

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且禮賓至必  
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

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

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  
之

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也○正義曰  
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

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歸行非世廉潔而  
守節捨生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日天子不友諸侯  
子貢過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君者  
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食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  
士重道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衆人不知則  
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  
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彼秦者  
奔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

奔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

魯仲連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在北而突是倍也天子乃於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

不得拜禮正義曰衣服曰禮貨財然且欲行天子之禮

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

死亦不得行禮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吏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惜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

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

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

州縣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田單攻聊城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奔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西界正義曰平陸在

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

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齊奔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所攻之地也平陸是也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



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千萬之  
 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突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  
 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師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為說士意雖便不如依字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國事改更齊俗也功名  
 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  
 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  
 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篋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奔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縛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  
 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  
 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

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  
 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  
 武服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各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曹沫索隱曰曹沫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  
 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  
 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振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  
 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  
 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  
 感忿之然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定  
 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契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  
 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最恐已降  
 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  
 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曰吾與富貴而謫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曰肆放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下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枚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舉



漢書並有傳蓋以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  
 術技氏而得姓也或姓彼或姓此介勝等嫉鄒陽  
 自遠而游於一人之間或姓彼或姓此介勝等嫉鄒陽  
 皆言有術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  
 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河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於  
 丹云去故厚養荆河令而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  
 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河發後  
 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河死  
 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曰云荆河將入秦  
 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  
 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  
 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蘇  
 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國先生說昭  
 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  
 故太白為蝕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大白食昂食干歷  
 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  
 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  
 日太白食昂實也言荆河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  
 而貫日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索隱曰  
 之不明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河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  
 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  
 也刑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  
 至成玉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索隱曰楚人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  
 狂

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  
 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  
 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  
 人陸通字接與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  
 用後猶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下也  
 鷓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鷓夷鳥形名曰鷓夷鷓夷皮  
 鷓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鷓夷鳥形名曰鷓夷鷓夷皮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  
 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橋也  
 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皆道  
 行相過軒車對語兩蓋相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河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  
 逃秦之燕以頭與荆河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  
 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夫義不苟生以為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魏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  
 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  
 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者也  
 白圭戰云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士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駭漢書音義  
 也生七日而起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騰以珍  
 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贏子比狄之良馬也



正義曰食音奔駭駭音失蹄此狀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臆脚於宋宰相中山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唯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是也說文云推推也力去聲。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殺之。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雅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律短布單衣適至甯戚飯牛薄衣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八彈反研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祥音善如字廣協韻失之也。埤蒼云解脛也。宗林音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倚聽生殺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顧曰。

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鮑子罕請出乘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賈誼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黃金於此衆人或共誑誑言其不純金賈誼其真必為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頌云則父兄自相誑誑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頌云公聽言。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之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人君去此心則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約刻國宗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姓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刻別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齊晉皆仲也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  
 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  
 也為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  
 齊知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去妻相與逃今人主誠能去驕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索隱曰言恩  
 而燕之客何使刺由應劭曰詔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  
 戰國策沉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  
 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  
 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上令吳王燭其妻子要離走見慶  
 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  
 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  
 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  
 之木也晉灼云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  
 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  
 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  
 之籠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而不牽  
 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誠成也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  
 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  
 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  
 也索隱曰烏集云呂何則以其能越變拘之語馳域  
 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詭說之辭牽

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  
 也云卑也。又郭璞云卑養馬之器。正義曰類云不羈言  
 才識高者不可羈係卓在早反方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言云梁宗齊楚燕之間謂樞曰卓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行非世抱  
 鮑焦怨世不用已探蔬於道子貢其曰非其世而採其  
 蔬此焦之有哉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  
 子及說苑韓詩外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汚義砥厲  
 傳小有不同也  
 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  
 云里名尸子及此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益  
 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  
 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邑號朝歌而墨子過  
 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也



車正義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寧靜之士攝  
 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曰面汚行以事諂諛之  
 人云索隱曰杜預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  
 之中耳詩云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原昭王之孫

以爲氏屈爲卿因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

於治亂嬖史記音隱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

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

屬草葉一曰屬音燭草葉謂割制憲令之本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使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

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

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

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素忍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難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

慘毒也但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

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過而見義  
 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  
 汗泥之中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  
 音稅去史也又它計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  
 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音靜之貌。素隱曰皜音推此  
 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聖平之仕濁世去  
 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  
 親正義曰上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  
 楚以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  
 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  
 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  
 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  
 於丹陽是也。正義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  
 日丹陽今故城在丹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  
 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 遂取楚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  
 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且請往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且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

之寵姐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  
 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人索隱曰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 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王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各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志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  
 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諫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五國破家相隨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二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高秀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文質疎內方

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與材樸委積兮莫

知余之所重仁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

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達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

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日昧昧

其將暮兮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限樂也

○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也道遠忽

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

兮王逸曰謂猶說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冬

錯兮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歎兮王逸曰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

也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死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死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死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北六十里春秋

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

原廟續齊書云岳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者

衣之每於此日必筒射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

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筒射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

其善但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

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畏也其言出

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揚子

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

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

其後楚日以前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

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平

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頌云秀美也應助

召置門下其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曰索隱

姓史失名 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

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

為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

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







夫子不如麟風翔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麟音且知  
逝之故推此咎也反謂聖觀也漢書  
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且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徐廣曰一云逝而去之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  
難微也則合加動彼尋常之汗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  
鱣鱣魚也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夷桑楚謂  
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賈生  
以喻小國諸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見害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六年表云長沙靖王差之二年  
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詭宅中有一井道許降

極小而傑上欽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福脚三年有鴉  
石來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詭所坐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索隱曰鴉  
楚人謂之服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  
黑色也鴉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延云單闕  
起於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孫炎四月孟夏庚子  
本依蟬焉蟬猶伸也正義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  
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  
坐隅貌甚間服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  
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  
於也漢書作予服小吉乎告我凶言其當正義曰淹數之  
度兮語乎其期徐廣曰服乃歎息舉首奮翼而不能言  
請對以臆正義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索隱曰  
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或曰蟬蔓相連反索隱曰  
故也其理深微不可盡言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福兮禍所  
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憂喜聚  
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倚伏也憂喜聚

越棲會稽兮向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索隱曰  
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也索隱曰晉灼云胥靡  
云傳說衣褐帶素備築於博巖在河東大陽縣又夏靖  
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索隱曰糾纏  
纏索相附會也索隱曰糾纏也索隱曰糾纏也  
音墨糾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曰此惟南子及鴉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曰  
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則去  
遠也說文旱與旱同音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動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  
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濤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  
紛大專祭物兮漢書專字亦鈞如博曰陶者作器於鈞







半文帝前帝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不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大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屈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平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作爽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交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程音狄俗又音宅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以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若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故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賈曰賈正義曰陽往來販賤賣賈也徐廣曰一本云程大賈索隱曰王助賣作鸞音育 家索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大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王世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其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右統之曰吾楚

人也而子字之乃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賈音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秦數攻趙趙不其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之孽孫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日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日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日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揚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主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



事若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  
 萬年於大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  
 曰王年高矣王右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任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右之門必生蓬蒿子  
 推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得歸王  
 台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右無子有子揚泉  
 曰請入說王右為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  
 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  
 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正義曰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及諸子且暮在  
 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  
 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後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  
 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

呂不韋傳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在說曰吾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其愛而  
 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  
 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為養之為子也然欲分  
 意亦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  
 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  
 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  
 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  
 時按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然承太子閒從容言索隱曰閒音閑子楚質於趙者絕  
 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  
 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  
 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  
 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妾容  
 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  
 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  
 此奇貨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  
 可居也索隱曰燕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其  
 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論常期也生子  
 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

呂不韋傳



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吏

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

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

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

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

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

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秦夜所生母生真母夏娘尊以

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

掌事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

國哀帝時更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

名大司徒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

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秦王年少太

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

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立

當秦昭王二十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

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以據表及傳孟嘗春

申死相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

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下士喜賓客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

與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以為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

更名渭城案咸陽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

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

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

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

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相令太后聞之以

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

以腐罪告之正義曰上音輔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

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

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

里有秦都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

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

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夏太后子莊襄王葬

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縣

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



東也。正義曰：大石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開眼，曰：大比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毐人子何敢乃與我亦所與聞者。走行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死，作嫪毐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嫪毐家於是秦王下吏治，且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後，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蜀紫南路陽北，邠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不韋家在此。河海家不韋更先葬，故其家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即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按

皇簡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與莊襄王會葬芷陽。曰一作。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按文信侯者，乃即呂不韋也。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發更攻毒，毒敗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時，年宮而呂不韋由此出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曰子乎。論語曰：夫聞也，皆色取仁而行違，吾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按久也。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子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傳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

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齊北東阿齊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

何欲索隱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曹沫曰

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廢齊境

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

之位頽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

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

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

盡復于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具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止有內難君之志且對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

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曷次曰

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

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

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

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管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

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為音燭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劫耳事在魯昭

二十七年地理志蘆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兩杜預左傳

注云潛楚邑在蘆江六縣西南○正義使延陵季子於

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

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

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

刺客列傳

史記

卷八六

一五五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變條可殺言其少援  
助故去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  
兩第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處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  
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措言我無若  
謂專諸欲以芒錡託光義非  
允惟王兩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  
 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  
之十二年夏也兵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准  
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兵系家皆稱丙子當  
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  
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狀甲以攻王  
 而具  
 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  
 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  
鉞鉞兩  
刊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  
索隱曰詳  
字左傳曰光為足疾此之詳即傷也  
或讀為音為非也豈詳為重言耶  
 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徐廣曰炙一作炮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  
 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  
首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  
 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  
至  
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  
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古射也自士會  
世白荀林父將中  
行後因以官為氏  
 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  
子荀  
林父弟荀首

之後苑中行智伯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  
灌晉陽城不設者三故怨深也  
 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  
其頭為飲器  
其頭為飲器  
其頭為飲器  
其頭為飲器  
 山中白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  
 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  
 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去之索隱曰卒  
音足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類○索隱  
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漆腫若類初然故豫讓以漆塗  
身令其苦類耳然類音相近古多微巧為類今之類  
字從彳故楚有類鄉亦作  
香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  
舊字也戰國策亦作厲  
云漆身為厲或疑去音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  
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  
 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  
 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  
 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  
 願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殺子願反也  
願反也  
 何乃殘身



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以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而近賊非忠也既去煩之襄子當出豫讓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于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殺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立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

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軼有聶政之事伯三晉成智七年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軼縣深井里殺人之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宣侯索隱曰高誘曰不遂字仲子案表文侯文侯生交與凡更三代宣侯六年為韓魏所殺今言仲子事宣侯則非其實且大史公謂疑韓魏所殺今信事難的據故使而與韓相俠累有卻俠累昔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之名偶也曰相韓最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與聶政之過韓偶叱之於刺嚴遂於初趨之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敏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嚴遂與聶政之過韓偶叱之於刺嚴遂於初趨之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為交○索隱曰嚴仲子與嚴遂相識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白金者將用為夫人糶糶之費正義曰糶酒糶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婦為夫人嚴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索隱曰吉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

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

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

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父之聶政母死既已葬

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

故云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

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

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

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滯以美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

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

下幸而不益請登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

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穎

故曰相去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入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

也六生得言州人多性殺快累後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豈不

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

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

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韓傀二

走而抱哀侯聶政利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

謂出其眼晴戰國策依快眼此決亦通音烏吹反自

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購問莫知誰

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于千金父之莫知

也政姊榮索隱曰榮也戰國策不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頃寬然苦也索隱曰劉氏云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

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

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

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問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

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

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

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也妾未

善食人心俗恙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天嚴仲子乃祭舉吾弟

困汚之中索隱曰索察謂觀察有志行而交之澤厚矣

刺客

刺客



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  
以絕從 徐廣曰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辨用  
其身令人不識也 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反旁而徐  
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  
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剝也 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  
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安云  
為已隱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 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皆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 郗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斃之難 索隱曰濡潤也人  
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夫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 嚴  
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  
荆軻之事 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耳。索隱曰  
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 正義曰按年表從始  
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  
 百四十  
荆軻者衛人也 索隱曰案贊論林公孫李功董生為余  
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曰軻先齊  
或本姓慶春秋變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  
 兩別慶音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  
之號猶如相尊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荆卿好讀書擊  
劍 入長安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  
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曰野王  
州河內縣荆

軻嘗游過榆次 正義并與蓋聶論劔 索隱曰蓋音古蓋  
聶怒而目之 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聶者吾  
與論劔有不稱者 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 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  
荆軻游於邯鄲 魯句踐怒而叱之 荆軻嘿而逃去遂  
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旁若無人者 荆軻雖游於  
酒人乎 徐廣曰飲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生亦善  
待之 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云歸燕  
燕太子丹者 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  
丹驩及政立為秦王 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  
不善 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 國小力不能  
其後秦日出兵 山東以伐齊楚土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 燕君臣皆恐禍之至 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武  
對曰 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比



有甘泉谷巨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檀巴漢之饒右隴蜀  
 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  
 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此音白結反。索謂觸擊之丹曰然則  
 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  
 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  
 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謂之謀也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自連

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請  
字常難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  
大傅之計曠曰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  
迫於疆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  
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鵠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刺客傳

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周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  
 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索隱曰蔽音正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驥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老  
 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  
光答曰竊謂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  
赤朱意壯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  
光所知荆軻神勇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  
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悅而笑曰  
諾正義曰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  
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  
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  
之非節使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田光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  
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刺客傳



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索無父稱孤時  
或記者失字或謂侯孺子時亦借外  
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大子今秦有貪利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  
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擊兵南伐楚北臨趙王  
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  
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索隱曰關視也秦  
言以利誘之也秦  
王貪索隱曰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  
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  
東宮池軻於死投龍太子捧金九進之又共乘千里馬  
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

刺客

蓋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所以久之荆軻未有行  
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  
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自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  
今行而母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  
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  
亢亭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  
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  
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波在幽州范陽縣  
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百餘里幽州南界秦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東還  
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從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  
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  
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  
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劔徐廣曰提音張鶴切一作抗  
也抗音苦浪反言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拔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捩而進徐廣曰捩一  
曰捩音烏華反捩音烏亂反字書作挈掌  
後曰捩勇若奮鬪必先以左手捩右捩也曰此臣之日

刺客



夜切齒傷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齧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齒音輔齒亦齧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傷齧然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陳○索隱曰徐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焯染也

一仇陳○索隱曰徐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焯染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七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音忍潰反謂以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

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曰

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索隱曰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

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

刺客

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

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見燕使者咸陽宮

秦王曰三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此陸雲宮

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秦

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音戶甲反

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

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言於前索隱曰荆軻曰取舞陽所

刺客

持地圖軻既取圖而秦之秦王在區門窮而匕首見因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

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

手據其背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

姬人鼓琴琴聲曰羅般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越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索隱曰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以其所奉



藥襄提荆軻也正義曰提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謂曰古者帶劍上長

前短易拔故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索隱曰擲與擲同不中中桐柱正義

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僕蓋鐵論曰荆軻懷數

意列斷賈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

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司具貝戈弓以藥襄提荆軻

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正義曰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

中索隱曰水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獻之秦秦復進

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漸離名也今蜀能

賣酒於齊酒家人董書作酒家保索謂庸保作於酒家

子孫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正父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曰彼庸乃知竟竊言

是非家文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

是也索隱曰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

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

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

之索隱曰聞於秦始也索隱曰人有識者乃曰

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

者云以錐刺之使擊筑木槨不稱善稍益近之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索劉氏云以鉛為復進

得近擊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不中於是遂誅高

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索不

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吾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大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

此說乃云府門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木烏生肉足也

荆軻



李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各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彭弟哭市

報主塗則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此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

八代平侯從新蔡皆為汝南後二代至昭侯世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年少時為郡

小吏索隱曰郡一作縣見吏舍則中鼠食不潔近人

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太廡之下不

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

足車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東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

之時存諸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與古爭務也今秦

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

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六說事成動時

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此猶禽

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遊說取榮貴即

如禽獸徒有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遊說取榮貴即

面而能彊行也故詭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卑賤而悲莫

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

世富貴悲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自託於無為此非士

之情也索隱曰非者幾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流士而不

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崗在干闥國有隨和之寶正義曰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秦繆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

離馬名也索隱曰徐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月令云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騏不實外

陳有二人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

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替傅者以璣附

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鞞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

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飯甕也音於甕反鄭衛桑

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字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

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其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

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以資敵國索隱曰資却音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而不敢西向裏定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夫物不產於秦

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

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

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

皆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李斯傳

李斯傳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 反之內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說周之王十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木知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終始皇用反重音再也下其議丞相丞相諫其說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節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

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舉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

李斯傳

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闖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推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當貴曰稅然未知向後言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承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在秦北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恩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太子死蒙恬從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其孫也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在滎州北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曰一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輶輶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輶輶車如今喪輶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憲也如淳曰輶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

李斯傳



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  
 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  
 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  
 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謝  
 自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武昔將漢反則疆因人之功  
 謝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子有異  
 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始傾危社稷不食  
 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  
 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  
 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願小而  
 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  
 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  
 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  
 及謀羸粮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而高之言高曰不與  
 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  
 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  
 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  
 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  
 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  
 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尖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李斯傳

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  
 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斯役也幸得以  
 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  
 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  
 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  
 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宋慈仁  
 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  
 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  
 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  
 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  
 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  
 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也  
 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善聞聖人遷徙無常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  
 能得志焉且大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  
 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

李斯傳



太子正義曰謂廢申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

與公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比千四其子不聽諫者國為

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

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入道守高曰上下合

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

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黑之智今釋此而不

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

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謀

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

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

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地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

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誅謗我所為

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

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

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尊遣

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

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李斯傳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

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

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

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

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

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

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

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

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

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

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

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

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

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

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

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

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

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

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

李斯傳



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史記正義曰此音時格反  
古今字異耳傑謂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裂其支體而殺之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  
食出則乘與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既之寶馬臣得賜  
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  
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  
十萬以葬法令誅言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  
衆又作何房之官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保無已於是  
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  
為侯王叛秦立主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開諫二世不  
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費曰采一名  
隱曰采木名則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索  
今之櫟木也曰鹿裘夏曰葛衣塗糲之食索隱曰塗音糲音  
也藜藿之羹飲土匭徐廣曰匭音糲音啜土羹音雖監門之養不  
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善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  
雅云一作穀則字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  
宜作較鄒氏音角決滹水致之海徐廣曰致而股無肢股音  
曰謂河之九決滹水致之海徐廣曰致而股無肢股音  
曲別為隄防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  
厲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責於有天下者豈欲苦  
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  
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  
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  
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佗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且能  
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  
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  
睢音呼李反恣睢猶放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正義  
縱也謂肆情縱恣也無他焉不能督  
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李斯傳

李斯傳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已  
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賤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  
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德矣謂  
之為極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極也虜奴也  
也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及於道者  
刑子貢以爲刑子貢以爲也刑子貢以爲也刑子貢以爲

則謂之曰一則謂之曰一棄及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  
主為能深督軼罪夫罪輕且行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  
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  
也尋常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尋常是也  
百鎰盜跖不擇者索隱曰百鎰也言百鎰之黃  
也百鎰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  
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擇必隨乎刑則盜跖  
不擇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  
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

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詩云牾羊猶首夫樓季也而  
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  
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者七矣反擊音漸以言峭峻則  
也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壘則易涉故跛牾牧於  
泰山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  
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  
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  
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術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  
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  
督責之術則已矣何為對則言其不能行聖人  
天下所役是也可不哀邪言其不能行聖人且夫儉節仁義  
之久已非之樂轍矣說論理之臣開於側

則流則流則謂之曰一則謂之曰一棄及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  
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自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排世  
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善索隱曰排音扶弗反摩音  
也摩俗言磨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  
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  
故能舉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  
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多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從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聚考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殺及報私怨衆多無大臣入朝奏事

毀惡之心此曰天子所以貴者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沃且陛下通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按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疾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疾上問諸君於是趙高持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不請事丞相豈少哉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勿故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之賊故趙高公行徐廣曰公一過三川城

心不肯擊也其書相往來未得甘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相當角力角抵其時索隱曰角抵也關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李斯傳



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郎裁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地  
為韓安和也索隱曰此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獄其已  
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謂君系表韓  
現車由乘昭侯已下四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  
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  
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賞賢之而君  
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  
芒恐與天下絕矣朕非為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

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通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  
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  
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  
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  
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五刑園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  
免於死身死而所患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  
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

李斯傳

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  
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  
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  
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  
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參其  
費二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  
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  
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  
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

善自陳言二口之寤滅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  
為丞相治民二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  
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  
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  
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  
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文北逐胡終南  
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  
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  
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  
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

李斯傳



主得瘝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又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詎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鞫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罪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與大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哭二世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瘞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二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李斯傳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按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按之璽秦本云弟字嬰當從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二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沛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璽璽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浴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勃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改又自

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

韓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

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

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李蘇始皇二十三年

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果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

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

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逶蛇而北暴師於外

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

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

之故云兄弟妻于沒為奴婢妻後野台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

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

獄高有大罪秦王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直抵甘

泉正義曰在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漸山湮谷

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索隱曰並北走琅邪索隱曰琅音走猶向也鄒道

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

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皆從高雅

得幸於胡亥公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

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

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為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

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曰愈一作偷前即偷也音史謂以臣愚意不若誅

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獄正義曰今代州也前已囚

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



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  
 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  
 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  
 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習者不可以存君  
 無此字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  
 相信而外使闕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  
 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  
 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  
 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  
 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毅言已少  
事始皇順自蒙毅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聖世可知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  
 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蒙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  
 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二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  
 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  
云籍侯皆記其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  
惡於史籍非也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  
 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  
 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二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  
 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  
 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卒  
 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  
 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  
 矣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  
 楚成王觀於紀伯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故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索隱曰參謂三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  
 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索隱曰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  
 而復振則卒焉祭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國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  
言蒙恬引之以成然蒙恬亦引之以言前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  
 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人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濼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大史公曰吾適北邊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堽山湮谷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不足捷傷者未幾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伴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故以逃竄亡命地理云外黃屬陳門外黃富人女甚美

嫁庸奴亡其夫索隱曰一云去抵父客如淳曰抵歸

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如請父客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

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

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各數月秦滅魏數歲

民聞此兩人變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

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

也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皆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爾使受笞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憲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  
 其名而號令生中詭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下謀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其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  
 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入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  
 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  
 令諸侯諸侯立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書反言天下諸侯見  
 不稱王王陳皆解墜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  
 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  
 其云白馬之津

則白馬津是渡處至諸縣說其豪桀曰御展曰至河  
 其地與黎陽對岸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城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  
 中。索隱曰裴氏廣亦記云大吏始安  
 陽有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  
 曰家家入  
 以其賦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  
 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  
 然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  
 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幫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  
 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  
 書  
 曰范陽  
 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  
 死故弔  
 雖然賀  
 公得通  
 而生范  
 陽  
 今日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公之腹中者  
 相連李奇曰  
 傳音載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  
 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  
 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



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  
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  
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  
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  
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  
怯而畏死貪而重賞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  
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  
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

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  
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  
之不戰以城下者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  
軍入關至戲却林曰戲地名却其地也又聞諸將為  
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然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  
將而以為校尉乃誅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  
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

攻而陳餘

時聞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臣乃  
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  
騭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  
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  
都君陳王使使者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  
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  
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黠略上黨韓廣  
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九十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  
趙地半乃歸王使之往燕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如淳曰廝養者公羊傳曰  
廝養為養也謝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謝與廝同音吾為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君何欲燕將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

攻而陳餘



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也張曼曰言其不用兵華擊策而已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內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燕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曰石邑在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景不對張曼曰欲其滿也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故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舍數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卻驤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秦羈旅勢弱難以成功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趙也音烏轄反趙案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李張曼曰趙之苗裔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有棘原築甬道齎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豈暑且死而公擁兵救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二相全正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讎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在浩至皆沒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教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







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  
 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  
 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  
 者臂也徐廣曰謂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塔禮高祖尊德嘗其慢  
 易之索隱曰其形如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人皆怒然則或直言六下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  
 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卿曰音如漢之屬冀州人謂  
 曰素服度音組閉反弱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曰君何言之誤且  
 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  
 願君無後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  
 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  
 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  
 令事成第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貫高等六壁人拍人索隱曰謂於拍人館舍壁中著  
 在邢州拍人處也要之置昭曰為供置也。索  
 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擊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  
 云置則者置人於後壁中謂之置則者之則之則因  
 以為言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拍人拍人  
 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

張耳陳餘傳

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  
 頸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  
 開送致京師也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  
 臣屠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  
 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刺徐廣曰丁分反索隱曰案  
 云張灼也說文云燒張灼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  
 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  
 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續曰以私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臣  
 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  
 使泄公拏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案韋昭曰  
 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嶼可以糞除也何休注  
 公羊荀子說竹篾一名編奔魯也北名為竹如樂  
 三善注云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驢與語問  
 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  
 今吾三族皆以誅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  
 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  
 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



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

云脰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卜郎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泄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

公壯小類云泄也易得尚下中行王弼亦以尚為泄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泄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閔中記曰張敖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素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發妻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屯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所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爵哉索隱曰高洪要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志年羈旅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緡陵君

秦隱曰緡陵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緡陵梁國縣也今寧陵是秦滅魏遷

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于黃曰王咎往從之陳王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秦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今

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

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

遣立咎為魏王徐黃曰元年十二月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

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魏在滑州高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秦隱曰

楚將田巴齊將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

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云走楚徐黃曰二月楚

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

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

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

陽正義曰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

今晉州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

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

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

魏豹傳

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

隙耳秦隱曰莊子云无思無慮之馳過隙則若馬也

過壁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黃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

大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

十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

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屠滅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

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

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秦隱曰旦日謂明旦日

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

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敬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正義曰音唐

山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

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

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初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

魏越傳



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曰蕭公角名將兵擊越越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二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外從弟也且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正義曰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也彭越皆復云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

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拒滎陽彭越攻下睢陽

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正義曰河南府汜水也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為楚正義曰為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彭越

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

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在陳

王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

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

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

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睪楚睪陽以北至

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柳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傳正義曰從陳州北以東至海淮信之

信又先引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

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

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六年朝陳九年十年

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

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

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卷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

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

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卷輒謀反於是

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

形已具正義曰已具非也項曰已具輒動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正義曰青衣

後漢書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

陽呂后曰上曰彭王壯士今從之獨此自遺患正義曰

反不如遂誅之幸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



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閔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

里如布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啜

語也。索隱曰音啜。啜猶踐也。燕敵懷畔逆之意及敗

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且得攝尺寸之柄

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臨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懸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懸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

國名也各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懸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

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被懸布封淮南王都六即

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各縣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爲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懸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

謂幾近也。索隱曰臣贊音幾楚漢春秋作豈長

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布已論輸麗山正義

布論決受懸竟麗山作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蒙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索隱曰

隅嶺也謂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

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

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

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

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正義曰南郡項梁敗死定

陶讓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

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



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關音閉謂私也今以開音紀之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曰請責也乃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亞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謂左右曰請隨何一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諸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

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彭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幸昭二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儲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何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曰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築板也築將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驅縮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待戰勝自疆漢王取諸侯還守咸陽秦陽下蜀漢之眾深溝壁



壘分守微乘塞索隱曰微謂邊境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安曰羽從地八九百里楚得羽地索隱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黃曰持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索漢書作罷首少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巨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三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親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布曰如使者教臣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恚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服已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敖周敖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儒索隱曰腐音輸謂之腐儒者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維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亦獵見醢因大恚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

西與上兵遇斬西會魏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端反韋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騰沛郡斬城也甄音遂端反布兵精其上廼壁庸城鄧

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

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

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非

使人給布偽與云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

曰番陽鄱陽縣也番陽人殺布故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

五十二里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賞赫為期

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疾也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漢書音義曰媚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

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貴赫與其媚婦

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

媚

媚

媚

媚

媚

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既免徒中

每雄楚卒

病為肉疑

貴赫見毀

當刑而王

聚盜江上

頗破秦將

歸受漢杖

卒致無妄

黔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有昌作新昌與長亭之吏也數月亭

長妻事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食時信往不為其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約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信子也吾哀王孫而進食

○索隱曰劉德曰信多六國言王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卒有侮信者曰君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

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信一作勝

漢書作袴同耳○索隱曰勝音化反然尋此文作袴

於是信執視之從出袴下正義曰音俯一市人皆

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

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與客也○索隱曰李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請將行道亡者數十人儻度何

等已數言上上未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請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信又謂曰車猶乘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丁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

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

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

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

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  
 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休異  
 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  
 戰今予之生地皆定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  
 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二業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  
 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  
 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李音  
 高邑音臚今身死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  
 淮陰侯傳

朝破趙二十萬眾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  
 敢輟耕釋耒逾衣甘食索隱曰逾衣音瑜美也恐城  
 甘食一曰逾衣且也慮不圖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  
 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以力不能  
 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強也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  
 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有解順時劉述曰解酒  
 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時如北首燕路此豈亦謂以酒食養兵士故字從西乎  
 附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尺八寸言  
 暴其所长於燕音義曰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  
 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  
 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  
 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  
 立張耳為趙王楚數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淮陰侯傳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南出之苑葉間正義曰苑在鄧州葉在許州得與布走入城

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東渡河獨與滕公俱

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晉書將易置之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韓信韓信

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

詔擊齊而漢獨發關使下齊韓信韓信

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韓信韓信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

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軍韓信韓信

下軍徐廣曰濟南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身

之而走酈生酈生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遺廣

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叛稱二十萬救齊王韓信韓信

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

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其地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難

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

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

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

昌黎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濰水陳韓信韓信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濰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度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立去信韓信韓信

使人言漢王曰齊為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

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漢王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君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

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棄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

張敖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徵其兵擊齊楚已亡龍

且項王恐使射人武涉張晏曰武涉在往說齊王

信曰天不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



地分主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與楚而取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依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常據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領更至今者以項王而得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

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韓信曰郎中位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入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劫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王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惟陰侯傳

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戰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敗滎陽傷城阜張晏曰於城阜傷魯也且貫曰謂軍折傷也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濟以巨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併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止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開士卒亡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惟陰侯傳



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黌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黌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晉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

淮陰侯傳

出者也今足下戴霸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晉灼曰揚石如今受魚石鼎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倍與一斛斗也蘇林解為揚之船音胎關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音音審量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音音騏驥之踟躕音音不如騫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音音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楚

淮陰侯傳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

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

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伊廬在東海郡

今中鹽縣。索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

括地志云中鹽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春秋時鹽戎之

鍾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六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淮湯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淮陰侯傳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

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

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陳稀拜為鍾離守徐廣曰表云為趙辭於

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稀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

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

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稀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稀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陰使人至稀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台太子部署已定待

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二

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淮陰侯傳



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  
 女子所誅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絺軍來至  
 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  
 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  
 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賢子不用臣  
 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賢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  
 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寬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  
 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  
 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  
 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  
 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幾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陰侯傳

素隱求賢曰

君臣一體

策拜登壇

與漢漢重

偽遊可嘆

自古所難

沉沙決水

歸楚楚安

三分不言

相國深薦

拔幟傳殲

三分不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六韓

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故韓襲王張晏曰韓

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襲王張晏曰韓

乘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韓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

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

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

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使張良以韓

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甲與司徒相近字由此雜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澤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

歸及其鋒東嚮文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

曰其氣鋒銳欲東也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

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大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

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索隱曰楚漢書曰封及

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具令鄭昌正義曰項籍

吳縣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

至河南韓信急襲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二月常將韓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

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

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

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二月

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

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去

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

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信數使使胡求和辭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

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

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

為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

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

馬門縣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馬門北漢

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

上谷正義曰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

平城七里加耳







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蕭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漢五年冬以破  
 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敖時共敖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所望漢書曰綰  
 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  
 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  
 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西立盧綰

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  
 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未而與  
 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  
 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  
 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

勝家屬得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父  
 亡謂為殺侯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  
 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迎計  
 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文使侯食  
 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  
 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使  
 淮陰王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  
 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  
 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  
 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  
 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秦夷所侵  
 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  
 會高后病不能見會燕即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  
 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東胡王  
 降知淳曰為東胡王來封為亞谷侯徐廣曰西子作亞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涇陰下又云梁人  
 曹州縣地大史公云陳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亡  
 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徐



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五百人前元年從宛陽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賊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

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在已禮之下用富貴自尊

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察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吳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

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

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

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

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汝背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

飛羽檄之意也明案惟此言則以鳥羽神農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王黃吳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

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北平縣東古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大尉勃入定

大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黜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吳

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無立子

恒為代王徐廣曰十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代二年正月都中都州于遼縣西南十二里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鴈立

正義曰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精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於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豨夫夫計之生孰

成敗不人也深矣索隱述贊曰

韓襲遺孽 始於漢中 剖符南面



徒邑北通

類歸國

龍頌有功

盧縮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蒙宗彊能得人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由儋詳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謂殺奴服虔曰右殺奴婢皆告官儋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及秦自立無古之

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發兵以

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空地秦將章

邯圍魏王谷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救魏徐廣曰二章邯夜衝攻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

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

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

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

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

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

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

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三榮相之田橫為將

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告趙齊

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

田儋

田儋

田儋

田儋

田儋



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  
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煖螫手則斬手螫  
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螫一名螫螫人手  
死。索隱曰螫音芳伏反螫音腫及音釋。正義曰按  
螫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螫長一二十尺。頭腹皆一  
遍。文云也。博三寸首大如。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  
非直手足戚也。也。文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索隱曰騎音蟻齟音紇齟則齟也。正義曰按秦  
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肯鞭荆平王墓  
一云墳墓。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  
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  
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  
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  
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  
王建孫田嬰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  
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  
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  
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  
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  
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項  
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  
平原。正義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  
盡屠之。徐廣曰立故。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  
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  
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徐廣曰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  
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能其廢下齊漢將韓信引  
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  
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  
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  
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身酈生齊王廣東走即墨徐  
廣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竇漢將韓信與曹參  
破殺龍且。徐廣曰。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敗  
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田橫







自置豪英  
楚封王假  
海島傳聲

田儂頌寇  
齊破鄆生

立市相榮  
兄弟更主

田儂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史又吉為反沛人也

正義曰沛人食狗亦與沛人同故噲事屠以賣之與高祖

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索隱

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

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與司馬尼戰場東正義曰秦

義曰秦將章即司馬正義曰秦將章即司馬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正義曰

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正義曰即公復常從從攻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晉城陽

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沛州東陳留縣破李由軍斬

首十六級賜上閭爵正義曰沛州東陳留縣破李由軍斬

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閭爵

引呂氏春秋盜上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成

也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

軍出臺南索隱曰案臺陽所都今河南鹿邑縣有湯臺是

里河間守軍於扛里正義曰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

封正義曰沛北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

虜首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

曲遇音







灌嬰立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概里稱其新名後言至  
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視其文故因其舊稱發也

灤陽正義曰灤州縣也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

南山一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從攻項籍屠秦

川一名嶺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秦

灼云檢地理志無黃秦功臣表則有黃秦侯清河有黃

秦城小頗以為攻項籍屠秦合在河南非清河之

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

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黃秦非

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

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在徐州滕縣界

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

北五里也

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勇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虜陵正義曰在項籍既

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及噲從至陳取信

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

錢東垣張晏曰錢有所毀也遷為左丞相

破得秦音母無卯一作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

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

合正義曰在朔州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

將軍大卜太僕解福正義曰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

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縱反噲以相國擊盧縱破其丞

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燕地凡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

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

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

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懸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

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呂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

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

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縱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



是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憊屬噲音恭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令其天人與其弟亂而生他

廣他廣齊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齊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

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

二世三年二月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

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

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

於岐高正義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留之界正義曰

樊鄴滕灌傳

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此從攻長社長社按起傳此說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旬陽縣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車邯別將也。周類軍拘邑正義曰拘邑在幽州地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泥陽在洛陽北賜食邑武成

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先登陷陣破荼軍場

下正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先登陷陣破荼軍場

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

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

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

樊鄴滕灌傳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豨  
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拒

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  
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

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治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卿寄字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  
軍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

其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音侍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

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

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藥布俞音舒

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

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宗

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史記 卷九十五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索隱曰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

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人如傳曰為吏傷告故不傷嬰師展曰律有故乞鞫高

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為反使所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

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

車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賜爵執珪後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索隱曰

史記 卷九十五

二二二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  
 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  
 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履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一音嬰常以竟載之徐行而雍樹乃  
 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嬰常以竟載之徐行而雍樹乃  
 馳服履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而向雍樹也應劭  
 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墜各置一而雍樹也樹立  
 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頭似懸樹也○索隱曰載必與音  
 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陳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  
 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祈湯音廣日祈一作祈。索隱曰蓋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地  
 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  
 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  
 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以太僕擊陳豨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以太僕擊陳豨

點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  
 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  
 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  
 也正義曰宋州揚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  
 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  
 東牟侯入清宮廢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  
 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矣索隱  
 此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  
 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  
 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壽壽三千子夷侯竈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頌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穎陰西灌嬰者睢陽取繒者  
 也正義曰宋穎陰侯灌嬰者睢陽取繒者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於  
 成武及秦軍於拉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  
 陽武以西至碓陽破秦軍乃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  
 關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沛公立為  
 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



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  
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  
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西  
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聚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重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  
四十里李必駱甲習騎兵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  
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漢王欲拜  
巨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史記

卷九五

以騎渡河南漢王到維陽使相國韓信軍於邯鄲  
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以御史大夫受詔將即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章毋傷及將吏四十六  
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濰博破其  
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  
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  
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今稱公族其名高密縣在北海  
○正義曰留縣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  
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  
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開取又音度淮盡其城邑  
至廣陵漢書音義曰在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六  
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  
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斬薛公下邳擊破楚騎於平  
陽索隱曰小頭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  
東南六十里按邳縣去徐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  
留沛沛蕭何攻苦楚正義曰復得亞將周蘭與漢  
王會顧鄉徐廣曰苦音有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

史記

二二三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擊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涿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也江破吳郡長吳下守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上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也

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滏石服虔曰滏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十卧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由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降由逆盧敖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敖定州安國也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縣布反巨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仕

魏郡縣漢傳

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索隱曰索隱曰索漢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立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上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巨誅呂氏事正義曰風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歲終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大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疆代侯十二年疆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慝有罪國除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壘嘗嘆噲公之



家及其素與哉所聞方其政有若道之勝世自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與會之孫後失  
之功委其則從他廣  
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執中

濟世濟人

酈況賣交

魯陽內援

麟淮受王

齊禁繁街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正義曰案陽武縣屬陳留好書律

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

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也

索隱曰周泰皆

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待立宿在殿柱之下故老

神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

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方板謂

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

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

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

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從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

趙王教復從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

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

文穎曰能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

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

計相之名更名主計

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

公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張丞相傳

張丞相傳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黃曰主旗幟之屬○素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

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必為虜矣項羽怒耳周苛徐黃曰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黃曰元

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上宴時入奏事擁威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

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既罷昌后側耳於東廂聽也韋昭曰殿東堂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見周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

幾廢素隱曰幾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

公堯孟東曰方與縣名公其堯堯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止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素隱曰其計所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

張丞相傳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相其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者堅忍質直且自呂

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強為我相趙王素隱曰相使周相趙不知使取周昌為相趙王曰此相也周昌泣曰臣初起

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素隱曰諸侯謂周昌也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若

公不得已疆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張丞相傳



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  
 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  
 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謂高后高后怒而罵  
 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  
 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  
 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悼子至孫意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昌孫也。高后崩後趙王亦死。後趙王高祖  
 後五歲而之。相。高后崩後趙王亦死。後趙王高祖

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  
 任教為御史大夫  
 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教素善高祖奴擊傷王呂后更及高祖初起教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教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教卒  
 謚恭侯。曾孫越人元鼎二  
 年。太常坐酒醢國除。嗣案漢書任教考文元年。元鼎二  
 年。引也。索隱曰昔徐氏撤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獲顯  
 或引也。漢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  
 帝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  
 後二年卒。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敖為御史大夫敖與絳侯等傳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敖為丞相自漢興張敖孝文二十餘年  
 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敖為計相時緒正律  
 曆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  
 以十月為歲首非華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  
 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秦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  
 調樂人之音聲及比定律令如漢曰此謂五音清濁各  
 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黃曰謂以此取類以定律  
 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此音聲或謂以此取類以定律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尺寸斤兩皆宜此之謂順音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敖善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  
 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張敖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  
 及秦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秦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  
 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秦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  
 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敖張  
 敖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  
 臣以為博士尊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  
 謝病稱老養在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  
 也。續曰中候官名大為恭  
 利上以讓秦秦遂病免秦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



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漢書曰子類代侯則類即類與漢書略同者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奉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索隱曰從擊擊布軍為

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揚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張丞相傳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自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罷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堧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能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二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子侯更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法有異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

子也謚夷劉舍本與氏親也賜姓及今上時相至侯許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

節侯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高陵侯趙周徐廣曰

父夷吾為楚王戊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徐廣曰

大傳諫爭而死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躡索隱曰與音側角反小願

尚書斷新廉謹為丞相備食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

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覆張晏曰

考經典專用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其質直任教以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與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其錄其

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章丞相長陵人也名千

卒而有章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稱先生等

章丞相賢著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

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章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護國之

名後坐騎至朝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索隱曰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章丞相卒有魏丞相徐廣曰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丞相其人好武皆令

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徐廣曰丞相至乃

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徐廣曰丞相奏以免

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後使人脅恐魏丞

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索隱曰丞相至丞

相合捕奴婢答擊問之實不以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索隱曰

卿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乘車索隱曰丞相至京兆

坐要斬又有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

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索隱曰魏丞相竟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朝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

那吉代

那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索隱曰

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

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朝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至大僕坐官











而民人以食為天語出管子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穀陽不堅守教倉廼  
 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文云云罪云云即所謂成  
 却自奪其便是漢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內搖蕩農  
 夫釋未工女下機索隱曰索謂女工工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發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正義  
 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滎水正義  
 水南帶三皇山秦時於山上故名教倉成  
 之險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正義曰在河距滎狐之口  
 如海曰上黨壺關也索隱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滎州壺關北百五十里正義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滎州壺關北百五十里正義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所歸漢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  
 南近楚人多變詐足正義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也臣請待奉明詔正義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從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鄒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  
 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  
 王負約不與山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行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  
 同其利憂天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輸而下索隱曰秦方輸粟而下項王有  
 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  
 所志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為人刻印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  
 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  
 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誅  
 成安君破北魏舉二十二城正義曰北魏謂魏豹約在  
 此黃尤之兵也正義曰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  
 教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險距蜚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  
 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廼聽鄒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鄒生日縱酒淮陰侯聞  
 鄒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索謂以寶物裝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索中陸生卒拜  
 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  
 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  
 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索章昭云秦伯際後與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正義曰可以家焉有五  
 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過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  
過音夫其下過數見不鮮索隱曰音胡現數見謂時時  
字音光則友

鄭陸賈傳

依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無父恩公為也韋昭曰恩  
 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父恩公為也韋昭曰恩  
 言以諸子無父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  
 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下  
 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秦陳平傳食戶五萬以  
 此故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徐廣曰務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  
 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  
 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  
 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  
日言狼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  
 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髮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  
 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鄭陸賈傳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  
侯計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得不  
其說是也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  
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  
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  
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發葬時方假貧服具陸生  
願發喪官故云發喪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曰陸賈曰前日君侯欲  
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  
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陸賈  
云健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  
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統索隱曰統當為  
索隱曰案統文統贈於服也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統  
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  
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廷求見孝惠帝幸臣閻籍  
孺索隱曰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籍說之曰君所以  
孺索隱曰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籍說之曰君所以

史記

卷九七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閻籍孺大恐從其  
計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  
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索隱曰如  
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重誅者至深。索隱曰如  
薄之說非也案小類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  
至深重得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  
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  
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  
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使  
謂與太史公善者使  
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  
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秦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  
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則注冠一名高山  
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史記

二二五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賁曰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舍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遠靈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言足下者矣沛公曰故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酈生陸賈傳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昨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卒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斬荆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相陽陵侯地理志云馮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獲為舍人

起橫陽君張良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從攻安陽正義曰按魏志云故橫

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

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從入

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

淮陰索隱曰張良云信將為楚被殺下葬白飯

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益食邑屬

齊地割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

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良曰時田橫未辟故設也備五

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四月璽陳壽曰大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擊燕一月從為代相國將也既為相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等

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須侯諡立三十四年卒子共侯

則立十二年卒子侯諡立二十一年必置淮南王謀反

死國除信武侯斬歙索隱曰以中涓從楚宛胸正義曰上於元

州縣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也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平春文惠王北助車

司馬三人張良曰騎長一人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武侯遷為

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五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邢說軍張良曰特起兵者也說音南徐廣曰今

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漿陽東三年賜食

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上音肥下音釋

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浦下七縣別

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



州臨漳縣西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  
 二十五里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  
 郡守 徐廣曰邯鄲高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  
 六縣 帝改曰趙國 楚釐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  
 也 略地東至緡郟下邳正義曰案地理志緡屬東海  
 也 泗水縣郟南至斬竹邑索隱曰今緡城在沂州承縣下  
 縣屬海州 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  
 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 生致之  
 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  
 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  
 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  
 騎別擊陳豨丞相破破之索隱曰小顏 因降曲逆從擊  
 豨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  
 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  
 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  
 此五 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  
 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 孝文  
 後三年奪侯國除  
 崩成侯縶者服虔曰崩音管崩之崩○索隱曰姓周名縶  
 裝漢書作縶從崩從邑分書本並作管縶音非也蘇  
 林音縶雅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縶壞反楚

漢春秋作縶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與地志云蒯  
 成縣故原舍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緡所封也晉沛人也  
 武帝咸寧四年分陳留立緡城縣屬始平郡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 東絕甬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不利終無  
 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過淮陰侯軍襄國楚漢  
 離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縶為蒯  
 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  
 以為愛我賜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縶以  
 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縶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  
 侯居立沛郡有緡縣緡一作緡○索隱曰緡蘇林音多  
 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  
 應不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一  
 一本皆 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縶操心堅正索  
 縶音 縶音 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  
 者徐廣曰此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動協人謀

定齊破項

削成委質

主上稱忠

結髮從漢

功實天贊

我軍常冠

夷險不亂

人臣托腕

傳新刺戈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書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

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

於是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邑而問書敬書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書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右稷堯封之正義曰伊

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鑿焉張晏曰帝國八季隨之

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正義曰伊洛在蘇州海鹽縣西

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柳在蘇州海鹽縣西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

紂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得相焉正義曰

紂王城一各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

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都於此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

紂非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至於矣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也正義曰紂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禮矣必慕以為關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有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願論以從鄒冒頓在  
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數與大父抗  
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貪漢重幣而  
令宗室及後宮詔稱公主使亦知不貪漢重幣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聞太子一女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遣公主為長  
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五張曼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  
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  
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魏後及秦  
各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魏後及秦各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不弱宋之術也上  
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隱曰案小顏  
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  
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  
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斷入陳於公知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謂曰謂  
羊傳曰君親無  
將而必謂

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  
之一稱杜預云衣  
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官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曰廼云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徙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  
服短衣楚製案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漢  
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次起上壽觴九行請者言酒酒神也...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 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識聖人... 務漢九年高帝從叔孫通為太子...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 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秦以不... 叔孫通傳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 苦食啖徐黃曰攻術今人言苦食啖... 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 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 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豈能言... 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比叔孫生為... 叔孫通傳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及間... 往來數蹕煩人夫稍遠問非時也... 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 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後世子孫... 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云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六轎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也左傳云君若少書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 日出遊之益廣多宗廟之...

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嘗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 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索隱曰道固... 委蛇盡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屢藉眾幹

來非一孤

委輅獻說

餘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穆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遊曰任如齊曰

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

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齊說為近粵音昔名反其

義難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羽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台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漢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

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見鉗季布衣褐

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柳節展曰皆

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蓋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

數百乘是令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

展謂是車長相協最為通化故禮曰設柳覆為使人忽

悉也柳去注謂也諸色所聚并與其家僮數

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徐

曰馬車也。索隱曰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

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故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為項羽將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

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

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共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

季布樂布

季布樂布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拍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嬖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向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會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上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

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也索隱曰按音如字近音其斬反至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醉也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李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能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韋昭曰聞見上默歎良父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其辭之官楚父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

季布來布傳

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推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奉獻請托金錢以自願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等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何貴人趙同等用權勢為請數求他人願為其金錢也又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曰長君等季布聞之寄書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曹丘生非長君勿與通及曹丘生歸諫曹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君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曹丘生歸季布果大就其言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天下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也索隱曰漢書作中

客得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季布弟季徐廣曰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具從衣絲匿索隱曰中尉之司馬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尉司中尉郵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歸其名以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寤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忘德項王失



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

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無言上謂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幾漢召彭越

捕布以聞上乃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帶越也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漿陽成阜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三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徐廣曰小案一徵其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云反形未見以苛小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之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身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

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

賁嗣為大常犧牲不加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

徐廣曰獲一作獲○索隱曰獲與獲同

獲軍為其愈於樂布者效矣可謂壯士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為其利故受辱而不羞欲

後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除賈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

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獲樂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

所處難如死難者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案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服肱是與

樂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寬

誠知所處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表者楚人也素隱曰盜音如周字絲父故為羣盜徙  
 處安陸高后時益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益兄  
 會仕益為中郎保淳曰益為兄所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帝自送之徐廣曰表益進曰陛  
 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謂功沒非  
 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謂為得  
 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  
 右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索隱曰丞相益畏已而  
 絳侯望表益曰正義曰吾與而兄索隱曰兒廷索隱曰我益遂  
 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皆以為反徵繁清室  
 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鐘宗室諸公  
 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  
 莫敢為言唯表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復益頗有力絳  
 侯乃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表  
 益曰請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池上弗用淮南王益  
 益與陳清侯梁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  
 被上囚遣之蜀轎車傳表益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為人剛有遇素隱曰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非  
 能容者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益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  
 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從軍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  
 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益曰  
 陛下君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  
 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會參以布衣猶參之今陛下親  
 以王者俯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謂臣用馬大臣專制然  
 陛下從代乘六乘傳參不測之禍參大臣專制然

不測雖貧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賈育者皆古勇  
 也其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  
 我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中編所殺育音奔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  
 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曰此名重朝廷表益常  
 引大體抗愷官者趙同徐廣曰以數言當害表益表  
 益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交乘徐廣曰持節交  
 乘與車騎者說益曰徐廣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益伏皇前曰臣聞天下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索  
 何與刀鋸餘人載於其上突下趙同趙同泣下拜文帝  
 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益躡並乘轡轡上曰將軍  
 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相云  
 云臨堂邊垂也百金之子不騎鶴索隱曰案張相云  
 曰騎鶴也衡樓殿邊欄楯也書曰一竹行騎鶴加  
 諸家說如淳為長如淳云欄楯者案索隱云案  
 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欄楯者案索隱云案索隱云  
 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驎索隱曰案張相云  
 曰六驎也如淳云案索隱云案索隱云  
 驚軍敗陛下縱自輕棄高廟索隱曰案張相云  
 曰高廟也陛下縱自輕棄高廟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持  
 上林中直衛之署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  
 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  
 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疑  
 乎張晏曰  
 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以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  
 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劫治彼不

主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  
 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  
 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表益表益還愧其吏乃之丞相令上請求見丞相丞相  
 良久而見之益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益  
 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現與陳立終侯丞相曰吾不  
 如表益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立終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官張遷為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恭有奇計

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  
 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  
 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  
 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  
 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  
 為御史大夫使史案表益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  
 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  
 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表益多受吳王金鉶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袁盎龍錯傳

袁盎龍錯傳







客後曹董果遮刺殺安陸縣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鼂姓出胡音胡錯音胡

也後學申商刑各於張恢先所

故應劭曰掌故百石

掌故也錯為人峭直刻深

本無疵字或云術道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遺錯受遺書天子所制儀禮

文尚書年九十餘不能正言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壽錯計策表盡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開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法今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君太上廟中門

東出不得錯乃穿兩門南出廟垣垣

而歸反也丞相嘉聞大怒忿因出逐錯

表益鼂錯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

也

故

掌故也

本無疵字

濟南伏生

太常使人

時言削諸

然奇其材

聞之即夜請閒且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垣石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因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嘗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收其枝郡奏上非父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賈安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譏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丞相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多怨公者謂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表益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謂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鼂錯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表益鼂錯傳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

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

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表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抗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位時以變

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於

賢竟以名敗龜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擢權多所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表益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龜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表益龜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藉又音如

曰京師改為順陽水東南入滎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

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卬邑也

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官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即將表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從釋之補謁者正義

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公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甲下

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

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

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上問上林尉漢書表

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乃詔釋之拜益

夫為上林令釋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

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漢書作謀謀謀多言

張釋之馮唐傳



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更爭以堅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齋天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官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車司馬門乘朝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

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居高臨垂懸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史反包豈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鼓瑟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書曰聲依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也書曰聲依瑟聲相倚也。索隱曰倚於絳反案謂歌聲合於用紵絮斷陳絮漆其間徐廣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斷音剛略反絮音女居反

張釋之傳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錮南山。索隱曰案大原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班為錮。錮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錮山發北山石。錮乃錮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錮取其精粹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錮無石錮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使其無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殊失其旨也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錮又何戚焉中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張晏曰黃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或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索隱曰崔浩云當謂其罪也案百。索隱云廷尉掌平刑罰奏。文帝怒曰此當所應郡國獄罪皆與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公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不私者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以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張釋之傳







州都尉昂索隱曰索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郡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

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闡音苦本反謂門限也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闡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夫

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索

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索六載

法鼓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津云鼓音有選車之

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隱曰晉灼

功可賞百金者事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

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

秦南交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譏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頗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

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歸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

○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服私私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人為

張釋之傳張釋之傳

張釋之傳張釋之傳

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廣曾一八尚率軍騎擊之所殺甚

衆夫士盡家人子索隱曰索謂無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五符如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後

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籍也索隱曰索尺

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莫符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

明賞大輕罰大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非能用也班固林揚子曰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

國車士服虔曰車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

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

馮遂為郎遂字主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軍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交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鄭康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張釋之傳張釋之傳



便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表盛

太子懼法

馮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故溫城在懷

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

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以奮為中涓云中正義曰顏師古

中而消寒也如淳云受書謂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

顏云於止有烟戚者皆居之故名以姊為美人故也其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傳者皆

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敖曰以其難之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

乙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索隱曰馴音如官皆至二千石於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

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為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子孫為小吏來歸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譴音才笑反譴

譴責讓也為音于為反







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度曰音不能服反受其過贈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亦隱曰桑小願之無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察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願幸待罪丞相罷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之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以書讓慶慶其數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大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十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在并州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

石石張叔偉

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趨乘也如謂超踰之也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思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誰何猶借訪也。十日譙呵者責讓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也不譙呵者言不責讓綰也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所施易獨至今乎此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貨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譙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姬之屬蘇林曰栗太子也如淳曰栗栗姬之族也。正義曰栗姬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石石張叔偉



代桃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職所奏而巳不別有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紹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馮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

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謂近或毀曰不疑狀貌其美然獨無忮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不疑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維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耐

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耐刑中今周文者名仁其死故什城人也正義曰什城以

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精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

泄棠衣敝補衣溺袴服重不泄人之陰謀也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類師古云問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交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

二年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在太史公自傳言治刑法及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天自歐為更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與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欺上

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

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

惜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寒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

立名稱稱爲長而周文題調索隱曰索直不疑以吳楚

者是微巧也周文更謂爲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財

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

又諸侯韋巨略遺終無所受此爲更調故君子譏此二

人爲其近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爲行君

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內史匄匄

刑名張歐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陞城人也索隱曰陞下文字少卿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索隱曰樂巨公

正義樂姓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

巨公名叔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

人行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

爲郎中數歲切置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希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相陳希反也漢七年高祖從之趙

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怒之是時趙

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請張王曰王上禮備矣今遇

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怒指出血曰先王失國微陞

下臣等當盡出索隱曰索謂死而血出也左傳齊桓死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徐廣曰九年十二

不倍德卒私相與謀殺上會事發徐廣曰九年十二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

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

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覺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

安費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

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說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山崩崩

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令孟舒者也其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守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頓首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覺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趙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感死敝趙子孫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變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笞持二十人持笞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正義曰王吏相償之相曰王自發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魯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出常暴坐索隱曰上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買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德為衛將軍舍人正義曰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一守丞丞相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上東巡仁奏事有節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古扶風左馬昭尹是為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時左丞相自將兵正義曰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百官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司直正義曰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陞城今在中山國正義曰陞城縣名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也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言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祭

孟舒見廢

抗說利明

秦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榮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

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於武功

也谷口蜀劉道近山

無豪易高也

盜亭父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藥鹿雞兔部署老少當

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

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有仁也

治民坐

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焚死戰鬪仁不

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林臥仁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

將軍

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即將軍取會

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天

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



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  
 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此軍使田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  
 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  
 元封五年初置益州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六  
 百石負十三被苦今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  
 表云丞相長史二人丞相有  
 兩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  
 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  
 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鎬也杜也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

責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  
 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也仁已刺三河  
 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  
 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  
 事丞相自將兵從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  
 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侯過是時武帝在甘泉  
 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下責丞相何為繼不  
 為御史大夫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軍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  
 隱曰佯音羊邪也者反佯謂詐受  
 節也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河也徐廣曰  
 傳音附附會任安營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  
 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書  
 請其鮮好之兵甲也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  
 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  
 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又  
 兼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  
 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勗云醫方宜與日者龜夾相控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北傳是醫方台與龜榮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以扁鵲之從也。盧也。勃海郡鄭人也。問。索隱曰鄭當為鄭。鄭名今屬河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隱者蓋音人。扁鵲也。正義曰。正義曰。過音。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問。正義曰。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藥謂水。未至也。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五藏者。在兩手脈。六府者。在左手脈。右脈。結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巨起。陽脈。來見。浮洪。陰脈。結在中部。者。緩結。三里者。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音。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扁鵲公傳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脈。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索隱曰。皆秦大夫。公孫支。曰。我之帝所。其樂吾所以。父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索隱曰。不出三日必。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其樂與晉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靜公。為七世。在定公之。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之。西。索隱曰。范。十一。年也。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之。西。索隱曰。范。十一。年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董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

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魏即晉獻公滅魏

又洛州水縣古東魏國而未知高魏過何者蓋魏至

此並魏太子死百二十餘年此時魏晉魏滅先此

大子非也然案魏後改稱高魏至魏晉魏滅先此

春秋有魏公蓋魏之大子也

子喜方者入也。正義曰中魏太子喜方也

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癒過也

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氣

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立蹙。正義曰蹙名也。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謂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人也。索隱曰秦人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可以言太子可生也。在開上古之

時醫者俞跗。索隱曰音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正義曰

不以湯液醴醢。禮正義曰音解。反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大橋

音壯。成反。謂石針也。抗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大橋

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抗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大橋

調也。毒射謂毒病之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曰音

東。性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

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倉。胃之

原出于太陰。少陰之原出于太谿。腎之原出于太陰。少陰

之原出于太陰。少陰之原出于太谿。腎之原出于太陰。少陰

解肌訣脈結筋攣髓樑荒

瓜幕。正義曰以瓜。湔浣。反。下胡管反。腸胃激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

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然曾謂扁鵲曰。天

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郛視地。此人之為方也

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

則知病之逆順也。望色。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

沉浮而聽聲。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

用病。寫形。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正義曰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論得其陽。論得其陰。論得其陽

十一難云。除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云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背。故云

云。從陽引陰。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重。決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非在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掌清。其耳鳴。而鼻張。音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腫。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

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民。幸

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捐墳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噬噀服憶察

音反下竟精壯橫流涕長潛流黃曰一云言未卒因涕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而謂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變者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

而陰也脈雖時沉滿而短其部已中伏也

中經絡徐廣曰維一注謂之經絡也

別下於三焦勝脈也

上爭脈下義曰難反陰脈上爭加然也

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問王義曰艾九反

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狀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死正義曰素問云支蘭者

陰之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變中之

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解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三藏為上工也

扁鵲倉公傳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鐵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鐵音砥砥音砥也砥音砥也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熨之以更正義曰熨雨臍下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劑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

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文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齊桓侯是時齊無桓

桓侯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

醫者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

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桓侯

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腸胃也湯

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

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

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

侯遂死扁鵲曰桓侯之病起於心也桓侯使人召扁鵲

扁鵲曰桓侯之病起於心也桓侯使人召扁鵲

扁鵲曰桓侯之病起於心也桓侯使人召扁鵲

扁鵲曰桓侯之病起於心也桓侯使人召扁鵲



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治病  
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病所  
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  
重財之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二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  
定四不治也形體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  
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魏陽聞周人愛小兒即為耳  
目痺醫音必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  
醫隨俗為變秦人醫令李醜自知伎不亦扁鵲也使人  
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皆曰扁鵲

大倉公者齊大倉長臨菑人也遊海子氏後意指地志  
云東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州也  
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海于縣  
故夏后氏之封也國也周武王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  
一受師之慶年七十餘無子恒意蓋去其故方身丸以禁  
方子之傳黃帝音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  
絕皆見於面亦當寸口內相應行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  
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以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意有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緩急意之言意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功痛死者不可復生而自者不可復續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  
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書刑志云孝文  
三世也固詩曰三王德彌薄刑用峻刑太第令有罪  
者不可長安城自恨自無子因急刑太第令有罪  
情百男何慎情不女一德至意所為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  
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咸嘗有所驗何縣聖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  
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高后八年徐廣曰得見  
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  
曰盡去而方書非美也慶有古先道書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  
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請受其脈

扁鵲公傳

扁鵲公傳







自臍已上至帶 故煩瘵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惑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即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湯疝也索隱曰湯音勇字通音訓字訕令人不得前

後渡索隱曰渡音所留反小則渡循白不得前後渡三日

矣臣意飲正義曰後渡大便也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渡再飲大渡三

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除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

手正義曰謂右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

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正義曰上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呂縣正義曰呂

密州陽周水而苜橋梁頰壤信則擊正義曰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扁鵲公傳

濁徐廣曰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未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索隱曰痺病

亦作胞勝脫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

渡溺亦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渡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消索隱曰消消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

賢出於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癯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察謂山跗家適近所持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

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

其脈大而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滿而短冬腎水王

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動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扁鵲公傳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鑄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在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滿滿如病小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正收紅脈經云脈急而腹痛少腹初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音魚不熱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請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

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澀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滿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黃曰一云合也是單氣也正義曰卒音

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於六府

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左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前左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與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胆音洞言迴風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

迴風者飲食下噎音益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音益下也而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份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病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黃曰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黃曰一作叔如蓋女衆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黃曰刺其足少陽脈臣意

診其脈曰病氣邪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澀而溺赤病見

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按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正義曰脚脈來難者死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  
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巨意即多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  
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  
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  
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者已自言足熱而憊巨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  
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  
子豎豎無病巨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嘔血死巨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  
多伎能爲所是策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  
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入。索隱曰案當今之  
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巨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  
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請候所至春豎  
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

死索隱曰仆音赴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  
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立反。釋名云齩齩之缺也巨意炙其  
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來召巨意臣  
意往飲以良藥正義曰浪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  
乳者言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  
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巨意見之食圍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巨意即告官者平好爲服學巨意所巨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圍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病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榮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  
醫不知以爲大蟲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才愈順及  
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







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澁血死即後十一日澁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澁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澁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澁亟勿服色將發離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扁鵲合公傳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譏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宛音更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俞俞反於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位十一年卒醫皆以為蹇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若脊風索隱曰脊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瘖一作瘖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反作瘖音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者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舍公之師元里公乘

扁鵲合公傳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屢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

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胃中穀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

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謂之

於六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

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

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

數也中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肝重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

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心

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出子也

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藏也

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脾重

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玉也

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

藏主藏榮脾神也在時氣主化穀其神云光肺重三斤

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神也其氣榮於

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人腎有兩枚重

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

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臟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

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胃重二斤

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

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積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

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膀胱重九兩

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也體短而

虛承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

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也

也又謂之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門也

二寸九喉龍空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

其質兩異而喉門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車也言其處以

又名頤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

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臂中長三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腎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頤上今言至腎中者蓋據其相接之處也

人兩足蹻脈從足至日長七尺五寸二十七丈四尺二五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

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

營衛行周此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大陰者肺數則一度也

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逆順知其死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七氣皆逐上下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十息六丈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十息六丈一

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肺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

者五藏六府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錢錢  
 也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  
 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踐更者其痛隨時月與平賈  
 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  
 賈者謂為踐更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  
 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者分唱更行人心乃與平賈官  
 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者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  
 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  
 律所謂緣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謂不可人自  
 行三月戌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成者是為過更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歲時存問茂材實賜問里佗郡  
 後改為籟乃成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實賜問里佗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案  
 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  
 如淳曰訟言公也  
 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  
 語在孝文代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  
 能使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  
 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  
 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病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吳王濞傳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  
 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  
 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龜錯因言  
 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舍在長  
 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削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  
 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  
 郡也膠西王  
 印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  
 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  
 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  
 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  
 音徒烏反無文書

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  
 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紙糠及米索隱曰案言此據  
 盡則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  
 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  
 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

吳王濞傳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寡人何敢如是今王  
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  
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  
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錯  
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  
函谷關守滎陽救舍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  
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  
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  
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  
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  
之太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  
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  
陽恭王喜諸侯既新削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  
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  
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吳王濞傳

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  
趙五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  
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身自  
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  
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  
吳吳王移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  
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王之玄孫靖  
嗣因除案如吳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

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  
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不以諸  
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究誅亂天  
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  
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  
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  
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  
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  
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  
北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

吳王濞傳



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

人西面正義曰三王謂淮南王與寡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

入臨晉關正義曰臨晉關在河東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衆

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以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

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故國雖貧節衣縮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

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

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

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亦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

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

皆倍軍法漢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

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

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

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昌王濞傳

侯鄧寄擊趙靈樂布擊齊大將軍賢嬰屯滎陽監齊趙

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賢嬰行言故吳相袁盎時

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昆錯調兵禁軍食上問袁盎曰

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吳楚反於公何

如曰是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

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

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殺人故相率以反昆錯曰袁

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

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昆錯擅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削奪

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昆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斬昆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盎為太

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吳王子德侯為宗正徐庶曰

弟名德侯漢書曰吳王徐庶曰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昌王濞傳



朝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補漢訓論使告吳如益策至吳吳

楚兵已攻梁壁美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

詔吳王聞表益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益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益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亦反會兵漿陽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亡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漿陽以東

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

曰吳丘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

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

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彼吳必矣將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也輕兵絕

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

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

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

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吳王傳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

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

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

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

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變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

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弗

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郡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兵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

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家吏告曰吳

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

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

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曰地理志

漢文帝二年別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

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海發背死二月

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善

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吳王傳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

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私錢謂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

為暴虐今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園御物如淳曰園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朕甚痛之朕素服

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

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朱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

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

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

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

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弟也乃得

頗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

下邑徐廣曰梁國○正義曰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

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韓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

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

正義曰東越專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王用徒東越

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鐵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鐵○索隱曰鐵音七江反謂以戈

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

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比其處名為

相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名○索隱曰張勃云吳上滬

王之王棄其軍云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收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

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祖洗席彙飲水謝

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

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

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類當徐廣曰遺王書

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謂曰臣等奉法不謹驚

駭百姓乃若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種醢之罪弓高

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類首膝

行對曰今者龜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



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怒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進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子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也

幸反○索隱曰首音所景反省音所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部陽侯也能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爭也卒云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非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誇推貳 連結七國

吳王濞傳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齊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官表云詹事奉官名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憤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

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曰請。正義曰太子朝秋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案竇宗室之

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

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即則似與國有親戚屬

籍者亦得呼 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

足任太后亦歎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乃言表益

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令裁金無入家者竇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也反吳王濞傳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

魏其武安侯傳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姓之子後使魏其侯為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

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

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

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

提而論徐廣曰提音提抵反。索隱曰提音弟是自明

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

人又火各反。索隱曰整音釋謂怒也漢書

類矣索隱曰謂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挑侯

免相服虔曰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

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

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菽反又當聯反張晏曰沾沾

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

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

人為諸郎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蚡益貴幸為大中

大夫蚡辯有口學解書應劭曰黃帝使北甲所

魏其武安侯傳



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子血康曰孔王太后賢之  
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除廣曰即蚡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  
蚡實家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景後三年即景後二年  
武初嗣位之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  
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  
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  
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大尉大尉丞相

爭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承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以  
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 索隱曰案推轂謂曰甲 王臧為郎中

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列侯就國除關 索隱曰謂除  
以禮為服制 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多不 以興太平  
舉適諸賣 索隱曰音直草反 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

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賢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

魏其武安侯傳

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索隱曰欲竇太后  
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以柏至侯許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  
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 索隱曰按謂什諸

者猶言仕 武安者貌侵 索隱曰侵音復短小也又 生貴  
其素心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龍其說疎也按  
長年蚡以肺病為相非藉折即 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曰多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索隱曰  
曰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肺之大會手太陰  
之動脈也呂覽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臟之主通

陰陽故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者十二經  
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者十二經  
死生頗異王云肺病脈心也案說曰蚡為相若 非痛折

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肅甚也欲令士折節  
以為節微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魏其武安侯傳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  
 乃退嘗召客飲生其兄蓋侯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大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凡故私撓武安由  
 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  
 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土也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  
 右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  
 不故魏其曰默然不得志而獨厚過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嘗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大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旅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張晏曰有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一人及從數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族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魏其武安侯傳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刺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乃  
 固止之吳已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中諸公莫  
 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交助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  
 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  
 平夫醉搏甫索隱曰博音甫實太官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之徙為燕相故歲坐法去官家石長安灌夫為人剛

首肯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鄉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云二人相倚擊如合繩共相依也批音步益反批音  
姓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涓謂人生平慕嬰

魏其武安侯傳



夫後見其失職而頓弛慢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也  
世嘗知相對地絕而恨苦之也待罪案漢書本傳相  
音昔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引重張晏曰相倚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葬功之  
不辭同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俟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且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  
廣言宜往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  
不以服為解功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守鄂徐廣曰一依儒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曰索隱  
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云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  
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  
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

魏其武安傳

兩人有怨乃漫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  
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示田亦怒曰魏其子  
嘗殺人盼活之必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  
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  
其民苦之請祭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  
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  
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紛娶燕王劉有大后  
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  
夫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  
幸以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坐  
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避席耳餘坐膝席蘇  
曰席而膝半在席上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痛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索  
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索隱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方  
臨汝侯灌嬰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是後封也臨汝侯方  
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  
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也○索隱曰女兒謂云  
囁耳語兒女也漢書傳父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也  
囁耳語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魏其武安傳



官程不識為西宮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般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今人言為除地也。索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也何知程  
 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  
 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  
 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  
 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  
 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  
 請莫能解如淳曰為資出資使人為夫言武安更皆為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言武安陰事魏其銑身為救  
 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  
 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  
 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竊  
 出上書立召人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  
 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廷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  
 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  
 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  
 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紛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紛紛愛慢慢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魏其侯傳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脹而心謔不仰視天  
 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辟倪兩宮間  
 徐黃曰碎音芳細反倪音簡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  
 之期。索隱曰碎音係反倪音五係反碎音曰碎倪亦視  
 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  
 變謂天子崩因變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  
 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  
 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  
 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  
 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類  
 刑凌轢宗室侵犯骨肉因此所謂技大於本脛大於股不  
 折必披索隱曰葉包置披音反彼反丞相言亦是唯明  
 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  
 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下張晏曰悅頭於中  
 加着轅局張晏曰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吾并斬若屬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身索隱曰案晉  
 藉也索隱曰謂帝不知奸惡按今俗云人不辦事焉云机机  
 言徒有人耳不知奸惡按今俗云人不辦事焉云机机  
 人以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為壽有可信者乎

魏其侯傳



索隱曰素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皇帝從舅姑太后同母弟故廷辭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即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

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充老翁

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實嬰也索隱曰素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

既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今人

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灌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

為欺謾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

水刑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

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

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

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

曰大行也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

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魏其

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王亦非

魏其武安侯傳

史記 卷一〇七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

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嬰有

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患病索隱曰痲音肥又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

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

著日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論棄市渭城正義曰

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月十二月明矣漢以十月為

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為

二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

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

今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書

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

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思殺之則

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

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

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元光三年而九

年大目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

正安在然蚡薨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

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雅云今蔽

前謂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

曰襜褕尺占反褕音踰謂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

非正朝衣若婦人服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廣

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

魏其

史記 卷一〇七

二七九



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甚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大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穎川之閭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

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後徙雒陽正義曰今城嘗受韓子雜家

說於騶田生所雜家說於騶田生之所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

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

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毋弟

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

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

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而泣曰何梁主為人子之孝

義曰如淳云景帝母也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

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案佳音刃亞反誘也區

索隱曰漢書侘音火亞反侘音孟反馬

韓長孺傳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主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主  
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  
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柔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索隱曰  
蒙縣名○索隱曰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  
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云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索隱曰案謂不足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  
得齊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  
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  
此語見調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妻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高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制然而高帝曰提  
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然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  
帝葬魯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  
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  
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犯上禁統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三自改而大王終  
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  
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  
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  
為大司農闕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  
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  
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  
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  
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斗里而戰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原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縞薄縞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馮門馬邑豪彘翁壹張晏曰豪也帥也。索隱曰馮也。漢書云馮一。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彘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爲然許彘翁壹彘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馮門口索隱曰在馮門口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即曰驍騎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象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遷曰車古大行王恢爲將也將軍正義曰李奇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巨橫云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曰輜重也所載衣

服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殺不敵裨取辱耳徐廣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且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嗜於

輜重



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靈遂臧固邳他  
 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邳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靈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  
 亦舉名士也言至於他處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  
 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  
 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其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徐廣曰元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  
 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  
 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  
 漁陽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辟匈奴虜略千餘  
 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  
 東屯右北平正義曰遼州遼陽縣東南七十  
 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  
 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  
 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  
 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  
 益東徙也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

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靈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靈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靈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靈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首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索隱曰案小類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

殺百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

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利徙為上

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邪音龍索

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度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云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

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

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

數十縱縱馳射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

音石還

謂博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

雕者度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各子可以其毛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

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

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

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

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

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

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

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又出擊胡而廣

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部有部曲



有軍候就善水草也合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不擊

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無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

斗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鈴以銅作之

斗無緣受一斗故云斗鈴即鈴也埋蒼云無溫器有柄

斗似鈹無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

斗合施惟帳故捕莫府古字通用遂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斗索隱曰案許慎准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吏當廣所失云多為

廣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類

陰侯孫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

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上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蘇林曰於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

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捷臂如漢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

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闕狹以飲如淳曰射戰求疏密

兵乏絕之趣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兵數因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或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徐廣曰  
 日黃間機張善弩之名綱案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  
 之孟康曰大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章昭  
 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  
 暮更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  
 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  
 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  
 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願云率

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在法令故云中率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其遠然  
 為人在下中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其遠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  
 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  
 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  
 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胡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  
 吾詎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  
 將軍大山擊匈奴廣數曰請行天子以為老非許良久  
 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  
 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東道  
 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地行張晏曰以水草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  
 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死單于大將軍青  
 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奇為不偶也索隱曰

李將軍傳

李將軍傳



茶服度云作事不偶也數字小母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  
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  
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  
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弗能得  
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  
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  
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  
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五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塵  
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  
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  
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  
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

李將軍傳

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  
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  
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倫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蔡  
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  
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  
畝又盜取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  
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  
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願云乃擊  
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  
高故云上 至其泉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  
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徐廣曰元 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  
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  
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  
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居延張掖正  
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  
文以為流沙甘州在西北三千四百六十餘里地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以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  
至天山索隱曰素音灼云在西域蒲類又西河舊  
傳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

李將軍傳



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  
 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  
 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母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  
 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兵矢既盡士死  
 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  
 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絕道陵食之而救兵不  
 到慮急擊招降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  
 子自是之後李氏多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

取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階李將軍慘慘如鄙人索隱曰按

漢書作恂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世以華實感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索隱述贊曰

後贊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獲壽

大軍而從

李將軍傳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良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以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雍音亦然若言馬漢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榮夷括地譜云夏

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桀粥妻桀之衆

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

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無粥改曰匈奴晉灼

云堯時曰董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曰匈奴唐

奴董粥其則各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獫狁是一也

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山戎北戎無然三名也括地志云

北戎無然子國獫狁董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

極隨畜牧而轉移其寄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寄畜則橐

駝索隱曰橐駝曰橐駝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

馬包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

馬包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

馬包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橐駝音託

從母城郭常勸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地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

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

音鳥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

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刀鋌韋昭曰鋌形以牙鐵柄音時年反。刺。音利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各不諱而無姓字也。索隱曰擊字音六

丁帝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台稷之曾

紀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世孫亶父云走歧下而豳人悉

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其後百有餘歲周西

伯昌伐吠夷氏索隱曰吠夷氏春秋以為大戎按吠音

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生井明井明生白生白生犬

大有二號是為大戎說文云赤狄李犬種字從犬又山

賈逵曰大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

營雒邑復居于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昔灼

胡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海上以時入貢命曰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約云懿王

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

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

在鄆州南陽縣北三十申侯怒而與大戎共攻殺周幽

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遂取唐正義曰括

音鳥遂取唐正義曰括







其國餘類保鳥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程戎程朝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  
昭云山名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音拘章  
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音拘章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  
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昭王母也而殺義渠戎王於甘  
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  
長垣若類毀焉公案巨嶺東自代並音傍白陰山索隱  
西元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下至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朔州北塞外突厥界  
高關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  
峻上俗名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  
質於胡胡其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  
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其國餘類保鳥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程戎程朝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  
昭云山名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音拘章  
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音拘章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  
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昭王母也而殺義渠戎王於甘  
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  
長垣若類毀焉公案巨嶺東自代並音傍白陰山索隱  
西元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下至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朔州北塞外突厥界  
高關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  
峻上俗名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  
質於胡胡其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  
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曼音莫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  
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  
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  
曼音莫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  
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方田官  
延表萬餘里東大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方田官  
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也○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  
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五原郡銀州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  
今屬勝州銀州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高奴殖穀  
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音支括地志云  
匈奴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  
稱之曰探然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爲探然謂子爲孫  
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  
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  
曼音莫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

右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

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絲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

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知紅

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

此請僕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

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

索隱曰應劭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也而冒頓

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

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

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為單于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是時

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

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

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

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

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醜脫韋昭曰界上北

服處云依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醜脫土穴也又云

吳地名故下云生得醜脫王醜音一俟反醜音同活反

賅之室為醜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

界醜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此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謂羣臣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

下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

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

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徐廣曰在上郡。正義

百泉縣西七十里禹安定郡舊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

匈奴傳



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

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呼衍氏...

且渠之屬... 歲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 登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蹄林...



國在匈奴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

駢下絕也說文云駢而顛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借白爾雅云黑馬而白也。云驪黑色。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稀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按代鴈門雲中郡

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關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

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也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高奴城在郡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欺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一第 2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版 頁內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

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也。烏孫呼

揭其例。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孫瓜州。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之

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後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漢書

雲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二匹騎馬二匹駕二

四正義曰願師古云駕可馬駕車也。願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日

詔吏民遠舍使者至郎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

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郎中係雲漢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後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雖

匈奴傳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給綺

衣繡給長徐廣曰一本無給字。索隱曰案小類云

以賜胃頰字林云給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

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給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係

隱曰案漢書作比。比音鼻小顏云解髮之飾也。索

金為之。黃雅云比。比音鼻小顏云解髮之飾也。索

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黃金胥純一徐

日或作胥聲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汴犀毗此作

胥者胥聲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早郭落帶瑞獸名也

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

北延焉云胡華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

師並相近而論各異耳。班固與繡十四匹錦三十匹亦師

寶德賤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正義曰綠繒各四十四。索隱曰案說文使中大夫意謂

音師。綠繒各四十四。云繒厚繒也。

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冒頰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

弟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

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即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

使之說曰必我行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

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其得漢繒絮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漢乳汁也音都秦云漢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謀其人衆畜物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心成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成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戰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音窟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極生也音盡極其力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謂利口也佔昌冠固何當言雖冠何當所益也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冠何當所益也不足實也小須去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且何所當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采繅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音若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音而九反日之發單于候利害與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五印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使音里案彭陽在魏州彭陽縣東二十里使音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回中在武都道中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驛驛也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即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長安在秦



竊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故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依且渠匈奴官號難難為此官也且音于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兵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徐廣曰關音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救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腫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與安也三蒼若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無得更以言詞許於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祭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



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一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尉見寇孫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二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裝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黃廣後得士歸漢囚教廣教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

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之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北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道胡。索隱曰辟音入匈奴界者造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維音持利反斜音十。嗟反斜音。攻破軍臣單于于太子於單索隱曰胡人語近得其矣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

匈奴傳



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祭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蘭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二千餘騎徐廣曰合右將軍建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正義曰徵音古查反徵要也謂更其被極而取之

無近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剛事云匈奴使焉支山使焉支山乃我神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愁若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餘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與本在雲陽甘泉山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與本在雲陽甘泉山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奴過居延索隱曰居延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且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禪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二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漢使驃



騎將軍往迎之渾耶不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傳云在長安以九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糧衣糧私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圍西走北道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傳曰信前降匈奴告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遁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三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漢書匈奴傳正義曰後漢書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存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在朔方。正義曰後漢書張掖令居照壁。今甘肅小縣。匈奴徙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徙以幕南為界今匈奴徙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索隱曰云漢謂死者為物故也。正義曰言無復所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邊臣之丞相長史任啟

曰匈奴新被困且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啟於單于單于聞啟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正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驃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水隱曰目費云千里亦不見匈奴一

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

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多

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

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三為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黑黥

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鮮正義曰即女以為郡正義曰即女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以葭絕

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

大夏而擊大夏而臣正義曰漢書西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

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

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

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

無幾矣正義曰漢書西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

偏先以為欲說折其辭漢書西域其少年以為欲割

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

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而得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

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

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

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徐廣曰浞野路充國留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徐廣曰烏

立為單于年少號為烏維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



後單于益西北方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東勝州經秦長城太羨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祭受降城其冬匈奴太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聞之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祭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跡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响犁湖為單于又音呼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里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領統云至盧昫音衙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得縣北出石門即得先城河又西北得支乾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張曼云盧匈奴地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澤在居延縣北五百三十里有漢廷尉郭強也長名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傷郭強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徙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誅大宛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班固曰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倍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得胡首廣利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疆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卓涂音以匈奴反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入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一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糾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天漢四年事以備匈奴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

匈奴傳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功班固曰御音語其有說捕大醫今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殺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曼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列匈奴諸先生所錄班固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為其切當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世之文而用發忘諱之辭也索隱曰案周若無世諱其世故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微音工亮反言求一時權龍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劉伯莊音叶徐音微也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言其直微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言其直微

索隱述贊曰

檢抗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商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頰冒	尤聚控弦
雖空帶藏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李河

侯之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妻衛媼通

家媼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僅衛媼通

案既云家僅媼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

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媼媼通則少亦稱媼

也而小願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妻衛媼

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

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

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故冒姓為

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

曰步一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

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

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不以為兄弟數音去聲青

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有一

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言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毋答罵即足矣安得封平青壯為侯家

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子得入宮幸上皇后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

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文顯云陳皇后武帝姑也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妬之乃使八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章上林中名犬長八至執囚青欲殺之其交驍即公

孫教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徐廣曰篡猶上聞乃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賞賜數日間累千

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

上召貴掌公孫教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

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

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教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

得得脫歸皆得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

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

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

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

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有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

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貢故城是青校尉張次公有

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

青校尉張次公有

青校尉張次公有

青校尉張次公有

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岸頭也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誑變美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曼曰從蠻夷借兵抄掠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轡資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各或上郡之北有諸大山諸水出焉東絕梓領梁北河也絕梓領梁北河日絕渡也為北河作榆谿也討蒲泥破符離日括志云梁北河在禹州界也

隋書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裨然音類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號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願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繒保中正義曰繒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小兒被也夫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顯秘監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教德護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塞渾徐廣曰案渾在朔方音吏○索隱曰渾音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博音

隋書



類同今史記漢書本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  
多依傳傳捕轉也  
 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節侯  
徐廣曰節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勝輕車  
名或作奢字林云大下卯与充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  
 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為隨成侯以千二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且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二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大獎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為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日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  
 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刑張晏曰正軍  
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備生。索  
封博有周霸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故知備生也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博青傳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謂廷當斬將以  
 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  
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  
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在臨淄則曰臨淄  
 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年十八幸為天子  
 時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  
謂服受音飄姚大類蔡邕說漢紀作票姚與輕勇  
剽疾之貌也票音類姚反剽音弋召反  
 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  
其所料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  
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  
 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  
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  
季父名小類云比類也案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  
 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  
 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

博青傳







驃騎將軍捕呼于屠墨

捕虜于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

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騎侯教坐行自不與驃騎

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

行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選留由驃騎日以親

其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

二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上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王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

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索隱曰案謂其衆渡河

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

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涿陰侯索隱曰涿音他合反案

封其裨王呼毒屯文輒曰胡王名為下摩侯案為煇渠侯

封其裨王呼毒屯文輒曰胡王名為下摩侯案為煇渠侯

封其裨王呼毒屯文輒曰胡王名為下摩侯案為煇渠侯

封其裨王呼毒屯文輒曰胡王名為下摩侯案為煇渠侯

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無此年以輝渠封漢明至

年又封輝渠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案輝渠為河綦侯

一作鳥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銅離也

同此文云銅離漢書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殺眾萌

咸相特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撓驪

日撓音與譙反索隱曰說文獲首虜八十餘級降異

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集服仍

與之勞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庶

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滅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上郡朔方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將來之民徙

而屬於漢故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十餘

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

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

能至故輕易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

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

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為驃騎馬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一作廣曰  
 山從驃騎將軍果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主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韻音步補又漢書專  
 作劇並音專小韻音之亮反音九言反 以千三百  
 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聚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  
 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  
 曰散平校尉自為爵大庶長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  
 滿其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  
 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  
 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大尉  
 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 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女不肯  
 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貴重  
 不泄其行 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天子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

衛青驃騎傳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索隱曰穿地為  
 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踐踏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  
 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晉云燕毛可蹋以毛  
 為戲故云鞠戲音巨六反。正義曰按漢書有域  
 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  
 材力也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二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  
 甲也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  
 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  
 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  
 有豎石前有石馬 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侯景林曰

五相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關士  
 曰相。索隱曰案景相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關  
 廣地之功效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也 子嬗代  
 侯索隱曰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  
 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  
 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壽卒徐廣曰元謚為烈  
 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  
 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

衛青



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曹尚故稱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索隱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

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橫韓說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

公孫賀賀義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其先胡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

種賀父渾邪涼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

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節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二千餘里無功後

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

州弘化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王余吉○索隱曰余音餘又音云士卒多下

更當斬詐死三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死事為巫蠱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之姐雲中人○正義曰今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督將軍後一歲復為疆督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公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南青傳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云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辛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敖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

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被羽人也索隱曰孫名在焉胡音

官縣下漢後魏縣也武帝立二十一歲以主爵為右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去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

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攝盡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侍止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

州之西河也謂涼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

將軍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侍止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

州之西河也謂涼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

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以右北平

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寄

都尉屯居延寄

將軍趙破奴正義曰漢書云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空匈奴水無功後二歲

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

年為浞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後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三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校屬為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諡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自若入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與音預驃騎亦

意其為將如此

君子豹變 貴幾何常 青本叔康

忽撤戎行 妙配皇極 身尚平陽

再結野變方 與孔發草 栗姚餘踵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

按菑川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菑置菑

菑地志云故菑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

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尚刺屬兗州

及大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辜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律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

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

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化弘廼病免歸元光五

年弘自菑川國復入國人口

百餘人弘身不第

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

弘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

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侈弘為布被食不重肉

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去

吏事而文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緣以為二歲中徐黃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

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天子嘗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  
 以弘為御史大夫通西有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二郡弘以諫為名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  
 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取弘曰以弘之才非不忠也一也以為不可不取  
 上耳。正義 願罷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  
 不取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有

日更奏多上乃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  
 多然為布被此詔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  
 於君相公以霸亦上僭於君屢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  
 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此音鼻比者近  
 也小顏音比方之比  
 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  
 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  
 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

公孫弘傳

平津卿也。索隱曰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  
 弘本無與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  
 津侯丞相也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  
 內深意多有忌害  
 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王仁偃徙  
 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  
 言不兼味也脫粟纒脫  
 穀而已言不精粳也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  
 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子宰相奉職不稱恐錫病死無以寒責索隱曰案人臣  
 臣至若一朝 乃上言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子三思子今見禮中肅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  
 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  
 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  
 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  
 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  
 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驚之於無  
 一作養也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  
 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  
 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公孫弘傳



子報曰古者賞有功，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右亦上也。言未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若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惟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惟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也。禮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曰疾止復初也。

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日，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索弘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丞相，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黃書云：坐不道，年十餘歲，坐法失侯。

後為中書侯

優者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其困孝武元光元年，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以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公孫弘傳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志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誅灼曰：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無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亦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有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秦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

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秦非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蚩芻輓粟，文穎曰：轉芻也。起於東睡，除廣曰：睡在東來音，睡○索隱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衣，惟慕百姓，糜散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秦非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蚩芻輓粟，文穎曰：轉芻也。起於東睡，除廣曰：睡在東來音，睡○索隱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衣，惟慕百姓，糜散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散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世世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虜

夏殷周固非程督禽獸畜之不為為人亦不也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不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張晏曰與外若章非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分存亡在所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音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公孫弘傳

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及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齊楚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去而小俗之

民衆故考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且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愁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公孫弘傳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  
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困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悵之私排優侏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夫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寶揚名厲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入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上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年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二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由常集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各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冑生蟻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為鐘虡索隱曰與音巨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

公孫弘

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  
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信者退法嚴政峻諛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  
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蜚勃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官也  
反屠睢人姓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索隱曰祿名  
也監祿運糧深入越越人道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  
禍北構南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退行

一餘年一勇被甲丁女轉輸不聊生百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  
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陳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儂舉  
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  
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索隱曰壤進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即降其  
略濊州如溘曰東夷也。索隱曰濊音白比反又或建  
過反濊州地名即古濊州也首紆發反建

公孫弘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議者美龍音煩燔燒也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亦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

大成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入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史記相承關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令諸侯五分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也弟不收養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日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塗不跌故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係暴暴者言已因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交食貧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

公孫弘

公孫弘傳



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  
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言主  
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交孔車徐廣曰孔車交人也師有交際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  
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大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元  
元帝詔後人為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蓋聞治國之  
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禮與善也寧儉者管仲相齊相瀾諸侯有九合  
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恭侈擬於君故

公孫弘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  
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  
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  
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  
義較然著明音簡也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  
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  
從制沒贅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

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恭而  
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  
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  
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廖視事  
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  
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  
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  
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公孫弘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索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遠迹羊豕之間。索隱曰索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府庫充實而四夷未實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索謂枚乘也洪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者故札有蒲壁蓋或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等安在何相見。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登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典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參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公孫弘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素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亦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郡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

首徒河反又十三州正義曰大郡曰守小郡曰姓趙氏秦

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楊

越正義曰夏禹九州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

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二十二年略陸梁地以

徙民索隱曰蒲與越雜處十二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

天下八歲乃平越地索隱曰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地理志

至二世元六年耳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

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

泉地而山出即於此索隱曰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

索隱曰

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

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

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以吾欲與兵絕新道

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

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南海尉事索隱曰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廣

日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索南康記云南野大史

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

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

嶺當是陽山關氏列本桂陽作淫音年結反漢書

水經云含雁縣南有雁浦與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

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高帝已定天下為

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母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

境高后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

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備絕器物此必長沙王

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

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竄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竄姓

音林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顏師古曰歲餘

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

駱後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朔水上下人食其田名

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侯後南越王尉

佗交趾九真二郡即東西南餘里廼乘黃屋左

義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定

南越尉佗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

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也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休幸昭曰誘休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邱云藏其璽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魏氏女子與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魏音紀魏反魏姓出及兵位上書請立魏氏女為后與為嗣漢數使使有以諭慰嬰齊嬰齊擅殺上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

內諸侯索隱曰病豕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正太子與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辭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南越尉陀

南越尉陀







等反自立晏如今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水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往討之元鼎五年

千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

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

人船又有蛟龍之言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

謂之戈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離水在零陵通廣信正

水東至廣信入鬱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州下梓柯江正義曰

徵外東通四會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

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二

禺縣北二十里昔嘉拒漢積石於江各曰石門又俗

云石門水名貪泉之則令人亦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

水飲乃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伏波將軍將罪人首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樓使

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

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

而南越尉陀

猶連及逮至也漢書韋曰為連旦謂守也。索隱曰

鄰氏云韋一作此比音必至反然韋即此義不煩更釋

又解韋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呂嘉建德已

亦作連明連音推遲待也亦韋之義也

夜與其屬數百人云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

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都稽

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表越郎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立至及越揭陽令定

日揭音其逆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

祭劉氏音求列反定者今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陽

又別自定羣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

諭駭駭焉漢索隱曰案漢書駭駭皆得徐廣曰侯漢書云

閩漢兵至降封為揭陽令為安道漢書揭陽郡

原侯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

南陽勝音遠漢書音義曰桂林郡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皆耳漢書音義曰

廣皆據漢書為說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聖為將梁侯自尉陀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陀之王本由任賢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雖溼疫佗得以益驕駭駭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急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南越尉陀

南越尉陀



索隱本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

氏徐廣曰騶一作駟。索隱曰徐廣說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泉州建安也。正義曰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鄒陽今吳芮所謂鄒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

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公孝惠三年舉高帝時城功曰閩君搖功

多其民便...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東嘉記水出海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

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非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非能救德非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非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  
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論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眾餘善乃與相

宗族謀曰王以漚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  
漢兵發疆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  
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  
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殺王音慈縱撞也使使奉其頭  
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  
徐廣曰漢書作運殺義當取殺除或言殺音于粉反  
此楚人聲重耳陰殺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宜禁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  
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  
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  
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繇自

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  
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  
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  
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  
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  
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豫章  
縣東北百二十里。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  
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

發兵距漢道驍將卑鴟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  
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入十里  
有武昌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昌梅嶺殺漢二校尉是  
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二校尉是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徐廣曰成山州侯將屯弗敢擊  
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重自立詐其民為  
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  
義口句章故城在越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郭白沙索隱曰案州有若郭山名今臨。正義曰  
山蓋從如此耶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白沙東故閩州

東越傳

東越傳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獲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古名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

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徐廣曰亦與其率從孫

王吾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僅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

海將軍故封縣王吾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萬戶封

建成侯教為闕侯臣京召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

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皆侯封橫海校尉

福為繚婁侯漢音音義曰音遠縹。索隱曰縹婁福者

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

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

曰東越狹多阻闔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

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捕伯然餘善王逆威

國遷衆其先苗句繇王吾股等猶尚封為萬戶封由此

東越傳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駘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正義曰在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

蜀正義曰在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

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縣出與國也

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什數印都最大此皆雕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名爲焉昆明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徒徠都最大

以什數毋駝最大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毋駝以東北君長

大龍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

西南夷傳

山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蹻正義曰其略反郎州將兵徂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蹻至滇池地方二百里

滇池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

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頌

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

滇故微巴蜀民或竊山商賈取其符焉

州北臨大

恢因兵威使番陽令

蒙蜀枸醬

人以爲珍味

似薑不酢劉說非也

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

至且蘭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

名爲牂牁廣數里于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西南夷傳



賈人曰獨蜀出拘獲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室  
左蠶地東西萬餘里召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  
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  
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討也誠以漢之疆  
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  
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糧從巴蜀  
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為置吏  
使其子為令夜郎勞心邑皆會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

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  
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索隱曰犍道云牂牁船後以  
又有牂水東至南海四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  
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通西南  
夷道成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  
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  
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  
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

西南夷傳

置郵 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杖韋昭曰邛竹屬蜀犍為使問所從來曰從東  
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詳屬  
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指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  
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為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中國患絕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  
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問出西夷西  
捕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乃留為求道西  
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

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  
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第一州王不知漢廣大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  
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  
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乃與其眾反殺使  
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  
索隱曰頭蘭常雋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  
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  
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

西南夷傳



































才命國也... 西至沫若水... 南至特河為微... 道...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 唯大臣亦以為然... 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 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其... 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德茂存乎六世... 威武紛紜... 恩... 滅... 攘... 斯... 將... 焉... 因... 蓋... 聞... 天子... 之... 於... 夷... 狄... 也... 其... 義... 羈... 縻... 廢... 絕... 而已...

之隆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卒勞倦萬民不瞻... 今又接以西夷百... 姓力屈恐不能卒... 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且天... 印... 祿... 西... 棘... 之... 與... 中... 國... 並... 也... 歷... 年... 茲... 多... 不... 可... 記... 已... 仁... 者... 不... 以... 德... 來... 疆... 者... 不... 以... 力... 并... 意... 者... 其... 殆... 不... 可... 乎... 今... 割... 齊... 民... 以... 附... 夷... 狄... 弊... 所... 恃... 以... 事... 無... 用... 鄙... 人... 固... 陋... 不... 識... 所... 謂... 使... 者... 曰... 烏... 謂... 此... 邪... 必... 若... 所... 云... 則... 是... 蜀... 不... 變... 服... 而... 巴... 不... 化... 俗... 也... 余... 尚... 惡... 聞... 若... 說... 也... 包... 德... 音... 一... 故... 反... 又... 音... 烏... 鳥... 者... 安... 也... 然... 斯... 事... 體... 大... 固... 非... 觀... 者... 之... 所... 觀... 也... 余... 之... 行... 急... 其... 詳... 不... 可... 得... 聞... 已... 請... 為... 大... 天... 阻... 陳... 其... 略... 蓋... 世... 必... 有... 非... 常... 之... 人... 然... 後... 有... 非... 常... 之... 事... 有... 非... 常... 之... 事... 然... 後... 有... 非... 常... 之... 功... 非... 常... 者... 固... 常... 之... 所... 異... 也... 人... 見... 之... 以... 為... 異... 也... 故... 曰... 非... 常... 之... 原... 黎... 民... 懼... 焉... 事... 其... 今... 誰... 知... 來... 人... 懼... 也... 及... 臻... 厥... 成... 天... 下... 晏... 也... 昔... 者... 鴻... 水... 浮... 出... 泥... 監... 衍... 溢... 民... 人... 登... 陸... 後... 徙... 隨... 隘... 而... 不... 變... 夏... 氏... 咸... 之... 乃... 唾... 鴻... 水... 丈... 江... 疏... 河... 濶... 沈... 澹... 蓄... 東... 歸... 之... 於... 海... 而... 天... 下... 永...

司馬相如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 勞躬無暇膚不生毛... 顯乎無窮聲... 崇論閎議... 天賦地... 云乎普天之下... 合之內八方之外... 於澤者賢君耻之... 而夷狄殊俗之國... 流風猶微內之則... 君臣易位尊卑失... 蓋聞中國有至仁...

舉... 勁... 受... 原... 提... 尊... 樂... 增... 司...

司馬相如























自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從衡山王丑齊北所以及及是遠  
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在  
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一以行陰德  
附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  
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王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幣物陰結賓客○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先將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室今彗星長竟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兵器械  
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  
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

淮南王安愛陵常多子金錢為中調長安○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朝淮南王王后茶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  
脩成君女為妃○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問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茶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問郎中雷被巧  
乃召與被一而雷被誤中太子○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太子怒被怒此時有欲從軍者請京師被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其事廷尉河南河內治逮淮南太  
子王王計欲無遺太子遂殺太子及計猶餘十餘日未定會有

即評太子○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太子逮不遣○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評驗王  
色和評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所與相擊匈奴者皆被等廢格明詔常  
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  
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救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  
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信曰吾行仁義見削其地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使道從長安來為妾妖  
言○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治有男王怒以為妾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謀其先太子王后  
左吳等案與他圖○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軍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而王  
幹讓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  
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王乎王坐東宮  
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恢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是藥鹿游姑蘇之  
臺也今日亦見宮中生荆棘露索衣也王怒殺伍被父母囚之三  
月復召曰將軍許身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盡忠臣聞者聽  
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尚舉萬全昔文王一怒而功顯于  
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勸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  
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壽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

淮南王安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棄禮義高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常是  
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道蒙恬祭長  
城東西數千里秦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疆戶千里流  
血頃敵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玉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  
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言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吼即從  
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  
是臣再拜問曰臣何資以獻海神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  
曰振子童男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  
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  
以為士卒之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互解欲為

淮南王安

王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  
矣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慕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  
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  
不揚涕滿匡而橫涕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景長王弗愛  
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如母也不害有子建持高有  
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如母也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  
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  
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擊而榜宮建建具知太子  
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莊名以元朔六年  
上書於天子曰壽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公淮南  
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茶荼太子漂常疾害建建久不害  
無罪擅數捕擊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  
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通謀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解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忠  
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  
公何以言天下治也伍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如網未  
有所缺也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焉越賓  
服羌蠻入獻東夷入降廣長榆如海日廣謂大之也長榆開胡  
方匈奴折翅傷翼矣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  
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  
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伍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  
奴還出被曰大將軍過士大夫之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  
騎上下山若雲奔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及謂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政常為士卒先  
休舍穿井未通漢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  
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各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是

淮南王安



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願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  
 吳與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當其也卓軍事不當言  
 丹徒頭足與處子孫無遺類音報失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  
 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言  
 漢將一日過成泉者四十餘人如淳曰漢將不塞成泉今  
 我公樓緩漢書直云緩無後似八姓昭曰非南日名先要  
 成泉之口周被下穎川兵基環轅伊關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  
 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  
 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泉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和山東  
 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土曰左  
 長趙取朱驕如昔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  
 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目前擊詔獄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西至於咸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而勝立者可得十  
 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無謂之謂音五  
 又音報失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素爲道殘  
 賊天下興方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民父不  
 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音味和又音引領而  
 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公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  
 而大將軍持能不特章耶揚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  
 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也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漸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  
 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其郡國豪傑任  
 俠及有耐罪以上蘇劭曰此罪不至於死其罪故曰耐古子  
 殺也蘇劭曰此罪不至於死其罪故曰耐古子放令

淮南王安

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以其家爲朝方之郡益發甲卒急生  
 軍軍中二千石都官之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得罪而西蘇劭曰此罪不至於死其罪故曰耐古子欲如伍被計使人爲  
 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伍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音書音義持羽徽從  
 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音路爲求  
 監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卿音何

被曰南越衡山以擊廬江有壽陽之船守下雒之城音何  
 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動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得  
 延城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囚廷淮南中尉連捕太子至  
 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  
 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像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擊矣無  
 也音書音義伍被自請更因告與淮  
 南王謀反及殺太子知此史因捕太子王后聞王宮盡捕王所  
 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廷引與

淮南王安















堅拒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資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則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則而視之黯  
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  
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言青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若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焉青帶約束紛更  
之為公黯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常在小苛  
黯抗厲守高不能屈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  
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故  
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而黯常與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問王  
以幸音與列而黯常與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問王

取容而刀筆吏專際文巧詐而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  
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弘  
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好為皇后然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  
下大將軍大將軍重蓋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  
相家反不重邪大將軍問愈貴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過黯過  
於平生往南王謀反惺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  
丞相弘如發家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  
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猶益貴與黯同位黯  
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引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  
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編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  
陛下用群臣好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  
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攻軍邪王卒來降

漢發車二萬乘將官無錢徵民費馬以資軍民或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欲以將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澤邪至費人與市者坐當  
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開見高門中相黃門曰天匈奴攻當  
路塞絕和親中國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  
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婢奴以賜從軍死者家所國獲  
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澤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警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  
中物而文吏編以為關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復言  
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華而傷其枝者也臣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及黯之言今又復言矣  
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命更王

錢餘萬曰元前長多盜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  
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  
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黯曰臣聞今日  
詔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臣而治之黯既解行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  
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  
言之公與之俱受其侈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無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在  
陽律直二千石奉月二千石秩萬二千石秩七千石秩萬二千石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便至諸侯相黯始知子



司馬安亦少與賈為太子洗馬安文深而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良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曰

皆嚴憚及黜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曰當時父嘗為伯籍將籍死已

而為漢高祖令諸故項籍位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

為大夫而遂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元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謂長如四而道四道也謂其家也

不徇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

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

守江都相至九卿為方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賊秩為詹事遷

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員主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親

不遇算器食謂以言先無也漢書作日算每朝候上之

間說未嘗不言人下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承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言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使視決

自請治行五日莊曰行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

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

郡卒後家無餘財莊兄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吸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曰鄭音主怒名翟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

門及廢門不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罵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見吸鄭亦去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積薪

數仞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憤辨

吸鄭列傳第六十

鄭當時

鄭當時

鄭當時

鄭當時

鄭當時







以文學禮義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  
以上吏百石通一級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及一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  
故補守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官如功公漢漢弟子  
二百人郡國文學秩百石此二備員請著功令作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或欲多文學之士矣

中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以魯子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中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以魯子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同師安中公與元子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令申公傳其太子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王命召之乃往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申公傳其太子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王命召之乃往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申公傳其太子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王命召之乃往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魯南宮魯人見高祖子魯南宮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日教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韓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韓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應天下之心而誅桀紂紂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虐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韓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為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黃生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後學者言受命  
受命放殺者賢太后好老子書召韓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韓固曰而韓固之書老子書召韓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韓固曰而韓固之書老子書召韓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後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老子書召韓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韓乃使固入園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

下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  
居頃之景帝以因為廉言拜為清河王太傅韓固曰京久之初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說儒多疾毀固曰固老賢師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解人公孫弘亦徵韓固曰京久之初  
固曰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  
本韓固也諸齊人以詩顯貴晉固之弟子也  
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晉固之弟子也  
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晉固之弟子也  
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晉固之弟子也



篇即以教千齊魯之問 有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 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和之 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既 以書以文學應郡舉誦博士受業受業  
 安國兒寬益益此 而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 謂兒寬家貧則  
 而養其師 師養其徒 及時時行 饋食以給衣食 行常帶經 止則  
 誦習之 以試第 次第 誦射 史是時張湯方鄉學 以為奏 謝 上以古  
 法議 決疑 大獄 而愛 幸寬 寬為人 溫良 有廉智 自持 而善 著書 事  
 奏 敏於 文口 不能 發明 也湯 以為 長者 教稱 譽之 及湯 為御史 大  
 夫 以兒 寬為 掾 薦之 天子 天子 見問 說之 張湯 死後 六年 兒寬 位  
 至 御史 大夫 徐 元 九年 而以 官卒 寬在 三公 位以 和良 冰 音  
 從容 得久 然無 有所 匡諫 於官 官屬 易之 不為 盡力 張生 亦為 極  
 士 而伏 生孫 以治 尚書 徵不 能明 也自此 之後 魯周 霸孔 安 歷 雖  
 陽 賈嘉 頗能 言尚 書事 孔氏 有古 文尚 書而 安國 以今 文 頌之 因  
 以 起其 家逸 書得 一 徐 蓋尚 書必 多於 是矣 索隱 曰 孔 氏 傳 尚 書

高堂生 最本 禮周 自孔子 時而其 經不 具及至 秦焚 書書 散亡 益  
 多於 今獨 有七 禮高 生能 言之 而魯 徐生 善為 容 索隱 曰 魯 徐 生 傳 尚 書  
 孝文帝 時徐 生以 容為 禮官 大夫 徐生 至孫 徐延 徐義 義其 六  
 姿善 為容 不能 通禮 經延 頗能 未善 也義 以容 為漢 禮官 大夫 至  
 廣陵 內史 延及 徐氏 弟子 公戶 滿意 索隱 曰 公 戶 滿 意 傳 尚 書  
 桓生 單次 善平 禮次 名也 皆常 為漢 禮官 大夫 而瑕 丘 蕭 傳 尚 書  
 受易 孔子 公 索隱 曰 案 尚 書 傳 曰 孔子 卒 商 瞿 傳 易 六 世 至 齊  
 何字 子莊 索隱 曰 案 尚 書 傳 曰 孔子 卒 商 瞿 傳 易 六 世 至 齊  
 仲傳 蕭川 人 揚何 索隱 曰 案 尚 書 傳 曰 孔子 卒 商 瞿 傳 易 六 世 至 齊

至中大夫齊人即黑成 登城陽相廣川人孟似以易為大  
 則大夫魯人周朝君天 索隱曰 魯 朝 君 天 傳 尚 書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 揚何之家 索隱曰 揚 何 傳 尚 書  
 董仲舒廣川人 春秋 孝景 時為 博士 下帷 講誦 弟子 植 以  
 久次 相受 業或 莫能 其而 蓋三 年董 仲舒 不觀 於舍 國其 精  
 進退 容止 非禮 不行 亭士 皆師 尊之 今上 即位 為江 都相 索隱 曰  
 武帝 冠以 春秋 災異 之變 推陰 陽所以 銷行 故求 雨閉 諸陽 縱諸  
 陰其 止兩 反足 行之 一國 未嘗 不得 所欲 中廢 為中 大夫 居舍 著  
 災異 之記 是時 燒東 向廟 災主 父偃 疾之 取其 書奏 之天子 索隱 曰  
 元六年 索隱 曰 案 尚 書 傳 曰 孔子 卒 商 瞿 傳 易 六 世 至 齊  
 示其 書有 刺 議 董仲 舒弟子 昌步 舒 索隱 曰 昌 步 舒 傳 尚 書  
 為下 思於 具下 董仲 舒吏 當死 詔赦 之於是 董仲 舒竟 不敢 後言  
 災異 董仲 舒為 人廉 且是 時方 外攘 四夷 公孫 弘治 春秋 索隱 曰  
 仲舒 而弘 希世 用事 位至 公卿 至而 仲舒 以弘 為從 諛弘 疾之 乃言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限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 善待  
 之董仲舒恐久獲罪免居家至卒然不治業產以脩學 有書  
 事故 漢興 至五 世之 間雖 董仲 舒名 為明 於春秋 其傳 公羊 也  
 胡毋 生 字子 都齊 人也 孝景 時為 博士 以老 歸教 授齊 之言 春  
 者多 受胡 毋生 公孫 弘亦 頗受 焉  
 瑕丘 江生 為穀 梁春秋 自公 孫弘 得用 嘗集 其義 卒用 董仲 舒  
 仲舒 弟子 遂者 蘭陵 植大 廣川 殷忠 索隱 曰 殷 忠 傳 尚 書  
 大至 梁相 步舒 至長 大持 節使 決淮 南獄 於諸 侯置 專斷 不報 以  
 春秋 之義 正之 天子 皆以 為是 弟子 通者 至於 命大 夫為 功者  
 掌故 者以 百數 而仲 舒子 及孫 皆以 學至 大官  
 索隱 述贊 曰 氏 經 書 緒 亂 言 諸 六 學 始 自 炎 漢 著  
 官四方 扼腕 曲盡 善 書 禮 之 冠 傳 易 言 詩 雲 蒸 霧 散 興 化 文  
 理 鴻 猷 克 贊  
 儒林 列傳 第六十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若救火揚沸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伏乎言道德者滿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刻繫宗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亡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邱

都察院之屬

都者揚人也...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伏上前曰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竈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 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疑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 濟南閻氏...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為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 惡餘皆股栗... 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倍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郡禁吏不子魏其侯使人以問臨江王臨江王既為善謝上因... 自投簣夫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使道之官得以便其從... 事匈奴素聞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 為個人象都都... 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都... 寧成者... 吏必陵其長少為人上操下如東溼... 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楚善遇與結驩久之都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楚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都都其廉... 弗如然宗室豪傑皆入人憚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

之短抵罪玩錯是時九獄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復收於是解脫詠刻傳出... 仕不至二千石實不至千禹安可此人乎乃貴貨買田千餘頃... 千金為任使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 六年周陽由以宗家任為郎... 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昆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由法誅滅之所居... 郡必夷其家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為伎... 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言罪... 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寧郡  
 遂察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斬之縣三縣人  
 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殺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  
 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縱謂曰音義曰一捕鞠之也  
 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曰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治縱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人下是時  
 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  
 毛鷙為治必張刑網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  
 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幸道多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噉之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縱曰臣聞人言揚言不出揚言可方受之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縱以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武治以為廢格沮事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擢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使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即有礙因其事吏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  
 滿平野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以知  
 河內家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  
 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家猶郡中家猶捕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滅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滅家行不過二三

百得可事論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為  
 月郡中皆怪其奏以為為  
 來○索隱曰會合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  
 事矣其好殺伐行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治後放河內徒諸名禍猶史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為廷尉而君齊為中尉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稍遷至御史中丞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賈成遷為內都尉其於堂成上以為廉武使督盜賊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散君齊不強少文家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治以故事多廢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止後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陽人也以千夫為吏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為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有功封將梁族為首城所縛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廷督督不辭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家惡吏更惡吏更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受其書之器入不可出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  
 如如山那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力之指以煮大家  
 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其部  
 中中得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溫舒擊吏越遷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堂而未有人溫舒請衛尉治謂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徒為右內史治如其故茲亦不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曰宛軍發詔徵蒙  
吏以舒其更華成及人有變皆溫舒受其賂錢他故利事罪三  
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  
非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  
千金後數歲其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鄰家知家直未及  
亦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  
治大抵盡放溫舒而更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  
廷有股中人亦在徐自溫舒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  
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  
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囚鄉里者  
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與擊斬自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車  
諸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西川  
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曰沈命法也命其  
罪之重者沈命法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  
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益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文辭避法也  
咸宜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太僕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  
主八人假及治淮南及獄所以徵丈深派殺者其家稱為敢決疑數  
發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  
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守令丞不  
得擅無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方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若扶風坐怨成信

吏信二藏上林中宣使郡令移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  
宣下入詔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仕行人也索隱曰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牙舉為廷  
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索湯矣亡文選曰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違外竟內深次骨索隱曰  
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曰專以人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跡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索隱曰  
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生劾不服以答掠

定之於是聞有謀害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漢書曰十有  
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以不道索隱曰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殺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家兩子夾河為守  
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  
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其官家警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都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到都抗直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言否國  
家賴其便趙高時攝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  
多諛嚴官事遂以杜周為極矣索隱曰  
雖慘酷斯稱其治矣至若周守為當暴挫厲漢季貞禮



兩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滅一作成也謂推也以成也河

不稍廣安殺京 無忌馮劫周煨執以言苛比之水

索隱述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奸偽斯

賊慘酷若始乳獸揚威倉鷹側視舞文巧詭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

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

以其頭為飲器漢書匈奴傳云元帝

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匈奴音莫乃莫能使者騫以

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

其姓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匈奴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

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

匈奴中索隱曰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去數十日至大

宛大宛之西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



送我誠得幸 漢漢之賄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也謂大宛 為發導繹抵康謂發

日抵至也謂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正西一萬六

里其西也謂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正西一萬六

於焉水北為王庭漢書云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太子為王索隱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

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休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

在焉地肥饒少寇志安樂文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兵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

日小類以為要衣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

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割云不得其要

害然願其其意於 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

文字為疏者也 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

從京南東至華山 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京南東至華山 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面山東出金城 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

與漢南山屬焉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

方仗從大東箱從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

朝三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

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公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

故胡人善射第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

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

而傳聞其率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

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為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馬天下有馬

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下與交生駒汗血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因勝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瘦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

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焉 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寘

音寘三百里 索隱曰扞采國名也音汗孫寘皆田又

音寘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物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孫

與并采同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

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山為中國河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阾澤一名鹽澤一

名南門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 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何出兩

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出於崑崙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

山于寘國後分流城出合而東注阾澤已而復行積石

為中國河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阾澤一名鹽澤一

類海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

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龍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敵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輜糧不肯

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奴

奄蔡 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閩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高牧水草故時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曰漢書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

城郭宮殿與大秦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

出及奇瑋珠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

國播天下有三族中國為人在大宛西可二千里

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 正義曰初月氏居

數連稱今沙州祁連山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

里至所實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阿羅國西行三百六十

里至安息西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餘枝國臨焉水土著以銀 在大月氏西

為錢其王西王死無更錢效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天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焉水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行勞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

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首說云

之幕作人面形音昭云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書華旁

行以為書記 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

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

犁鞞在西海之西東南西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

七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雜犀火浣布珊瑚

璣珀琉璃瑪瑙丹青碧珍莊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

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

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

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窗壁水精為梁為海巾

斯調州上有木冬月性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

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完之則入

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

也括地志云火浣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

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

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或一二月從其公私

官室為重至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海北陸到其

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齊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上中依其欲萌葉葉之恐為

獸所食其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小人在大秦南

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在大秦南

人纒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即焦僮

北通陸道然漢使自西海後漢書云西海一名大秦三

耕田田稻有大鳥如鸞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椰子



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為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  
准廣志云為鴉身蹄駱色蒼翠頭八九尺張翅丈餘  
食大麥卵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沒焉之  
大如鸞

為外國國善眩應助曰眩相眩或。正義曰前云吞  
安息長老傳開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魏略曰

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水有昆崙之弱水  
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居穆天子傳

龍不至有三尺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既安息長安首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

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  
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

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  
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

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注  
女國北崑崙山南女國北崑崙山南女國在干寘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餘廣曰身或作訖又作訖。索隱曰身音訖毒音  
毒國焉孟東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後曰一  
各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早濕暑熱  
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備浮圖道不殺伐  
或以成俗土有象犀瑤瑁金銀鐵錫鈿西與大月氏  
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丈六尺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大宛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  
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  
天地之中也洋番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赤如

能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  
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

水噴上龍水亦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南四里自長者須達所居又有阿輪迦國是在月氏南

太子樹地地志云沙祇國大國即舍衛國也夫入前攀生  
萬里即波祇國又云天竺國東南北中次天竺國有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東南西北中次天竺國  
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

末達山文名崑崙山出水一名波祇利水一名恒伽阿  
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西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

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祇王思欲見佛即刻竹  
佛上天言佛今變為石必入地唯餘十二證證間二尺

徐彼者老言佛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  
悅依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耆闍崛也崑崙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  
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臥石石上

有石室名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  
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河難在此  
文割截之法於此今製袈衣是也

大夏



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傳曰徑疾也或曰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虜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九過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備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為然乃今塞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我發關使四道並出出駝出州地在益州南一千餘里冉出徙徐廣曰屬犍為郡今我州西出邛笮正義曰邛笮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邛笮於屬越音旅案南越後然孫侯作孫都為光黎郡又有定孫正義曰今成州及武都州也州西北也正義曰今成州及武都州也南方閉氏正義曰今成州及武都州也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即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南越越越則通號越細分而有焉滇等名也而蜀賈致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案張騫到號耳非地名小類○收其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騫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曰漢書父名難覽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廣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二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焉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塞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文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焉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恐大祿殺岑娶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揔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塞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賓打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塞還塞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塞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塞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塞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

質於外國如海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便稱其意以論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反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禁人居以西徐廣曰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按至大夏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嶲也此後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新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漢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之贖後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加度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車師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稱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元封三年王恢中郎將為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龜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關在縣西北百六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小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幻口中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余蘇婁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來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行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備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其益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大宛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  
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  
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  
藏酒至萬餘石又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  
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  
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  
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依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也言曰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  
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轉輒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高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

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輦來而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如淳曰推金馬宛寶馬也推金  
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  
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請管使宛  
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  
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  
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  
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橋制國除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是歲太初元年  
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  
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  
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  
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  
兵益發而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遮玉門曰軍有



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匈奴為浚公卿及  
 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  
 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  
 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  
 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  
 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  
 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充  
 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而發天下  
 七科適正義曰音滿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  
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  
 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都成恐留行  
 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  
 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死以  
 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  
 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然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  
 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  
 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為求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  
 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能而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為  
 昧祭以為宛王索隱曰昧祭大宛將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董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都成城守不肯給食其  
 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都成都成食不  
 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







條枝西入

葱嶺無塵

曠哉絕域

天馬內向

鹽池息浪

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或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亂小人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激亂法俠盛犯禁

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示至如以術取宰其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索春秋臣

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

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

濕獨坐而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四百餘

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變其軀赴士之阨困既

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

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

黃川曰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

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

也猶然遭此留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



德素隱曰已音以鬱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敗王跖躡暴矣其徒誦義無  
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士門則須存於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守義之士  
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以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  
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  
驟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關案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  
曰蘇音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  
口扞即捍也連扞當代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游俠

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  
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徐廣曰音  
翰音古豆反案六牛當輜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  
布為漢所購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多少年之  
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齊  
南陽氏索隱曰南陽音陳周庸亦以豪聞

游俠



其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  
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邠字邠川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  
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邠陝音如舟反  
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  
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驅借  
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索隱曰索隱曰  
盡酒也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罪其  
道使去  
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  
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  
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者皆當送為之一月一  
更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  
音朔數類也謂類免快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  
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  
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  
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  
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  
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車年少  
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欲為解迎亡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嘗索隱曰  
者而蔽之  
上為木中 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  
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解凡子斷揚掾頭由此揚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  
 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  
○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  
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州為朔縣西南二  
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  
 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  
 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  
 赦前軼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慈  
 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出  
 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數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  
 長安樊仲子魏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臨淮  
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  
 兒長鄉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  
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  
 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  
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

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聞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頭狀為貌  
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  
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言其暴抗直也然籍儒以佞

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孺名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謂公卿因之而

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鷄鶩具帶

漢書音義曰鷄鶩鳥名以毛羽飾冠以具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具鷄鶩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傳脂粉索隱曰化

閱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正義曰惠孝文時中寵臣

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諺此

宮伯行正義曰顯云姓北宮名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

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

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濯

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冠於船頭因以名其即曰黃

頭即○索隱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從

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袈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

後穿覺帝之漸臺索隱曰竟音教○正義曰扶地志云

宮西有蒼池池中有以夢中陰自來推者郎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原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

曰言賜通巨萬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

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扶地

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

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文帝嘗病癰鄧通常

為帝啗吮之索隱曰啗音仕充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帝使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啗吮之

心熱心此然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

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

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景

帝好也○索隱曰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

案即館陶公主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

假與竟不得各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

稱周仁此上稱周文公兼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甚漢書

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甚於帶人乃不其甚焉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



韓王孫媽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穎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遠爵封於

太后由此諫媽徐廣曰諫讀與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茲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誦索隱曰

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

媽也徐廣曰埒等也鄭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父之寢與中人亂徐

日一云坐弟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

禽詐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  
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  
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冷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宗廟曰案上云五六斗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日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本云羅襦襟解微聞

鄉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

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

齊在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亦謂其字耳優孟在楚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槨槨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系棺外木頭皆內

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畜葬之以壙竈為槨案隱曰壙竈亦說此銅歷為棺

曰歷即齊以置棗案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孔內則云

而鹽焉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案

曰皇覽云人送之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

父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

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成其子曰王數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

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夷丘其名惡可

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葬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兩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大呼曰

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園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

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

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

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駸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

縣名侯乳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

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

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匹賜乳母又奉飲猶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借之帝曰乳

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

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

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擊頓人車馬奪

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

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

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諸之者案東武

帝



周禮謂凡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稱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

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縣次人也與地志云平原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外家非止經史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曰百傳記雜說之書

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

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夏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

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

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

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即謂之曰人皆以先生

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

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索隱曰司馬彪云謂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無水而沈之

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

共難之

索隱曰案謂朔說詞對

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

自以為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

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

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

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

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

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



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祭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遂能及櫺音歷重櫺櫺音下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

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我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齊人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又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

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八音螺音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也當其貧困時人莫肯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入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主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



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其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齊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兒

又說苑云魏文侯使人舍人無擇獻鵠於齊齊略略同而事異殆相法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

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

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云吾欲刺腹絞

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

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

赴佗國奔亡稱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

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

此補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方郎曰幸

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或武所變化也太守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

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

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安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

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

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入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

氏名夷於河中而祭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窮問其故對曰鄴三老

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

萬為河伯娶婦與河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擄取洗沐之為治

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

他札反穎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蹄厚縹也女香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

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味幣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

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

從來以遠矣民入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特願三老巫祝



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憂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文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之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疑其苦折正義曰魯筆謂以千載魯頭兵五寸插在前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然折謂曲盡其苦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其磬之形曲折之其形皆中曲至兩頭言入晉則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憂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自罷去歸矣鄰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漳治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申襄王與羣臣飲祝

滑精

曰今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之在西也以其百畝耕獨二百畝是以田也漳水在其西門不知用是不知耕而不知與是仁也仁者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灌鄴以備漳水之河名也思魏賦云西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首歲後期今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聞天下澤法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子於君德孰優云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刑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忍欺君任德感義與夫尊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尊刑則無恥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辨在於權衡非徒低仰之差乃鈞錙之貴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考則仁者則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仁相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以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下欺與以威察以不欺既不可同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察此三不欺自古

滑精



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猶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  
成說也清吏博記子產相鄭仁而日明故人不勝歎之  
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前改  
不忍欺之豹以威化節俗故人不能欺之其德優劣與  
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是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  
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  
不勝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及焉日者曰我  
謂先生不可以此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  
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索隱謂之  
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與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  
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主見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列仙傳云

同日俱出洗義曰洗者下  
假洗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

人之道術究術人情相視索隱曰吾聞古之聖人  
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

夫皆可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術術數  
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  
易易用大術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

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

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  
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基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獵  
其冠纓而正其衣



辭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  
 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音烏故  
 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  
 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  
 今何以卑汗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  
 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譎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入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言之所耻故謂之卑汗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去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  
 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  
 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  
 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  
 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  
 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  
 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賤纖趨而言索隱曰纖趨音織趨  
猶足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實人求長官謂之  
 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穢農民以官為

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  
 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  
 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  
 民虛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厭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  
 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  
 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用反今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  
 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苕蕙之野蒿  
 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  
 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按式正碁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施轉  
網加地之長故云按式碁者其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  
 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  
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  
 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足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  
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千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  
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  
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  
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藏之  
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  
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  
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  
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地口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  
之道亦存存云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上無入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  
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  
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  
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患於上非此不立  
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  
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  
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

以辟報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  
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嗚嗚者何知長  
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張然噤口不  
能言索隱曰賈誼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  
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  
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拜語相謂自歎曰  
道尚益安勢尚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  
而有不筮不見奎指徐廣曰音所則索離經曰懷掖  
神為入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  
見奪其精米若為人王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  
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  
或安以危矣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  
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  
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隨馬蹏誼不食  
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卜端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王若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遺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得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筮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吉凶占候

有自來矣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後人斯繼  
取免暴秦

書云罕紀  
季主獨美  
此焉終否

日者 與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素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指先生所補其叙事  
項燕西略與河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  
篇有錄無書而指少孫滿景武紀將相年表禮  
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則成侯曰者龜策列傳  
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  
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行嘗不寶  
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禘  
祫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改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魯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依古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蓍龜二則存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又則不神至周  
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  
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  
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  
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趣吉凶別然否  
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  
及孝惠其國日少呂右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違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太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按一南收百越  
卜筮至預見表象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云或數千  
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蠶  
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耽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  
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其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徐廣曰捷音達一作  
達音捷索隱曰捷謂兩  
手執蓍分而物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  
暴虐而元龜不上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  
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  
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  
區者而不余甲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順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  
道索隱曰悖音  
背音背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善建稽疑  
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徐黃曰蓬一作鎮鎮與蒼百莖共一根徐黃曰劉向  
逆古相近或借字也蒼百莖共一根徐黃曰劉向  
一本生百年而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  
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  
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  
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  
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為  
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  
決蓍龜索隱曰此傳即太卜下有伏靈上有兔絲

上有擣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下有神龜所謂伏靈  
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  
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籬燭徐黃曰籬籠也蓋然火  
洗此家曰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  
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  
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  
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  
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蒼者不能中古法  
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長八尺即  
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

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  
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  
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  
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  
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  
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藏於山而木潤淵生  
珠而岸不枯者徐黃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  
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坎龍伏之徐  
曰許氏說淮南云坎龍為也音決○索王者得之長有

天下四車寶服能得百莖蒼者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  
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  
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  
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  
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  
寶傳曰取前足臍骨穿佩之徐黃曰臍音乃毛反臍  
音乃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感臣  
為郎時見萬畢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曰按乃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  
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

一第...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版反內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

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為帝

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林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

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也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

數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

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

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

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

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

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

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今

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

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

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

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

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

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

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

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

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

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

乃接式而起徐廣曰式音物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曰

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告

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

阿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

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

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

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

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

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

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

五尺白龜圓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正知子得

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蓋其

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

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

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

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

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



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  
 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  
 當謝也縮頸而卻卻亟去也元王田善哉神至如此乎  
 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  
 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  
 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  
 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  
 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  
 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  
 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

曰龜甚祥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  
 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  
 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  
 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  
 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  
 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  
 所稽留今至京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  
 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  
 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  
 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

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  
 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  
 云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  
 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  
 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  
 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  
 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誕音土知反。並如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  
 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

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  
 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  
 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  
 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  
 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  
 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  
 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  
 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

龜

龜







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  
 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殺喜邦家安  
 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  
 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  
 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志亦紂為象郎徵紂  
 灼之務以費民紂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  
 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  
 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使者在傍聖人  
 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  
 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  
 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  
 雖無湯武時固當云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  
 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  
 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  
 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  
 之候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  
 王若遣之宋必有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  
 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寶  
 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  
 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

龜策

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制正義曰理達於理文相錯迎  
 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徐廣曰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鄭之桐相為鼓也草木異分化為甲兵戰  
 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通之  
 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  
 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亦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擊當時不利又  
 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  
 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明而時  
 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請爾存曰於浮雲弄名善射  
 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禹名為辯治  
 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  
 子聞之曰神鬼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  
 發聲也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鵲能制虎見毛  
 而反腹者蝟蝟其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  
 似蛇大腹食蛇騰也正義曰即津日反龍屬也郭璞曰  
 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  
 虛甲乙謂之卯子且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虛甲乙謂之卯子且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龜策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  
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卯為虛甲辰旬中  
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  
為孤午未即為虛卯辰七略有因右孤虛三十卷曰正  
義曰按歲月日時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  
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  
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  
陳猶居也注依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以應之天天  
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  
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乃生也  
皆不能全俞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衛交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  
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十二月 十一月中開

首免兆音免兆 五月 橫吉 首免大音免大  
首免兆音免兆 六月 首免大音免大  
首免兆音免兆 七月 首免大音免大  
首免兆音免兆 八月 首免大音免大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曰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徵也謂徵候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  
鑽之常以日旦被鑽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  
水澡之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  
之若掌以為祖徐廣一作視。索隱曰人若已卜不中皆被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  
堅木燒之新斷為灼龜按土  
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上為  
三變指之三周絕之用  
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燂黃梁  
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燂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  
適而灼故有燂名一亦燂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石  
以黃綸裏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於  
用難也。正義曰燂音題燂焦也言以梁米難卵被去龜  
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不信以  
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此

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其  
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之與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神  
禱天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  
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策之書其字  
亦無可要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  
他皆放此  
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即我身長大手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即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



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其身良其欲求其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胘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其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仰折不死首仰足胘卜病者三曰今病有崇無崇有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胘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胘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胘首仰身首廣

曰一作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胘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胘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胘胘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胘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胘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胘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胘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胘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胘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胘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胘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



卜漁獵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是於首仰  
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  
兆

卜天雨不雨兩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則若  
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飛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環不  
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來者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徒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謂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兩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進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母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擊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謂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兩  
不雨其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擊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其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謂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兩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擊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又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謂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兩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數凶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又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謂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兩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擊者父母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占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  
官徙居官不父居家室不占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  
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殲死擊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擊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吉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擊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  
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  
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殲無死擊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父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會貴人吉歲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歲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胘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父母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胘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不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胘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

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胘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下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廖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又不起繫者又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繫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求財物得病者以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於以下有求得亦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此挺諫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開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此挺諫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龜策

來由賈市漁獵盡善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見人不見有愛不愛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於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以下有求以下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諫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十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於以下有求不得以繫者罪人言語怒之毋傷

龜策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大小雜占卦休及命兆之辭義燕燕解重始無足錄也此六十七條列是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僂者憂

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於者生足開者死行

者足開至足於者不至行者足於不行足開行者求足

開得足於者不得繫者是於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

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尾若玉

其記已亡

其錄後見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

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雞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老死不相往來必

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韓音

大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而鏡材竹穀

鹽竹唐曰約蜀可以為布○索隱曰音惟反穀木

周野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

亦南子葛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璆璠珠璣齒

革龍門鳩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

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

○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

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燭其下有鐵山上有金

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石其下有金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誣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索隱曰微者求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

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寔不至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關此四者民所衣食

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乎索隱曰子音而而巧者有餘拙者

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鴻鹵徐廣曰鴻音昔人民

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絕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

至而轉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衣袂而往朝

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其後齊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

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用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

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矣勢則客無所之以而

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

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

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系心算明案范子曰計然

者楚丘上人也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嘗

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范昭云計然范蠡師

也范昭云范蠡所著書各計然蓋味也吳越春秋謂之計

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逆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關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穀

旱則資水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僂曰資物之理

也六歲穰六歲旱一歲一大饑雜二十五年九十九

病未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十人病則米斗直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

蓄之理索隱曰著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以物

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

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

貴故乘時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財幣欲其行

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















有兵越之地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故言越楚也 陳今陳州也汝南今汝州也南郡今南陽也  
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 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 江陵故郢都縣故為郢都之郭 西  
通巫巴 在江陵之西也 東有雲夢之饒在雲夢之南 陳在  
楚夏之交 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通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秋慮音閻徐僮音徐國也僮  
取慮二縣並在 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音紀 彭城以東東海  
吳廣陵此東楚也 正義曰彭城徐州也東海郡今  
徐州彭城縣揚州至 其俗類徐童所繪以北俗則齊  
曰胸其想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 沂江南則越夫  
聖承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也  
 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善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海鹽口故郡在澤州東南百二十里 九江正義曰九  
衡山口故郡在澤州東南百二十里 九江正義曰九  
長沙 正義曰長沙郡也 長沙正義曰長沙郡也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郢都之後從壽春正義曰壽春  
故言郢都壽春號之曰郢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正義曰合肥縣房州治也言  
江淮之潮南北俱至房州也 皮革鮑木輸會也 瓊蘭中  
干越雜俗 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  
夫早夫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徐廣曰都陽南之山也  
山出金 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都陽南之山也 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費也言金少  
南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南島南  
儋耳之也為江南大同俗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  
番禺 正義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  
湊 韋昭曰果謂龍眼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翟也 正義曰禹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 穎川敦厚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 鄭關徐廣曰後漢  
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為狗狗水上右關在金山海陽  
亦作佛與鄭相似也 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鹵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 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也 廣之希鈔希鈔  
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蓬反縣草也 正義曰言  
之則草死而苗無 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蘇口蘇 病



蛤正義曰隋今為播音同上古少字也蓋力和反果也  
蛤捕獲也向裏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裏括之語楚越水  
不曉裏括之方言修大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有裏  
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  
無饑饉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賦徐廣曰音紫  
之患謂也期來應節曰也弱也晉灼曰饑病也○索隱  
曰音使○正義曰按食饒蛤等物故多贏弱而足病  
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贏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  
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而巳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且五穀桑麻六畜  
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處  
而重民三河沈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軍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  
廷守信死節儉君嚴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  
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以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  
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  
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鷲徐廣曰鷲其實得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揆鳴琴偷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揆音史躡一作跣音  
目挑正義曰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  
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  
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  
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富貴長固求  
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  
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隱曰謂無  
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  
自有因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

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音律  
率二百故千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戶二十萬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息二千故百  
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  
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匹○索隱曰按馬有四  
千所記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千足羊澤  
中千足彘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  
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山居千章之材廣  
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山居千章之材  
漢書作千章之材陂音波音同○正義曰言山居千章之材  
章者千枝謂章大材也樂音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五之漢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其故得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天率也正義曰律作雜業中什二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請遷處諸遷步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唯卓氏

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徐廣曰占

網案漢書音義曰水物多鵝其山下有沃野徐廣曰一曰

肥又沃平野有大羊等也華陽國志曰臨邛縣其地

云汶山郡都安縣曰大羊如蹲踞也死不飢民工於

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於山鼓鑄

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

在益州南入潯江非漢中之漢江者也至僮子入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程鄒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雅譽之民富

臨邛死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波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公子之賜與名游昭曰優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

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開公子交名然其通利

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雅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亦其以鐵

冶徐廣曰魯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使有拾

仰有取貨貸行賈徧郡國邴魯以其故多去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閭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姓賤奴人

之所患也唯刁閭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駟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爵母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刁周人既織

尤其正義曰師轉轂白數賈郡國無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

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數過邑不入門設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在昆池西也任氏之先徐廣曰高

相親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也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

任氏獨嘗倉粟徐廣曰嘗音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富人爭奢修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金玉也○正義曰音類也  
必取貴而善者 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  
不爭賤價也 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奉故  
富而王上重之塞之斥也 正義曰孟東云邊塞王斥也  
未塞斥者言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唯橋姚已致馬千  
故橋姚將必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 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間也相如傳云邊塞畜馬千  
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姓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  
馬無疋者俗說云為馬疋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  
疋詩詩外傳云孔子曰疋或變馬從橫兩疋 吳楚七國兵  
疋詩詩外傳云孔子曰疋或變馬從橫兩疋

起時長安中列侯封行從軍旅蘇子錢索隱曰錢音子  
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 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  
云齊周禮注齊亦與也 關東成敗未定是膏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 其  
息什之一 索隱曰謂出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齊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二  
帝以杜 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皆非有  
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  
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

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搗業 徐廣曰  
亦依 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 掘冢  
姦事也而劫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索隱曰  
書相作精正義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曰相發人姓名云載角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  
者脂無角者齊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  
漢書作翁伯也 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削音肖亦依字讀 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騎索隱曰晉灼云大 謂之補故耳而致富也○

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信耳淺方張里擊錢此皆誠宜之  
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當主能者輻湊不肖  
者危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發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強兵
保參朝請	女蔡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九







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迂又云卒三歲而為  
 太史公又云大史公遺李陵之禍又云後漢書大史公  
 續吾祖矣觀此文實舊說為長乃書談及迂為大史公  
 者行過白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  
 百石然其及漢昭相律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  
 此武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也受易於  
 揚何徐黃曰習道論於黃子徐黃曰儒材傳曰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然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  
 內反類云皆感也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  
 習師書或於所見也二句是繁辭文也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天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索隱曰索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宜竊

觀陰陽行大祥徐黃曰一作詳察李奇曰月入至  
 許古找關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詳於義為疎而致忘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古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刻夫婦長幼之別不可  
 易也墨者正義曰墨子傳其術也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然其彊本節用不可  
 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美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於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索隱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  
 曰陰音巾蓋天黃音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捷如淳曰如淳守雖是去  
 亂是去紕聰明尚貴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變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  
 各有所司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二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已下節土階三等茅茨不  
 剪正義曰剪蓋曰采椽不刮索隱曰索隱曰茅茨不  
 削正義曰削蓋曰食土簋索隱曰土簋用土也土刑蠶梁之食張  
 曰一餅粟七月米為蠶索隱曰服安云蠶籠米也三蒼云梁











述作書蓋記述之志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存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宋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存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人之成業何故自謙惟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壹遂  
 曰 索隱曰案遂為魯事也孔子何為而作春秋故太  
 史公曰余聞董生曰神解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害之孔子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以為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述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  
 見春秋結大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實跡具非也  
 空言此空言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也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  
 及子孫惡惡正其身也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政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曼曰春秋凡八千言言成  
 而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也爾謂太史公

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為公羊傳九萬四千餘字其文  
 成數萬也不得如也議曰論每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此非也  
 小書云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為公羊傳九萬四千餘字其文  
 成數萬也不得如也春秋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此言春秋  
 已言諸侯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曰臣弑君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護而弗見後有  
 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  
 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而不知其  
 義知其義則則故陷於罪也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職而不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犯云為臣下  
 所干犯也一違犯禮  
 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董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  
 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



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  
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坐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謂之正氣也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即  
叩也皆叩室門來服從也如身曰款也請除守也請來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  
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二年○正義曰  
仍此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事幽於縲  
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  
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索請其義  
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作春秋蔡作春秋  
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歟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

不幸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韓非囚秦說難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  
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征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  
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此於此猶春秋然於雙麟然也史  
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  
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有餘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  
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顛頊各成法度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厥美帝功萬世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即云有本則紀有

維禹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  
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作商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何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東作穆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  
喪鄭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秦即  
師旅也○正義曰穆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  
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

百字



巨據中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子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秦救趙  
曰宋義為上將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  
號義子冠軍

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資

正義曰諸呂不台於庶曰無台輔之德也一  
音怡也不為百姓所說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幽友  
徐廣曰隱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疑遂及宗禍作

呂太后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歟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高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略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存并諸夏滅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崩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  
曰世當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  
語助之辭也正議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崩  
諸侯之明其相代相不取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

維高祖元功輔臣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墮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年表第八

此計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最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  
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大臣

史記 卷一三〇



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以感和人情人情感則比樂書以述來古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游武以興

法所從來尚矣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蠻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

家之文佛異

元論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自序

星氣之書多雜秘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則萬靈罔不極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變第八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齊鳴夷信託親越具臣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

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

父之謀作齊大公世家第二

自序



依之違之周公紘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計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禱乃成

禍亂索隱曰謂三桓其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且攝政二叔不覺殺鮮放度

鮮蔡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

疆索隱曰大任文王妃十子作邑考嘉仲悔過正義曰

文子素作世家第五

王穆不絕舜禹是言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參

周陳杞楚實滅之誠由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殺餘民叔封始邑中以商亂酒材是告父朔之生衛

頌不寧索隱曰衛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孫傳云宋與楚

大其不敵不成列陣大事而不遇此也君子執稱景公謙德榮

忘禮文王之戰亦不遇此也君子執稱景公謙德榮

或退行別成累壹索隱曰宋乃滅亡

宋乃滅亡

嘉微子問大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君子識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卒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正義曰晉穆侯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作晉

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且面接之毅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既封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說信譏楚并於秦嘉莊王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汝使謂時祭禹

無餘索隱曰使謂禹文身斷

髮鬻解與處索隱曰既守志馬徐廣曰封馬山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彘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彘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大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以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驪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襄續厥緒正義曰襄佐

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緹死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片嘉執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

十



三

畢萬歸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烹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侯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中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遂于共嘉成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以仲完世家第廿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心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

王道臣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

秦之時諸侯力爭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祭諸賈栗姬負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時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壹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成溺於邪禮復紹之如游

祖正義曰游楚王文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呂乃

王琅邪休午正義曰謂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邯鄲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上衣王稱與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非許厲之內淫禍成五示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曾我棠陽相守三上蕭何填無山西正義曰謂華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何

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祿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

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

七國叛逆 番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

其能逆吳 知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 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且僭擬之

事稍衰貶 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 又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 雖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參 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為 自任清淨自一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百王著 而有司馬法穰且能申明之作司馬穰且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 勇不能俾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 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負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氏述文 事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出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天下患衛 秦母廢而燕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 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秦所以東 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擣里甘茂之策作擣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

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一

南拔鄆郢 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

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 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

衰徐廣曰一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 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

爭馮亭以 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大史公說平原如楚以

救邯鄲之 圍使其君後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傳第

十六

能以富貴 下貧賤賢能鄙於不肖唯言陵君為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喜慕之

義作者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於魏齊徐廣曰諸音也。索隱曰齊音也。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一子有之作記唯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臣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說說解患於圍城謝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已首魯獲其田公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太史公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都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敖卒破子羽于垓下

楚人追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

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文與之脫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

太史公



賈列傳第二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繼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

蒯成列傳第二十八字從前也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亦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上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喜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非能易也而

若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舍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厭澤王吳濞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終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善故知疆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砥柱運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它能集物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既人新濞徐廣曰今之末濞亦封禺為臣

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二民厥聚於京以集真番徐廣曰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繁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元為











# 史記志疑

一〔清〕梁玉繩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  
乾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九二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為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為史公病或又以誦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主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指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為良美惡不捨各從其實何名為誦且使遷而誠誦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為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為孝武彌失本真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錄刻謬踳滋

史記志疑

序

多枚錄之家迄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耀北生於名門濡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駁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誦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辯之從事幾二十年為書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按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為珍台之乃成其美洵足為龍門之功臣製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丁未歲冬十月嘉定錢大昕序

史記志疑 序 序目

余自少好太史公書綴學之暇常所鑽仰然百三十篇中愆違疎略觸處滋疑加以非才剛續使金鑰罔別鏡璞不完良可閔歎解家匡謬甄疵豈無裨益第文繁事博舛漏尚多因思策勵駑蹇澄廓波源采裴張司馬之舊言搜今昔名儒之高論兼下愚管聊比取芻作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凡五易彙乃成在宋劉氏撰兩漢刊誤翼贊顏注吳斗南復著刊誤補遺深慚鄙淺何敢繼組前修祇緣勤苦研席星歷一終享帚徒矜惜助莫棄則刻其瑕而縫其闕實有望於後之為斗南者乾隆四十八年龍集癸卯初月九日仁和梁耀北玉繩自序史記刻本甚衆頗有異全世盛本也故據以為說○凡引注疏正史與漢以前書皆不出姓名本朝先哲傅里及氏並時師友傅里

史記志疑

序目

案此古本篇題例也以下做此各本惟明震澤王鏊所刻史記與古今合其餘皆分行倒書而湖本首行書史記評林卷之一九非

夏本紀第二	卷二
殷本紀第三	卷三
周本紀第四	卷四
秦本紀第五	卷五
始皇本紀第六	卷六
項羽本紀第七	卷六
高祖本紀第八	卷七
呂后本紀第九	卷七
孝文本紀第十	卷七



孝景本紀第十一	
今上本紀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	卷八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卷九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卷十
漢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一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卷十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卷十三
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十四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志疑	目
禮書第一	卷十五
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	
歷書第四	
天官書第五	
封禪書第六	卷十六
河渠書第七	
平準書第八	
吳太伯世家第一	卷十七
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卷十八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十九

管蔡世家第五	
陳杞世家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卷二十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晉世家第九	卷二十一
楚世家第十	卷二十二
越句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卷二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卷二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志疑	目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二十五
陳涉世家第十八	卷二十六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傳第一	卷二十七
管晏列傳第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卷二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卷二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志疑	甲
楊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卷三十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卷三十一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陳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田橫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志疑	目
樊噲陳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卷三十三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高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閩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志疑 目	六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卷三十五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傳第七十	卷三十六

案古書目錄多置於末太史公自序傳即史記之目錄也此篇目必後人所條列非作者自定然傳刻各有不全或於篇目之間加刪字句或於篇目之下增設姓名甚且變元目而別為標題并續篇而混相參廁尋義驗文固當以自序傳為主但序傳亦不免後人損益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復多殊異余詳悉校讎俾還其舊聞有不合者仍於序傳中辨之弗敢妄易又尚書堯典疏謂篇即卷是也但史公本書不以卷數漢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可證隋志始以一篇為一卷今茲削焉

本紀十二  
表十  
書八  
史記志疑 目

世家三十 七  
列傳七十 凡百三十篇

案總目在篇目之後舊本如是與自序傳及司馬遷傳合各本多謬刻總目于前而躡駁雜出有作帝紀年表者秦紀項紀未嘗為帝世表月表不盡以年也有作卷十二卷十之類者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即作十二卷十卷亦非蓋史記無卷數安得犁一篇為一卷稱百三十卷耶凡百三十篇湖本作以上共一百三十篇俚甚



史記志疑卷一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案孔子刪書肇於唐虞繫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則本紀稱首不從尙書之昉二帝即從易辭之敘五帝庶爲允當而乃以黃帝顓髡堯舜爲五何耶于是謂其略三皇者有之謂其遺義農者有之謂其缺少吳者有之夫略三皇可也缺少吳可也而遺義農不可也蓋先儒舉三皇之名不一或以天皇地皇泰皇即人皇爲三或以羲農黃帝爲三或以女媧或燧人或祝融或共工合羲農爲三或以盤古至燧人統爲三皇或以羲農黃帝爲天皇地皇人皇而宋羅泌路史前紀復有初三皇中三皇凡斯衆說半歸誣誕總以年代悠

史記志疑

卷一

遲莫由詳定自應削而不記故曰略三皇可也少昊顓髡三君僅持其世未有制作觀顓髡兩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攷則少昊類是矣余方議史公之以顓髡入五帝更何論少昊且繫詞孔氏之言而不及少昊顓髡尙奚議史之無少昊哉故曰缺少昊可也若羲農實與黃帝堯舜爲五帝安得道之繫詞而外如左傳國語禮記月令漢書律歷志均號羲農爲帝封禪書秦帝即伏羲政足表先秦未嘗以羲農黃帝爲三皇而實與黃帝堯舜爲五帝有疑繫辭統皇與帝言之者殊未確後漢書張衡傳衡表奏司馬遷所敘不合事請專據繫詞并錄羲農潛夫論五德志依易繫記伏羲以來共求厥真宋胡宏皇王大紀從之誠卓識也畫卦名官教耕嘗藥即此四端德業貫絕非少昊顓髡之能幾矣問史據大戴禮孔子家語五

梁玉繩

史記志疑

卷一

帝德篇是亦從孔氏之言豈俱謬歟曰家語乃魏王肅偽造以難鄭康成非古家語其所載孔子答宰我五帝德襲大戴禮而大戴禮是漢儒采集非出孔氏烏足盡憑不然家語五帝篇又載孔子答季康子以羲農黃帝少昊顓髡爲五與答宰我迥異寧有孔子告人岐頭別論史公更何所見而舍此取彼乎蓋五帝之名先儒所舉亦不一或以少昊顓髡堯舜爲五或全農黃爲五或全黃帝堯舜六帝爲五或全羲農黃帝堯舜八帝爲五或全黃帝堯爲五而舜共三王爲四代紛紜乖刺其失均爾問後代氏姓無不出黃帝是以首宗之又明柯維騏史記考要謂黃帝鼎成升天本方士說太史公紀之封禪書見武帝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後世之疑因知黃帝一紀專爲漢武好神仙寫照豈亦非歟曰否帝王之

史記志疑

卷一

上世不能悉詳斷以姓氏盡出黃帝未敢爲信余有辨在下文至若史之首黃帝不過誤仍大戴禮將謂大戴禮爲漢武寫照耶書黃帝葬橋山而不書顓髡葬頓丘堯葬成陽史偶不書非關意義使以書葬橋山爲喚醒求仙之惑則舜紀書葬零陵當作何解唐司馬貞補史記云史宜自上開闢下迄當代不合全闕殊不知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況皇帝以前之荒遐乎列子楊朱篇曰太古滅矣孰誌之哉楚辭屈平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小司馬補三皇本紀雖不補亦可也

姓公孫名曰軒轅

案公孫非姓也黃帝乃少典國君之後故稱公孫軒轅是其號漢律歷志黃帝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軒轅氏



司馬貞史記索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言黃帝居軒轅之邱因以為名殊妄蓋按邱緣黃帝得名耳然則黃帝何姓曰姓姬國語晉胥臣云黃帝以姬水成蓋炎帝之所賜也黃帝何名曰不可考已路史後紀載帝名字皆譏緯雜說不足信爾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案唐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謂五帝本紀無所取非妄誕也即

如此段由前言之帝室衰而藩國暴由後言之共主虐而列辟離半幅之內遽相抵牾全茲炎帝而或僅守府或輒耀兵全茲黃帝而忽則翼君忽又犯上頓成矛盾莫識所從炎帝其榆罔乎易下繫疏引世雖典籍無徵未必若桀紂安得侵陵羣后而制之軒轅固聖帝也何至日尋于戈習用軍旅孔子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倘依史所載則征伐而得天下當自黃帝始矣考逸周書嘗麥解赤帝命蚩尤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攻逐帝於涿鹿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左傳傳廿五年黃帝戰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則阪泉之戰即涿鹿之戰是軒轅勤王之師而非有兩事故逸周書史記解稱蚩尤曰阪泉氏斯為確證始緣炎帝世衰諸侯不享軒轅征之而來賓為炎帝征也既因蚩尤謀逆炎帝蒙塵軒轅徵

師以誅之為炎帝誅也而天與人歸尊為天子烏知非炎帝讓德遜位哉蓋紀中兩炎帝字俱蚩尤之誤路史後紀云蚩尤黃帝自立借號炎帝當是因此致誤其初三戰于阪泉而後勝之猶作亂不用命繼戰于涿鹿而乃殺之耳或問國語胥臣言炎帝黃帝異德用師相濟大戴禮孔子言黃帝與赤帝戰二書乃史公所本故論云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及帝繫姓此類是也如子所說豈皆不足據歟曰國語多舛未可全憑大戴禮更難不免偽託而所謂炎帝赤帝者疑即指蚩尤宋羅莘路史後紀注會引大戴禮諸書辨之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附案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史記志疑卷十四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路史後紀注云史記言尤能徵風召雨今本史記無之豈事見他書誤以為史記歟抑史文舊有經後人妄刪後漢書楊終傳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是以漢書中引史記往往為今本所無疑皆楊終刪之但唐宋以來諸書多引史記其間雖不免裁易譌舛而參校異全每有出於今本之外者詳自序傳得毋楊終既刪之後轉相傳寫復被妄人改削乎前賢均未論及故執不知問凡他書引史與今本異者為附案

登丸山 附案封禪書及漢郊祀志路史俱作凡山唐徐堅初學記卷九引史作相山疑宋裴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丸一作凡即指封禪書為說而不知凡乃古丸字也凡字中从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殊



欠分明集解徐說及索隱正義所載別本有義勝本文者有字相通借者有字異義全者有字義乖訛者茲但舉義勝之條餘偶及焉竝為附案又史注與他書謬解甚多不能備擄間有所辨亦以附案別之史注所引人名皆不著代

登難頭

附案御覽四十四及七十九卷兩引史記此文皆有山字則雞頭下今本缺山也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

案上言黃帝習用干戈以師為衛乃戰國時談兵者所附會而史公書之此言封禪山川獲寶鼎神策乃秦漢方士語具載封禪書中蓋以噲其妄而紀獨信之豈得謂釋言九雅者著于篇乎

史記志疑

卷一

五

力敘

附案晉陶潛四八目作力墨當是古字通借而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作刀牧音彫以世紀千鈞異力驅羊牧民之夢為妄恐不可信凡他書之異者為附案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按國語胥臣言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二人同姓已二人全姓姬故也而其敘已姬二姓之子兩舉青陽明是國語誤文以青陽為史公仍而不改故索隱述舊解云破四為三言姬姓者非得姓十三人耳但青陽夷鼓二已姓路史作夷彭加以酉祁滕藏任荀路史作荀傳姑偃依十姓纔得十二餘皆與黃帝全姓姬豈惟二人則路史後紀言別姓者十二餘循姬姓良是

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案路史言嫫祖生昌意元囂則昌意乃元囂之兄未知孰是

至青陽固別一子國語謂帝妃方雷氏所生大戴禮帝繁謂嫫祖之姓恐非元囂青陽實是二人史公合而一之亦

猶漢志并昌意蒼林為一人史注皇甫謐認夷鼓蒼林為一人也帝繁曰黃帝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泚水即江昌意

降居若水大戴禮蓋以元囂為青陽史仍其誤當衍是為青陽

青陽詎不然歟曰否此皇甫謐之徒妄論也而其誤實自潛

夫論五德志來史不紀少昊因屬脫漏然史之失在以元囂

青陽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嫫祖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孽也考通雅書



案史之難信未有如帝王統系者也其所作五帝夏殷周等紀及世表楚世家多取大戴禮世本諸書然大戴禮漢儒采錄不皆可据世本出于周末復經秦殘滅之餘烏足盡憑夫馬班以漢人作漢史尚不識高帝先代但記其為豐公太公而已矧欲明二千年以前之譜牒耶乃襲訛仍舛謂顓頊為黃帝之孫譽為黃帝之曾孫舜為黃帝九世孫堯禹契稷竝為黃帝元孫是黃帝者五帝三王之大祖也此與兵法神仙醫術家託附軒轅何異今依其說稽之黃帝之崩傳次子昌意之子顓頊顓頊之崩傳伯父元囂之孫譽崩傳第四妃之子摯及第三妃之子堯堯崩下傳族元孫舜舜崩上傳四世祖禹未免紛乖試思黃帝何以不傳儲嫡元囂顓頊何以不傳冢嗣窮蟬譽稱聖帝稷契堯又四子中之長且聖者明

史記志疑

卷一

七

聰如譽寧有不傳元妃所生之稷反越班而立下妃所生不善之摯摯死而以次當立者莫如稷乃稷不得立并次妃所生之契亦不得立而堯為天子何哉然猶可諉曰唐侯德盛也稷契為堯兄則知稷契者宜莫如堯吾以為不待疇咨而早登庸矣乃以欽明文思之聖弟在位七十載久不能用必俟舜始舉之有是理乎堯既倦勤則陟位之命固宜非稷即契胡當日巽四岳禪重華而兩聖兄獨弗之及得毋親疎倒置耶且元囂昌意黃帝之二子元囂三傳生堯昌意七傳生舜豈元囂之後俱長年而昌意之後多不永堯與禹為全高祖兄弟堯既近舍稷契則應禪於禹無假乎詢訪決者而反遙授不相屬之舜已有可議况舜為堯族元孫安得當身接禪即云相及自其一家安得謂其以天下予人大聖如舜又

在戚屬堯寧不聞而必由岳牧咸薦歷試乃用其初為父母所惡屢瀕于死則堯安得稱欽明文思九族既睦二女釐降是以族曾孫娶曾祖姑不更瀆倫亂序乎顓頊至舜歷年甚久而鯀禹遂仕盡四朝何如此其壽堯舜在位幾百五十年然後傳禹何禹之生又如此其晚舜傳位于四世祖亦一家何乃與堯之傳舜竝號于賢契十三傳為湯稷十三傳為王季則湯與王季為兄弟矣而禹契稷三聖共事堯舜禹十七傳至桀湯三十傳至紂二代凡千餘年而稷至武王纔十六傳歷盡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其誰信之此牽于國語之說也簡狄為帝妃豈有帝妃而浴于川者稷為譽元子豈有帝子而見弃者凡此皆不足依據余旁搜典籍廣覽先儒之論然後知五帝三王之世次多有遺錯而顓頊舜禹均不祖黃帝曷以斷之古者一代之興必建立氏號其後嗣即因而不改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譽傳十世并紀其年宋劉恕通鑑外紀据之雖緯書未盡可憑而此條足補史缺以濟諸說之窮然則黃帝有天下閱三千餘年而後顓頊與是顓頊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山海經海內經言顓頊是昌意子韓流以顓頊為黃帝曾孫繫子流所生路史後紀言韓流是乾荒之數始篇言顓頊佐黃帝竝安顓頊有天下閱三百餘年而後譽與是譽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諸子言譽有天下閱四百年及摯而衰堯始興是堯之上世莫考矣路史餘論載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其序世次無句望一代而窮蟬實非顓頊子是史于舜之上世有差繆矣漢志引帝系云顓頊五世而

史記志疑

卷十

九

禹均不祖黃帝曷以斷之古者一代之興必建立氏號其後嗣即因而不改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譽傳十世并紀其年宋劉恕通鑑外紀据之雖緯書未盡可憑而此條足補史缺以濟諸說之窮然則黃帝有天下閱三千餘年而後顓頊與是顓頊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山海經海內經言顓頊是昌意子韓流以顓頊為黃帝曾孫繫子流所生路史後紀言韓流是乾荒之數始篇言顓頊佐黃帝竝安顓頊有天下閱三百餘年而後譽與是譽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諸子言譽有天下閱四百年及摯而衰堯始興是堯之上世莫考矣路史餘論載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其序世次無句望一代而窮蟬實非顓頊子是史于舜之上世有差繆矣漢志引帝系云顓頊五世而



生鯀則鯀亦非顓頊子是史于禹之上世有紕漏矣墨子尚

言伯鯀帝之元子山海經言黃帝生顓頊明生鯀路史

後紀本海內朝鮮記言高陽子顓頊明生鯀皆說難據

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云契必非嚳子其父微不著名棄帝嚳之

胄其父亦不著鄭康成箋生民詩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

氏世妃注周禮大司樂云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

孔謂嚳後世子孫之妃又引曹魏時博士張融曰稷契年稚

于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若使嚳為稷

契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則知

堯與稷契非兄弟嚳非堯稷契之父擊母姬皆堯母陳豐契

母簡狄稷母姜嫄皆非嚳妃而史于契稷之上世有誣戾矣

至吾謂顓頊舜禹不祖黃帝者路史後紀據國語呂梁碑以

為舜之系出虞幕非出黃帝夫國語史伯舉四代之祖稱虞

史記志疑

卷一

九

幕與禹契棄竝列居先更徵左傳昭八年史趙曰自幕至瞽

瞍無違命舜之祖幕決無可疑而左傳又云陳顓頊之族國

語又云幕能帥顓頊者則幕之祖顓頊尤審是不止舜不祖

黃帝并顓頊亦不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而鯀為顓頊五

世孫禹亦不當祖黃帝蓋幕國于虞故為虞氏特幕之上世

略而莫考未知幕為顓頊之子歟抑非顓頊之子歟窮蟬既

為幕子未知窮蟬之去顓頊中隔幾世而顓頊之祖父與顓

頊之子孫俱未知誰何往牒敗亡莫從勘檢已賈逵韋昭認

虞思漢志謂顓頊是由此觀之堯契稷出帝嚳全祖黃帝為

者林昌意之子俱非一族舜禹出顓頊為一族此二族者輩行之尊卑莫問年歲

之遠近無稽祇認為遙遙華胄焉爾若依史謂皆出黃帝將

何異王莽之以舜出于嚳堯出于顓頊乎王莽傳莽曰王氏

虞帝之後出自帝

嚳劉氏堯之後出即或謂黃帝顓頊亦一族固已異姓別宗

自顓頊妄極矣懸曠疎絕譬若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魯未嘗不娶宋子趙

未嘗不娶秦嬴而尚矣疑于嬪虞之二女哉蜀秦宓辨五帝

非一族譙周嘗從諮訪見三國志則古史考本于宓說而濟

南馬氏驢作釋史更暢厥旨余頗宗其說它如禘郊祖宗之

制禮有明文受其位必承其祀報本繼統兩不相違斯又古

今之通義也先儒論帝王之世系人人異端無所折衷而史

于紀表世家簡略牴牾故綜其梗槩而著之於此潘夫論五

為伏羲後堯為神農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昊

後湯為顓頊後皆不全祖其說又別未如所本

依鬼神以制義

附案正義謂制古制字則它本作制字者非也然古制字作

制若制音端與制全則制之訛矣凡湖本有傳寫舛誤

史記志疑

卷一

十

及句讀錯者為附案它本概不及焉

帝嚳娶陳鋒氏女

附案漢律歷志人表及路史等書皆作陳豐此及大戴禮作

鋒豈古假借用字歟疑是誤文故正義曰鋒又作豐今本大

戴禮訛作陳隆詩生民疏引帝系篇作陳鋒可證凡傳寫訛

錯而非史文元誤者為附案

帝擊立不善崩

案少昊帝名擊此嚳之胄亦名擊蓋族遠不嫌全名也周書

解以青陽名質即帝少路史後紀卷十注謂世紀本衛宏云

吳非也唐侯德盛擊微弱而致禪焉皇王大紀謂襲位未久而殂通

鑑外紀謂荒淫無度而廢之諸說各異疑莫能明據人表在

上中則不得如後世所言



能明馴德

附案漢書儒林傳言史公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則是為壁中真古文而非史公之不循經典自任胸懷矣然字句之間每與今所傳迥異何歟蓋古字多通借又漢儒各習其師不能盡全許慎生于東漢和安間從賈逵受古學而其所撰說文解字引經甚別亦以雜舉衆家之本也宋洪适隸釋所錄諸碑俱後漢人其引經亦殊況當西漢之世乎因知史公之于尚書兼用今古文復旁搜各本蒼萃成一家言索隱所謂博采經記而為此史不必皆依尚書是也而古人引用舊籍不拘定本文則增損竄易誠所不免且今之尚書自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遂至真偽雜廁非安國之舊書傳亦晉人所作託諸孔

史記志疑

卷一

十一

又字體數更迨唐開元時詔學士衛包改從俗書不但科斗古文廢絕即兩漢以來之隸書亦多浸失安得無訛此經文所由異也茲不具論惟舉史之誤者辨之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稱宋倪思撰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惜佚不見或謂史于諸經但書其事目足矣不必全寫其文蓋經典昭垂不待表出史通譏漢地理志載禹貢政是此意況仍不能盡錄乎然因史所載後人得以校其異全且逸書亦有賴史而後人始得見者則于經大有補焉凡非史誤而有所辨者為附案

居郁夷曰賜谷

附案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史作禹鏡堯典疏引夏侯勝等書作禹鏡依今文也不知何以改作郁考嶋夷乃東表之地

漢地理志膠東國有郁秩縣王莽改膠東為郁秩疑後人因此易之非陸氏所見本而不知嶋夷不在郁秩也其地詳德清胡氏渭禹貢錐指卷四蓋古史記本多不全郁聲近隅今西北音猶然故轉為郁即如賜谷索隱謂史舊本作湯谷正義謂陽或作賜則本又作陽谷全是唐人而所見本各異亦是音近通借可以知隅之為郁矣故正義音郁為隅此紀舊既作禹鏡而夏紀仍作嶋夷未嘗作禹鏡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禹鏡在遼西古夷字也鏡字蓋傳寫之誤說文土部作嶋夷

便程南譌

附案索隱云為依字讀以集解讀訛訓化為非則當作為字也而今史記作譌蓋傳寫之誤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引作為字正義音于偽反

史記志疑

卷一

十一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凶頑不用堯又曰誰可者

金王若虛滄南集史記辨惑曰堯典嚳咨若時登庸嚳咨若子采帝所謂若時若子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于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卻只是申前事也凡直錄舊說者

九歲功用不成

附案本作九載明程一枝史詮云載作歲非也觀正義詳釋載字則自不得作歲蓋唐以後本傳譌史詮是也

盲者子

附案偽孔傳言瞽瞍非真瞽與史異路史後紀謂瞽瞍天膏



注云史記是也。二孔以為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以經文考之。孔說似紆曲。然因有此二解。而類林真元賦遂謂賈掩井後。兩目乃瞽舜。詆父目等以光明。見路史後紀卷十二注斯羅華所斥為齊東之語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

附案此即舜紀所稱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與尚書及尚書大傳全。蓋大麓有二解。孔叢子偽書也。宋黎靖德朱子語錄云出東漢其論書篇載孔子答宰我語以為大錄萬幾之政。偽孔傳襲孔叢子。他若漢書于定國傳王莽傳後書實憲傳鄭康成大傳注宋書禮志百官志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與路史發揮引桓譚新論及皇王大紀之類。竝全斯釋。宋程子遺書亦從之。東漢以來置官有錄尚書事實肇于此。史公

史記志疑 卷一 幸

去伏生未遠。又親授經。孔安國故有山林之說。伏孔必別有所據。高誘注淮南子秦族訓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書劉愷傳宋蘇轍古史蔡沈書集傳之類。皆從史記。朱子亦從之。二解均通。不妨竝存。後儒妄生異端。增為怪僻。發揮謂大麓乃鉅鹿縣。嶧山又謂納麓。乃告禪代于泰山。又謂主祭薦天之事。論衡正說篇全孔叢。而吉驗篇復從史記。又衍之曰。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至列女傳別云。堯試舜百方。每謀于二女。乖妄之甚。幾失其本。故皇王大紀斥史記為齊東野語。明楊慎丹鉛錄比之茅山關法。豈非誤信沿飾之詞。而未加深考耶。

舜讓於德不憚

附案不憚自序作不台。蓋怡省作台。而憚即怡也。徐廣謂今

文作不怡。可證。然古文作不嗣。而嗣與怡音義迥殊。不應通用。東吳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古怡字省作台。古嗣字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作王嗣。呂大臨考古圖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

五玉

附案下有五器句。自包侯贊在內。疑玉字訛也。宋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徐子儀試宏詞。舜五樂頌。是班志郊舜修五禮五樂。余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為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故注列五樂之目於下。

史記志疑 卷一 幸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樂舞四凶。見于尚書。述于孟子。至大戴禮五帝德始有變四夷之說。豈真孔氏語哉。舍經文而從別記。史公之好異也。乃又謂舜巡狩歸而言于堯。以罪之。蓋與夏紀全誤。流放遷殛不全一時。特尚書總紀于舜攝位巡狩之後。見天下咸服。帝堯以起下如喪考妣耳。有謂天下服舜者非陸德明莊子釋文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其工。六十六年竄三苗。元金履祥謂四罪皆堯七十載舜登庸後事。以六字為七之訛。非也陸氏必有案據。吾然其言。而絲獨未及考。竹書紀年云。堯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政合九載。績用弗成之文。其事出堯不出舜。故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堯用殛之。左傳子產曰。堯殛鯀。羽山。漢書鮑宣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竝以放四罪為堯。惟萬章從戰國流俗之言。稱此事屬舜。蓋與左傳傳三十三



年胥臣言舜殛鯀與禹全誤史公謬仍之荀子議兵篇云堯禹伐共工此後儒解經未曾參檢而復以舜所去之四不才子并為一科不亦舛乎若以放四罪之事非出于堯則堯豈能稽誅至舜攝位日耶至呂氏春秋行論篇韓子外儲說右上晉張華博物志俱謂鯀共工三苗因誦堯讓舜得罪則誣妄甚矣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案書言堯七十載得舜又言二十八載堯崩史與經合竹書謂百年陟非也故論衡氣壽篇云堯七十載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而集解引世紀云堯以甲申生

史記志疑

卷十

五

甲辰即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思以求合于史記則堯于五十一載得舜七十一載攝位矣豈不妄哉列子仲尼篇謂堯治天下五十年堯唐韓愈昌黎集論佛骨表從之亦未深考耳蓋堯之年無徵偽孔傳謂堯十六為天子世紀謂二十為天子不知何據若依孔傳是百十六歲書傳十六世紀增二歲疑莫能明至史以堯為辟位未免岐誤舜之為帝孟子辨之甚詳史公取入紀中如下文三年喪畢然後踐位是也辟位之言不幾矛盾兩傷歟史通疑古篇引汲冢璣語曰舜放堯于平陽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又引括地志云囚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偃朱城在縣西北即其所以誣聖人者至莽丕之不若而皆自戰國時來

舜曰天也 案孟子自言舜為天子是天也史誤以為舜之言名曰重華

附案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此所謂名者號也因尚書篇首有此二字後世遂以為號非名字之名也孔穎達有云人有號諡之名是已以號為名者如史記名曰軒轅名曰重華名曰文命之類以諡為名者如孟子名之曰幽厲之類皆得謂之名故孟子之稱放勳楚辭之稱重華大戴禮五帝德帝繫稱文命俱後世號之焉爾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云唐虞夏商雖有國號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諡諒哉斯語乃又有以堯舜禹是諡非名者妄也諡起于周檀弓有死諡周道之文逸周書有諡法解一篇殷以前寧有

史記志疑

卷一

五

諡乎白虎通諡章謂諡出黃帝論衡道虛篇以黃帝為諡引諡法靜民則法曰黃殊誕且即以諡法解考之亦無黃堯舜禹之諡蓋後之好事者追附續撰不足依憑猶謂湯為諡桀紂為諡也而三代以降從未聞有諡黃堯舜禹湯及桀紂者若以為諡則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四岳曰虞舜伯禹豈生而稱諡耶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名其母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亦名之一證路史發揮有堯舜禹非諡辨可參觀之總緣未明乎名與號之一說無怪其言無準的全違故實矣索隱譏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未必為得小司馬未考耳 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 案呂梁碑敘舜上世無句望一代甚是蓋史仍大戴禮之誤



也句望卽句芒乃少昊之子重安得指爲敬康之子橋牛之  
父耶

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案自幕有虞國遜傳至舜猶然諸侯耕漁陶販乃其初不得  
於親之故若伯奇重耳矣左傳稱自幕至瞽瞍無違命書之  
師錫號爲虞舜二女之降亦名嬪虞孟子述象呼舜都君引世紀以都君爲舜字非也路何言微爲庶人此與陳世家  
史史據以爲都君之君亦非竝誤所謂匹夫而有天下者亦以其家庭多難躬身側陋不  
啻匹夫況古之天子常不若後世之尊觀武丁祖甲可見也  
宋魏了翁古今考本左傳疏又謂自瞽瞍失國不足據  
兄弟孝慈

案此句與上下文義不相接實疑是衍文

史記志疑

卷一

七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  
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案耕稼陶漁乃舜徵時事在堯妻舜前上文已載之矣則讓  
畔讓居以及成聚成都宜并入上文何又重見于釐降後耶  
疑當移舜耕歷山至苦窳三十一字置上文舜莫州之人也  
下而衍上文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十字再移一年至成  
都十五字置上文就時于負夏之下蓋史文之複出錯見者  
也

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後瞽叟又使舜穿井

案焚廩揜井之事有無未可知疑戰國人妄造也卽果有之  
亦非在妻二女之後新序雜事第一篇以耕稼陶漁及井廩  
事在未爲天子時論衡吉驗篇謂事在舜未達堯時蓋近之

矣不然四岳薦舜何以言格又伯益贊禹何以稱允若乎此  
萬章隨俗之談孟子未及辨而史公相承不察爾宋司馬光  
史刻程子遺書宋洪邁容齋三筆及古史大紀路史發揮通  
鑑前編俱糾其謬獨太原閻氏若璩著尙書古文疏證與四  
書釋地又續力主孟子史記以爲萬章斷非傳聞馬遷斷非  
無據實係瞽叟頑傲舜既娶之後猶欲殺之而分其室甚且  
以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豈非妄排衆論  
好逞胸懷者乎

爲匿空旁出

案史通暗惑鑿議兩篇譏史公此言鄙俚不雅甚于褚生直  
以舜爲左慈劉根所譏良是至列女傳及正義引通史謂焚  
坑不死實二女教之案沈約紀年注及宋書符瑞志亦云則尤妄也

史記志疑

卷一

太

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

案象居宮鼓琴二女何以自安且是時舜在何處而反往見  
象耶訛之中又訛焉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萬章所言事猶  
近理

舜曰然爾其庶矣

附案此改治臣庶語以爲爾庶于義亦通蓋事屬于虛故所  
傳異詞也

世得其利謂之八愷

案左傳無得利語且時未舉用何利之有以下文世謂之八  
元例觀疑得其利三字當衍

乃流四凶族

案堯之放四罪共驩苗鯀也事出尙書舜之流四凶族不才



子也事出左傳太史克語事既各出時亦相懸史公分載堯舜兩紀未嘗謂四罪即四凶族後儒罔察見人數之全遂并八愆為一案豈非買服杜孔之謬哉仁和杭太史世駿史記疏證引吳廷華云驩兜薦共工于堯者紀稱混沌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帝臣雖不善未必至于斯極左傳文十八年疏曰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于 錄則四岳薦之堯試之績在太聖世致位大官吳說本此 原將不可教訓不可話言者能如是乎以窮奇為共工蓋毀信惡忠崇飾惡言與虞書象恭相似然考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杜注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夫少昊固黃帝之後則共工非少昊之裔安得便以為窮奇也書言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亦與貪食冒賄不符三苗是國名舜所伐之三苗與堯所罪者非一人此條有誤 斯辨甚嚴若強而合之得毋雉代兔死李代桃僵歟

史記志疑 卷一

尤

儒強合為一事于是紛紜乖戾或謂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致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辜或謂舜禹成功此徒多罪勲業既謝愆孽自生甚且謂堯養育凶人歷世無誅竟若唐堯之世善惡莫別賢愚共貫者何其誕耶堯見舜典十八襄廿一年疏 雖然史克之語亦不足全信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于虞書班班可考而元愷獨未及何也舜之舉元愷流凶族在攝位前則進賢退邪仍在唐朝舜亦奉堯命行之而其先之所以未舉未去者或因年事之差或待僉謀之允俱不可知奚言堯未能耶何休謂堯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而不能去路史發揮折之云久抑元愷則克明俊德為虛言長苾四凶則百姓昭明為妄說何休殆過信史克耳左傳疏曰史克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

故言堯朝有四凶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行父專擅之失詞各有為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為實此疏是也余獨怪史克謂世濟其惡史公知其語病而改之曰世憂之至所稱堯不能去堯不能舉者何以不改乎而杜注尤非溱南集雜辨曰杜以八愆為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屬素王嘉拾遺記帝即八元以為善 蓋妄相配合爾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愆主后土揆百事使八元敷五教于四方是八愆全任禹之職而八元竝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當是為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

彭祖

案此總敘禹臯諸聖并彭祖為十人然下文不及彭祖豈亦

史記志疑 卷一

手

如論語敘逸民而不及朱張之比乎彭祖最壽為神仙家所託史略其事蓋不信之也而獨侈言老子何哉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案既曰舉用又曰未分職語意戾矣若謂遇事共理不分職守豈堯朝如是之無紀律乎正義封疆爵土之說非命十二牧論帝德案舜命十二牧無論帝德之語此三字疑衍五流有度附案史詮云古本度作庀尚書作宅蓋庀之訛也夏紀三危既度全史詮以度為訛甚是而庀之所以訛為度者因古文宅與度皆作庀故訛宅為度耳於是垂為共工



附案集解于堯紀引康成云其工水官名於此引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唐賈公彥周禮序謂冬官水正爲其工即司空也堯改名司空以寵異禹至禹登百揆捨司空之職仍爲其工理或然歟但史依尙書竝載禹益諸臣之讓而垂獨缺疑有脫文賈序亦康成說又見考工記疏於是益爲朕虞

案書所云朕虞舜自言之也此連文爲官名非王莽改水衡都尉曰子虞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亦曰益作朕虞地理志曰爲舜朕虞豈皆誤讀尙書耶

教釋子

附案集解引孔安國曰釋音聲相近今孔傳無此語豈裴氏

見真孔傳乎東晉李暉于真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疏是暉亦會見真孔傳也

史記志疑

卷一

三

詩言志

附案長洲何氏焯義門讀書記曰詩言志此獨作意案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歟

殄僞

附案正義言此僞字是太史公變尙書文然徐廣曰一云殄行則疑傳寫之訛非史公所變也嘉定錢宮詹大昕史記考異曰僞讀如平秩南僞之僞南僞見漢書王莽傳僞卽爲字行爲聲相近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附案大戴禮五帝德北發作大教二字不可解析枝作鮮支

案隱曰而鮮支上無西戎字鳥夷下有羽民字索隱言此北發當云北戶南方地名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爲南方之國誤西戎上少西字山戎下少北字長下少夷字明凌雅隱史記評林引明王鑿曰史文簡古索隱不必依但北發當作北戶桐城方氏苞史記注補正曰索隱謂字缺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下三方則直序其地而西戎上不復重言其方耳仁和趙太常佑曰北發卽北戶言其戶向北開下山戎發則又別有國名發者耳長卽春秋長狄是也

於是禹乃與九招之樂

案禹無與樂之事而史謂招樂是禹與之夏紀亦云禹明德數聲樂未知何據豈因大戴禮身度聲律之語而誤歟呂氏春秋古樂篇言魯作九招舜令質修之又言皋陶爲禹作夏

史記志疑

卷一

三

書九成以招其功山海大荒西經言啟始歌九招謂禹與九招亦猶斯說則不必一變而足矣殿本史記考證滿洲德齡氏曰禹字疑當作夔蓋夔爲典樂之官不歸其功於夔不可敘二十二人之成功而獨遺典樂之夔亦不可且敘禹于諸臣後者以禹功爲最大也而大樂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敘夔于禹之後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紀舜德大明于是夔行樂一段尤可爲夔字明證

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

附案尙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僞孔傳以爲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其一年卽在三十之數年三十二攝位二十八載其一亦在三十之數年六



十服堯喪三年其實二十七月。惟有二年喪畢即位年六十。三至五十載崩年百十二。此說甚謬。三載乃考績之法。非歷試。僅止三載。下三十字。元作二十。書疏引鄭注。可据作偽者。改為三十。而易其句讀耳。疏引康成讀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一百歲。與史政合。史公親問安國。鄭傳孔業。先後符全。是以論衡氣壽篇。亦謂舜百歲。集解引世紀云。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一年甲午徵用。各本說刻。九十九年壬午即真。各本說刻。百歲癸卯崩。昌黎佛骨表。並云百歲。灼然無疑也。故有以舜年百十三歲者。有作百十一歲者。有作百十歲者。有作百五歲者。與孔傳言百十二歲俱妄。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史記志疑 卷一

案舜葬蒼梧之言。著于經。見于史。雜述于諸子。國語祭法。並傳勤事野死之文。竟若確有可徵者。然俱妄也。史記謂因巡狩而崩。鄭康成韋昭本。淮南修務訓。謂征三苗而死。論衡書虛篇。辨之曰。舜與堯共五千里之境。全四海之內。堯典舜巡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會。遠近無不見。聖人舉事。求其宜適。蒼梧非其實也。史通疑古篇。辨之曰。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剽。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乎。路史發揮舜家篇。辨之曰。孟子舜卒于鳴條。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信矣。鳴條在安邑西。即湯敗桀處。為今山西解州。非陳雷平。邱之鳴條。亭康成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亦非。舜都蒲坂。去鳴

條不甚遠也。墨子節葬下篇。呂覽安死篇。言舜葬紀市。紀與莫全。即指鳴條。高誘注云。九疑山下有紀邑。因學紀。開五引薛氏云。舜葬海州蒼梧。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蒼梧非五山。近蒼之紀。城俱謬。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復躬巡狩于要荒之外。故山海內及大荒南經。言舜及丹朱。商均。並葬蒼梧。不足據。因學紀。開十二載。司馬溫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思嚮嫫。隅澤及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墳土。以致其哀敬。顯譽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郡國皆起園廟。亦若是也。此本山海經注。羅莘堯家篇注曰。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又舜家篇注曰。傳謂伐苗民而崩。蒼梧。伐苗乃禹也。凡茲眾論。真足祛千古之惑。其所以造為蒼梧野死之說者。緣誤解尚書陟方之句耳。鄭樵六經輿論亦

史記志疑 卷一

謂舜葬蒼梧。是流俗妄語。真靈位業圖。世傳梁陶宏景造。稱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疑山。得道。荒唐謬悠。大率類此。斷非貞白先生所作。然其附會實始於葬蒼梧之言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案黃帝至禹。諸帝王。並非一族。安得全姓。史于五帝之姓。多缺不具。而夏之姓。姒。下文已明書之。何云全姓哉。此史通所謂連行接句。頓成乖角者也。宋史藝文志。有趙瞻史記抵牾。論五卷。惜伏不見。帝禹為夏后。案夏代稱后。故云夏后氏。王則問稱之。何論帝也。帝禹之稱。非有說在殷紀中。且此以帝與后連書。亦複。姓姒氏。



案三代以前必著功德然後賜姓命氏故人不皆有姓三代以降族類繁亂皆無所謂姓但有氏而已姓一定而不易雖百世弗改氏遞出而不窮即再傳可變史公承秦項焚燹之餘譜學已紊姓氏遂混有以姓為氏者如夏之姒商之子姓也非氏也而連氏于其下曰姒氏子氏有以氏為姓者如秦之趙漢之劉氏也非姓也而加姓于其上曰姓趙姓劉然其謬非始于史公穀梁隱九年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則已混稱之矣或問春秋書姜氏子氏姜與子俱姓而書氏何居曰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而姓之與氏散亦得通是以通志氏族序云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此句非也禮大傳庶姓別于上是氏可呼從未有姓氏并稱之者易言黃帝堯舜氏作則又以號為氏以名為氏亦稱姓為氏之比矣

史記志疑

卷一

太史公曰

附案太史公之稱補今上紀及自序傳注引桓譚新論云東方朔所署又引韋昭云遷外孫楊惲所加又引衛宏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文書而已又引虞喜志林謂古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其官屬仍以舊名尊之考史記遷死後稍出至宣帝時始宣布東方朔安得見之索隱非之矣遷傳有楊惲祖述其書之語韋昭所本索隱亦從之但一部史記均稱太史公惟自序中遷為太史令一句稱令然正義引史作公疑今本傳譌或依漢書改豈盡惲增之耶索隱以為姚察非之矣蓋太史公是官名衛宏漢人其言可信西京雜記隋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宋三劉敬叔兩

漢刊誤竝全衛宏也或問晉晉灼漢書司馬遷傳注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不實索隱亦言宏謬又宋朱祁筆記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唐顏師古遷傳注謂遷尊其父以公為家公之公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遷父子官為令而云公者邑令稱公之比諸說然否曰非也漢官之不見于表者甚多不獨太史公況宣帝已改為令屬于太常表固宜無之奈何據以駁衛宏乎史記中太史公大半遷自稱之不皆指其父何尊之有後漢書鄭康成傳載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云太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尊之說也而東吳顧氏炎武日知錄二十卷譏之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載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是

史記志疑

卷一

其官縣公僭稱他人呼之猶可自號則不可明于慎行讀史漫錄以為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以記言動如唐宋螭頭記注之制非爵秩之位乃朝著之位前人多誤釋惟正義以虞喜為長而志林實與漢儀注相通明戲弄而倡優畜之政以其在人主左右耳補遺謂位在丞相上但可施于張蒼亦非至宋蘇洵嘉祐集史論議遷與父無異稱為失更不然史記祇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自序前篇六稱太史公指司馬談文義顯白餘皆自謂蘇氏何所疑而譏其失哉今本西京雜記

作位在丞相下恐訛

史記志疑卷一終



史記志疑卷二

梁玉繩

夏本紀第二

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縣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

案殛鯀者堯也非舜也說在五帝紀中

居外十三年

案此及河渠書漢溝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與孟子言八年異御覽八十二卷引尸子作十年不闕其家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作七年當以孟子為定但史漢皆謂出夏書而夏書無此文何歟前編謂因兗州貢賦十三載之言殆非也路史後紀作三十年九非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史記志疑

卷二

附案此乃史公節錄論語文但前後皆敘禹治水事何緣插入此四句疑有錯簡

泥行乘橈山行乘權

附案四載之名惟陸車水舟無異只此若泥橈山權多有不合即以此史記言之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于此云

已與本紀異矣河渠書謂出夏書說文橈字注引虞書作山

行乘橈澤行乘輶當即史所稱夏書乃復有此異全溝洫志

仍河渠者也而所引夏書更作泥行乘毳山行則榻深所未

曉其宅如偽孔傳云泥乘橈山乘橈書疏引尸子云山行乘

橈泥行乘橈徐廣于此云橈史集解又引尸子云行塗以橈

行險以撮行沙以軌路史引文子自然篇云沙用隄乃鳥泥

用橈山用橈呂覽慎勢篇云塗用橈沙用鳩山用橈淮南子

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楫楫道藏本許慎注作楫近本誤作楫修務訓云沙之

用鳩泥之用橈山之用橈所傳孔傳路史論四載引許慎淮南

齊俗注云沙地宜隄泥地宜橈慎子不全無考今何參錯若此

孔仲達所謂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全未知孰是也

令益子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子衆庶難得之食

案尚書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不言鮮

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艱食者誤也下文言與益子衆庶稻亦

非

夾右碣石入于海

附案海字誤徐廣曰一作河是也禹貢及漢地理志是河

浮于淮泗通于河

附案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關始于吳夫差歷漢晉至隋大業

史記志疑

卷二

初更闢廣之禹時未有孟子言排淮入江乃誤也吳之通水

有二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國語

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此自淮入汴之道則創之者夫差也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築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晉書王濬傳載杜預書云自江入淮逾于泗汴

沂河而上振旅還都則此道漢晉常通也世謂創于隋煬帝

者固妄而謂禹之舊迹尤妄矣因以知達于河即是達于荷

說文引書政作荷可為的據故通鑑前編從之釋文以河音

如字復云說文作荷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甚

如字之音陸氏謬耳又禹貢雖指曰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

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本漢志注淮泗水在南漢時湖



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河水在縣南。魏鄭道元水經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亦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蓋徐州貢道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以達于河。若直言達河。不識何途之從。惟言達荷。而水道瞭然在目。今本禹貢作河。二孔無傳。疏蔡傳徒執今本為河。求其說而不得。曲為之解。未免支離。閻氏疏證考之最詳。余嘗謂河字乃荷之省文。未定是誤。注家自誤爾。不然。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自不得指後代所開者。蒙以禹跡。而史公親受古文于孔安國。何以不與說文全。而反全今本禹貢。改荷為河。耶。說文荷字注。兼引漢志作荷。而今漢志作河字。義門讀書記謂。寫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果如義門所論。豈班馬之

史記志疑

卷二

主

載禹貢作河。亦寫學所改。哉。則水經之以荷為荷。道元引漢志亦作荷。而史漢于導荷澤及東至于荷。並寫作荷。又當何說是。知河乃荷之省。而荷乃荷之變也。古字省變甚多。往往為後人錯認。即以漢志一端言之。青州濰淄其道序中作惟琅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俱作維。而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又作淮。字雜然減換。遂失其真。且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音義各殊。幾何其不誤讀乎。荷之為河。為荷。亦猶是已。至荷在定陶東北。而云在山陽胡陵南者。宋傅寅禹貢集解曰。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荷當音柯。

齒革羽毛

案禹貢毛下有惟木二字。此似缺。然漢志亦無疑。

雲土夢為治

附案宋沈括夢溪筆談言。唐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雲土。夢所謂古本。豈真禹貢之舊乎。當依漢志作雲夢土。今惟王鑿史記本作雲夢土。他本史記與水經注。已為後人所改矣。於是。有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之說。其辨見閻氏疏證。胡氏雖指而南。匯吳京尹省欽白華前稿書程拳時雲夢考。後又謂雲土即雲杜。古土與杜通。為漢江夏雲杜縣地也。浮於江沱。泔於漢。

附案史記曰。泔古潛字。諸本泔下有於字。羨文也。踰于雒。

附案漢地理志注引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云。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又魏于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變雒為洛。

史記志疑

卷二

主

陽周禮天官釋文亦謂後漢改雒。則知史記中雒字。豈東漢人所易。後遂相仍不改爾。是以唐李涪刊誤曰。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去佳。乃宋王觀國學林云。史記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漢。雖火行。然漢亦從水。豈洛字獨改之哉。馬班多假借用字。魚豢說非也。于是楊慎升菴外集及明周嬰危林歷舉周禮春秋左傳山海經雒字。以為非始于東漢。殊不知古本周禮諸書。亦作洛字。其宅若洛之通駱與絡。尚改作雒。何況本字。未可據今本以駁之也。漢是國號。非地名可比。且蕭何有天漢美稱之語。奈何改之。

榮播既都

附案史與馬鄭王本俱作榮播。伏生今文亦然。是也。古文尚



書與漢志誤作波。波為濟之溢流。波乃洛之支水。此專主導濟。安得合而言之。自播誤為波。顏師古以為二水名。宋儒仍之。直錯到今。或者反欲改史文從波。何妄也。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附案史詮曰。金履祥云。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後入。渭史文當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荆州踰于洛之例。今本傳寫誤也。金說得之。

三危既度

附案度當作庀。即宅也。說在五帝紀。

道九山

附案此及下道九川之文。皆史公所增。本九山刊旅九川。條原而立言也。索隱以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

史記志疑

卷二

五

汶為九山。未知何據。夫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六。奚取于此九山。若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小阜乎。且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奚又不在此數。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左傳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坡山太行。至以黑弱河。濬江沈淮。渭。羊腸孟門為九。並與禹貢不合。至以黑弱河濬江沈淮。渭洛為九川。則據經立義。未可厚非。獨九澤缺而不注。余依禹貢采舊說以補之。曰。究有雷夏。徐有大野。揚有彭蠡。震澤。荆有雲夢。豫有滎播。荷澤。孟豬。雍有豬野。是之謂九澤。周禮九澤。十歲與呂覽淮南。之九澤各不全。惟九山莫定主名耳。

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附案史公所錄。尚書次第。與書序異。如置禹貢于臯陶謨之前。置夏社于典寶之後。蓋行文敘事。不盡依書之次第。況今

所傳者是晉梅賾本。并非賈鄭之舊。則安知史之次第。非元本乎。禹告成功在堯時。陳謨在舜世。至于成湯。因伐桀而作湯誓。因敗桀而伐三。既勝夏而作夏社。于義為順。或以為誤。非也。至大紀前編。置多方在多士之前。移無逸于後。余未敢以為然。

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

釋史曰。伯夷當作伯益。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

案索隱曰。此取尚書臯陶謨為文。斷絕殊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低悟是也。今亦不能深考。正義曰。略其經不全備也。

陳始滑

史記志疑

卷二

六

附案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此云來始滑。于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索隱是也。但漢律歷志作七始。詠與此又別。詠釋亦殊。魏孟曰。七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未知孟堅更據何本。而丹鉛錄謂來是泰字。之訛。即七字也。豈滑又為詠之訛乎。然謂七始。詠是切韻之法。以孟康註為意料之言。殊非。裴駘引鄭注。作在治。帝曰。

附案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為次序。當應別見。書仁和孫侍御志。祖曰。劉向上封事。有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語。則知古本有帝曰二字。論衡問孔篇。引書子娶若時辛壬癸甲上。亦有禹曰二字。



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子不子

附案此文傳寫誤倒乃是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也索隱不察妄譏史公言娶妻二日生子爲不經正義但云生啓子不子五字爲一句而不言上文義亦不全王逸楚辭天問注云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或以辛壬癸甲爲年亦非路史後紀注引呂覽列女傳辨其失矣

附案一本無舜字是也當衍之若以此歌爲舜則下文帝拜將自拜其戒勉乎

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案此因聲律身度之言而誤也說見五帝紀

國號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

史記志疑

卷二

七

案既云國號夏后又云帝禹下文又云夏后帝啓此與五帝

紀言帝禹爲夏后全一語病國語商王帝辛亦全蓋史公謂

夏殷亦稱帝故硬加之有說在殷紀中

或在許

案許太岳之後也姜姓安得以爲臯陶後哉史誤

十年

案禹在位之年竹書及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皆作八年前編

因之據孟子禹薦益七年禹崩之文則八年似得其實通志

依史作十年外紀作九年路史後紀作十五年宋邵雍皇極

經世作二十七年俱非而路史發揮謂益前禹死無薦益避

啓事謬也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案禹巡狩葬會稽之事起春秋後諸子雜說不足依據史公

于論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或之者疑之也而于此直書其事以實之何歟禹會萬國諸侯定擇四方道里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總會東南諸侯亦不應遠來於越蓋虞夏之世會稽不在中國故會稽之山不書于禹貢而揚城止于震澤也試觀仲雍逃吳猶然羸飾則夏后之敷天哀對胡爲直抵蠻鄉會既不到奚論于葬論衡書虛篇辨之曰儒書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虛也堯典舜巡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會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于此誠

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出巡則輒會計是四方之

山皆會計也獨爲會稽立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

史記志疑

卷二

九

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稽如何充之論甚允或問國語載仲

尼言禹致羣神于會稽史公取入孔子世家是以始皇紀言

上會稽祭大禹越世家言少康封庶子會稽以奉禹祀閩越

傳及序傳俱仍之二世責問李斯有禹葬會稽之言見李斯

傳會稽有禹穴見自序豈皆非歟曰非也國語浮夸斷非出

自仲尼縱使禹會至會稽之地必是治水時事論衡道虛篇

云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無會計之事當是已詎朝會羣侯

遂埋斯土乎勾踐非禹苗裔閩越非勾踐種族安得強合二

世所問亦因當世謬談爾墨子節葬下篇云堯北教乎八狄

道死葬豈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東教

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夫堯寧有道死之事堯之道死爲

妄則舜禹道死之妄可知禹穴神符更屬附會宋姚鉉唐文



粹鄭舫禹穴碑亦疑夏與秦俱不載而始載于子長丹鉛錄謂禹穴在蜀之石泉是禹所生處尤為誕而不經然則禹會于何所葬于何處曰左傳哀七年禹合諸侯于塗山非會稽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則惟塗山一會而已梁任昉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可與左傳證國語會稽之誣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絕無可考豈非儉葬之故哉劉向尙未識殷湯葬處至漢哀帝時按行水災始知湯冢在微陌而水經注廿三卷疑之路史前紀八辨之更何論禹也越絕書吳越春秋言塗山在會稽唐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以濠州為是在今安徽鳳陽府杜注左傳謂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即濠州山有繇禹兩廟又有禹會村唐柳宗元柳州集塗山銘宋蘇軾東坡集塗山

史記志疑

卷二

九

詩俱在濠州確然可信烏知夏禹真墓不在濠州之塗山耶水經注三十卷據國語以禹會在會稽謂杜注壽春為非未免違戾然則會稽之訛何由曰管子封禪篇乃漢人臆竄其稱禹禪會稽本屬妄談而世俗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有封禪必有朝會好事者遂假其說以神之并偽造少康封無余一節事而塗山之會不能沒禹又無二會于是謂會稽亦有塗山之名酈道元竟以塗山之會是周穆而非夏禹穆會塗山禹異處杜注昭四年左傳亦云在壽春誤也舉無足徵也必欲求其說以通之則論衡謂四方之山皆可會計不定是越之茅山故路史後紀注言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將所謂會于會稽者安知非即指塗山之會耶然則會稽之墓為誰曰古墓之不知者衆矣即或是大禹古蹟亦必因德被六合殂落之後雖異域殊方無

不起墳土以致其哀敬羅泌所稱儀墓非實葬所也後書陳蕃傳言禹巡蒼梧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禹南到計于蒼梧今亦可曰禹致羣神于蒼梧乎述異記又言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民思之故立祠禹陵亦猶是耳其可曰舜巡狩而崩葬于會稽乎舜禹葬處誣瀆最甚不可以不辨竹書禹五年會塗山八年會會稽不足信

有扈氏不服附案扈為夏全姓之國尙書疏云有扈見堯舜受禪啓獨繼父故不服又云有扈為啓之兄弟此本于淮南子注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不知出何傳記左傳昭元年晉趙孟以觀扈與三苗姚徐奄並稱又將何說恐只是與夏全姓耳

史記志疑

卷二

十

後有扈氏之或問墨子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以為禹誓何歟曰禹先有伐扈事莊子人間世及呂覽召類說苑政理皆言之而甘誓一篇與禹貢相接遂謬以為禹矣至楚辭天問謂扈本牧豎得為諸侯啓擊殺于牀乃不經之談不足信也春秋先己篇言夏后相與有扈戰甘澤非也孫侍御云御覽卷八十二引呂子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之誤然因學紀聞引呂子亦作夏后相則南宋時厚齋所據本已誤子則幣僂汝附案幣與孛通用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不相及寧有三代盛時罪及妻子之事乎考漢書王莽傳引甘誓此語作奴戮師古曰戮之以為奴也疑古奴孛亦通借此可證經史之異文諸儒之誤解湯誓孛戮孟子不孛竝全斯義而刊誤補遺反以顏注為非以孔注為是舛矣竹書隱王十三年擗命史大夫奴遷于九原奴與孛全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附案左傳夏有觀扈比觀于三苗有扈旻徐奄楚語啓有五觀與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竝號姦子韓子說疑全周書嘗麥解五子忘伯禹之命典亂凶國亦與蚩尤類舉然皆莫識所出故左氏疏謂史傳無文斯先儒蓋闕之義焉自漢書人表云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置之下中等地理志東郡縣名其處為畔觀而韋昭因取以注國語道元水經巨洋水注全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仍之云后啓五庶封于衛是為五觀夫古未有五人而合封一國者且既據國以叛又奚須于洛汭之栖栖乎倘依偽古文之述戒作歌方將為啓之賢胄奈何夷于叛人姦子也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與國語稱姦子周書

史記志疑

卷二

稱五子合沈約注武觀即五觀墨子非樂下篇有引武觀語蓋武五音近或相通借其實一人非五人也然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云衛本觀國姚姓則不得為夏之宗室而况為啓子耶是可疑者若更以此五子適有五而牽配之則誣矣後人又嘗以斟灌為五觀而斟灌乃帝相之忠臣為夏宗室其國在北海平壽非東郡之畔觀鄆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論之甚審然則此五子為誰曰五子非五觀亦非太康昆弟也以五子為太康昆弟者始于人表偽孔傳襲之而改之云太康五弟欲與厥弟五人一語相合孔疏復申之曰五人自有長幼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而不知書序與史記竝作昆弟也如以為太康之昆弟乎則當連太康在內不得言五人如以為太康之弟乎則仲康又在內矣何以

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題曰五子錢唐馮氏景解春集辨之曰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謂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居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圖後後果太康之弟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此辨精嚴一掃疑障余深禮之至潛夫論五德志謂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頒疑作洛汭是謂五觀九屬妄談或問書有御母以從之語安知子者非對母言之歟曰否此晚出偽古文不足信也無論太康出畋不合其母亦從子盤游而太康在位時固已無復母存閻氏疏證卷七答馮山公語辨之明矣

子帝少康立

史記志疑

卷二

案左傳楚辭竹書夏自太康失河北國都為羿所據仲康雖克自立而越在河南未能除羿帝相更辱遷于商邱先經羿篡繼被泥弑夏統中絕其後少康滅泥中與亂幾百年而始定故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于漢高祖見宋裴松之三國志魏紀注則歷代中興之主當以少康為冠乃紀表全逸不言直敘世次若守成無事者然深所未曉索隱正義及左傳疏皆譏史公疎略信矣而宋黃震日抄謂少康之事遷時已無可考殊非豈未檢吳世家乎不載紀表而別出于世家亦失作史之體子帝子立

附案春秋內外傳竹書世表皆作杼是也而此作子字當是省文然索隱本引紀作宁引表作子今本世表亦復引世本作宁墨子非儒篇作仔恐俱因形聲相近而訛耳



子帝槐立

附案左傳昭廿九年疏引世紀作芬竹書及索隱引世本全而史則作槐蓋有二名故路史後紀云槐一曰芬也人表分芬槐為二人固誤竹書注外紀路史又謂或名芬發名祖武名魁皆不可信

子帝芒立

附案索隱于紀云音荒于表云一作荒竹書亦云帝芒或曰帝荒疑荒字非左傳疏引世紀作芒也而路史作芒如一名和亦不可信

子帝泄立

附案左傳疏引世紀作世蓋傳寫脫水旁路史作洩可證也外紀或作宗非

史記志疑 卷二

車

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局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帝降與史記竹書異蓋脫去不字他若外紀路史所載不降與局之名甚衆或為偽撰或為字訛俱未可信又竹書謂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故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局至局十年始陟與史不全真知誰是

子帝廬立

附案世紀作廣誤外紀路史載帝名甚多皆妄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案孔甲見左傳路史依竹書作盾甲以孔甲為非乃羅氏之謬也史公取左傳晉蔡墨所說象龍事其有無不可知但傳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一龍降于天德之所致也何言淫亂德衰乎杜注乘龍各一云合為四此

言二龍亦錯所謂淫亂德衰者蓋誤解左傳擾字耳然其誤實從周語來國語不可盡信其言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猶言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夫祖甲豈亂商者哉受豕韋之後

附案徐廣謂受一作更與左傳合蓋古字通用周紀廣更大命一本作受惠氏棟左傳補注曰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為受是古今字也

子帝皐立帝皐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

案皐與發之名竹書路史所載不全皆未可信惟竹書言帝癸一名桀甚是史誤多一履字不然湯並時名履豈有君臣全名之理乎外紀路史反從史作履癸謬也至索隱引世本

史記志疑 卷二

南

謂皐生發及桀疑非杜注傳三十二年左傳云皐桀之祖父

是杜不從世本矣高誘注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孔甲皐之父孫發之子亦不從世本

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案桀之無道多矣而實以末喜亡紀中不及疎矣

適召湯而囚之夏臺

案外紀本世紀言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乃囚于夏臺又路史本太公金匱言桀以諛臣趙梁計召湯囚之均臺故褚生補龜策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繫湯夏臺此可補史缺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案禹後封杞即湯封之武王特因其舊封重命之耳故路史



注据大戴禮少間篇云湯放桀遷妣姓于杞宅如漢書梅福傳云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文選晉張士然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云成湯革夏而封杞即史公于留侯世家亦述鄭生之言云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而此乃謂周封夏後于杞何哉

用國為姓  
案姓當作氏

有扈氏

附案路史國名紀以扈與斟等斟戈四氏出已姓高陽後謂史為誤但扈為夏全姓即甘誓所稱者與已姓之扈別至斟等等氏索隱引世本及潛夫論五德志並稱是夏後杜注左傳從之應劭漢書注從之見地理志北恐非史之誤也潛夫

史記志疑

卷二

五

論及路史載禹後諸氏增多于史而字亦各異譌誤茫昧莫知孰是姑從略焉

有男氏

附案小司馬引世本男作南周書史記解及潛夫論並作有南攷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周語作南蓋古字通故周子南君亦作男君

形城氏

附案宋陳彭年重修廣韻註於成字下云史記有形成氏古成與城雖通用而形與形甚殊豈以形近致訛歟當考

斟氏戈氏

附案史記攷異曰索隱本作斟戈氏即斟灌也戈灌聲相近上氏字衍

殷本紀第三

殷契

案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子亥遷于殷乃始稱殷子亥即契七世孫振其後仍稱商湯以商為代號至盤庚復改稱殷是以殷商可兼稱之然不得以子孫所改之號易始祖受封之名故孔子言語嘗曰殷禮殷人而序詩書則曰商書商頌國號之所定也奈何稱殷契乎攷其地則異揆于理則乖當書曰商契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案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元鳥降為祀高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當毛公作傳時未有遷史也遷史出而乃有吞踐之說其說起于周秦間

史記志疑

卷二

未

好事者是以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元鳥致胎列子天瑞言后稷生于巨跡夫毛公豈不知吞踐之說哉亦鄙弗道爾自史公信其說而漢儒如康成宋儒如朱子並援以為据遂有謂稷契無父而生者毋乃誕歟行浴出野淫佚孰甚稷契之母不宜若此鳥卵巨跡驚避不遑吞之踐之殊非情事聖人之生雖異于眾庶然不外氣化形化之常寧妖僻如是耶前賢闢之詳已甚至轉相傳述呂氏春秋音初篇以燕遺卵在簡狄為處女時詩疏引王肅解以姜嫄寡居生子九屬乖妄蓋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經之語故于殷紀曰吞卵生契于周紀曰踐跡生契于秦紀又曰吞卵生大業于高紀則曰夢神生季一似帝王豪傑俱產于鬼神異類有是理乎蛟龍見于澤上雷電晦冥而劉媪猶夢臥不覺將與土木何殊即史



所載其誣已顯論衡奇怪篇嘗辨之元方回續古今攷云好事之人見劉邦起于亭長為王為帝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奇司馬遷采以成史班固不能改知道君子掃除而弗信可也子因以考識緯雜說稱伏羲帝嚳感履跡而生神農堯湯感龍神而生黃帝感大電生少昊感白帝生顓頊感瑤光生舜感大虹生禹感流星貫昂又吞神珠薏苡生文王母夢大人生孔子母與黑帝交生御覽八十七卷引世紀豐公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太公則卯金兩世俱龍種而薄太后生文帝復有蒼龍據腹之祥王太后生武帝亦有夢日入懷之兆嗣後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徵以誇之傳諸史冊播諸道路皆此類也北齊劉晝新論命相篇反津津道之謂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不亦惑之甚哉

史記志疑

卷二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案契佐治水未見所出豈因禹讓契故耶

封於商賜姓子氏

案禹契稷之封國賜姓皆出于堯注疏言之甚明宅若白虎

通潛夫論諸書亦然史俱以為舜非也

契卒

史通因習篇曰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夫子修春秋實

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史記

凡有薨者全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

子曹圍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根圍禮祭法疏引世本作遭圍漢書人表又作根圍考禮疏引世本日遭圍生根圍根國生冥是知史

敘世次缺根國一代而人表誤合二人為一也外紀云曹圍卒子根國立曹乃遭之省根乃根之訛

子振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核人表作核竹書又作子亥未知孰是

子微立

案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孔叢子引書曰高宗報上

甲微則商家以日為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報丁也然

竊疑商人自契至振並別製名何以上甲至帝辛改名十日

而以日為名之外又未嘗無名如上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

名受竹書諸君疑諸君俱有二名今缺不具蓋名以日者殷

之質生之與死皆以是臣民之所稱亦以是別立名者殷之

文非有大典禮不用故成湯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

庶不為嗣遂祗傳其名略而已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案商以生日名子故不嫌于複獨此三世名報兩世名主何

也通志曰報丁報乙報丙與主壬主癸皆兄弟之名史指為

父子過矣人表于報乙報丙主壬主癸之下俱不言誰子蓋亦疑而缺之也

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附案湯非名也有謂湯是字及謚者並非以地為號故稱成湯武湯路史

發揮注云湯特商國中一邑名今相之湯陰成湯者猶成周

然其名有二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

嘉名文也堯典疏及白虎通姓名章謂湯為王後改名恐非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史記志疑

卷二

大



附案此仍書序元文成湯二字傳寫誤增故史詮謂洞本無此二字當衍之而所云八遷者本紀止言湯之一遷餘皆不載攷書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遷于商左傳相土居商邱是三遷也商與商邱不全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振也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不知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云上甲居鄩是六遷也而水經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遷也并湯為八經典釋文謂八遷惟見四孔仲達數砥石商邱及亳為三而連契之居商為四遷非也

作帝誥

案此是逸書篇名書凡百篇幾遺其半而名目見于書序漢儒竝以書序為孔子作蓋據孔子世家及漢藝文志也漢書

史記志疑

卷上

九

知者矣然獨怪史公作史既兼采逸書而百篇之名目有不盡錄者未知其去取何在信書序不得不議史記之疎信史記不得不疑書序之偽余嘗反覆參究知史所載書之篇名元有漏略故五帝紀無汨作九其彙飲大禹謨殷紀無釐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周紀及世家無旅葵旅巢命君陳君冢而尚書實不止百篇宋儒力排書序非出自孔氏朱子謂周秦間低手人所作雖執不知問要是先秦古書竊意尚書元序漢初已不全後人傳寫又不免脫失耳奚以明之如左傳定四年有伯禽唐誥二篇乃孔子所斷不刪者而序無之此殘缺不全之證也殷紀有太戊一篇必書序之所載者而不列其目此漢以後脫失之證也然則書豈止百篇哉趙岐注孟子宋小國章云古尚書百二十篇

湯征諸侯

附案湯征亡矣而紀有其詞豈非史公所見壁中真古文乎唐白居易長慶集有湯征補亡未免妄作何忘檢史記也前編言此所載其詞不類非湯征之舊不然

伊尹名阿衡

案索隱言伊尹名摯阿衡是官非名也其說良是但所謂名者非姓名之名乃名號之名後世因伊尹官阿衡遂以為號史隨稱之耳然不書伊尹名亦疎伊尹名摯見孫子用間篇墨子尚賢中篇楚辭離騷天問

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

素王及九主之事湖本于湯說于字

史記志疑

卷上

十

案伊尹之事孟子已詳言之乃史公猶信割烹為真而反疑聘迎非實復取世俗誣百里奚是媵臣之說嫁附伊尹本于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本味墨子尚賢中下篇殆史通所謂多雜舊聞時采異論或違經傳與理不符者也鵠冠子稱伊尹酒保愈演愈怪何人之敢于誣聖賢哉五反與孟子三聘異疑因五就之文而誤素王九主亦不可据與韓子難言及後漢書馮衍傳謂伊尹干湯七十說全妄仁和翟教授瀨四書考異謂割烹出伊尹說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案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尚書大傳言伊尹仕桀聞日亡吾亦亡之言遂去夏適湯鬼谷子午合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後合于文王是







則為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一德得毋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斯論甚確攷禮緇衣兩引尹告今一在太甲篇一在咸有一德詳其語意必史臣中間敘述之詞故稱其字決非伊尹自言乃偽書既妄分兩處用之而又盡竄入伊尹口中真覺言大而夸也緇衣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改天為先今政作先此又偽書用鄭注之驗

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

案外丙仲壬之立孔疏謂傳記小說不可用然孟子已明著之又見于竹書世本豈傳記小說乎唐宋諸儒多斥史記為妄而無奈明著于孟子遂復撰出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史記志疑 卷二 肆

之說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十七於是從史記者除書疏所稱劉歆班固皇甫謐與趙岐孫奭孟子注疏外惟古史通志外紀及蔡傳而已又閱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有沙門法琳破邪論間引陶宏景年紀所紀帝王之年多異然亦列外丙仲壬又宋張衡有編年通載十五卷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張衡云外丙仲壬合于歲次尚書殘缺孔氏誤陶張之書雖不傳固信孟子史記竹書世本也若不從史記者則始于孔疏嗣後宋張栻經世紀年考見通及皇極經世大紀前編明薛應旂甲子會紀宋濂凝道記竝仍孔義不數外丙仲壬而其所以不數之者一因桐宮居憂之語一因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之文坐此二疑便硬刪殷之兩王并經史皆所不信母乃悍乎殊不知桐宮居憂晚出之偽古文也即以爲真安見非

居仲壬之憂蔡傳謂太甲服仲壬喪頗覺直捷漢律歷志言太丁外湯歿而太甲立偽孔傳之言也蓋緣誤讀書序來宋兩服誤沈括馬永卿辨之矣沈補筆談曰湯誓仲虺之誥皆湯時誥命湯歿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于太甲元年不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尹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義理所繫章句亦不可不謹永卿懶真子曰書為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歿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為定雖然史記亦不能無錯孟子竹書俱稱外丙二年而此作三年古史亦孫奭謂史記不稽孟子之過是也至陶公年紀云外丁三年既仍史三年之謬而又以外丙為外丁豈別有所本耶成湯既歿既者追謂之詞太甲元年

史記志疑 卷二 肆

是為帝外丙乃仲壬崩之明年也案殷諸王自當別有名史缺不書竹書外丙以下皆有名史竝不著之惟河圖甲名整呂氏春秋音初篇有殷整甲徙宅西河語餘俱無徵恐是後人偽加故不采又殷亦未嘗稱帝說見後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案書咸有一德疏曰殷本紀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經相違馬遷之妄也釋史曰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誤耳而閻氏疏證四力主六年之論謂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援孟子述此事兩用三年字為據以見古大臣格君非之難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



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為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偽作古文者依傍書序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三年復歸事撰于中篇以合書序而不知不合孟子也孫侍御駁之曰伊尹放太甲必在即位之初若遲至三年之久始放于桐恐無此理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三年二字誤衍也至孟子兩三年字上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云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即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倘如閻氏說則史記下文云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又云帝太甲居桐宮三年將謂前後統計九年乎又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疏證謂殷紀注引康成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此說果真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

東漢志疑

卷二

三

葬處乎趙岐注桐為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湯冢湯也辨見水經注廿三卷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為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地耶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閻氏之言甚嚴至路史發揮謂伊尹無廢立事宋孫奕示兒編復以放為教字之訛謂書序是教諸桐皆妄欲回護伊尹而反昧于事情也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案攝政當國是也朝諸侯則妄矣此必仍戰國好事者之言至紀年謂伊尹放太甲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之尤為乖誕咸有一德疏已斥之矣文選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

明允而嬰戮亦謬

伊尹嘉之適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溥南集辨惑曰三篇之書雖伊尹作然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弟太庚立

附案竹書作小庚疑非

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

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史本書序漢藝文志家語五儀篇及孔疏引皇甫謐全古史大紀因之則為太戊時事審矣乃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云湯時生之書大傳謂生于武丁時論衡屢云武丁時生之而順鼓感類二篇又以為太戊時說苑于君道篇一以為太戊時事一以為武丁時事敬慎篇及漢

東漢志疑

卷二

三

五行志竝以為武丁時劉晝新論禍福篇亦云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拱生於朝修德自枯高誘呂注師古漢書注史通書志困學紀聞二釋史俱以成湯武丁是傳述之訛厄林謂桑穀生于商朝者三而均為與商之頑未必盡非也凡此諸說疑莫能明惟史稱一暮大拱則近于怪理所難信與呂之制樂說苑君道言昏生旦拱何殊考大傳漢五行志說苑敬慎論衡異虛偽孔傳家語古史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為是

帝仲丁遷于傲河夏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附案先敘遷居之事而後敘崩立亦是一體然商自仲丁遷傲以來傲亦作全凡五徙國都然後盤庚居于毫殷下文所云五遷無定處是也史公不應止書此三遷疑是錯簡遷相遷



邢當在是為帝河夏甲子帝祖乙立之上書序邢作耿案隱  
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考御覽八十三卷引史是耿則知  
邢字為傳寫之訛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  
徙邢誤分作二地前編反依之東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實  
指耿為今山西河津縣邢為直隸邢臺縣本于通志恐未可  
信也又路史國名紀謂耿即邢故通典曰祖乙遷邢佳韻邢  
音耿通史記云先耿後邢失之而史記並無先耿後邢之文  
蓋羅泌誤

仲丁書闕不具  
附案逸書有仲丁篇故云然此句當在前文帝仲丁崩之上  
不應置外壬時也必是錯簡

河夏甲崩子帝祖乙立  
史記志疑 卷二 考  
案史及書疏引世本皆以祖乙為河夏甲子而人表謂是弟  
未知孰是

巫咸任職  
附案他本皆作巫賢是也湖本訛刻咸字巫賢乃咸之子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

附案書盤庚疏引史索隱引世本均作開甲紀年亦作開疑  
沃字非又書疏以開甲為祖辛子未知誰誤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附案書疏引史以祖丁為開甲之弟皆與今史記本異惜無  
從參考

立帝祖丁之子陽甲  
附案紀年注云一名和甲本山海大荒北經蓋有二名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案大紀云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史詮非之云中丁至陽甲政合九世之數若沃丁以來  
則不止九世矣大紀專就立弟及立兄弟子數之故以仲丁  
為誤史詮數一帝是一世故仍依史作仲丁而皆不攷史公  
斯言之失夫沃丁之後有太戊中興仲丁之後有祖乙復興  
豈得言九世亂乎况沃丁而上有外丙仲王陽甲而降有盤  
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所謂廢適更立者何獨咎沃丁仲丁  
哉蓋一代有一代之禮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  
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諸生續梁孝王世家  
袁盎語也若殷亦立子  
周亦立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  
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為殷禮孔子曰立孫自為周

言之耳  
史記志疑 卷二 考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

案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判然兩地自史公有復故居之說  
而班固作地理志遂于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康成注  
經亦仍之云湯居偃師而張守節引括地志言湯先居南亳  
後遷西亳晉臣瓚又云湯居濟陰薄縣孔仲達于商書商頌  
竝載其說而云經無正文未知孰是竊謂仲達所述皇甫謐  
之辨極為精覈謚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今梁國寧陵  
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居偃師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餘  
里豈當使亳衆為之耕乎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  
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為  
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為西亳即盤



庚所徙者竹書謂盤庚遷北蒙非也閻氏疏證復申之曰南亳是湯所都  
 皇甫謐據孟子以政之史注謂湯於後徙西亳予即如謐以  
 政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  
 尹既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于桐訓太甲乎仍屬殷  
 熟方近自史云復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不知盤庚三  
 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  
 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往  
 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洛邑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三  
 毫鼎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凡此皆商  
 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不可不論閻氏之辨亦確余因考  
 書序盤庚將治亳殷疏引東哲據孔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

史記志疑

卷二

夫

夫謂之始宅則非復故明甚可補前賢所未及臣瓚之說最  
 謬不足辨也

迺五遷無定處  
 案偽孔傳以湯徙亳仲丁即河亶甲相祖乙耿并盤庚居  
 殷為五馬鄭王肅以商亳鄭相耿為五兩者皆非上文云自  
 契至湯八遷則不應通數成湯明甚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尚  
 未徙殷尤不應列于五遷內矣考竹書仲丁元年遷鄭河亶  
 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  
 奄是之謂五遷紀于前之八遷書其一而遺其七於後之五  
 遷書其三而失其二豈非疎乎盤庚至紂都復數徙史亦不盡書也又祖乙自  
 相徙耿自耿徙庇書序專言篇名故但云祖乙圮于耿作祖  
 乙而不及相圮遷耿事祖乙之篇政作于遷庇時故云圮于

耿不云遷于耿也偽孔傳誤連上文遂改為圮于相遷于耿  
 孔疏謂孔傳與經言大不辭亦頗糾偽傳之失乃復引康成  
 說祖乙去相居耿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因不再徙而  
 又誤讀竹書以為祖乙圮耿遷奄竝非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  
 案人表以小辛為盤庚子與史不全未知孰是  
 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案三篇乃盤庚誥民之詞史臣所錄安得謂百姓思盤庚而  
 作于小辛之世乎書疏非之是也至康成謂盤庚為陽甲之  
 臣謀徙都殷以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一先一後其妄政全  
 殷國大治

案殷不當稱國疑是羨文

史記志疑

卷二

夫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案漳南集辨惑云此篇即祖已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臣  
 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已嘉之而作謬矣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但云及訓復失之太簡所辨  
 是因學紀聞亦譏史與書序相違也余因攷書序及大傳言  
 高宗祭湯有雉雉鼎耳祖已訓諸王史公取入本紀本無疑  
 義論衡指瑞篇據大傳全只因書中有典祀無豐于昵一語  
 馬融王肅輒顯背經史創為祭廟廟之說以祭湯為非蔡傳  
 因之至前編直謂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有雉雉之異祖已作  
 二書以訓祖庚反據此紀誤繫斯事于祖庚之世為證竊所  
 未安而日知錄十八及閻氏疏證竝以前編為不易之論何



歟。偽作古文者，亦緣豐昵之文，故于說命中篇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若與此篇實相表裏者，大紀不知其偽，謬指黷神為高宗初年時事，遂移彤日之訓于說命前，豈不舛哉？經文昵字，蓋指宗廟對山川社稷七祀而言。況史引經作常祀，毋禮于弃道，則古本亦不盡作豐昵也。疏證卷四引閩陳第尚書評，謂史所稱義不可通，未免迂拘之見。竹書祖庚元年作高宗之訓不可信。

帝甲淫亂殷復衰

案周公以祖甲與中宗高宗文王並稱迪哲，安得以為淫亂衰殷。紀及世表全誤。然其誤從國語來。周語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猶云孔甲亂夏也。」此衛彪傒之謬談。何史公不信周旦之語而反信衛傒耶？淳南集五經辨惑曰：書聖經也。史傳

史記志疑

卷二

三

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詳。左氏馬遷為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遷就，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惠氏左傳補注曰：「汲郡古文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昭六年傳：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外傳：帝甲亂之。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也。此說甚通。而淳南所謂變易遷就者，蓋指偽孔傳從王肅邪解，以祖甲為太甲耳。乃孔疏力主之以康成言武丁子帝甲事為妄造。試問太甲稱祖，誰所傳說。出何典籍耶？若謂無逸以德優劣年多少為先後，豈太甲之德遜于後嗣，文王之聖遜于三宗，而武丁五十九年之後，胡以不即數文王之五十年乎？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忽變而為亂殷之主，岐頭詭見，坐令矛盾兩傷。蔡傳辨之極明。」

子帝廩辛立

案世本作祖辛，索隱已于世表言其誤矣。而竹書人表並作馮辛，與索隱引世紀作憑全。然則史于紀表作廩亦誤。子帝太丁立。

案太丁不應重見。此與世表全誤。人表及後書西羌傳亦誤從史。竹書世紀作文丁是也。史詮謂太字羨文，當是帝丁。猶帝乙帝辛之稱恐未然。

帝乙立殷益衰

案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易亦屢稱帝乙也。」非湯是固殷之賢君也。奈何以為殷由之益衰乎？此紀及世表全誤。然其誤必因錯會左傳來。文二年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史記志疑

卷二

三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宙。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傳不過雜舉以明不先祖父之義。乃史公見其與厲王並言，遂以為衰殷之主。杜預仍其誤而甚其詞云：「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未知帝乙不肖何在。上文鯀契亦並言可謂契是不肖乎。」人表置帝乙于下，中亦是浴誤也。帝乙長子曰微子，微子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附案馬融注論語云：「微子紂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與紀言微子及紂異母全。自康成注尚書，據呂氏春秋仲冬紀，言微子生時母猶為妾，及為后生紂，遂以微子為紂全母庶兄。孔邢經疏及索隱並宗其說。夫帝乙賢君，不應以妾為妻。九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后，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即立太子，必待紂之生乎？況



其為母一爾庶不可為嗣妾乃可為后歟太史之爭宜在立  
后時不宜在欲立太子時也準情揆理呂子殊不足據餘冬  
敘錄云妾既得為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稱嫡長子乎  
此語真足破疑然則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紂之不肖思廢  
之而立賢子也太史爭之者執嫡庶之分泥于經而不達于  
權也若公都子引當時人言以微子與比干為紂之叔父則  
誤矣至啟當諱開史例也說在周紀中

天下謂之紂

附案紂有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名  
也猶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不及也  
云名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即以爲號矣先儒謂紂  
辛受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即以爲號矣先儒謂紂  
爲謚非至康成謂紂字受德則不足信蓋德爲虛位有凶有

史記志疑

卷二

董

吉受德云者猶湯誓言夏德立政言桀德非字之謂也然其  
所以致誤之由固自有說立政曰其在受德啓周書克殷篇  
曰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作書誤解遂于仲冬紀著之曰其次  
受德康成過信呂書取以釋經後儒又過信康成故晉孔晁  
注周書張守節周本紀正義竝云紂字受德偽孔傳于截黎  
篇從馬融讀受爲紂謂聲轉相亂于立政篇依康成作受德  
謂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更屬岐說而仲達曲爲之疏曰或言  
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豈其然哉周本紀錄克殷篇改末  
孫受德爲季受季者少子也豈史公有意更之歟立政受德  
云受所  
爲德也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  
案韓子十過釋名水經注八拾遺記皆作師延是也此與人

表竝誤作涓師涓出于晉平公衛靈公之世亦見韓子十過  
及呂子長見補樂書者曾引之淮南泰族訓又誤  
以師延爲師曠時  
而盈鉅橋之粟  
案盈字當諱說在周紀

九侯鄂侯

附案九侯即鬼侯故徐廣曰一作鬼侯九與鬼音近如宛軌  
皆从九得聲而徐謂鄂一作邗者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邗侯  
亦紂三公世紀邗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邗爲文王所伐文王  
豈伐賢哉則知史記異本是邗字徐誤爲邗而鄂即邗也  
表有邗侯評林見韓子難言呂氏春秋行論過理有醢梅伯  
語又淮南子傲真訓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遂謂梅伯  
即鄂侯大謬國名紀有思國或疑思即引康成云商有思侯  
鬼之誤非

史記志疑

卷二

董

梅伯則與鄂爲二國矣韓子難言云異侯與鄂侯左傳  
五年邗人伐異侯奔隨六年納  
諸鬲謂之鄂  
侯地皆相近  
九侯女不惠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  
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  
案西伯之囚因歎醢鬼侯脯鄂侯也殺梅伯另一事當在後  
伯而被髮佯狂則與割比干戰國趙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  
心全時已屬武王之世矣戰國趙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  
傳可證此紀是已然此與周紀謂崇侯虎譖西伯乃囚姜里  
殊非事實何者文王嘗伐崇侯矣因其譖而囚之甫脫囚而  
伐之豈不跡類修怨情嫌投鼠乎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  
虎也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有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  
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  
知其謬耳惟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敷演多端言無準的



在此紀以為諸西伯歎二侯在周紀則謂諸其積善累德不  
利于紂此紀本于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  
時雜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  
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  
請圖之乃拘于羑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諧曰西伯昌聖人也  
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乃囚文王美  
里斯語烏足信哉然則文王之歎紂無從知之必有告者其  
人為誰曰褚生補龜策傳言紂聽諛臣左彊囚文王或者是  
其人歟左彊亦見淮南覽冥訓他若韓子難言謂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書大傳謂羑里之囚由于伐耆而詩文王篇及左傳襄三十  
一年疏又謂大傳稱紂見虞芮質成及伐邶密須犬戎故囚  
文王俱非也

史記志疑 卷二

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  
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  
使得征伐為西伯

案史公說文王出羑里及專征伐二事殷周紀及齊世家所  
載雖有詳略而大槩相全蓋本于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  
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太公閔天散宜生並  
周公所稱修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稱見而知之者則欲脫君  
于難必有道矣何至籍美女等物如勾踐之象吳耶除去炮  
烙是太師少師從容燕語之所不得于紂者乃以羑里之囚  
一詩而即許之決無此理況洛西本紂地文王烏從獻之耶  
美女奇物僅足贖竊歎之罪請去炮烙方抱有善歸已之疑  
安能緣茲兩端便賜征伐耶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云文王

羑里閔散懷金韓子難二篇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千里以  
解炮烙之刑洛西專並承訛襲妄而敷衍之耳路史發源論  
然則文王何以出羑里曰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  
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呂氏春秋行  
論篇云紂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  
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此文  
王出獄之故也然則何以得專征伐曰文王之為西伯因于  
王季紂加賜文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耳竹書可證已竹書  
王降密而得賜專征則非也因得專征故可以伐密然則何以請除刑曰亦見呂氏春  
秋其順民篇云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紂喜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願為  
民請炮烙之刑是地為紂賜之非文王獻之亦不言洛西也

史記志疑 卷二

而炮烙之刑許不許未可知也後書王暢傳言武王入紂  
子必有所據似得其實惟言賜地千里太過淮南道應訓亦  
為炮烙在出羑里而歸之後以對比于宋李觀野江集謂諸  
別孕婦殺謀者在文王之時皆謬也侯從囚與請除炮烙是得衆賣恩適足以起紂之疑而激之  
怒蓋未知文明柔順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害者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  
案殷周兩紀及齊世家皆言西伯呂尚陰謀修德行善以傾  
商夫德非傾人之事亦非陰謀所能為若果如是又何以為  
文王太公古史削去陰行止稱修德足明聖人之心其見卓  
矣偽孔傳于載黎云文王事紂內秉王心孔疏遂有貌雖事  
紂心有將王之語因學紀聞卷二折之曰文王之德之純豈  
心與貌異乎蓋見遷史說文武志在傾商累年伺間虛言成



實遂發此謬談耳

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

案飢國周紀作者宋世家作飢蓋古今字異其實一耳者與

黎為二國故竹書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

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

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灼然兩事路史國名紀云

黃帝後姜姓有耆國侯爵自伊徙耆後曰伊耆堯之母家商

後子姓有黎國侯爵與紂都接判然兩地黎在上黨壺關非東郡之黎也辨見

經史問答卷九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耆下并為一案千

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誤至前編出而論乃益暢其略曰黎

者商畿內諸侯也西伯伐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

戡黎于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文王專征若崇若密須

史記志疑 卷二

書

率西諸侯自關河以東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三分有

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

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孔子稱文王至德如戡黎之事亦已為

之則觀兵王疆文王有無商之心矣烏在其為至德紂殺九

侯醢鄂侯文王竊歎遂執而囚之況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

告如其其急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

乎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為武王也昔商紂為

黎之蒐則黎濟惡之國武王戡黎或者以警紂而終莫之悛

所以有孟津之師歟故吳才老以戡黎在伐紂時其非文王

明矣武王而謂之西伯左傳定四年分衛殷民有飢氏蓋饑國之後

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案殷周兩紀月表齊世家漢律歷志竹書俱稱武王觀兵孟

津而歸居二年乃伐紂故禮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高蓋本于漢初偽泰誓也而晚出之泰誓遂撰為觀政于商

之語然中庸稱一戎衣而有天下即史載劉敬說高帝亦云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

滅殷故宋儒均言武王無還師再舉之事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案周紀作太師疵少師彊殷之樂官也此似缺疵彊二字不

然則與上文稱箕子比干為太師少師相混矣祭字衍周紀

無祭字

赴火而死

案紂死無定說史與周書克殷解言自焚于火而尸子言武

王殺紂于鄗宮見御覽八十二卷賈子連語言紂鬪死其言死固已

殊矣竹書稱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南單疑鹿臺之異淮

南子汜論訓稱紂拘于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

美里又似紂但見拘禽未嘗即死諸說不全莫知其實

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案此乃史公輕信逸書之語也說見周紀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

附案武庚之封何以不告其遵成湯之法三宗之道而云盤

庚之政乎呂子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衆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遺老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于是復盤庚

之政史蓋本此

其後世貶帝號為王

史記志疑 卷二

素



案夏殷周三代本皆稱王。間亦雜稱后。從未聞有帝稱。史謂夏殷稱帝。故以為貶號為王耳。夫皇帝皇后者。俱有天下之通號。本無甚分別。爾雅云。天帝。皇。王。后。辟。君。也。安得升降褒貶之說哉。禮運曰。先王未有宮室。是皇亦稱王。大禹謨曰。四夷來王。呂刑曰。皇帝哀矜。皇帝清問。是帝亦稱皇。王。洪範曰。五皇極。文王有聲之詩曰。皇王烝哉。是王亦稱皇。詩元鳥曰。商之先后。書盤庚曰。前后古后。先后神后。禮內則曰。后王命冢宰。是商周亦稱后。不獨夏稱之。其義一矣。然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遞嬗。異稱。遂若因世會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與帝之號。容或互稱。而三代之稱王。一定不易。歷稽經傳。無稱三王為帝者。司馬光稽古錄。稱夏殷為王是也。既不稱帝。尚何貶號。史公之說。奚据乎。索隱乃順非而為之詞云。夏殷天子

史記志疑

卷二

堯

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舊唐書沈既濟傳云。夏殷為帝。周名之曰王。何其誕也。若以周初貶之。則武王不過卑以自牧。如夏稱后之比。改帝為王而已。安得貶及夏殷。若以周末貶之。則戰國齊秦猶稱帝。更不應貶及先代。且即云後世貶之。則如甘誓王曰。六事之人。此真夏書也。其誰貶之。湯誓王曰。格爾眾。夏王率遏眾力。盤庚三篇。王凡十一見。高宗彤日篇。王三見。戮黎篇。王五見。微子一舉。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書也。玄鳥之詩曰。武王靡不勝。長發曰。玄王桓撥。武王載旆。實左右商王。殷武曰。莫敢不來王。此商頌也。又誰貶之。況史公于夏紀特著之。曰。國號夏后。即湯為創業之祖。亦未嘗書曰帝。則與稱帝貶號之說。自相矛盾。而既云貶號。何以夏殷二代無不號之為

帝耶。可知其妄加之矣。或曰。遷見周易尚書。屢稱帝乙。故謂夏殷稱帝。非鑿空傳會也。曰。不然。帝乙乃其名。不得錯認為號。哀九年左傳注。立為天子。故稱帝乙。而人表但書曰。乙。去帝字。並誤以為號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熾誓。有折衝將軍信帝。後世尤不得因一帝乙。槩商之諸王。而并上槩夏氏。蓋史之誤。由國語來。周語衛彪傒。以祖甲為帝甲。祭公謀父。以紂為帝辛。人表書曰。辛。去帝字。史亦曰。竝屬載筆之失。不可為訓。倘欲援作典據。則左傳辛甲。虞箴曰。在帝夷羿。以篡亂僭竊之賊。而號之為帝。亦將信之耶。穆天子傳。河伯號帝曰。穆滿。又將謂周亦稱帝耶。它若唐劉長卿。隨州集。送荀八過山陰詩。空山禹帝祠。宋歐陽修文忠集。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雖行文趁筆。然固本于史記。未曾細攷耳。後世僭稱王者。自徐偃始。僭稱帝者。自

史記志疑

卷二

堯

秦昭齊閔始合稱皇帝。則自秦始。漢以下。封王為臣位之極。而王之名替矣。或又曰。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故譙周有夏殷廟號為帝之論。未知是否。曰。非也。孔仲達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全稱。生稱帝。死亦稱帝。生稱王。死亦稱王。斯言極為精覈。觀盤庚三篇。可見。若果附廟稱帝。則盤庚何以稱先王先后。而不稱先帝乎。曲禮漢儒所記。必周末變禮。如秦昭齊閔輩。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考。而題帝于木主。或卒哭附廟。而子孫題稱為帝。違經背制。何所不有。記者特以著禮之變。烏得例諸夏殷哉。戰國策稱趙襄子為王。稱秦趙之先王為先帝。說在六國表。夫大夫也。而謂之王。諸侯也。而謂之帝。豈非衰周亂禮。入廟稱帝之的證歟。竹書于夏。俱稱帝。于商。或云。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作新王之事。豈夏改號禹。謂之帝。竝不足信。



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

附案監殷者為管蔡霍所謂三監也史記諸處但言管蔡而不及霍叔書序左傳亦然以管蔡為主遂略之耳蓋叔處以罪輕不廢仍國于霍竹書及穆天子傳有霍侯舊後為晉獻公所滅故康成謂書序不言霍叔是赦之也見衛詩譜疏若孔仲

達謂其時霍叔在京邑見秦仲疏路史後紀十謂與管叔全經

死皆臆造之詞而偽古文復有降為庶人三年不齒之說不足信也高子賞刑篇云周公流霍叔亦未可據

而立微子於宋

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蓋謂成王命微子代殷後為上公非謂成王始封微子于宋也樂記

曰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韓詩外傳三全越絕書謂未下車封宋荀

史記志疑

卷二

聖

子成相篇曰紂卒易鄉移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雷侯世家

家鄭生曰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漢書梅福傳曰武王克殷

封殷于宋文選張士然表曰武王入殷而建宋潛夫論氏姓

篇曰微子開武王封于宋又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下舉

命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而滅廉篇載武王使召公盟

微子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豬俱可證武

王已封微子并知初封宋為侯爵自史公誤讀書序以封微

子在成王時後儒多從其說殊不知微子歸周即封于宋矣

鄭注樂記云武王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想必以

史記為非故不從耳孔仲達于周書周頌禮記疏亦謂微子

歸周之時暫復故位即徙封宋爾時未為殷後至成王命為

殷後因舊宋命為公史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惟言微子初封于宋不知

何魯是孔然史于殷周二紀及魯宋管蔡世家自序傳竝以

封宋在成王時而陳杞世家云殷破周封其後于宋則以為

武王封之又似不誤誠史通所譏隔卷異篇違相矛盾者又

仲達謂微子暫復故位是因左傳而誤非事之實說在宋世

家中

以國為姓

案姓字誤當作氏

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案史所述子姓分氏據潛夫論以較索隱所引世本則史有

缺略而稚氏又世本潛夫論所無疑稚氏乃時氏之訛音相

近也北殷氏潛夫論作北段世本作髦氏索隱謂秦寧公所

伐亳王即是北殷路史國名紀四謂庚丁徙河北號北殷疑

莫能定矣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索隱曰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路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為

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亦疎略也

史記志疑

卷二

聖

史記志疑卷二終



周本紀第四

居期而生子

附案詩誕彌厥月疏曰人十月而生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周本紀云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厄林駁之曰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穎達詩白華疏云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雙褒姒褒姒年十四則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純之歲為五十年流純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不與人道全此婦人之最異者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離裏之郃公何歟所駁甚當然余謂期宜讀如

史記志疑

卷三

字言及十月之期也與詩彌月合讀者誤為期年耳爰疏引

周紀作及并疑此居字是傳寫之誤

以為不祥弃之隘巷

案踐跡之妄已說在殷紀中而稷之弃實非以不祥也蘇洵

嘗妃論曰稷之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弃之乎鄭莊公

寤生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

祥誣聖人也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

案詩言牛羊腓字之此所說又異

屹如巨人之志

附案史詮曰屹作屹誤

封弃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案弃之封國賜姓與禹契全時皆出于堯非舜也已說見殷紀而堯封稷于郃劉敬傳明載之何史公之自相抵牾耶又生民詩疏曰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其官而葬戎狄之間

案不窋之非稷親子先儒歷辨之詞繁語雜不能悉載竊取其精確者申而明之曰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史亦本此言世為稷官則非一代可知不窋身當夏衰則非弃所生可知斯本譙周說也劉

敬傳云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豳言公

劉去后稷十餘世則本紀世表書四世之誤可知斯本羅泌

說也人表及韋昭國語注以不窋當太康時余因考竹書少

康三年復田稷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以不窋為后

稷之後亦一的證又路史發揮言稷生鬲鬲一作鬲生叔

均山海經於大荒西經言后稷弟台暨生叔均雖譜牒散亡

叔均至不窋之世系無徵而不窋之不得為稷子更有明驗

矣史公惑于國語十五王之說直以不窋繼后稷即僅有可

徵之鬲鬲叔均亦省削弗錄而豈曉國語之不能無誤也新

戴大史震東原集有周闕代系考謂史不曰棄卒而曰后稷

卒且上承皆有命德之文則是繼棄為后稷之官不一人及

最後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漢初

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其說亦新先儒俱就年之遠近代

之修短置辨都不論及國語夫年代之懸殊何待辨哉所可

疑者太子晉衛彪傒稱十五世耳前編云史謂周道之興始

于公劉自公劉數至文王為十五不然則以數有德者猶殷

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此兩解又與國語元文

史記志疑

卷三

二



不合竊疑十五當是廿五簡素屢易篆隸遞更遂致訛舛二十為廿音入說文本字也始皇石刻廿有六年足以互證已不啻路史發揮引杜釋例作僕窻恐非餘說見世表後有皇也非

子鞠立

附案國語韋注酒誥釋文及路史引世本皆作鞠陶陶詩譜疏引此紀亦作鞠陶則今史記本于紀表並脫陶字人表亦脫陶字

子差弗立

附案路史引世本作弗差以差弗為非恐不足據別本作羌弗形近而訛

子毀隄立

附案人表及國語韋注與此紀全而世表作毀渝索隱引世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本作偽榆路史引作偽隄它本集解又引世本作榆宋宋庠國語補音云或作榆今有作偽榆者余考酒誥釋文云毀榆為昭榆音投則隄榆榆皆榆之誤蓋因榆有隄音且字相近故也偽亦當作毀

公非卒子高圍立高圍卒子亞圍立亞圍卒子公叔祖類立

案人表公非後有辟方高圍後有夷埃世本作侯亞圍後有雲

都史注引世本全史公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誤既以不啻為

后稷子又刪縮辟方三世不書以求合于國語皇甫謐附會

其詞遂以辟方等為公非諸君之字路史發揮及前編俱糾

其繆也又路史謂侯牟是亞圍父恐非余疑亞圍乃高圍之

弟并未是高圍之子不然則父子全名圍矣晉杜預春秋釋

例世族譜雲都作靈都公叔祖類表作公祖類竹書作組紺

世本作太公組紺諸整國語韋注依人表作公祖宋庠補音云本或作公組稽古錄作公叔祖類此處索隱引世表作叔類而禮中庸疏引此紀作太公叔穎路史後紀九以祖類以生諸整為二人非也一人而有數名增損改易疑莫能定蓋其中傳寫之訛亦所不免故索隱禮疏引史記皆與今本異也史記考異曰整類青赤色與綠相似故又云組紺

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四書釋地曰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與漆沮無干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附按左氏僖五年疏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而評林引明張之象謂婦姑相繼皆賢婦故曰

史記志疑

卷三

四

太姜生少子季歷張評所以著太姜係季歷之故解頗明白史公本不以季歷與太伯為異母也孔疏自誤耳

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

案斷髮文身未知其事之有無即有其事亦何害為泰伯仲雍但此及吳世家並謂二人而左傳哀七年載子貢之言以

泰伯端委仲雍贏飾孔疏謂史作二人謬諸書或從史或依

傳惟黃氏曰抄卷二辨之曰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

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方斷

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

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雖斷何妨復長身雖

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其始隨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

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



仲雍不肖也。黃氏之辨如此。余謂仲雍在吳。必早已斷髮。文身。至其嗣位。仍而不改耳。左傳乃子貢對吳之言。非如墨子公孟說。越王勾踐剪髮。文身可比。不得斥以爲妄。

季歷立是爲公季。

案竹書云。季歷作程邑。文王遷程。周書大匡解所謂周王宅程也。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敏求長安志。皆謂王季遷都櫟陽。蓋誤以遷都爲王季。而又誤以程爲櫟陽耳。程在咸陽東之安陵城。伯休父于此得姓。地屬右扶風。櫟陽屬左馮翊。非一地也。史不書文王先遷程。必是踈脫。而宋程大昌雍錄不信宅程之事。謂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若王季既已去岐。則文王之生。安得在岐。周斯言殊失考。畢郢卽程。王季元未去岐。且文王固生于太王時。將不生岐。而生程哉。

史記志疑

卷三

五

子昌立是爲西伯。

案文王之爲西伯。因于王季。竹書可證。非文王始爲之也。史不書季之爲伯。失之。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案劉敬傳言。伯夷歸周。在斷訟後。當是也。此與竹書以爲在囚羑里前。似抵牾未確。而伯夷傳又依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謂伯夷之歸。在武王初年。尤非。蓋欲以實其父死不葬之說耳。至宋王安石臨川集。伯夷論。疑夷齊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則鑿空之言。不足信也。又盍字當衍。

崇侯虎請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請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案崇侯之譖。羑里之賂。洛西之獻。陰行之詐。皆乖事實。已辨在殷紀中。而此又謂紂告西伯。是崇侯譖之。蓋因大傳而誤也。文之伐崇。固奉紂命。豈有命之修怨乎。紂亦必無此語。又此處兩帝字。及下文以告帝。紂聞武王來。以大卒馳帝。紂師三帝字。史詮謂皆當作商字之訛也。據徐廣云。帝一作商。則史詮是。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史記志疑

卷三

六

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案虞芮之事。當時必有成文。今無可考。然以大傳毛傳及說苑君道篇較之。史所載頗缺略不全。復有异全之語。疑史公所增損也。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

案文王伐國先後之次。本不可考。故大傳竹書及古史大紀諸書。並與史異。未詳孰是。至以祖伊告紂事。繫伐耆下。乃史之誤也。說在殷紀。

自岐下而徙都豐。

案當自程徙也。

西伯崩。



案天子曰崩古之制也以西伯而僭稱為崩豈誤解受命之言乎大傳稱崩不足據竹書稱堯是已

其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案此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也蓋與世俗言文王作爻詞全謬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有四王弼以為伏羲南要康成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馬遷以為文王四說惟弼為最當以繫辭考之十三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考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以周禮考之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注以別為重則不但可為伏羲因重之驗并知夏殷之易亦有因重先儒多以馬遷等為臆說故自唐陸德明以至宋程朱竝依王輔嗣定為伏羲重卦路史餘論亦有伏羲重卦辨至論

史記志疑 卷三

七

衡齊世對作兩篇既誤以為文王益卦而正說篇又云伏羲得河圖周人因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非伏羲作之文王演之此王充之岐見也又文王之演卦辭因囚美里而後作非在美里中作之向來亦有誤解者若大紀謂易爻辭乃周公居東時所作未敢為信矣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案斐敬當漢初其告高帝已有質成受命之語蓋其說起于戰國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載之但受命二字實本于詩書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天子之命而得專征一受天西眷之命而興周室凡經言文王竝後世追述之曷嘗有改元稱王之說哉自有此

史記志疑 卷三

八

說而改元稱王之論紛如聚訟獨不思改元始于秦魏兩惠王稱王始于徐偃皆衰周叛亂之事奈何以誣至德之文王逸書文傳言受命九年大傳言受命七年皆謂受命得專征伐之年也今妄以文王為改元遂指諸經所追述之文王概以為生前之稱矣既改元稱王自應定法度易正朔追王先代其歿也書崩其諡也書王儼然商周之際有二天子焉不亦乖誕之甚乎風俗通皇霸篇論其謬泰誓疏斥其非史通疑古篇辨其舛唐梁肅議其反經非聖見唐李觀議其取緯亂經追歐陽子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專方暢白公羊傳曰王王也恐傳誤權與于此然公羊至景帝時始著竹帛未可為據故秦誓疏曰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證也伯夷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上於為或問仲達疏經朱子評泰誓論文王亦文王是追王之明驗俱兩存其說得母文王于統內六州亦嘗建號歟曰否竹書

稱周公稱西伯昌薨非不王之的證耶唐人義疏之學最拘故仲達于詩禮力主康成以稱王當在六年伐崇之後于尚書見偽孔傳不言稱王便力以稱王為無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本不足憑至朱子因晚出武成有九年大統未集及周王發等句為難理會是以兩存見語錄及因學紀開十一卷殊不知武成偽撰其有道曾孫周王一節乃襲墨子兼愛中篇為武王望祀岱宗之詞非伐紂時事閻氏疏證卷二已詳辨之若九年大統未集本逸書文傳受命九年之文也因考此云後十年乃後七年之說文王賜專征之年數元不能確定史從大傳作七年詩文王與書泰誓武成疏言馬遷以為七年可據傳寫訛為十字而張守節正義從文傳作九年竹書律歷志載三統故欲改史文十字為九而未考史本文是七



字誤直其下耳。或曰：諡爲文王已下，似蒙上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言之。皆武王克商以後事，非謂文王當身事。文王之薨，諡爲文公，猶古公季然。武王方追王三世。孔仲達周易論云：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是以禮大傳曰：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昌而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先儒謂周公追王是備其王禮。武王追王是加以王號，其不及文王者，孔子專論文王無憂，雖不言追王，義自得通。注疏以中庸追王爲改葬，非。此解亦得。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附案此以下疑卽漢時僞秦誓文，其曰九年，乃武王卽位爲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與書序合。甚爲明劃，其言亦必有所據。與文王不相涉。師行載主亦古之制。見會無足異者，乃自改元稱王之說，與于是以武王之制。

史記志疑

卷三

九

年爲文王之年而反斥史記爲誤，真所謂以不狂爲狂矣。夫秦誓僞書也，尙無武繼文年之語，奈何以之釋經乎？至祭畢之解有二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趙岐注：孟子畢郢。全歐公秦誓論云：祭文王之墓，從馬融說也。後漢蘇竟傳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索隱謂文云上祭，則畢天星之名，從蘇說也。二者當以前說爲是。古不墓祭之論，殊未然。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案白魚赤鳥之說，乃漢初民間所得僞秦誓文，詳見書序及詩思文兩疏中。西京諸儒信以爲真，董仲舒爲漢儒宗，其賢良策對猶言之。況史公之愛奇者乎？其書唐初尙存，故孔仲

達顏籀小司馬章懷太子皆見之，不知亡于何時也。呂氏春秋名類篇言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蓋戰國未有此妄談，何足信哉。

乃還師歸居二年

案班師再伐說在殷紀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附案徐廣謂伐一作滅，恐非。而後書袁術傳引史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與今本異。

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案孟子亦言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蘇秦傳依

國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韓子初見秦篇，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本經主術兵略訓風俗通正失篇並

史記志疑

卷三

十

全。然皆非也。當依書牧誓序以虎賁三百人爲斷，示兒編謂孟子引經之誤是已。考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虎士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有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武王時尙侯國，未備六軍，故牧誓稱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百乘爲一軍，一卿主之，是以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周書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墨子明鬼下篇作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俱孤文岐說，不足取證。若甲士之數，兼步卒在內，以三百乘計之，一車七十五人，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卽一車百人，亦止三萬人。何云四萬五千耶？下文大卒正義云：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此本孔晁周書注，晁云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



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無論士卒之數過多幾等虛張軍籍即虎賁三千五百之言未識出何經典正義亦知其妄臆減士卒一萬一百虎賁五十而不知人數仍不合也豈可信哉大卒周書作虎賁戎車風俗通皇霸篇引周書云虎賁八百人誤故後正失篇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附案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即十一年之十二月自晚出泰誓有十三年之文與書序十一年異偽孔傳遂以月分繫于十三年而以年為武繼文違經背義莫斯為甚史全書序本無訛謬故歐陽子泰誓論邵子經世書胡氏大紀竝作十一年以十三年為非也竹書紀年四十二年武王嗣為西伯五十二年十二月伐殷亦與史合惟呂氏春秋首時

史記志疑

卷三

十一

篇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并其為天子之年數之爾至此作十二月書序作一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一月與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二月為是詩文王疏謂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秦誓疏作四日殺紂鑿空之論未知何據

武王乃作太誓

附案伏生尚書本有泰誓合三篇為一故今文有二十九篇大傳載泰誓篇目可證其後伏生之泰誓亡即以民間偽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孔仲達所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也今雖佚不傳而以史考之疑上文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與齊世家所載蒼兕諸語皆是上篇上文居二年至萁萁無怠與殷紀所載剖心諸語皆是中篇此下

所載告于眾庶至不可再不可三乃是下篇其中或有刪省不全登錄至周學紀問卷二謂大誓與大誥全衛包改定今文始作泰恐不盡然王伯厚本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為泰非始于衛包余因惠氏之言考之古大泰太三字音義竝通俱可通寫如董仲舒策陽居大夏陰居大冬實用管子山國軌篇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之語莊子應帝王篇以大庭氏為泰氏淮南子詮言訓以太王為泰王以太羹為泰羹漢書袁盎傳以太常為泰常後書班固傳東都賦以太師為泰師隸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以太夫人為泰夫人而一部史記俱作太字范蔚宗後漢書避其家諱改泰作太蓋本于此是乃通用之證有謂後人加

史記志疑

卷三

十一

點為太以別大小字者非也尚書大傳中凡與偽泰誓全者皆後人增入說在儒林傳

附案二月誤當依徐廣注作正月為是齊世家作正月此乃後人傳寫妄改也蓋周之改正在克殷後斯時周師初發不得遽改殷建丑之正月為二月況上文依殷言十二月不用周建子之月稱正月何以此依周正作二月乎

其子爾身有戮

附案史記曰于作子誤

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  
附案自此以下至罷兵西歸皆錄逸書克殷解頗有次第可觀惟斬紂一節係後人竄入不足信也史公所載較今本周書字句各殊短長互見吹景集會疏其異全辨之然尚有漏



略所說亦有未安。余更加考訂，條列于後。其文異而義全者，則弗論矣。四千乘并諸侯兵言之，武王止三百乘而已。周書言三百五十乘，非說見前。

帝當作紂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案三代用兵無近百萬者。況紂止發畿內之兵，安能如此。其多書武成疏曰：紂兵雖衆，不得有七十萬人。史虛言之。

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案周書世俘解紂取天智玉琰五璉，身厚以自焚。守節所引有說殷紀所云衣其寶玉衣也。此珠字疑寶字之誤。餘說在殷紀。

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

武王亦答拜。

案索隱云：武王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

史記志疑 卷三

圭

侯畢拜賀武王，尚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但周書作羣賓

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索隱依史誤文說之。

故以為失辭也。明胡應麟三墳補逸曰：諸侯畢拜之時，武王

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

周書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

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

史記固說注者亦失考。

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

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

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輕劍周書作輕劍，呂孔

劍名

案此乃戰國時不經之談，竄入逸書，克殷解史公誤信為實。

取入殷周二紀及齊世家三代以上無弑君之事，詎聖如武

王而躬行大逆乎？世表于帝辛下書弑，蓋因誤信懸旗一節。

故書弑字。孟子稱武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奈何妄加以弑

哉？武之伐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除暴耳。紂之死，武之不

幸也。吾意武王當日必以禮葬焉。于何徵之？賈子連語篇言

紂鬪死，紂之官衛與紂驅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

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倉卒

之際，尚使人帷守，則事定而必以禮葬可知。寧忍親戮其身

耶？湯之于桀，放之而已。竹書謂湯放桀三年而卒，禁弦歌舞

不失舊君之道。武之待紂，豈遂不如湯之待桀矣。至以已焚

之枯骨，矢射劍擊，斬鉞懸旗，復受分尸梟首之慘哉。孟子讀

武成不信血流漂杵之語，懸旗之誣，悖百倍于敵師，其可信

史記志疑 卷三

古

乎論衡恢國篇云：齊宣王憐覺鐘之牛，楚莊王赦鄭伯之罪。

君子惡疑脫不惡其身，紂屍赴于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

般，棘祖之崇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又雷虛篇

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此與帷守一端，足明武王之心。先儒之辨甚繁，不及盡錄。余

竊取其要而論之。由斯以推，則離騷云：后辛菹醢。周書世俘

解云：武王在祀，太師負紂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旗。先馘入燎

于周廟。荀子正論及解蔽篇云：紂懸于赤旆。韓子忠孝篇云：

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入宮，萬

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淮南子本經訓云：武王

殺紂于宣室，褚生補龜策傳云：紂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

車軫，四馬曳行。歧詞詭說全為誣矣。至殷紀但言殺妲己，此



依周書言二女自經一殺一經已屬參差而又增出嬖妾二字不知嬖妾之即姐已歟抑姐已之外更有二女歟孔晁注姐已及二女謂嬖妾即史所載未免乖錯射擊斬懸亦事之所必無者斯皆害義傷教令後世叛亂之臣進刃于其君戕及骨肉而援武王以藉口直是此等記載開之古史不書其見卓矣又史不言武庚之母而史通疑古篇云祿父商紂之子也父首梟懸母軀分裂仰天俯地何以爲生以武庚爲姐已子不知何據它若後漢書孔融與曹操書謂武王以姐已賜周公乃談嘲之語非共事實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

案周書作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此脫拜假二字

畢公把小鉞

史記志疑

卷三

圭

案畢公乃召公之誤周書及魯世家是召公也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案周書云王入即位於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此誤增右字

脫羣臣字或云但之字下脫一左字耳

毛叔鄭

案此與周書竝云毛叔名鄭四八目作毛叔圍未知孰是至

杜注定四年左傳作毛叔聃則誤也明陸粲左傳附注曰聃

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

稽首乃出

附案此史佚祝辭周書無之但云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吹景

集曰史佚祝王何緣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尙父當皆出

矣何獨書周公出耶蓋書誤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

附案吹景集曰周書畢公下有衛叔無表問事當依史記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案人表括作适古字通用然周書作南宮忽也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吹景集云周書括作伯達當從周書展作遷保玉作三巫孔

晁注三巫地名按遷鼎于洛邑三巫未詳

行狩

附案書序作歸獸與史異蓋狩爲古獸字非訛也

作分殷之器物

淳南集辨惑曰書序作分器是篇名紀失其名矣

史記志疑

卷三

未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

之後於蒞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案樂記疏云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二王之後其禮大故

待下車而封之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乃封與未及下車義

反當以禮記爲正但余考樂記蒞爲黃帝後祝爲帝堯後韓

詩外傳三全潛夫論五德志亦言武王封堯胄于鑄而史記

祝蒞二國互易豈以堯祖黃帝可通言之歟亦當依樂記爲

是呂覽慎大云武王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史

蓋仍其誤而黎與蒞以音近致譌曰祝曰鑄其地不殊古鑄

祝全音字亦得通故康成注樂記云祝或爲鑄又高誘注淮

南俶真訓冶工鑄器云鑄讀作祝續郡國志濟北蛇邱有鑄

鄉城梁劉昭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于鑄張守節以



為東海祝其縣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鑄侯爵祝也。今充之。龔邱治古蛇邱。至杞國非武王始封之。說在夏紀矣。樂記疏引孔氏見本異耶疑

登陶之阜以望商邑。  
附案此下本周書度邑解。亦有異全。茲據吹景集及他書考定列後。其文之詳略弗論也。陶周書作汾。吹景集曰：汾水在太原。從史作陶為是。或云汾當作邠。即古陶字。說文引爾雅西至于汭國。今爾雅作邠字。汾豈汭之轉訛耶。史詮曰：度邑篇作汾。蓋因汾與邠相近。遂誤為陶耳。余謂史詮從周書作汾是也。汾近朝歌。即郡國志潁川襄城縣之汾邱。若在柵邑之陶。何從登其阜以望商邑乎。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史記志疑 卷三 七

案麋鹿二字。周書國語淮南本經訓博物志及集解引隨巢子皆作夷羊。竹書夷羊見是也。蜚鴻二字。淮南作飛蚤。注蝗也。索隱引隨巢作飛拾。博物志作飛蝗。又不全。前賢所解各殊。具詳吹景集中。余謂麋鹿乃夷羊之誤。蜚鴻乃飛蝗之誤。董斯張以孟子言園汙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史記言紂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謂當作麋鹿蜚鴻。但苑囿之禽獸是紂所畜養。與此言天災不合。郊牧田野亦非苑囿可擬。

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  
附案索隱云：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全罪。錢唐邵氏泰衢史記疑問曰：悉求不順罪。並殷王。孰謂武王聖德。竟等秦之阮誅哉。吹景集依周書

作志我共惡。專從殷王紂。其論曰：索隱之說非也。嚴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惟從紂為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宥也。即其義。錢唐王孝廉庚期曰：從由也。謂當日指以為惡而貶斥者。乃由于殷王受之不明黜陟。今悉求其人而昭雪之。王說是。

日夜勞來我西土。  
附案別本我上有定字。是勞來乃定也。徐廣謂一云肯來。恐非。餘姚盧學士文弼曰：周書度邑解作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文訛難曉。竊以字形求之。四方與此日夜相近。赤疑丁。古其或亦之訛。史記無此字。宜未與此勞來相近。周書定我于西土。本有定字。

史記志疑 卷三 六  
以存亡國宜告。  
附案評林王釜曰：此句疑有誤。不可解。方氏補正曰：此隱括洪範而為言也。錄禹典存亡之迹。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說本正義。王孝廉曰：依方氏說。則下文不可接。蓋下文問天道乃陳範耳。竊意存亡國即興滅繼絕之意。宜者義也。以義所當行者告武王。左傳云存三亡國。語亦類此。蓋謂當時滅國五十之事。正義非。逸周書世俘解武王征四方悉國九十有九。

周公乃祓齋自為質。  
附案魯世家亦作質。如周禮質劑之質。正義解作贄。非。明徐孚遠史記測議曰：書作自以為功。此改作質字義勝。

武王有瘳後而崩。  
附案後字下有關。史文未必如是。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案周公殺管叔一事千古厚誣夫周公寧有殺兄之事哉自左傳言之史記著之諸子述之遂構虛成實於是說尚書者謬解金縢弗辟為刑辟偽作蔡仲之命者又謬解周書降辟三叔為周公致辟管叔聖如周公豈忍假王命以推刃全氣乎大義滅親之說亦後世藉口周公者所造耳至說苑指武載周公誅管蔡由于齊人王滿生尤屬誕妄然則管叔何以死曰周書作洛云管叔經而卒知罪自縊未嘗殺也使管叔不死當亦與蔡全放焉殺云乎哉韓詩外傳四言周公誅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案微子封宋在武王時不在成王誅武庚後也說在殷紀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

史記志疑 卷三

九

案康叔封衛經史皆以為成王時事大傳亦有成王四年建侯衛之文但成王為康叔之猶子而康誥稱朕弟寡兄穆考又屢呼小子封有是理乎此或是周公代王之辭然康誥酒誥諸篇無一語及武王亦無一語及武庚之叛抑又何耶考竹書武王十五年誥于沫邑褚生續三王世家載丞相奏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書蘇竟傳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于衛斯言未必無據故先儒定為武王封康叔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義或然歟宋車若水脚氣集別有一說云當是武王已作誥命將封康叔繼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此臆解不足憑竊意紂畿內千里武王以鄭封武庚孔晁注周書作洛解云封以鄭祭成湯是已又分其

餘地為三國紂城朝歌以東曰衛北曰邶南曰鄘羅泌以邶此所謂衛因後益封康叔追繫之當時必別有名使三叔各尹而監之也漢地理志言但分殷畿內為三國邶以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誅叛之後盡以其地封康叔而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殊不然詩疏已辨之鄭譜以三監為管蔡霍甚是而謂以紂京師封武庚恐非紂京師封康叔不封武庚耳此紀正義引世紀云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路史國名紀云霍叔尹邶管叔尹鄘蔡叔尹衛所說各異作洛解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以東為衛以殷為邶鄘霍叔相祿父亦非也

魯天子之命

附案書序作旅天子之命釋詁云旅陳也魯世家作嘉天子

史記志疑 卷三

十

命疑史公以意改之然徐廣謂嘉一作魯此又明作魯字則索隱以魯為誤者非矣考宋丁度集韻旅古作魯而字之以通用者古文旅魯字皆作表故旅亦作魯見說文及左傳首篇疏又宋董道廣川書跋云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魯古文旅然則秦時已寫旅為魯史公襲秦之舊文耳

梓材

案此篇本出伏生而一篇之中前後語意不類未定是告康叔存疑可也

其事在周公之篇

案周公二字不可解必是周書之誤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溥南集辨惑曰多士為殷民而作無逸為成王而作在本紀



則并無逸為告殷民在魯世家則并多士為戒成王不惟無  
悟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

作康誥

溥南集辨惑曰此乃康王之誥若康誥則命康叔者也書豈  
有兩康誥耶

康王卒

案史公諸本紀天子皆書崩而有書殺者五周幽王哀王思  
王及秦二世父子也有書死者五夏桀殷武乙辛受周厲王  
秦武王也或殘虐無道或傷戕短命其貶之固宜而周紀又  
雜書卒者三未曉何故昭王不返報王遂亡則降書以卒猶  
可言耳若康王之賢與成並稱豈得下全昭報乎夫前之文  
王當書卒者也而僭書曰崩此之康王當書崩者也而降書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日卒失義例矣

卒於江上

附案正義引世紀謂膠船液解溺于漢水水經河水注作癸  
于河故地有左桑  
死河之稱杜預亦云涉漢船壞而溺呂氏春秋音初篇謂昭  
王征荆涉漢梁敗於于漢中其右辛餘靡振王北濟竹書言  
天大曠喪六師于漢無船解梁敗之說似竹書為可信至所  
云振王北濟者振王之尸也左穀二疏据高誘說以振王為  
非未免錯會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案竹書言穆王以下都于西鄩臣瓚漢地理志注亦云詩小  
雅譜疏引世本漢志又言懿王徙犬邱竹書謂遷槐里在十  
五年槐里即犬邱遷都大事紀表皆不書何也然則東遷以

前已再徙都矣至史公言穆王即位已五十必非無徵偽作  
孔傳者變其文曰穆王即位過四十孔疏謂不知出何書遷  
若在孔後當各有所據而豈知其即據史記乎

乃命伯冢申誠太僕國之政作冢命復寧

附案此云太僕國之政則非太僕正矣史公親受古文不應  
與書序違異如此蓋謂太僕之官其係于國政最重太僕得  
其人而國以永寧也復寧二字承上文武道缺而言史公意  
中有穆王周行天下一事故為斯語耳八駿遠游之時伯冢  
必已去位穆王殆忘申誠太僕之心歟王若虛斥為不成文  
理粗莽之甚

昔我先王世后稷我先王不啻

附案此仍國語也不曰先公而曰先王者韋昭謂子孫通稱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先世為王如契稱元王之比偽武成傳疏亦言之

商王帝辛

案既曰商王又曰帝辛岐而復矣此仍國語之失有說在殷  
紀中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案禮卒哭乃諱已祧不諱春秋以降雖生時亦已諱之故魯  
隱公名息姑而春秋隱元年經云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不言  
姑蔑者諱也路史國名紀二注以  
姑為引語猶於越定公名宋而左傳昭八年

云自根牟至于商衛蓋昭公事紀于定公之世諱宋為商也  
哀廿四年稱孝惠娶于商嗣後諱名甚嚴漢法觸諱者有罪  
乃是死而為諱釋文可證嗣後諱名甚嚴漢法觸諱者有罪  
如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  
曰常景帝諱啟之字曰開武帝諱徹之字曰通馬班作史咸



遵此典又史公以父名談遂私諱為同或改用諱字乃余讀  
兩史其于君父之名往往有不盡諱者甚且文帝武帝直書  
其名不一而足豈非疎乎邦內邦外當作國內國外其餘犯  
諱之處俱分見各條或問史亦有不避諱者否曰有夏后啟  
則不諱蓋不敢以今之天子易古天子之名也是以微子之  
名改稱開而禹之子不稱夏后開山海經楚辭及諸子書作夏后開者皆後人妄改也  
漢書武帝元封元年詔稱啟母石不因父景帝而改呼開母  
石師古謂史追書非顯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有漢廷光二年開母廟銘亦後人改稱高后名雉亦不  
諱史漢中雉字甚多均所不避自荀悅妄言諱雉為野雞魏  
如淳與師古未曾詳考謬從其說并以誤韓昌黎其作諱辨  
云漢諱呂后名雉為野雞而所以為茲說者祇緣漢郊祀志  
本封禪書有野雞夜雉一語耳殊不知雉本一名野雞如逸

史記志疑

卷三

重

書王會解之稱臯雞非關避諱改稱故杜郵傳亦言野雞著  
怪高宗深動全部史漢惟此兩見野雞字安得盡沒數十見  
之雉不論而反以單文隻句為徵耶即以封禪書觀之曰有  
雉登鼎耳雉曰有物如雉曰白雉諸物何故不皆改稱野雞  
則漢不諱雉甚審必以僭亂黜之矣唐石經明皇月令曰野  
雞入大水為蜃野雞始雉乃以諱高宗嫌名改非禮也高宗名治  
先王之順祀也

案順祀非當依國語作先王之訓蓋此句與下文廢先王之  
訓相對也其餘與國語異處皆義得兩通故不論

甫侯言於王

案尙書甫作呂孔疏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為甫刑詩崧  
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戎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

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  
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為甫  
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全其說則宜稱呂侯為是而通志氏  
族略曰呂甫聲相近未必改也但竹書云穆王五十一年作  
呂刑命甫侯于豐似分呂甫為二又說文云鄭甫侯所封鄭  
即許字疑莫能定矣

兩造具備

附案徐廣謂造一作遭考書曰弗造哲子造天役王莽作大  
誥云子未遭其明哲子遭天役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不愆偽  
孔傳亦訓為遭蓋古通用也

五過之疵官獄內獄

索隱曰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

史記志疑

卷三

重

省文

惟訊有稽

案呂刑訊作貌此作訊恐非稽貌猶周禮色聽也而索隱謂  
訊音貌則謬甚訊安得有貌音乎

無簡不疑

附案疑字乃湖本訛刻它本是不聽

其罰倍灑

案灑即徒也然考徒者五倍之名贖刑重于劓刑罰止倍差  
豈有劓刑加罰倍徒之理當依呂刑作惟倍為是蓋罰二百  
錢也

其罰五百率

附案徐廣云一作六是也呂刑作六百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附案此與竹書全韓昌黎佛骨表依呂刑稱百年恐非是呂刑所云享國百年者指書所作之年而從其生年數之也御覽引史曰年一百五歲論衡氣壽篇言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出一百三十四歲妄也

子共王繫扈立  
附案世表及世本人表作伊扈此作繫字古通也而竹書單名繫明是竹簡爛脫不可從

公行不下眾  
案國語當衍不字

子懿王難立  
附案難字誤索隱曰一作堅是也各處皆作堅

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史記志疑 卷三 謹

案高圍之父名辟方是孝王與十六世祖全名矣殊不可解疑有誤

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  
附案人表獨以夷王名摺與諸書異恐訛

厲王即位三十年  
案厲王在位之年漢初已無可攷故史公作表斷自共和而據本紀所書是三十一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後儒皆從之其實此紀載芮良夫諫用榮夷公與召公諫王監謫二事俱國語文國語無年但云監謫之後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

良夫之諫繫于三十年外紀云好利非一年之事以召公之諫繫于三十四年未知何據竹書謂厲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而以

命榮夷公為元年事監謫為八年事竹書八年初監謫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周書

有芮良夫一篇史只據外傳載之故不及良夫語良夫與賢卿也外紀又謂厲王在位四十年恐俱難信

得衛巫使監謫者以告則殺之其謫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案其謫鮮矣至王益嚴十五字國語所無當是誤增外紀曰三十年王殺謫者三十四年始道路以目事不相接

替獻典  
附案左傳襄十四年替為詩疏引周語作替陳曲韋昭云替陳樂曲獻之于王余舅氏元和陳大令樹華有依宋本校定國語亦作曲韋注曲樂曲也則知今本國語史記並訛為典

字典與替何涉  
成而行之

史記志疑 卷三 美

案國語此句下有胡可壅也四字似當補入否則語意未了蓋史脫耳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案以共和為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獨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廿六年傳云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行行政者矣周

召本王朝卿士倘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為無據也

考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為共伯和其國伯爵和其名人表

厲王後有共伯和其地近衛即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



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是已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宜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于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即衛侯者盡屬不經之談爾呂氏春秋慎人篇注共伯棄其國隱于共並高誘也然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夫厲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攝政王號固在也奈何削之史公作史往往有不可解處共和為諸侯而取以紀元韓之武子趙之簡襄桓獻身為大夫而紀其年于晉存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百年之前惠帝不立本紀反以呂代劉觀斯泉論咸成乖越後此如孺子猶在班書附居攝之年中宗見存唐史著則天之紀它若宋呂祖謙大事記以義帝紀元劉氏外紀惑于漢人周公踐祚之說別列周公攝位七年豈非踵仍亂例耶歐陽公春秋論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此足定載筆之失

宣王崩

案國語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韋注引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不幸後二年王田于囿杜伯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史但言崩亦似略封禪書雍有杜主祠即杜伯索隱引墨子說此事大全小異正義襲韋注亦云周春秋而不知韋昭本于墨子未嘗見周春秋蓋墨子明鬼下篇引周春秋語世無其書

韋虛詫其博耳杜伯射王事隋顏之推還冤志最詳子幽王宮涅立涅字下从土各本說作工

附案幽王之名此作宮涅紀年作涅無宮字人表及世族譜國語注作宮涅呂子當染篇注作官皇詩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而大紀又只作涅國語補音曰今官本史記作宮涅徧檢字書無此字又或作宮涅然竝與涅字相亂皆非是據人表作宮涅宜從涅今本史記作涅人表余謂涅乃涅之訛而涅涅皇三字亦誤當從外紀古史作宮涅為是也知者徐廣曰一作生蓋涅與生通借耳若果名涅安得別作生字乎且更有兩確證魯惠公名弗涅一作弗生今亦說曹桓公名終生一作終涅觀魯曹二公之名可以定幽王之名矣說文腥从星者世作生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襄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案鄭語帝庭作王庭夏帝作夏后史公妄謂夏殷稱帝故改國語以信其說耳然國語不盡可據龍虩一事更怪于丹朱生穆王述異記言夏桀宮中有女子化龍復為婦人桀命曰蛟妾蓋從此事影撰也白華詩疏以為襄生妖異亦是愛奇輕信耳邵氏疑問曰三代建都異地且經歷千年寶鼎尚難稽問矧茲木積滌函既非傳世重珍何為藏勿敢發卜云其吉竟得亡周之妣元寇新化觸非宜孕之人吐沫幾何千年始變七齡童妾難與龜交左右思之殊增迷惑既亂而遭之

案國語既有未字此似缺未既亂者齒未盡毀也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白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

案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白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

伯服為太子十一年申人郇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

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白于申虢公翰

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史公不錄攜王踈矣嘗論申侯者

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為之戍

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弑矣借手腥羶無殊推刃虢公明冠履

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真疾風勁草哉使當時晉

魯許鄭皆如虢公則廢宜白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

豈不偉歟余方怪當時羣侯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書

史記志疑

卷三

完

毋亦昧于春秋之義乎左傳攜王好命言出日知錄云文侯

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

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余臣

或亦有見于此後之人徒以成敗論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

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當日之情哉孔子生于二

百年之後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

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弃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

人表以平王申侯全列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

其名耳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之此之詞盤庚遷殷是

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為西

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洛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其得

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耶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于

建康也此辨甚確杜世族譜及昭廿六年傳注韋注晉語一

竝誤以攜王為伯服言諸侯廢伯服立宜白孔疏引劉炫說

褒姒之黨立之引束皙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為余臣非

嫡故稱攜王均未考竹書伯服已見殺妄生異端奚足為據

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

案春秋是年鄭但歸昉耳易許田在後四年也此與十二侯

表及魯鄭世家全誤說文六部有窓字云宛或從心則怨當

為窓

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索隱曰昉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

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矣

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

史記志疑

卷三

辛

案事在三年非四年也說見表

子釐王胡齊立

案厲王名胡釐王何以又名胡不可曉

子惠王聞立

附案世本人表竝名母涼國語韋注亦然疑名字之別

惠王奔溫

案左傳奔溫者子頽五大夫非惠王也說在表

樂及徧舞鄭饒君怒

案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其哀樂失時必及于禍

何言怒也

二十五年惠王崩

附案春秋書惠王崩于僖八年十二月左傳謂崩于僖七年



閏月疑左傳有誤從傳則二十四年從經則二十五年今依傳考之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次年正月盟于洮定襄王位發喪則祕喪僅踰月安得緩至十二月乎或者惠王有疾弗瘳襄王恐一旦大故叔帶篡立先告難于齊於是桓公合諸侯于洮以定其位至冬王乃崩耳此元吳澂春秋纂言之說又竹書惠王之陟在二十五年

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

左傳僖五年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史記謬也此與年表何如傳全誤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

案左傳帶奔齊在僖十二年當襄王四年此與表並誤在三年也平戎亦在四年

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案事在十四年表與左傳合此誤

十三年鄭伐滑

案國語以伐滑為襄王十三年與左傳違史仍國語之誤當作十六年

故囚伯服

案左傳云鄭伯執二子則此脫游孫一人

今以小怨奔之

案史節錄國語文不用左傳疑此句下脫不可二字否則其語未了也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案此以伐鄭在十五年國語作十七年俱誤當依春秋書于襄王十六年也

殺譚伯

案集解引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謂國語譚伯而左傳原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從左傳也索隱甚謬唐固引傳文政以著譚原之異未嘗讀譚為原而譚久為齊桓公所滅此時安得有之蓋國語誤小司馬不糾史之誤從國語而妄為之徵豈非升謝堂而覓鳳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毛賁坊州以貢杜若乎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案史著一初字似非此時事然何奴傳亦云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狄破逐襄王考僖廿四年左傳初惠后欲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而奔齊在僖十二年則惠后已卒十餘年故襄王稱先后也安得有惠后開翟為內應之事哉紀傳皆誤

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

案左傳王使簡師父告晉在魯僖廿四年為襄王之十六年此作十七亦誤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

案賜晉為伯是二十年狩河陽時事此誤書于十七年也或



云此十三字當在後文狩于河陽之下。錯簡于十七年。三十二年襄王崩。

案二當作三。

子頃王王臣立。

案人表作王臣當是也。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案通志以瑜為匡王子非也。定王之名。國語韋注作瑜。宋庠

補音云。本或作淪或作禴。人表又作瑜。未知孰是。

子靈王泄心立。

附案靈王之名。周語韋注亦作大心。

后太子聖而蚤卒。

案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

史記志疑

卷三

畫

后崩王子朝告諸侯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則聖而二

字乃一壽字之誤。不然。豈穆后與太子俱聖乎。經無所考也。

又后似不可言卒。表書后太子卒亦非。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案二十下脫五字。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也。

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

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案昭廿二年春秋經傳。王子朝之黨與王子猛爭立。非子句

爭立也。王猛次正。為太子壽之弟。故單穆公劉文公立之。非

長子也。非國人所立也。猛立七月而卒。雖未即位。周人諡曰

悼王。非子朝殺之也。句為敬王名。各本訛丐或作丐。而句乃

猛之母弟。猛卒而後句立。安得此時句與朝爭乎。史皆誤。廣

宏明集法琳破邪論引陶公年紀言悼王一百一十。殊不足。据法琳又曰。悼王立一百一十。為庶弟子朝所害。謂出齊祕。書楊玠史目。陶公年紀。蓋依此紀而誤者。子朝為景王長庶。子亦不可云庶弟。

子朝為臣。

案春秋經傳子朝奔楚。為敬王臣乎哉。

諸侯城周。

案春秋城成周在昭三十二年。當敬王十年。此書于四年。豈

因是歲晉成周而誤歟。

敬王奔于晉。

案左傳定六年天王處于姑蕪。杜注周地。則王未嘗奔晉也。

此與表並誤。

史記志疑

卷三

畫

四十一年楚滅陳。

案左傳楚滅陳在哀十七年。為敬王四十二年。此誤作四十

一。史記各處所書滅陳之年。惟秦紀吳蔡陳世家不誤。其餘

周紀年表及祀宋楚鄭四世家俱誤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案左傳哀十九年書敬王崩。而春秋昭二十二年書景王崩。

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明甚。竹書及集解引皇甫謐說俱合。

此作四十二。表作四十三。並誤也。但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

作四十四年。

子元王仁立。

附案人表依世本元王名赤。索隱曰。元有兩名。

元王八年崩。



案元止七年。此與六國表言八年並誤。杜世族譜作十年亦誤。蓋謬滅敬王之年以益元王也。

子定王介立

附案周不應有二定王。韋注國語後書西羌傳陶公年紀並據世本作貞王。而竹書人表世紀均作貞定王。御覽引史記亦作貞定。則固兩字謚也。索隱不考。妄謂皇甫謐彌縫史記世本之錯。因為貞定。可嗤之甚。至世本世紀以元王為貞王子。互易代系。孤文單義。不足取證。左傳哀十九年疏及釋文兩存其說而不能定。未免岐見。豈其信世本世紀更勝于信史記竹書人表乎。又集解引皇甫謐言王名應不知何出。殆非也。

是為考王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附案人表考王已下皆二字謚。史惟威烈慎觀全。它若考王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顯王曰顯聖。皆不知何出。陶公年紀作靜王。又似一字謚何也。至法言淵鑿篇。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慎順古通。猶觀之為靜耳。呂子先謙篇以考王為考烈非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附案考王初立。封西周桓公。而東周惠公之封。自在顯王二年。蓋即趙世家所云與韓分周以為兩也。史類敘于考王崩後者。特因封桓公而連及之。史家多有此法。然正義引括地志。述征記。俱言顯王二年封東周惠公。謂出史記。而今本周紀殊不然何也。豈唐史記本有異乎。又索隱引世本謂西周

桓公名揭。東周惠公名班。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史記封作班。雖小有異。然可證史記。而韓子內儲下篇曰。公子朝周元文有惠公。名今本缺也。而韓子內儲下篇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然則西周武公名朝。西周惠公。子有謂也。而東周惠公又名根矣。蓋西周歷桓威。據莊子達生釋也。惠武四世而為秦所滅。武之太子。皆未得立。路。東周僅惠文兩世而滅。國策有文君。即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稱昭文君。皇極經世以為名傑。六表徐廣引紀年作東。史不紀文君。缺也。索隱因史不及文。遂謂西周武公之太子為文公。殊失考。弟所疑者。東西兩惠公。並當顯王初年。至為秦滅時。凡歷一百十餘歲。而各以父子兩代延之年。壽何長。豈非小司馬所謂周室衰微。略無紀錄。二國代系。甚不分明矣乎。徐廣所引紀年謂東周之惠公。薨于顯王九年。恐非。

史記志疑

卷三

三

子安王驕立  
附案人表名駭。疑史譌驕。

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案此語史凡四見。封禪書全周紀。秦紀七十七歲。老子傳七十歲。漢郊祀志及水經注。皆作七十三。處各異。不免乖訛。注家咸自立解。疑莫能明。夫出者非其初生。則其立也。孟康曰。襄王為霸。始皇為王。考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君十四年。改元稱王。不可以襄為霸。以政為王。且但言襄王。不知昭襄耶。莊襄耶。核其生立之年。甚不相合。索隱引孟說。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考武王生十九年立。在位四年。昭王亦生十九年立。在位五十六年。始皇生十三年立。在位三十七年。俱不合年數。且武昭蒙孝公之餘業。而武享國尤淺。不



可以霸歸之顏師古及司馬貞以十七歲為定謂伯王指始皇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未得稱伯九年誅嫪毐恰十七年古史從之考昭王五十一年乙巳取西周嫪毐作亂歲在癸亥計十九年並非十七況必誅毒而乃稱伯則前此始皇為未出乎張守節謂孝公二年顯王致昨後從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是霸也湖本正義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考孝公三年迄惠文改元共三十六年數更不合獨周嬰厄林以七十七年為定謂孟增幸于成王造父幸于繆王非子幸于孝王始與周合也宣王以秦仲為大夫與周別也宣王元年為秦仲十八年自此至惠文十四年依年表凡五百二年本紀五百七歲于時秦始稱王更元是別五百歲復合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得七十七年所云合七

史記志疑 卷三

十七年而伯王出也比較諸說周氏似勝然考秦仲十八年至惠文十四年凡五百三年蓋惠文即于十四年更元如欲合五百二年之語當云十三年耳又惠文更元至始皇立乃七十九年周所說年數頗差余謂始皇生於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之歲為六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以此準之恰得七十年史儋之言庶不爽矣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附案烈王在位七年此作十年非蓋傳寫誤直其下耳史漢中七十兩字多訛易廣宏明集破邪論謂烈王弟顯王篡立以為出史日年紀二書不知何據而言篡也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案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秦紀誤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與此紀書于顯王四十四年政合乃秦惠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為元年豈非以稱王之故歟然此謂諸侯為王皆在秦惠稱王之後則誤已古史仍史改之日時諸侯皆為王九誤其時稱王者燕秦楚齊魏韓七國宋中山二小國亦稱之水經注三十三卷七國稱王巴亦王凡茲九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前說見十二侯表其餘八國齊最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韓中山次之趙最後齊為王始于威王二十六年當顯王十六年也魏為王始于惠王後元年當顯王三十五年也魏惠改元稱王與秦惠全史誤以改顯王十六年按即韓之後亦非魏國秦齊策言魏伐即韓因退為遠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魏拔邯鄲衛魏伐即韓因

史記志疑 卷三

恐不可為秦紀于惠王四年書齊魏為王齊字十三年復書魏君為王表亦書魏為王于十三年俱謬也宋為王始于偃王十一年當顯王三十三年以為當慎觀三年者誤也燕為王始于易王十年韓為王始于宣惠王十年韓世家誤中山不知何君俱當顯王四十六年也趙武靈為王之年無考趙世家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武靈八年為慎觀王三年是歲無五國相王事殊不足據大事記改書于顯王四十六年云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大紀因之而考世家武靈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為王其在慎觀之三年乎索隱正義及元吳師道國策注言稱王之年皆未詳覈  
子慎觀王定立



附案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慎王而路史前紀注引志作靜王又作順王蓋單稱之耳觀即靜字順與慎通

子報王延立案竹書稱隱王是也隱王卒于西周武公東周文君之前安得無謚沈約竹書注謂報隱聲相近非也索隱云謚法無報政以微弱竊鉄逃債報然慙愧故號曰報耳又皇甫謐云名誕恐誤

王報時東西周分治

附案東西周之分治始于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兩之時顯王雖在東周徒建空名至報王復徙都西周此言王報時分治追言之也而東西周之分大事記考之最詳元蘇天爵元文類亦有吳澂東西周辨蓋周西都鎬京而河南郊鄩周

史記志疑

卷三

堯

公以居九鼎謂之王城洛陽下都周公以居頑民謂之成周平王居王城東遷之始至敬王因子朝之亂徙都成周及考王初年以王城故墟封其弟揭實為西周桓公而桓公之孫惠公復封其少子班于鞏號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獨擅河南之地而東周惠公食采于鞏秉政洛陽焉故平王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公羊傳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說亦甚明

翦請令楚賀之以地

附案國策賀作資即此處上文亦云以地資公子咎則賀字是傳寫之譌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

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

案國策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于河南蓋策所云河南是也史言南陽非史所云韓王是也策言魏王非西周與韓近也

王報謂成君

集解徐廣曰國策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通志亦云此文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

案策作西周

期三月也

案策云不過一月必拔之作一月為是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

史記志疑

卷三

學

皆白起也

案此語最為可疑策與史皆不免有誤考伊闕之戰秦敗韓魏虜韓將公孫喜殺魏將犀武即師其事固屬白起若秦取趙離石在顯王四十一年取蘭在報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蓋其時起未出也此何以稱焉又策作取蘭離石和和屬太原呂子審應篇言趙惠王原時蘭離石入秦亦非

還其行

附案凌稚隆評林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是還字之誤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案王應麟通鑑答問有報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一條云左氏謂王貳于說王不可言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版反內



之空名猶在諸侯之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有君臣之分也。余案左傳有云王叛王孫蘇。竝屬載筆之失。

周君王報卒

附案集解引宋忠謂王報謚西周武公。固誤。索隱謂周君即西周武公。斯時武公與王報皆卒。亦誤。蓋東西二周各自有君。王報特居西周耳。烏得合為一人。且果是西周。不應連書君王。國策吳注辨之矣。而西周武公並未借卒。故下文云遷西周公于惡狐也。索隱謬以武公與王報全卒。遂移東周之文君。指為武公太子。以當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豈不乖乎。史證又據徐廣說東周惠公薨于顯王九年。惠公與武公兄弟。計武公當卒顯王世。此周君乃別一人。史失其名謚。亦未然。東周止惠公文君兩代。而歷一百十九年之久。本有可疑。

史記志疑

卷三

聖

疑但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之少子。雖與武公為兄弟。年歲懸殊。是庶生而六國表中徐廣所引紀年。今紀年所無。竹簡出于汲冢。斷爛倒錯。其歲次年數。大半不足。信兼有偽亂。當慎取之。史證據以為斷。謬矣。然則史何以書周君王報卒。曰史證引吳文學云。君字羨文是也。蓋後人傳寫。屢入。奚以徵之。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年。周王報使武公說楚相昭子。毋圖周。此稱周王報之明驗也。論衡儒增篇述史記云。王報卒。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云。周王報卒。此史記元本無君字之的證也。惟報非謚。不書其謚。隱而書其號曰報。以失國貶書卒。未免失史法。六國表書口報王卒

秦取九鼎寶器

附案九鼎者。一州一鼎。凡有九也。國策顏率謂齊王曰。昔周

伐殷得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左傳桓二年疏云。顏率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

書召誥說又云。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顏率游說之詞。不可信用。孔氏說一事。而彼此殊異。如斯。史正義亦云。禹貢金九牧。鑄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以九鼎為一鼎者。本于墨子耕柱篇。未足為據。子華子問鼎篇。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拾遺記禹鑄九鼎。五以應陽法。四以象陰數。惟鼎有九。是以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顯。王三十三年。鼎淪于泗。說見封禪書。報王五十九年。鼎入于秦。然則一鼎已淪于泗。泗。秦所取者。八鼎。非有九也。此云九者。亦猶上文馬犯之言九鼎。統稱焉耳。或疑淪泗近于誕。困學紀聞十一載。滴李氏說泗水在宋彭城。九鼎無緣至宋。斯又誤。以鼎為遷時所淪。因疑從周至秦。不應道經宋地。遂有謂沈泗水者是。周鼎非禹鼎。微子封宋。賜以周鼎。宋亡。沈于泗。

史記志疑

卷三

聖

馮氏解春。殊不知先淪後遷。相隔八十一年。不得合為一事。鼎淪于宋。亡四十一之前。與宋無涉。而鼎之神異。誠有如墨子所稱。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者。夫豈汾陰廣鼎之比哉。三國志魏明帝紀。注言秦所鑄銅人。潛然淚下。于將徙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言。爾朱榮入洛。平等寺金像。悲淚三日。晉書張華傳。言張華漢祖之劍。或飛合于水。或飛出于火。靈爽少矣。尚能若是。況神禹之鼎乎。史正義及通考。竝云。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蓋猶太邱社之能自亡也。始皇令千人沒泗求鼎。欲以完九鼎之舊。未免于愚。而漢得秦寶器。不問有鼎。抑獨何歟。論衡儒增篇。既誤以九鼎為一鼎。故謂此處秦取鼎為誤。而又謂鼎不能神。俱是妄論。而遷西周公於惡狐。



案史公書西周之遷而不書東周之遷陽人聚殊為踈漏

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案西周已見滅于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此與年表及燕世家皆誤多一西字田完世家又但言秦滅周少一東字惟春申君傳言取東周不誤也史詮曰西字衍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案我字不可解當是於字之誤史公茲引書序也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昌黎南山詩前尋徑杜墅空蔽畢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兩陵及漢諸陵在焉唐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向來注家多混即程大昌雍錄辨文王葬畢尚疑不能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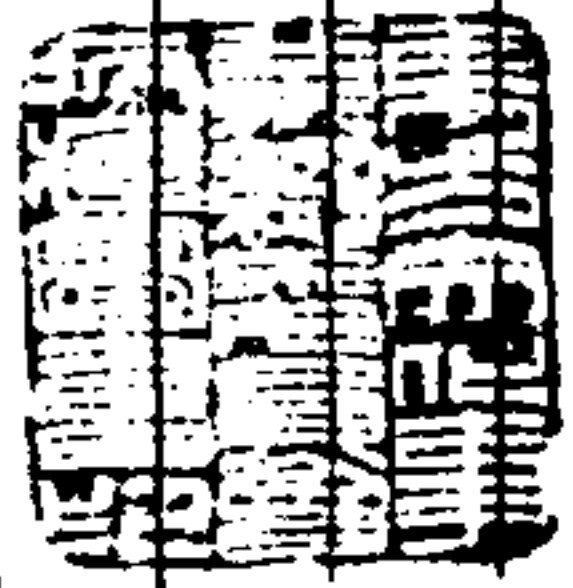
史記志疑

卷三

望

本四書釋地又續其詳別見日知錄廿二卷

史記志疑卷三終



史記志疑卷四

秦本紀第五

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案吞卵之妄全于簡狄說在殷紀中

咨爾費

案費是國名竹書費侯伯益是史誤以大費為名故不曰咨益而曰咨費舜果有斯語哉秦趙仝祖其所說神怪事俱自傅會以衍世史公信而紀之失之燕矣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附案玉女者珍之也禮記曰請君之玉女呂氏春秋費直篇亦有身好玉女語而徐廣引皇甫謐云賜之元玉妻以姚姓之女殆妄說也

史記志疑

卷四

實鳥俗氏

附案秦詩譜疏引此作鳥谷通志氏族略云鳥浴氏又訛為路洛氏未知誰是

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案索隱云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人名也索隱是人表亦分作二人人表戲作戲但鳥身上似脫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當何屬而下文所謂中滿者又誰之元孫路史後紀七辨孟戲然鳥身之說似誕趙世家作當夏中世非仲衍兄

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

附案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梓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



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專質之甚余攷水經注六述此事言飛廉先為紂使北方御覽五百五十一卷引史記亦曰時飛廉為紂使北方使字甚確當因傳寫訛使為石非字有脫皇甫說不足據因下有石棺而妄言之徐廣引之以著異全元非以補史缺而亦不知其誤也至御覽四十卷引史又言蜚廉先為紂作石棺必兼采徐注以臆增改爾古史於石下加棺字亦非

賜爾石棺以華氏次遂葬於霍太山

案孟子言飛廉戮于海隅而此言天賜石棺以葬於霍太山妄也

得驥溫驪驛駟騷耳之駟

附案穆王入駿史不全具蓋皆因其毛物以命名而趙世家

史記志疑

卷四

二

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驛駟騷耳較此紀又異也

溫字誤徐廣云一作盜是世家及穆天子傳列子穆王篇博物志竝作盜乃淺青色馬索隱直以溫音盜非鄒誕生本作

駟亦非荀子性惡篇作織離

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

亂周下一本有日行千里四字以注禮之當有

案三墳補逸曰竹書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

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史不全未詳孰是正義曰

古史考云偃王與楚文王全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

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竝言此事非實年表

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余謂此事詳載後

漢書東夷傳真偽莫考誠如譙周所疑而以為徐偃與楚文

全時則仍韓子之誤也五蓋篇云徐偃王行仁義期三百十八年之數亦未確厲王已上年表無年不識守節從何案論据世表穆王時之楚子是熊勝楚文王淮南人問訓作莊尤誤

有子曰女防

附案秦詩譜疏引此作女妨人表全疑此訛寫

太凡生大駱

附案詩疏引此作大維人表全蓋古通用維亦馬名也

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案上文言造父封趙城族山此為趙氏是也乃又謂非子蒙

趙城則非索隱又謂始皇生于趙故蓋秦趙全祖後人或可

互稱故陸賈傳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漢書武五子傳

曰趙氏無炊火焉左思魏都賦曰二羸之所會聆三國志陳

史記志疑

卷四

三

思王疏曰絕纓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楚世家及越絕

書外傳記地淮南子人間彙族二訓稱始皇為趙政南越傳

稱蒼梧王趙光為秦王文選王融策秀才文云訪游禽于絕

澗作霸秦基若以造父之趙蒙非子之秦未免礙理說見紀

末

其長者曰莊公

附案襄公始為諸侯襄公之先不過大夫而已稱莊公者詩

秦風譜疏云蓋追諡之理或然也或曰承非子之初封僭稱

為公猶非子之子稱秦侯耳十二侯表索隱本作莊公其以其為名非也

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

附案評林曰周無豐王闕本作幽王蓋幽豐字相近而又適

其時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繆嬴耶方氏補正曰



不后而妻蓋夫人嬪婦之類時秦僻陋故史以妻書耳方氏雖据由禮天子有妻有妾為解然何以不直言納女耶海寧周孝廉廣業曰豐王疑是戎王之號荐居岐豐因稱豐王與亳王一例非幽王也上下文周厲王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皆連周字知此必非幽王秦襄以女弟妻戎王即鄭武公妻胡之計耳說甚愜

戎聞犬丘世父

案世父二字衍

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

案年表及封禪書各三當作各一上帝當作白帝

岐以東獻之周

附案鄭秦詩譜云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孔疏

史記志疑 卷四

四

曰如鄭言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案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不可信余謂鄭譜固誤孔疏尤誤終南隔渭相望詩人起興不必定是得岐東秦地至河在晉惠公獻地後乃穆公創霸時事左傳及本紀甚明不得言襄公後無功德之君秦地即至河也至獻岐東之說或者秦獻之而周不能存遂仍入于秦乎

是為寧公

附案始皇紀末秦記作憲公人表全即索隱于秦記引秦本紀亦作憲公則寧字以形近致訛此與年表並當改為憲公

徐廣謂寧一作曼非

遣兵伐蕩社

附案索隱曰西戎之君號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社言湯邑在杜縣之界也余謂蕩即湯古字通用西戎亳王號湯社乃衍文杜字亦非水經注廿三卷引此紀作湯無社字可證湯在杜縣之界後人以杜字注其下混入本文而又訛為社耳周本紀論杜中徐廣云一作社亦訛杜為社也封禪書杜亳社上祠魏世家惠王十六年杜平杜社作社

鄭高渠昧

附案昧即彌字史以昧為彌音相近而彌又作弥形相似耳

晉世家以提彌明為示昧明亦全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史記志疑 卷四

五

案左傳事在秦武公之十二年

晉滅霍魏耿

案晉滅三國在秦成公三年此書于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載宋葉大慶攷古質疑糾之矣

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附案封禪書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雖奢侈僭祭郊本特性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耳徐氏測議曰吳子徵會百牢秦人僭侈既用郊時未必臻特性之禮百字不為誤也二說徐是此紀及封禪書漢郊祀志固並云三百牢若改為白句法不順

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

案此宣公四年事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案孟子言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安得有被執為媵之事被執為媵者虞大夫井

伯也史誤合為一人故于晉世家連書虜井伯百里奚而于

此紀直以百里奚替井伯路史後紀四注妄謂井伯奚邑于

百里然談從韓子說難呂子慎人篇來或問以井伯為別一

人奚據曰人表百里奚在第三等井伯在第六等斯乃的證

况朱子已曾辨其非一人矣見困學紀聞十一又通志氏族

井氏下不及百里亦以為兩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案後漢書循吏傳注唐李善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韓詩外

傳論衡並言秦大夫禽息薦百里奚當是也此言繆公贖于

楚呂氏春秋慎人篇言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而獻諸穆公

說苑臣術篇言買人買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與萬章言自

鬻于秦商鞅傳即萬章說皆好事者為之言人人殊不足辨已戰國

時造詞以誣聖賢何所不有韓子難言篇稱傳說轉鬻矣况

百里奚乎或曰此亦井伯事也

而乞食餓人

附案徐廣餓作銍是

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案此即食牛要秦之說孟子已辨其妄變秦言周其誣一矣

史記志疑 卷四 六

甯戚未遇亦嘗飯牛則鬻牛羊于市奚未遇時或為之故孟

子曰舉于市莊子田子方篇曰奚飯牛而牛肥穆公忘其賤

與之政趙良曰舉牛口之下而世又號為五羖大夫蓋非盡

無因也特未若好事者之誣爾史公好聚舊記時插雜言不

惟與經相戾且與商鞅傳矛盾

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

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案奚先去虞矣何云及虞難此即見虜為媵之說也孟子稱

奚智且賢若私利祿爵豈待不智不賢已哉

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

案春秋河曲之戰在魯文十二年乃秦康公時事下文書之

而此忽出斯語相隔四十餘年且戰在冬十二月非秋也蓋

十一字是誤文

太子申生於新城重耳夷吾出奔

案此從春秋書申生於于穆公五年表從左傳書于四年然

二公子之出奔春秋不書也

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

案傳是齊隰朋會秦師納惠公不言秦帥何人此以百里奚

實之未知所出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

案傳言許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此言河西八城當誤以虢

略等又為三城也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案齊世家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公秦穆之十五年此誤

史記志疑 卷四 七



書于十二年也是年桓公方便管仲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  
晉何以死哉然其誤從殺梁傳來殺梁于魯僖十二年楚人  
滅黃傳言管仲死耳

晉早來請粟

案此句上失書十三年

侯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

案晉世家依內外傳以此為穆公語非百里侯之言也然外  
傳不及奚而以左傳所載奚語并入穆公口中元是不全

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  
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  
往擊之

案晉世家亦謂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伐之考內

史記志疑

卷四

水

外傳晉但不與粟而已未嘗有因飢伐秦之事秦之伐晉為  
其三施無報豈因晉來攻而秦擊之乎且未嘗使丕豹將也  
又秦飢請粟在十四年冬戰于韓原在十五年九月寧有與  
兵閱四時而始交戰哉此及世家皆誤

吾將以晉君祠上帝

案內外傳秦有殺惠公之議而無祀上帝之言此與晉世家  
竝非

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

徐氏測議曰左傳周無請晉君之文初獲晉君亦未能遽及  
當是穆姬力也

秦妻子困以宗女

案晉語秦伯曰寡人之嫡此為才則懷羸是穆公之女也此

與晉世家言宗女非

十八年齊桓公卒

案齊桓卒于秦穆十七年此誤

二十年秦滅梁芮

案表書秦滅梁于十九年是此誤在二十年也至芮國之滅  
則不可考左傳桓四年疏曰不知誰滅之無錫顧氏棟高春

秋大事表引汲冢書滅芮在秦穆公二年今竹書無之當是

也見卷五亦與史不合通志氏族略云芮為晉所滅又未知何據

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案左傳云晉侯辭秦師而下晉語子犯云秦將納之則失周

矣是秦未嘗助晉納王也晉世家與左氏合此誤

鄭人有賣鄭於秦

史記志疑

卷四

九

案賣鄭者即成鄭之秦大夫杞子也而此與晉世家以為鄭  
人何歟據鄭世家或者鄭司城緄賀與杞子比而賣鄭乎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案史公敘襲鄭之事依公穀故與左傳異然公穀但云二老

哭送其子而已未嘗謂三帥即其子也乃史取而實之杜世

族譜以術丙蹇叔子為亥記異聞甚是而杜因左傳稱百里

孟明視譜遂以孟明是奚之子亦未可全信呂氏春秋悔過

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又以孟明視為蹇叔子唐書

宰相世系表更以西乞白乙為孟明子踵謬仍訛真史通所

謂李代桃僵者矣

滑晉之邊邑也

案穀梁曰滑國也攷春秋莊十六年滑伯始見于經至此為



秦所滅故經書秦人入滑其後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所謂殄滅我費滑者邊邑云乎哉杜預曰土地名云滑國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

案史詮云時穆公未卒不宜以謚稱當如下文稱我君余因歷攷之家令說太公曰今高祖雖子人主也高祖齊丙史說

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張辟疆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呂后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六國陳乞謂諸大夫

曰高昭子可畏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成王少戒伯禽曰我成王之叔父病

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子揮譜曰隱公欲遂立請為子殺隱公子家曰齊景公無信六卿為言曰晉

欲內昭公魯世夫人曰此靈公命也衛世華督使人宣言國

史記志疑

卷四

十

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叔贈曰成王無禮宋世宰孔曰齊桓

公益驕重耳曰齊桓公好善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母猶晉君母晉世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弃疾使人呼曰靈王至矣吳謂隨人曰欲殺昭王隨人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在隨齊潛王遣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楚世莊公曰武姜欲之子壘曰厲公居櫟內厲公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

德焉鄭世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世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昭侯嘗利矣昭

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韓世田乞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齊人歌曰歸乎田成子田世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孔

世太后曰傳教孝惠陳世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吳起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弟子韓慶曰謂秦昭王出楚懷王孟嘗新垣衍謂趙王曰尊秦昭王為帝魯仲貫高等說王曰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張敖曰賴高祖得復國秋豪皆高祖力也貫高等曰今

怨高祖辱我王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張傳此史記中預以謚稱之者凡斯眾端皆史家記事之失後

人載筆或可先稱其謚若述當時人語則是生而謚矣然其謚不始於史公如禮記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康子立于門右曾子左傳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五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竝是生時稱謚經

典明文尚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不可枚舉若困學紀聞日知錄所引者不過撮述數條而已顧氏云自東京以下即

無此語穆天子傳河伯帝曰穆滿

史記志疑

卷四

十一

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

案年表依春秋書彭衙之戰于三十五年此在三十四年誤又是役也秦師敗績何云不利引歸必秦史諱之史公仍其

誤耳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

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史刻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治人國家舍詩書

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不如戎夷無之為善而穆公用之則亡國無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

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案韓詩外傳九作王繆

取王官及郟

附案郟字謫當依左傳作郊正義郟音郊非也

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案秦誓書序謂敗虜還歸而作先儒多從之而史公繫于封

殺尸之後前編依以為說攷古質疑謂史誤四書釋地又續

曰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全以左傳考之誓當

作于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于

文三年夏封殺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

豈復作悔痛之詞哉

君子聞之皆為垂涕口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

慶

史記志疑 卷四

主

淳南集辨惑曰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

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詞凡左氏

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為褒貶之主而非指當時之士也安

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案千里之地或能開闢而益國十二則未敢為信匈奴傳言

八國服秦當是此誤仍韓子十過篇非其實也李斯傳云并

國二十文選上始皇書作并國三十漢書韓安國傳秦繆公

并國十四竝非子書中如荀子仲尼篇齊桓公并國三十五

韓子有度篇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齊桓公并國三十難二篇

晉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呂氏春秋賁直篇晉獻公兼

國十九貞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說苑正諫篇荆文王兼

國三十全一妄也

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案召公諡武名過謂本誤以過字屬下句但考國語召武公

過為召昭公之父而左傳僖十一年書召武公之後不復見

至文五年書召昭公來會葬則武公已前卒矣繆公金鼓之

賀在魯文四年其為召昭公無疑豈有父子全名之理必此

誤耳

收其良臣而從死

附案史公所說本于左傳文選王仲宣詩所謂臨歿要之死

焉得不相隨也然攷漢書匡衡傳注應劭曰穆公與羣臣飲

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

死則是三良下從穆公出于感恩戴德之私而非穆公命之

史記志疑 卷四

主

殉也曹子建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

全發悲蘇東坡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

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俱本應氏說烏

得云穆公奪之善人哉昔賢謂三良死非其所欲與梁邱據

安陵君全譏非偏論已柳子厚詩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東坡晚年和陶詩又云殺身固有

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全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

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刺三良而責康公所見益

高

是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日知錄曰秦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

天下左氏此言不驗史公何以并錄之乎



秦伐晉於武城

案於乃取字之誤左傳及年表可證

戰於河曲大敗晉軍

案文十二年左傳云戰交綏秦師夜遁此以為大敗晉軍矣  
矣年表及晉世家言大戰亦非杜注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兩  
退故曰交綏

乃使魏離餘詳反正義謂又作離非

附案晉世家作壽餘與左傳合而此獨以壽為離者蓋古通  
借用字春秋繁露循天道篇云壽之為言離也

子共公立

案共公失書名

共公立五年卒

史記志疑 卷四

案年表及秦記並作五年考秦共四年當魯宣四年而春秋  
宣四年書秦伯稻卒則共公不得有五年也史誤以秦桓元  
年為共公五年爾

晉敗我一將

附案晉世家作虜秦將赤攷年表書獲謀即左傳宣八年殺  
秦謀之事也索隱云赤即斥謂斥候之人彼謀即此赤也然  
既稱為謀不得號曰將欲稱為將不得復曰赤豈秦將名赤  
者詐為細作而被晉獲之歟史必別有所據故紀表世家所  
書各異蓋互見耳索隱謂赤為斥疑古字通水經洹水注縣  
南角有斥邱明朱謀埠注箋云舊本作赤邱也

十年楚莊王服鄭

附案十年乃七年之訛

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案史誤減桓之一年以益共公故作二十七其實二十八年  
也紀表俱誤桓景之名春秋史記皆失傳宋程公說春秋分  
記及皇王大紀謂桓公名榮當別有據至集解索隱皆引世  
本謂景公名后伯車則誤甚攷左傳景公母弟鍼字伯車又  
字后子安得移作景公之名春秋分記謂景公名石也又景  
公索隱引始皇紀作哀公而始皇紀無哀公之文况秦別自  
有哀公乎蓋秦記誤稱景公為倍公小司馬欲兩存之復誤  
以倍作哀爾

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  
涇至械林而還

案襄十四年左傳械林之軍是晉遷延之役也未嘗交兵有

史記志疑 卷四

何敗走追逐之足云乃此與晉世家言晉敗秦而年表又言

秦敗晉並妄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案左氏襄二十六年經文前傳曰會于夷儀之歲秦晉為成  
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杜注云在二  
十四年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魯襄二十四年當秦景二十  
八年乃年表既誤書此事于二十九年而紀又誤在二十七  
年且是盟也伯車如晉非秦景自行紀表皆言景公如晉豈  
史公亦謬以伯車為景公名耶成而不結故後二年伯車如  
晉修成秦未嘗背晉此又紀之誤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

附案昭十三年春秋弑靈王者是公子比而史于秦紀及吳



魯蔡曹陳衛宋鄭八世家皆稱弃疾。斯乃史公特筆。雖與春秋異詞。不免背經信傳。而于誅首惡之旨固合。故小司馬于吳世家云。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案年表及楚世家在平王二年。為秦哀公十年。此在十一年。竝誤。攷左傳在魯昭十九年。為秦哀十四年也。

孔子行魯相事。案相乃債相。即會夾谷之事。非當國為相也。此紀及吳齊晉楚魏五世家伍子胥傳竝誤。說在孔子世家中。

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案此所書有三誤。事在秦惠公四年。非五年事一也。伐范中行者知韓魏三家。趙簡子已奔晉陽。竝不與攻。范中行氏二也。范中行之奔齊。在秦悼公二年。首尾相去八歲。是時但奔朝歌耳。三也。

惠公立十年卒。案此與秦記及侯表皆以為十年。然考春秋哀三年書秦惠公卒。魯哀三年。當秦惠九年。則秦惠無十年明矣。史皆誤。

六年吳敗齊師。案哀十年左傳。乃齊敗吳師也。此誤。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案事在秦悼十年。此誤。書于十二年也。

秦悼公立十四年卒。

案悼公享國十五年。秦記可證。史謬加惠公在位九年為十年。遂減悼公十五年為十四年。此與表全誤。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案孔子之卒。止宜書于周魯。餘可不書也。若以為天下一人。不可不書。則各國皆宜書。又何以僅書于周秦兩紀。魯燕陳衛晉鄭六世家乎。史記中斯類甚多。亦體例之參錯可議者。附論于此。不及徧舉。

殺智伯分其國。案智伯不可言國。當改曰分其邑。

蹠公二年南鄭反。大事記曰。水經注南鄭縣。即漢中郡治也。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蹠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

嘗屬秦歟。六國表。秦共公二十六年。先書城南鄭矣。義渠來伐至渭南。盧學士曰。渭南六國表作渭陽。水北曰陽。若據表則渭南為非矣。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附案六國表。戰在七年。大事記云。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十三年城籍姑。

案靈公在位止十年。即卒于城籍姑之歲也。安得十三年乎。三字衍。

十六年卒。案表及秦記皆作簡公在位十五年是也。此言十六年誤。但索隱引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秦記引作乃

十三年。



立惠公與史不全所謂詞即難憑時參異說者矣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

案表謂十一年生未知孰是但秦之先已有出子矣不應復以稱惠公太子表及秦記並稱為出公是也世本作少主呂氏春秋作小主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案紀表前此書秦城南鄭及南鄭反矣則南鄭非蜀土也史諍曰史表蜀取我南鄭當從史表為是

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

淵旁

案呂氏春秋當賞篇述獻公自魏入立事言獻公園小主夫人自殺與此言被殺沈淵異

史記志疑

卷四

末

獻公元年

案秦諸君多失名呂氏春秋稱獻公為公子連高誘注一名元非也則獻公名連史何以不書索隱謂名師隰未知所出又秦記索隱引世本作元獻公疑史脫元字蓋兩字謚也越絕書外傳記地謂之元王秦追尊之爾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案七十七歲似誤辨在周紀

十八年雨金櫟陽

案前靈公作上下時獻公此年又作畦時紀中諸時皆書而獨缺三時何耶表亦失書

天子賀以黼黻

附案宋斐機班馬字類引史作黼黻又引正義曰雖非字體

歷代史記本全見論然則今本改為帶旁也

虜其將公孫痤

案年表于秦魏二表皆言虜太子蓋因齊虜魏太子申而誤事在後二十一歲而此紀及魏世家作公孫痤趙世家作太子痤皆誤蓋秦虜公孫痤非太子也魏無二太子太子名申不名痤也痤字公叔非公孫也當依國策稱公叔痤為是商君傳與策全所可疑者痤既被虜矣而商君傳仍國策載公叔痤病薦衛鞅之事豈秦虜之而復歸之歟

二十四年獻公卒

案獻公在位年數秦記六國表並稱二十三年是也此作二十四世本作二十二越絕書作二十皆誤

子孝公立

史記志疑

卷四

末

案索隱云孝公名渠梁而越絕稱為平王蓋秦稱王之後加謚追尊若獻公之稱王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

案是時燕乃女公非悼公也韓乃懿侯非哀侯也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附案史諍曰一本巴作巫巴地屬秦非屬楚也

與魏惠王會杜平

案年表亦稱魏王非也當衍王字大事記曰魏是時未稱王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案安邑魏之都其君在焉攷魏惠王三十一年自安邑徙大

梁是秦孝公廿二年也魏昭王十年獻安邑于秦是秦昭王



廿一年也。而此時為魏惠王十九年。秦孝公十年。豈得圍而便降。且使此時已降。則惠王徙都。不待十二年之後。而安邑舊都。又何煩魏昭再獻乎。蓋安邑二字。乃固陽之誤。據表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秦商鞅圍固陽。降之。即此事也。紀表與商君傳俱誤作安邑。惟魏世家無之。固陽之役。必圍在十年。而降在十一年。

四十一縣

案四字疑誤。年表及商君傳並作三十一。

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案表在二十三年。又鴈門乃岸門之誤。小司馬已辨之。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

案越絕書謂孝公立二十三年。與史言二十四年異。疑誤也。

史記志疑 卷四

至秦記索隱引本紀云十二年。乃下文十三年都咸陽注。錯入于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句下耳。索隱云。惠文名駟。本後書

西羌傳呂覽首時去宥篇注。必別有據。史失書。

三年王冠

案惠文稱王在十三年。此與表俱于前三年書王冠。雖是追書。然于史例不合。又大事記曰。秦記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

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于三年。兩

書必有一誤也。

齊魏為王

案田完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當秦孝公九年。已先

二十二年為王矣

而此書于惠文四年。豈因魏而誤連言之歟。

宜衍齊字。

六年魏納陰晉

附案漢地理志謂在五年。疑非。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案此即所謂雕陰之戰也。惠文七年為魏襄四年。襄當作表

又書于魏襄二年。當惠文五年。皆誤。宜依魏世家在襄五年

當惠文八年為是。至斬首之數。亦宜依世家作四萬五千。蓋

秦尙首功。紀仍秦史之虛語耳。余因攷之。秦自獻公廿一年

與晉戰斬首六萬。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七千。惠文八年與

魏戰斬首四萬五千。後七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十一年敗

韓岸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丹陽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韓

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六年伐楚斬首二萬。七年復伐楚斬

二萬。十四年攻韓魏斬二十四萬。廿七年擊趙斬三萬。三十

史記志疑 卷四

二年破魏將暴鳶斬四萬。三十三年又伐魏斬四萬。三十四

年破魏將芒卯斬十三萬。沈河二萬。四十三年攻韓斬五萬。

四十七年破趙長平坑卒四十五萬。五十年攻晉軍斬首六

千。流死河二萬人。五十一年攻韓斬四萬。攻趙斬九萬。始皇

二年攻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攻趙斬首十萬。計共一百六十

六萬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書者。尙不知凡幾。從古殺人之

多。未有如無道秦者也。

圍焦降之

案秦兼降曲沃。故後三年歸魏焦曲沃也。此與六國表內秦

表及魏世家俱失書曲沃二字。

十一年縣義渠

案縣義渠三字乃羨文。是年義渠為臣。非為縣也。其後十年



五國伐秦義渠襲秦于李帛之下見犀首傳其後四年秦伐義渠取二十五城至秦武王元年復伐義渠見本紀及年表又范雎傳秦昭王曰義渠之事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匈奴傳曰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蓋是時始縣之大事記謂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當是已而於此年云雖以為縣猶令其君主之則非也報四十四當若如此所書惠文前十一年已滅為縣則必更置令長丞尉惟命是聽安得後此有如許事乎

歸魏焦曲沃

案前二年秦攻取汾陰皮氏焦曲沃四邑今歸魏焦曲沃則是秦祇取汾陰皮氏兩縣也竹書載秦取汾陰皮氏及但此歸焦曲沃較史皆先一年

史記志疑

卷四

三

紀昭王十七年書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為當年表魏世家樗里甘茂傳竝言昭王初年秦攻皮氏未拔去竹書隱王八年秦公孫爰疑即樗里子樗里為秦伐皮氏翟章救皮氏九年城皮氏余因疑秦歸魏焦曲沃之時并皮氏亦歸之紀表世家俱脫不書耳不然皮氏已為秦取久矣尙何煩用師乎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

案魏惠稱王在惠文四年此紀已書之而是年紀與秦表復書魏君為王何歟周紀正義引秦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趙竝稱王所引與此異且秦紀無其文當必有誤蓋是年秦惠稱王故書月書日以別之魏字乃秦字之誤燕世家書燕君為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羨文表例但書君為王也不然魏君為王奚以入于秦表乎至韓宣惠為王在秦惠更

元之二年誤書于是年耳

使張儀伐取陝

案表及儀傳事在惠文後元年此誤書于十三年也

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案此與表及儀傳皆缺書魏楚世家云張儀與楚齊魏相盟是也齊魏二世家但言諸侯執政而已

樂池相秦

案後此五年趙武靈王使樂池送燕公子職為燕王則池是趙人與樂毅為一族何緣為相于秦乎疑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

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奭斬首八萬二千

案此事諸處所載互有不全余詳校之攻秦者實燕楚趙魏

史記志疑

卷四

三

韓齊六國而匈奴不與焉攻楚世家云六國攻秦楚懷王為從長楚為從長所書自當不謬大事記錄之是也此紀不及楚年表及燕世家不及齊趙世家但言與韓魏擊秦魏世家及犀首傳俱言五國攻秦樂毅傳不及燕楚韓齊世家竝略之皆錯失不足憑而賈生過秦論又稱九國之師索隱曰六國之外更有宋衛豈攻秦一役宋衛中山共以兵從如何匈奴之屬六國歟是時義渠亦伐秦若并數之則為十一國矣通鑑依年表作五國非而高誘國策注以秦之戰敗韓趙在次年秦惠不與攻秦全歲年表各世家可證此紀并入七年誤隱引秦紀與今本殊蓋以意言之蓋六國雖全出師不相應領故惟韓趙戰秦韓趙既敗四國遂引歸不戰而齊乘趙魏之弊復敗之于觀澤齊真巨測哉趙公子渴韓太子奭乃是主帥申



差特韓之一將爾以後文韓太子會推之知與已死矣意彼時渴與均敗沒申差其生獲者也然韓世家謂秦虜申差則生獲不止一將乃何以此紀既失書鯁而又混稱虜其將申差幾莫辨為趙將為韓將韓將之誤六國表及張儀傳皆不書主帥亦不書鯁而但言申差韓世家書二將而反失書主帥未免乖駁至斬首之數表及趙世家張儀傳皆云八萬此紀增多二千因紀仍秦史之舊而秦尚首功虛加其級耳

伐取趙中都西陽

案此與表全誤惟趙世家作西都中陽是也攷漢志地屬西河郡若中都屬太原西陽屬山陽名異地殊未可相混正義謂中都即西都西陽即中陽謬甚

史記志疑

卷四

五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案韓世家太子之質在破岸門後當在十一年

伐敗趙將泥

案徐廣曰將一作莊則是姓莊名泥也而表作將軍英姓乎名乎不可詳矣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案表在十一年此在十年未知孰是

樽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附案其將犀首走五字當在降之句下蓋錯簡耳犀首魏官即公孫衍與韓無涉故魏表及魏世家云走犀首岸門

公子通封於蜀

附案表作繇通非公子繇乃別一人見張儀傳華陽國志作

通國

燕君讓其臣子之

案事在後九年此誤書于後十一年

虜趙將莊

案表及趙世家作趙莊正義謂一作莊非則莊其名也而樽里傳又作莊豹則莊其姓也疑莫能定

楚圍雍氏

案雍氏之役莫定何年六國表不書也楚世家不書也惟周秦二紀及齊韓二世家甘茂傳書之然時既各殊事頗不合

秦紀書于惠文王後十三年與齊世家書于湣王十二年全

是周赧王三年徐廣韓世家注引紀年于此亦無蓋誤韓世家書于

襄王十二年是赧王十五年紀年與韓世家全皆誤也而注國策注

史記志疑

卷四

五

史記者不復詳攷遂謂楚兩度圍韓雍氏以赧王三年為前所圍取秦與韓敗楚丹陽事當之以赧王十五年為後所圍取秦敗楚新城事當之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策及傳稱秦宣太后攷赧王三年為惠文後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未立安得有宣太后耶新城之與雍氏亦甚遠矣策及世家稱甘茂攷茂之懼讓出奔在秦昭元年而赧王十五年為昭王七年茂久去秦相位尚何收蠶之言哉蓋注者之誤由于策記錯亂因生此異端耳其實圍雍止有一役楚未嘗再舉策記未免交混而其事非丹陽新城也其時非赧王三年十五年也周紀茂傳固可據也周紀書于赧王八年之後次年即秦昭元年故茂傳云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韓茂為言于王乃下師役以救之而救韓之師傳敘于茂伐魏蒲坂



之先蒲坂未拔茂亡奔齊皆昭王元年事也然則圍雍一役其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韓襄六年楚懷二十三年乎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案表及魏世家乃助魏攻齊耳是時無韓伐齊事正義滿或作蒲非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案其時秦楚復親不相攻伐此役無及當屬誤文

相壯殺蜀侯來降

案華陽志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

誅壯是壯未嘗來降二說以志為實莊壯二字古通用有說

祖功臣表故國策作莊而史記紀表華陽志作壯惟徐廣謂廣侯下

一作狀乃訛本也

史記志疑

卷四

美

子武王立

案武王之謚此與表全而秦記及正義引括地志法言淵蹇

篇作悼武索隱引世本及高誘呂氏春秋序作武烈越絕書

又作元武未知孰是疑悼武為定也索隱云名蕩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附案越字誤徐廣謂一作趙是也竹書載越世次最詳然七

國時越不與攻伐盟會之事故知越賓從秦為誤

與魏惠王會臨晉

案惠王乃襄王之誤年表所謂哀王也

南公揭卒

附案南公揭不知何人項羽紀稱南公漢藝文志陰陽家有

南公三十一篇注云六國時蓋當時有道之士揭豈其人歟

樺里疾相韓

案疾無相韓事時疾以右丞相出使于周見本傳疑相韓二

字是使周之誤

烏獲孟說

案烏獲已見文子自然篇此何以稱焉豈古力士有兩烏獲

如善射之名羿歟孟說未知即孟賁否後書蓋勳傳有護羌

中常侍孟

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

案史公于武王獨變卒稱死豈以絕膺故歟徐廣臚作脈似

較勝但甘茂傳言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與此紀及趙世家異

是為昭襄王

史記志疑

卷四

毛

案趙世家昭襄名稷紀表皆失書甘茂傳索隱引世本名側

此紀索蓋音相近若齊稷門之為側門矣

甘茂出之魏

案傳茂奔齊復至楚而終于魏此言茂出之魏恐是齊之誤

大事記曰時方伐魏自魏而奔齊也

四年取蒲坂

案年表魏世家是年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此缺

魏王來朝應亭

案應亭乃臨晉之誤年表魏世家可證

蜀侯輝反

案華陽國志赧王十四年蜀侯輝祭山川獻饋于秦輝後母

害其寵加毒以進王大怒遣司馬錯賜輝劍自殺據此則紀



表言反者乃仍秦史誣詞而非其實也。渾此作輝，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涇陽君質於齊

案年表田完世家在七年，此誤書于六年。

攻楚取新市

附案年表楚世家云取入城，而此言新市，蓋新市為入城之大者，舉其重言之，猶世家所謂取析十五城也。實取十六城。

共攻楚方城取唐昧

案事在秦昭六年，表及諸世家可證，此誤書于八年也。又此以為方城，而表及楚與田完二世家樂毅傳並作重邱，元胡三省通鑑注辨之云：春秋時有二重邱，衛孫蒯飲馬于重邱，杜曰曹邑，諸侯全會于重邱，杜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

史記志疑

卷四

末

呂氏春秋友處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荆，荆使唐蔑將兵應之，夾

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水之上。水經注泚水又西，澳

水注之，水北出此邱山，南入于泚水，意者重邱即此邱也。據

胡所說，但辨重邱而不及方城，今河南南陽裕州楚方城地，

內鄉縣東亦有方城也。余又攷荀子議兵篇云：兵殆于垂沙，

唐蔑死。韓詩外傳四：淮南兵略全，商子弱民篇及禮書沙作涉。唐楊倞注：垂沙未詳所

在。漢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胡注亦未及。昧，茂古通字，从

昧，泚一作泚，一作比，漢志南陽郡比陽是後書光武紀上作泚。

趙破中山其君亾竟死齊

案事在秦昭六年，當趙武靈王廿五年，此誤書于昭王八年

也。言死齊亦非，說見表。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案相薛文在八年

與攻楚取入城殺其將景快

案秦昭八年取楚八城，九年取楚十六城，此書于九年，不知

誤以八年事為九年歟。抑誤以十六城為八城歟。前二年秦

殺楚將景缺，此又殺景快，二景必弟兄也。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案懷王入秦在八年

薛文以金受免

案正義以金受為秦丞相姓名，謂秦相金受，故免薛文也。而

方氏補正曰：薛文相秦，中間無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所

見，恐傳寫之誤。蓋薛文以受金免耳。余攷孟嘗傳：秦昭王以

為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史記志疑

卷四

末

于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疑金受即說昭王之人，未知是否。

又文之免相在九年，此亦誤在十年也。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

河北及封陵以和

案紀有五誤：伐秦止韓魏齊策所云三國攻秦者，六國表孟

嘗傳全，乃此增趙宋中山為五國一也。攻秦臨函谷關策所

云入函谷者，韓魏田完世家孟嘗傳全，乃此謂至鹽氏二也。

秦和三國以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策所云秦以三

城講于三國者，乃此及表皆不言齊。田完世家亦不言與我

齊城，反載與韓河外，又不及魏三也。武遂封陵在河外，故三

國世家俱稱河外策作河東，此作河北，蓋自秦言之曰東，自

三國言之曰北，而統言之曰河外，乃此以為河北及封陵四



也商改河北是役在秦昭九年乃此書于十一年五也又伐秦講和本一時事而表與各世家分伐秦在秦昭九年講和在十一年尤誤大事記糾之矣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

案懷王亡趙在秦昭十年非十一年也

左更白起

案此是昭王十三年攷起傳十三年為左庶長明年遷左更也左庶長為第十爵左更第十二

五大夫禮山亡奔魏

案穰侯傳言呂禮奔齊孟嘗傳有禮相齊事此誤也大事記亦以奔魏為非

虜公孫喜拔五城

史記志疑

卷四

手

案上文言魏使公孫喜攻楚則喜是魏將也故穰侯傳稱虜魏將公孫喜乃此紀及白起傳不言喜為何國之將而六國表書虜喜于韓表中韓世家謂使公孫喜攻秦秦虜喜似喜又為韓將矣蓋伊闕之役韓為主兵而實使魏之公孫喜將之故所書不全未定是誤爾但周魏策云戰于伊闕殺犀武周本紀會及之而史敘戰伊闕事各處皆不及殺魏將犀武豈以武非主帥歟又此及起傳言拔五城未知所拔者魏城乎韓城乎殊欠分明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案下文十七年書秦以垣易蒲坂皮氏十八年書攻垣取之則起未嘗以垣予魏也當衍復予之三字白起傳但言拔垣可據

再免

案穰侯魏冉凡三相三免紀表皆不盡書而紀與傳所書之年亦多舛戾不合余綜攷之冉初為相在昭王十二年至十五年免此書冉免于十六年誤也再相在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免此紀下文于廿四年書魏冉免相者誤也三相在二十六年至四十二年免相出就封邑傳所謂免二歲復相秦者乃免四歲之誤也傳稱復相四歲按野故知其誤若免二歲復相則當云六歲按野矣

封公子市宛公子偃鄧

附案市者涇陽君也偃者高陵君也索隱于此處不誤而于蘇秦穰侯傳謂涇陽為偃誤矣又云高陵名顯則是誤以秦末齊王田市之使者高陵君顯為秦公子也顯見項張冠李戴可哂之甚

史記志疑

卷四

手

城陽君入朝

附案成陽君是韓人魏策有之史漢中成與城多通用注家皆略故著之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

附案索隱云為當為易蓋字訛也而水經注四引薛瓚曰秦世家以垣為蒲反作如字讀非稱秦本紀為秦世家亦創師古注漢地理志亦不取瓚說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案事在秦昭二十一年此誤書于十九年也

涇陽君封宛

案涇陽高陵二公子已于十六年全封此誤重出

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



案蒙恬傳蒙武乃蒙驁之子。驁事昭王。至始皇四世。則此時擊齊者。必是驁而非武也。河東上疑有脫字。古史作取河東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

案伐齊之役。實秦楚燕趙韓魏六國也。燕齊楚三世家可證。此紀與趙魏世家失書楚。韓世家止言與秦攻齊。孟嘗君傳失書韓。楚樂毅傳失書秦。年表六國皆有擊齊及取齊某地之文。元未嘗誤。然或稱與韓魏燕趙。或稱與秦。或稱與秦三晉。或稱五國參錯不一。自序傳亦言連五國兵。蓋竝屬脫誤耳。荀子王制篇。閔王毀于五國。注云。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非也。當依王霸篇注。燕秦楚三晉伐齊。為是。呂覽權勳篇。五國攻齊。注謂燕秦韓魏趙。亦非。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

史記志疑

卷四

筆

案各處皆不言燕趙救魏。攷是年為燕昭王廿九年。趙惠文王十六年。燕昭新破齊。潘方圍莒。即墨未下。何暇出兵救魏。而趙時為秦之細。自守不足。又何敢出一旅為魏抗秦。此之不實。了然可知。

魏冉免相

案此在二十一年。傳所謂六歲而免也。說已見前。非二十四年免。

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案此紀前二年。廿三。書與魏會宜陽。韓會新城。而年表及魏韓世家竝作會西周。今二十五年紀書與韓會新城。而韓表韓世家言會兩周間。夫曰西周。曰兩周間。即指河南之宜陽新城也。而新明邑獨無攷。年表世家俱不及。

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

案但言遷罪人。不知遷于何地。許林謂遷于新明邑。亦臆說。無據。蓋明年赦罪人遷之南陽。史誤重也。古史無此五字。取鄧鄧。

案此二十八年。楚為秦所取者。鄧鄧西陵三城。紀失書西陵。表失書鄧。楚世家失書鄧鄧。而白起傳言拔鄧鄧五城。乃拔鄧鄧西陵三城之誤。攷漢志鄧屬南陽。與昭王十六年取魏鄧別。魏之鄧城在河內地。近軹也。王與楚王會襄陵。

案是年秦攻楚。取鄧。燒其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遁保于陳。安得楚與秦為好會乎。必非二十九年事也。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史記志疑

卷四

筆

案史詮謂若伐楚。今本缺楚字是也。但白起及春申君傳言起取之。非蜀守張若。豈伐巫之役。起與若共之歟。華陽志是張若也。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芑。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案此所書戰最誤。即年表世家列傳亦誤。攷秦昭三十二年。當魏安釐二年。韓釐廿一年。秦攻魏。拔兩城。軍大梁下。韓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魏子秦溫以和。是秦昭三十二年之戰也。而此云魏入三縣。穰侯傳云。割八縣。竝誤。蓋二縣秦拔之。一縣魏子之。共止三縣耳。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復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是秦昭三十三年之戰。



也。而此以斬首四萬，并入大梁之役，書于三十二年，誤已。秦昭三十四年，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于秦，穰侯又與白起客卿胡陽攻趙魏以救韓，走魏將芒卯，斬十三萬人，敗趙將賈偃，沈其卒二萬人于河，取魏卷蔡陽長社，取趙觀津，魏子秦南陽以和，秦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是秦昭三十四年之戰也。而此在三十二年，誤一。止言客卿胡陽，反遺卻主帥穰侯大將白起較之年表，趙世家白起及春申傳但舉白起更覺失倫，誤二。斬魏卒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乃合趙于魏作十五萬人，與六國表魏世家俱非，穰侯傳云十萬亦非。蓋脫誤三。趙魏全破，何以單說魏而不及趙？表亦單說魏，又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穰侯傳云攻趙韓魏白起傳云得三晉將，春申傳云攻韓魏，述一事而各異如此，誤四。

史記志疑 卷四

至

至燕為國策彙作畢，其字訛也。韓世家為作或，其字全也。芒卯，西周策及韓子說林顯學淮南記論作孟卯，音之轉也。而韓子外儲說左作昭卯，呂覽應言作孟卯，皆誤。又此紀胡傷兩見，當是傳寫之訛。依穰侯傳作陽為是。趙策作胡易，即古陽字。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  
案秦無佐伐燕之事，而伐燕是齊韓魏非韓魏楚，此與燕世家全誤，說在六國表中。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  
案年表及田完世家皆云三十七年，此與穰侯傳並誤在前一年。竈秦策作造，音相近。通策傳注徐廣曰：造音竈。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案六國表魏世家秦取魏懷，在昭王三十九年。魏安釐九年在取邢邱二年前，故范雎傳云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也。此誤并在四十一年內，而邢邱當依魏世家作郵邱。此與范雎傳作邢邱全誤。表作廩邱尤誤。廩邱乃齊地，時屬于趙。郵邱為汝南郡新郵縣，春秋時屬齊，六國時屬魏。漢志應劭注云：秦伐魏取郵邱，可為確據矣。若邢邱之地，久入于秦，不待是時始取，故魏襄王時蘇秦說魏，歷數魏地不及邢邱，而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信陵君謂魏王曰：秦固有懷茅邢邱也，則非是時始取可知。是時即安釐十一年。國策吳注謂廩邱郵邱即邢邱，謬甚。裴駰引韓詩外傳謂武王伐紂至其地，更名邢邱曰懷，誕不足信。

史記志疑 卷四

至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下文書九月可見。大事記及尚書疏證六反據此以為秦未并天下，已改用十月為歲首，恐未然。

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案韓世家云：秦拔我陘。句城汾旁。范雎傳云：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則知秦所拔祇陘城耳。陘在汾陽，遂城汾旁一帶至廣武，其曰河上者，即廣武澗。水經注所謂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是也。六國表云：秦拔我城汾旁，我下缺陘字。白起傳云：攻韓陘城拔五城。五城二字誤。當云拔之。此紀云九城尤誤。當云拔陘城。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案年表及白起傳作南陽，甚是。獨此稱南郡，謬爾。南郡乃楚地。秦昭廿九年攻楚取郢為南郡，韓安得有之。蓋南陽是總



統之名韓魏分有其地魏之南陽是河內修武等處已于秦昭三十四年盡入于秦韓之南陽是荆州宛穰等處其地大半為秦所取故秦于前十年置南陽郡矣此後所攻者皆韓之南陽不過取而附益之至始皇十六年而韓南陽之地全納于秦韓表及世家不書取南陽但云秦擊我太行蓋互見之白起傳所謂攻南陽太行道絕之也

葉陽惺出之國未至而死

案一本葉陽下有君字而葉陽集解謂一云華陽蓋華陽君是也華形近葉故傳寫致訛范雎傳華陽徐廣曰一作葉趙

策諒毅對秦王有母弟葉陽之語竝誤也非母弟華陽君乃昭

王舅辛戎又號新城君惺乃昭王母弟高陵君此紀有脫誤不然

將以辛戎為公子惺矣攷穰侯華陽高陵涇陽時稱為四貴

史記志疑 卷四

美

皆于昭王四十二年全出就國紀既脫缺復誤書于四十五

年爾當移在上文穰侯出之陶句下而補之曰華陽君高陵

君涇陽君出之國高陵君惺未至而死大事記謂昭王獨薄其罪故惺于四貴之中就封在後亦非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

案事在四十五年趙世家白起傳可證此因說長平事而并

書于四十七年非也

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

案秦尚首功斬一首賜爵一級豈容混書此餘字當作五

十月韓獻垣雍

案十月二字衍白起傳亦誤出也下文于是年書正月時秦

尚未以十月為歲首不應先書十月

王齮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

案白起傳言齮攻拔皮牢不言武安是也蓋前二十年秦封

白起為武安君則其地久已屬秦何待此時始拔乎二字宜

行秦策有武安語史仍其誤耳

張唐攻鄭拔之

附案此以所拔之鄭為舊鄭歟則即咸林之地東遷時已屬

秦也以為新鄭歟則韓徙都于其地不聞是時韓失國都也

疑是鄭字之譌趙地也

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附案徐廣云楚一作走正義云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因有

斯注古史遂從之作晉軍走而不知其謬爾改楚作走則流

死之文不可接謂時無楚軍尤為囋語蓋即楚救邯鄲之兵

史記志疑 卷四

美

始緣秦伐趙邯鄲而救趙繼緣秦伐魏寧新中而救魏楚世

家稱救趙至新中可證已死字當讀為尸古字通用呂覽離

謂篇鄭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漢書酷吏傳安得求子死魯

世家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言趙楚軍敗流尸于

河有二萬人此河必是汾河寧新中是魏邑非趙邑秦不能

拔邯鄲移兵攻魏楚與趙復救魏秦拔魏寧新中而去故此

晉字指趙

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案此事非實說在趙世家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史失書名案隱謂名柱廣宏明集引年紀名式蓋有

名二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孝

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名子楚此失書



附案孝文之立書之重言之複讀史者或疑為羨文錯簡宜  
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謂赦罪人等事皆莊襄元年事增出于  
孝文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二語當互易之移  
于孝文王元年之上蓋既葬而除喪其時不獨三年之喪久  
廢即期年亦不行耳茲說未知然否但余攷古者天子崩太  
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尚書顧命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  
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  
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于廟是  
也則此所謂于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  
秋喪葬之事皆畢斯數月中紀不言既殯正繼體之禮秦省  
之而不行也所謂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謂孝文

史記志疑 卷四

素

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者正踐祚之位也是年歲在辛亥三  
年之喪廢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  
月竊意史公緣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後世疑莫能明特備  
載當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見不得以為羨文錯簡矣乃閻氏  
摘十月已亥一句謂孝文已踰二年以史稱享國一年為誤  
莊襄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禮莫大見尚書疏證卷六上其辨甚新殊不  
知爾時秦尚未以十月為歲首也

韓獻成阜鞏

案表及韓世家皆言秦拔取韓成阜榮陽此云韓獻之非也  
又鞏亦榮陽之誤鞏為東周所居韓安得有之水經注廿三  
卷引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鶩取成阜榮陽初置三川郡酈  
公所引乃六國表史豈因是年秦滅東周兼得鞏地而混言

之耶

二年使蒙鶩攻趙定太原

案使蒙鶩入字乃羨文年表及趙世家蒙恬傳皆無其事蓋  
所謂攻趙者因是年有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之事也所謂  
定太原者因明年有置太原郡之事也二事下文皆書之則  
此為錯出無疑况前十二年為昭王四十八年得韓上黨地  
已北定太原矣此時何煩再定乎

三年蒙鶩攻魏高都汲

案三年二字亦羨文所書之事表在二年是已汲字當依徐  
廣作波蓋秦拔魏汲在始皇七年也波與汲皆屬河內

四年王齧攻上黨

案莊襄無四年此乃三年之誤然前此昭王四十八年盡有

史記志疑 卷四

素

韓上黨地北定太原是時何煩再攻疑前所定者惟降趙之  
城市邑十七今所攻者并其餘城而攻拔之故韓世家云秦  
悉拔我上黨也紀表但言攻上黨擊上黨拔上黨似乎複出  
而不知是悉拔之紀表似欠明正義謂上黨又反故攻之乃  
臆測之詞非事實矣

子政立

附案始皇以正月生遂以正名之惟其名正是以改正月為  
端月始皇紀集解曰徐廣云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且生故  
名正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則知史記古本是正  
字不知何時盡改作政凡本紀世家列傳中所稱始皇之名  
竟無一作正者可怪已惟高誘呂氏春秋序作正字孔仲達  
毛詩序作秦正公羊哀十四年疏云始皇名正穀梁序疏云



秦正起而書記亾庶幾不誤然其誤自世本來索隱引世本  
作政蓋二字元屬通用秦時諱正或并避政字故呂覽察微  
篇引左傳宣二年羊斟語改子為政我為政作制字後遂相  
沿以政為名流俗傳寫便改史記之正為政爾容齋三筆謂  
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殊誤  
秦未嘗以正月為一月也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秦改正  
月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示見編云始皇名政避諱讀  
正月為征月傳至于今當如本字讀始有分別陸德明唐大  
儒也自秦至唐亦遠矣當作釋文時何不單出一音以正舛  
誤豈容詔後學以疑貳哉釋文正月音政又音征也前賢有辨正月之不  
當讀征者從未有辨始皇之名正不名政者然古正字自有  
征音非沿秦諱釋文不誤觀詩猗嗟雲漢節南山諸章可見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

史記志疑 卷四

案史言始皇伐滅諸侯并一天下以為郡縣其實不盡然蓋  
仍秦人夸詡之詞耳攷衛至二世元年始絕楚苗裔有漢王  
越諸族子或為王或為君至閩君搖及無諸佐漢平秦是諸  
侯未盡滅天下未盡并也郡縣之名見于逸周書作維解屢  
稱于左傳管子乘馬數篇亦有則非至秦時始設也昭廿九  
蔡墨言劉累遷魯縣  
夏時恐未有縣之名即三十六郡亦不全為始皇所置據甸  
奴傳魏置河西上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趙  
置雲中雁門代郡又世家韓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是韓  
置漢地理志概稱秦置者漢承秦制故不言魏韓燕趙而巴  
蜀漢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于昭  
襄王三川太原置于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  
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秦變封建為郡縣乃一大事

豈可缺略不費此史公疎處攷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  
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曰  
河東二曰太原三曰上黨四曰三川五曰東郡六曰潁川七  
曰南陽八曰南郡九曰九江十曰泗水十一曰鉅鹿十二曰  
齊郡十三曰琅邪十四曰會稽十五曰漢中十六曰蜀郡十  
七日巴郡十八曰隴西十九曰北地二十曰上郡二十一曰  
九原二十二曰雲中二十三曰雁門二十四曰代郡二十五  
曰上谷二十六曰漁陽二十七曰右北平二十八曰遼西二  
十九曰遼東三十曰邯鄲三十一曰碭郡三十二曰薛郡三  
十三曰長沙尚缺三郡以續郡國志校之則秦有鄆郡黔中  
郡夫前志無黔中誠為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鄆非秦郡  
劉敞辨之甚悉見漢地志  
丹陽郡下是尚缺一郡也因有以鄆郡充其

史記志疑 卷四

數者本于應劭劭曰東海  
秦郡而鄆非秦郡劉敞又辨之見高紀  
六年  
更有以楚郡充其數者本于楚世家而秦無楚郡集解已糾  
其誤胡三省通鑑注曾辨之說在楚  
世家中烏得妄稱為秦郡哉然  
則所缺之二郡何在曰內史自當在三十六之內始皇紀集  
解明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蓋準諸侯王表例也  
史漢諸侯王表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以漢準秦則內史在  
內矣漢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別而言  
之非晉書地理志以及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胡氏通鑑注  
並仍裴說固可以為據矣惟以鄆為秦郡  
乃襲續志之誤其所缺一郡余以  
水經注補之水經卷十三廣陽薊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為  
廣陽郡漢高帝封盧縮為燕國于是三十六郡之數始備而  
自孟堅以來均失去廣陽一郡真不可解秦武公十年伐邽  
言立縣  
之始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案史例但書在位之年而其生年從略獨始皇略其在位年數反以生年書之未知史公何意又始皇年十三而立以踰年改元計之在位三十七年常是五十始皇紀徐廣注云年五十安得五十一

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

案廣宏明集引陶公年紀云殤帝子嬰四十六日秦本無諡又誰為子嬰作諡豈漢追稱之耶觀高帝不殺子嬰祇以屬吏而復予秦始皇守冢二十家則憐嬰而加以帝號義或然歟越絕書外傳記地言嬰立六月發也

以國為姓

案史公混姓氏為一故凡氏皆謂之姓而夏殷秦二紀之論

史記志疑

卷四

聖

竝誤云以國為姓其實氏也然其所載諸氏亦不盡以國如殷之目夷秦之飛廉是以名為氏者終黎鍾離全菟裘以邑為氏者國云乎哉

鄭氏莒氏

案左傳昭十七年鄭子稱少昊為祖杜注云少昊金天氏已姓之祖又文七年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世本云莒已姓鄭語莒曹姓異則鄭莒皆已姓而史公以為是嬴姓未知何據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案此紀前云非子蒙趙城姓趙氏始皇紀云姓趙氏此論又云秦為趙氏夫後人追溯所出秦趙可以互稱說見前若專言其姓氏豈容混目妄載通志曰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為氏秦

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為氏及襄公得國則以秦國為氏相傳至于始皇若趙氏者自造父獲封趙城為趙氏其後微弱而邑于晉則以趙邑為氏及三分晉國則以趙國為氏豈有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為氏乎

史記志疑

卷四

聖

史記志疑卷四終



史記志疑卷五

梁玉繩

始皇本紀第六

見呂不韋姬

案姬者周姓古時男子稱氏婦人稱姓齊姜宋子亦猶然也。姬是貴盛之族故後世以為婦人美稱。說見詩陳風疏得通言之已屬假借不知何時又稱妾為姬其誤蓋始于周末史公亦隨俗書之事之流傳失實往往若是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及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與避暑錄話嘗論及焉至宋徽宗改稱公主為帝姬見宋史本紀九屬笑柄。

案秦不當氏趙政當作正竝說在秦紀

年十三歲

史記志疑 卷五

案周禮太史職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月令疏解之甚明然此是歲年相對故有中數朔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爾雅夏曰歲周曰年是已古無年歲竝稱者日知錄三十二云天之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

莊襄王死

案此獨變言死何以貶也當書曰卒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附案此總敘秦所置郡獨無南陽黔中蓋越即黔中宛即南陽而南郡則取楚郢所置文法錯綜或疑有缺文非也

王爵

附案徐云一作斲是也秦紀白起傳竝作斲此兩書皆作斲

誤年表既作斲又作斲亦誤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

案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攻之疑卷字誤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

附案表作七月是也史詮曰今本七作十誤

將軍鷲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案春申君傳上秦昭王書有拔燕虛酸棗之語則此三城已於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時因拔長平雍邱山陽而復定三城之疆界歟至表言取酸棗二十城則脫不全載當衍

酸棗二字

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

翟敎授瀨曰擊秦之役年表但言五國共擊秦楚世家但言

史記志疑 卷五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惟趙世家云龐煖將趙魏燕之

銳師攻秦葢不拔他處俱略不書以余論之衛微弱僅存被

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楚趙韓魏五

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

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

新豐之葢非壽陵也考壽陵是趙地不知何時屬秦正義云

壽陵本趙邑呂子首時篇云邯鄲以壽陵困于萬民而衛取

藺氏高誘注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莊子秋水有壽陵餘子學

步邯鄲之語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蓋因陵以名地秦

孝文王葬壽陵即此通鑑注云徐廣曰壽陵在常山據五國

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

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案是時為衛元君非角也此誤書角河內之地秦未全有故曰魏之河內詳在穰侯傳中

夏太后死

案言死非也當依表作薨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索隱曰古鶮字

案此節文義最難解注亦欠明趙太常曰蒲鶮恐是反者姓名乃屯留之卒從成蟜而反雖死猶戮其屍也將軍壁死是承上文死屯留句言其死狀而卒屯留九字又就軍吏皆斬

死句抽出言之錢官詹曰壁與蒲鶮似皆人名壁即討成蟜

史記志疑

卷五

三

之將軍壁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錢唐陳太僕兆崙

云史文有錯簡并有缺羨處當云王弟長安君成蟜為將軍缺為字擊趙反屯留漢死字將軍壁死軍吏皆斬漢死字遷其民於臨洮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蓋蒲鶮是人名謂

成蟜為將軍擊趙至屯留而反秦兵討之成蟜戰死於壁壘之間其所將軍吏及屯留之民從將軍反者皆斬之遷之士

卒懼誅有屯留人蒲鶮者與眾復反罪坐主帥故戮成蟜之屍也王孝廉云當作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蒲鶮擊趙反死

屯留戮其屍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蓋死字將軍字死屯留字反字皆複出而又衍壁字卒字蒲鶮及戮其屍五字乃

錯倒也四解未知孰勝

攻魏垣蒲陽

案六國表魏世家作垣蒲陽衍三城此脫書衍然攷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垣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為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家全誤或問秦惠文十年降蒲陽本紀雖不書而年表及魏世家書之即春申亦以蒲與衍垣並言子何不以為誤耶曰惠文降蒲陽仍即與魏紀表世家皆不載獨見于張儀傳中故此時攻之若春申之所謂蒲乃長垣之蒲鄉非蒲陽也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羨文

上宿雍

案裴駟謂司馬遷言上是尊尊之意殊非上者見在之稱或以稱本朝尚可若此乃誤仍秦史舊文劉知幾所謂事有實

史記志疑

卷五

四

遷言無變革也此與呂不韋傳論稱上之雍郊燕世家稱今

王喜全誤蓋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刪易者故史通因習篇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具

載遷文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語全一理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漢書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于高士傳孟堅

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全云日知錄二十六日魏書

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唐藝文志張說撰今上實錄劉于改削耳綜覽後先誤端一例安得以為意在尊尊耶

王冠



案始皇年十三而立則當于七年冠此書于九年是二十二  
矣疑誤或曰秦紀于惠文昭襄兩王皆于二十二歲冠蓋秦  
變禮也

四月寒凍有死者

案上文已書四月則此為重出矣豈因寒不以時重書以見  
異耶史詮云當更日是月

坐嫪毐免

附案湖本訛刻嫪作嫪

齊人茅焦說秦王

案茅焦事詳說苑正諫篇評林引明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  
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簡通鑑載茅焦事在九年閻氏若璩  
潛邸劄記卷五與石全齋書會論

史記志疑

卷五

五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案此紀及三輔黃圖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則是時  
為始皇十年安得有之况甘泉宮在左馮翊池陽縣西正義  
地志云在雲陽與黃圖異與史言迎太后入咸陽亦不合徐廣引表云咸  
陽南宮是也而表無南宮之文蓋傳寫脫耳然南宮未知的  
為何宮攷漢志右扶風渭城縣注有蘭池宮渭城即咸陽豈即南  
宮歟程大昌雍錄直謂南宮為甘泉宮甚據說苑是時太  
后從械陽宮歸咸陽說苑一本作黃陽非雍也竊意咸陽南宮必  
在蘭池南乃太后之宮若漢稱太后宮為東宮矣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檇陽皆并為一軍  
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案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明蓋是役也王翦為主將桓齮

為次將楊端和為末將并軍伐趙攻鄴未得先取九城王翦  
遂別攻闕與檇陽而留桓齮攻鄴翦既取鄴翦復令齮攻檇  
陽已獨攻闕與皆取之故又言取鄴檇陽桓齮將也安陽當  
作檇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即魏寧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  
廿餘年已為昭王拔之矣再攻王翦傳但言破闕與拔九城  
而不及鄴檇陽足見取鄴檇陽是齮而非翦政與紀合年表  
于趙書曰秦拔我闕與鄴取九城而失書拔檇陽于秦表書  
曰王翦擊鄴闕與取九城止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鄴  
檇陽至燕世家稱拔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鄴則更屬疎脫  
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

附案水經注十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史記秦破  
趙將扈輒于武隧即此處王莽更名桓隧矣酈公蓋引李牧

史記志疑

卷五

六

傳文而不知牧傳言武遂城是誤耳河間之武遂分屬韓燕  
屬燕者為李牧所拔屬韓者為秦所取趙安得有武遂乎若  
即指李牧所拔之燕武遂而秦實未嘗攻趙新有之武遂也  
攷趙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據此則牧傳  
言武遂城乃誤多一遂字而紀表之言平陽乃互見之詞故  
明年定平陽武城蓋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陽也此平陽在  
魏都鄴縣續志可據正義引括地志謂在相州臨漳縣西亦  
全非韓都河東之平陽也

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案趙世家秦攻赤麗宜安李牧與戰肥下卻之李牧傳趙以  
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則秦為  
趙所破安有取地殺將之事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爾赤



麗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而已紀表不言攻赤麗略之也秦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趙表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牴牾多不齊一秦表當衍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為攻字

取狼孟

案表亦言取狼孟番吾攻狼孟已於莊襄二年取之何待始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竝稱牧破秦軍于番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附案此句疑有訛脫方氏補正曰發卒受韓南陽地而使內史騰為假守也

華陽太后卒

史記志疑

卷五

七

案表書薨是此書卒非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瘃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附案此必有錯簡缺文蓋三將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楊

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羌瘃獨缺只存伐趙二字而錯出于

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

始皇帝母太后崩

案此當書曰秦王母太后薨是時秦未稱帝又紀文前後皆稱秦王不應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夏太后華陽太后皆太后之姑也紀于夏太后書死華陽太后書卒而于太后書崩體例殊乖豈秦史如是書乎

王賁攻薊

附案年表及王翦傳王賁擊楚此言攻薊明是荆字之譌時賁父翦方定燕薊也通鑑作李信伐楚又誤合二事為一矣此年秦兩攻荆王賁之攻在翦擊燕薊未歸之前李信之攻在翦定燕薊已還之後不可混也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案六國表楚世家蒙恬傳皆言始皇二十三年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負芻王翦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而又有項燕立昌平君一節余詳攷之實此紀誤也昌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居於秦嘗為秦相國定嫪毐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安所得

史記志疑

卷五

八

而立之負芻竄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遽被虜而項燕為楚名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先楚亡乎項羽紀六國表王翦蒙恬傳俱說項燕是王翦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全惟此以為自殺亦屬牴牾竊意王翦擊破楚軍殺項燕時昌平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於郢者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淮北之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僭立為王以成犄角之勢適秦王游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虜負芻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者寧有如紀所載耶然則宜何以書曰虜荆王三字自在破荆軍之下平輿之下元有殺項燕三字今混入項燕于立昌平君之上又脫一殺字而昌平君遂自殺句中有死項燕三字乃美文也淮南為江南之誤徐廣云淮一作江是已當云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殺項燕。秦王游至郢陳，荆將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君遂自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此紀無之。不著臨洮大人之事，則莫識鑄金人何故。又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銅人各重二十四萬斤，水經注而此言千石，攷黃圖云：鍾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四全則知千石者乃鍾鐻重數，史誤并之。而又失書金人之重耳。

南至北嚮戶。案北戶是地名，見爾雅。此下琅琊頌亦有南盡北戶之語，嚮字衍。余聞之盧學士云。

史記志疑 卷五

九

上鄒嶧山立石

案始皇刻石之詞凡七，史載其六，鄒繹乃首事，獨刪而不錄。未識史公何意，今其詞尚存也。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嶧山碑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史記獨遺此文，何哉？又茅山北良埋壁，李斯書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峇川，勒銘素壁，見陶宏景真誥神樞第一篇。二十有六年。

附案容齋隨筆據石刻拓本謂諸銘每稱年皆當作廿字卅字，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以諸銘皆四字一句也。然余讀之，眾銘有三字句，有五字句，琅邪銘有五字六字句，有七字九字句，豈盡四字為一句哉？存考國語補音謂卅卅世皆與于秦。

親巡遠方黎民。案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故諸銘中皆稱黔首，不應泰山刻石

忽言黎民，且銘皆四言，亦不應此獨六字為句。疑有誤，金石錄謂劉跋至泰山見其碑模之，乃作親輶遠黎，未知信否。輶卽巡之異文，廣川書跋音鄰非。

建設長利

附案史詮謂吏誤作利，則長當音上聲。然正義云：長直良反，則應如字讀，兩說皆通。

昭隔內外

附案徐廣云：隔一作融是也。

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案水經注二十六御覽百六十竝作二萬戶。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

案離為賁子，何以敘于上。

史記志疑 卷五

十

丞相隗林

附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史記隗林，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鑄銘曰：詔丞相狀縮，乃為狀貌之狀，升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索隱亦據顏說以為遠古之證。

齊人徐市等

附案市卽芾字，與馘全。各本皆訛刻為朝市之市，說在淮南王傳。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案堯女舜妻之對方士之妄談為博士者亦言之乎？蓋以始

皇好神仙，希旨詭語，非實有其事也。然仍襲傳會，則自屈原

九歌來，江自有神，何知姓名哉？路史又以湘神為舜之二女。



宵明燭光其誕政全又此日上問博士後文曰上自南郡曰上許之曰上崩在外曰知上死曰上輜車臭凡六上字皆誤仍秦史元文說見前

皇帝哀衆

附案盧學士曰哀衆當是哀鰥之訛鰥與矜古通用漢書贊于定國哀鰥哲獄亦即謂哀矜也

使燕人盧生

案說苑反質篇謂齊客盧生與此稱燕人異

求羨門高

附案封禪書羨門子高此與郊祀志羨門高是一仙人名魏張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集解正義連下誓字為句分羨門與高誓為二人大誤

史記志疑

卷五

士

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陳太僕曰壞城郭二語橫插中間與上下文義不貫當為羨文即碣石銘內墮壞城郭決通川防之辭而重出者班彪議子長刊落不盡尙有盈詞政是此類小蘇作古史便刪去矣遂興師旅

德清沈端蒙曰此上有缺文

初一秦平

評林曰秦平疑是秦字方叶韻

請刻此石

附案丹鉛錄曰請刻此石古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知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云見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楊說殊非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嶧山文云刻茲樂石蓋嶧

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文則無此語據師古所言安得碣石碑亦用樂石耶

屬之陰山

附案水經注三引此作陶山訛也陶陰二字古多逃亂說在惠景侯表中

以為三十四縣

案表作四十四與匈奴傳全徐廣云是也此誤四為三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附案水經注河水三引此作據陽山即蒙恬匈奴兩傳及續志五原郡注並全則知今本訛陽山為陶山而又缺據字也陽山在河北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史記志疑

卷五

士

案李斯傳亦載淳于越此語商六百四十餘祀周八百七十餘年何言千餘歲乎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附案徐廣謂一無法令二字是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案此紀及漢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作獨三輔黃圖稱阿房

亦曰阿城惠文王造未成而亡始皇廣之雍錄以為不然始

皇明言咸陽人多宮小乃渡渭南營作則非初始前人其實

房之制所說多異正義引三輔傳事云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水經注十九引關中記



云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蓋規度恢宏莫能究的今以黃圖敘朝宮參之則中可受十萬人者乃言朝宮關中記該以為阿房耳若四至步數則無從考定矣

發北山石椁 義門讀書記曰椁字疑衍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案尙書孔序疏及儒林傳正義引衛宏古文序云秦既焚書患天下不從諸生至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麗山礪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命就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唐先號其地為愍儒鄉天寶中為旌儒廟在新豐縣溫湯西南馬谷而

史記志疑 卷五

圭

此紀稱坑之咸陽夫咸陽渭北也馬谷渭南也豈馬谷中七百人自為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餘人別為一戮耶文選西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論衡語增篇又作四百六十七人雍錄人唐李充獨異志言秦于驪山下坑儒士二百四十八人雍錄云議瓜之說似太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已非今者直自坑之不待設詭也余嘗謂世以焚書阮儒為始皇罪實不盡然天下之書雖燒而博士官所職與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官為仙人詩叔孫通傳載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陳勝又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項羽紀稱魯為其守禮義死節則知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坑之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論衡語增篇亦以盡坑儒士絕滅詩書為非實也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豈

真識孔子之儒哉而焚阮之禍李斯為之斯與韓非並事苟卿苟卿非古誦聖敢為異談故非之言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斯之言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全門相傳俱承荀卿之教而不自知其悖東坡曾深論之但商鞅當孝公時已言民好學問則怠于農戰以國用詩書禮樂必削亡謂之六蠹若鞅者詎非李韓之嚆矢乎宜其及也韓子和氏篇言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史無其事或孝公未聽從歟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案述異記謂始皇三十六年童謠曰阿房阿房亡始皇或因有童謠而刻石乎史不言之略也

史記志疑 卷五

南

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附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鄭客從關東來初學記引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而晉干寶搜神記及水經注十九引春秋後傳後書襄楷傳注及初學記引樂資春秋後傳全皆以鄭客為鄭容以遺璧為致書并有文石款梓之說與史漢大異真鄭公所謂神道茫昧理難辨測者也張晏以鎬池君唐梁載言十道志以為始至今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為確皇皆非服虔曰水神是也各處竝誤作今年潛邱劄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







相立為侯王

案此敘諸王之立獨遺韓廣為燕王何也

遂殺章曹陽

案陳涉世家曹陽乃章邯復敗周章之地非章死之地章自到死非被殺也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

案李斯傳諸侯叛秦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責之術對而紀云去疾斯劫進諫必紀誤也斯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諫况請問而二世不許繼請而為趙高所賣斯實未嘗一言或去疾馮劫諫而連斯之名於奏牘乎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譖而後文謂因諫被誅亦紀之誤二世責問斯語與傳異此史公不及整頓處未知孰實

史記志疑

卷五

七

啜上形

附案李斯傳作銅古形與刑通而又旁省金字遂作形耳

謂鹿為馬

案良馬有似鹿者價千金見韓子外儲說右上篇淮南說山論衡講瑞篇述之高蓋依以為計也但陸賈新語辨惑篇云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與史言獻鹿謂馬異李斯傳尚有召太卜一節此從略耳又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以黑為黃見鄭康成禮器注又高東蒲為脯以惑二世故後書文苑崔琦傳云元黃改色馬鹿易形唐張弧素履子履忠篇云指鹿為馬以元為黃潘岳西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唐書蘇安恆傳云指馬獻蒲先害善長皆使趙高事史祇言馬鹿一端藝文類聚

謂蒲脯事出史記李善謂出風俗通也韓子內儲說上篇云子之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高豈祖其奸智歟

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附案漢書京房傳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補史遺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但秦諱正不知正先爾時改姓云何封禪書正伯僑司馬相如傳作征或正先改從征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案此言二世因夢祀涇故齋望夷而李斯傳謂二世射殺行人于上林故高令出居望夷以曠之兩處異詞未知孰信使郎中令為內應

附案徐廣謂一作郎中令趙成是也各本皆缺趙成乃趙高

史記志疑

卷五

末

之弟已見上文

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案此言高謝病不朝令其婿弟劫二世自殺故不見高也而李斯傳又言高親劫二世岐出

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

案李斯傳言高自佩璽上殿意圖篡位因殿欲壞者三高乃召子嬰立之與紀亦異當是謀篡後告大臣公子而立嬰也我稱病不行

案斯傳言嬰即位稱疾不聽事高謂病因召入刺殺之此言嬰稱病不廟見高自往請遂刺殺高于齋宮兩處未知孰是拾遺記言子嬰囚高咸陽獄懸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七日不沸乃戮之釋史以為附會迂怪也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附案此所載過秦論與賈誼書字句多異必史公略為裁換耳但賈論上下二篇今以下篇後段秦并至置于上篇之前

以下篇前段秦并至置于上篇之後何其紊也蓋史公取上篇為陳涉世家論漢書涉傳仍史取下篇為始皇紀論後人

妄以上篇增入此紀而又傳寫倒亂遂致次第失舊且與世家重複矣故徐廣謂一本有下篇無上篇而以秦并兼諸侯

山東三十餘郡是此本繼秦并海內末也索隱亦云太史公刪過秦篇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詞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世指

家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不全也

鈕擻白槌 附案史詮曰榘字從木湖本從擻誤新書作榘亦非

史記志疑 卷五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

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以兵降耳非三軍要市于外以求封明矣

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

案班固典引序云此言非是又此紀所附班固文云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至於秦王 案秦王當作始皇下文五秦王字全

安土息民

附案今本新書作安土而索隱引賈誼書安作案則當為案

士猶言案兵也安乃案之訛脫若土土二字古人通寫律書云兼列邦土周頌云保有厥土義竝作土鄭注周禮校人職云世本相土作乘馬竹書亦曰相土竝宜作土大司徒職歸于土鄭司農云或謂歸于圃土疏曰司農之意此經土或為

土故解為圃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使吾土靖而明浴土高誘注土當作土至洪适隸釋隸續所載碑碣多以土為土以

土為土不勝僂舉矣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

評林明凌約言曰惟隆既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為子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毋乃貴之過乎王荃曰過秦論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有重

史記志疑 卷五 裝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下文三主失道亦非

故周五序得其道 附案索隱謂賈誼書五作王是也今本新書亦譌作五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案秦惠文王八年魏入河西地于秦孝公時安得至西河之外乎商君傳有魏惠王割河西地獻秦以和之語竝誤

惠王武王蒙故業 附案陳涉世家作惠文王武王昭王新書及漢書作惠文武昭襄文選作惠文武昭此獨遺昭王一代

昭襄文選作惠文武昭此獨遺昭王一代 收要害之郡

案新書文選收上有北字是也此與世家及漢書缺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附案四公子之封號前哲多不詳注而正義于春申傳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蓋號謚索隱于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疎陋之甚魯頌箋曰嘗在薛之旁裴駟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而兼食管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猶稱薛文然也路史國名紀七云常在南陽田文之趙勝封于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明載本傳而謂之平原春申者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君也正義以臧兒之封為德州縣若魏公子無忌則封于陳留郡之寧陵縣而號之為信陵君者也寧陵為古葛地水經注廿三卷汝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葛于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此乃確證

史記志疑 卷五 主

有寧越 附案寧字各處作甯古通用也呂子不廣篇有越說趙將孔青事注云趙中牟人又博志篇曰甯越中牟之鄙人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云威公西周君徐廣謂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非也

徐尚 附案此所稱二十人徐尚翟景帶佗未詳

昭滑 附案涉世家作邵國策新書漢書文選並作召則此作昭字

叩關而攻秦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隱竝言秦地形高故云仰今流俗本作叩非也 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附案世家文選無逡巡字新書作逡巡漢書作遁巡皆無作四字連文者蓋遁即巡字而遁之所以為巡者因遁與循全也後人傳寫既誤改遁為巡又移遁配逃增于逡巡之下遂致文義重複其實逡巡為逡巡之異文謂九國遲疑不進爾若云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豈得但言不敢進乎匡謬正俗及金石文字記辨之詳矣隸釋謂四字當讀如本字以鄭固碑逡巡退讓為用史記則非也碑文政可證史記非四字連文矣漢書平當傳贊逡巡有取游俠萬章傳逡巡甚懼

吞二周 宋吳枋宜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史記志疑 卷五 主

執棰拊 附案各處皆作敲朴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魏鄧展謂敲短杖也朴棰也則此似非集解引徐廣索隱引賈論以棰作槁尤非蓋槁之訛

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 附案各處皆作銷鋒銳句鑄以為金人十二此作鑄鐻字句雖異而于事為備

躡足行伍之間而偃起什伯之中 附案世家作俛仰阡陌之中漢書新書文選並作俛起阡陌

此什字乃仟之訛阡仟陌伯佰古通酷吏傳伯格長漢食貨志開仟佰田連仟佰仟伯之間成羣匡衡傳南以閭佰為界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皆可證已以義言之指錢布行伍自當從人以田道論則宜從阜漢志仟佰之得謂錢布軍法千人為仟百人為佰謂行伍而此應作田道解謂涉起于田間也注家多以行伍釋之與上行伍句複矣而轉攻秦

附案此與世家並訛以轉在而下千乘之權

案各處作致萬乘之權是也此作千乘非又缺致字秦并海內

案新書秦下有滅周祀句似不可刪以養四海

案新書云以四海養是也此誤倒養字

史記志疑 卷五 而以威德與天下

附案新書此威字乃盛之訛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

附案徐廣謂一無壞宗廟與民五字甚是一世無壞宗廟之事更始作阿房宮為句謂復作阿房宮也

襄公立 附案此篇是秦記魏了翁古今攷謂班固明帝時所得也史公言秦燒書獨秦記不滅故東漢時猶有存者後人遂并班固語附載本紀之末以備參證史詮及丹鉛錄並云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兩字別于正文今本平頭刻殊失其舊矣而索隱以為馬遷重列則誤也史以傳信無一事兩書之理史記中惟此及廊生傳有之皆後人附益非遷史元文然廊道

元尚錯認此記為遷史何論小司馬哉此記簡古有法先秦文字不可多見非它附益者比故取而校之

死非衙 案秦本紀作葬西山正義引括地志及世紀秦陵山為據則此言憲公葬衙似非也

葬宣陽聚東南 案紀作葬平陽豈平陽有宣陽聚乎

初志閏月 日知錄二十六日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二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何正耶

繆公學著人 案索隱云著即宁也攷呂氏春秋尊師篇繆公學于百里奚

史記志疑 卷五 公孫枝豈其先嘗學于宁門之人乎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于者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

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史書之醜之也孫侍

著人未必是寺人存疑

共公享國五年 案共公無五年在位四年也說在秦紀

栢公享國二十七年 案七字當作八說在紀

生畢公 案諡法無畢當依春秋作哀公秦紀不誤此與十二侯表稱

襄公吳越春秋閩閩內傳作栢公全誤索隱于秦紀引此作



理九妄

惠公享國十年

案惠公在位九年說在紀

葬車里康景

評林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

葬僖公西

案此記兩稱僖公而秦之諸君無諡僖者索隱于上景公注云一作僖公當是景公之誤

生刺龔公

案秦紀及六國表作厲共公獨此作刺龔公正義又謂刺一作利蓋龔與恭通即共也諡法有刺與厲字義全音近而利字復因形聲相鄰致訛猶陳厲公之為利公爾

史記志疑

卷五

誼

葬入里

徐廣曰一作人疑是也

葬櫟園氏

案以下文陵園歸園弟園例之則此氏字疑衍

生靈公

案此與表並言懷公生靈公必是生昭子之誤秦本紀明言靈公懷公孫表亦言懷公太子之子為靈公即此紀下文固云靈公昭子子也

肅靈公

案紀表皆作靈公小司馬言紀年世本無肅字則此為誤增當衍之

生簡公

案簡公者靈公之季父懷公之子厲共公之孫此以簡公為靈公所生大誤亦猶十二侯表以簡公為惠公子索隱以簡公為厲共公子也

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案紀表並在簡公六年

葬水陵

案惠文悼武皆葬于畢此乃陵名猶前言惠文葬公陵也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案紀于獻公十六年書桃李冬花疑一事誤書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

案惠文悼武昭襄三君俱立於十九年亦奇

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

史記志疑

卷五

素

案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為昭襄四年誤矣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案紀云二十一立此云十二蓋譌倒耳紀言二十一者以踰年改元言之此言二十者以始皇崩年言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案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此誤索隱末正義所說年數亦誤也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作史記者何以誤端疊見蓋篆隸遞變簡素屢更並屬傳寫乖訛非秦記之舊矣

孝明皇帝十七年

附案孝明以下乃班固因有召問遷書及作典引一節遂別著此篇并所得秦記錄之當時必另傳于世後人取入史記



附載于茲。故謂此篇他人作者妄。謂與典引全作者亦妄。何以言之。典引序稱永平。而此云孝明皇帝。是追述前事。非永平時所撰。甚審。典引序但稱十七年。而此云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若非孟堅自為。何能悉其日月。典引稱臣。而此云吾讀秦紀。則非對君之言可知。

史記志疑

卷五

老

史記志疑卷五終

史記志疑 卷六

史記志疑卷六

梁玉繩

項羽本紀第七

下相人也

案郡以統縣。縣以統鄉。鄉以統里。論史法。但當書郡縣。有德位殊絕者。則著其鄉里。乃史公所書。參錯無準。是亦體例之不合也。班彪嘗譏遷述。並時之人。或縣而不郡。豈特不郡哉。字羽。

案古人之字。大約一字居多。其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然高祖功臣表。敘射陽侯之功。云破子羽。序傳云子羽接之。子羽。暴虐。破子羽於陔下。齊連子羽。城陽。則此似宜曰字子羽。會稽守通謂梁曰。

史記志疑

卷六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

案廣陵楚漢之間為東陽郡。而斯時陳嬰已下東陽。疑召平以凌人為陳王徇。凌非廣陵也。觀漢書陳勝傳。凌人秦嘉事。自見凌縣屬泗水。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古字通用。下文集解引世家作廣陵人。乃誤增一廣字。荀紀作陵人。召平亦一證。

使使與連和。附案與上脫欲字。他本及漢書有。

蒲將軍

附案服虔謂英布起蒲。因為號師。古索隱非之是也。吳斗南以為棘蒲侯柴武亦非。此猶高紀之剛武侯。史失其姓名。不知何人也。

逆無道



附案逆上脫大字他本及漢書有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案前此皆稱項籍此後忽改稱字而不名何也高紀則皆稱字

居鄆人范增

案索隱引荀悅漢紀云阜陵人阜陵屬九江居鄆乃廬江未知孰是然今本漢紀作居巢豈傳寫改之手乎

別攻城陽

附案成陽縣屬濟陰非城陽國之城陽也史漢成陽之與城陽往往互書蓋古字通借不定是誤然因此亦頗淆混矣

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案評林董份云項羽不宜自稱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

史記志疑 卷六

不名其季父項梁字誤也史詮云當作武信君余謂高紀項

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與此全誤

陳餘為將張耳為相

案陳餘是時將兵在鉅鹿北未入鉅鹿城此陳餘為將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者當衍去

項羽為魯公

案懷王封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上文敘諸將之遷爵獨遺子羽故此言為魯公亦無來歷

諸別將皆屬宋義

附案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大事記曰懷置義為元帥者非特喜其知兵亦以楚之耆舊大臣故尊任親倚之史漢不載義為楚令尹荀氏所據必楚漢春秋也

士卒食芋菽

附案徐廣云芋一作半漢書是半也臣瓚曰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亦通劉孝標廣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東坡詩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則芋字雖若可通而實非已

楚王陰令羽誅之

附案古人亦自稱字漢書匡衡傳注引衡與貢禹書言匡鼎白後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述閔貢語云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漢書羽作籍

諸侯皆屬焉

案諸侯下疑缺將字漢書作兵皆屬焉

珍寶盡有之

史記志疑 卷六

附案范增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沛公謂項伯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藉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樊噲謂項羽曰沛公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又高紀

謂沛公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是高祖之不取秦寶物皆張良樊噲一諫之力而曹無傷珍寶盡有之語徒以媚羽求封耳

但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然則曹無傷之言未盡虛妄謝項羽之玉璧與亞夫之玉斗高祖何從得之可知非毫無所取也

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

案高帝此時尚未為王且前後俱稱沛公何忽于張良三稱大王耶曹侯世家作沛公是

足以當項王乎



案羽時亦未王。故沛公稱羽將軍。以其為諸侯上將軍也。史乃預書為王。此下項伯曰項王。范增項莊曰君王。張良樊噲曰項王大王。沛公曰項王。凡書王者三十八。似失史體。留侯世家樊噲傳及漢書俱不言王。甚是。惟樊噲語未盡改耳。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案項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報。且私良會沛伯。負漏師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詰曰。公安與沛公語。則伯將奚對。史果可盡信哉。

則與一生燕肩。

案生字疑誤。燕肩不可生食。且此物非進自庖人。即撤自席上。何以生耶。孫侍御云。蓋故以此試之也。

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

史記志疑 卷六

四

附案徐廣謂一本無都字是也。攷世家陳平以擊降殷王拜都尉。在漢定三秦之後。而定三秦在漢元年八月。鴻門之會在十二月。則平時不但未為都尉。并未賜爵為卿。乃為尉也。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鄴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案鴻門者鴻門亭也。霸上者霸水上也。漢書高紀孟康注謂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水經注十九卷謂自新豐至霸城五里。自霸城西至霸水十里。然則霸上與鴻門相隔七十七里矣。沛公罷飲脫歸。行七十七里。而項伯之夜來夜去。且馳

一百五十四里。何以言四十里耶。水經注又謂鴻門在新豐城東三里。無十七里。是亦六十三里。不得稱四十里。而芷陽即霸城。又奚云二十里乎。郭緣生述征記謂鴻門在霸城南門數十里。稍為近之。而鄴道元譏其學而不思。則不足信也。又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徐氏測議曰。漢祖脫身至軍。薄陽疑之。固當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問有良駿。行四十里。而酒杯猶溫者。漢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董

史記志疑 卷六

五

徐二君之辨。俱不必疑。余所疑者。鴻門霸上之里數不合耳。里數定則時之久暫可知矣。當日沛公借如廁得出。與良噲數語。即去。為時元不甚久。而古人飲酒。與今殊禮。寧以出外為嫌。車騎猶在。更復何猜。况羽已使陳平召之。何嘗竟置不問。若論禁衛訶訊。則彼尚不能禦樊噲之入。烏能止沛公之出乎。度至軍。乃入。亦約略之詞。想張良必祇度其追不可及。而即入焉。壯士步走數十里。固事之常。不得以史公為誤也。紀信漢書作紀成。乃紀通之父。未知孰是。索隱謂漢書作紀通。妄已。當以史為信。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

案前已屢書項王。此後又攬三語。曰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曰項羽方渡河救趙。曰引其兵降項羽。何也。



先下河南郡

案漢書籍傳無郡字是此行河南郡高帝二年始置

徙趙王歇為代王

案代王都代遼東王都無終膠東王都卽墨此紀于諸國俱言所都而三國獨否蓋缺也

王九郡

附案項羽王梁楚九郡史漢皆不詳注家亦略史詮謂泗水碭薛東海臨淮彭城廣陵會稽鄣九郡然臨淮郡漢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節元年置廣陵國非郡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國為廣陵中間為郡止三年鄣郡之置未知何時秦無鄣郡豈羽置之乎經史問答言秦于楚地置十郡項王以漢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其敖長沙為義帝都

史記志疑

卷六

木

而自得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項王以河東封魏豹而自得碭東郡凡得郡八據史記益以楚郡適得九郡之目然秦無楚郡恐是誤會楚世家之文南陽黔中中隔數國豈能遙屬於楚程全兩說俱難信惟錢官詹大昕漢書攷異謂史稱九郡者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引高紀六年封荆楚二王地作證以泗水東陽東海碭薛鄣吳會稽東郡為九甚確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案黥布傳言九江王使將追殺義帝于郴與漢書合而此與高紀謂是衡山臨江殺之師古漢書高紀注曰衡山臨江與布全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江中當依高紀作江南指郴縣言若江中則殺于道路矣又攷義帝之殺此與高紀在漢元

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傳在元年八月漢書從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義帝以元年四月自臨淮盱台縣徙桂陽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殺之則甫及郴卽被弑矣疑四月為是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

案此後宜稱項王矣而忽呼項羽者四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曰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曰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項羽遂北至城陽又呼其名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俱當改項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

案紀表傳皆言田榮殺田安惟漢書高紀籍傳云彭越殺之與年表傳傳異豈是時越受榮將軍印而為之驅除耶然越

史記志疑

卷六

七

傳何以不書

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

案高紀及陳餘傳皆無張恐非二人借說也

逐其故主趙王

案趙王歇乃陳餘之故主也其字常衍

齊趙叛之

案齊叛指田榮擊殺田都田市田安并王三齊也趙叛指陳餘破常山王迎還趙歇也然趙叛事在二年此時尚未當依漢書作齊梁叛之為是下文張良以齊梁反書遺項王可證指彭越反梁地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

案冬當作春事在春也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

案春當作夏。下文四月二字亦當移此事在夏四月也。又史不數五諸侯為誰。注者復多異說。應劭曰雍翟塞殷韓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司馬貞全韋昭曰塞翟殷韓魏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脩張守節全劉攽刊誤曰河南韓魏殷趙。吳仁傑補遺曰塞翟魏韓趙。全氏經史問答曰魏韓趙齊殷。余攷雍方被圍。自不與其列。塞翟殷河南俱已亡國。常山間關入漢。安得有兵。各家所數。祇韓魏趙齊為可信。蓋魏趙從軍。皆見于其傳。韓王之從軍。見于月表。合齊擊楚。見于淮陰傳。是得四諸侯兵。而其一必衡山也。衡山王吳芮之將梅銷。自高祖入武關時。即以兵從。故令甲稱芮至忠。封長沙王。則彭城之役。有不屬在行間者乎。漢書攷異引董敦復曰。注家牽引諸王。

史記志疑

卷六

九

以足五數。項籍傳贊云。將五諸侯滅秦。又繫何人。當據故七國以地言。不以王言。漢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王楚。即故楚地。其餘三晉齊燕為五。此說恐非。羽所將之五諸侯。是趙齊燕魏韓五王。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案水經注二十三云。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軍于下邑。而史漢俱作呂后兄。未知孰是。但道元誤以澤名周。安知不又誤以兄為弟耶。呂澤是時未封。依史法。不當預稱周呂侯。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

附案高紀及漢書此事在羽東擊彭越之後。當三年六月。今并書于五月守滎陽下者。蓋終言之。於文法為連敘。亦猶上文敘陳餘破張耳迎趙歇一節。是二年事。而因陳餘說田榮。

遂并敘于元年也。說在高紀

漢之四年

附案此以下所敘之事。前後倒置。不但與漢書異。并與高紀不全。恐係錯簡。細校如左。漢之四年。當在後擊陳留外黃句。上觀漢書高紀籍傳自明。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案高紀及漢書紀傳。項王擊彭越。是三年五月。在楚拔滎陽及成皐之前。此書于拔成皐後。一誤也。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此不書項聲。而又謂渡河擊東阿。二誤也。漢王得淮陰侯兵。案淮陰侯當依高紀作韓信。下文五稱淮陰侯全。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

史記志疑

卷六

九

案漢王使盧縮劉賈將兵佐越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此但言賈佐越燒積聚。似太略。當參高紀越傳及漢書觀之。此下應接項王乃謂海春侯一段。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案此即下文項王令曹咎守成皐。而引兵定梁地之事。彭越傳所謂越北走穀城者也。在此紀中。于事為重出。于文無所附當衍之。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

附案此乃敗海春侯後事。當在下文項王信任之句下。

項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案此以下至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一段。當在後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句下。而行去已定東海來五字。蓋定東海。



即下定梁地十餘城事于文為錯出也  
相守數月

案漢書高紀籍傳皆無數月二字是也此時為漢四年十月  
纔軍廣武不得便言數月當是一月  
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

附案義門讀書記云間藝文類聚引作澗然以孟注兩城相  
對觀之則如字也余攷水經注七曰西廣武漢所城也高祖  
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胷處東廣武項  
羽城之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于  
其上矣故藝文類聚九引作澗則今本史漢俱譌義門見史  
漢竝作間字遂以孟康注實之而不知孟注乃指廣武城言  
也又范曄傳言秦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廣武則廣武城恐

史記志疑 卷六

不盡是楚漢所築

破齊趙

案韓信破趙已踰年矣非破齊一時事此與高紀皆多一趙  
字漢書無

乃使龍且往擊之

案楚救齊之役此及淮陰田儻傳止言龍且為將而高紀兼  
言周蘭灌嬰傳兼言雷公蓋紀傳互見也但漢書籍傳謂羽  
使從兄子項宅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舍主將而書偏裨  
何也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案此與高紀皆多一戰字當衍之漢書無戰騎將三字  
韓信因自立為齊王

附案信以四年十月破齊十一月殺齊王廣因以書乞自立  
為假王漢因事而封之在二月高紀月表田儻淮陰傳皆云  
然其實信自立為齊王在十一月與漢王書言假王隱真情  
耳續古今攷謂信自立為王在十一月其使人以書與漢王  
言假王者乃擅自自立為王之後始請之

大司馬咎長史騫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

附案高紀及漢書紀傳皆無騫塞王三字此後人妄增之何  
者騫降漢後雖與欣全叛歸楚而不復再見蓋欣與項王有  
舊恩故得棄取而仍任用之非騫可比矣惟欣曾封塞王後  
文稱故塞王甚合乃此及高紀竝以長史稱之漢書亦然或  
疑此當衍長史騫三字曰否後文又有長史欣也盧學士云  
騫塞王三字必非史記本文觀下但舉咎欣兩人可知騫舊

史記志疑 卷六

為都尉不為長史又欣既稱塞王則騫亦當稱翟王此數者  
皆不協故知非也

是時漢兵盛食多

附案此紀訛舛之處已說見上今依文摘敘當云項王進兵  
圍成皋至令其不得西此下刪是時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  
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  
楚積聚此下刪項王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至乃東  
行漢之四年擊陳畱外黃至是以項王信任之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常是時項王在睢陽至盡  
走險阻項王此下刪已定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至絕楚糧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即歸漢王父母妻子



案月表及王陵傳稱太公呂后較之此與高紀作父母妻子為妥。且是時孝惠未為楚虜。而如淳晉灼漢書注引漢儀注言高帝母兵起時死陳留小黃。則此時亦不得有母媼也。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亦非。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附案金石錄載金鄉守長侯君碑云侯公諡安國君趙曰高祖紀侯公封平國君此碑言安國既不全而平國君乃生時稱號如婁敬為奉春君之類碑以為諡恐非余疑諡當作號解說在孟嘗君傳。

建成侯彭越

附案越為魏相國未聞封侯蓋所賜名號曹參亦有建成侯之稱本傳不載。

史記志疑

卷六

十一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

案此段頗有缺誤當云韓信乃從齊往彭越乃從魏往劉賈軍從壽春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黥布皆會垓下。

有美人名虞

附案徐廣云一作姓虞氏是漢書全襲史記政作姓虞氏也是時赤泉侯為騎將。

案楊喜封赤泉侯在七年漢書改稱楊喜是也此兩稱赤泉皆當作楊喜又索隱謂漢書表及後漢作喜音火志反而今本俱作喜惟隸釋楊震碑作楊喜蓋古字通用猶以熹為喜也。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案此二語上稱籍下稱項王竟似兩人矣未免語病分其地為五。

附案評林謂宋本分字上有故字史詮以為今本缺然宋倪思班馬異全無故字倪所見必宋本也分其地通鑑作分其尸非分其地為五當屬下文謂分地以封呂馬童等五人為侯耳其地不必定泥作楚地。

葬項王穀城

附案水經注八云穀城縣故春秋之小穀城有項羽冢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羽冢非也日知錄三十一云注引皇覽以為東郡之穀城與甯侯所葆黃石全其地不然矣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蓋魯而宋李石續博

史記志疑

卷六

十一

物志疑穀陽穀城二冢是身首異處亦非無見。

立武侯  
明陳子龍史記測議曰侯表中不見豈始封而即廢歟。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案示見編謂舜重瞳子因舜典明四目而誤或當然也古來重瞳甚多不盡作天子劉晝新論命相曰顏回重瞳也若漢書王莽晉書涼州呂光梁書沈約隋書魚俱羅五代史記後梁朱友孜及南唐李煜俱是重瞳舜踐帝位豈僅因異相而項氏又豈舜後耶項乃以國為氏者春秋魯僖公滅項其後楚取以封其臣遂稱項氏其初姓不著豈楚之支屬歟於舜何預焉論衡骨相奇怪兩篇言項羽自謂虞舜之後皆附會。



此說以誣羽耳。

高祖本紀第八

字季

案季乃是行高祖長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為字與索隱以季為名竝非若季是字則張釋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與兄名喜弟名交全索隱引項岱謂即位易名非論史例帝名于本紀之首宜一見藝文類聚十二引史曰高祖諱邦字季恐不可信蓋所引多刪改也

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案馬班以漢人紀漢事寧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書名母媪不書姓豈諱而不書如諸帝之不書名耶然諱名不諱姓母媪無姓又何說皇甫謐謂太上皇名執嘉媪

史記志疑

卷六

古

王氏名含始王符謂名媪竝見史注後書章帝紀注云名媪一名執嘉唐書世系表云豐公名仁太公名媪字執嘉索隱又引班固泗水亭長碑云母媪氏諸說不全顏師古斥皇甫謐等為妄嗣後古今攷容齋三筆嬾真子俱從師古以為不可信而宋王楙野客叢書宋費衮梁溪漫志及周嬰危林又力辨師古之非以皇甫等所載可補史闕真疑莫能明也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案媪所夢者神也太公所見者蛟龍也論衡吉驗奇怪篇兩引此紀皆作蛟龍漢書作交龍非然其事甚妄說在殷紀

單父人呂公

案索隱引漢舊儀云汝南新蔡人引相經云魏人未知孰是

又云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後封臨泗侯追謚宣王卒與劉季

案史稱劉季凡十一此稱在當時人則可遷數呼之可乎且忽曰高祖忽曰劉季于例亦雜也此等處漢書為密

生孝惠

附案史詮謂宋本惠下有帝字班馬異今本亦有則今本脫也下文見孝惠句亦脫帝字漢書皆作孝惠帝

皆似君

附案漢書作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師古曰不當作似則

史記誤也宋書符瑞志亦作以字論衡骨相篇誤仍作似字

古以字作似與似通故誤作似左傳襄三十一年令尹似君亦以字之義

不敢忘德

史記志疑

卷六

五

淳南集辨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到豐西澤中止飲

案漢書作澤中亭師古曰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則此似脫亭字若但言澤中豈能止飲乎

前有大蛇當徑

案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二謂晉文公之興也蛇當道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而蛇死漢高之興也亦蛇當徑斬蛇而姬夜哭宋書武帝之興也大蛇見洲裏射之而青衣持藥何前後事之全乎朱子語錄以高祖赤帝子之事為虛續古今攷言斬蛇事是偽為神奇史公好奇載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明敖英曰適然遭蛇而斬之無足怪者若神母夜哭神其事以鼓西行之氣耳田單守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



魚腹獻書類可樂見。芒錫雲氣亦此類。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

溇南集辨惑曰。珍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案月表在二世二年十月。漢紀全。此誤在元年。

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

案章為章邯所敗。自剄而死。非還也。

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

案趙為王在元年八月。燕齊魏在九月。與沛項竝起。此并敘

于二年非也。又攷陳涉世家及魏豹傳。魏咎之立出于周市

非若燕趙諸人之自立也。故咎為王凡十月。而三月不居其

位。周市虛位待之。月表書曰咎在陳不得歸國。又書曰咎自

史記志疑

卷六

陳歸立。所以成周市之志爾。夫豈自立哉。

泗川

附案秦有泗水郡。蓋川乃水字之譌。古水作川也。周勃世家

及漢書高紀續郡國志竝譌作泗川。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附案評林余有丁云。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史詮謂是

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別之。漢書作魏人周市略地。豐沛無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十一字。或以為當衍。皆非也。趙

太常云。未戰二字。乃不了語。沛公因問豐反。遂引兵去方與

而往攻豐也。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當移在周市來攻

方與之上。則文順而明矣。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

附案從陳謂追討。尼乃尼之訛。師古曰。古夷字。胡三省引類

篇云。古仁字。漢書樊噲傳可證。史漢他處皆訛作尼。而曹參

傳又作欣。則孟堅誤矣。司馬其姓。尼其名。秦之別將。與下文

趙別將司馬印全一句法。劉攽云。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

身從陳而令別將定楚耳。劉說本索隱。

沛公還引兵攻豐

案月表云。拔之雍。商奔魏。與漢書高紀全。此文不備。

居數月

案月表及漢紀立懷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間只隔數

十日。安得謂居數月乎。疑月當作日。

秦二世三年

案此當在後文沛公引兵西過彭越昌邑句上。誤書于此。

史記志疑

卷六

標悍猾賊

附案猾字不似羽之為人。蓋禍字之譌。漢書作禍賊。師古曰。

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遺

案徐廣謂一本無下今字。余謂上句云。今誠得長者往。似不

便連用三今字。標悍亦複。依漢書作項羽不可遺。為是。

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

案史詮云。各本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屯杠里。漢軍亦

屯杠里。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作秦。漢書魏作其

是也。史詮之說甚協。漢書誤成陽為陽城。則不可從。蓋訛倒

耳。城陽在濟陰。陽城在潁川。史漢成城二字通用。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案此乃項羽救趙之兵也。方敘沛公入關事，不應忽插入楚軍。况下文總敘項羽救趙破秦將王離降章邯，則此為重出明矣。漢書無此十字，當衍。宋劉辰翁評班馬異全云：雜楚軍于破二軍下，則疑于楚漢與彭越俱攻秦。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

案月表秦三年十二月，沛公至栗，得皇欣武蒲軍，與秦戰，破之。二月，得彭越軍昌邑。又漢紀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與魏將皇欣、武滿合攻秦軍，破之。二月，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然則先遇剛武，後遇彭越也。先至栗，後至昌邑也。先合兵破秦軍，後攻昌邑，未拔也。乃

史記志疑 卷六

末

此謂遇彭越在遇剛武之前，誤一。斯時無與秦戰不利之事。誤二。遇彭越昌邑，因與攻秦，不利還栗，似未曾奪剛武合魏將而已。攻昌邑，至後攻而未拔，為復攻昌邑。誤三。以與彭越為攻秦，以奪剛武合魏將為攻昌邑。誤四。準義驗文，當云秦二世三年，說見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俱攻秦軍，戰破之，遂西。不利二字，必破之二字之說。漢書是破之還字，亦必還字之說。遇彭越昌邑，因與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至若剛武侯不知為誰，史失其名姓。武蒲當依漢書高紀作武滿。此與月表皆作蒲，非也。二字每以形近互訛。說在十二侯表晉厲公元年。

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附案漢書作偃旗幟，劉辰翁從更字解，以為欲令見者驚非。

昨比余謂偃旗幟是引兵還時事，索隱引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兵法所云出其不意也。更旗幟則圍宛三匝事，兩者皆通。

高武侯總

附案晉灼謂即功臣表臨轅侯威總，是也。高武蓋初賜名號，長壽古以為對一人恐非。

襄侯王陵

附案韋昭謂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襄當為穰，無禾字省。此說是也。臣瓚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師古又謂王陵非安國侯，皆不然。下文云：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功臣表云：以廢將別定東郡南陽，漢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陵本傳云：自聚黨數千。

史記志疑 卷六

九

人居南陽，又張蒼傳云：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合而證之，則此王陵即安國侯明矣。穰侯者，或沛公初封之，或陵聚黨時自稱之，均未可知。蓋陵封安國在後，而前此凡為二侯。五年，臣瓚注引漢帝年紀云：信平侯臣陵，信平當是名號，侯故杜。與穰侯為二，豈信平又別一人乎？若項羽封韓城為穰侯，在漢元年四月以後，陵實先之。江夏則更不相接，全氏經史問答亦云。

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郈

附案史記曰：湖本借作皆誤。

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案月表留侯世家及漢書紀傳，沛公以秦二世三年八月攻



破武關九月秦遣將距嶢關武關之西張良說沛公張旗  
幟為疑兵使鄼生唱秦將以利秦軍解因引兵繞嶢關踰黃  
山擊破之藍田南又引長安志曰藍田關即嶢關之西敘次甚  
明此紀不書破武關及踰黃山事則武關乃嶢關之誤當云  
乃用張良計益張疑兵旗幟使鄼生往說秦將唱以利因襲  
攻嶢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而陸賈二字似衍文  
侯世家陸賈傳及漢書張陸兩傳苟悅漢紀皆無之疑此與  
漢書高紀竝妄攙陸賈耳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案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  
尚有夷三族之令又攷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呂后元年始  
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始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除誹謗律十三年除肉刑然則秦法未嘗悉除三章徒為虛  
語續古今攷所謂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也蓋三章不足禁  
姦蕭何為相采摭秦法作律九章疑此等皆在九章之內史  
公只載入關初約耳

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鯨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案十一月當移在上文召諸縣父老豪傑句上行去中字而  
十二月中四字當在項羽果率諸侯兵西句上蓋約法三章  
在十一月羽破函谷在十二月月表及漢紀可證也

聞項王怒  
案高祖紀書項羽尊君之體宜然况此時羽尚未王尤不宜  
預呼之下文云項王使卒三萬人從項王北擊齊項王不聽

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紀中前後皆稱項羽何忽呼王者五  
皆當作項羽

因以文諭項羽  
案羽紀及漢書乃項伯言之于羽非以文諭也此誤  
吾家項梁所立耳

案項梁當作武信君說在羽紀  
乃伴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案正月當在乃伴尊懷王上命字下當書二月漢紀表與月  
表可證

廣不聽滅茶攻殺之無終  
案燕王臧荼攻殺遼東王韓廣在八月此并書于二月分封  
時非也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諸侯各就國  
案十八王已見項羽紀此處可省乃祇敘十三王而無魏豹  
田安田市田都韓成又諸國皆言所都之地而代王獨缺其  
故何耶

韓信說漢王  
附案說漢王之韓信據韓信傳以為韓王信據漢書高紀以  
為淮陰侯蓋緣名姓無殊遂彼此雙載師古兩疑之曰豈史  
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全也因生斯疑後竟有以韓  
王信為誤而實指淮陰侯者不知徐廣明云韓王信非淮陰  
侯信師古豈未檢徐廣史記本耶漢書評林明王慎中曰是  
時淮陰尚未知名班據認為淮陰信故特為補出拜將一節  
而以此說為問計之詞及其傳韓王信仍以此說入之何自



相矛盾合從史記元注

殺田都

案田都走楚非被田榮殺之也此誤

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

附案破常山迎趙歇等事在二年十月而此與羽紀皆書于元年者蓋餘之說榮在元年榮并三齊之時觀陳餘田儋傳自明史遂順推以終其事不復另敘非他處誤亂比也故二年但書曰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附案漢王定三秦當依此紀在八月為是月表淮陰傳皆云八月將相名臣表亦云秋也漢書襲雍圍廢丘于紀在五月于表在七月自相抵牾而均非事實蓋四月罷兵就國未必踰月即出兵襲雍漢書蕭何傳言何諫漢王願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漢王善之則是時漢方暫務休息寧有坐不暖席便爾東伐乎况自戲下罷兵至南鄭自南鄭至雍往返遼遠非旬日可徧者哉當是七月起兵至八月而襲雍也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

案塞翟之降在元年八月蓋揚于雍王之敗望風而降也此書于二年之首殊非事實至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皆元年八月置是時因重正五郡之疆界復總言之故將相表云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非至是塞翟始降而置郡也且上年紀中有略定上郡語上郡是翟國若二年始降何以元年八月有略定上郡之文乎塞與翟偕降可互證也惟中地屬雍章邯殺後始置事在六月此言與隴西等郡全置誤矣又月表及漢紀以拔隴西在二年十一月拔北地在正月漢異姓表以拔隴西在十月拔北地在十二月竝謬元年八月已定雍地故有略定隴西北地語時章邯止守廢邱耳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案至陝在十月還在十一月張耳來亦在十月此紀皆書于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正月非

更立漢社稷

劉辰翁曰漢書此處有復關中除租稅置三老舉行能賜酒肉等政是兵間規模宏大收拾人心處子長失之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案董公乃鄉三老也新城是鄉名其名舊矣至惠帝四年遂置為縣此時新城尚未為縣也但攷漢百官表言鄉有三老不言縣亦有三老而漢書高紀二年有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之令大事記據之直書置縣鄉三老不知表中何以不載可疑也隸釋亦有縣三老楊信碑又淳南集辨惑曰董公遮說漢王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



云說哉

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經史問答曰史記注皆不得其說師古略之梅磧以為一軍

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

南下之軍則竟失之也水經注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

中郡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

之都而黔中則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是足

以補遺梅磧乃初三

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

案下又云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說在羽紀

塞王欣亡入楚

案漢紀云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此缺不具

史記志疑

卷六

更名廢丘為槐里

附案秦之廢丘周之犬邱也更名槐里漢志云在三年非也

當依史二年為是但竹書周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

里則槐里之名久矣豈高祖復其舊歟抑竹書不足憑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

案布之歸漢在三年十二月獨此書于二年六月已後誤

破楚京索問

案破楚事漢紀書于二年五月在六月立太子前與羽紀合

此誤在後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

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

曰河東太原上黨

案豹之反在漢二年五月淮陰傳作二年六月已誤此紀及

曹相國世家作三年九誤漢使酈生說豹與遣韓信擊豹皆

在二年八月虜豹在二年九月此紀并書于三年亦誤又太

原郡屬趙地漢滅趙王歇始置乃連入魏地更為誤矣月表

言河東上黨是淮陰傳又失言上黨也漢紀亦誤仍史連言

太原

子陳平金四萬斤

附案史漢皆言四萬斤而唐李嗣真諫武后用來俊臣疏作

五萬斤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案漢以二年五月屯滎陽三年五月出滎陽月表作七連閏

計之首尾纔十四月何言數歲乎當作歲餘為是上文固有

史記志疑

卷六

相距歲餘之語也

漢堅壁不與戰

附案漢下當有王字史諡曰湖本缺也

饗軍小修武南

附案饗字一本作鄉是也漢書作鄉師古云鄉讀曰嚮

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案此以下敘事倒亂幾不可讀當云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

郭西此處似缺燒遂復下梁地十餘城項羽乃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淮陰已受命東淮陰字

韓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







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案漢書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兩字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  
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  
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

案秦改命為制令為詔漢遂因之故漢書於高祖未即帝位  
稱令已即帝位稱詔是時封韓彭在正月漢書稱令以未即  
帝位也封吳芮在二月漢書稱詔以已即帝位也乃此以封  
韓彭在即位後而又并詔令兩詞為一端毋乃乖乎至韓信  
久封韓王不煩重敘蓋十字是行文漢書無之但當于後文  
淮南王布之上補韓王信三字耳抑更有疑者本紀以制詔  
為重自宜詳載今觀漢諸紀高祖文帝之詔不載頗多景帝

史記志疑

卷六

天

則不載一詔而其所載詔書復不若班史概以詔稱之或稱  
高祖曰或稱皇帝曰或稱帝曰或稱上曰體例亦太錯雜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  
于帝之實意也此論殊非紀中赦天下賜酺赦濟北吏民及  
除肉刑議郊祀何以稱詔不稱上豈不出于實意耶而詔詞  
每與漢書不全甚且撮舉數言而不全錄增損字句而非元  
文去取之情固不可曉擅改之咎尚復何辭史通點繁篇謂  
撰史不妨減略詔書以武后時史官寫制誥一字不遺為昔  
斯偏說也且亦因後世詔語冗長故為此論漢詔簡古奚須  
裁削哉至漢書載封吳芮之詔謂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  
海封之九疑而莫解蓋是時豫章屬淮南王英布象郡桂林  
南海屬南粵趙佗則芮獨有長沙爾詔何以言五郡又高祖

後以南海封南武侯織為王不知當日分封之制若何文穎  
皆謂虛尊以封之恐未然

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  
之雒陽

案臨江之殺在十二月漢書與月表甚明此誤書于二月即  
帝位後又臨江王之名徐廣一作尉是荆燕世家盧縮傳及  
漢書紀表傳竝作尉惟月表誤為驩此必後人因表妄改也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案漢書詳述此詔無食之一歲語而詔語數百字史公止摘  
復諸侯子四句何也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附案漢書無策字御覽八十七引史作於字疑策字訛然雷

史記志疑

卷六

天

侯世家論亦作籌策也

十月燕王臧荼反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說在月表

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司馬光通鑑考異曰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  
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漢書作  
平代地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案高祖當依漢書作皇帝

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案漢紀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陽歸櫟陽朝太公五月尊為  
太上皇此書於六年十二月前誤矣但考漢紀五年正月追  
尊兄伯為武哀侯二月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尊王后曰皇



后太子曰皇太子。史不書亦太略。后稱皇后則母當稱皇太后。乃止稱夫人。何也。亦僅免于呼禮而已。不應太公獨未有號。皇后之父尚封臨泗侯。况天子之父乎。乃遲至六年始因家令言尊之。真所難曉。豈六年以前太公為庶人乎。而太上皇之號定于漢。歷唐宋以來皆仍以稱帝父。其實此號乃秦正追尊其死父莊襄王者。與其效亡秦。曷不用趙武靈王稱主父故事耶。雖然為天子父則尊之至。不係乎尊號之有無也。人主之名不可以壓父而父無尊號豈遂為人臣自戰國有臣父之說。而此義不明于天下。家令之言即齊東野人之語。苟悅嘗譏其為過。索隱表出之是已。而晉中庶子劉寶對愨懷太子以苟悅論家令為不然。謂家令說是異哉。所聞東漢質帝即位時其父渤海王鴻見存。未知當日典禮若何。降及後代如魏常道公奐景元元年十一月。

史記志疑

卷六

手

其父燕王宇表賀冬稱臣。東魏孝靜帝以父竄為大司馬。五代周世宗臣其父柴守禮。宋度宗在位。福王與芮是所生父。帝鼎立則為大父。乃退就羣臣之列。以親王出為節度使。皆咄咄怪事。又唐世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尤為悖矣。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

附案漢紀告反在六年十月。此在十二月者。因會陳執信在十二月。遂并敘之。其實是十月也。

田肯賀

附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

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因說高祖曰

附案倪本曰。下有甚善二字。以漢書及荀紀校之。今本缺也。故此東西秦也。

附案劉攽云。西字衍非也。此總承上文。劉必因荀紀刪去西字而為此說。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案功臣表及漢書封諸侯在十二月。此敘于正月封荆楚諸王之後非。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

案韓王之反。此在七年。表在五年。竝誤也。當依信本傳作六年為是。漢紀表亦云六年九月。

史記志疑

卷六

手

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

案信本傳云立趙苗裔。漢紀云趙後。則將乃後字之誤。其後為陳稀將守東垣也。

立兄劉仲為代王

案劉喜之王在六年正月。與封荆楚齊三王全時。此誤書于七年二月前也。吳漢傳全誤。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

案漢紀高祖十二月過趙。二月至長安。非二月自平城抵長安也。劉辰翁以雒陽二字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案漢紀此事在七年二月。史在八年非。



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案代王棄國歸漢此紀及功臣表將相表在八年九月諸侯王表在九年皆誤當依漢紀表作七年十二月為是而合陽應作邵陽省作合字此紀及功臣表與漢書高紀王子表吳溥傳並作合陽將相表吳溥傳漢書惠紀並作邵陽水經注四亦作邵陽所謂劉仲城也地理志邵陽屬左馮翊合陽屬平原郡

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

案貫高等三族雖論死然其白王不反之後高祖方赦其罪則所謂夷三族者疑是論其罪如此而未嘗實夷其族也不然當是獨赦貫高一家耳

未央宮成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案未央宮與長樂宮皆以七年二月成漢紀及三輔黃圖可證是年特以諸侯王來朝十月置酒未央宮也此與將相表全誤在九年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

案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與功臣表作八月酈商傳作七月傳寬傳作四月並誤本傳及漢書可證至淮陰侯及盧縮傳以為十一年反尤誤也豨本傳又誤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立子恒以為代王

案代王之立在十一年正月表作三月是誤在後而此書于冬又誤在前也恆字何以不避古禮卒哭乃諱春秋以來雖生時亦諱之秦漢諱甚嚴乃史于紀表犯文帝諱不一而足景帝紀亦犯孝武諱皆史公失檢處文帝紀載有司請立太

子云子某最長當用此例書曰立子某以為代王即金騰所謂元孫某也高祖謂太上皇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亦與此全

都晉陽

附案文帝紀諸侯王表陳豨傳俱作都中都與此言都晉陽不全文紀又言幸太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疑當時詔都晉陽而實居中都亦猶韓王信詔都晉陽而請居馬邑耳故如淳注以為遷于中都也

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案廢越立恢皆在三月漢紀可據此與黥布盧縮傳並作夏夷彭越誤也史漢諸侯王表書恢友以十一年三月立若越之謀反夷族在夏安得三月已封恢友為王乎至史諸侯王

史記志疑

卷六

三

表及漢異姓表以越誅在十年則更誤矣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

附案經史問答曰蘇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廣曰在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磻曰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梅磻之言誤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死于番陽布之封兼有壽春江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春之南番陽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陽之南零陵又長沙之南非可碎來粹返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當嫌疑之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鬪于洮水則長沙直與之全反矣既不與全反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返轡而東又出長沙之境重入于淮南國中之番陽而長沙始遣人誘殺之不殺之



于其國縱賊之出而徐殺之何其愚也夫布與長沙婚則必約長沙全反長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國而容布入其國橫行乎且布欲入粵不必走長沙布國中之豫章與粵接可以入粵之徑甚多欲走長沙者特望其全反也長沙不答所以逆之于境而誘殺之番陽是布尚未出其國也然則洮水者何水乎曰是蓋九江之泚水也泚與洮相似而譌布敗于斬反走其國又敗于泚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于番陽如是則其地得矣泚水見水經顧宛溪欲以震澤之洮湖當之則在吳王馮國內矣益謬

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案豨傳亦言樊噲斬之而噲傳不及則非噲明甚蓋周勃斬之也絳侯世家及漢書可證又世家功臣表及豨傳皆云斬

史記志疑 卷六

蓋

豨靈邱此言當城亦小異俱代郡縣名水經注十三言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也

楚隱王陳涉

案陳涉二字當衍漢書詔詞無之蓋諸帝王皆不稱名也索隱以隱王為楚幽王大謬

子守冢各十家

附案此言趙悼襄王亦子守冢十家而漢書云五家史漢載詔詞不全疑漢書誤

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

附案擊綰王建全在十二年二月中諸侯王表書燕王建以三月甲午封誤此與漢書高紀諸侯王表作二月可据今本漢書

高紀兩書三惟異姓表在十一年則誤甚蓋是年二月辛巳朔有甲午三月庚戌朔無甲午也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附案御覽八十七引史云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今史記無之但臣瓚謂帝年四十二即位壽五十三皇甫謐謂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

十二年六十三蓋瓚說非也謐言六十三亦六十二之訛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

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通鑑考異曰呂后雖暴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

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史記志疑 卷六

蓋

案丙寅上缺五月二字丙寅下衍葬字而以論末葬長陵三字移此蓋錯簡也又攷二年六月立孝惠為太子何待是時始立正義以立太子為帝解之則與下文太子襲號為皇帝

複矣漢書作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疑已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誤而正義又云

有本脫已字者妄引漢書已下者非則又不然矣劉辰翁曰只似多一立字已巳太子至太上皇廟甚順史詮亦曰立字

衍文太子屬下句讀王孝廉曰立太子當是皇太子之訛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

案此時羣臣方議尊號何得先稱高祖漢書作帝是也

次代王恆 案恆字當避史詮曰當省



葬長陵

附案此是錯簡當在丙寅句下

史記志疑

卷六

美

史記志疑卷六終

史記志疑卷七

梁玉繩

呂后本紀第九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案此言定陶則姬為濟陰人而魏蘇林注謂清河國有妃里

水經注廿七卷又謂夫人生于洋川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

高祖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漢志漢中郡無洋川縣何也蓋齊置程

大昌考古編云疑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

漢中時得之未知孰是

長兄周呂侯死事

案呂澤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

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附案徐廣云酈一作酈是漢書作酈也酈縣在左馮翊若南

史記志疑

卷七

陽之酈則非所封矣此與功臣表齊悼惠世家竝誤但攷建

元侯表有下酈侯漢表作下酈豈古字通用乎

子產為交侯

案交字當依漢諸侯王表作交縣在沛此作交惠景侯表作

郊與漢書年表作汶皆誤又汶侯之封在高后元年四月史

漢表可據當與後扶柳沛侯全敘此誤書于高祖時

薄夫人子恆為代王

案恆字宜避史詮云當省

呂后最怨戚夫人

案高祖時稱呂后惠帝已後則稱太后固史例也乃自此至

末稱呂后者七稱高后者八稱呂太后一者一體例錯雜皆當

作太后



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

附案漢書外戚傳呂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

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

乃召趙王誅之此略不具荀紀此歌小異

趙相建平侯周昌

案昌封汾陰不封建平也建平但功臣表有建平二字豈昌

于孝惠時改封建平乎何以本傳不載漢書不言也疑

帝晨出射

附案御覽八十七卷引史記射下有雉字

使人持醕飲之

案史漢皆以呂后鳩殺趙王而西京雜記言呂后命力士縊

史記志疑 卷七

殺之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惠帝後知腰斬之與史漢異夫

惠帝護趙王甚摯寧有不究其死者若果得實則惠帝此舉

甚快可謂能用刑矣

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

案呂澤以高帝八年死自當有諡何煩惠帝詔賜追諡乎史

詮謂史誤也

使居廁中

案漢傳作居鞠域中是也若廁則不能居矣且惠帝何能往

視乎荀紀亦云鞠室

居數日

附案漢傳作數月恐誤

齊內史士

附案此與漢書齊悼惠傳皆作內史士而史世家作內史勳

蓋士其姓勳其名師古以士為名徐廣謂士一作出俱非

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

案孝惠見在公主未卒漢書改為帝是矣而公主仍魯元之

稱何歟是時張偃未為魯元元乃是諡韋昭注甚明服虔訓元為長非史下文云賜諡魯元太后韋注所本

尊公主為王太后

附案如淳謂張敖子偃為魯元故公主稱太后攷此時偃尚

未王無稱太后之理且果以子為王故自合稱太后何待齊

王尊之據漢書張耳傳乃偃因母為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

而為太后師古辨之矣劉攽謂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

以漸王張氏殊不知魯元非生前之號太后非虛加之名張

史記志疑 卷七

敖猶在不聞進宣平侯為宣平王且不得言太即云漸王張

氏亦當止稱王后也或又謂敖始為趙王公主曾為王后而

公主女為皇后母以女貴遂尊為王太后以詔之但惠帝立

后在四年此時尚未若以趙王之爵追仍其舊亦止是王后

何言太也然則奚以稱王太后曰師古謂齊王尊公主為齊

太后以母禮事之用媚呂后是已想齊王母曹氏久沒抑為

高祖外婦不得為太后無嫌別尊假母耳劉攽謂悼惠公主

為兄弟不可事以母禮力排顏說於理甚愜而獨非所論于

呂后之世孝惠娶張敖女為后以舅妻甥也甥舅可以為夫

婦兄妹不可為母子乎咄咄怪事皆出娥姁豈以常理論哉

大事記亦從師古說新序善謀篇載內史之計止言獻十城

而無尊公主語蓋劉向削而不錄也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

案築長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至六年起西市太倉蓋城既成而乃為市及倉也名臣表漢書惠紀可證此言三年方

築六年成就本文成就古城與成通一本亦作城誤矣又漢紀四年無築城之事名臣表云無所復作則此言四年就半亦誤漢地理志謂

六年城成蓋襲此紀之誤而未參攷耳

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

案元楊維禎史義拾遺以辟疆為留侯之孫未知何據又孝

惠纒崩未必便有諡號漢外戚傳作太后獨有帝是也法言篇以辟疆為十二齡與甘羅並稱豈別有出乎

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案南北軍不容三人將之漢傳無呂祿甚是祿乃繼台將北

史記志疑 卷七

軍者也

丞相迺如辟疆計

案此所云丞相者右丞相王陵乎左丞相陳平乎漢傳明著

之曰陳平是也陵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其不肯用辟疆

計明甚然何以不面斥而力持之亦不可解辟疆此計起諸

呂之權罪不容誅不意留侯有此逆子唐文粹有李德裕辟

疆論深罪之評林明徐禎卿曰書留侯子惜留侯也而丞相

竟從之可怪宋胡寅讀史管見論平勃阿意之罪甚大自不

可易於辟疆童子何誅焉野客叢書謂辟疆智高陳平妄論也

太子即位為帝

案此所稱為少帝者也史漢皆不言其名蓋孝惠後宮子正

義引劉伯莊謂幸呂氏有身而入宮生子者妄

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

案太后續封高祖功臣以為侯諸呂之漸則是先封馮無擇

等四人再封呂種等也乃此紀書南宮一侯于二呂之後已

為失次而博城侯下忽插入公主之薨張偃之王劉章之侯

更覺不倫史公敘事何若是之倒亂哉余謂魯元公主薨廿

六字當在南宮侯句下蓋偃與孝惠子全王也漢功臣表言

封齊悼惠王子十七字當在後文二年呂王嘉代立為王

句下蓋呂嘉以二年十一月嗣位劉章以五月封也

史記志疑 卷七

齊丞相壽

案齊壽史漢表皆作受疑以音全而誤猶張敖子樂昌侯壽

史漢表亦作受王子表有榆邱侯劉壽福漢表又作受福也

呂平為扶柳侯

案平封于琅邪之却縣非扶柳也說在惠景侯表是時封三

呂為侯而此只敘呂種呂平不及呂產之封汶侯者以誤書

于上文高祖時耳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疆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

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

案孝惠後宮子凡六人而所謂太子為帝者不與焉疆與不

疑之薨皆無嗣即以弟襄成侯為常山王壺關侯為淮陽王

其後常山王立為帝又以軹侯朝為常山王此五人紀表所



書竝全而紀獨不及平昌侯大何哉。攷大封于四年二月。比五人為後。想以其甚幼耳。至七年因呂王嘉廢。呂產徙王梁。立大為呂王。更名呂曰濟川。梁名曰呂。迨呂氏既平。徙濟川。王大封于梁。未幾滅。紀之失載。當以封侯在後之故。是以漢本紀亦缺。經史問答只緣大封呂王。直指大為呂氏之子。獨不考此紀下文明云立皇子平昌侯大為呂王乎。史漢表竝云大以孝惠子侯與五人一例。安得因偶爾失書。遂別生異論也。若以其見于漢異姓表。便斷大非孝惠子。則異姓表豈獨一平昌耶。

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

案此十八字當在呂嘉代立為王之下。蓋呂王之一薨一立。在十一月。常山王之一薨一立在七月也。

史記志疑 卷七

六

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

案頹乃樊噲妻也。此及噲傳竝作臨光。漢書亦然。而如淳文帝紀注作林光。攷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臨邑侯讓。耿純傳作林邑。疑古通借字。蓋頹以婦人封侯。且為呂氏謀主。未必遠封他所。亦不聞有地名臨光者。三輔黃圖云林光宮在雲陽縣界。得毋以頹主林光宮而食邑雲陽耶。俞侯當作鄒。說在表。

呂更始為贊其侯

案侯表是年四月呂氏侯者四人。此失書呂更始為滕侯。而以贊其侯呂勝為呂更始。豈不誤哉。

呂忿為呂成侯

附案水經注卅一卷作呂恕與史漢異。疑恕字訛。

及諸侯丞相五人

案侯表是年四月丙申封侯者朱通衛無擇王恬開徐厲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六人中衛無擇是衛尉。周信是河南守。非皆諸侯相也。此誤。徐廣注亦謬。徐不數衛無擇周信而牽入呂更始為五人。豈未檢侯表乎。

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

案絳侯世家云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為太尉。十年遷夫自惠帝六年至呂后八年崩。政合十年之數。若謂呂后四年始置太尉。則止五年耳。此與功臣及將相表皆誤。漢書惠紀七年書太尉灌嬰亦誤。

自決中壘兮蒼天舉直

史記志疑 卷七

七

附案舉字徐廣作與。漢書高五王傳全。此訛也。而五王傳決作快。師古以快意自殺解之。似決字義勝。

寧蚤自財

附案考要云財裁通。漢書改自賊。師古注害也。竝謬。余謂考要專主史記。以古韻支灰通用。故依此歌財字。叶下句之仇二韻也。但賊字與上國直兩韻亦叶。所傳異詞。不得便謂漢書謬。

已丑日食晝晦

案漢書作已丑晦日有食之。司馬光通鑑目錄七年正月庚申朔則已丑是晦日。

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

附案漢書異姓恩澤二表此王之名皆作大。師古無音。則史記紀表竝訛為太也。下全。



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

案敖卒于呂后六年此在七年誤公主食邑于魯其卒也諡元張敖以趙王降侯宣平其卒也諡武今因妻稱魯元子為

魯王別賜敖諡為魯元王可怪也大事記曰敖尚無恙而封

偃魯王者繼公主之後也敖死始從公主之諡追封魯元王

不使子繼父而繼母不使婦從夫而從婦悖于三綱甚矣

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

附案呂祿封胡陵侯此云武信者徐廣以為號是也高祖定

侯位蕭何第一曹參第二其後呂后錄第雖曲升張敖為第

三而蕭曹之位確然不易彼無功績封之呂祿安得稱上侯

第一乎大事記謂呂后二年定位時蕭曹皆死必遞遷第三

之張敖為第一敖既死遂以祿補其處或當然耳蓋陳平阿

史記志疑

卷七

意順之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

平侯

案呂通封鍾侯非東平也此與諸侯王表並誤而東平之封

史漢表在五月則當書于後文呂榮為祝茲侯句下而行去

封事蓋祝茲等四侯以四月封或曰封字當作呂此敘在十

月誤矣又東平侯之名紀作莊表作壯而漢表作庄師古曰

匹履反則作莊與壯者並誤不然漢書當改作嚴字何以別

作庄耶或曰此侯有二名

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掖音

淳南集辨惑曰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

案敖從公主別賜諡魯元王已屬悖理而其子偃又稱魯元

王不九悖乎攷漢書張耳傳無元字是也此紀及耳傳並是

誤增之下全下文別有魯魯

侈為新都侯詩為樂昌侯

案史漢表傳並作信都而此作新都誤也但新信二字史漢

互用處甚多顏師古云新信全音故耳見漢書九十九卷王

莽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亦因古字通借轉

相改易也樂昌侯之名史漢表又作受說見前

張釋徐廣曰一

附案下文及惠景侯表作張澤燕王世家作張子卿又作張

卿漢書高后紀作張釋卿何奴傳作張澤而恩澤表及周勃

傳作張釋宋祁曰別本蓋張名釋字子卿人或并呼之或單

史記志疑

卷七

稱之故各不全而澤與釋古通也

呂榮為祝茲侯

附案漢書外戚表獨以榮為瑩疑非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案呂產之將南軍當在七年封劉澤琅邪王時蓋澤將南軍

者也澤就國琅邪必以產代將矣呂祿之將北軍當在二年

呂台死後蓋台將北軍者也台死而祿必繼之矣漢書外戚

傳與此全誤高后紀又書祿為上將軍于七年亦誤或謂惠

帝崩時丞相依張辟疆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似

產與台並時為將不待七年始將南軍抑豈丞相雖請之而

未嘗用產歟曰吳斗南云漢南北兩軍和表裏其實南軍非

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為中尉請覆中尉



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若益寬饒為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為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敗于丞相之兵兩軍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頰女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為重既得其柄南軍又頰子壻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卻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于八年載后疾困迺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于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于后病困之日斗南此辨甚核

辛巳高后崩

案通鑑考異據長歷言高后八年七月無辛巳則此與漢紀史記志疑 卷七 十

竝誤通鑑目錄辛巳是八月朔當日歷法闕疎安知不以為七月晦乎

以呂王產為相國

案產為相國當在七年七月蓋審食其免即以產嗣相位也漢書高后紀固言七年產為相國但誤書于五月以前耳此及將相表書于八年七月惠景侯表書于八年九月竝誤食其免相在七年七月見百官公卿表

以呂祿女為帝后

案祿女為后當在四年少帝宏即位之時漢書外戚傳可證此敘于高后死後亦誤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案事在七年七月公卿表甚明此書于八年七月高后葬後

與將相表全誤矣 外畏齊楚兵

案下文賈壽亦云灌嬰與齊楚合從而楚無發兵誅諸呂事疑誤蓋楚元王從高帝崩後未嘗一至關中以詩書自娛絕不與聞朝政即其遺子入長安亦不過訪浮邱伯學詩而已故不為呂后所忌復封其子上邳侯使為宗正豈非以力不足而有遠禍之識耶殆與吳代長沙全居局外矣

梁王產

案七年更名梁曰呂故上文已書呂王產矣而此忽改稱曰梁王何也下文請梁王歸相國印亦非

左丞相食其免

案將相表及百官表食其以九月復相後九月免則此六字史記志疑 卷七 十

當書後九月中誤入于八月也

八月庚申

通鑑考異云上有八月丙午此當作九月 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

案此十三字與上下文不接且前已言平陽侯馳告丞相太尉矣其為重出無疑當衍之漢書無

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案遂之立也在文帝元年文紀及年表可據此與世家謂呂后八年九月為大臣所立者誤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弭呂氏



附案上文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孝惠皇后無子取美人子名之則但非張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詐名他人子以爲子後又云足下非劉氏何歟史記者要謂諸大臣陰謀而假之詞以絕呂氏之黨不容不誅其信然已史公於紀兩書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誅皆有微意存焉非岐說也文紀大臣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亦全宦者令張澤諭告

案張澤以中大謁者封建陵侯矣則其官豈僅宦者令哉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

案宮既除矣少帝出矣而猶曰天子在乎大臣奉璽立天子矣又奉天子法駕卽位入宮矣而猶曰足下何爲乎事不應

史記志疑

卷七

七

有理所必無此史公載筆之失

孝文本紀第十

大將軍陳武

附案陳武史漢中亦作柴武臣瓚曰武有二姓是也又攷漢書賈山傳云柴唐子爲不善是武一名唐姓名竝有二矣其子柴奇謀反事見淮南王傳

宗正劉郢

案此卽楚元王子夷王郢客也缺客字說在諸侯王表

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

附案議立大事也而以二婦人冠首殊爲失體徐孚遠謂尚有呂后時遺風良然文帝曰願請楚王計宜者則得之矣蘇

林謂邱嫂封陰安甚是如淳謂頃王后封陰安非也劉仲之妻已尊爲代頃王后見爲吳王太后何煩封侯乎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卽作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案此有錯誤當云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皇帝卽作辛亥謁高廟蓋是年十月朔爲庚戌文帝以上年後九月晦己酉至長安故翼日爲歲首行卽作之禮越日謁高廟也平勃灌嬰之爲丞相太尉在十一月辛卯一作辛巳將相表可據此與百官表竝誤書于十月辛亥若果以十月辛亥命官則下文十月壬子封賜諸臣之詔何以尚稱太尉勃將軍嬰乎是宜于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之後而書之曰十一月三字補本

史記志疑

卷七

七

紀傳十月有日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若夫琅邪之徙趙王之封及復與齊楚地俱在十二月漢書文紀可據此與諸侯王表竝誤書于十月之庚戌辛亥兩日而又失書封趙王遂史誤書于是宜于後文十二月之下書曰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

案趙王二字當削漢書載此詔無趙王是也嘗論大臣謀誅諸呂鄒寄之功不在平勃下蓋非寄說呂祿解印太尉不得入北軍矣乃文帝封賜不及豈以給祿之功僅足以償平時黨呂之罪而又迫于絳侯之劫非其本心乎曹宙陸賈亦皆有功無賞何哉



天下人民未有嘽志

附案嘽卽慊漢書作慊志義全應劭曰滿也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案漢書無惠仁以好德句似較直捷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

案治安千餘歲之言非其實又不字當衍索隱本無不字與漢書全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

案漢書載此詔無孤兒九歲已下賜布帛米肉事

史記志疑 卷七

乃循從代來功臣

附案評林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義門讀書記曰循漢書作脩是也功下無臣字二說以義門爲長古脩字或作脩而循字或作循故訛功臣表深澤侯趙脩歷書未能脩明亦訛爲循字

衛尉定等十人

附案漢書文帝紀及百官表竝名足疑定字譌

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

附案清讀若靖卽靖郭漢書文紀是靖也故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靖郭君而惠景侯表作清都徐廣謂一作郭鄭師

言駟鈞初封靖郭後徙于郭史記疏證云年表駟鈞以文帝

元年封六年有罪除享國甚短竝無徙封之說鈞果徙封表

何故止錄其前封以清都失國耶恐靖郭郭郭俱因偏旁形

似而差其作郭與郭者又并清字脫去耳此條余嘗面質之

杭先生竊謂靖郭必齊地名駟鈞以齊王舅父侯當裂齊地

封之清都實無其地似不得專據史表清都概指靖郭郭郭

爲差脫徙封之說固不足信鄭郭都恐皆訛字先生曰汝之言是可訂吾疏證之失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

案將相表公卿表勃復相在十一月此連書于十月非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

案歲字衍文漢書無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

史記志疑 卷七

案正義曰說文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歷錯

誤集解徐廣曰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文一本作月

食然史不紀月食余謂古法不用定期而用平朔故日食多有在前月晦者非盡史官之誤春秋隱三年日食不後書鄭



又不然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適見于天月為之食天官書言月蝕將相當之故詩傳云月食非常也... 太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莊廿五年云非日月之青不鼓是知日月之食並嚴而月食不書惟春秋之法未可概論... 謂文帝二年十二月無月食或月食而不紀則可謂史例不記月食則不可也徐廣說非而此七字之誤亦有因下年十月十一月兩次日食漢書紀志載之而史于文帝三年止有十月日食無十一月日食分明誤入于此雖然一年兩食者有之一年三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古無有也如漢書惠帝七年正月五月日食是一年兩食矣晉書惠帝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日蝕有閏是一年三食矣若比月而食未之前聞或難之曰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史記年表皆書日再蝕漢書高帝三年文帝三年俱十月十一月日食比月而食古來凡四見五行志確指所在之星所應之事矣言未聞又杜預長歷論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楊士助穀梁傳釋云據今歷無有頻食之理古或有之宋家鉉翁春秋詳說云天度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而忽無窮之變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子奈何斷以為絕無耶曰此不可以空言爭也左傳疏云頻食于術不得有但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緣以代簡紙以代緣年數遠遺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

史記志疑

卷七

太

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斯語足破千載之疑且不觀元史歷志與尚書疏證春秋大事表乎元志具著李謙授時歷議引晉姜岌唐僧一行以為襄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年八月不應比食宜在誤條又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有七事以授時歷推之授時歷元至元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歷非大義所關不必致詳也疏證卷六上云春秋時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于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即以三十六日食論有誤五為三者數誤莊十八年僖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三年桓三年十七年莊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十七年成十七襄十五二十七昭十五定十二是至僖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說本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金壇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于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并錄之爾或恐無以為孔子地余意此出于脫簡乎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

史記志疑

卷七

七

史記志疑 卷七 太



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于彼。而錯其簡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孔子作春秋。因而不革。蓋其慎也。且春秋重在人事。以示勸戒。他若歷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苟必取而政之。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孔子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干罪戾哉。又云。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十一月甲戌朔日食。漢歷誤為前月晦日也。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况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更推得文帝三年甲子歲十一月丁酉朔入食限。十二月丁卯朔不入食限。漢書所載誤處。與高帝三年全。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辨者。晦日日食。乃歷疎之故耳。大事表云。頻食斷無此法。而春

史記志疑

卷七

末

秋所以書者是時。周歷算法已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政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因竝存之。漢書載高祖三年文帝三年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歷法未講。致有此誤。太和定歷以後。則無此矣。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文恭儉之朝。再見。無是理也。綜覽諸書。皆不及史記孝文二年書頻月日食之事。而比類以推。則十二月望日又食七字。顯屬誤端。其為衍文無疑。即所稱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者。亦十二月朔日食之誤也。十二月晦日有食之者。是癸卯。或復難曰。夢溪筆談云。

淮南人衛朴精于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因學紀問六本。此然則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頻食。衛朴已推而得之矣。則又何說。曰。歷家如姜岌一行之流。最為傑出。非朴所敢望。皆確言無比食之理。朴又烏從知之。且莊十八年一食。元志謂誤五為三。閻氏於尚書疏證。因學紀問注潛邱劄記。竝言是年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而朴不知。朴于歷疎矣。則所謂得三十五者。豈足信耶。昭寧中。朴朕親率耕以給宗廟。泰盛。

案漢書此下有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十八字。此不全載。

史記志疑

卷七

末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案諸侯王之立。史漢表俱在二月乙卯。本紀皆誤作三月。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案漢書紀志高后元年正月詔除妖言令。而此又有除妖言之詔。師古以為中間會重復設之。然詔中無一語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誹謗律。景帝元年十月詔。歷敘孝文功德。但云除誹謗。而亦不及妖言。則師古重設之說未確。疑妖言二字是羨文。前日計遺列侯之國。附案史記曰。湖本詔作計誤。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案以太尉上失書十二月。漢紀有。復晉陽中都民三歲。

1第 26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6 版 亥 句



案漢書歲下有租字此缺

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

案宋袁文夔牖閒評云漢書濟北王興居反詔曰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三劉釋云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文脫居字余謂若依高帝之詔則又脫歸字也劉袁皆就漢書詔詞言之其實居字不必補但來下脫一者字而袁文謂脫歸字尤所未安高帝曰歸者赦之則不歸者不赦矣文帝直曰赦之則不問其歸不歸而概赦之矣一字之增減寬嚴迥別可妄添乎居謂與反者居處也去來謂與反者往來也舊注非

六年

案紀缺四五六七九十一十二等年事又改元後三四五

史記志疑

卷七

辛

年亦缺

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

附案都乃郵字之訛史漢淮南王傳作邛郵可證

今法有肉刑三

附案此所謂肉刑三者孟康注以為黥劓刑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賈公彥周禮司刑疏亦言文帝惟赦墨劓刑三肉刑其官刑至隋始除之蓋皆本漢書刑法志為說然景帝元年制曰除肉刑重絕人之世漢書電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則文帝固已除官刑矣且漢志亦竝無不易官刑明文疑此是劓刑官為三肉刑蓋黥至輕自不應數之而官刑之復必景帝也故景中四年作陽陵赦死罪欲腐者許之孝武于史公亦用此刑北史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詔自今應官刑者直沒官勿

刑則除官刑非始于隋也

成侯赤為內史樂布為將軍

案名臣表書成侯董赤內史樂布匈奴傳雖失書樂布亦云成侯董赤不言為內史漢書文紀雖誤書成侯為建成侯而亦書內史樂布不言赤為內史也史詮謂上為字衍內史樂布官此解似是但百官表是年內史乃董赤而樂布傳言自燕相為將軍不言為內史疑有誤赤當作赫說在功臣表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附案此事封禪書歷書及賈生張丞相傳俱有之竊謂五行

史記志疑

卷七

壬

之王頗不足準其說始于鄒衍今視之特陰陽末術耳初無預於治亂之數自秦始皇采用遂相沿以為大事不亦惑乎鄒衍論五德取相勝故賈誼公孫臣曰應黃龍見漢當土德土克水也沈約因稱白帝之子是水赤帝之子是土孝武用之劉向言五德主相生以秦為閏位去之故曰周木德漢火德應劭因稱秦水漢土為失光武改之後世咸宗劉說魏稱土德晉稱金德宋稱水德皆是也獨張蒼曰河決金堤漢為水德夫河決豈吉祥善事而指以為水德之符奚異方士以歲早為乾封以孛見為德星哉張蒼之議必因高帝北時待我而起一語故歷書亦云高祖自以為獲水德之瑞不知高祖一時之詞非自道得水德初起事時旗幟已尚赤矣特襲秦正朔服色未遑更定也



十七年得玉杯刻日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湖本杯

案漢書文紀十六年九月得玉杯令天下大酺此與封禪書以得杯大酺在十七年誤也改元以日再中而此謂因得杯亦誤日再中乃秦王誓燕丹妄語見論衡文帝奈何信之又攷漢書紀志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史記脫不書則族誅之法已前除之何以新垣平復行三族之誅豈妖誣不道不用常典耶刑法志譏其過刑矣然文帝于盜高廟玉環之罪欲致之族則又何也

令勉 蘇意

附案荀紀作李勉蘇隱未知何据令是姓注以為官號非

宗正劉禮為將軍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案公卿表絳侯世家及漢書皆與此全作宗正劉禮然表書禮為宗正在景帝元年而乃于孝文後六年冬已書之未知孰誤

祝茲侯軍棘門

案祝茲屬琅邪松茲屬廬江判然二地高后封呂榮武帝封劉廷是祝茲也高后封徐厲昭帝封劉霸是松茲也故漢表于祝茲下注琅邪而水經注廿六卷膠水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封膠東康王子延為侯國斯為的證乃史公于惠景功臣表書松茲侯徐厲固未嘗誤而此紀及將相表絳侯世家竝以徐厲為祝茲侯豈非巨謬乎徐厲以高后四年封傳國至建元六年絕呂榮以高后八年封若謂徐厲封祝茲則一地既無兩封之理而厲亦未失國呂榮安得有之漢書

紀表傳皆作祝茲九誤也至諸將俱書姓名而此獨缺不具又不稱將軍疑抄寫訛脫然攷功臣表徐厲傳子悼以文帝前七年嗣而棘門之屯在文帝後六年當是徐悼為將軍乃將相表絳侯世家及漢書文紀勃傳竝誤為徐厲不自知其與表相矛盾注家俱不糾之而徐廣于此注云姓徐名悍蓋因下文有將屯將軍屬國悍意以為即松茲侯故下文再注曰悍姓徐而不知屬國悍實別一人徐侯亦名悼非名悍也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附案此段總敘文帝諸善政當在後七年之末襲號曰皇帝句下錯簡于後六年也後世作史皆倣此總敘法

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

附案劉向諫昌陵疏謂文帝寤張釋之言去墳薄葬以儉安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神賈山亦不可勝紀敕收其餘以實內府又索琳傳盜發霸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琳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然則文帝之葬特差少于諸陵而非真薄也豈景帝不從遺詔之故乎而後書光初紀二十六年壽陵詔云景帝遵太宗薄葬抑又何也再攷漢書王莽傳曰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後書光武紀亦言之藝文類聚七十九梁沈炯歸魂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巖發掘其何言白居易新樂府云驪山脚下秦皇墓當時自以為深固一朝盜掘墳陵破項羽發之也



龍惇神堂三月火奢者狼藉儉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又唐鮑溶詩云霸陵一代無發毀儉風本自張廷尉觀此則霸陵未嘗被發疑晉書不可信然盜發孝文園瘞錢已明載張湯傳矣蓋沈白諸公止據兩漢書不見發于赤眉言之而元李冶古今註曰晉書盜發霸杜陵多獲珍寶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本風俗通無而其陵中物與前書本紀絕不全前書蓋從史筆劭說從所聞見容有一誤質諸晉書劭說為得其實余謂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二也晉書三也赤眉之亂漢諸陵無不被發者而獨文宣二陵幸免開掘故特書曰霸陵杜陵完若夫金玉珍寶必景帝為之不依文帝遺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待被發而後見故光武壽陵之詔亦就

史記志疑 卷七

蓋

遺詔言李治以為史筆諱之非矣宋史太祖紀詔有司周文成康漢高文景凡二十七

非致祭又在後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

案蓋字當衍或曰宜依漢書作朕聞之

屬將軍武

案漢書此下有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十七字此闕

乙巳

案史詮謂乙巳下漏葬霸陵三字是也漢書有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

附案景帝為孝文立樂舞之詔及丞相等請立太宗廟議漢書載景帝紀而史錄于文紀末者承上文總敘文帝功德一

段以類相從也當接寫在與於禮義句下各本皆跳行寫非去肉刑

案下文云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蓋敘事以類相從則此去肉刑三字為錯出重見疑是去田租之誤除田租乃第一惠政非文帝亦不能行詔中不應獨缺且與賞賜長老收恤孤獨類也

附案紀中無卻貢事攷漢書賈捐之傳云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故西域傳贊云太宗御走馬荀悅申鑿雜言篇亦云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此可補史缺

史記志疑 卷七

蓋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

案孝文四男景帝為長故立為太子史并其前夭死之三男數之而云中子非也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

案乙巳二字衍是月甲午朔乙巳先乙卯十日不應賜爵在赦前亦不應二事相隔多日也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案功臣表及漢書表傳皆作武陽侯蕭嘉此作武陵誤武陵乃郡名即秦黔中郡非所封也或係或嘉其人有二名徐廣言之矣又漢紀書于六月此在春未知孰是

男子二十而得傅



案漢紀在冬十二月此書于春亦異得字當因下傳字誤行  
廣川長沙王皆之國

案六王全封而獨舉廣川長沙二王之就國豈其餘四王仍  
居長安乎抑史之疎脫也六王者河間王德臨江王閔淮陽  
王餘汝南王非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  
彗星出東北

案漢紀及天文志竝作西南此言東北誤也又漢紀書于十  
一月此在八月異天文志云是歲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案上已書八月矣何又言秋當衍衡山雨雹漢志不載

案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案惑惑何由守北辰月何由出北辰間真所難曉邵氏疑問

史記志疑 卷七 案

云星月出入黃道內外至遠不過十度從未有失度上行直  
至樞辰間者況月之合朔可推食分可定者乎此蓋妖星之  
似火妖氣映雲之似月者觀象者訛之也余謂非觀象之訛  
乃史訛耳漢天文志曰孝景二年十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  
方因守斗此書于八月後亦誤今本漢志訛作七月

置南陵及內史殺羽為縣

案名臣表及漢志竝云南陵文帝七年置又高帝九年置內  
史景帝二年置左右內史見百官表漢志謂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亦誤也

此有缺誤當云置左右內史及殺羽為縣余有丁謂殺羽屬  
內史故云內史亦非

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  
附案徐廣云雒一作淮是也漢書作淮陽王宮正殿災索隱

曰淮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

膠東王雄渠

附案王名各處作雄渠惟漢書年表作熊渠蓋古通用字  
左傳八元仲熊潛夫論五德志作仲雄易繫疏引世紀處犧  
一號皇雄氏月令疏又引作黃熊魏書羊祉傳熊武斯裁雄  
武也

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案齊王之名諸處竝作將閔蓋古通用猶吳王闔閭之為闔  
廬也而燕康王嘉在位二十六年以景帝五年卒史漢表傳  
世家俱可據此言與齊孝王全薨于景帝三年誤  
立皇子徹為膠東王

案徹字當諱說在高紀漢武內傳稱武帝名吉則徹其改名  
史記志疑 卷七 案

敷似不可信姑記異聞

更以弋陽為陽陵

案弋陽是易陽之誤漢地理志可證

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案此年獨書冬于年終誤攷漢紀四年及中四年亦竝誤書  
十月于年終不可曉也又地理志趙國景帝三年為邯鄲郡  
五年復故此紀既誤書為郡于四年之冬而于五年不書復  
為趙國疎矣或問諸侯王表亦書于四年何也曰各表之例  
凡書滅國及為郡有書于當年當月者有書于明年明月者  
以地悉定始稱滅以置官守始稱郡也不獨此年趙之為郡  
如是故不得指以為誤

三月作陽陵渭橋



案渭橋之作漢紀不書而作陽陵在正月此云三月小異  
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侯

案盧學士曰史漢表俱在中五年五月丁丑漢表無此書於前五年五月丁卯誤也徐廣反據此以疑表亦失于不考耳高祖時功臣有隆慮侯竈其子通嗣侯中元年有罪國除則不得于通未失侯之前以封嬌一也表云元鼎元年嬌自殺漢表云二十九年自中五年至元鼎元年數方合則不得于前五年封二也故以為本紀之誤無疑余因攷此侯之名史記表竝作嬌而漢表作融索隱本史表訛作嬌當作嬌與融全豈嬌字誤歟又此紀于封年雖誤而月日不誤蓋中五年五月己未朔丁丑在丁卯之後必隆慮與乘氏桓邑全以丁卯封不然表何以敘隆慮于乘氏桓邑之前乎表作丁丑

史記志疑

卷七

美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郿侯案五侯之封年表在四月此誤云春而九誤者以衛綰為趙綰較水經注廿六卷誤為石綰更甚盧學士云此趙字是後人妄增觀下江都丞相嘉隴西太守渾邪趙丞相嘉故將軍布皆不書姓知本無此一字蓋此乃衛綰非趙綰也趙綰未嘗封侯武帝建元二年以御史大夫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下獄自殺而衛綰封侯史漢表昭然可據乃妄誕之徒于此增一趙字至後元年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下又訛易作封為建陵侯五字不知後元年所封者塞侯直不疑也諸家但疑為複出而憚於詳考無有明辨其非者今窮其顛末表而

出之

梁楚二王皆薨

案表言梁孝王以景帝中六年薨漢表亦然則此紀以孝王與楚文王竝時薨于前六年者誤也又史紀表世家及漢表皆以楚文王在位三年薨于景前六年而元王傳謂文王在位四年誤也

伐馳道樹殖蘭池

附案此文曰伐則不得言殖矣徐廣曰殖一作填當是也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案栗太子之號非禮也即當時有此稱亦不宜著于史又太子之廢此言冬表言十一月乙丑漢書于紀云春正月于表云十一月己酉所書月日各異余以為皆誤當作三月乙丑

史記志疑

卷七

美

何以明之絳侯世家曰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丞相者亞夫也亞夫以二月乙巳為丞相若栗太子廢于正月以前則不可通矣且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在四月乙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在四月丁巳若栗太子廢于正月以前又何以虛東宮至五閱月之久乎其誤無疑

案漢書紀志俱作十一月庚寅晦

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附案將相表以亞夫為丞相在六月乙巳誤也百官表謂青之免亞夫之相竝在六月乙巳九誤當依此紀為確此紀云春青免必正月矣條侯之條漢書表志作脩仍音為條古字通用師古周勃傳注此紀正義云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全



自當依史作條為允。宋郎謂當作條。集韻音非。小司馬從顏監注謂在勃海。正義引括地志謂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蓀縣南。蓋因漢志勃海郡脩市縣下注侯國二字。又脩市之條亦音條。故俱以為亞夫封在勃海也。果爾則何以不稱脩市侯而稱條侯乎。後志脩縣屬勃海。顏監見漢志既注侯國于脩市。復見後志勃海郡有脩縣而無脩市。遂誤合為一。以勃海言之。殊不知信都國之脩縣。東漢始改隸勃海。以脩市併于脩縣。而班志于脩市下注侯國者。乃指宣帝封劉寅為脩市侯。非指周氏之續封也。問有據乎。曰有水經注淇水過修縣一條云。修音條。王莽更名治修。今漢志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漢封周亞夫為侯國。世謂之北修城。濁漳水至樂成縣一條云。修市縣。漢宣帝封清河綱王子劉寅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此豈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非的證歟。至條侯之名。有作惡夫者。避暑錄話云。人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云。漢條侯印也。攷古亞惡二字通用。音義亦全。禮記先有事于惡池。宋王十朋注東坡秦詛楚文詩作亞馳。景帝封盧縮孫他之為亞谷侯。漢書縮傳作惡谷。此二字通用之證。明樂韶鳳洪武正韻亞烏落切。元周伯琦六書正譌亞古聖字。又借為憎亞善亞字。說文亞醜也。此音全義全之證。故陸德明周易釋文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引荀爽本作亞。尚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康成讀為亞。尤為明驗。但不知條侯之名。其本字是亞是惡耳。條侯乃勃次男。則名似宜為亞。然水經注十九櫟陽縣周勃冢北有弱夫冢。即亞夫冢。弱與惡一例。則又似惡為是。古人命名用惡字者多。經典中如魯文公子

惡。衛襄公惡。衛臣有石惡。齊惡。宋有戴惡。鄭有孫惡。楚有卻惡。條侯倘類之乎。且印文未必借刻他字也。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附案名徹二字。史詮以為當省。余謂此乃後人之注。訛寫作大字。非本文也。本紀無此書法。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

案表封繩侯者。周成之孫周苛之曾孫名應者也。平乃應之子。嗣應為侯者也。徐廣云一作應。是也。然不得言苛孫。又史漢表皆云中二年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則左車亦非昌子也。亦非中元年封也。此紀于世次年數皆誤。而師古乃據以注漢書何耶。漢紀全誤。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案百官表省諸侯王御史大夫與改丞相為相。並在中五年。此與漢紀書于中三年。未知孰是。而中丞之稱。則誤也。中丞乃御史大夫之屬。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案史漢表中三年以匈奴王降封侯者七人。安陵侯于軍垣。侯賜。趙侯李隆。彊容城侯徐盧。易侯僕。黜。范陽侯范代。翁侯。邯鄲。此七人為匈奴王。全來降。全封侯。全不全者。只安陵。以十一月封。餘六侯以正月封。史漢表誤。故紀書封侯在春。而以七人為二人。則誤也。正義謂二人是首降。亦無據。蓋與絳侯世家及漢書勃傳言封徐盧等五人為侯。並屬誤端。正義所述侯名多錯。



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

案此王之封書于三月前必二月矣。史漢表在三月。漢紀又在九月。竝誤。但史表作三月丁巳。漢表作三月丁酉。攷是年二月壬寅朔無丁酉。三月壬申朔無丁巳。則是二月丁巳無疑。王名各處無方字。蓋衍文。

三月彗星出西北

案漢紀在九月

丞相周亞夫死

案是年亞夫免相非死也。將相表言免不誤。攷漢表亞夫以文帝後二年封侯。十八年有罪國除。當景帝中五年。後一歲為景帝後元年。別封勃子堅為平曲侯。則其死在中五年明甚。史表中書六字十三字以亞夫為侯十此紀書亞夫之死。甚九年國除蓋并其絕封一歲數之誤也。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于中三年與漢紀書于後元年竝誤。又百官表九月戊戌丞相亞夫免。此書于三月。疑亦誤也。

封十侯

案十乃五之誤。猶前封七侯之誤為二人也。正義云。年表亞谷侯盧他之。各本訛刻隆虛侯陳蟜。各本訛刻乘氏侯劉買。桓邑侯劉明。蓋侯王信。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表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數。張氏此言最謬。中五年止封五侯。竝無十侯。何得強以中三年封者充其數。而安陵等七人之封皆在中三年。史漢表明確可攷。又何得割中三年所封之五人移入中五年耶。

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案漢紀在八月。此在六月。微異。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

案漢書在十月是也。此誤二月。

三月雨雪

案漢書紀志皆作雨雪。此誤為雹。

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

案前四年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則汝南國久已除為郡矣。安得中六年有汝南王乎。即非亦以武帝元朔元年薨。不與梁孝城陽竝薨。于是年也。當是梁孝王子濟陰哀王不識。濟陰王薨于明歲後元年。紀并書于是年。而又誤為汝南耳。梁分為五封四侯。

案梁孝王子五人。此不數乘氏侯買者。買嗣梁王故也。而四人中惟明封桓邑侯。餘三人未嘗為侯。此言封四侯誤。當作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封五王。漢紀云。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

更命廷尉為大理

案漢紀改諸官名在中六年十二月。此書于四月以後。而所改官名又不盡載。何歟。且所載多訛。俱說見後。

大行為行人

案百官表行人為典客屬官。景帝改典客為大行令。未嘗改大行為行人也。大行即大行令。省不言令也。奉常為太常。

案百官表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故漢書表傳中凡未更名之先多稱奉常。而史記概稱太常。如高帝拜叔孫通為太常之類。從不稱奉常。豈非以後之制加前之人耶。然攷唐元宗六典云。漢高名曰太常。惠帝復曰奉常。景帝又曰



太常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漢官典職全據此則非追書之詞矣疑史漢紀表但標大略不甚分晰耳又百官表景帝是年改太常屬官太祝為祠祀此闕

典客為大行

附案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而漢書景紀中二年有大鴻臚蓋誤以武帝更名書于未改典客為大行令之前非景帝時先有大鴻臚之稱也

治粟內史為大農

案百官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此在中六年小異大農即大農令

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附案百官表無考

史記志疑

卷七

書

八月匈奴入上郡

案漢紀在六月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

案表云衛尉秦官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此令字不可省蓋中大夫是別一官名不比大行令大農令之可稱大行大農也

八月壬辰

案後元年八月丙午朔無壬辰而此與將相表百官表皆作壬辰疑

以御史大夫縮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案盧學士云封為建陵侯五字衍余謂依史例當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縮為丞相衍封為二字

鄧將軍擊匈奴

附案通鑑考異曰酷吏傳鄧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鄧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鄧將軍事

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案食不造旬必有誤字當缺所疑遣列侯漢紀在十月此在正月亦小異周孝廉云造當如周禮天官膳夫以樂撤于造之造

十月租長陵田

附案十月不當書于三月之後史詮謂七月之譌是也十月日月皆食

附案史詮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蓋十月之朔日食而望月食非食在一日也或疑食字衍當合下作皆赤五日因漢書紀志俱不言日食故也

史記志疑

卷七

書

孝景皇帝崩

史詮曰孝景二字當省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

案漢紀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此但云賜諸侯王以下則疎略矣而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乃前十日皇太子冠時事非遺詔也

是為孝武皇帝

附案史公本書稱武帝曰今上曰今帝曰今天子曰今皇帝故凡言孝武者悉後人所妄改也

置陽陵

附案評林謂一本置作葬是也史詮云湖本葬作置誤但此三字當在上文太子即位句前錯簡于封太后弟之後蓋封



太后弟在三月而孝景之葬陽陵在二月癸酉其去甲子之崩纔十日爾

今上本紀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

附案史公今上本紀全缺首六十字後人妄加索隱云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已上皆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言中子非也此下取封禪書補之故索隱譏其才薄而又臆為增改如李少君是深澤侯舍人而以為深澤侯毫人謬忌亦稱薄忌而以為毫人薄誘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為大夫樂大四印合五利為四而乃并天道玉印為四金印祭恆山徧岳瀆均天漢後事而謬割郊祀志以竄入之殊覺乖亂攷前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及後書班彪傳

史記志疑

卷七

美

竝言史記缺十篇有錄無書張晏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將相表禮書樂書兵書三王世家傅靳等傳日者傳龜策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武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師古謂序日無兵書張說非索隱謂景紀褚先生取班書補之武紀取封禪書禮取荀卿禮論樂取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日者不能記諸國之異全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占兆雜說正義謂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傅靳日者龜策傳集解引衛宏漢舊儀注謂太史公作景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之後坐舉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西京雜記謂武帝怒削景及已紀後遷以怨望下獄死魏志王肅傳謂武帝聞遷史記取景及已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今

兩紀有錄無書大事記謂惟武紀亡其餘具在且曰景武兩紀俱亡而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爾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余以為諸所說皆妄也衛宏等言史公之死竟似北魏崔浩然漢書遷傳但云遷死未聞有下獄之事況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其報任安書稱著史未就會陵禍甘隱忍成一家言以償前辱不復推賢進士則死獄之說固虛而以為書成於救李陵之前亦謬且遷史死後稍出至宣帝時始宣布明載本傳武帝安得見之且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紀可知紀中必不作毀謗語祇殘缺失傳爾豈削之哉且封禪平準諸篇頗有譏切又何以不削而其餘

史記志疑

卷七

美

八篇不盡是譏切非關怒削又何以俱亡若說史公未成則自序中篇目完全并字數亦明白記載何云未成至班固生於東漢其書成於章帝建初中乃司馬貞言褚生以元成間人而取用之有是理乎更可笑者張晏諸人動言褚生補史今即其所數十篇明言褚補之者惟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兩傳其餘七篇安得概指為褚作耶如補史止屬少孫一人則始皇紀末附秦記及班固語高祖惠景侯表增入征和後元封禪書增天漢後事楚元王世家增地節時事齊悼惠世家增至建始曹相國世家增曹宗征和時坐法賈誼傳書賈嘉至昭帝時列為九卿韓信傳書韓會續侯鄺商傳書侯宗根坐法免張丞相傳續車丞相已下七人李將軍傳續李陵事何奴傳載天漢已後李廣利降何奴衛將軍驃騎傳載諸將



公孫賀等坐巫蠱族滅平津侯主父傳載王元后詔及班固所稱司馬相如傳改易賦詞及勦入班固引楊雄語酷吏傳添入漢書減宣傳及杜周為執金吾後事凡此眾端詎皆褚為之歟又如晏等所數十篇則三代世表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何以不在十篇之數歟而十篇之中兵書既序目所無則止九篇與前後書言十篇不合若云律歷本一而分次之則史公序目元分為二書也據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注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張湯傳注云班彪傳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李賢注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篇乃七篇之訛故兩漢書謂十篇無書者固非而謂九篇具存者尤非也七篇者今上本紀一禮書二樂書三歷書四三王世家五日者傳六龜策傳七或問以十篇為七篇之訛何據曰史漢中七十兩字互舛甚多竝辨見各條而其所以誤者篆隸字形相似隸釋孔龢碑三月廿十日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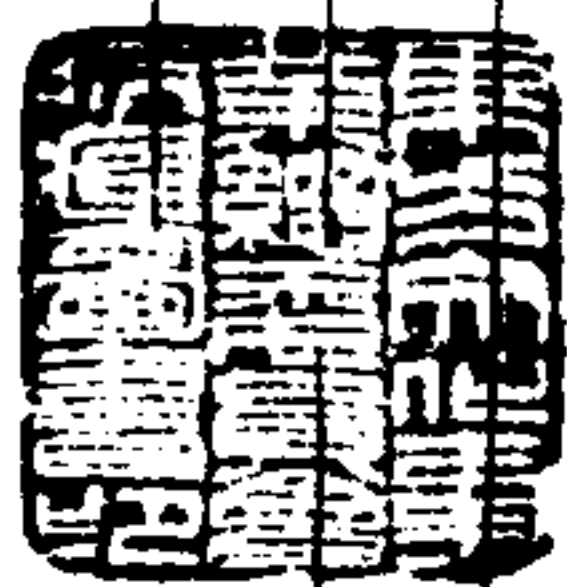
本紀七卷男學校

史記志疑

卷七

三

史記志疑卷七終





史記志疑卷八

梁玉繩

三代世表第一

帝王世

案五帝三王之世多有紕漏與本紀全故其屬長短不相當已說在五帝紀矣乃所書殷屬終帝槐之世周屬終帝芒之世自夏帝泄至殷帝辛有世無屬又成王已後周之世與列侯之屬亦不相當此非盡史公之誤也考梁書劉杳傳史通表歷篇俱引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竝效周譜今表有旁行而無斜上久失其舊則知帝泄以下之無屬固因世系脫誤不能絲歷無差亦緣連敘殷周之世于前遂致乖絕而列侯之屬不相當均是傳寫誤爾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繁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

史記志疑

卷八

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表歷云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夫之不為損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手其間編而不視以為煩費無用妄加脫斥不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余故參訂加詳焉

顓頊屬佶屬堯屬舜屬夏屬殷屬周屬

案顓頊不出自黃帝非黃帝孫佶非黃帝曾孫堯非黃帝元孫舜出顓頊不出自黃帝窮蟬亦非顓頊子夏禹非顓頊孫殷之祖契周之祖稷俱非佶子有辨詳五帝紀中今即依史言之則顓頊屬所云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當書于黃帝世下佶屬所云蟠極生高辛高辛為帝佶為今本當書于顓頊世誤作生當書于顓頊世下堯屬所云蟠極生高辛當書于顓頊世下高辛生放勳放

勳為堯當并書于帝佶世下舜屬所云昌意生顓頊當書于

黃帝世下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當書于顓頊世下敬康

生句望句望生蟠牛當書于帝佶世下句望一代史誤仍蟠

牛生瞽瞍瞽瞍生重華是為帝舜當書于帝堯世下今本皆

遞訛在後一格夏屬所云昌意生顓頊當書于黃帝世下訛

後一格顓頊生鯀當書于顓頊世下訛後三格鯀生文命文

命是為禹當并書于帝堯世下訛分在後兩格然史缺鯀以

前代系漢志言顓頊五世生鯀是也殷屬所云高辛生高

為殷祖當并書于帝佶世下此分書于佶堯兩世訛矣然殷

屬終夏槐遂令高子昭明至主癸十二君莫知確在夏之何

世姑據竹書攷之帝相十五年相土遷商邱則相土當書于

帝相世下而前之昭明後之昌若曹圉根國世本曹圉下有根國一代史缺

史記志疑

卷八

故補可以約知其時矣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

三年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也遷殷帝泄十二年殷

侯振賓于有易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則冥當

書于少康世振當書于帝杼世微當書于帝泄世而後之報

丁至主癸五君當夏不降至發六王亦可約略知之矣則主

癸生天乙云云當書于履癸世下也周屬所云后稷生不窋

不窋生鞠不應在堯舜世下周屬終夏芒遂令周之諸君莫

能確指在夏殷何世蓋史公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誤刪指世

次以合其數強以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當唐虞夏商四朝攷

路史發揮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則當補入表中書於禹及

眡之世不窋固非后稷子恐亦未是叔均子而國語言夏后

氏衰不窋失官韋昭本人表以夏衰為太康則當書不窋于



太康世史漢及吳越春秋並言公劉避桀居邠則當書公劉于履癸世而不甯以後公劉以前未知中傳幾世決不止鞠一代當作鞠陶古籍敗亡不可得詳矣人表言公非後有辟方高圉後有夷埃亞圉後有雲都皆當補入表中而竹書祖乙十五年命高圉盤庚十九年命亞圉祖甲十三年命組紺則高圉當書祖乙世亞圉當書盤庚世公祖類當書祖甲世而自公劉以後之慶節皇僕差弗毀渝公非辟方高圉七君當成湯至祖乙十三王自高圉以後之夷埃亞圉雲都公祖類四君當祖辛至廩辛十二王總三百九十一年雖未足相當然可約知其時矣差弗毀渝夷埃公祖類之異名高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後漢書西羌傳亦言武乙暴虐犬三年命直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直父薨則直父之立必在武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乙前當書于庚丁世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文丁四年命為牧師後漢書亦云十一年命為伯十二年為文公元年文公者文也則當書季歷于武乙世書文王于文丁世書武王于帝辛世

帝顓頊 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案三世下史詮謂缺號高陽三字是蓋表第一格兼載國號也

為高陽氏 案為上缺顓頊二字史詮云

帝侏 蟠極生高辛高辛生帝侏

案高辛即侏史詮以生乃為字之誤是也明毛晉集解本作蟠極生高辛為帝侏索隱本作蟠極生帝侏以史表前後書法例之疑皆因其誤而改錄焉非史表元文

高辛生后稷為周祖 案為周祖上史詮謂缺后稷二字帝堯 起黃帝至侏子五世號唐堯

案史詮謂起上缺黃帝元孫四字唐下衍堯字

帝舜 是為帝舜

案史詮謂是為帝舜上缺重華二字

帝禹 黃帝耳孫

案三代皆不稱帝史公妄加之說在殷紀中又禹出顓頊不得以為黃帝耳孫即依史所說亦當作元孫非耳孫也豈史公以耳孫為元孫乎攷耳孫之解不一或以為會孫或以為元孫之子或以為元孫之曾孫即仍孫並見漢書惠紀注辨耳孫是曾孫以師古音仍為誤

帝紂 公祖類生太王直父

史記志疑 卷八

四

案史詮謂當作生古公直父為太王三代諸王之名已說在紀中者不列

帝槐 是為殷湯

案史表書法是為上缺天乙二字

從湯至黃帝十七世 案湯至黃帝之世次不可考即依史

數之亦是十八世非十七世也

直父生季歷 案史詮謂季歷下缺為王季三字

益易卦 案文王演易誤為益卦說在紀

帝芒 文王昌生武王發

案史詮謂此下缺從武王至黃帝二十世九字

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案黃帝至桀何止二十世即依史所書世次數之亦是二十一世非二十世也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案十七當作十八說見上

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

案紀以小甲為太庚子表以為弟二處不全故書君夷疏謂俱出馬遷必有一誤然攷索隱引世本與紀合孔傳以太戊為太甲之孫蓋太甲之子是沃丁太庚之子是小甲雍已太戊所以太戊為太甲孫孔傳雖偽然與世本不殊則表言弟者誤矣又紀謂殷衰諸侯不在在雍已時常是也此亦誤前書于小甲之世

帝太戊 稱中宗

案殷有三宗表于太戊書稱中宗于武丁書稱高宗而獨不書太甲之稱太宗不亦疎乎至竹書以太戊為太宗祖乙為

史記志疑

卷八

五

中宗恐不可信而班固東都賦稱盤庚為宗李善已言是班之誤

帝盤庚 徙河南

案遷都大事皆當書于表殷周之遷屢矣乃表止書盤庚徙河南武乙徙河北而其餘概不之及殊為漏略

帝甲 淫

案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據下有殷益衰之文則徐說為是紀亦云帝甲淫亂殷復衰也然帝甲即祖甲殷之賢君而以為淫亂衰殷証蟻之甚說在紀

帝庚丁 徙河北

案徙河北者武乙也此誤為庚丁

帝太丁

案太丁乃文丁之誤說見殷紀

帝乙殷益衰

案帝乙賢君也而云殷由之益衰謬矣說見紀中

帝辛 弑

案弑字史公誤書說見周紀別本作死亦是後人改之非元文也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案湯至紂乃三十世非二十九也而黃帝至紂之世次不可考依史所書亦當作四十七世非四十六也此皆誤

周武王伐殷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案伐乃代字之訛與前書殷湯代夏氏全一體例至周雖祖黃帝而世次實無可考若依史數之黃帝至武王乃二十世

史記志疑

卷八

六

不得言十九夫周自后稷至武王尚不止十九世况起自黃帝乎

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燕

案侯之有世家者除鄭後封外自當盡載此何以但數魯齊等十一國而不及吳杞越吳為全姓之首杞為三格之一越為夏時故國安得遺之又世家以吳齊魯燕蔡曹陳杞衛宋晉楚越為序已不免失次此何以復與世家異然則宜奚書曰魯為先蔡曹衛次之明長幼也次晉武穆下于文昭也次燕為全姓也次陳宋周之恪也次楚尊師也次齊周以異姓為後也次秦封晚也而補吳居于首嘉讓也補杞于宋之上夏商也補越于楚之上重故國也表列十一國惟晉楚封于成王時秦至孝王時乃封其餘俱武王封之此書諸侯初封



皆始自成王之世而列侯之世屬與周不相當今攷如左魯  
陳皆侯爵秦伯爵世表十二侯表  
于此五國獨泛稱爲公亦不知何意

魯案武王封公旦于魯留相王室使伯禽就國則當書公

旦初封于武王世書伯禽于成王世也世家考公四年場公

六年漢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漢志三統歷謂伯禽卒於康

王十六年徐廣稱皇甫謐亦全竹書云康王十九年而竹書康

王二十六年陟則考公以康王十七年立場公以康王二十

一年立是考場二公當并書于康王世也幽公十四年以昭

王元年立十四年卒魏公五十年以昭王十五年立穆王四

十五年卒竹書與世家合則是幽魏二公當并書于昭王世

也竹書昭王五十八年也或厲公三十七年以穆王四十六年

立懿王十五年卒穆王五十五年共王二十二年竹書云懿王

史記志疑

卷八

七

厲公當書于穆王世獻公當書于懿王世也但竹書懿王二

十五年陟孝王九年陟夷王八年陟或云孝王十五年厲王

卽位中間獨不紀獻公之薨蓋缺文耳而世家稱獻公三十

二年漢志作五十年徐廣引皇甫謐作三十六年三說依漢

志爲確知者真公十五年當共和元年則真公實以厲王二

十四年立而自厲王二十三年逆數至懿王十六年恰得五

十年何言三十二與三十六年哉劉恕外紀又載或云獻公

四十二年亦非

齊案太公初封自當書于武王世而其卒不知的在何時

世家但云百有餘歲而已竹書于康王六年言太公薨然尚

書顧命已稱齊侯呂伋是太公卒于成王末年無疑故左傳

云伋事康王昭十則表書呂伋于康王世是也乙公癸公不

得其年表書于昭穆二王之世或亦當然康成詩譜謂懿王

哀公世家徐廣謂竹書言夷王哀之非禮可說言齊世家

是夷王也則哀公必以恭王時立表書哀公于恭王世書胡公于

懿王世甚合胡公之壽最永故其爲獻公所弑世家言當夷

王時詩疏曰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時被弑王世

不長而齊君壽考得一世當三王自應書獻公于夷王世不

應書于孝王世矣惟世家獻公僅九年而其子武公卽位之

十年便當共和之元逆推年數武公立于厲王二十九年獻

公立于厲王二十年卽使獻公弑立在夷王之末亦有二十

年中懸無屬竊疑獻公之年有脫誤必是二十九年則書獻

公于夷王世書武公于厲王世得其時矣竹書于厲王三年

書齊獻公薨非

史記志疑

卷八

八

晉案叔虞至厲侯五代皆無年可攷左傳言燹父事康王

則表書燹于康王世是也而厲侯子靖侯立于厲王二十一

年表乃書于懿王世下誤矣據竹書自厲王二十年逆推至

康王元年凡一百七十四年而晉以四世當之未知長短何

屬

秦案孝王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乃表以惡來爲初封

之君書于成王世而歷敘其後代至非子書于懿王世殊誤

非子之年莫攷秦本紀稱秦侯十年公伯三年秦仲之四年

當共和元年則逆而推之秦仲立于厲王三十五年公伯立

于三十二年秦侯立于二十二年是非子至厲王二十一年

方卒蓋在位三十餘年也而表以秦侯公伯秦仲分書于孝

夷厲三王世下亦誤然則宜何如書曰書非子於孝王之世



移初封二字於非子格內補入伯翳後三字而并書秦侯公伯秦仲於厲王世削去惡來至大駱十七字庶為得之

楚案表於楚最誤鬻熊為熊繹曾祖而乃以為父其誤一

鬻熊為文王師故此云鬻事文王熊繹則事成康故世家言

繹事成王左傳言繹事康王蓋身歷兩朝也而繹子熊父或

及康王中年則依次書之以一君當一王似無不可然熊渠

當夷王時逮厲王時卒世家及竹書可證則當敘熊渠於夷

王世矣乃書於懿王世下其誤二熊無康是渠之長子早死

未立而妄列為一代其誤三熊鷲即左傳熊摯古字以有疾

不得嗣位紅為鷲弟繼熊渠而立此與世家牽合為一人名

曰熊鷲紅其誤四熊渠既逮厲王則熊紅熊延當并書於厲

王之世何得置紅於夷王世下其誤五熊勇立於厲王三十

二年亦當并書厲王世又何以退勇於共和下其誤六竹書

於厲王六年書楚子延卒十六年書勇卒竝誤

宋案武王封微子則當書初封於武王世而其卒不知何

時厲公已前皆無年可攷表謬以一君當一王也即以煬公

言之世家稱煬公嗣位厲公弑之而自立夫煬公甫立便弑

在位之日無多安得當懿王一世二十五年乎更以釐公言

之釐以厲王二十一年立當書厲王世乃置於夷王下何居

其餘誤可知已煬公家語作襄公誤

衛案建衛莫定為武王成王而康叔之卒立無攷表亦以

一君當一王然有可疑者世家言頃侯賂夷王則書頃侯於

夷王之世宜也但頃侯十二年卒子釐侯嗣位之十四年便

及其和之元何歟將逆推其世而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

史記志疑

卷八

九

頃侯立於厲王十三年安得逮事夷王將順數其世而夷厲

兩王凡四十五年竹書於厲王之年安得釐侯十四年當共

和行政之歲進退互參無從勘檢蓋世家於頃侯之年有訛

脫得毋頃侯三十二年卒乎

陳案胡公當書武王世下而諸公之年皆缺不具世家言

慎公當厲王時其子幽公十四年便及共和則慎公卒於厲

王二十四年幽公立於厲王二十五年矣乃此敘慎公於共

王之世序幽公於懿王之世而又增釐公於孝王下反空夷

王厲王兩世誤矣宜衍去釐公并書慎幽二公於厲王世方

得

蔡案叔度是武王時初封蔡仲是成王時復封此誤分書

於成康二王之世爾諸君之年皆莫攷而武侯二十三年當

共和元年則武侯立於厲王十六年也乃此書武侯於懿王

之世又誤矣

曹案曹叔當書武王世下而諸君之年無攷世家言夷伯

二十三年厲王流莒則其立在厲王十五年而此書夷伯於

孝王之世誤也

燕案召公當書武王世固已而惠侯二十四年當共和之

元其立在厲王十五年則九世至惠侯五字當書厲王世乃

此前書於康王世非也蓋燕為小國初稱北燕七國時亦獨

弱故國史簡略糾繆諸君之名皆無攷其謬重三重二又多

不言其屬春秋納簡公一事與史表惠公相值公子職之名

見趙世家而單文無徵奚但惠侯已前年數代系缺然莫考

也哉惠侯稱侯說在十二侯表

史記志疑

卷八

十



成王誦 宋微子眇

案眇當諱作開

衛康叔 案康叔名封此失書史詮謂叔下缺封字也表于各國諸侯之名或書或不書體例多不齊一亦是疎處

康王釗 宋微仲眇弟

案微仲而下竝失書名眇弟亦當作開弟但史記以仲為眇弟從呂氏春秋仲冬紀也書疏及家語俱仍之而仲實微子之次子決非其弟閻氏四書釋地續辨之云微子長子蚤卒有子名脩次子微仲名衍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從其故殷之禮舍長子之子脩而立次子衍與子服伯子引以况公儀仲子者脩合其證一人表于微仲下注曰眇子其證二眇為帝乙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開

史記志疑 卷八

士

土斷無兄弟竝封一國之理其證三知微仲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則以仲為眇弟誤聞說本于古史古史曰微子卒世子蚤死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注云世以仲為微子之弟失之劉恕外紀於周紀亦稱衍是眇子引檀弓為驗謂史記誤而商紀又依呂氏春秋未免岐見毛氏奇齡經問十二力主仲是微子弟之說闕闕為非不足信也  
衛康伯 案孝伯以下其名本缺若康伯之名卒固與康叔名封竝見于經何以不書又衛實侯爵何以世表世家康伯至貞伯六代稱伯索隱從鄭箋以伯為方伯蓋依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爾但世家言頃侯賂夷王命為侯若以方伯解之頃侯縱不為方伯本爵自存奚必賂周復爵且古無以方伯之伯繫諡者經史問答云衛初封即侯爵其後稱伯者或

昭王以下之所降黜至頃侯而復之惟是康伯為王孫牟事周康王功伴魯晉無緣削爵為伯左右思之誠所未喻詳林丁謂伯仲康叔之康書疏引馬王云圻內國名甚是白虎通之伯尤非康叔之康書疏引馬王云圻內國名甚是白虎通姓名篇康南皆采也路史國名紀五曰康城在潁川受封于衛仍兼康號其時諡法初行諸侯尚未徧及列國之君有至四世五世而後有諡者康叔康伯皆因食采以為號康叔周篇亦稱鄭康成以康為諡非索隱云世本康伯名髡即王孫牟攷杜世族譜是王孫髡牟髡聲相近髡字譌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誤認康為諡其意兩代不應全一易名之典遂因其名曰牟伯而不知康非諡也四書釋地續云括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今禹州  
陳申公 案申公以下皆失書名然諡法無申疑

史記志疑 卷八

主

蔡仲 案蔡仲名胡此缺

昭王瑕 魯考公

案考公以下失書名人表考公作孝公則魯有兩孝公矣與史記及律歷志異蓋人表訛也

齊乙公晉武侯宋公 案此以下三國之君皆失書名

陳相公 案相公格內當有申公弟三字但人表相作栢未知孰是諡法亦不聞有相與栢者

蔡伯 案蔡伯而後其名元缺若蔡伯名荒何亦不書又蔡為侯爵奚以蔡伯獨稱伯豈時王之所降黜至其子宮侯而復之歟

曹太伯 案太伯以下失書名

穆王滿 楚熊勝

伯之伯繫諡者經史問答云衛初封即侯爵其後稱伯者或



案人表作熊盤莫知何出疑勝有二名但世家以熊勝為熊  
盤子而人表以熊盤為熊父子未詳誰是若依人表則熊勝  
格內應有父子二字也

衛嗣伯 案嗣伯及其子走伯皆諡法所無豈其名歟然前  
之孝伯已有諡不應二伯無諡疑

陳孝公 案孝公格內當有申公子三字此缺

蔡宮侯 案諡法無宮或宮是名然曹有宮伯侯何也

曹仲君 案曹伯也何以稱仲君豈仲不以正終故貶其號  
歟然無攷

恭王伊扈 楚熊煬

案世家熊煬為熊勝弟則煬格中失書勝弟二字然人表又  
以煬為勝子與史不全亦所未詳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宋潘公丁公弟 案家語潘作緡音義全但世家稱潘公是

丁公子皇王大紀亦云微仲曾孫潘公則此言丁公弟誤矣  
人表作共公子乃丁公子之訛丁公弟三字當衍

曹宮伯 案宮伯名侯而諡法無宮疑莫能明曹詩譜疏引  
世家訛宮為官

懿王堅 魯魏公

案魏公格內失書幽公弟三字又左傳文十六年疏引世家  
作微公釋文云世本作微公而漢律歷志及集解索隱引世  
本皆作微公惟人表與史全蓋微為微之訛但諡法無微而  
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徧檢不得般本紀微子小司  
馬亦云孔子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今家語無之余仲弟  
錢唐梁履繩曰魏即魏字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則復

始陸氏音魏為魚威反是音與微全矣揚子方言卷二魏細  
也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郭璞注魏魏小成貌是義  
與微全矣然通借實未見

齊胡公 案格中失書哀公弟三字

孝王方懿王弟

案本紀孝王名辟方竹書人表全此誤脫辟字然與十六世  
祖全名可怪也又孝王乃其王弟此誤以為懿王弟亦猶人  
表誤以王為穆王子也

齊獻公 胡公 案格內失書哀公弟三字又世表於列國  
但書其世而已何以獨書齊獻公之弑胡公若謂弑逆大事  
表當附書則魯魏公之弑幽公宋厲公之弑煬公又何以不  
書乎

史記志疑

卷八

十四

宋厲公 案格中失書潘公子三字

衛貞伯 案索隱引世本作箕伯諡法無箕或箕是貞伯之  
名歟

厲王胡 魯真公

附案漢志人表及世本皆作慎公索隱亦云本作慎則今本  
史作真公與詩譜序疏作貞公竝誤左傳文十六年疏及釋  
文引世家作順公也

共和二伯行政

案共和是其伯和史以為周召行政之號非也以其和與諸  
王竝列欠安已說在周紀又以上文例之此下當云從武王  
至厲王十世從黃帝至厲王二十九世史詮補此十八字然  
二十九世之說亦非



魯武公真公弟 案武公真公弟五字衍

張夫子問褚先生

附案褚少孫元成間俗儒也所續史記此篇乃其首製徒見世表訖于共和天位久虛人臣攝政遂以其事與霍光相類因附論焉霍氏所出微而持權甚盛故造為契稷無父之說以神之妄引黃帝終始傳有人生白燕鄉之謠以驗之白燕說作白燕然當誠小司馬所謂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者也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案孔子云師摯之始蓋所謂吾猶及之者也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自不可易史公作禮書序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

史記志疑 卷八

七

沈湏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即指師摯諸人論之雖以摯等為孔子之徒不免于誤以諸俗之散謂在孔而巳明言與孔子並世矣乃此序又若以師摯為厲王時人董仲舒對策曰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紂時有樂少師殫與摯音相近班固因之故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禮亦與陽近以此致說班固因之故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祖之樂樂官師執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人表列師摯八人于三仁八士之間師古注又引鄭康成以為平王時人斯皆學者異師各守所見文義競馳往往乖別馬班董鄭之說全為紕繆矣廣韻播字注云又姓播武紂為象箸而箕子唏

附案考要曰韓非子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史遷作唏蓋本淮南子若范蔚宗漢書謂微子垂泣于象箸則誤也後書見西羌傳韓子

見喻老說林淮南見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案漢書儒林傳稱孔安國為申公弟子則安國所受者魯詩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或亦從學魯詩表言周道缺而關雎作儒林傳序言周室衰而關雎作其用魯詩歟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乎上傷始亂也後漢書皇后紀序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者皆以為魯詩而關雎之解韓全于魯後書顯宗永平八年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馮衍傳賦曰美關雎之識微愍王道之將崩注引薛君章句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史公于詩兼齊魯韓如韓詩以商頌為美襄公宋世家論用之

史記志疑 卷八

七

則所言關雎蓋兼魯韓二家惟以鹿鳴為刺詩不知何出困學紀聞三疑是三家之說今亡佚莫考矣文選注十八蔡邕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由隱故彈弦風諫以此類證知刺詩之說必有所本因學紀聞三引蔡邕正交論以此伐木亦刺詩風俗通窮通然而關雎正風之始也非變風也篇亦云伐木有鳥鳴之刺然而關雎正風之始也非變風也鹿鳴正雅之始也非變雅也孔子刪詩豈取衰世諷刺之作以冠風雅哉且孔子世家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奈何自相抵牾乎而關雎之所以有此異說者必漢儒誤解論語關雎之亂一句耳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以亂為錯亂其說又異

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 案成周乃洛陽非鎬京也此誤說在魯世家 楚介江淮



史記曰：淮當作漢。

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

案史言孔子于君，猶子禽之言求爾。七十餘君，尤矣。儒林傳序亦稱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謂後之記者失詞。孔子歷聘無七十餘君，索隱本于論衡。論衡儒增篇云：孔子所至不能十國也。此蓋戰國時誣說。史漫述之，其始出于莊子天運篇。以于七十二君為孔子謂老聃語。淮南說苑以及揚雄解嘲，皆仍其謬。呂氏春秋遇合篇曰：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八十餘君，其數且過七十二矣。然乎哉。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案漢書藝文志劉歆傳後書陳元傳論語疏左穀二序疏皆稱作傳者為左邱明，與聖全恥親受經于仲尼。劉知幾所云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全體也。乃自趙宋以來，諸儒或謂左邱明在孔子前，左傳非左邱明作，或言作春秋傳者別有左氏，失其名。六國時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作國語者左邱氏。魯左邱明之後，或又稱左氏。世為史官，末年傳文，是其子孫所續。諸家之說頗異，未定所從。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案此與虞卿傳竝言八篇，而藝文志是十五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溢數甚多。疑史誤，抑豈漢人別其篇為十五，復摘其中合於春秋經義者為微傳耶。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

史記志疑 卷八

七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案如太史公所稱，則晏子春秋陸賈楚漢春秋，何以遺之。公孫固

附案索隱云：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真替說也。敘固于荀孟韓非之間，則非宋之公孫固，自不待言。乃云齊人韓固，無論傳詩不傳春秋，而傳詩是韓嬰，韓固不得嫁名于公孫固。又安得妄造一齊人韓固以實之耶。攷漢藝文志有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於是譜十二諸侯

史記志疑 卷八

六

案表實十三國而云十二，天官書及自序傳亦皆言十二，殊不可解。索隱謂賤夷狄不數吳，蘇洵論史漢主此說。余深以為不然。吳為太伯之後，安得以夷狄外之。此春秋三傳之謬論爾。如以夷狄外之，則楚亦夷狄，乃進異姓而斥宗親，寧有是理。且世家又奚以首吳耶。天官書稱秦楚吳越為夷狄，言四國在戎夷之地，非外之之詞也。

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

案此列諸國之次，與世表全。但世表以鄭尚未封，故不列入。此自應增之。然何以置于曹之下，燕之上。世表無吳，杞越三國，茲何以補吳而不補杞越。太伯至德，孔子稱之，而伯之有土視諸國最先，故世家取以為冠。又何以抑之表末乎。是當置吳于魯之上，尚德也。置鄭于燕之下，全姓而封晚也。補杞



于陳之下備三恪也補越于宋之下重故國也又表中所載有宜書而不書者不必書而書之者有或書或不書者蓋其失有三漏略不檢一也輕重不當二也體例不齊三也余於周魯表發其凡餘可類推焉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案史以共和為周召行政之號已屬誤條而又以共和紀元至十四年九非也說在周紀中

魯真公湏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附案真公乃慎公之誤說

見世表而慎公之名漢書執與嶠兩載索隱引世本作摯或作鼻史記各本鼻字皆誤刻晚魯頌疏引世家又作鼻而今史記並作湏未知孰是再史無疑年之例不應兩存其年當是古本史記有謬作十四年者後人遂附注之今所傳諸本皆連刻不別

史記志疑

卷八

九

多認為此表元文矣或問鄭詩譜序疏引此表直作十四年易故曰孔疏錯耳若果表是十四則慎公安得在位三十年若果表實兩存則疏中又引此表蔡武侯二十三年作二十四何以不稱一云二十四年乎然因以知唐初史記本已有訛誤也

宋釐公十八年曹夷伯二十四年 案釐公名舉夷伯名喜此失書

燕惠侯二十四年 案史所書燕君之諡曰惠曰桓者各三

曰釐曰宣曰昭曰孝曰文者各二據索隱所引世本則又有二閔公其誤無疑莫由詳定索隱云國史微失本諡故重耳然更有不可解

者燕本伯爵召公為三公故獨稱公乃表自惠侯至宣侯稱侯桓公以下稱公世家自惠侯至桓侯稱侯莊公以下稱公

人表又稱惠侯宣侯為惠公宣公莊公為嚴侯詳前所載各異或謂人表錯亂難以憑信年表又誤書桓侯作桓公集解索隱所引世本以及人表並作桓侯可證當從世家而其所以稱侯稱公必因時王進陟之也此說近是但索隱引譙周所見世家本稱後之襄公宣公為襄伯宣伯獨依受封之爵豈史公元本俱稱伯後人妄改之歟再考蘇秦傳稱燕易王父為文侯文尚稱侯則文侯以前之未嘗稱公可知蘇秦傳策國策稱文侯其後又稱文公并稱燕王或易王竊意入戰追尊之不然何以首標文侯乎傳皆作文侯是

史記志疑

卷八

十

王世而索隱引紀年云成侯燕文公當周顯王世而國策云文侯此戰國時燕祗改稱侯之驗安得如年表世家所載者哉

共和五 熊嚴元年夷侯元年

附案湖本熊嚴上脫楚字夷侯上脫蔡字他本皆有

共和八 幽伯疆元年

附案幽伯上湖本失刻曹字他本有之曹詩譜疏引世家訛為幽伯

共和十二 惠公颯元年

附案惠公上湖本脫宋字他本有

共和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

案史詮謂宣王上缺厲王沒于彘五字



宣王元年厲王子

案前已書厲王子為宣王則此似複且表皆不書某王為某王子某王弟也當屬羨文而宣王中興之主其行事有美有惡表竟不書一語何簡略之甚

宣王二 燕釐侯莊元年

附案索隱曰徐廣云一無莊字案燕失君名此言莊者衍字也

宣王三 曹戴伯鮮元年

附案戴伯之名世家作蘇鮮蘇聲相近

宣王六 晉獻公籍元年

案公乃侯之誤世家作侯晉本侯爵至曲沃武公始稱公僭也又籍索隱引世本譙周作蘇未知孰是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宣王七 楚熊徇元年

案世家熊徇即季徇也而鄭語作季紉疑徇字以音全致誤

宣王十三 魯懿公戲元年

案魯表于廢立篡弒大變皆書之是也乃武公因王命廢長子括立少子戲其後伯御弒懿公而自立魯亂十餘年何以表獨不書懿公之名史全國語漢志被與戲兩載蓋有二名

宣王十七 穆侯弗生元年

附案穆侯上脫晉字穆侯之名年表與世本及鄒誕本俱作弗生世家與詩疏俱作費王索隱于年表云世家名費生或作潰生一本此生字其所引年表正文則單稱曰生而于世家云或作潰王其所引世家正文則書為弗王何參錯若是余謂穆侯實名費生王乃生字之訛弗與潰乃費字之訛竹

書作費生也魯魏公名費世家訛作潰世本訛作弗衛敬公名費世家訛作弗鄭悼公名費世家訛作潰索隱謂鄒本一作弗一作弗可以類觀矣

宣王二十二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

案是年為伯御元年非孝公元年也攷世家及漢律歷志俱云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乃表并伯御之年于孝公通作三十八年何哉或謂當改書魯伯御元年移書魯孝公稱元年于後而衍去伯御立為君十一字方得余謂宣王誅伯御兼黜其年遂以伯御十一年繫之孝公以孝公元年為十二年如陳惠公探續先君卒年為元之例故史公于世家著其實而于年表是年注曰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於十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一年注曰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非誤也是以世家云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明係不數伯御矣再攷世家及漢書人表律歷志以伯御為懿公兄括之子似伯御為武公孫無疑而韋昭國語注以伯御即括莫定所從表于是年以伯御為武公孫于十二年復以孝公為伯御弟夫孝公者武公之子而懿公之弟也謂孝公為伯御弟則必以伯御為武公子頗有合于韋注乃漢志以孝公為伯御叔父人表又曰孝公懿公子兩相岐異俟折衷知者國語補音以韋注為失

宣王二十五 公說元年

附案他本皆作齊成公說元年湖本失刻齊成二字

宣王二十六 晉穆侯十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附案千畝之戰左傳疏以為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以名子攷晉世家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成師乃宣王二十六年事與左傳合若宣王三十九年之戰距穆侯戰千畝時十有四年王及戎戰與晉無涉何故取以名子且是役也王師敗績料民太原尚何功之足紀哉孔仲達誤矣

宣王二十八 三十一宋惠公薨

案宋表內七字當衍之而改書曰宋哀公元年知者世家稱惠公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歲次甚明乃表以哀公之元增為惠公三十一年竟刪去哀公一代豈不誤哉

宣王二十九 宋戴公立元年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案立字衍文唐世系表七十五下謂名白未知何据

宣王三十三 曹惠公伯雉元年

案曹世家作惠伯兜索隱于此云一作兜則惠伯名兜矣然集解引孫檢曰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兜索隱曰孫檢未詳何代或云又各不全蓋以音近訛異莫能定其孰誤惟此作惠公伯雉實誤耳曹本伯爵惠公已下不知何以忽改稱公世家及人表則自惠之子穆公始稱公惠猶稱伯雖均未測其旨而彼此互參是知表中公字是衍文伯者惠伯雉者其名非名伯雉也人表亦以其名難定故但云曹惠伯

宣王三十四 齊莊公賁元年

附案索隱引世本作購與世家合高誘注呂子安死貴卒二篇竝作購則此為也韋昭鄭語注亦作購

幽王二 三川震

案國語幽王二年俗本誤西周三川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乃表書川震而不書川竭山崩何也且既書三川震矣則宣王時之旱前編在六年大幽王時之日食史記云虞胤以及紀連年書之桓王三年饑定王五年河徙十四年成周宣榭火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敬王元年地震此災異大事表所宜書者而何以不皆書乎

幽王三 王取褒姒

案廢立大事亦表所宜書也乃何以但書取褒姒而不書廢申后太子及立褒姒伯服且取褒姒書矣則襄王十六年取狄后又何以不書耶

幽王十一 鄭桓公三十六以幽王故犬戎所殺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附案犬戎上疑脫為字一本故即作為

平王元年東徙雒邑

案是時平王與攜王竝立至平王二十一年攜王始為晉文侯所弑如此大事何以不書說在周紀中遷都大事書東徙洛邑宜也乃敬王從王城徙都成周而表不書何耶夢溪筆談曰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即位而啖趙于蔡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與史記不全不知啖趙得于何書唐啖助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三年子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不得終未見的據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御盡在庚午歲史記亦是差謬莫知其所依沈括所引春秋纂例疑史表東徙洛邑四字



元本在平王五年。唐以前尚不誤。今本在元年。乃後人傳寫妄移之。未知是否。論以爲非。因學紀開七。謂蓋石新。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蓋平王初立。在申。故周紀云諸侯即此。休一時記錄之誤。蓋平王初立。在申。故周紀云諸侯即申侯而立。平王。迎于申而立之。非倉卒援立。未必即便徙都。亂定而乃至洛耳。世家述幽王之禍。連及東遷。此史家順敘之法。並非以東遷在庚午歲也。沈括誤。

秦襄公八。初立西時祠皇帝。附案時字訛刻。疇。白字訛刻。皇。秦紀徐廣引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也。

鄭武公元年。附案索隱本引表作武公滑突。則今本傳寫失名。餘說見世家。

平王三 魯惠公弗涅元年

附案集解索隱皆引年表云弗生。而今本年表俱作弗涅。蓋

史記志疑 卷八

註

後人依世家改之。爾但惠公之名。諸處不全。弗生既與弗涅異。而漢志作皇。左傳疏從世本作弗皇。陸氏釋文作不皇。文十六年疏及釋文引世家又作弗皇。皇王大紀又作弗涅。余疑弗不兩字。乃傳寫之誤。涅皇兩字亦屬訛文。當作弗涅。爲是。涅與生古通用。何以知之。周幽王名宮涅。今作涅。或亦徐廣曰一作生。曹桓公名終生。孫檢曰一作終涅。二名可互證。涅音生。

齊莊公二十七 附案湖本是年每國表內自齊已下皆失刻年數。當補齊二十七。晉十三。秦十。楚二十三。宋三十二。衛四十五。陳十。蔡四十二。曹二十八。鄭三。燕二十三。

平王四 魯惠公一

附案此乃惠公二年也。湖本二字訛刻。一後年三字亦訛刻。

二

平王七 燕鄭侯元年

案索隱於世家云。諡法無鄭或是名。然燕君皆失名。不應此侯獨傳名。鄭疑。

平王八 楚霄敖元年

附案今年表與世家竝作霄。索隱曰。世家霄敖。此作甯敖。恐是霄字訛變爲甯也。湖本則表元本作甯。索隱本亦是甯字。與人表全。後人改從霄耳。

平王十 鄭武公十取申侯女武姜

案武公之取武姜及生子。皆未定何歲。而史謂十年取武姜。十四年生莊公。十七年生大叔段。不知何據。

平王十二 曹穆公元年

史記志疑 卷八

案

案穆公名武此失書。

平王十四 鄭武公十四生莊公悟生

附案悟與寤同。然他本多作寤也。

平王十五 曹桓公終生元年

附案生一作涅。蓋古以音全通用。說在周紀。

平王十七 陳文公圍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案他是文公子五父。非厲公也。厲公名躍。是桓公子。非文公子也。厲公蔡出。是桓公取蔡女爲厲公母。非他母蔡女也。其詳說在陳世家中。杜世族譜文公章。一本作幸。疑皆訛。

平王二十二 蔡宣侯楷論元年

案他本年表作楷父。與世家全。則楷論之名誤也。然三傳春秋皆作考父。見隱八年。則作楷父亦誤。



平王二十三 宋武公十八生魯桓公母

案是年武公卒則桓母未必定生于父卒之年世家附書于武公立年是

平王二十六 晉昭侯元年封其季弟成師于曲沃

案昭侯名伯此失書又弟乃父字之誤成師者文侯季弟昭侯之季父也

平王二十七 桓公元年

案當作桓公鮑元年此缺

平王二十八 母欲立段公不聽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案母欲立段公不聽七字當書于前格武公二十七年生乃相字之誤

平王三十 衛莊公十七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史記志疑 卷八 毛

案此事元無年可紀左傳附見隱之三年蓋追敘前事也乃表書于衛莊十七年世家又在十八年何歟

平王三十一 武王立

案史公于楚熊達忽變年表之例不書國不書名并不書元年獨曰武王立不可解也當稱楚武王熊達元年然書王非史法

平王三十二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為孝侯

案此乃晉昭侯之七年而表即以為孝侯元年誤已何以徵之是歲為魯惠公三十年左傳云見桓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也又依表例當書曰晉孝

侯平元年此亦失之

平王三十七 夫人無子桓公立衛桓公完元年

附案夫人無子桓公立七字當書于前格莊公二十三年訛刻也桓公之名釋文又作免非見衛詩及穀梁傳

平王三十八 衛桓公二弟州吁驕桓黜之出奔

案世家亦稱州吁被絀出奔又謂桓公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而考春秋三傳皆無州吁出奔反襲之事未知史公何據疑妄也不然春秋何以不書三傳何以不載而左傳且言石碯子厚與州吁游矣史詮云桓黜之當作公黜之易林明夷之遯云州吁奔楚沈寔

平王四十 晉孝侯九曲沃桓叔成師卒子代立為莊伯

案世家此事在孝侯八年而此在九年者蓋表誤以昭侯七年為孝侯元年故所書之事似誤在後一歲而實非誤也又依後文莊伯卒子稱立為武公之例則此云子代立當作子

史記志疑 卷八 毛

平王四十七 晉孝侯十六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立孝侯子

卻為鄂侯卻元年曲沃疆於晉

案是年為孝侯十五年當魯惠公四十五年故左傳云惠之四十五年莊伯弑孝侯晉世家云孝侯十五年莊伯弑其君孝侯于翼也此誤書孝侯之元于昭侯七年遂妄稱孝侯在位十六年爾又左傳鄂侯為孝侯弟表與世家俱作子誤卻

元年以下八字乃誤重後文湖本訛刻他本所無至卻字世家作却兩字從全竝音隙故詩唐風疏引世家作卻也索隱于此云有本作都者誤於世家云他本作都而其引世家正文亦作都是自相戾矣

平王五十 鄭莊公二十三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案鄭莊二十三年為魯隱公二年左傳述莊誓母見母皆在  
隱元年所謂既而悔之者未必是踰年事則當書于莊二十  
二年與叔段出奔全歲也然表不書誓母城穎而但書公悔  
思母不見於事欠明

平王五十一 魯隱公三二月日蝕

案表例凡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哀十四  
年五月  
庚申朔日有食  
之以續經不數表不書者十三未解何故桓三年莊十八年  
年三十年僖五年十二年文元年成十六年而所書二十三  
十七年襄二十三年昭二十四年定十二年而所書二十三  
日食惟隱三年僖十五年宣八年十年書月文十五年書月  
及日昭十七年書月與朔其餘皆不書月日朔但云日蝕而  
已更可異者昭十七年六月日食而改作正月昭十年不日  
食而增四月日食殊為舛錯

史記志疑 卷八

无

鄭莊公二十四侵周取禾 案隱三年左傳曰鄭祭足帥師  
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乃此言侵周取禾而不書取麥何  
也世家言侵周地取禾既失書取麥而妄增侵地又何也

桓王二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案左傳桓王助曲沃伐晉因曲沃叛王故命虢公伐之本非  
天討之正至釐王且命曲沃為侯矣自入春秋周表中書王  
師僅三事此年書伐曲沃十三年書伐鄭敬王十四年書侵  
楚夫書伐鄭者著衰之始書侵楚者著衰之終不徒書也若  
曲沃之伐何以書哉

晉鄂侯六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為哀侯  
案隱五年左傳鄂侯本稱翼侯為莊伯所伐奔隨王命虢公  
立哀侯于翼亦稱翼侯明年翼人逐于隨而納諸鄂故謂之

鄂侯其卒不知何時則是哀侯之立鄂侯未卒而莊伯伐晉  
不關鄂侯之卒也此與世家及竹書並誤詩唐風疏亦以史  
為非

衛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附案隱四年春秋曰衛人  
立晉則晉為宣公名世家亦然此表傳寫訛誤以晉字置元  
年下史公本文必是衛宣公晉元年共立之者即三傳衆立  
之謂也討州吁三字湖本又錯刻在上格宋表中而其實討  
州吁在立晉之前應書于前格桓公十六年

桓王三 魯隱公六鄭人來渝平

案此從左氏作渝平而他本又從公毅作輸平未知表元文  
孰從然此非大事可不書也

桓王五 魯隱公八易許田君子譏之

史記志疑 卷八

手

案易許田在桓元年是歲鄭鄭來歸祊耳此與鄭表言易許  
田並誤說在周紀

秦寧公元年 附案寧當作憲說在秦紀中

鄭莊公二十九與魯暨易許田 案暨當作祊因後有以暨  
假田之事而誤也易田在三十二年

桓王六 魯隱公九三月大雨雹

案春秋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書大雨雹誤也  
他本作大雨震電然亦失書雨雪豈皆傳寫脫誤歟但春秋  
所載雷電雨雪之災凡四而表止書其一未知史公去取之  
意何在

桓王八 魯隱公十一大夫暨請殺桓公求為相

案左傳暨欽求為太宰何以易稱相也太宰元屬天官之長



齊吳僭設竝為尊秩然宋亦有太宰亞于司寇楚鄭皆有太宰又非正卿以此例之則太宰不定是相矣而魯不見太宰之名知終未設之表例不書官獨鞏以逆臣而反存其官曰大夫殊失史法

桓王九 魯桓公元元年

附案桓公之名世家或稱允或稱子允蓋子字羨文索隱謂一作兀亦允字之訛但左傳疏依史記作允而漢志及釋文皆從世本作軌集解徐廣亦曰一作軌豈桓公有二名歟鄭莊公三十三以璧加魯易許田附案加字三傳春秋皆作假蓋古字通寫非誤也但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則竟作如字解與三傳異恐非

桓王十 魯桓公二宋略以鼎

史記志疑 卷八

附案賂字訛刻略

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為相案此宋殤公之十年也表即作宋莊公馮元年夫殤公在位十年紀于春秋載于左傳宋世家仍之獨于年表止列殤公九年何自戾耶且古者踰年改元降及周末猶循斯典不應宋莊忽違舊制如後世當年改元之悖也表中往往有以先君之年為後君之元者而此緣誤讀左傳來莊公之元在魯桓公三年而左傳于桓二年連敘之曰華督立莊公遂相之因是致誤耳又宋莊公失書諡

桓王十一 魯桓公三鞏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案春秋于迎夫人雖不盡書而固非一書也乃表止書迎桓夫人曷故將以為與弒桓乎而莊公之夫人哀姜亦與弒閔

公何以不書則知迎夫人為常事表可不書也晉少子元年案少子乃小子之誤湖本訛刻也小子又脫去侯字但世家哀侯在位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哀侯九年當魯桓公三年而桓三年左傳載武公伐翼獲哀侯世家與傳合乃此以哀侯之九年為小子侯元年誤已

桓王十三 鄭莊公三十七伐周

案春秋是年王伐鄭非鄭伐周且臣之於君不可以言伐也當作拒周

桓王十四 曲沃武公殺小子因伐曲沃立晉哀侯弟潛為晉侯晉侯潛元年

案左傳竹書及世家潛竝作緝音義全也但攷世家小子侯在位四年與左傳合乃此既誤以哀九年為小子元年而又

史記志疑 卷八

以小子四年實三為侯緝元年誤之誤矣至伐曲沃之說不見左傳史公于表云伐曲沃似晉伐之于世家云周桓王使

虢仲伐曲沃武公竹書亦云則是王伐之然左傳于哀侯之立書王伐曲沃于侯緝之立但曰王命虢仲立緝于晉無伐曲沃事前後參校似係一事兩書或謂本文因字蓋王字之誤

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案弟他至再赴十二字當移前格桓公三十八年內訛在厲公元年也

厲公名躍不名他再赴之說史仍左傳然理有難通未可依據皆辨見陳世家中

鄭莊公三十八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案此但言齊將妻

忽而不及忽辭齊婚事殊未了

桓王十五 陳厲公二生敬仲完



案敬仲之生未知的在何歲表與世家俱謂生于是年妄也  
桓王十六 楚武王三十七伐隋

附案隨字訛刻隋

陳厲公三周史卜完後世齊王 案莊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夫謂之為少必非生而睟之時矣其生其卜本無年可紀乃史公既書生完于二年遂書卜完于三年妄矣王齊湖本誤倒作齊王

桓王十七 秦出公元年

案出公乃出子之誤秦別自有出公也

桓王十九 衛宣公十八太子伋弟壽爭死

案爭死之事左傳附見于桓十六年不知的在何歲此與世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家皆在十八年為魯桓十一年恐未確太子伋詩序毛傳人表諸書俱作伋獨左傳作急子蓋古通借別稱說文急作忝形亦近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伋氏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妄甚

桓王二十 陳厲公七公淫蔡殺公

案是歲乃厲公卒之年史誤以陳佗為厲公故謂此年佗被殺其實蔡人殺陳佗春秋書于桓六年當陳厲公元年也淫蔡從公殺二傳與左氏駁其辨詳陳世家中

桓王二十一 齊釐公三十二母知釐公令秩服如太子

案史詮謂今本母知二字誤在釐公上當作釐公令母知是也但寵無知之事左傳敘于莊八年蓋追述之而未知其時且亦無時之可言表書于三十二年何據世家稱此年夷仲年死故釐公愛母知比太子而夷仲年之死左傳無明文世

家又何據恐皆妄耳

桓王二十三 秦武公元年伐彭

附案秦紀伐彭戲氏正義曰戲許宜反戎號也此訛脫衛惠公三朔奔齊立黔牟 案朔奔齊六字當移後一年攷春秋書衛侯朔出奔齊在魯桓十六年為惠公朔四年世家亦然乃表誤以惠公四年為黔牟元年故朔止三年耳鄭厲公四祭仲立忽公出居櫟 案公出者出奔蔡也居櫟者入于櫟也當作兩句讀但世家云四年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攷春秋桓十五年云五月鄭伯突出奔蔡九月鄭伯突入于櫟而世家誤合為一事則知表中公出居櫟四字亦是全誤史公未必各斷為句耳

燕桓公元年 案桓公當作桓侯然亦非也說見前

史記志疑 卷八

莊王元年生子頹

案此書生子頹後書生叔帶著亂本也若王子朝者亦頹帶之類而何以不書生子朝于景王世乎

史記志疑

卷八

三

魯桓公十六公會晉謀伐鄭 案晉乃曹字之訛會曹者會于曹也春秋內兵之伐國多矣此表止書其八桓十六伐鄭二伐齊三年伐鄭十三年伐秦襄九伐鄭十八年伐齊哀十伐齊而誤書其一魯九不知史公去取何意

鄭昭公元年 案昭公名忽此失書

莊王二有兄弟

附案有兄弟三字解家皆略而不說史詮但言誤書于莊王二年當與元年生子頹連文而亦不釋之或謂有兄弟下缺之難二字夫既書子頹不得復稱兄弟且不聞天王之有兄



也。則所云兄弟之難者誰乎。余以為當作有弟克。傳寫訛倒。又誤克為兄。蓋指莊王弟王子克也。書生子顏。書有弟克。皆為後作亂張本。若莊王二年亦何難之有。

莊王四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誅周公克奔燕。

案桓十八年左傳。則事在莊王三年。此與本紀皆誤。書於四年。又表于此。書于克奔燕。于後書叔帶奔齊。皆所宜書也。王子朝者亦克帶之類。而敬王四年不書子朝奔楚。何歟。

鄭子嬰元年。案子嬰當依左傳作子儀。此與世家全誤。索隱謂史公別有所見。則人表又作鄭子嬰齊。豈亦別有見耶。

莊王五 宋莊公十九

案宋莊在位十八年。因表誤以宋殤十年為宋莊元年。故云十九也。世家于殤公之年不誤。而書莊公之年亦作十九。與

史記志疑 卷八

表並誤矣

莊王七 齊襄公八伐紀去其都邑

案齊世家云。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蓋齊以漸滅紀。非僅此年伐之而已。史詮謂今本去字上缺紀侯二字。然世家徐廣引年表無紀侯也。

楚武王五十一王伐隋。夫人心動。附案隋當作隨。夫人上缺告字。毛本有。

莊王八 魯莊公五與齊伐衛納惠公

案春秋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止書齊何也。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案世家作熊貲。熊其通號。可不書也。而淮南主術注作熊庇。說山注作熊庇。古貲與皆全。考工記車人為未庇。先鄭音庇。後鄭音刺。蓋古字通借。庇乃庇之

焉耳。都郢說在世家。

莊王十 魯莊公七星隕如雨與雨借

案書星而不書恆星不見何也。

衛黔牟十齊立惠公黔牟奔周。案齊立惠公八字。當書於前年。攷春秋惠公以魯桓十六年奔齊。以魯莊六年復入。則黔牟以桓十七年即位。以莊六年奔周。首尾八年。世家言八年固不誤。乃表既減惠公前立之一。年以益黔牟。又退惠公復入之一。年以歸黔牟。遂謂黔牟在位十年。誤矣。且魯莊五年表云納惠公。而此于魯莊七年始有立惠公之言。亦自相離異也。

莊王十一 齊襄公十二毋知殺君自立

附案史漢弑字多作殺。音試。古通用。而湖本毋知殺君乃弑

史記志疑 卷八

君之說。他本皆作弑字。

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案此九字當移在前一年。而十四年亦十三年之訛。世家固云與前通。年凡十三年也。此年當補十四二字。

莊王十二 楚文王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

附案左傳事在楚文六年。當并書于後格伐蔡為一條。

莊王十三 魯莊公十齊伐我

案此即長勺之戰也。但言齊伐我而不言我敗齊。于事為未了。于義為未備。又他國之侵伐魯者衆矣。即齊之伐魯。亦不一而足矣。乃表止書齊伐我。莊十七文十五十七。襄十五十六。吳伐一。楚鄭侵我。一。襄未知史公取舍何意。

莊王十四 魯莊公十一 滅文仲弔宋水宋潛公九宋大水公



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弔

案春秋書內大水者八。宋大水一。以公使弔書紀災也。乃表止書

宋水。殊為失倫。蓋因魯弔宋之故。然弔常事耳。既不為紀災

起見。則此可不書。又左傳云。宋大水。公使弔焉。未詳所使何

人。而史公以文仲實之。蓋誤讀左傳也。此與宋世家並妄。

釐王元年 魯莊公十三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案曹沫事史仍公羊之謬也。說在刺客傳。

釐王三 晉侯潛二十八曲沃武公滅晉侯潛以寶獻周周命

武公為晉君并其地

案潛以魯桓八年立。莊十五年滅。共在位二十六年。不得有

二十八年。蓋因此表于前誤減哀侯一年。小子侯一年。遂增

侯潛之年至二十八。其實二十六年也。乃世家未嘗誤書年

史記志疑 卷八

數而亦云二十八何歟。又左傳王命曲沃伯為晉侯在魯莊

十六年。為滅潛之明年。此與世家皆并書于滅潛之歲。非也。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案元年上失書名。亡而

復入。當依衛獻公出公之例。稱後元年。不得直稱元年。與前

無別。世家固云厲公突後元年也。又厲公亡後十七歲復入。

此本脫十字。他本或脫七字。並是傳刻之譌。

釐王四 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二十八年

孫侍御曰。武公立于哀侯之二年。歷八年。又小子四年。又潛

侯二十六年。則已即位三十八年矣。是年當為三十九年。表

云已立二十八年。世家又云已即位三十七年。俱誤。後格二

十九當作四十。世家謂凡三十九年而卒。亦誤也。

釐王五 楚文王十三

案表與世家皆謂楚文在位十三年。其子堵敖繼立。五年被

弒。然非也。攷左傳。魯莊十九年。楚文王卒。魯莊十九年。當楚文

王十五年。則不止十三年。而堵敖以魯莊二十年立。二十二年見

弒。不得有五年。蓋史妄減楚文之二年。以益其子也。

惠王元年 堵敖薨元年

案索隱本引表作杜敖。又云世家作莊敖音壯。亦作堵。然今

本表作堵。世家作杜。與索隱說相反。各本史記中蓋後人改

之。攷左傳作堵敖。則杜莊二字俱以音形相近互訛也。堵敖

上失書楚字。楚世家作熊楚。集解引史記音隱曰。楚古。但

以表前後所書若敖。甯敖。邾敖。例之。則當去楚字而書之曰

楚堵敖元年方合。

惠王二 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史記志疑 卷八

案左傳莊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燕衛

復伐周。遂立子頹。明年。王處于鄭之櫟。則燕衛其再伐也。非

首伐也。奔溫乃子頹也。非王也。即王之處櫟。亦在三年也。非

二年也。此與本紀及衛鄭世家言奔溫全謬。以燕衛為首。又

此所誤說。夫伐王大逆。表所必書。且表書戎伐襄王矣。則惠

王之前。有戎伐幽王。惠王之後。有叔帶以狄伐襄王。有子

朝伐悼王。敬王。有子朝之黨僭。闢伐敬王。何以皆不書。况天

子蒙塵。亂臣僭位。尤大變之宜書者。故表書襄王奔汜矣。此

以王三年處櫟為二年奔溫。後以敬王十六年處櫟。為奔

晉。雖並屬誤。端猶書之也。而敬王元年居狄泉。何以獨不書。

子頹之篡立。既書矣。而叔帶子朝之篡立。俱不書。何歟。

宋桓公七取衛女文公弟。案桓公取文公女弟。不知何時。



表書于七年矣也

燕莊公十六伐王奔王温他本作王奔温立子頹 案此年伐王八

字及後年鄭執我仲父五字皆當削之燕世家所書十六十

七兩年伐周及執仲父事亦當削蓋伐王是南燕也仲父是

南燕伯也南燕姑姓與召公後姬姓之北燕別史公混而一

之李代桃僵豈不謬乎世家集解譙周曰逐惠王者乃南燕

姑姓以為北燕失之路史國名紀注亦以史為誤索隱謂元

是北燕以杜君為妄說杜君指左傳注

惠王四誅頹

案討逆大事表所宜書乃書誅頹而不書殺叔帶襄王殺子

朝敬王何也

惠王五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帶

史記志疑

卷八

美

案太子與叔帶皆惠后所生非異母也說在周紀一本無太

子母十字蓋脫

齊桓公十四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 案表不言田氏

始此而言田常始此者因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完奔齊傳有

成子得政之語也田常即陳成子恒史避漢文帝諱以常字

代之宜已而不曰陳常其義安在攷春秋經傳從未稱陳為

田至戰國始稱田氏左傳疏曰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

改耳余疑是篡齊時所改大事紀云自春秋後稱田氏乃史妄謂敬仲如

齊以陳為田見世家其作世家直云田完而凡所引經傳盡易

陳為田以合其說漢書地理志及王莽傳並言陳完奔齊更

稱田氏世家注亦皆言敬仲所改蓋誤仍之風俗通皇霸篇

陳完奔齊始食田采姓田氏焉說亦無据後書法雄傳云秦

滅齊子孫改稱法氏今預號陳完陳恒為法完法恒可乎秦

策稱齊宣王為陳侯與此先後不倫政全而其所以改陳為

田者世家集解應劭曰田始食采地由是改田氏即風俗通

說索隱曰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通志氏族略曰陳氏

音訛為田氏三說以索隱為勝而義未明備蓋篡齊之時陳

已久滅故以本國舊號為嫌改稱田氏而古人陳田二字形

近音全或相通借何以證之信南山之詩口維禹甸之鄭注

周禮稍人引韓詩句作陳周頌有聲曰應田縣鼓箋云田當

作陳是形聲相近也釋文音甫田之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我取其陳易林咸卦曰秋梁未成無以至陳水深難涉使我

不前是讀陳為田音也音語與人誦曰佞之見佞讀若果喪

其田易林觀卦曰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

史記志疑

卷八

罕

噬嗑卦曰徑邪賊田惡政傷民是讀田為陳音也前編云田齊之封邑

陳滅後改稱田亦非

晉獻公五伐驪戎得姬 案伐戎得姬左傳附見于莊二十

八年晉獻不知的在何時而表與世家俱書于五年未詳所

據

楚堵敖五弟憚 案堵敖無五年說已見前而所謂弟憚者

即楚成王攷成王之名左氏春秋作頹是也公穀說作髡而

史表及世家俱作憚蓋從公穀之髡而誤為憚字並以音近

致訛豈成王有三名哉互詳鄭表

惠王七 曹釐公夷元年

附案莊二十四年春秋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左氏無傳杜注云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



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倍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郭公經闕誤也。孔疏云。杜以此書曹驕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附彼為之說。史記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僖公。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賈逵以為驕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驕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然則依杜注。孔疏。曹驕已立為君。一年。春秋曹莊公以魯莊二十三年。當魯莊二十四年。是歲應書曹君驕元年。移釐公元年。于後歲。方合。胡乃年表世家俱削而不載。直云莊公卒。子釐公立。赤為釐公名。疑史作夷誤。抑豈釐公有二名歟。但有未敢信者。驕果莊公之子。春秋奚獨不書。驕雖微弱。立已期年。又奚不能自定之。有。史謂僖公名夷。漢書人表並名夷。似亦不得斷史為獨誤。孔以賈言赤戎外孫。無據。則杜言赤為戎納。豈遂有據耶。是當缺疑。或曰。公羊以驕為曹賢大夫。諫曹伯勿自敵。戎不從。遂去之。以赤為郭公言。郭公名赤。舍國而歸於曹。作一句讀。穀梁於曹驕無傳。其釋赤之歸。曹與公羊全。恐左傳注疏俱非。曰。公穀未見全。是以驕為曹大夫。義若可通。至以赤為郭公。殊妄。無論出奔他國。不得謂之歸。而春秋書法。從未有倒敘者。奈何以赤為郭公之名乎。公穀注疏。未免迂曲。又莊二十六年。春秋書曹殺其大夫。公羊傳曰。不死于曹君者。何休注云。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仗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穀梁傳曰。為曹驕崇也。楊疏引范答薄氏云。驕賢大夫。使出奔他國。終于受戮。君子愍之。夫曹莊公以魯莊二十三年十一月卒。至二十四年冬。戎始

史記志疑 卷八

聖

侵曹。則安得言為戎所殺哉。驕之出奔。其歸不歸。無證。何知受戮是驕。即以為驕。將歸于曹。而被戮耶。何以春秋書出不書入。然猶云大夫或不書入也。若謂被他國所戮。而歸咎于曹耶。不應春秋書曹殺其大夫。因知公羊注所稱嗣子。當指僖公。必是僖公為戎所敗。時僖居喪。故稱嗣子。迨除喪而後。誅不用命之大夫也。

惠王九 晉獻公九始城絳都之附案是年城絳。非始都絳也。之字當衍。水經注六引表作始成絳。都可證。古通

惠王十二 晉獻公十二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故。

案左傳三公子居鄙。在魯莊二十八年。當晉獻十一年。此作

史記志疑 卷八

聖

十二與世家並誤。

惠王十四 齊桓公二十三伐山戎為燕也。

案左傳及燕世家。伐山戎在齊桓二十二年。此與世家並誤。書于二十三年。

惠王十五 魯莊公三十二子般。

史記曰。慶父弑子般。缺慶父弑三字。

惠王十六 魯潛公開元年。

案索隱引世本左傳疏。引杜世族譜及漢志釋文。皆作啟方。惟史避諱作開。蓋缺方字。當作開方。

晉獻公十六伐魏取霍。案伐字當依秦本紀及晉世家作滅。取字又耿之譌。

衛懿公八翟伐我。案春秋閔二年。書狄入衛。為懿公九年。



世家與春秋合此作八年誤

曹昭公元年 案昭公名班此失書名

惠王十七 魯閔公二季友自陳立申為釐公

案春秋季友自陳來歸在閔元年此表書季友奔陳而不書其歸又云自陳立申非也攷左傳自陳必自邾之誤蓋其時季友以偕公適邾及慶父奔莒乃入立之耳

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莒公元年 案此衛懿公九年也不書九字已誤以黔牟弟之子戴公為黔牟弟又

誤蓋前年表中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國十二字當移在此年與國怨惠公亂云云并書之再補入九字為懿公九年黔牟弟下補子申二字戴公下補申字方合至戴文二公

之立全在此年冬盧學士考之甚明考日以詩左傳并毛鄭

史記志疑 卷八

聖

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衛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

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即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為魯僖公之

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年表衛懿公之九年即戴

公元年明年為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矣當狄

之入衛也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即告亦必不

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蓋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

故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元年之六月以

我行其野其其麥二語為之證以為戴公是時尚在則非

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其其之盛苗亦可

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其其黍苗乎然則是詩

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間其去狄入衛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

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即據是以為戴

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衛與許之去衛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

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

可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為戴公尚

在也左傳云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

河宵濟杜注謂逆諸河者迎衛敗眾此則杜氏之誤逆之為

言不可施于卑賤之徒眾蓋此所逆者即文公也夫許穆夫

人以一女子尚知閔宗國之顛覆欲馳驅以歸唁會謂文公

賢者反安坐于齊不亟奔赴於新君之所以其紓國難乎即

以左氏文義求之上云為衛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

接若夫石甯二守之出也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衛

之敗眾能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逃四方矣焉有徘徊

河上不畏狄人之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

史記志疑 卷八

聖

既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即推文公繼之故左氏遂

敘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末服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云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此不可目為無稽之

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

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憫其

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

即以懿公之九年為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

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

為諡雖見於周書之諡法在當日亦必以為國人翼戴之故

而遂稱之即以懿公之為懿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眾



以前君之年為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論誠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為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亦在漕也斷然為魯閔二年之十二月於詩尤有明證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皆文公即位後事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至漕左氏有明文由其立于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為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為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即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

史記志疑

卷八

望

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必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全時而俱舉有宮室始可遷二年遷于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于元年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踰年正月始賦功始未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相似故毛鄭服杜孔氏皆當世之大儒其於詩左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間矣此論為馮山公發

惠王十八 宋桓公三十三

附案此宋桓二十三也湖本訛刻三十三

惠王二十 蔡穆侯十八以女故齊伐我

案春秋事在穆侯十九年此與世家竝誤在十八年

惠王二十三 晉獻公三十三

附案湖本訛刻二十三為三十三

惠王二十五 晉獻公二十五伐翟以重耳故

案僖八年左傳晉敗狄于采桑號射日期年狄必至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復期月杜注以晉敗狄為前年事則伐翟在晉獻二十四年春秋失書此與世家竝誤在二十五年蓋讀左傳未審耳

曹共公元年 案共公名襄此失書

襄王元年諸侯立王

案諸侯立王四字當移在前一年襄王立長太叔句下即春秋僖八年盟洮之事也

魯釐公九齊率戎伐晉亂至高梁還 案戎乃我字之訛然

史記志疑

卷八

案

攷是役也令不及魯故春秋不書則魯未嘗與伐晉此與魯世家誤

秦穆公九夷吾使卻芮賂求入夷吾 史詮曰求入下行夷吾二字

襄王三欲誅叔帶奔齊

案此事當在襄王四年說在周紀於文當重叔帶二字

鄭文公二十四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案夢蘭之事

左傳在宣公三年乃追敘之未定在何歲此與世家書于鄭文二十四年非也

襄王四 齊桓公三十八使管仲平戎于周

附案湖本訛于為子字

襄王五 齊桓公三十九使仲孫請王言叔帶王怒



案左傳齊侯使仲孫湫聘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言歸復命曰王怒未息若依表所說則是因言叔帶而王怒也殊謬秦穆公十三丕豹欲無與案史詮謂丕豹上脫晉飢請粟四字是也但豹是請伐晉不云無與晉粟說在秦紀

襄王六 晉惠公五秦飢請粟晉倍之

史詮曰我作晉非也

楚成王二十六滅六英 案春秋楚人滅六在魯文公五年當楚穆王四年後此二十四歲表及世家皆書之則此誤書滅六明矣世家于是年單書滅英徐廣曰一本作黃夫英即英氏路史云六其滅未如何時然考楚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公十四年而僖十七年春秋云齊人徐人伐英氏則此誤書滅英又明矣反覆參詳知此乃是滅黃之誤元屬二十四

史記志疑 卷八

年事錯書于二十六年耳至陳杞世家索隱與夏本紀黔布傳正義竝云英後改蓼則謬也

襄王七 魯釐公十五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案不書下脫朔與日三字否則竟似不書日食矣

蔡莊公甲午元年 案蔡本侯爵何忽稱公後年書莊侯薨世家亦作莊侯則此稱公誤亦猶後稱文公靈公平公也

襄王八 晉惠公七重耳聞管仲死去翟之齊

案重耳如齊將以求入非因仲之死也說見世家

秦穆公十六為河東置官司 案事在十五年左傳及秦紀可證此誤後一年

襄王十 孝公昭元年

附案孝公上失刻齊字他本有殺梁信廿七年釋文昭或作

照非

襄王十三 楚成王三十三執宋襄公

附案執字訛刻作執

襄王十五 秦穆公二十三迎重耳於楚

附案送重耳于秦因秦召之也見晉語四

衛文公二十三重耳從齊過無禮 案左傳重耳先過衛後適齊晉語先適齊後過衛此表從晉語也但衛文賢君何以無禮重耳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于公弗聽則情尚有可說厥後晉文怒衛伐其國而執其君不免已甚矣然表書重耳過衛在二十三年為魯僖之二十三年雖若與左傳合而實是舛謬蓋左傳追敘前事耳世家書于十六年亦誤衛文十六年無邢狄之難攷春秋僖十八

史記志疑 卷八

年邢人狄人伐衛魯僖十八即衛文十八則重耳過衛當在衛文十八年也更有一確證韋昭晉語注云魯僖十八年冬邢狄伐衛文公故不能禮則重耳過衛非衛文十六與二十三等年可知

曹共公十六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 案重耳過曹左傳在魯僖二十三年此書于曹共公十六年與傳無違然傳實追敘前事不定在是年世家雖亦書于共公十六年而加一初字甚合

襄王十六 晉文公元年

案文公失書名

誅子圉 史詮曰誅當作殺

魏武為魏大夫趙襄為原大夫 案魏武即魏武子犇蓋脫



子字趙衰湖本訛刻襄字也趙衰為原大夫在晉文二年左傳甚明夫原為襄王所賜以答勤王之勲而納王在二年安得元年便有原乎此誤  
咎犯曰求霸莫如丙王 案此文公二年事誤在元年左傳世家是

宋成公王臣元年 附案成公之名左氏及公羊經皆作王臣史記全之而穀梁經作王臣疑王訛為王釋文固曰本或作王臣也周頃王之名史亦訛為王臣矣至左傳釋文謂本或作五臣明是誤刻不足取據定四年釋文作王臣故知文公于王夫臣誤正當為王夫而長洲顧氏謂古字辨魯按碑陰王端于行節王字則知以形近而訛蓋古于字寫作王故混亂耳

史記志疑

卷八

吳

潘

案此事三傳不載史公蓋別有所本也衛子開方據世家是衛公子開方此脫公字

晉文公四救宋報曹衛恥 案世家亦以為是年往伐曹衛以免宋其實晉未嘗出師也攷左傳文公四年當魯僖二十七年晉但蒐軍命將部署未發至明年春始出兵耳而史所以誤在四年者因此時宋被楚圍告急于晉先軫有報施救患之言也

襄王二十 齊昭公潘元年

案潘繼孝公而立孝公名昭潘何以諡昭蓋史記從左傳誤來日知錄四日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為昭公案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

君之名為諡疑左氏之誤然僖十七年傳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全史亦先儒無致疑者

晉文公五周命賜公土地 案左傳是年王策命晉為侯伯賜以大輅戎輅弓矢秬鬯虎賁非賜土地也賜土地是文公二年納王時事

衛成公三公出奔立公子瑕會晉朝復歸晉 案公子瑕當作叔武歸晉當作歸衛此誤也

陳穆公十六會晉伐楚朝周王蔡莊公十四會晉伐楚朝周王 案春秋僖二十八年書陳侯如會後會也故杜注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則陳無會晉伐楚之事矣蔡亦從楚者左傳甚明揚于楚敗而從晉故春秋書蔡侯盟踐土也安得言會晉伐楚乎此竝誤

史記志疑

卷八

秦

襄王二十一 衛成公四晉以衛與宋

案晉分衛田畀宋在成公三年此誤四年

襄王二十五 魯僖公三十三倍公薨

案隱桓問之薨也以弒昭公之薨也以出皆非正終故表直書其事不言公薨宜矣其餘七公無被弒出亡之事乃止僖宣成襄定書薨而莊公文公不書何耶

襄王二十七 晉襄公三秦報我役敗于汪秦穆公三十五伐晉報殺敗我于汪

案文二年春秋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則敗于汪者實敗于彭衙之誤也秦紀言戰而所以誤為汪者因是年冬晉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也乃此于晉秦二表竝云敗于汪已屬舛錯與鄭世家言從晉伐秦敗秦兵于汪全誤



而晉世家復云秦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九謬無論兩事不可合一而汪為秦土不得言秦取晉汪索隱辨之矣

襄王二十八 魯文公三公如晉

案春秋書公如晉二十一此其始也乃表于文公失書一三

成公失書二三及襄公失書一昭公失書四五及十三定

公失書一三莫解其故且昭公九次如晉及河而復者五至

晉而見止者一辱于乾侯者二惟五年如晉得善往返傳所

謂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也而表反不書尤不可曉

襄王三十 鄭穆公六燕襄公三十六

附案湖本鄭表中失刻六字燕表中失刻三十六

襄王三十一 秦穆公三十九從死者百七十人

案秦紀作百七十七人此缺七字

史記志疑 卷八 至

襄王三十二 宋成公十七公孫固殺成公

案春秋文七年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宋成

公卒昭公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

孫鄭于公宮然則成公無被弑之事而公孫固死昭公難春

秋且以非其罪不稱名奈何虛構一公孫固殺成公之逆案

乎夫弑君大惡人所共誅乃公孫固死宋昭公之難者也而

史誣固弑成公鮑牧為齊悼公所殺者也而誣牧弑悼公蔡

平侯之父隱太子有楚靈王殺之者也而誣平侯弑隱太子

又非若改楚棄疾弑靈王比矣說在秦紀豈非史筆之巨謬哉宋

世家不言成公被弑是已而又云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

馬公孫固自立為君宋人共殺禦立昭公不但經傳無禦作

亂事而成公為桓公禦說孫則成公之弟不應與祖全名是

并所云成公弟禦者亦屬子虛烏有也先儒俱未糾駁

襄王三十三襄王崩

案王崩宜書也乃襄王以前皆不書襄以後始書之而又止

書襄頃匡簡敬五王何歟或謂春秋十二王亦有不書天王

崩者則于表何疑曰不然春秋之不書王室不告也表不可

以春秋比且春秋不書莊釐頃三王之崩與表又殊尤不可

引為例矣史詮謂今本缺失恐是以意言之

魯文公八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案春秋求金在九年

此誤在八年也

晉靈公二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案此不書前年之

晉敗秦令狐而書秦之報令狐殊疎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 附案襄公乃成公之誤徐廣

史記志疑 卷八 至

曰一云成公少子是也至世家正義引年表云宋昭元年杵

臼襄公之子乃所見本誤不足為據

頃王一 曹文壽公元年

附案文公壽也湖本訛刻

燕桓公元年 附案索隱引譙周云世家襄伯生宣伯無桓

公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是允南所見本異也余謂

燕有三桓公雖不免于誤而譙允南所說必是世本非史記

世家小司馬誤引之

頃王三 魯文公十一敗長翟于鹹而歸得長翟

案魯敗諸侯之師多矣而表止書敗長翟其義安在豈以翟

種怪異故書之歟

宋昭公四敗長翟長丘 案左傳事在宋武公之世年表世



家俱誤世家集解不攷之左傳但云未詳太鹵莽矣評林余有丁曰左傳載武公世獲緣斯在春秋前魯世家是此云昭公誤也索隱牽合以昭亦諡武曲說不通余說甚愜而其所

以誤在是年者因左氏文十一年魯獲長狄僑如傳追述宋武公時獲僑如之先緣斯而魯文十一年政當宋昭四年故有此誤攷古質疑曾辨之

頃王四 秦康公六伐晉取羈馬怒與我大戰河曲案左傳秦伐晉取羈馬晉禦之于河曲秦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以屬出則怒者獨穿一人安得謂晉因秦取羈馬而怒乎又是役也戰交綏亦不可言大戰說在秦紀

頃王五頃王崩

案頃王崩三字當書于六年

史記志疑

卷八

書

楚穆王六 附案此穆王十二年也湖本訛刻六字

頃王六 魯文公十四彗星入北斗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案晉君下他本有死字茲訛脫爾但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表謬易其語為十年而復失

數宋又春秋三書星字文十四昭十表止書其二哀十三去取之意何在抑有疑者春秋書字史于此表及天官書改作彗而齊世家又改字作弗攷穀梁傳云字之為言猶弗則弗即是字左氏昭十七年星字于辰傳申須謂彗所以除舊布

新今除于火公羊傳三稱字者何彗星也則彗亦即是字故劉向封事仍天官書言春秋彗星三見漢五行志杜注左傳郭釋爾雅俱以彗字為一然晏子春秋載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壽禳之晏子曰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齊世家引

晏子曰彗星將出彗星何懼晉天文志序妖星一彗星二字星偏指為彗芒氣四出為字其災字甚于彗漢書文穎注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柯氏考要引革象新書日之精變為字月之精變為彗則是判然兩星特其類似而占全爾豈可混乎

齊昭公二十是為懿 附案是為懿公也湖本脫公字

晉靈公八納捷菑 史詮曰脫于郊二字

楚莊王侶元年 附案莊王之名左氏及公羊春秋作旅此與世家作侶音相近也穀梁又作呂說文呂膺本一字旅卽膺之省文

匡王元年 齊懿公商人元年

案懿公二年不得民心四字當移在元年

史記志疑

卷八

書

匡王二 宋昭公九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

案左傳文十六年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此與世家竝云衛伯豈帥甸之名乎抑帥甸亦號衛伯乎未知所出禮弓疏引傳作甸蔡文公申元年 案後書文侯薨世家亦稱侯是也此與稱莊公全誤說見前

匡王五 魯宣公倭元年

附案漢志曰宣公倭左傳疏曰名倭或作接釋文曰名倭一名接又作委世家亦作倭不見有別作倭者則此譌已或問世家宣公名凡四見湖本盡作倭他本雖多作倭而于生子倭句下皆作倭字故徐廣云一作倭豈世家傳寫誤歟曰誤也余有二證左傳疏引世家名倭其證一索隱本引世家生子倭注云一作倭其證二蓋此字之誤其來已久徐廣所据



史記本是倭字。遂以別本作倭者注之。索隱所見本是倭字。因以別本作倭者注之也。倭音煨順也。與委通。倭音妥音腿弱也。音義迥殊。至所謂接者又倭之譌耳。委之與妥混寫已久。如後作倭屢作是。

齊惠公元年 案惠公失書名當補元字。

秦共公和元年 案宣四年春秋書秦伯稻卒。則此作和誤已。而秦紀索隱云名假未知所本。

匡王六 晉靈公十四趙氏賜公族

案左傳趙為公族。乃成公即位後事。世家書于晉成元年是。此誤在靈公十四年者。因左傳連敘于靈公末年也。

定王元年 宋文公五贖華元亡歸鄭穆公二十二年華元亡歸

案宣二年左傳華元之歸為宋文四年。鄭穆二十一年。宋鄭

史記志疑 卷八

蓋

兩世家與左傳合。此誤後一年。毛本宋表中無亡字。

定王三 秦共公五

案共公立四年而卒。無五年也。說見紀。

衛成公三十一 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附案此是下格陳表中語。各本訛刻入衛表也。

鄭襄公堅元年靈公庶弟楚伐晉來救 案公羊成四年鄭

伯馭卒疏云。左氏作堅字。殺梁作賢字。今本改今定本亦作

堅字。公羊釋文云。馭本或作堅。九經古義曰。公羊作馭。殺梁

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馭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

親馭寶智。國三老衰良碑云。優馭之寵。玉篇又引作鉅。與堅

全馭亦為古堅字。並全堅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云。後漢陰

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

作馭。公羊從古文作馭。殺梁以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余又攷此表與世家竝言襄公為靈公庶弟。然徐廣于世家引年表云。庶兄。其為兄為弟。莫由詳定。人表謂襄公乃靈公子。則誤矣。楚伐下似脫我字。說文馭部讀若聲。謂之靈集韻入耕韻。蓋本音也。

定王四 晉成公四與鄭侵陳

附案宣六年春秋晉與衛侵陳。此誤。毛本作衛。

定王六 陳靈公十三楚伐我滅舒蓼

案楚滅舒蓼與陳何涉。且攷宣八年春秋滅舒蓼在夏六月。伐陳在冬十月以後。判然兩事。楚非一出師而及二國也。滅舒蓼三字當是羨文。

定王七 晉成公七使桓子伐楚以諸侯師伐陳救鄭成公薨

楚莊王十四伐鄭晉卻缺救鄭敗我鄭襄公五楚伐我晉來

史記志疑 卷八

美

救敗楚師

案宣九年春秋九月晉荀林父伐陳。晉侯卒。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則伐陳者桓子。而救鄭者卻缺也。此晉表與

晉世家竝以救鄭為桓子。誤一攷左傳陳不會晉于扈。故伐

之鄭為楚伐。故救之。判然兩事。此晉表與晉世家合。伐陳救

鄭為一役。誤二。又傳稱鄭敗楚師于柳。晉未嘗伐楚。亦未

嘗敗楚。乃此晉楚鄭三表及晉世家皆言晉伐楚與楚戰敗

楚師。虛誕不實。誤三。鄭表敗楚或屬鄭說尚合。

定王八 齊惠公十公卒崔杼有寵高國奔衛

案左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奔衛。世家亦仍傳文。乃此以為高國奔衛。誤甚。史詮謂高國下今本脫逐之一字。非也。衛表中又書齊



高國來奔矣。

景公據元年與宋伐鄭。案景公上失書晉字，又春秋景公名孺，此與世家皆作據疑史誤。或曰是二名也。又宣十年春秋晉宋衛曹伐鄭，此言與宋疎矣。

衛穆公邀元年齊高國來奔。案世家作邀從公羊也。左穀俱作速，古字全。此作邀訛。邀音敕，與次旁者別。又奔衛者崔杼，非高國也。說見上。

鄭襄公六晉宋楚伐我。案春秋是年衛曹亦全伐鄭，此與晉表竝疎脫。

定王十 晉景公三救鄭為楚所敗河上。

附案趙世家徐廣曰：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今本史表無誅趙氏事，豈傳寫脫耶？抑後人知其誤而刪之耶。

史記志疑

卷八

秦

燕宣公五楚圍我，我卑辭以解。附案此是上格鄭表中語，各本訛入燕表也。

定王十三 魯宣公十五初稅畝。

案稅畝書矣。襄十一年分三軍，哀十二年用田賦皆書矣。而成公元年獨不書作邱甲何也。世家止書分三軍。

晉景公六救宋執解揚。案宣十五年傳：楚自前年九月圍宋未解，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以為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詭言晉師悉起，晉世家所謂使解揚給為救宋也。

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此表直云救宋已非事實。又但云執解揚，竟似揚為楚臣而晉執之矣。文義欠晰，或有脫文。執字訛刻，執揚與揚古通。

楚莊王二十圍宋五月。案春秋宣十四年九月楚子圍宋。

十五年五月宋及楚平，故杜注云在宋積九月。呂氏春秋慎勢行論兩篇述此事，亦謂莊王圍宋九月也。表與宋楚二世家作五月，蓋因春秋有五月之文而誤耳。

鄭襄公十一左楚伐宋執解揚。附案左乃佐之訛，執乃執之訛。

定王十六 齊頃公八晉伐敗我。

案敗字衍，此即左傳宣十八年陽穀之役也。晉受齊質子而還，未嘗交兵，安得言敗。

晉景公九伐齊質子彊。案此公子彊也，脫公字。

定王十七 魯成公黑肱元年春齊取我隆。

案世家徐廣曰：肱一作股，以黑肩黑醫命名類之。作股亦通。然諸書皆作肱字。左傳圍龍在二年，魯晉兩世家與傳合此。

史記志疑

卷八

秦

誤書于元年，但魯地為他國所取屢矣，而表止書齊取者三。成二取龍，昭二十六取其義何在。又龍字史皆作隆，疑古人通用。孟子龍斷亦以高為義，故索隱引劉氏云：隆即龍也。至索隱又引鄒誕及別本作伯謂即鄆字，是大不然。魯有東西兩鄆，竝非北境。而此年齊伐魯北鄆圍龍，則安得以為鄆乎。龍屬泰山博縣，正當魯北，為今泰安州西南。

楚共王審元年。附案楚語恭王名歲，與春秋史記作審者異。宋庠補音曰：作歲疑非是。歲審音相近。楚夏語或然。

定王十八 魯成公二齊歸我汶陽。

案是年齊歸我汶陽，至八年我歸齊汶陽，田不終屬魯也。乃止書歸我而不書歸齊何也。

晉景公十一與曹敗齊。案成二年春秋晉與魯衛曹三國。



敗齊而三傳及齊晉世家皆不及曹卽曹年表世家亦不書  
微之也乃此偏略魯衛而獨言曹殊不可解豈史家互見之  
法歟抑魯衛皆大夫曹爲公子故耶

定王十九 魯成公三伐楚鄭

案楚字當衍誤增也

齊頃公十一頃此字當衍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案史言齊

尊晉爲王與越絕書言晉鄭王何異索隱引王劭案張衡云

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

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夫諸侯相朝授玉

春秋之僭禮也成六年左傳鄭伯如晉授玉東楹之東則知

是時相朝授玉無國不然何獨齊頃若因授玉之故便謂尊

王豈鄭悼公亦欲尊晉景公爲王乎張說不可通矣攷成三

史記志疑

卷八

堯

年傳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曰此行也寡君未之敢任史誤

會左傳以玉作王以未敢任來朝爲不敢受王蓋古字玉皆

作王此表楚靈王元年肘王平王元年抱王並與玉全荀子

王霸篇改王改行竹書夏帝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呂氏春

秋首時篇不忘王門之辱吳本趙策亦作王門正名過理二篇公王丹

作公王丹宿點在上周禮九嬪玉齋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

讀玉說文王部宋徐鉉引李陽冰解中畫近上爲王三畫正

均爲玉史實緣此致誤善乎左傳疏辨之云齊世家頃公朝

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齊頃公如晉欲上尊

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

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于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

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

有此說者當讀授玉爲授王遂飾成謬辭耳惠棟謂晉作六  
軍擬于王故欲尊之亦非也遠論語有問王晉王伯厚漢志

王卽問王也左傳哀十  
二年王暢宋本作王暢

晉景公十二始置六卿 案晉是作六軍而此與齊晉二世

家俱誤稱六卿夫晉之將佐皆卿也六軍未置以前曾作五

軍卿有十八三軍既復以後尚號爲六卿豈在斯時卿位反

僅止于六乎

宋共公瑕元年 案春秋共公名固而史俱作瑕豈有二名

歟抑史誤也

蔡景侯四伐鄭 附案伐鄭乃下格曹表中語訛入蔡表

定王二十 鄭襄公十八晉樂書取我范

案成四年左傳取祀祭杜注是一地指成阜東汜水爲言其

史記志疑 卷八 本

實乃二邑釋文云記音凡或音祀祭側界反此與晉世家並

脫祭字也索隱本作祀則范爲今本訛刻

定王二十一 楚共王五伐鄭

案春秋伐鄭在後一年

簡王元年 吳壽夢元年

案春秋書吳子乘卒則當作吳子乘元年乃史公于吳獨不

書爵而直書名又或舍名而書其號與史例乖矣顧氏炎武

補正曰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非號也顧說

本于服虔見襄十年左傳疏與杜注以壽夢爲吳子之號不

全存之以索隱引世本居篇云孰哉仲雍居藩籬孰姑徙勾

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則乘又字孰姑而

壽之爲祝姑之爲諸皆以音近而異爾

簡王二 鄭成公踰元年倬公弟也



附案湖本悼公訛刻倬公

簡王三 蔡景侯九晉侯伐我

案蔡表中或書晉伐我或書晉侵我獨此稱晉侯必晉侯親伐之也而成八年春秋曰晉樂書帥師侵蔡則侯字當行

吳壽夢三 附案湖本三字訛二後年又失刻四字

簡王六 晉厲公壽曼元年

附案厲公之名年表世家作壽曼春秋及成十年左傳作州蒲應劭諱議云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晉侯州滿釋文云

州蒲或作州滿劉知幾以蒲為誤見史通五行志雜駁篇則注謂出王都讀書志則知壽曼即州滿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觀古書酬作醕可見而滿蒲二字書傳中往往又以形近相亂如左傳襄廿七年盧蒲癸呂氏春秋慎行篇作盧滿癸定五年秦將子蒲楚

史記志疑 卷八 李

策作子滿史記秦紀秦將到滿惠文正義謂滿或作蒲封禪書蒲池顏籀謂或作滿春申君傳蒲衍新序善謀篇作滿衍漢書高帝紀魏將武滿史作武蒲司馬相如傳苞蒲作苞滿後書光武紀上蒲陽順帝紀蒲陰注謂或作滿蒲陽今直隸保定府蒲城縣王昌傳將軍鄧滿注引續漢書作蒲列子湯問篇蒲且子張衡傳作滿且莊子天地篇有人名赤張滿稽釋文云滿或作蒲可以類證已

簡王八 晉厲公三獲其將成差

案成十三年左傳晉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此與世家皆失書女父豈以偏裨略之歟

鄭成公七伐秦 史詮曰脫晉率我三字

簡王九 秦桓公二十七

案桓在位二十八年非二十七而卒也說在秦紀

簡王十 宋共公十三宋華元

史詮曰華上行宋字

曹成公二晉執我公以歸 案晉執曹君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也次年反國表但書執而不書反疎矣執訛執

簡王十一 宋平公成元年

案成一作戌說在世家

簡王十三 晉厲公八立襄公孫為悼公

案悼公為襄公會孫此誤

鄭成公十二與楚伐朱 附案宋訛刻朱

簡王十四 魯襄公午元年圍宋彭城

案魯之圍國多矣而表止書圍宋何也

史記志疑 卷八 李

齊靈公十我不救鄭晉伐我 案左傳齊不會圍宋故晉討之非因不救鄭而見伐也是時鄭服于楚晉連年往伐諸侯方欲城虎牢以偏鄭齊不服楚何為救鄭表誤書之

晉悼公元年 案悼公名周此失書

宋平公四楚侵我取大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案左傳侵宋呂留者楚也侵宋取大邱者鄭也此云楚取大邱誤晉降彭城以魚石等五人歸實諸鄆邱未嘗誅也此與世家云誅魚石亦誤

鄭成公十三晉伐取我兵次洧上 案左傳晉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則取乃敗字之訛次字當行而所以誤入次字者因是役也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耳

靈王元年 魯襄公二會晉城虎牢



案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以制楚之南向其功甚偉表固宜書之然傳二年城楚邱矣十四年城緣陵矣何以不書猶云春秋不稱魯也若襄二十九年城杞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魯皆與于會似較城虎牢為美以有尊周保小之義焉乃表皆不書而獨書城虎牢未免失倫

靈王二 齊靈公十二伐吳

案春秋是年無齊伐吳事乃因楚伐吳而錯出也當衍

鄭釐公憚元年 案釐公之名左氏春秋作髡頑公穀作髡

原索隱謂左傳作髡原非當從左為是公穀以頑為原口授之際音近

致訛而年表世家竝作憚音與髡亦相近疑訛髡為憚又失

頑字未必史公別有所據釐公有二名也所以知者楚成王

名頹公穀訛為髡而年表世家俱作憚蓋史實作髡誤為憚

史記志疑

卷八

查

字是其例矣穀梁釋文云髡又作髡或作頹

靈王三 晉悼公四狄朝晉

史詮曰我作晉非也

靈王四 魯襄公五季文子卒

案春秋書內大夫之卒者三十一人而表止書季文子季武

子豈以二子始專國政乎季氏之先莫賢于季友其後莫惡

于季平子如意而皆不書何也

成公薨陳哀公弱元年 附案成公薨三字當書于前格成

公三十年此訛在哀元年哀公之名春秋作溺釋文音乃歷

反此與世家及漢書人表作溺蓋古通用禹貢弱水說文作

溺水

靈王六 陳哀公三楚圍我為公亡歸

案襄七年左傳楚圍陳晉會于鄆以救之楚偽執公子黃陳人使告陳侯于會哀公逃歸則楚圍陳者為陳服晉不為亡歸也公亡歸者逃晉鄆之會非自楚亡歸也此誤

靈王七 鄭簡公喜元年

案喜當作嘉

靈王八 魯襄公九問公年十一可冠於衛

案十一當作十二又史詮曰可冠冠於衛脫下冠字各本皆

失之

史記志疑

卷八

查

宋平公十二晉率我伐鄭師 附案師字衍各本俱無

衛獻公十三師曹鞭公幸妾 案鞭妾瑣事表可不書且未

定是此年事表與世家俱書于十二年妄也

蔡景侯二十八晉率我伐鄭 附案此乃下格曹表中語訛

入蔡表也

鄭簡公二誅子駟 案事在簡三年此在二年誤春秋襄十

年書盜殺公子駢則誅字誤

靈王九王叔奔晉

案王朝卿士之出奔者衆矣何獨書王叔是可不可不書

鄭簡公三子孔作亂子產攻之 案子孔何嘗作亂子產何

嘗攻子孔史妄矣攷襄十年左傳尉止等作亂殺子駟子國

子耳春秋書曰盜而子產攻盜北宮盜衆盡死此直以盜目



子孔與世家言子孔使尉止殺子駟全謬。豈因子孔知尉止之難而不言。又召楚師至純門。終于見殺。遂并目為盜賊。而世家又言子駟子孔欲自立為君。此種崎說。緣未細覈左傳來。

靈王十 魯襄公十一三桓分為三軍各將軍

案作三軍書矣。而昭五年舍中軍不書何也。

晉悼公十一九合諸侯 史詮曰。缺賜之樂三字。

秦景公十五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魏敗之櫟 案襄十一年

左傳秦使庶長鮑及武仝伐晉。此不書庶長武略也。鄭譌作

魏。毛本是鄭字。

楚共王二十九鄭晉伐我 案春秋襄十一年無其事。此必

與鄭伐宋之誤。

史記志疑 卷八

奎

衛獻公十五救鄭敗晉師櫟 案伐鄭者晉也。救鄭敗晉者

秦也。衛與晉伐鄭。未嘗與秦敗晉。此六字當衍。史詮云。救鄭

乃伐鄭之誤。衍敗晉師櫟四字。

靈王十一 吳壽夢二十五壽薨卒

附案湖本夢字訛薨。

靈王十二 吳諸樊元年

案左氏春秋襄二十五年書吳子過卒。人表全。于下上列吳過

諸樊于中。蓋誤以公穀作諱。古字通用。諸樊是過之號。舍

名稱號非例也。當作吳子過元年。

靈王十三 晉悼公十四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械林秦景公十

八晉諸侯大夫伐我敗械林

案此襄十四年左傳所謂遷延之役也。晉但無功而還。不可

以敗書說在秦紀。

楚康王招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案康王之名。三傳春秋

及國語注俱作昭。此與世家作招。古通。索隱本作略誤。又共

王之太子即是康王。安得別有太子。且亦無奔吳之事。攷春

秋傳是年楚伐吳為吳所敗。獲楚公子宜穀。史公必因此而

誤以宜穀為太子以見獲為出奔也。

衛獻公十八立定公弟秋 案世家秋作秋。古秋秋二字多

互訛。如襄十八年左傳雍門之萩。水經淄水注引作萩也。但

三傳春秋皆作剌。人表又作焱。乃焱之譌。攷詩采芻蕭與

秋合韻。荀子解蔽篇引逸詩秋與蕭合韻。則秋焱與剌音近。

或相通借。狄為秋之誤爾。又杜注云剌穆公孫。人表注云獻

公弟俱欠晰。剌乃穆公子黑背之子。於定公為從子。於獻公

史記志疑 卷八

奎

為從父昆弟。年表與世家俱云定公弟。謬甚。

靈王十四 衛殤公秋元年

案杜於左傳襄廿六年殺子叔注云。子叔衛侯剌。言子叔剌

無諡故。孔疏曰。此剌黑背之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黑背侵鄭。

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剌來聘。傳

云。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為剌無諡故稱族。然則剌之諡

殤。不知史公何據。

靈王十五 魯襄公十六地震

案春秋五書地震。惟見于文襄昭哀之世。乃表書其四而缺

其一。文何也。

晉平公彪元年伐敗楚子湛坂 附案史詮曰。湖本于作子

誤。湖本伐作我。



靈王十六 曹成公二十二伐衛

案襄十七年春秋衛伐曹則此是衛伐我之誤孫侍御曰或  
是報石買之伐而春秋不盡書于策也

靈王十七 齊靈公二十七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

史詮曰圍下缺我字臨淄下行晏嬰二字

晉平公三率魯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案襄十八年春秋晉

率以伐齊者十一國內六國無表故不書乃不及曹何也

靈王十八 曹武公勝元年

案春秋作勝此與世家作勝疑誤

靈王十九 齊莊公元年

案莊公名光此失書

靈王二十 魯襄公二十一日再蝕

史記志疑

卷八

宋

案此與二十四年俱依春秋書日再蝕然歷法無頻交之理

說在孝文紀

晉平公六殺羊舌虎 案左傳晉殺欒盈之黨十人而此獨

書羊舌虎豈因叔向之故耶又豈因其母龍蛇之語耶

靈王二十一 齊莊公三晉樂進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

案左傳欒盈適齊晏平仲諫齊侯毋納欒氏弗聽史言歸之

妄也欒盈之為樂進說在晉世家

靈王二十三 魯襄公二十四侵齊

案魯之侵國多矣表獨書是年之侵齊何也

齊莊公五畏晉通楚晏子謀 案左傳齊懼晉結楚非晏子

謀也

鄭簡公十七子產曰 案子產曰三字行

靈王二十四 晉平公十伐齊至高唐

案晉未嘗至高唐說在晉世家中

秦景公二十九公如晉盟不結 案左傳在二十八年且非

公自行也說在秦紀

靈王二十五 晉平公十一誅衛殤公復入獻公衛殤公十二

齊晉殺殤公復內獻公

案殤公之弑獻公之復皆甯喜為之與齊晉何涉說在衛世

家誅字欠安

吳餘祭元年 案吳下當增子字

靈王二十七 齊景公三鮑高欒氏謀慶封

案陳氏亦共謀之此缺

景王元年 楚熊郊敖元年

史記志疑

卷八

宋

案熊字當衍

燕惠公元年 案史于燕事最為疎舛而九不能明者惠簡

二公之事也據年表世家惠公元年齊高止奔燕六年惠公

奔齊其年皆與春秋合惟春秋所書北燕伯款左傳以為簡

公而史作惠公此索隱所云與經傳不協未可強言者也余

謂信史不如信經况燕事缺失甚多安知史不誤以後之惠

公易前之簡公乎 史自惠公而下歷悼共平三世 史稱惠公

在位九年簡公在位十二年然世家不說惠卒之年惟表書

九年疑九年是七年之誤而簡公十二年之誤實明白無疑

亦徵之春秋春秋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以

為北燕伯款即是簡公今以惠為簡依年計之魯昭十二年

當燕簡十五年 此表為燕就使簡公歸燕便卒固已十五年



矣。年表世家俱書惠公歸至燕卒未識所據。何云十二則又必是齊納簡公于陽事而妄為之說也。安知史不誤以惠公七年為九年以簡公十五年為十二年而遂變亂五君簡悼共之年數乎。蓋史所紀燕君之年大半亦不足信耳。人表列惠公于下中。列簡公于中下。而復列北燕伯款于下上。因錯認為兩人而重出也。

吳餘祭四守門開殺餘祭。案春秋餘祭在位四年。夷末在位十七年。表與世家倒錯二君之年。吳越春秋而此餘祭四年有守門開殺餘祭之文何也。蓋後人因史誤書遂依春秋將六字移入四年。史表元文必書于十七年。不然既云四年殺矣。何又稱十七年乎。

景王二 鄭簡公二十三諸公子爭寵相殺子產子成止之

案相殺乃欲殺之誤。子成乃子皮之誤。攷左傳襄三十年駟

史記志疑

卷八

案

氏伐敗良氏子產斂葬伯有。良駟氏欲攻之。子皮怒曰。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世家云。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乃止。所謂公子或諫雖非。而事自合也。

景王三 楚郝敖三王季父圍為令尹

案左傳襄二十九年云。郝敖即位圍為令尹。是郝敖元年事。此與世家誤在三年。

景王四 魯昭公稠元年

附案世家依左傳作稠。孔疏釋文全。此表與漢書從世本作稠。徐廣又作昭。竝非。穀梁疏引世家作稠。恐是訛耳。

秦景公三十六秦后子來奔晉。案本國不得言秦。而奔晉不得言來。竝誤。有本作公弟后子奔晉。疑後人因其誤而改之。毛本無來字。

景王五 齊景公入齊田無宇送女來

案此書本國事。不必言齊。送女者致少姜于晉也。不可言來。當衍齊字來字。

楚靈王圍元年共王子肘王。案三傳春秋皆書君虔。蓋靈王即位易名熊虔。而圍其初名。經止書虔者。熊為楚君通號。可以不書。猶平王本名棄疾。即位名熊居。春秋亦止書楚子居也。乃表于平王改稱居。而靈王獨稱其初名。世家并不及改名之事。疎矣。王即古玉字。李陽冰所謂三畫正均如貫玉也。後文平王抱王全。說見前。毛本竝作玉。

景王七 魯昭公四稱病不會楚

案左傳楚子合諸侯于申。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表與世家皆言公稱病。蓋誤以衛為魯也。

史記志疑

卷八

案

楚靈王三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宋方誅慶封冬報我取五城。案此即申之會也。申為楚地非宋地。又吳之伐楚取棘檟麻三邑。亦不得言五城。皆史之誤。吳世家作取三邑是也。冬下又缺吳字。至朱方之為宋方。乃湖本訛刻耳。

曹武公十七稱病不會楚。案左傳曹辭以難。此亦誤以衛之辭疾為曹也。

鄭簡公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會。附案左傳子產對楚王

曰。不來者魯衛曹邾。是四國也。史公因邾無表。改四為三。

景王九 秦襄公元年

附案秦伯之諡。無論春秋及秦紀竝作哀公。而襄公為秦開國之祖。不應子孫上全其諡。蓋以字近致訛。亦猶陳哀公之為襄公。魏襄王之為哀王也。秦記作畢公亦非。說在紀中。



景王十 齊景公十三入燕君晉平公二十三入燕君

案魯昭六七兩年左傳齊侯如晉請伐燕納簡公晉許之齊

受燕賂不克入其君而還乃表云入燕君齊世家云景公如

晉見平公欲與伐燕晉世家云伐燕燕世家又云齊高偃如

晉請其伐燕晉許與齊伐燕入惠公皆妄說也伐燕一役齊

侯往晉自請不得言高偃如晉齊受賂不克入亦不得言入

其君而晉實未嘗全齊出師尤不得言晉伐燕既不全伐則

燕君之入不入無關於晉何以書入燕君又况不克入乎當

簡作楚靈王六執芊尹 附案芊尹乃芊尹之訛以草名官陳亦

有之釋文音于付反世家亦訛芊

燕悼公元年惠公歸至卒 案惠公當作簡公說見前而所

史記志疑 卷八

書歸卒之誤甚于訛簡為惠也以悼立于簡未歸之先耶而

君未告葬何以奸位即謂為燕人更立自在簡出亡時不應

書悼公元年于簡奔四年之後矣以悼立于簡卒之日耶而

尚未踰年何以改元又不得援當年改元之變禮以為例也

况是年齊受賂還不克入簡公奈何妄稱歸卒乎然則簡公

歸于何歲曰春秋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魯昭十二年

為史表燕悼六年實燕簡之十五年也然則簡公卒于何歲

曰不可考已其卒于納陽之年歟其非卒于納陽之年歟春

秋不書三傳不著未能的知墨子明鬼篇引燕春秋謂簡公

冤殺其臣莊子儀為其所擊殪于車上與杜伯射宣王相類

而亦不說其年史蓋因納陽一語飾成此詞非別有所本耳

然則悼公之元在何歲曰古史云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

之出燕既立悼公矣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

不入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即位改元爾至悼公六年齊高偃

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蘇氏論悼立于簡出之時是也謂悼改

元于齊納簡不克之年則非也蓋簡卒而悼始改元也悼之

立攝也與他國君更立改元者異若果簡未卒而悼已改元

則簡不得有十五年而悼又何止七年乎

景王十一 魯昭公八公如楚楚甯之賀章華臺楚靈王七就

章華臺內亡人質之

案昭公如楚以及楚之就章華而內亡人俱在前一年此與

魯楚兩世家並誤

衛靈公元年 案公名元此因與元年連文而失書也

陳哀公三十五襄公自殺 附案襄乃哀之譌

史記志疑 卷八

景王十三 魯昭公十四月日蝕

案春秋是年無日食此誤增也說見前

晉平公二十六月公薨 附案昭十年春秋平公卒于七

月戊子此譌作十月竹書亦誤

景王十四 楚靈王十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為蔡

侯蔡靈侯十二使棄疾居之為蔡侯

案昭十一年左傳云三月丙申楚子伏甲饗蔡侯于申醉而

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則表與蔡楚世家言醉殺蔡侯非也棄

疾為蔡公此兩稱蔡侯誤

景王十五 楚靈王十一王伐舒

附案舒即徐也說在齊世家 蔡侯廬元年景侯子 案廬謚平此失書也廬字釋文本引



左氏經作盧蓋古通用。三傳春秋今本並作盧如曹宣公之名公穀作盧人表而左氏作盧釋文本引左氏又作盧於公羊亦云作盧桓十三年左傳盧戎釋文本作盧即漢地理志之中廬縣吳世家有吳子柯盧而吳越春秋作廬可以互驗惟徐廣謂一本蔡平侯之名作盧則是誤耳蔡以前一年滅以後一年復立乃表不空此一格而即書廬元年者豈亦如陳惠公之探續先君卒年以為元乎蔡世家何以不書又平侯為景侯曾孫靈侯之孫隱太子有之子年表世家及人表俱誤以為景侯子也。

鄭簡公三十六公如晉 案昭十二年左傳簡公以三月卒如晉朝嗣君者定公也此但書公如晉不幾以為簡公如晉乎。

史記志疑

卷八

書

吳餘昧元年 案吳下缺子字夷末之兄餘祭左傳襄二十八年稱句餘杜注以為夷末案二十一年傳又稱戴吳蓋音近隨呼耳左襄十年餘謂餘祭戴吳非若夷末之名左穀春秋竝全公羊末作昧亦作末史于刺客傳作夷昧從公羊也而表與世家作餘昧索隱謂公羊夷餘聲相近古文通借人表吳越春秋亦仍史。

景王十六 陳惠公五楚平王復陳

史詮曰我作陳非也。

蔡平侯二立景侯子廬 案景侯子當作景侯曾孫。

景王十七 楚平王居元年共玉子

附案湖本訛王作玉。

景王十八后太子卒

案后下似失崩字說見周紀 楚平王二王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案事在六年非二年也說見秦紀。

景王十九 魯昭公十六公如晉晉畱之葬公恥之 案十五年公如晉世家與春秋全此誤書于十六年又公為晉人所止故十五年冬如晉至十六年夏始返竝非晉畱使送葬且晉昭公以八月卒十月葬在公歸之後安得謂晉畱之葬此與世家俱誤蓋是年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史因誤以為公耳。

鄭定公四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案此即裨竈請禳火之事所謂不如修德者乃史公意測言之非子產有是言也又事當鄭定公五年此書于四年誤。

史記志疑

卷八

書

吳僚元年 案吳下缺子字 景王二十 魯昭公十七正月朔日蝕彗星見辰 案正月乃六月之誤彗亦宜作孛皆說見前又彗上缺冬字 晉頃公棄疾元年 案棄字誤當作去世家與春秋合 景王二十三 魯昭公二十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齊景公二十六獵魯界因入魯

案齊魯兩世家亦載此事孔子世家并載景公與孔子問答語而左傳無之未知何出疑六國時人偽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為此說者因是年齊侯田于沛也。

宋元公十公母信詐殺公子楚太子建來奔見亂之鄭 案左傳殺公子寅等六人乃華氏向氏如表所說竟似元公殺之矣楚建黨于元公故借公子城等七人奔鄭非見亂之故



也此與世家竝誤

蔡平侯九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案平公靈公乃平侯靈侯之誤說見前但攷昭廿一年左傳平侯太子朱卽位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朱不用命將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則東國未嘗殺平侯子也此與世家言攻平侯子自立全誤又東國之立在後二年此書于平侯九年表內非

景王二十四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案是歲爲魯昭公廿一年乃平侯太子蔡侯朱之元年非平侯弟悼侯東國元年也春秋書冬蔡侯朱出奔楚則在位一年固已成爲君矣而年表世家皆略不書未知史公何意又奔楚亦是朱非東國也此言東國奔楚者因春秋有東國卒

史記志疑 卷八

七

于楚之文而穀梁經傳又謬以朱之奔楚爲東國史公遂仍其誤爾蓋此年當云蔡侯朱元年奔楚後年當云蔡悼侯東國元年

景王二十五

案是年四月王崩立王子猛十一月猛卒是爲悼王雖未卽位而周人奉之春秋載之何得沒而不書

敬王元年 蔡悼侯三

案悼止二年無三年也年表世家竝妄以蔡侯朱之一二年并于悼侯耳

鄭定公十一楚建作亂殺之 案鄭殺子建不知何歲表在十一年世家在十年皆妄爾左傳附紀殺建事于哀十六年因其子白公之亂而追敘之也

敬王二 魯昭公二十四 鸚鵡來巢

案春秋在二十五年此誤書于二十四年世家是

楚平王十一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案爭桑之事左傳不載史公據呂氏春秋所說微竊竝載于年表吳楚世家伍子胥傳中攷左傳昭二十四年吳滅楚之巢及鍾離由于楚略吳疆邊人不備非關爭桑也又春秋書滅巢不書鍾離杜云告敗略乃此書取鍾離而偏不書取巢何歟

蔡昭侯申元年 案三傳春秋書昭侯之名竝作申然文侯已名申矣左傳哀四年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計昭侯是文侯元孫乃與高祖全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左傳釋文亦云而世家又作昭侯甲攷文侯父莊侯名甲午見定四年左傳年表書之則昭

史記志疑 卷八

美

侯亦不應與全名侯考

燕平公六公如晉請內王 附案此上格鄭表中語卽昭廿四年左傳鄭伯見范獻子事各本訛入燕表

敬王三 魯昭公二十五公出居鄆

案春秋二十五年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月公居于鄆而表書居鄆于二十五年齊尚未取公安得居之且下年表云齊取我鄆以處公順文連敘則尤不應先言居鄆矣疑居鄆二字是奔齊之誤也齊魯世家書取鄆居公或在前一年或在後一年亦順文連敘非屬誤條

敬王四 晉頃公十知櫟

附案知文子之名左氏經傳作躒公穀昭三十一年春秋章昭晉語注與史表晉世家及索隱引世本見趙竝作櫟左傳



昭九年釋文亦云本又作椽趙世家前作蹀後作椽昭五年左傳  
作椽攷說文無蹀字其引輔蹀作趙此荀蹀从木旁史公  
多識古文今本左傳乃杜元凱所定文子名當依史為是惟  
公羊釋文云又作濼非

楚平王十三秦太子為昭王附案太字乃女之訛史詮曰

立秦女子今本缺立字毛本作秦女子立為昭王

宋景公頭曼元年案景公之名說在宋世家

敬王五 楚昭王珍元年誅無忌

案三傳春秋及子胥傳謂昭王名軫則此與世家作珍誤矣

但昭二十六年傳云太子王弱杜注王昭王也豈有二名歟

費無極之為無忌蓋以北音相近而異楚世家伍子胥傳及

吳越春秋並作忌

史記志疑 卷八

敬王六 晉頃公十二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案此即昭二十八年左傳晉滅祁氏羊舌氏事也故晉趙魏

世家並言之然二氏雖皆公族為大夫者不皆六卿之族子

說在晉世家中

曹襄公元年 案此公七世祖其公名襄則豈有以先君名

為諡之理當依世家及人表作聲公徐廣固云一作聲也又

失書名野但所疑者世家載悼公九年朝于宋為宋所囚曹

人立其弟聲公野悼公死于宋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之代

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復弒之代立人表以聲公

是為靖公而攷春秋昭二十七年書曹伯午卒定八年書

曹伯露卒無聲隱二世然則悼公卒便接靖公凡在位十三

年無悼公朝末囚死之事並無世代相殺也乃表與世家增

聲公五年隱公四年而以靖公為四年又謂隱公弒聲靖公  
弒隱史豈別有所據歟與春秋違恐不可信索隱引世本亦  
全于春秋而曰彼文自疎背經信史何其戾哉

吳闔閭元年 案春秋定十四年書吳子光卒闔閭是其號

舍名稱號與史例乖當云吳子光元年史于壽夢諸樊闔閭

獨不依春秋書名殊不可曉又未得以楚之稱敖比矣昭十

杜注無號諸者楚皆謂之敖

敬王十晉使諸侯為我築城

案築城宜書也乃靈王二十三年齊人為王城邾何以不書

敬王十一 楚昭王七囊瓦伐吳敗我豫章

案事在定二年左傳當楚昭八年吳闔閭七年此與吳表及

吳楚世家伍子胥傳並誤在前一年

史記志疑 卷八

蔡昭侯十朝楚以喪故爾 附案喪當作襄訛刻也

曹隱公元年 案依史例當作隱公通此失書名然春秋無

隱公也說見前

吳闔閭六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案事在七年說

見楚表

敬王十四 蔡昭侯十三衛侵我吳與我伐楚郢

案是年無衛侵蔡事必楚侵蔡之誤史詮曰入郢脫入字

敬王十五 魯定公五楊虎

附案陽虎之陽獨此處作楊毛本改蓋古字通用非訛誤也

何以敬之如春秋昭二十五年陽州公羊作楊州左傳僖十

五年步揚成二年疏引世本作步楊而史晉世家作步陽襄

十二年揚梁水經汝水注作楊梁而郡國志作陽梁宣元年



解揚史作楊而人表作解陽孟子陽虎曰為仁不富鹽鐵論地廣篇引作楊子楊朱莊子山木篇作陽子呂子不二篇陽生注引孟子亦作陽子爾雅秦有楊陟呂覽有始篇作陽華史記秦將楊熊高祖功臣表東武侯敘功作陽熊惠景侯表有楊虛侯倉公傳作陽虛貨殖傳秦陽蓋一州漢書作秦楊漢書諸侯王表真定王陽十三王傳作陽外戚恩澤表朱博封楊鄉侯傳作陽鄉地理志有丹陽陽邱陽阿而史漢兩王子表作丹楊晉宋志亦竝作丹楊魏續丹楊太守郭旻碑及都改陽字恐非漢書王子表以陽邱為楊邱張守節高祖侯表序正義以陽阿為楊阿後書順帝紀中常侍楊定續天文志中作陽定晉書有楊駿水經注卷五作陽駿隋志太原陽曲縣文帝自以姓楊惡陽曲之號改為陽直廣宏明集十

史記志疑 卷八

考

一卷破邪論引齊秘書楊珍史目其後又作陽珍予所見如此尚當有之前人未嘗言陽楊通用者故綜舉以備考無嫌辭費

曹靖公路元年 附案世家作露與春秋全此與人表作路亦古通左傳筆路史記作華露魯語露堵父左傳昭廿七年疏引作路堵父

敬王十六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案表于王子朝之篡不書子朝之奔不書子朝之殺亦不書而突書子朝之徒作亂無首無尾似失書法敬王處于姑舊亦未嘗奔晉說在周紀

楚昭王十二吳伐我番 案定六年左傳吳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而無伐番事蓋史公以獲潘子臣

為伐番也此與吳表及吳楚世家伍子胥傳書取番全誤索隱彌縫其說以子臣為番邑大夫妄甚或云即指繁陽之敗也子斯所將陵師番與繁音婆

楚恐徙都 史詮曰我作楚非也

吳闔閭十一伐楚取番 案取番之誤見前

敬王十七劉子迎王

案定七年左傳單武公劉桓公全迎王表不及單何也

敬王十八 楚昭王十四子西為民泣蔡昭侯恐

案此事左傳不載蔡世家書于前一年

衛靈公三十三晉魯伐我 案伐字衍

陳懷公四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闔閭十三陳懷公來留之死於吳 案懷公無如吳事吳亦無留懷公事說在陳世家

史記志疑 卷八

考

敬王十九 秦哀公三十六襄公薨

附案哀詛裏字說見前

敬王二十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案本紀不載彗星見或史公所見秦記有之歟然何以獨書於秦表且始皇紀後秦記未見此文疑當衍

敬王二十一 秦惠公二生蹀公懷公簡公

案秦紀惠公之孫厲共公生蹀公懷公則蹀懷者惠公之曾孫也懷公生簡公則簡公者惠公之元孫也此皆以為惠公所生誤甚

曹伯陽三國人有慶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止之請待

公孫請彊許之 案事不知何歲左傳在哀七年乃是追敘故曰初此與世家書夢于陽三年書彊為司城于陽六年未



確也又慶字當作夢公孫下重請字當衍湖本訛刻

敬王二十二 衛靈公三十七

附案衛表是年各本有伐魯二字此失刻也但魯定十二年無衛伐魯事乃伐曹之譌春秋所云衛公孟彊帥師伐曹也史詮亦言之

敬王二十三 晉定公十五趙鞅伐范中行

案定十三年左傳鞅為范中行所伐奔晉陽故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未嘗與伐范中之事也或謂鞅下疑脫奔晉陽三字

敬王二十四 衛靈公二十九

附案三十九湖本訛刻二十九

陳湣公六孔子來 案孔子世家是時孔子尚在衛適陳在

史記志疑 卷八

七年此與陳世家皆誤書前一年

曹伯陽六公孫彌好射獻雁君使為司城夢者之子亡去

案此事不定在六年說見前

鄭聲公五子產卒 案左傳子產卒于魯昭公二十年當鄭

定公八年乃年表世家竝繫于鄭聲五年上距定公八年凡

二十六歲豈不謬哉子產自魯襄八年始見于傳至昭二十

年卒其行事可見者四十四年歷鄭簡定二世云

敬王二十五 吳王夫差元年

案吳王當作吳子吳僭王號非史法所宜書或問吳楚皆僭王史于楚王尚書之則書吳王自不為過亦春秋據實直書善惡自見之義也曰表于楚書王元非史法即以爲直書其實又何以闔閭之前書名書號俱不書王而獨于亡國之夫

差特書吳王耶

敬王二十六 魯哀公將元年

附案世本見索漢志釋文竝作蔣惟史作蔣皇王大紀從史疑二字古通莊子天地篇將閻菟音義曰一本作蔣也

晉定公十八齊伐我 案齊下缺衛字

吳夫差二伐趙 附案史詮曰湖本越作趙誤

敬王二十七 齊景公五十五輪范中行氏粟

案左傳云齊輪范氏粟范吉射逆之此與齊及田完世家皆增入中行氏非也

晉定公十九鄭來救我 案我字衍

鄭聲公八敗范中行氏 附案敗乃救字之訛

敬王二十八 宋景公二十五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史記志疑 卷八

案此為魯哀三年孔子在陳左傳及世家可證微服過宋乃

景公二十二年魯定十五年也政是去衛適陳時事此與宋

世家全誤

燕獻公元年 案索隱稱王邵據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

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偽謬聊記異耳余謂燕世家最疎舛莫

知年表世家與紀年孰誤而紀年出于汲冢雖不免乖亂為

後人所屬其真確之處頗足取徵杜元凱嘗言有益于左傳

自當分別觀之安得概斥為偽謬耶閻氏疏證卷四云汲冢

紀年不傳今傳者贗本恐不盡然

敬王二十九 晉定公二趙鞅救邯鄲柏人有之

案救乃拔之訛鞅有柏人在次年此與趙世家誤前一年

秦惠公十 案惠止九年無十年史誤以悼公元年為惠十



年也說在紀

蔡昭侯二十八大夫共誅昭侯 案以臣戕君而謂之誅可乎史表中凡弑君者多用誅字

敬王三十 晉定公二十二中行奔齊

案中行上缺范字

敬王三十一 齊晏孺子元年

案晏孺子名荼此失書矣與安古通公羊茶作舍亦通說在建元侯表散侯下

敬王三十二 魯哀公七公會吳王于紉微百年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案左傳微牢之對是子服景伯若子貢乃對召康子也史誤書之說在吳世家

史記志疑 卷八

全

宋景公二十九侵鄭衛魯 案史記謂今本誤曹為魯是也

蓋表中曹字有誤作晉者魯桓十六年會曹伐鄭作會晉也有誤作魯者魯定十二年衛伐曹作伐魯及此年侵曹作侵魯也但攷春秋哀七年無宋侵衛事則衛字當衍或曰晉魏

曼多侵衛宋必以師從故表書之然無據

敬王三十三 魯哀公八齊取我三邑齊悼公二伐魯取三邑

案春秋齊人取謹及剛齊世家全而此與魯世家作三邑誤矣又此魯表書取邑而不書歸邑何耶取在夏歸在冬

楚惠王二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 案白公之召左傳追敘于哀十六年莫知的在何時乃表書于惠王二年世家及伍子胥傳亦然恐是意揣爾

曹伯陽十五虜伯陽 案伯者曹伯陽者其名曹本伯爵史

自繆公而下已改稱公矣陽猶仍稱伯豈以亡國示貶歟然年表世家皆謂之伯陽蓋史公誤認伯亦是名故連陽字呼之此與公羊傳解伯于陽之謬何異公羊昭十二

敬王三十五 齊悼公四齊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任為簡公

案悼公之弑左傳但云齊人史公于秦紀依左傳齊人弑悼公齊人者陳恆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明云田氏殺陽生乃表

與吳齊衛世家伍子胥傳或云鮑子或云鮑氏而田完世家直曰鮑牧夫弑君大逆何可輕誣况牧已于前二年為悼公所殺安得起九京而加以弑逆之惡名乎任王古通齊世家

徐廣引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而表無此語是徐說誤

楚惠王四伐鄭 案鄭乃陳字之誤

史記志疑 卷八

論

衛出公八孔子自陳來 案孔子居衛已五年矣孔子世家甚明此與世家言孔子是年自陳至衛妄也

吳夫差十一誅伍員 案誅員在魯哀十一年為夫差十二年此與吳世家子胥傳並誤

敬王三十六 齊簡公元年 案簡公失書名

敬王三十七 楚惠王六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案此事左傳在哀十六年為楚惠十年蓋追敘也年表世家在惠王六年不知何見

衛出公十公如晉與吳會橐臯 案是時衛不服晉安有如晉之事當是如吳爾又哀十二年左傳與吳會橐臯者魯也與吳會鄭者魯也地此與吳世家並誤



敬王三十八 燕獻公十一敗宋師

附案此是上格鄭表中語即哀十三年春秋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之事各本訛入燕表

敬王三十九 魯哀公十四衛出公來奔

案出公奔魯春秋書于哀十六年正月從告也當依左傳在十五年為是事在閏月此與衛表及衛世家俱誤在是年

衛出公十二父蒯聵入輒出亡 案衛侯父子一入一出在後年閏月蓋出公在位十三年而亡也此與衛世家誤作十二年故以出公之十三年為莊公元年矣

敬王四十 魯哀公十五齊歸我侵地

案左傳公孫宿以成叛因子貢言齊歸成非侵地也此與世家全誤

史記志疑

卷八

金

齊平公鸞元年景公子也齊自是稱田氏 案呂氏雖微豈有君從臣姓之理稱字疑當為歸也然各本俱作稱而徐廣于齊世家引表亦全似實有改姓之事真不可解史詮謂齊當作常非也景公子當作景公孫或作悼公子此亦誤

宋景公三十七筮惑守心子革曰善 案筮惑守心何善之有於義未明此事左傳不載出于諸子如呂氏春秋案淮南子新序四雜事皆稱之然不定在是年若依延年二十

一歲之說亦當在二十七年景公四十年卒而又疑不足據也編

衛莊公蒯聵元年 案莊公紀元當移後一年

敬王四十一 陳湑公二十三楚滅陳殺湑公

案滅陳在後一年

敬王四十二 衛莊公三莊公辱戎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案莊公在位止二年表誤滅出公之十三年為十二年以益莊公故莊公有三年世家全誤攻哀十七年左傳趙簡子伐衛由莊公背晉也衛人遂出莊公晉師還莊公復入先是莊公薨戎州又髡戎州已氏妻髮以為夫人呂姜鬻及復入莊公使匠久更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莊公莊公踰于北方

墜而傷股戎州人攻之入于已氏為已氏所殺則簡子之伐衛元與戎州無涉而戎州之攻公不與伐衛全時乃表言戎州人與簡子攻莊公出奔世家言戎州告簡子簡子圍衛莊公出奔俱并二事為一科謬已再左傳言莊公之出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莊公入般師出至莊公被殺衛復立般師而齊

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歸表俱不書世家亦不言晉先立般師一節殊失事情索隱亦議史公疎略也

吳夫差十八楚敗我 案楚乃越之誤所謂笠澤之軍也

敬王四十三敬王崩

史記志疑

卷八

金

案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此缺一年說在周紀

晉定公二十五三十七卒 附案二十五乃三十五之誤亦猶他本以三十七卒為三十六卒皆傳刻訛耳

秦悼公十四卒子厲公立 案悼公享國十五年史誤以悼元年上增惠公作十年故悼少一年耳說在秦紀又悼公之子為厲其公蓋兩字訛此脫

宋景公四十六十四卒 案左傳宋景卒于哀二十六年是四十八年卒也此表與世家作六十四六國表又作六十六

案滅陳在後一年

案滅陳在後一年



竝誤

衛君起元年石傳逐起出 附案索隱本引年表云石傳逐君起與今本異石傳他本均作石專蓋專字之譌與敷全索隱云傳音補亦作專是也左傳作石圃傳專皆與圃音相近故假借用之世家稱石曼專曼字衍索隱云諸本無曼字可證專當為專然索隱于世家云博音圃索隱本引世家作石是石曼博與又音徒和反博或作專各本世家載索隱云專音圃或音姑所說不全集韻及司馬光類篇博字注云衛有石博彼五切博與圃亦音近各本譌博為博猶譌專為專耳而所以作石曼專及音姑者必誤以石圃與石曼姑為一人曼姑見哀三年經又音徒和反者必徒官之誤他本史記蓋有譌博作博者故出此音而集韻類篇遂于博字注引石博以實之

史記志疑

卷八

全

可笑

吳夫差十九二十二卒 案二十二當作二十三而身亡國滅亦不得但言卒當依索隱言滅

史記志疑卷八終



史記志疑卷九

六國年表第三

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案史公言秦盡滅史記固也然攷漢書律歷志引六國春秋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又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自序傳云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其餘歷謀尚多史公嘗讀而著之則諸侯之史當時猶有存者安得以爲盡滅不見耶

表六國時事

案表實列七國所謂七雄也天官書亦言七國相王正義以漢七王非也而乃曰六國蓋與十三侯表稱十二侯全誤已

秦魏韓趙楚燕齊

史記志疑

卷九

十

案世表及十二侯表以齊晉秦楚燕爲次世家以齊燕晉楚趙魏韓田爲次而此又不全攷魏表附衛韓表附鄭楚表附魯齊表附宋以五國爲魏韓楚齊所削減也晉爲三家其滅魏分晉都有之故載晉於魏表而晉滅於周安王二十六年此表起於元王則晉傳六世歷百年君臣之義未改也乃驟奪其君而子其臣復篡效逆豈春秋存陳之道乎成王在幼曾未傳周旦改元即昭公出奔亦不聞季孫更號而不附三家於晉反附晉於魏未免倒置況川齊全一盜國之臣也然必俟康公已薨呂祀已絕始以田氏紀年史公未嘗不見及之何三家偏標名於晉存百年之前哉三家紀年必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爲侯之時當魏文侯二十二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竹書於未命爲侯之前稱景子烈子若依史法方應貶削



不書遲至晉滅以後今之書文景烈三侯元年蓋從其國史  
 追紀之詞雖與十二侯表書晉武公之例有異猶之可也乃  
 韓之紀年始武子而趙之紀年先於魏韓表始簡子世家始  
 襄子殊難意解且其誣趙氏更甚知者世家謂趙烈侯追尊  
 獻子為獻侯竹書稱趙獻子通鑑書獻子是已胡注因表獻  
 侯遂曰獻子即獻侯蓋分晉之  
 後三晉借侯久矣謬  
 甚是時未分晉也是獻未稱侯矣獻未稱侯將溯而上之  
 若桓襄簡三子均不稱侯無疑矣既不稱侯其不得紀年審  
 矣趙不得紀年則韓武子之不得紀年益明矣史公胡以大  
 書特書增加其不臣之跡乎燕策張儀說昭王曰趙王以其  
 姊為代王妻魏策安陵君曰受詔襄王皆謂襄子也史公豈  
 亦猶是哉莊子齊物論稱晉獻公為王齊策蘇子說問王稱  
 和為齊太王全安又秦策黃歇上書昭王稱秦文王武王為  
 先帝趙策魏牟說孝成王稱王之先帝尤妄此與王莽自以  
 史記志疑 卷九  
 姚緜田陳王五姓是全族然則七國宜何以書曰周表之下  
 追王陳胡公陳敬仲何異然則七國宜何以書曰周表之下  
 晉為首燕次之楚次之齊次之秦次之晉齊之滅然後次韓  
 故先之次趙次魏於秦之下次田氏於三晉之下庶幾得之  
 魏獻子韓宣子  
 附案魏韓表首書獻子宣子蓋後人因趙表書簡子襄子而  
 妄增所當衍也然有不可解者魏獻子舒卒於魯定元年韓  
 宣子起卒於魯昭二十八年此時久無其人又何以書哉  
 元王元年  
 案此乃周敬王四十四年非元王元年也敬王之年本紀既  
 誤為四十二而十二侯表復誤為四十三遂以敬王末年為  
 元王之元其所列七國事俱各差一歲矣又周諸王皆不書  
 名與十二侯表全然以世表例之是疎也

厲共公元年 案厲共公上失書秦字  
 趙簡子四十二 案簡襄紀年之謬前已言之而簡子執代  
 為大夫未知的在何歲攷春秋魯昭公二十五年黃父之會  
 趙鞅始見於經至此時是四十二年也但明年為魯哀公二  
 十年乃越圍吳之歲左傳越圍吳趙襄子降於喪食時居簡  
 子喪故道楚陸問吳王於軍中稱先主先臣則簡子於此年  
 卒明矣乃表列簡子至六十年世家亦云晉出公十七年簡  
 子卒豈非大誤  
 楚惠王章十三年吳代我 案代乃伐之訛然攷左傳哀十  
 九年止有越侵楚以誤吳事是時吳將滅矣尚能出師伐國  
 乎此與楚世家竝誤蓋終夫差之世未嘗與楚交兵也盧學  
 士云疑越伐我之誤  
 史記志疑 卷九  
 燕獻公十七年 案紀年無獻公說在十二侯表  
 元王三 案晉出公錯元年  
 案晉世家出公名繫與索隱所引世本全則此錯字誤而其  
 在位之年此作十八世家稱十七徐廣曰或云二十年皆非  
 當依紀年二十三年案也案於周定王十七年古史依世家  
 前編依年表大紀又作十六年竝誤  
 齊平公七越人始來 案平公七年為魯哀廿一年左傳書  
 越人始來謂遣使至魯也豈亦兼聘於齊乎  
 元王五 楚惠王十七蔡景侯卒  
 索隱曰景字誤合作成侯徐廣不辨即言或作成按景侯即  
 成侯之高祖父世家徐云或  
 作景尤謬  
 燕獻公廿一 附案此當作二十一



元王六 秦厲共公六縣諸乞援

附案史詮謂縣諸乃縣諸之訛是也後此二十年與縣諸戰

又匈奴傳隴西有縣諸蓋戎國即漢志天水郡縣諸道

楚惠王十八蔡聲侯元年 案聲侯名產此失書

元王七 秦厲共公七彗星見

案秦紀無之始皇紀末秦記云其十年彗星見與表合疑因

十年彗見而誤重也

趙簡子四十八衛莊公飲大夫不解履 案衛事附魏此十

七字當書於上二格魏表中錯在趙表也而莊公乃出公之

誤不解履乃不解襪之誤

元王八

案元年為敬王末年故元王有八年其寔止七年也

史記志疑 卷九

四

定王元年

附案定當作貞定說在周紀

定王二 秦厲共公十庶長將兵拔魏城

附案魏城秦地不可言拔集解各本說拔一作捕亦誤當為

補若後年補龐戲城補龐矣

楚惠王二十二魯哀公卒 案哀公卒於楚惠二十一年此

誤後一歲

定王三 楚惠王二十三魯悼公元年

案悼公之元當書於楚惠二十二年又悼公失書名

定王五

案左傳事在魯哀公廿七年當周定王元年晉出公七年鄭

聲公三十三年齊平公十三年也此與齊表並誤而鄭世家

書於聲公二十六年尤誤桓子蓋駟宏之謚左傳不見史公

應別有所據

趙簡子五十四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案代為大夫耳安得妄稱太子且是時簡子死已十三年矣

知伯何從與語而襄子之怨知伯左傳末篇所載甚明曷嘗

有謂簡子使廢襄子之事此及世家俱誤

燕孝公元年 附案燕諸君之名皆佚而人表作考公桓不

獨謚與史異而又有名不知何出恐亦如十二侯表之書燕

釐侯莊索隱引紀年稱成侯載也毛本人表

齊平公十七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令知以亡

案事在十三年也史詮曰湖本今作令誤又缺所字乃今知

定王七 表鄭哀公元年

五

史記志疑 卷九

案世家哀公名易此失書大紀作錫

定王八 秦厲共公十六塹阿旁

附案阿乃河之訛秦紀作阿旁

定王十二 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

案襄子不應紀元前已言之即如所書亦失趙字且自當在

越圍吳之歲趙世家云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滅代

亦此年事而表書襄子元年於晉出公十七年之後者因吳

稱簡子六十年卒增多十八年故襄子立年減退其寔襄子

立於晉定公三十七年也餘說在趙世家

定王十三 表晉哀公忌元年

案繼出公而立者晉世家謂昭公會孫哀公驕趙世家謂昭

公會孫懿公驕竹書紀年謂昭公孫敬公無哀懿二公此又



作哀公忌其不全一也晉世家謂哀公十八年紀年謂敬公二十二年此又作哀公二年懿公十七年其不全二也且表以為哀公忌而晉世家言忌早死立忌子驕為君何抵牾若是乎攷索隱正義引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與晉趙兩世家稱驕為哀公會孫合則忌是哀公驕是懿公忌與驕乃父子晉世家誤以懿為哀耳紀年謂立昭公孫敬公蓋懿又諡敬特誤以曾孫為孫也余疑忌既早死未嘗為君哀公之稱當是其子追諡之繼出公者必懿公驕非哀公忌矣至其立年之多少依紀年為確表與世家俱非宜衍晉哀公忌元年六字而補書晉懿公驕元年於周定王十八年方合出公二十三年卒當定王十七年或問杜元凱於左傳篇末注引史記謂圖晉陽殺知伯在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十四年春

史記志疑 卷九

六

秋後二十七年何歟曰杜皆誤也晉陽之事當周定王十六年乃晉出公二十二年魯悼公十五年杜所稱魯年誤仍六國表而晉年又誤合表與世家言之表書晉事於懿公二年世家書於哀公四年均屬訛舛杜既不審即或依表亦宜作二年若依世家則宜作哀公安得牽合為一哉而所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者應作二十八獲麟絕筆之後至定王十六年凡二十八歲也

定王十四 表衛悼公黔元年

案悼公之名表全世家索隱引世本作虔杜注左傳作黜未知孰是而左傳哀廿六年悼公立當周元王七年即表八年此書於定王十四年誤矣但表於元王七年其疑六年書出公奔宋自應書悼公在元王八年乃後十四歲而始書者史公妄以出

公復入七年為二十一年爾蓋出公以魯哀三年立至哀十五年亡在位十三年亡三年復入為哀十九年在位七年復亡為哀二十五年明年悼公立出公後卒於越左氏甚明出公前後在位二十年悼公之立出公未卒其卒不知何歲乃衛世家云出公立十二年亡四年復入立二十一年卒其誤政與表全索隱亦誤又索隱引紀年悼公四年卒此與世家竝作五年無從攷定古史定悼公為十八年

定王十五 魏

案史魏表元文是年有晉懿公驕元年六字索隱正義引年表可據各本皆脫然懿之立定在定王十八年

趙襄子四與智伯分范中行地 案晉世家事在晉出公十七年是也此與趙世家竝誤又分地是智伯與三晉非祇趙

史記志疑 卷九

七

與智伯分之此亦脫韓魏字

定王十八 秦厲共公二十六左庶長城南鄭

案秦此時何以有南鄭說見紀中左庶長下似缺人姓名

齊宣公五宋景公卒 案景公卒於齊平公十二年非宣五年也說在十二侯表

定王十九 表衛敬公元年

案敬公之元依悼公在位五年數之當在周定王五年此誤書於十九也又敬公名費失書

齊宣公六宋昭公元年 案昭公之元當書於齊平公十三年此誤又失書昭公名昭公在位四十七年表與世家全世亦非

定王二十 燕成公元年



附案索隱引紀年成侯名載恐未可據

定王二十一 秦厲共公二十九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案知伯滅矣何以寬又稱知伯當衍伯字前編曰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杭氏疏證曰本紀不載疑是前二十五年知開事重出二說並通

考王元年

案紀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弑之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弑思王自立是為考王故廣宏明集十一引楊玠史目陶公年紀云三王共立一年表疎甚

考王四

魏表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史記志疑

卷九

八

案三晉不當獨舉韓魏蓋脫一趙字幽公之元當書於周考王十二年竹書是也又竹書幽公在位十年此與世家皆誤作十八年

考王八 燕湣公元年

附案世家索隱引紀年以湣公為文公非前後已有兩文公

考王十

魏表衛昭公元年

案昭公名糾此失書索隱曰世本敬公昭公之元當在周定王二十四年

考王十一 秦躁公十三義渠伐秦

案此秦表也當書伐我

考王十二 楚簡王三魯悼公卒

案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漢志依世家是也其卒當楚簡之元

此書於三年誤至徐廣云一本悼公三十年皇甫謐云四十年竝非大紀又作二十七年亦非

考王十三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案靈乃懷之孫此仍秦記之誤說在始皇紀中

楚簡王四魯元公元年 案元公名嘉此失書其元當在簡二年

威烈王元年

魏表衛悼公廬元年

案世家作懷公與此駁齊前三世為悼公後六世為懷君不應重說此必有誤盛元年當在考王二年非威烈之元也

趙襄子三十三襄子卒 案襄子五十一年卒此與世家作三十三者誤以十八年益簡子也

威烈王二

魏表文侯斯元年

史記志疑

卷九

九

案十二侯表書晉武公之并晉為侯也仍其立年書之不追改元最為允當魏斯於二十二年為侯宜依晉武之例乃因其為侯而追書元年毋乃非乎然較之以趙簡襄桓獻及韓武紀元則有間矣竹書謂文侯立於考王元年非國策吳注謂文侯名勤蓋斯之謬索隱引世本稱孺子疾疾斯音近或後改斯名

韓武子元年趙桓子元年 案韓武趙桓不應紀元說見前

威烈王三 韓武子二鄭幽公元年

案鄭世家幽公名已此失書但幽之前為其公丑丑嗣哀公而立

而立位三十一年卒立於周定王十五年卒於威烈王二年表失書其公直以幽繼哀疎甚而世家集解引表作哀公三十八年尤誤哀公止八年即以幽繼哀則哀公

趙獻侯元年 案獻侯是追尊亦不當紀元說見前



威烈王四 秦靈公三作上下時

附案此所作時本紀不載封禪書有

韓武子三鄭立幽公子為緇公元年 附案緇公名駘此失

不書但世家集解兩引年表皆云立幽公子駘則是今本脫

耳至謂緇或作繚恐非蓋諡法無繚人表作繚公妄也然諡

亦不聞有繚疑是繆字之訛

威烈王六 魏文侯五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案大事記云表書魏誅晉幽公蓋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

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余攷世家言盜殺幽公魏文侯以

兵誅晉亂紀年謂晉大夫索隱引作秦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

則所稱盜者秦嬴也而魏所誅者盜也此表脫誤無疑又世

家紀年及索隱引世本竝以烈公止為幽公子世本作烈成公此作

史記志疑 卷九

幽公弟亦誤

威烈王九 秦靈公八城壘河頰

附案頰乃頰之省有本作頰者非

威烈王十一 補龐城

附案城字衍索隱本無

威烈王十二 秦簡公元年

案紀簡公名悼子此失書

魏文侯十一衛慎公元年 案此失書慎公名其元當在考

王十三年

趙獻侯十中山武公初立 附案中山即鮮虞其種乃白狄

續志謂子姓國左傳定四年已有中山之稱哀三年又見於

傳其來舊矣而年表世家皆書武公初立乃至是始稱公立

號諡索隱引世本武公之後有桓公蓋先見滅於魏其後復

立且借稱王為趙武靈所滅故附於趙表也乃徐廣謂武公

西周桓公之子殊妄中山此時方強安得見滅於周以其地

封宗室而周衰已甚又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況西周武公

當王赧時也大事記謂武公西周桓公之子或者徐廣徒聞

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鄭語韋注及水經滹水注謂與周全姓姬非

威烈王十三 齊宣公四十三伐晉敗黃城

附案敗字誤當依田完世家作毀

威烈王十四 魏文侯十三出其民人

案人字衍

齊宣公四十四伐魯莒及安陽 案世家作伐葛及安陵夫

安陽安陵皆非魯地疑有誤而葛乃莒字之譌猶王子表莒

史記志疑 卷九

魁之為葛魁也

威烈王十五 趙獻侯十三城平邑

案竹書在威烈王八年當趙獻六年未知孰實

齊宣公四十五伐魯取都 附案世家云取一城蓋都即城

也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都曰城莊二但

不知所取何都耳他本都字或譌作鄭

威烈王十八 秦簡公七壘洛城重泉

案秦紀在簡公六年

魏文侯十七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陽 附案魏趙世

家云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則宋乃守字之訛又世家云築雒

陰合陽川洛下脫陰邵二字洛陰邵陽其地皆在同州世家

邵省為合紀年作汾陰邵陽水經注四作汾陰邵縣汾字皆



誤徐廣曰一云擊宋中山置合陽尤非徐引世家作合陽韓景侯虔元年案索隱引紀年及世本云名處而史作虔未知孰是呂子任數注亦作處威烈王十九魏文侯十八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間常式

案受經式閭之事世家書於二十五年此在十八年不全蓋元不可以年定也而文侯之師子夏容齋續筆及宋永亨搜采異聞錄俱疑子夏不及文侯之世則大不然攷弟子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為周敬王四十年至是蓋年一百一歲矣以有道之士而享上壽亦理之常何足為疑且又安知文侯之師子夏不在初即位時乎梁釋僧祐宏明集載宗炳謂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

史記志疑 卷九

十者曾無數人乃無稽之談耳見解答何論子夏與文侯問答載於禮經受經為師著於史傳即諸子亦皆述之豈盡不可為典據哉

韓景侯二鄭敗韓於負黍 史詮曰我作韓非也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案穆公失名其元當在楚簡

王二十三年此誤

齊宣公四十九伐衛取丹陽 附案丹陽乃楚地非衛所有

齊何從取之他本多作母邱與世家全亦譌索隱本作取母

者是母即古貫字衛之邑索隱謂字殘缺妄也

威烈王二十一 魏文侯二十卜相李克翟璜爭

案世家載卜相事於二十五年未知孰是說苑臣術篇翟黃

自稱曰觸豈有二名歟

齊宣公五十一田會以康丘反 附案紀年云公孫孫當音去聲以康邱叛於趙乃今本之訛紀年已於上云田布殺公孫孫矣年表及齊與田完世家皆作田會索隱引紀年作公孫會是一人也紀年書於前五但左傳哀公廿四年魯滅石會晉師伐齊取康邱不知何時復歸於齊今無從考水經注廿四威烈王二十三 齊康公二宋悼公元年

案悼公之元當在齊宣公三十五年此書於康公二年誤也

悼公又失書名悼公在位八年索隱引紀年為十八

威烈王二十四 趙列侯七列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

仁義乃止

案世家以節儉侍者徐越也以仁義侍者牛畜也此撮舉互

異而又失荀欣大事記據番吾君謂公仲相趙四年之語載

史記志疑 卷九

此事於威烈王二十一年是也此與世家全誤在是歲

燕釐公元年 附案索隱引紀年以釐公為簡公非也索隱

亦以為妄

安王元年 魏文侯二十四伐秦至陽狐

案伐秦乃秦伐我之誤蓋以報十七年伐秦之役也

楚悼王類元年 附案世家作熊疑蓋悼王有二名通鑑從

表大紀從世家

安王二 魏文侯二十五太子帶生

附案莊子則陽篇作瑩釋文云郭本作瑩今本多作帶則疑

帶是誤又史詮曰帶太子擊之子也今本缺下子字

韓景侯九鄭圍陽翟 史詮曰圍下缺我字

楚悼王二三晉來伐我至桑丘 附案桑邱乃燕地楚肅王



元年齊伐燕取桑邱可證楚安得有桑邱之地乎當依世家作乘邱通鑑注亦從之蓋楚取之於魯耳乘與桑形近致訛但世家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邱誤也已解在年表中今本年表無正義當是傳寫脫失然所引年表與今本不全而反以乘邱為誤亦不可解得毋訛桑作乘耶

安王三 秦惠公元年

案紀年惠公前有敬公未知孰是說在紀

韓列侯元年 案列侯名取此失書但索隱謂世本作武侯

無列侯豈有二諡歟

趙武公元年 案武公名缺史先失也而武公之前為列侯

武公之後為敬侯不應武獨稱公此與世家並非人表仍史

誤大紀作武侯是也

史記志疑 卷九

安王四 韓列侯二鄭殺其相駟子陽

附案子陽之殺緡公殺之以說於楚也故世家書鄭君而呂

子首時適威及淮南汜論謂其舍人因狗狗之驚以殺子陽

與史異說疑不然也

安王五 韓列侯三鄭人殺君

案鄭人殺君是羨文即後年弑緡公事誤重於前一年

安王六 韓列侯四鄭相子陽之徙殺其君緡公

附案徒字湖本訛作徙

安王七 秦惠公五伐諸繇

附案此亦繇諸之譌也

韓列侯五鄭康公元年 附案康公名乙此失書但世家集

解引表有乙字則今本失之至謂名乙陽又謂名陽並非

齊康公十宋休公元年 案休公之元當在齊宣公四十三

年此誤又失書名休亦諡法所無

安王十 魏文侯三十三晉孝公傾元年

案晉此公之諡史作孝公紀年作桓公索隱曰故韓是有二諡也而其名表與世本紀年作傾世家作順豈亦有二名歟

通鑑從表大至表作在位十五年世家作十七年並史之誤

當依竹書作二十三年遷屯雷為是竹書於遷屯雷後更無

晉事矣說見後

安王十二 秦惠公十與晉戰武城縣陝

案秦惠文王後元年使張儀取陝則此言縣陝誤矣抑豈中

間仍歸於晉而秦復取之歟秦紀言孝公初立有東圍陝城

之語若陝歸晉疑在是時

史記志疑 卷九

魏文侯三十五齊伐取襄陽 案世家作襄陵是也此誤作

襄陽

安王十三 秦惠公十一太子生

案紀言太子生在十二年

魏文侯三十六秦侵晉 附案魏世家作秦侵我陰晉史詮

謂今年年表缺我陰二字是也至索隱於世家引表作齊侵

陰晉誤而所引世家文作三十五年秦復侵我陰晉亦誤

齊康公十六與晉衛會濁澤 案此會當依世家在康公十

八年此誤索隱於世家辨之矣

安王十六 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

案武侯名擊敬侯名章此俱失書韓文哀二侯之名國史先

缺故不著而索隱謂紀年無文侯豈哀侯即繼列侯而立乎



紀年於安王卅一年當文侯六年書韓滅鄭哀侯  
入於鄭是亥侯繼列侯矣然所書滅鄭之年誤  
齊康公十九田常會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  
城 案康公以十四年遷當安王十一年不與田和為侯全  
歲田完世家是也此與齊世家並誤以遷海上為十九年  
安王十七 秦出公二誅出公

案誅字當作弑

魏武侯二城安邑王垣 附案此與世家並作王垣注以為  
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紀年及括地志亦皆稱王垣水經  
注四引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似誤紀年書於安  
王廿六年誤  
齊康公二十田和卒 附案索隱所引紀年以和卒於齊康  
公二十一年而大紀又以和卒於十九年一前一後並與史  
殊恐非也

史記志疑 卷九

未

安王十八 秦獻公元年

案此公本諡元獻說在紀

齊康公二十一田和子桓公午立 附案索隱引紀年及春  
秋後語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刻立後十年田午弑其君及孺  
子喜而兼齊是為桓公又稱桓公十九年卒不止在位六年  
皆與史不合魏世家引紀年稱桓公為  
幽公與田完世家異恐誤

安王二十三 秦獻公六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附案善明氏未詳侯考

安王二十四 齊威王因齊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  
疆天下

案威王之名年表世家及魯仲連傳並作因齊國策作嬰齊  
必誤蓋時有田嬰決無君臣全名之理而身為齊君不當以

齊為名攷莊子則陽篇有田侯牟釋文曰司馬云齊威王也  
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据釋文則史元無齊  
字稜苴傳因為齊威王尤可互證疑威有二名一名因一名  
牟古不避嫌名故薛公名嬰也後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夫人  
牟辛蓋以夫人之姓不避至威王下必有脫文或曰衍威王  
二字或曰當補六世二字

安王二十五 魏武侯十晉靜公俱酒元年

案索隱引世本無酒字當是酒似不可為名人表名任伯也  
又考竹書於烈王二年書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哀於六年  
侯也  
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雷桓公即孝公雖遷屯雷  
孝公未卒也其卒不知在何時竹書於顯王十年有鄭取屯  
雷之語而靜公在位二年遷為家人則計其年數疑孝公在

史記志疑 卷九

七

位三十二年當卒於顯王八年靜公當立於顯王九年大事  
記以桓公為靖公大誤

楚肅王四蜀伐我茲芳 附案方字湖本訛芳

安王二十六 魏武侯十一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案史於晉君之年多舛故是年書滅晉年表及諸世家皆然  
惟韓世家而不知其誤也攷趙世家云與韓魏分晉封晉君  
以端氏又云奪晉君端氏徙處屯雷竹書云晉桓公邑哀侯  
於鄭又云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雷乃後此六七年  
中之事安得謂晉已滅絕乎蓋是年為晉孝公十七年晉雖  
分而未絕封晉孝公於端氏必在此時故韓徙都於鄭尚假  
晉公之命也大事記曰周安王二十六年所分者絳與曲沃  
之地也史記之書誤矣







也山堅越哀自立未及一年便卒。懿侯嗣位。憫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誅。遂削其年而不數。以為已改元之年。斯固情理之至正。豈得議其非乎。特未知韓山堅於哀懿輩行親疎若何耳。史既不載韓事始末。而或為莊侯。或為懿侯。未免疎舛矣。

烈王七 趙成侯六魏敗涿澤

案此及趙世家俱書涿澤之戰於成侯六年。而魏世家在前一年。當以魏世家為定。史諡曰。湖木敗魏作魏敗誤。

楚宣王長夫元年 附案世家作熊長夫

齊威王十宋剔成元年 案剔成當作易城。說見前。史於此君不書諡。不書爵。不書名。而書其號。殊不可解。其元當書于

齊康公十八年。此在威王十年亦誤。

史記志疑 卷九

手

顯王元年 秦獻公十七襍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案本紀在十八年。據漢郊祀志太史儋見後七年雨金之文。十則十八年為是。又缺書作哇時。

魏惠王三齊伐我觀津 案津字誤。當行齊表云伐魏取觀

田壽帥師圍觀降。俱不言觀津是也。觀音館。魏州觀城縣

古之觀國。若觀津在冀州棗陽縣東南。趙氏之邑。與魏無干。其後趙以觀津封樂毅。秦相魏冉取趙觀津。于趙觀津皆可

證。紀年書此事。在前一年非。

齊威王十一伐魏取觀津 附案魏世家徐廣引此表無津

字。各本亦無。是湖本訛刻也。當行之。

趙取我長城 附案表言取世家言歸史諡從表。余謂此互

見法也。蓋是年取之。即於是年歸之爾。

顯王三 秦獻公十九敗韓魏洛陽

附案魏世家徐廣引表作洛陰是也。傳訛為陽耳。洛陰在雍州上洛。

魏惠王五城武都 案世家作武堵。

顯王四 魏惠王六伐宋取儀臺

附案世家徐廣作義臺。索隱云。表亦作義臺。見莊子。然今本年表皆作儀。古通。

顯王五 秦獻公二十一章蟻 徐廣曰。一云與晉戰石門天子

賀。此注當在石門下。斬首六萬。

附案史諡曰。今本天子誤在斬首上。此言晉

顯王七 秦獻公二十三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魏惠王九虜

我太子

案秦虜魏將公孫痤。非太子也。說在秦紀。

顯王八 魏惠王十取趙皮牟

案取皮牟與敗韓趙於澮。本屬一事。當在惠王九年。趙世家可證。此及魏世家在十年誤也。

衛成侯元年 案成侯失書名。其元在武侯十二年。非惠王

十年也。

燕文公元年 附案世家索隱引世本以文公為閔公非也。

不但前已有湣公。而國策人表並是文公。與史不殊。

顯王十一 韓昭侯元年

案昭侯與宣王桓惠王皆無名。史先失也。紀年有釐侯無昭侯。其年與韓世家索隱及魏策吳注云。釐即昭侯。蓋兩字證



故莊子讓王篇呂子任數審為慮方並稱昭釐侯各處皆單舉之爾大事記始以釐為釐後以釐為昭誤也又索隱引紀年稱昭侯武似昭侯有名可攷然今本紀年無之疑索隱誤或世本有之歟

顯王十二 趙成侯十八趙孟如齊

案此成侯也而書曰趙孟何以貶也大事記謂當時國人所記年表襲用其語恐未確不見成侯如齊事疑趙孟是別一人

楚宣王十三君尹黑迎女秦 案楚官無名君尹者疑是右尹之誤

顯王十三 趙成侯十九與燕會河

附案河乃阿字之訛世家作阿是括地志所謂西阿城即竹書云邯鄲成侯會燕成侯成當於安邑是也

史記志疑 卷九

三

顯王十四 秦孝公七與魏王會杜平

案魏下王字衍說在秦紀

魏惠王十六徐廣曰與秦孝公會杜平 附案與秦孝公云云是史表正文各本皆誤增徐廣曰三字當削

顯王十六 魏惠王十八邯鄲降

案趙表亦云魏拔邯鄲後二年於魏趙表云歸邯鄲即趙魏田完三世家穰侯傳並載無異似真有其事者然邯鄲為趙之都其君在焉魏安得拔其都乎若果拔之則未歸邯鄲之前首尾幾及二年此二年中趙侯徙居何地按諸情勢深所難信蓋與史言秦孝公降魏安邑全為妄矣而其誤實自齊策來孫臏傳言齊據大梁之衝而魏去邯鄲則此時不降不拔不歸明矣

韓昭侯六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案世家作陵觀邢邱陵觀無考若廩邱是齊地時屬於趙邢邱是魏地後入於秦紀年城邢邱之文亦誤俱非東周之地韓安得取之東周止有鞏耳疑所書誤胡三省又云陵觀廩邱皆邑聚名史無所考

趙成侯二十二魏拔邯鄲 案言拔者妄也說見前

顯王十七 秦孝公十伐安邑降之

案安邑字誤即後年降回陽事也降之二字衍說在秦紀

魏惠王十九諸侯圍我襄陵 案國策圍襄陵者止有一齊即据竹書會齊者止宋衛二小國不得統言諸侯也襄陵之役因趙為魏所攻求救於齊故齊圍魏襄陵在齊敗魏桂陵

紀年作前數月皆魏惠王十八年事田完世家與國策合紀年亦全在一年中只誤在十五年此與魏世家書敗桂陵於十八年

史記志疑 卷九

史記志疑 卷九

三

書圍襄陵於十九年誤矣又攷魏文侯三十五年齊取襄陵

中間不聞復歸於魏何以策史紀年俱言齊圍襄陵至惠王改元十二年又有楚敗魏襄陵之事或者魏仍取於齊史缺而不書歟孫臏傳言據大梁之衝不明言也

楚宣王十八魯康公元年 案康公失書名其元在十六年

顯王十八 魏惠王二十歸趙邯鄲趙成侯二十四魏歸邯鄲

案言歸亦妄也見前

顯王二十 韓昭侯十韓姬弑其君悼公案隱言姬一作此亦作紀以為記者誤

案世家均有此語徐氏測議以為史誤蓋韓昭時中子為相政治修明豈容亂臣恣橫而昭侯在位又寧有一國二君之理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謂公更無諡悼者則悼公之非韓君明甚索隱疑悼公為鄭之嗣君而鄭滅於韓已三十年尚



何嗣君哉若以韓姬即李斯傳之韓妃而妃為韓安之相自昭侯十年至王安滅幾一百二十年此時烏得有韓妃況妃相安而安亡實未嘗弒安并不可以安當悼公也史詮及經史問答亦謂此句是誤文宜芟之余謂韓姬乃別一韓大夫非韓妃也悼公非韓君也故三晉遷晉靜公於屯而後之十二年鄭取屯而靜公遷為家人又歷十一年為昭侯十年疑悼公即靜公至是被弒也各國之君有二諡者甚多公靜之父諡孝靜公在位二年而遷故又諡悼

趙肅侯元年 案史失書名索隱於年表世家作名語謂出世本而蘇秦傳又引世本作言

顯王二十三 齊威王三十三殺其大夫牟辛 附案田完世家徐廣謂一作夫人索隱曰年表亦作夫人王

史記志疑 卷九

書

劭案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據此則大夫是夫人之訛牟辛其姓字也但各本年表皆作大夫與世家全

顯王二十五 魏惠王二十七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附案丹封名會四字與澠難曉注家皆缺余疑名會乃於澠之譌澠為魏地丹封於澠猶齊封田嬰於薛耳 齊威王三十五田忌襲齊不勝 案忌無襲齊事史妄也說

在田完世家

顯王二十六致伯秦

案史詮謂秦上缺於字

秦孝公十九城武城 案武城本晉地左傳魯文公八年秦

伐晉取武城自後地屬於秦迨秦厲共公二十一年晉取武

城則地仍屬晉事見秦紀而此云城武城豈中間秦復取之而史失載歟

楚宣王二十七魯景公偃元年 案景公之元當書於楚宣

二十五年也

顯王二十七 秦孝公二十會諸侯于澤

案秦紀及紀年皆云逢澤此失逢字

魏惠王二十九中山君為相 案中山復立不知的在何時國策述常莊談謂趙桓子中山復立之故殊不可信中山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當趙烈侯元年安得在桓子之世樂毅傳

有中山復國之語亦不言在何時也經史問答謂中山復立

在魏惠王二十八年後亦非趙世家書與中山戰於房子在

敬侯十年即魏武侯十年明年趙又伐中山戰於中人安得

史記志疑 卷九

書

以復立在惠之二十八年後蓋不可攷矣又魏世家相魏在二十八年與此駁

顯王二十八 齊宣王二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為

師

案馬陵之役孫臏為師田忌為將田嬰田盼特其副耳故世家以及孫臏孟嘗傳無不書田忌者而於嬰或及或不及至盼則皆不言之惟此表一見世家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

魏策有田盼宿將之語然據楚世家張丑之言則田盼此時

恐未必為將而紀年單書田盼無乃誤歟盼當作盼即世家

盼子國策紀年亦多譌作盼索隱於魏田完兩世家引紀年作盼

顯王二十九 齊宣王三與趙會伐魏

附案徐廣於田完世家引表云與趙會博望伐魏則今本脫



博望二字

顯王三十 秦孝公二十三與晉戰岸門

案岸門之戰紀在後一年

顯王三十一 秦孝公二十四秦大荔圍合陽

史詮曰大荔上有秦字圍下缺我字皆誤也

商君反死彤地 附案史詮謂彤當作彤然攷商君傳言殺

之於鄭卮池徐廣曰卮或作彭索隱引鹽鐵論商君困於彭

池為證水經穀水注云卮池亦或謂之彭池也乃此又言鞅

死彤地必是彭池之誤亦猶惠文後五年誤書戎地為戎池

耳魏惠王嘗與秦孝公會於彤索隱但云地名它無可攷未

知於秦魏何屬且鞅果死彤亦不須加地字其誤無疑

魏惠王三十三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附案盧學士曰恐

史記志疑 卷九

乃怒字之誤

顯王三十三 秦惠文王二宋太丘社亡

案漢郊祀志言顯王四十二年社亡未知何據且表附宋於

齊則此是宋事何以不書於齊表而附於秦乎

魏惠王三十五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案年

表世家竝言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魏後儒皆從之其實誤

也觀孟子本書當是晚始游魏故惠王尊之為叟居魏亦甚

暫故書中梁事無多然則孟子至魏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

六年間為周慎靚王元二兩年孟子見魏襄王有不似人君

之語蓋襄王初立而遂去魏游齊也其證有三自惠三十五

至襄之元歷十九年而以惠之不仁襄之庸劣斷不能用孟

子何以久淹於魏哉證一魏稱王於改元之年為顯王三十

五年所以孟子呼為王此時尚未豈得預呼之乎史公亦知

其難通遂改曰君世家而固已自納敗闕矣證二孟子書惠

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所謂喪地即惠王後

五年子秦河西地後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事所謂辱楚即

惠王後十二年楚昭陽敗魏襄陵事若孟子三十五年至魏

則此皆後事何以惠王歷述之乎證三而凡誤以惠王三十

五年孟子至魏者總因史以惠之改元為襄元年故也

齊宣王七與魏會平河南 附案河當作阿沛郡平阿縣也

二字每以形近互訛

顯王三十四 秦惠文王三王冠拔韓宜陽韓昭侯二十四秦

拔我宜陽

案秦尚未王而冠不定在是年已說在秦紀又考甘茂拔宜

史記志疑 卷九

陽在秦武王四年此時安得先拔之疑拔乃攻字之誤韓表

及世家亦皆誤書秦紀不載也通鑑問答謂是年拔而未取

殊非事情

顯王三十五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案襄王之名年表世家俱失書索隱引世本名嗣而惠王三

十二年立公子赫為太子則又名赫豈襄王有二名乎又魏

策有太子鳴豈即襄王乎不然何得有兩太子也而惠王三

世之年所書各異實一大疑案有不可不辨者史記言惠王

在位三十六年襄王在位十六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竹書

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王為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

下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杜預以為哀王在位二十三年作

王晉書東晉傳以史記有襄哀二王竹書有哀無襄而索隱



引世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從史記者皇極經世及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從竹書者杜氏左傳後序及集解從史而通鑑因之困學紀聞因之日知錄因之通鑑又不從杜所稱之哀王而從世本所稱之襄王其說備載於考異蓋通鑑是也春秋以來國君之改元者凡五見一曰鄒厲公二曰衛獻公三曰衛出公然猶云出亡復反爾若秦惠文王之改十四年為元年與魏惠改元全其改元由於稱王亦全竹書乃魏史必得其真若以魏惠改元年數為後王之年將以秦惠改元後之十四年為秦武王年乎魏世家言襄王追尊父惠為王將以秦惠稱王為武王追尊之乎更以孟子徵之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詞明甚而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致惠王後五年子秦河

史記志疑

卷九

末

西地後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惠之言指此倘以為在襄王之世烏容出自惠王口哉惠以周安王二年生慎親王二年卒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二歲竹書之今王即是襄王無所謂哀王杜誤從史作哀觀世本襄王生昭王語可見高誘注呂子審應篇亦曰昭王襄王之子以魏襄為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為襄公也日知錄七云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為二人極是明劃故趙世家於肅侯十五年書惠王卒田完世家孟嘗君傳於宣王八年書惠王卒張儀傳稱魏哀王皆乖錯不足據也至徐州之會惠王因改元稱王會諸侯豈因相王而會乎竹書云魏惠成王改元稱一年王與諸侯會於徐州可為的證是歲無諸侯相王事此及齊表魏田完兩世家孟嘗君傳並誤西京雜記下

疾發魏襄王哀王蒙恐不可信

韓昭侯二十五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案昭侯當作君侯此與世家並誤稱諡

齊宣王九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案時無相王之事說見前而會者不止一魏此與田完世家孟嘗君傳全疎也

顯王三十六 魏襄王二秦敗我彫陰

案彫陰之戰當依世家在五年說在秦紀

顯王三十七 魏襄王三衛平侯元年

案平侯已下四代無名史失之也其元當書於魏惠二十五年此在襄王三年實惠王後三年誤

韓宣惠王元年 案紀年人表稱宣王是一字諡而史作宣惠蓋誤多惠字也又紀年宣王之前為威侯而史無之或疑

史記志疑

卷九

末

即宣王未審索隱謂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全殆亦不可考韓子說林外儲說右難一凡四見皆作韓宣王也

顯王三十九 秦惠文王八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魏襄王五與秦河西地少梁

案秦紀曰魏納河西地魏世家曰子秦河西地蓋孝公取河西地之時尚有未得者至是乃盡有之耳而並不言少梁前

二十五年孝公已取少梁矣何待是時乎秦魏兩表誤增當衍少梁二字又秦表應書入於我

顯王四十 秦惠文王九圍焦降之

案惠文八年圍魏焦曲沃九年降之此失書曲沃說在紀

魏襄王六與秦會雍秦取汾陰皮氏 案秦紀表及魏世家皆作會應是也此言雍非又史詮云取下缺我字



顯王四十一 秦惠文王十張儀相公子桑園蒲陽降之魏納

上郡

案張儀傳秦既取蒲陽而復歸之故魏以上郡為謝也乃此及世家皆不書歸蒲陽世家又倒其文曰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蒲陽則所書之事不全且似秦既得上郡又降蒲陽也夫魏豈無故而獻地哉大事記曰世家書盡入上郡於秦豈所取公子桑儀傳作公子華未知孰是徐廣作革恐誤

楚懷王槐元年 附案世家作熊槐表省熊字但考秦詛楚文有熊相宋姚寬西溪叢語及宋方勺泊宅編謂是懷王名史誤為槐然詛楚文出於宋世而叢語本通志略五言熊相芋姓以左傳宣十二年熊相宜僚為證又云有熊相祈為懷王將廣川書跋又引熊相據此則懷王不應取姓作名進退

史記志疑

卷九

幸

參詳疑莫能定寧得遽斷為史公之誤楚君之連熊於名者自驚熊已下前後凡三十而獨無熊相之名烏知非詛文誤槐為相意者槐之為言懷也懷王死秦國人懷之遂因名之義以作諛耶歐陽修六一題跋董道廣川書跋皆謂熊相是頃襄史記傳寫誤橫其說尤非頃襄王橫在位三十六年前十餘年與秦和親為好會後十餘年屢見困於秦兵弱地削救亡不暇秦何所畏而詛之若以橫近於相則楚君別有熊狂熊霜熊楊熊商形聲俱近豈盡可指擬乎歐董之所以為是說者緣詛文稱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戮力同心珍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今楚王熊相倍十八世之詛盟歐董數楚成王至頃襄十八世故以熊相為頃襄王橫余據史校之楚成至懷王實十八世歐董自誤耳蓋不數且安見

史記志疑 卷九

十八世必為楚之世也明都穆金薤琳琅引王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全時從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姚氏叢語全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斯論甚確而詛文所稱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者即懷王十一年六國攻秦楚為從長之事也在秦惠文改元之七年所稱今又悉與其眾以備我邊境者即懷王十七年憤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丹陽之事也所稱克剋楚師復略我邊城者即懷王憤丹陽之敗悉兵襲秦再敗於藍田之事也並在秦惠文改元之十三年詛文必作於是時然所稱多妄六國攻秦之役楚不戰而歸乃稱取我新郢及郢長親夫取楚漢中地六百里則沒而不書反誣楚取秦地其誰信之人所不信而欲求信於久湮巫咸亞駝之神何其矯哉因辨懷王名附著焉更攷新郢集

史記志疑

卷九

幸

韻以為縣名在會稽似其地屬楚不屬秦廣川書跋以郢字無此為商於是張儀所詐懷王者楚奚從得之齊宣王十五宋君偃元年 案偃之元當書於威王三十三年此誤也偃身死國亡未必有諛然國策墨子呂覽新序諸書俱以偃諛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為宋獻楊倞注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諛故不全則此與世家皆失書偃諛矣至高誘注呂覽順說篇謂康王名校一本作侵或作疑疑皆偃之訛順說篇以康王為康成公乃今呂氏春秋本訛刻觀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可證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引呂是宋康王

顯王四十二 秦惠文王十一歸魏焦曲沃魏襄王八秦歸我焦曲沃

六一七



案歸皮氏不書似脫也說在秦紀

顯王四十四 秦惠文王十三魏君為王

案是年惠文稱王魏字誤文當衍表中例書君為王也說在周秦二紀中

韓宣惠王八魏敗我韓舉 附案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

舉與齊魏戰死桑邱為韓宣王六年則趙之韓舉已先二年

死矣疑此別一韓將而趙將適與全姓名爾索隱既云是韓

將不疑而又引紀年趙將韓舉之文謂舉先為趙將後入韓

非也紀年所載多舛當擇而取之即如韓舉紀年於威烈王

十六年書齊獲邯鄲韓舉於隱王四年書魏敗趙將韓舉若

是一人無論既為齊獲不應仍為趙將又忽為韓將而其為

魏敗時逆數至為齊獲之年已百歲矣韓舉若是之壽耶其

史記志疑 卷九

誤明甚

趙武靈王元年 案史失名索隱云名雍

顯王四十五 魏襄王十一衛嗣君元年

案嗣君不應無諡索隱云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也

其元在魏惠王三十三年此在襄王十一實惠王之後十一

年乃誤耳

趙武靈王二城鄒 案世家城鄒在三年

顯王四十六 秦惠文王更元二與齊楚會澠桑

案魏亦在會此脫說見秦紀

楚懷王六敗魏襄陵 附案紀年在前一年恐非

齊湣王地元年 案史記書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以周顯

王二十六年卒宣王在位十九年以顯王四十五年卒湣王

在位四十年以報王三十一年卒通鑑上增威王十年下減

湣王十年而移後宣王十年大事記不增威王之年但減湣

王之年以益宣王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三說各異當依大

事記為是蓋史載諸國年數多參錯不全安知齊年之不誤

但不必增威王為四十六年耳淳于髡傳言威王威行三十

六年則固無四十六年也而孟子至齊當慎觀王三年以後

必是宣王二十五年間凡燕王讓國齊人取燕等事俱在

宣王之世與孟子書合無可疑者故通鑑大事記書湣王元

年於周報王二年甚確年表世家及孟嘗君傳以宣為十九

年湣為四十年竝非黃氏曰抄載齊威王傳以齊為十九年湣為四十年

情類篇引史記湣王或作曆是所見本異也淮南子威王

拾遺錄不數其初即位之數年耳

史記志疑 卷九

顯王四十七 魏襄王十三秦取曲沃平周

附案紀年在後二年恐非

顯王四十八 齊湣王三封田嬰於薛

案嬰之封薛此與世家孟嘗傳竝在湣王三年國策亦在閔

王時實則宣王二十二年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十三年四月

封嬰較史先一歲未知孰是而國策吳注謂嬰封薛在威王

之世當梁惠前十三年疑紀年誤書殊不然國策於宣王前

十餘年時尚稱嬰子安得言威王封之而所云受薛於先王

者乃宣王也

慎觀王元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王北遊戎池

附案池乃地字之訛刻他本作地

燕王噲元年 案孟子稱子噲此與世家皆單稱噲而昭王



是曾之子何以不追為曾諡徐乎遠嘗疑之矣

慎觀王三 秦惠文王更元七五國共擊秦

案擊秦者六國非五國也說在秦紀中而此是秦表例不稱秦當云六國共擊我

魏哀王元年 案哀當作襄說在前

齊湣王六宋自立為王 案宋世家謂宋偃十一年僭稱王而偃之十一年當齊宣七年此誤在湣六年也又是年六國攻秦故魏韓趙楚燕表中並有擊秦不勝四字而齊獨無之世家亦不書蓋缺失耳

慎觀王四 魏哀王二齊敗我觀津

附案此與趙齊表及魏世家張儀樂毅傳並作觀津韓世家又作濁澤皆誤當依趙齊兩世家作觀津正義引括地志云

見記志疑 卷九

書

觀澤在魏州頓邱縣東觀津在冀州棗陽縣東南濁澤水作在蒲州解縣東北三地不全也韓世家正義引年表雖脫失不全而實作觀澤取以證濁澤之誤不言是觀津則今本年表作觀津乃傳刻之訛矣

韓宣惠王十六秦敗我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案此不書主帥太子奐又不書全被虜之艘而止書申差已屬失倫申差特韓之一將爾亦非將軍俱說在秦紀中又得下韓字衍世家正義引表無韓字是也

趙武靈王九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津齊湣王七敗魏趙觀津 案擊秦是上年事已書之矣此為重出當衍與韓魏擊秦五字觀津並觀澤之訛

慎觀王五 秦惠文王更元九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趙武靈王十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案滅蜀之事張儀傳中索隱正義引此表俱有十月二字疑今本傳寫失之中都西陽乃西都中陽之誤說在秦紀而安邑是魏非趙地也秦紀趙世家皆無之此與趙表安邑二字並衍文秦紀正義引趙表作中都安陽亦非

燕王曾五願為臣 附案世家作願為臣索隱云顧猶反也有本作願者非則此願字誤矣

慎觀王六 趙武靈王十一秦敗我將軍英

案英一作泥說見秦紀

周赧王元年

案報非諡紀年作隱王是也說在紀中又表於周諸王皆不書國號而赧王獨冠以周字何耶

史記志疑 卷九

書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侵義渠 案紀在十年

魏哀王五秦拔我曲沃歸其人 案秦紀云樗里疾攻魏焦降之然則是年所拔者焦也非曲沃也曲沃已於前八年為秦取之矣尚安得曲沃乎此與魏世家樗里傳並誤

楚懷王十五魯平公元年 案平公失書名其元在楚懷王三年也

燕王曾七君曾及相子之皆死 附案世家集解索隱均引年表云君曾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則今年表脫太子二字

明矣今本或有太子無子之亦非而所謂太子者世家以為太子平即昭王余深疑之世家稱太子平年表紀年稱公子平冢庶不明疑一先是太子與子之爭權舉兵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則其不為國人所戴可知賢如昭王不應有此疑二齊并



燕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既攻之而又立之於理頗乖且何以遲至二年復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在疑三昭王語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破燕齊之入燕實藉太子為內應今觀昭王之言殊不合事情疑四攷趙世家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諸處俱不書集解索隱引紀年全今世所傳紀年無之集解疑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斯乃虛揣之譚未見確證而索隱遽譽裴駙得其旨豈不惑哉竊意職為王時在曾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先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並非太子太子已全君曾及相子之死於齊難矣徐孚遠亦云太子平與昭王當是二人或昭王名平太子不名平徐說甚疑世家誤仍國策來耳孫侍御疑昭王即公子職

史記志疑 卷九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公子繇通封蜀

案封蜀在惠文後十一年秦紀及華陽國志可證此誤後一歲繇通說在紀

趙武靈王十三虜將趙莊 案趙莊一作莊豹說在秦紀

燕八九 案王曾以七年死安得有八年九年或稱燕兩年無君當空此二格余又不謂然蓋八九兩年必燕王職之元年二年其說史脫誤不書耳

赧王三 魏哀王七擊齊虜聲子於濮

附案魏世家徐廣引表作贅子似誤

韓宣惠王二十一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案座當作痊亦猶

商鞅傳公叔痤為公叔座也但攷此即丹陽之戰楚將乃屈

句不知景痊何人楚世家言秦虜大將軍屈句裨將軍逢侯

丑等七十餘人或痊在數中然諸處皆書屈句何斯表獨舉

景痊且斷無舍大將而稱偏裨之理必誤無疑韓策吳注疑為景翠之訛亦非蓋因韓世家徐廣引紀年有楚景翠圍雍氏之語而為是說也秦助我亦我助秦之誤

景痊且斷無舍大將而稱偏裨之理必誤無疑韓策吳注疑為景翠之訛亦非蓋因韓世家徐廣引紀年有楚景翠圍雍氏之語而為是說也秦助我亦我助秦之誤

赧王四 韓襄王元年 案襄王名倉此失書

燕昭王元年 案昭王失書名

赧王五 秦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于魏

案武王之諡多不全說在紀又史記曰出之作死于誤

赧王六 魏哀王十張儀死

附案紀年謂儀以魏今王七年五月卒恐非也

赧王九 秦昭王元年 案秦本紀及秦記並作昭襄此失襄字史中凡稱昭又昭王王單呼之耳

史記志疑 卷九 秦昭王二桑君為亂誅

附案本紀言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則亂者甚眾莫識誰為桑君惟穰侯傳稱冉誅季君之亂徐廣引表亦是季君乃知桑君者季君也今本訛作桑爾季君必秦之公子索隱據本紀釋之曰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季君恐不可信蓋庶長壯未定是公子謀逆未必便僭號豈小司馬因壯與桑音近而妄意之歟又按前此廿四年惠文書公子桑疑季君即公子桑若榜里子號嚴君之比則訛稱桑君亦有自來矣

赧王十三 魏哀王十七復我蒲坂

案史記謂復下缺歸字是也



赧王十四 秦昭王六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輝

案蜀以破譏賜死非反也輝當作憚竝說見秦紀又憚封蜀侯此言守誤蜀之置守據華陽國志在赧王三十年當秦昭

二十二年志屢稱孝文王謬也

趙武靈王二十五趙攻中山 盧學士曰趙攻中山趙字不當有

當有

楚懷王二十八敗我將軍唐昧於重丘 案重邱誤說在秦紀中昧訛作昧

紀中昧訛作昧

齊湣王二十三與秦擊楚公子將大有功 附案世家徐廣引表公子上有使字是也湖本失之

引表公子上有使字是也湖本失之

赧王十五 秦昭王七擊楚斬首三萬魏冉為相

案楚世家云楚軍死者二萬秦紀正義引世家亦作二萬則

史記志疑 卷九

此言三萬誤也至魏冉之相在昭王十二年紀表甚明此必薛文為相之誤當在昭王八年錯書於此耳

楚懷王二十九秦取我襄城 附案秦紀作新城是也此言襄城必後人所改也正義曰括地志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

縣年表新字誤作襄

赧王十七 趙惠文王元年楚頃襄王元年

案趙楚二王皆失書名

赧王十九 秦昭王十一復與魏封陵

案封陵之歸當在昭王九年各處皆誤說在秦紀

韓襄王十六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案與武遂在襄

王十四年各處皆誤說見秦紀與齊魏擊秦五字是衍文蓋

已書於十四年此為重出也

楚頃襄王三懷王卒於秦 案國策謂懷王卒頃襄乃立與史駁說在世家

楚頃襄王三懷王卒於秦 案國策謂懷王卒頃襄乃立與史駁說在世家

赧王二十 魏昭王元年

案昭王之名年表世家皆失書索隱引世本名邀而南唐徐

錯說文繫傳邀字注云史記有魏邀其名如此必是今本脫

失耳但唐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竝稱昭王名彤見王氏下

而魏世家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十二年太子朝

秦秦紀魏表俱有不知太子政即昭王邀否攷魏策樓梧約秦魏欲

以太子質秦既而留於酸棗不行有昭衍說梁王之語與史

言朝秦異策又載秦楚攻魏魏內太子於楚未幾出之乃次

年事然則昭王邀即太子政也魏畏秦如虎何敢留子不行

蓋昭衍說後便遣至秦矣朝秦而歸遂為楚質楚出之後因

史記志疑 卷九

得返國固情勢之無可疑者往楚往秦實惟一子曰邀曰政

當有二名不然魏豈竝時立兩太子哉而又何敢易秦所置

之太子別立王耶若彤之名恐不足信

趙惠文王四圍殺主父 案殺主父趙世家在惠文二年此

與田完世家竝誤在四年

與齊燕共滅中山 案中山之滅趙世家在惠文三年田完

年表及世家在湣王二十九年為惠文四年大事記取所書

年數已不合矣而謂共齊燕滅之更不足據夫中山前滅於

魏文侯十七年即樂毅傳所稱樂羊伐取中山鄒陽傳所稱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者蓋白圭是樂羊之副年表世家俱書之

不知何時復國其間曾為魏相歷百餘年而再見滅於趙顧

自趙武靈王十九年以後攻城略地無歲不用師於中山何



待至惠文之世始合齊燕以滅之耶。且齊燕亦非與中山為難者也。齊策蘇子說閔王云。中山北克燕軍。殺其將而國遂亡。似燕非中山與國。然燕世家及年表俱不書燕共趙滅中山。而燕昭王當新敗之餘。方弔死問生。思報齊讐。何暇黷武則燕未嘗加兵於中山明矣。年表及田完世家樂毅傳俱書齊佐趙滅中山。似齊非中山與國。然魏策云。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策云。中山國亡。君臣於齊。朱子通鑑綱目因書中山君奔齊。而趙世家不書共齊滅中山。則齊未必集矢於中山。又明矣。更以策證之。燕策云。秦伐韓故中山亡。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趙策云。楚人久伐而中山亡。趙世家有齊策云。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是助中山者韓魏燕齊也。欲吞中山者趙也。而誰與共乎。况趙之虎視中山。匪朝伊夕。連年攻略。

史記志疑

卷九

卑

力能滅之矣。假隣助。設借力於齊燕而議分其地以酬功。趙何利之有哉。趙滅中山之歲。吳師道斷其在武靈二十五年。自不可易。政與樂毅傳所云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者合也。次趙世家武靈十九年略中山地至房子。二十年略地至寧葭。二十一年攻取丹邱等地。中山獻四邑。和二十三年復攻中山。二十六年又攻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嗣是武靈遂傳位惠文。不說中山之事。迨惠文三年乃書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年表概不之及。獨於武靈二十五年一書攻中山。此雖史家互見之法。而獨書於表者。必有異於凡為攻者矣。是年秦伐韓。取穰。韓魏齊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而趙不在其列。得間以滅中山。與國策合。燕方新敗。不能共趙攻中山。詎能共秦伐楚。則齊策有齊燕戰之語。必燕字訛爾。蓋斯

時齊燕無交戰事。若指齊入燕之役。乃在先十餘年。指燕報齊之役。又在後十餘年。皆不相合。秦本紀昭王八年書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亦誤。破中山在秦昭六年。當武靈二十五。而死。齊應作奔齊。如果死。齊尚何遷於膚施乎。或問趙滅中山既斷其在武靈二十五年。則史書於惠文三四年為誤。而趙世家於武靈二十六年尚言攻中山。攘地何歟。曰。史之誤在妄牽入齊燕。在以三年為四年。而所書惠文三年滅中山。未可概指為誤。蓋以武靈二十五年滅者。以得其國為滅。言其實也。以惠文三年滅者。以得其君為滅。重在君也。至若武靈二十六年之攻攘。不過拓并餘地。申畫其疆界耳。吳師道曰。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遷其君于愚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

史記志疑

卷九

卑

年書中山君奔齊。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楚頃襄四魯文侯元年。案侯乃公之誤。魯時雖弱。不貶其號。其子尚稱傾公。何以文公獨降稱侯。世家及漢律歷志固稱公也。惟漢志作緡公。讀為愆。與徐廣及索隱引世本作潛公全。蓋有二諡。墨子魯問篇。稱魯陽。又文公失書名。其元當書於頃襄三年。此誤在四年。爾知者。文公父為平公。表列平公十九年。世家二十二年。而漢志是二十年。通鑑考異以歷推之。謂漢志最為得實。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史記差謬。難可盡據。見周安王二十五年。今從之。齊潛王二十九佐趙滅中山。案佐趙妄也。且當書於前一年。說見上。報王二十一。魏昭王二與秦戰解不利。



史詮曰解地名在河東案世家解當作我

赧王二十二 韓釐王三秦敗我伊闕二十四萬

案秦紀及穰侯傳並言秦敗韓魏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表

上似脫韓乃合韓魏兩國之兵言也此表與楚魏韓三世家

各言二十四萬失其實矣又史詮云缺斬首二字

赧王二十三 趙惠文王七迎婦秦

附案趙不聞迎婦於秦乃下格楚表中事訛刻入趙表也

赧王二十四 韓釐王五秦拔我宛城

案宛乃楚邑非韓所有也秦取於楚非取於韓也秦紀及穰

侯傳甚明此與韓世家並誤當書於楚表楚世家中又其事

在前一年

赧王二十五 齊湣王二十四

史記志疑 卷九

附案三十四湖本訛二十四

赧王二十六 秦昭王十八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

一魏昭王七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案是年所書之事此表與白起傳皆有乖錯余細校之白起

以十四年自左更遷國尉以十五年遷大良造遂以司馬錯

為左更本紀秦昭王十六年書左更錯可證此與起傳稱客

卿錯非也至十八年攻魏起錯借行蓋起是主將而錯為之

副起攻取城大小六十一錯別取垣河雍紀但書錯不書起

此及魏世家穰侯傳但書取六十一城而不書取垣河雍乃

史家互見之法所誤者此處秦表以起為錯耳而起傳之誤

甚於此表語在傳中

赧王二十七 趙惠文王十一秦拔我桂陽

附案徐廣桂作梗是趙世家作梗陽蓋桂陽屬扶風非趙地

有本作杜亦非杜陽並屬扶風皆因桂杜字形近梗而訛

赧王二十九 秦昭王二十一魏納安邑及河內

案魏未嘗并納河內也說在穰侯傳

齊湣王三十八齊滅宋 案宋假在位之年所書各異表作

四十三世家四十七呂子順說篇注云四十五而皇王大紀

獨以為六十一大紀是也蓋假以威王三十三年立至此適

得六十一年其餘所書皆誤

赧王三十 秦昭王二十二蒙武擊齊

案蒙武必蒙鶩之誤說在秦紀

赧王三十一 秦昭王二十三尉繚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

之魏昭王十二與秦擊齊濟西韓釐王十二與秦擊齊濟西

史記志疑 卷九

燕昭王二十八與秦三晉擊齊齊湣王四十五國共擊湣王

王走莒史詮云莒下缺死字余謂

案擊齊之役實秦魏韓趙楚燕六國也秦燕二表失書楚魏

韓二表誤書獨與秦齊表誤書五國俱說在秦紀

趙惠文王十五取齊昔陽 附案此及趙世家並作昔陽昔

陽是鼓地春秋末屬晉三國分晉屬趙皆非齊地而廉頗傳

又作晉陽晉陽在太原亦為趙地豈於齊乎取之俱史之誤

索隱謂當作陽晉乃衛地後屬齊今為趙所取斯言若有足

據然其時齊湣國亡走莒旋為淖齒所殺齊僅守莒與即墨

兩城安得尚有餘地為趙取哉蓋一本作取齊淮北者是也

田完世家齊南割楚之淮北荀子王霸篇齊閔南足以破楚

注閔王割楚淮北是齊割取於楚也又國策言宋康王取淮



北之地則楚之淮北先為宋割取之齊既滅宋其地復併於齊而六國擊齊惟楚趙分取其地所以楚表楚世家亦書取齊淮北而此後楚頃襄封春申君淮北十二縣春申復請以淮北為郡可以互證蓋楚為復故趙為新得也或問蘇秦傳載蘇代遺燕昭王書云殘楚淮北歸楚淮北何歟曰淮本非齊地故仍繫以楚而見為齊所有故年表雖繫以齊而不并數於齊城之中齊方救亡不暇寧能爭新有之淮北乎

赧王三十二 趙惠文王十六與秦王會穰  
附案會穰乃下格楚表中事訛刻入趙表也

赧王三十三 魏昭王十四衛懷君元年  
案衛懷之元當在魏哀王二十三年

赧王三十四 趙惠文王十八秦拔我石城  
史記志疑 卷九

案石城疑有誤說在趙世家  
赧王三十五 秦昭王二十七擊趙斬首三萬趙惠文王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三萬

案廉頗藺相如傳言殺二萬人

赧王三十六 楚頃襄王二十秦拔鄢西陵  
案此失書拔鄢說在秦紀

赧王三十七 秦昭王二十九更東攻竟陵  
附案史記曰湖本至作攻誤

赧王三十八 秦昭王三十白起封為武安君  
案武安之封在秦昭二十九年秦紀及穰侯白起傳可據

燕惠王二秦拔我巫黔中 附案此楚表中事湖本訛刻入燕表也

赧王三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南城  
案安釐之名年表世家並失書索隱引世本名圍也南城乃兩城之訛秦本紀魏世家言拔兩城可證

赧王四十二 秦昭王三十四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案華陽之役將兵者穰侯白起胡陽非止白起也所擊者是趙魏非獨魏也所得者魏將芒卯趙將賈偃不得言三晉也所斬者魏卒十三萬趙卒二萬沉於河非斬魏軍十五萬也此皆誤已說在秦紀中

赧王四十三 楚頃襄王二十七擊燕魯頃公元年  
案秦紀言佐韓魏楚伐燕在昭王三十五年燕世家言韓魏楚共伐燕在惠王七年楚世家言助三晉伐燕在頃襄王二

史記志疑 卷九  
十七年此表亦云擊燕韓世家書伐燕於桓惠王元年韓表

富有擊燕二字各本俱脫魏則不書於世家而書於表趙則表與世家皆無之各處不全攷國策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救燕不聞伐燕即秦亦無擊燕之事而趙未出師又何云三晉然則伐燕者齊韓魏三國也秦趙不與也楚乃救燕者也

宋鮑彪國策注引燕世家謂楚當是齊  
余仲弟履繩曰此楚表也而書曰擊燕必是末格齊襄王十二年表中語誤入於楚表田完世家不書故於表書之亦猶魏世家不書擊燕而書於表互見之耳又魯頃公失名其元當在頃襄二十六年

赧王四十五 趙惠文王二十九秦拔我闕與  
案趙世家及趙奢傳乃秦圍韓闕與而奢救之大破秦軍也



拔當作攻我當作韓

齊襄王十四秦楚擊我剛壽 案楚字衍秦紀田完世家穰侯范雎傳無楚也

赧王四十六 趙惠文王三十秦擊我闕與城不拔

案此卽上年秦圍闕與之事誤重出也

赧王四十九 魏安釐王十一秦拔我廩丘

案廩邱當作鄆邱說在秦紀

赧王五十 趙孝成王元年

案世家孝成名丹此失書但莊子說劍篇有趙文王即惠太子

子悝若太子卽孝成則有二名矣

燕武成王七齊田單拔中陽 案中陽是趙地而歸於秦趙

武靈王十年秦惠王伐取之燕安得有中陽哉趙世家徐廣

史記志疑 卷九

栗

曰陽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

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

爾時屬燕國左傳昭十三年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趙世家

此則當作中人表與燕趙兩世家竝誤作中陽

赧王五十一 韓桓惠王九秦拔我城汾勿

案我字下失陘字說在秦紀

赧王五十二 秦昭王四十四秦攻韓

盧學士曰秦攻韓秦字不當有下一年全

赧王五十三 楚考烈王元年

案考烈失書名

赧王五十四 趙孝成王五使廉頗拒秦於長平

案拒秦當并書於孝成六年誤在五年也

赧王五十八 秦昭王五十圍邯鄲趙孝成王九秦圍我邯鄲

案秦圍邯鄲自昭王四十八年至五十年始解秦與趙表竝以爲是年圍之非也

拔新中秦昭王 案秦紀作寧新中而秦魏楚三表及楚世

家皆作新中索隱云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

市也正義引括地志云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之

更名安陽今相州外城是也二說不全而正義爲確故凡言

新中者竝脫寧字是乃魏地而表誤認爲趙蓋楚魏救趙秦

還軍而拔魏地也

赧王五十九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案赧王卒三字是史正文因集解有徐廣曰乙巳五字各本

連刻誤以爲徐廣語矣至書卒之非已說在周紀自此歲至

史記志疑 卷九

墨

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然東周之滅尚

後七歲史公何不取以繫王統乎大事記直以秦昭王五十

二年繼周余深以爲不然

魏安釐王二十一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楚考烈王七救

趙新中 案新上失寧字說見上趙世家集解正義皆引魏

而韓未嘗救魏不應挨入當書曰趙楚救我寧新中軍秦兵

罷此所書誤矣又考秦紀表拔寧新中在前一年乃秦還軍

邯鄲所拔昭王五十年二月以後事而二國救兵亦卽救邯

鄲之兵也魏楚二表及楚世家皆誤後一歲是役也救趙邯

鄲者魏楚救魏寧新中者趙楚轉相救耳他本是年韓表中

趙新中九字湖

秦昭王五十二取西周王



案王字美文也。史詮謂王當作君。又取西周在昭王五十一年為赧王五十九年。周秦二紀甚明。此誤在後一年。

楚考烈王八魯君封於莒。附案春申傳索隱引表云封魯君於莒。則今本封字誤倒。

楚考烈王十徙於鉅陽。

案是時楚都於陳。無徙鉅陽之事。其後十二年遷壽春。故漢

地理志於九江壽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不云自鉅

陽也。其地亦未聞。方輿紀要以爲即汝南之鉅陽。

魏安釐王二十五衛元君元年。

案元君元年當書於安釐十二年。又世家元君立二十五年

卒是也。此誤作二十三年。

秦孝文王元年文王后曰華陽后。生莊襄王子。楚母曰夏太

史記志疑 卷九

吳

后

案文王上失孝字。書此者為後書夏太后。華陽太后。薨張本也。孝文失書名。

燕王喜五。附案魯連傳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

平後十餘年。則攻聊雖未知的。在何歲。而魯連遺守聊。燕將

書中引栗腹之敗。事在燕王喜四年。去長平恰十載。故徐云

然通鑑大事記皆書於五年也。至聊城之役。國策錯合於齊

殺騎劫為一章。鮑注云。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

之以補亡。文章正宗遂據鮑為斷。以仲連之論不可訓。未免

疎舛。吳師道已糾其妄矣。但吳氏辨田單相趙不復反齊。疑

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誤指為單。則又不然。單相

趙到攻聊相距十六年。未必畱趙如斯之久。故古史云。趙求

單為將擊燕有功。畱相趙已而歸齊。復事王建。自注云。單攻聊城。王建之世也。則豈得謂單無反齊之事耶。惟辨燕將不自殺。田單不屠聊一節。實確不可易。

秦莊襄王楚元年。蒙驁取成臯。滎陽元年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西周。

案莊襄名子楚。此失子字。滎陽下有元年二字。東周中有西

字。皆衍文也。或謂西字因東周而連及之。恐非。

楚考烈王十四楚滅魯。頃公遷下邑。案滅魯在前一年辛

亥。誤書於此。又下邑乃下邑之訛。徐廣云一作下是也。此與

世家全誤。而索隱以國外小邑解之。謂下為非。殊不然。通鑑

胡注云。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下。即其地。班志下縣屬魯

郡。後書魯恭傳誤仍作下邑。水經注廿三卷以爲梁國下邑。並非。

史記志疑 卷九

吳

蒙驁擊趙

附案此乃秦莊襄王二年也。莊襄二年三年表內皆不書二字。三字各本皆然。蓋失刻耳。

王齮擊上黨。韓桓惠王二十六秦拔我上黨。

案秦表內失刻三字。而齮乃齮之誤。說在始皇紀。又所書擊

上黨。拔上黨。皆不甚分明。蓋前十二年秦已盡有韓上黨也。

說在秦紀。

始皇帝元年擊取晉陽。趙孝成王二十秦拔我晉陽。

案始皇上失書秦字。帝下失書名。擊下失趙字。秦取晉陽始

置太原郡。而置郡在莊襄三年。則取晉陽亦莊襄時事。此與

趙表趙世家竝誤在後一年。

秦始皇帝三蒙驁擊韓取十二城。王齮死。韓桓惠王二十九



秦拔我十二城

案始皇紀韓世家蒙恬傳皆是十三城此誤作十二城亦訛之誤

秦始皇帝四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案蝗蔽天下當有脫字本紀云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或解此表曰蝗蔽天下而下也又百姓上缺令字

趙悼襄王二太子從質秦歸案世載秦遣春平君事本於國策徐廣引此表為證正義遂云太子即春平君然攷列

女傳悼襄之太子名嘉即趙亡後自立為代王者倡后請而廢之故不得嗣王於趙未聞其有質秦之事是從秦歸之春

平君非太子也列女傳又稱倡后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則其非太子尤明甚但不知春平為誰之子或曰惠文而太子

史記志疑

卷九

又為何人不可詳已

秦始皇帝五蒙鶖取魏酸棗二十城

案酸棗二字當衍說在始皇紀

魏景湣王元年案此失書名但世家名增而索隱引世本名午蓋有二名也

趙悼襄王三趙相魏相會魯柯盟案柯即阿也阿有西東之別屬趙者為西阿趙成侯十九年與燕會阿是已屬齊者

為東阿即春秋之柯見莊趙成侯九年與齊戰阿下齊威王烹阿大夫魯傾公卒於柯皆是已魯地無名柯者又此時魯

滅已七年尚安得稱魯柯而趙魏會盟亦不得至魯地疑有誤或曰柯者西阿也魯字衍

秦始皇帝六五國共擊秦

史詮曰我作秦非也

魏景湣王二衛徙濮陽徙野王附案上徙字乃從之訛衛自成公徙濮陽至是為秦所迫徙於野王也

秦始皇帝九嫪毐為亂遷其舍人于蜀

案此但書為亂而不書車裂嫪毐於情事未全不書嫪毐車裂而反書遷其舍人於史法亦失輕重之倫

魏景湣王五秦拔我垣蒲陽衍案垣衍二字漢文說在紀秦始皇帝十太后入咸陽大索十日

案不書遷太后但言太后入咸陽疎甚咸陽下缺南宮二字說在紀又十日二字湖本誤增他本皆無之

楚幽王悼元年案幽王之名世家及國策吳注引史作悍此與列女傳作悼索隱作悍高祖紀索隱又作悍未知孰是

史記志疑

卷九

漢書王商傳載張匡對曰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劉歆疑匡誤日知錄亦云

秦始皇帝十一王翦擊鄴關與取九城趙悼襄王九秦拔我關與鄴取九城

案此所書秦擊取趙地之事缺失不全說在紀

趙王遷元年案遷謚不書失之也越絕外傳記地作趙王尚蓋二名

秦始皇帝十三桓騎擊平陽趙王遷二秦拔我平陽案言平陽而不及武城略也說在紀

秦始皇帝十四桓騎定平陽武城宜安趙王遷三秦拔我宜安案秦表宜安二字衍趙表拔字當作攻說在紀



秦始皇帝十五與軍至鄴軍至太原取狼孟趙王遷四秦拔我狼孟鄴吾軍鄴

案紀云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則此皆有脫誤而狼孟已於前十六年為秦所取又是年李牧敗秦於番吾此所書俱妄說在紀中

秦始皇帝十七內史勝

附案紀兩稱內史騰非勝也形聲相近故謬

魏景滯王十四衛君角元年

案角之元當書於景滯三年

秦始皇帝十九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堯

案遷下之字衍帝太后當作王太后說在紀

楚幽王十弟郝立為哀王 案世家郝作猶列女傳亦作猶

史記志疑 卷九

豈有二名歟史與策稱哀王而呂氏春秋至忠篇有莊哀王

高誘注謂考烈王之子乃誘之誤也莊哀王說苑立節篇作

楚莊王御覽四百七十七卷引呂作莊襄王亦誤八百九十卷因作楚莊王

楚王負芻元年負芻哀王庶兄

案列女傳以負芻為考烈王弟未知孰是越絕記地作楚王

成蓋二名

燕王喜二十九徙王遼東

附案史詮曰王徙今本作徙王誤

魏王假三秦虜王假

案集解引列女傳云秦殺假今本列女傳假作假恐非與史言虜異矣越

絕假作歇蓋二名又表內後格失書秦滅魏三字各表皆有

之不應魏獨缺也大事記謂魏地即定故獨不書妄爾明陳仁錫

本有疑是增入也

代王嘉六表秦滅趙

附案表例皆於滅諸國之明年書滅以悉定其地為滅也何

獨書秦滅趙於虜代王之年必傳刻訛當移後一格

秦始皇帝二十六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附案以秦繼周當始於是年

二十七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

為三十六郡

案所書之事本紀皆在二十六年此誤書於二十七年也

二十八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

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案史詮謂秦表在第二橫行湖本自二十八年以後用從行

史記志疑 卷九

直書與古本不合也而此年所書事甚舛并有錯亂依文說

之當云帝之琅邪之衡山道南郡入為極廟治馳道賜戶爵

一級但既書游琅邪巡衡山何以不書上鄒嶧封泰山乎為

阿房宮在三十五年不得預書於此而為極廟治馳道及賜

爵據本紀俱在二十七年誤書於是歲又極廟象天極不名

太極廟史詮云今本天作太誤余謂太字衍文三十兩字亦

衍文本紀無之賜爵不比賜牛酒可以總計戶口為率也

二十九帝之琅邪

案是年登之罘刻石順道至琅邪爾乃不書登之罘而反書

之琅邪疎矣

三十三西北取戎為四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案蒙恬句當在築長城上傳寫誤倒也而恬之將兵於北實



始於三十二年

三十四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案覆獄故失四字當在不直者下誤倒爾史詮謂此四字是

治獄不直者注文恐非及字當作取燒詩書亦當見於表

三十五為直道

附案為直道書矣何以不書為阿房宮蓋錯簡在二十八年也

三十六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石書下東郡

案耐徙三處乃三萬家之誤下字亦隕之訛本紀徐廣引表

云石書隕也

三十七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案紀謂以書賜扶蘇蒙恬死耳恬時在北何從殺之且書恬

史記志疑

卷九

書

而不書扶蘇何也至行錢一事本紀不書表於惠文王二年

書天子賀行錢與秦記惠文二年初行錢合乃行錢之始自

惠文以來中間不聞廢錢何云復行或疑史脫略不書然攷

始皇九年攻嫪毐令國中有生得毒者賜錢百萬殺之五十

萬又實未嘗廢錢矣大事記曰秦行半兩錢意者始皇末年

嘗不用錢而二世復之也

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免園十二月就阿房

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

人

案二世上失書秦字二世下失書皇帝胡亥四字赦罪人為

免園二事本紀不載而紀言復作阿房宮始於四月非十二

月阿房終秦之世未成不可言就也楚兵至戲為章邯所敗

乃二世二年冬十月事始皇高祖二紀可據此與月表書於

元年九月並誤漢書高祖紀出衛君亦廢衛君之誤

二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案趙高殺李斯在三年是年但囚之而具五刑耳去疾馮劫

自殺非誅也

史記志疑

卷九

書

史記志疑卷九終



史記志疑卷十

梁玉繩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

案讀字未安。豈讀受命譜乎。見漢書年表序中。然文義未全。與高祖

功臣表序云。余讀高祖功臣全一語。病至秦楚之稱。錢官

詹云。史公意主尊漢黜秦。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故六國

表附秦而不別列秦表。月表夷秦於楚項。不稱秦漢之際也。

五年之間。號令三嬪。

案自陳涉稱王至高祖五年。即帝位。凡八年。故序傳云。征伐

八年之間。天下三嬪。此言五年非也。

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

案還師再舉。說在殷紀。

史記志疑

卷十

十

其後乃放弒

案弒字當依漢表作殺。為是。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

案史公惡秦。故夷秦於列國。而漢王之封實出於項。故項先

於漢。但諸國以所起先後為序。趙武臣為王先。齊一月。應在

齊上。而漢不當在此。例。況漢與項齊燕魏全起一月中。既無

先後。宜辨尊卑。乃何以趙齊反處於漢之上也。此表易姓徙

封。皆書於一格之內。如楚表中。陳涉襄彊景駒懷王項羽韓

信凡五。趙表中。武臣趙歇張耳凡三。齊表中。田儋韓信凡二。

燕表中。韓廣。滅荼。盧縮。凡三。韓表中。韓成。鄭昌。韓信。凡三。而

魏與梁共一表。河南長沙共一表。復有亡而更立者。若九江

王英布為淮南王。常山王張耳為趙王。亦共在一表。何以楚

項別為二表哉。

二世元年九月楚兵至戲。

案此即周文至戲之兵也。當在二年冬十月。說在六國表。

楚隱王陳涉三周文兵至戲。敗而陳嬰聞涉王即殺彊。案

文至戲在二年十月。又史詮謂湖本走作而為作陳皆誤。

齊王田儋始從弟榮弟橫。案榮下缺一榮字。田橫是榮之

弟也。

漢沛公初起。案高祖功臣表。屢稱前元年前二年前三年。

師古謂初起之年。沛公初起。當秦二世元年九月。前之二者。

別於漢至霸上之元年爾。夫初起已改元紀年。何以此表不

書而獨見於功臣表中。殊不可曉。且既書至霸上元年之後。

何以尚數漢至二十九月乎。蓋表雖以月數。仍不妨以年紀

也。

史記志疑

卷十

二

二世二年十月。齊王田儋三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案儋自王事在二世元年九月。此誤後一月。

十一月。漢沛公三殺泗水守。徐廣曰。泗水屬東海。拔薛西

周市東略地。豐沛間。

附案拔薛西。以不皆表正文。湖本因泗水守下有徐注。遂誤

將拔薛西。十一字。刻作小注。而加圈以隔之也。

十二月。趙王武臣五。

案武臣已於前月被殺。不得有月數。五字當衍。

魏王咎四。陳涉死。附案史詮曰。湖本誤刻陳涉死三字。今

削之。

端月。



案始皇名正。秦人諱之。故改正月為端月。琅邪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敦忠。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皆避諱也。然秦臣秉筆。容或畏於當時。後代所稱。理宜刊革。乃史公亦因仍書之。是漢避秦諱矣。

趙王歇始立。案立字衍。

齊王田儻五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案後月又書云。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攻陳涉世家。景駒使公孫慶至齊。欲與俱擊秦。而齊讓景駒。擅王不請。慶讓齊。齊怒誅慶。本一時事。不得分為兩月。此所書微有誤。誅慶上當脫一齊字。漢沛公五與擊秦軍碭西。附案徐廣謂碭一作蕭是也。高紀云與戰蕭西。

二月 楚王景駒二嘉為上將軍

史記志疑 卷一

三

附案陳涉世家徐廣云。正月嘉為上將軍。則今本誤在二月。

四月 楚王景駒四梁擊救景駒秦嘉

附案救字當作殺。湖本訛刻。

五月 楚五

案景駒已於前一月見殺。安得有五月。五字衍。

漢沛公九雍齒奔魏。案事在八月。此誤在後一月。

六月 韓王成韓始

史詮曰。始上行韓字。

七月 齊王田儻十一

案齊表書儻十一月。而儻已於前月死矣。安得有月數。宜衍

十一兩字。

魏王咎十一咎弟豹走東阿。案咎於前月見殺。不得有月

數。表書十一十二兩月何也。當衍之。又考豹傳。走東阿。乃走楚之誤。徐廣於走楚下注云。二年六月。則今本誤在後一月矣。應書咎弟豹走楚。五字於咎之十月。

九月 韓王成四

史詮曰。缺韓成奔懷王。

後九月 趙王歇十陳餘出救兵

案此有脫誤。疑是不出救兵。缺一不字。或曰非也。救乃收字之誤。

齊王市三齊救假乃出兵。項羽怒田榮。案齊救假。毛本作謂楚殺假是也。項羽乃項梁之誤。其事當在前一月。錯書於此月耳。

二世三年十月 趙王歇十一章邯失邯鄲

史記志疑 卷十

四

附案失乃入字之訛。

漢沛公十五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武城南。附案高紀

徐廣引表此文作成武南。是今本訛武城也。

韓王成六從項羽略入關。附案史詮曰。六字今本誤刻。削之。

十二月

漢沛公十七救趙。至栗得皇詎武蒲軍

案救趙二字誤。救趙者羽也。沛公是時攻秦略地至栗耳。武

蒲當作武滿。說在高紀及十二侯表中。

韓王成八分魏為殷國。附案史詮曰。五字湖本誤刻。削之。

端月 項羽五虜秦將王離

案虜王離當移前一月。誤在此月也。

齊王市七項羽田榮分齊為二國。附案史詮曰。今本誤刻



九字削之

三月 魏王豹八分韓為河南國

附案史詮曰湖本誤刻六字削之

五月 楚懷王二年一月

案此既稱月表皆當紀月而忽紀以年是自亂其例矣表始二世元年七月終漢五年後九月即欲標年亦惟漢爾而獨先書楚懷王二年殊不可解且所謂二年一月者是楚為王之十月三月當秦之五月而乃實計月數為一年隨時改年易月從古未聞宜更之曰十三月以後月數依次更之

六月 趙王歇十九張耳從楚西入秦

附案史詮曰今本誤刻七字刪之

八月 趙王歇二十一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史記志疑 卷十

附案大事記曰邯鄲圍解在十陳餘與張耳初相見即棄將

印亡去月表所以八月書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特欲見二人俱不從楚入關故并書耳非餘至八月始亡也

九月 漢沛公二十六攻下曉

史詮曰缺闕字

十月

案此漢元年十月也時秦已亡矣為誰之十月乎此與下十一月十二月皆當衍之

楚懷王八

案後一月衡山王表有分楚為四句當書於楚八月今本誤在後一月也但分楚句亦有誤續古今攷曰當書分楚為五

蓋義帝之長沙郡亦楚地也

齊王市十八項羽怨榮殺之 案榮故在齊羽安得殺之史詮謂殺之二字削或曰殺之當作不封又有本作怒榮叛之

漢沛公二十九講解 附案毛本作謝解王本作購解竝非項羽紀是講字也

燕王韓廣二十九臧荼從入 案表有缺字當作臧荼從楚入關但此應書於燕二十七月誤在是月也

韓王成二十分韓為河南國 案河南周之舊非韓所分豈韓成初封兼有河南乎全氏祖望評史記疏證曰秦滅韓置潁川郡先已置三川郡矣然二周之地亦入三川不得專指韓分為河南即韓成之起亦未嘗以兵下河南也此語微誤

楚西楚衡山臨江九江常山代臨蕭濟北膠東漢雍塞翟燕遠東西魏殷韓河南

史記志疑 卷十

案漢在十二格者仍前列列國之次以為分國也大事記從史元義帝死劉項分書項滅方書漢綱目祖之稱所未安而方回深加歎服不免阿好漢表升漢為第一格削義帝不書

但漢四年十月以後立常山王張耳為趙王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韓信為齊王楚王勢不得不以漢之所立而列於漢之上未免失倫楚與西楚及十八王受封之始全時改稱一月以非元正故云一月爾乃表於趙之更代仍書二十七月齊之更膠東仍書二十月燕之更遼東仍書三十一月魏之更西魏仍書十九月韓仍書二十二月五國依舊月數之何歟西楚及十八王之封在義帝元年二月楚之帝先一月也表於漢二十九月之後即漢元年獨改書正月二月豈微示別於諸王乎而楚義帝何以一月與九月竝書建立諸王是一時事表於漢正月書分更國名於二月書諸王姓名於三



月書所都地名以一月中之事離而為三殊不可曉表雖以月數元可兼紀以年乃表中除早滅無年各國外惟西楚衡山九江漢雍燕及趙王張耳韓王信兼紀年月其餘俱有月無年竟有積至四十八月三十八月者衡山王已紀年矣而又於其五年一月忽書十三月毋乃戾耶年月兼紀只漢之紀年在十月為是餘皆以受封之月數起實計十二月為一年與前所書楚懷王二年一月全屬乖紛誠班氏所謂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史通所謂先後雙載矛盾兩傷者也

義帝元年楚九諸侯尊懷王為義帝項羽十七

案元年下各本有一月兩字湖本失刻表中分界橫行凡二十一格第一格宜空之秦滅也第二是楚義帝第三是西楚項羽故二格九字楚之九月三格十七字羽之十七月今本

史記志疑 卷十

說刻義帝居第一格西楚居第二格反空第三格而所書九字十七字却仍在第二第三格內遂使義帝越限兼二橫行二月以後始升西楚第二此乃傳刻訛失非史公之咎也史之咎在以一九月並書蓋楚之為帝一月即為王之九月九字是漢文又諸侯尊懷王為義帝八字當移前一月書於分楚為四句下此亦誤

楚義帝二徙都江南柳

案羽徙義帝在四月此誤書於二月也

西楚主伯項籍始 附案史註曰湖本霸王作主伯誤

常山王張耳始故楚將 索隱曰故趙相

塞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索隱曰故秦長史

翟王董翳始故秦將 索隱曰故秦都尉

韓王韓成始故韓將 索隱曰故韓王  
河南王申陽始故楚將 案申陽故趙將也  
楚義帝三

附案湖本失刻三字它本皆有

二都江都 案此乃第三空格也四字誤當衍

遼東王韓廣二十三 附案史註曰三十一湖本作二十三誤

塞王司馬欣二

附案史註曰塞三湖本作二誤

臨菑王田都五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案田都已於前月降楚此乃榮之一月也五字衍

韓王成二十七項羽誅成

史記志疑 卷十

案成未嘗就國羽與俱至彭城殺之不知見殺的在何月徐廣於韓信傳云漢元年十一月誅成安也余謂成之見殺必在漢八月蓋羽怨成會為高祖守陽翟其司徒張良又從漢久欲殺之豈但因入關無功耶及聞高祖東伐遂殺成而立鄭昌攻漢以八月從故道出襲三秦則韓成不應先期見殺史漢表俱誤前一月

濟北王田安七

案田安已於前月被殺安得有七月七字衍

韓王成二十八韓王鄭昌始 案此乃鄭昌之一月也當衍二十八三字

屬漢為河南上郡

案此塞國也屬漢置渭南河上一郡誤為河南上郡爾河南



是時未失國而上郡乃翟降所置

楚義帝十項羽滅義帝

案義帝被弑之月此與羽紀高紀及黥布傳異說在羽紀

漢王十月 史詮曰缺二年

韓王鄭昌三 案是月當有漢擊昌破之五字史缺也

河南王申陽九 案此當有申陽降漢四字史缺

趙王歇三十六代王歇還王趙

案前月書歇復王趙是也此六字為重出宜衍又歇既還王

趙乃以常山為趙矣應移在常山表內此仍居代表誤也當

互易之

雍王章邯十漢拔我隴西 案高紀隴西北地已於漢元年

八月先拔之矣當雍之乃表於雍之十月書漢拔隴西於雍

史記志疑 卷十

之十二月書漢拔北地俱誤也

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案餘為代王與歇復王趙全時在漢二年十月此誤書於後

兩月也且餘繼歇王代當移下格代表內乃僭居趙表亦誤

號字乃故字之誤

雍王章邯十二漢拔我北地

案拔北地在邯之七月說見前湖本訛地為城字

西魏王魏豹三十二降漢為廢王

案降漢上缺豹字但豹降漢未嘗為廢王疑衍為廢王三字

齊王假三齊王田廣始

案假於前月被殺安得以廣之一月為假三月三字衍

漢四月王伐楚至彭城懷定 附案史詮曰今本敗走作懷

定誤

為河內郡屬漢 附案此殷國也史詮曰今本屬漢二字誤

在郡下

屬漢為隴西北屯戎地郡

案此雍國也史詮謂湖本地作屯中作戎俱誤但隴西北地

已於漢元年八月先入於漢是時所置祇中地郡耳此表誤

說在高紀

臨江王共敖二十二九江王英布十代王陳餘十二趙王歇四

十八齊王廣八

附案湖本各訛刻下格當遞升上一格

趙王歇四十八漢滅歇立張耳屬漢為郡 案立張耳三字

衍耳之立在漢四年十一月也郡上失代字表例凡書屬郡

史記志疑 卷十

皆在後月空格中此在本月乃湖本訛刻

代王陳餘十三

附案餘於前月已為韓信所斬安得有月數當衍十三兩字

毛本無

屬漢為太原郡

案趙歇滅於漢三年十月此書屬郡在漢十二月誤宜移前

一月也但陳餘之所王者代屬漢則為代郡趙歇之所王者

趙屬漢則為太原郡表誤列陳餘居趙表趙歇居代表遂若

餘滅置太原歇滅置代矣舛甚

王出滎陽

案此漢三年七月也湖本失刻七月二字但攷漢紀王出滎

陽在五月表書於七月誤已無論楚以四月圍滎陽甚急不



能遲至七月而六月漢王且出成阜矣尚何有榮陽哉

臨江王驩始

案驩當作尉說在高紀

漢八月周苛權公殺魏豹案漢紀豹之見殺在五月與項

羽殺紀信並時此誤書於八月也

西楚霸王項籍十一破殺龍且

附案史詮曰湖本擊作破

齊王廣二十一漢將韓信擊殺廣屬漢為郡案屬漢為郡

四字當衍後月有屬漢為郡四字湖本誤刻上格空表中當

移在本表也然田廣死田橫自立為王追韓信使灌嬰擊走

田橫而韓信遂為齊王非但橫之為王表不應沒之而橫滅

信立齊實未嘗為郡也并有誤

史記志疑

卷十

十一

漢十二月燕王臧荼十二韓王信三

附案史詮曰湖本遞升上橫行誤也

西楚霸王項籍三漢御史周苛入楚漢三月周苛入楚

案苛罵楚而死漢忠義之臣也乃表不書其死節而曰入楚

若降項氏者然豈史筆哉且何以不書借死之權公也高紀

徐廣引表作周苛死與今本異但苛死在漢三年六月而楚

漢兩表書於四年三月張丞相傳亦作四年並誤孫侍御云

入楚下

漢四月王出榮陽約死

案事在三年五月且表已書之此六字為誤重當衍

衡山王吳芮十三

案衡山表已紀年當書五年一月

齊王韓信十二徙王楚屬漢南四郡附案史詮謂四郡齊

東萊平原千乘湖木為作南誤也此與曹相國世家言信徙

楚齊屬漢為郡而胡三省云韓信兼王齊蓋漢初諸侯王國

亦領郡也漢書表傳無齊為漢郡之文然觀田賀高帝以

秦齊並言可見信兼領齊郡使信即以齊還漢則高帝必早

立齊王不待信禽之後矣

漢正月殺項籍案殺項籍三字當書於十二月

韓王信四韓王信徙王代都馬邑案是時無代國韓王信

竝未嘗徙代此與漢諸侯王表及匈奴傳皆言徙王代誤也

特國於太原而都於馬邑耳然是時信尚都潁川陽翟未徙

太原至漢六年正月詔信徙王太原都晉陽而信始請徙治

馬邑許之此云都馬邑亦非而史所以誤者蓋有故焉漢書

史記志疑

卷十

十一

紀表載信封拜年月日郡名縣數頗詳信徙王太原時馬邑

屬太原至高祖十一年封文帝為代王乃割以屬代詔所云

取山南太原之地以益代是也故地理志以馬邑屬代郡史

公但記馬邑為代地又因信都馬邑遂誤改韓為代而漢諸

侯王表且并韓代在一格依表例此處但當云韓國餘皆衍

文

一月梁王彭越始

案一月當衍表凡諸王之始例不書一月也又考越之王在

漢正月漢書高紀可據此誤後一月

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案芮乃改封依表例為長沙王上

當有徙字而前月空格中所書分臨江為長沙國臨江又臨

湘之誤蓋是時擊滅臨江王共尉以臨江之江陵等處為南



郡屬漢分臨湘等處為長沙國封吳芮而以衡山王之地屬淮南國也但長沙由臨江分當書第五格臨江表內乃書於河南格中非

趙王張耳九耳薨長沙王吳芮六薨

案史詮謂耳薨上缺王字薨上缺王芮二字

趙王張敖立

史詮曰始作立誤

漢八月帝自將誅燕 案誅字乃擊之誤而擊燕是七月蓋

滅茶以七月反即以七月擊之盧縮傳及漢書高紀可證此

書於八月與燕表書反漢於九月全誤高紀作十月尤誤

楚王韓信九王得故項羽將鍾離昧以聞

案昧下一本有斬之二字或作殺之疑後人妄增蓋昧下缺

史記志疑

卷十

圭

詔字耳

燕王滅茶九反漢虜茶 案茶反在七月說在前此誤書於

虜茶之月也漢書異姓表在漢四年九月書反漢誅茶尤誤

漢諸侯王年表第五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

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

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

案周封國里數當依孟子王制百里為確安得魯衛四百里

齊兼五侯地哉即并附庸及山林川澤計之亦無其數苟據

後之侵小所得則已非受封之始矣且史公自言地上不過

百里而乃曰四百曰五侯豈不自相矛盾乎蓋與禮明堂位

稱魯方七百里項羽紀正義稱太公封方五百里全謬也周禮大司徒載諸公之地五百里諸侯之地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此似相合然周禮非公且全書多

漢人偽撰竄入不足取徵而所謂齊兼五侯地者又因誤讀

左傳命征五侯九伯語耳管仲對楚述賜履四至尚誇大失

實更何論漢人耶若夫周封國之數左傳富辰言周公封建

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四十人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子武王弟明十六人則十五者非荀子儒效君

道篇言周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韓詩外傳四言

立國七十二姬姓五十二漢書諸侯王表言周封國八百全

姓五十有餘後書光武紀言周封八百全姓諸姬姓為建國

阜陵王延傳言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皇甫謐言武

史記志疑

卷十

古

王封諸侯四百人兄弟十五人全姓四十人諸言見周其言

各殊此云周封數百全姓五十五與成鱗及謚言合數百者

八百也故高祖功臣表序云周封八百補三王世家但時遙

說異今不可詳矣鄭後封者此與管蔡曹衛並舉亦非

度河濟阿甄以東

附案義門讀書記曰甄疑作鄭

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

附案方氏補正曰北當作比其外接胡越而內地比次距山

以東也與下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對

林邪臣計

附案史記攷異曰索隱林音誓訓習林當作怵傳寫之謬

楚齊荆淮南燕趙梁淮陽代長沙



案諸王之國自當以分封先後為次乃表不序先後隨意編列而後之增封諸國亦遂錯雜不明

楚都彭城

案楚王韓信都下邳紀傳甚明此言彭城誤蓋信廢改封劉交始都彭城耳

荆都吳

附案荆王劉賈都東陽即廣陵也水經注三十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是已此表云都吳與徐廣於景紀云都江都亦即廣陵漢志可證乃廣於吳王濞傳云賈都吳濞移廣陵則誤也

淮南都壽春

案英布初為九江王繼為淮南王皆都於六紀傳甚明而此

史記志疑

卷十

五

獨言都壽春誤蓋以後之王淮南者都壽春而沒其始都之地也

梁都淮陽

案梁王彭越都定陶此云淮陽誤而史詮謂當作睢陽亦誤蓋至孝文子梁孝王武始徙都睢陽耳

代都馬邑

案韓王信未嘗更封代王此表失列韓國與代共在一格故妄以韓為代耳當改代作韓又信都陽翟後乃徙馬邑已辨其誤於月表中

長沙

案長沙表中失書都臨湘三字

高祖二代十一月初韓王信元年

附案當作初王韓信說倒也

高祖四 齊初王信元年

案表例初封皆具月日若日無考則著其月此缺書也初王上當有二月兩字而初王下亦失韓字

淮南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

武王二字衍武王之號說在高紀

趙初王張耳元年薨在四年 案初王上缺書十一月漢表

書於三初王下缺書景王在四年三字衍他本無

高祖五 齊王信徙為楚王反廢

案漢書高紀漢六年十月人告信反十二月執信廢之史本紀以告反亦書於十二月已屬誤端而此又書反廢於五年尤誤

史記志疑

卷十

六

燕九月壬子初王盧縮元年 案封縮在後九月非九月也月表將相表漢異姓表甚明此及漢書高紀言九月與縮傳言八月全誤

趙王元年

史詮曰王敖缺敖字

梁初王彭越元年 案初王上缺正月二字

代四降匈奴國除為郡 案信降匈奴在五年漢之六年九月也此誤書於信之四年說見高紀

高祖六 楚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是高祖弟也

案史詮謂初王下缺元王二字又當衍是也二字

齊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案漢書紀表

作正月壬子是也此作甲子誤又齊表在第五格湖本以是

年升第四格誤



淮南王英布三 附案湖本缺三字。

代初王喜元年。案喜高祖兄。案漢書高紀韓王信所封者太原郡。代王劉喜所封者雲中雁門代三郡。其地兩不相涉。表中失列韓國。謬與代共一格。故是年以喜繼信。竟若信降匈奴。喜因王其地者。而不知喜封代之時。信尚為韓王。如故也。欲救其誤。當改前所書代字作韓。此處補初置代國四字。庶為得之。又初王上缺書正月壬子。元年下一圈及案字。當衍喜高祖兄四字。乃史表元文。

高祖八 趙王敖四廢

案張敖以高祖九年廢。史漢紀表功傳甚明。此與異姓表誤在八年。

高祖九 趙初王隱王如意元年

史記志疑

卷十

七

案初王上缺正月二字。漢書高紀云正月元年下缺如意高祖子五字。然攷漢書高紀高祖七年十二月代王喜奔國自歸。即於是月辛卯立如意為代王。至九年正月趙王張敖廢。乃徙代王如意為趙王。此表於代王格內。既不書如意王代。而如意之王趙。亦不言自代徙。豈非疎乎。辛卯各本漢書訛。辛卯。攷通鑑目錄是年十二月辛亥朔。有辛酉無辛卯也。故知卯為邪之訛。

代王喜四匈奴攻代。代王奔其國。歸漢後置代都中都。

案代王之奔國自歸。在高祖七年。說見。當喜之二年。此書於

高祖九年。遂列代王至四年。不知代王喜二年十二月以後。至四年正月。乃高祖子如意為代王之歲月。表缺不具也。後置代都中都六字。各本皆在後空格。湖本訛刻於此。而後置

代當作復置代國。史詮謂今本誤缺耳。若六都中都晉陽之異。則高紀辨之。

高祖十 淮南王英布七反。誅梁王彭越六反。誅

案布越之反。在高祖十一年。此誤書於十年也。漢異姓表亦誤書越反在是年。

高祖十一 荆王劉賈六為英布殺

附案布下有所字。湖本缺。

淮南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案十二月當作七月。英布以七月反。厲王即以七月封。史漢高紀甚明。通鑑從之。是已。此作十二月。與史淮南王傳漢書諸侯王表作十月。竝誤。又厲王上缺初王二字。

燕王盧綰七

附案徐廣曰。一云十月。入於匈奴。史詮謂

史記志疑

卷十

七

今本缺反降匈奴四字。攷史漢紀傳綰匈奴在高祖十二年四月。當縮為王八年。安得謂在是年十月乎。宜補書於後年爾。

梁三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案此與漢表竝作三月丙午。而

通鑑考異云。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劉義叟長歷三月

丙辰朔。無丙午。合從史記年表二月丙午。但今本史表亦作

三月。未見有作二月者。豈溫公所見本異耶。余攷誅彭越及

封梁王恢。淮陽王友。全在一月中。彭越以三月反。安得二月

已封恢友為王。且考異雖言從史表。而通鑑仍書於三月也。

蓋表之誤不在三月。而在丙午。恢友全封。友以三月丙寅日

封。則恢之封亦必是丙寅日矣。初王下又缺共王二字。

淮陽初王友元年徙趙。案徙趙二字衍。



代三月丙子初王恒元年恒高祖子 案三月乃正月之誤  
漢書紀表可證恒字當諱作某俱說在高紀依此表書武帝  
封膠東王之例宜書曰初王某元年是為孝文皇帝

高祖十二 燕三月甲午

案三月當作二月說在高紀

趙王如意四死 案死當作薨其薨在孝惠元年史漢表並  
誤在高祖十二年也

孝惠元年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是為幽王

附案史詮曰淮陽王友徙趙元年今本徙於趙名友蓋後人  
妄改之者

淮陽為郡 史詮曰缺國除二字

長沙成王八 案表中脫薨字但此後諸王之薨或書或不

史記志疑 卷十

書當是表之缺失不及徧說舉例於此

孝惠二 長沙哀王回元年

附案史漢表傳皆作回惟黠布傳晉灼注作回疑譌

孝惠七 齊哀王薨元年

附案史詮曰湖本表作薨誤

初置呂國 史詮曰呂國由齊之濟南郡分當書於第八橫  
行濟南國之前史表書呂國事在第二十四橫行汝南國之前  
非也

高后元年 魯四月元王張偃元年

案元王乃初王之誤

常山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案哀王上缺初王二字  
元年下缺不疑惠帝子五字又不疑以二年薨其薨必正月

月史呂后紀及漢表可證此在元年誤

呂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案此既缺書初王又缺書諡

而呂字復記在王上當云初王肅王呂台元年但呂台之薨

呂后紀在二年十一月將相表在二年十二月漢表亦

在二年此誤書於元年也

高后二 常山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  
故襄城侯立為帝

案漢表義以十月癸丑立與史呂后紀合紀書義為王在十  
一月前也此七月乃十月之誤但攷通鑑目錄是年十月辛  
酉朔無癸巳癸丑若七月則兼有之未知孰是或云癸亥之  
誤皇子二字衍哀王弟三字宜置義孝惠子下立為帝上缺  
後字

史記志疑 卷十

呂十一月癸亥王呂嘉元年嘉肅王子 案呂台以十一月

薨嘉即以十一月嗣猶常山王不疑以十月薨其弟義即以

十月封也當年改元削父兄之末年以為元年此北朝之亂

政無責耳矣是年十一月庚寅朔無癸亥日十二月乃有之

疑癸亥乃癸巳之誤

長沙恭王若元年 附案此與漢表皆作若而漢書吳芮傳  
作右疑右字誤

高后四 齊哀王五

附案史詮曰湖本誤書上橫行

常山五月丙午初王朝元年 附案毛本作丙辰與漢表全

湖本訛刻

高后六 呂嘉廢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肅王弟故浞侯



案呂表在廿四格。湖本誤書上橫行。產為呂王。呂后紀在十月是也。此與惠景表作七月全誤。漢表作十一月亦誤。又丙辰惠景表訛作壬辰。十月丁酉朔無壬辰日。又呂產上缺書初王。

淮陽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故壺關侯。案淮陽王強以五年八月薨無嗣。其弟武以是月續封淮陽。踰年改元。故表不著月日也。史詮曰。子故壺關侯。五字。湖本誤書上橫行。

高后七 琅邪王澤元年

案王上缺二月初三字。

趙幽王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附案史詮曰。湖本缺幽死二字。誤刻楚呂產徙梁元年七字。削之。

梁共王十六徙王趙自殺王呂產元年。案呂后紀呂王產

史記志疑 卷十

主

徒為梁王。更名梁曰呂。則表內當書更名呂國四字。

呂二呂產徙王梁七月丁卯王太元年。惠帝子。案紀作二月是。此言七月。與漢表言十一月全誤。丁卯它本並作丁巳。

與漢表合。湖本訛已為卯。史詮謂王上缺初字。年下缺太字。子下缺故平昌侯四字。余謂呂后紀太為呂王。更名呂曰濟

川。則表內當書更名濟川國五字。而太字當作大。說在紀。

淮陽王武二 附案湖本缺二字。

高后八 楚元王廿二

附案表中凡二十三十字多作廿卅。雖是古稱。然非史元文。

他本不并。宜改之後。做此。

燕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王子。故東平侯。九月誅。案

漢表作七月癸丑。王八月誅。誤也。而東平侯又鍾侯之誤。說

在呂后紀中。

趙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陵侯。誅國除。案呂后紀及

漢書紀表皆書呂祿為趙王。於呂后七年。此與史漢功臣表

書於八年殊誤。趙王恢以七年六月自殺。祿之王趙必在七

月。此不書月亦疎。又胡陵侯上缺故字。下缺九月二字。然表

當於前年書曰。六月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故胡陵侯。於

此年先書二字。繼書曰。九月誅國除。

梁王呂產二 當曰。有罪誅為郡。史詮曰。缺國除二字。

呂王大三 當曰。濟。案史詮謂今本二作三。誤是也。但表內

失書非子誅國除為郡。

淮陽王武二 附案史詮曰。今本三作二。誤。

孝文前元年 魯王張偃九廢為侯

史記志疑 卷十

主

案偃無九年。已於前年九月廢矣。呂后紀及漢表可据此。宜

移廢為侯三字於前年。而衍去九字。

初置成陽郡 附案國訛作郡。又齊悼惠王世家正義引表

云。都莒。而今本無之。蓋傳寫脫耳。

初置濟北 案史詮謂缺國字是也。表於此年所置之國皆

書都地。而濟北獨缺。攷漢地理志。濟北都於盧。見泰山郡可

補。史表之缺。正義謂都濟州全。漢書濟北王勃傳云。國除

十月庚戌。琅邪王澤徙燕元年。是為敬王。案澤徙燕在十

二月。此誤。說在文紀。又是為敬王四字。今本誤刻在後格。

十月庚戌。趙王遂元年。案遂為王在十二月。說見紀。

分為河間都洛城。史詮曰。河間國缺國字。樂成作洛城。誤。

初置太原 史詮曰。缺國字。



淮陽三武誅國除 案淮陽王武於三年被誅無此年始誅

之事表誤以前歲武之三年為二年故以此年為三年其實

此是空格當衍三字武誅國除當移在前歲而書之曰非子

誅國除為郡依表例也

代十八為文帝 案代王十八即文帝元年衍十八二字為

文帝宜作為皇帝而移於上年

孝文前二 楚夷王郢元年

案夷王名郢客此與文紀元王世家及史漢儒林傳並誤脫

客字餘俱作郢客

城陽景王章元年 史論曰缺初王二字

濟北王興居元年 案王上缺初字

梁初王懷王勝元年 案懷王名揖史文紀及漢紀表可據

史記志疑 卷十

此與將相表孝王世家及漢賈誼傳作勝誤也景帝子中山

靖王名勝而懷王為景帝親弟豈有叔姪全名之理乎

長沙恭王 案恭王九年也湖本缺九字但漢表其王以八

年薨子靖王嗣較史表差一年未知孰是

孝文前三 城陽景王二章悼惠子故朱虛侯

附案史論曰湖本誤刻八字削之

濟北王二興居故東牟侯 附案六字湖本誤刻也當書曰

反誅國除為郡各本缺反誅國除而訛刻為郡二字於後空

格中

長沙靖王著元年 案著漢表作產吳芮傳作羌而史論引

漢書作差字形俱近疑

孝文前四 長沙靖王二太原王參更號為代王三年實居太

原是為孝王

附案此是上格代表中事湖本訛刻在長沙橫行

孝文前六 淮南厲王廿三王無道遷蜀死雍為郡

案王下缺長字厲王名也雍下缺國除二字

孝文前十一 城陽共王八徙淮南為郡屬齊淮陽王武十徙

梁為郡

案為郡上皆缺國除二字

代孝王十來朝 案文三王傳參五年一朝凡三朝薨表止

書其二蓋此後脫書一來朝也

孝文前十二 燕康王十

附案湖本燕表缺十字

淮陽王武徙梁年是為孝王 附案年上缺元字他本有

史記志疑 卷十

孝文前十五 初置衡山

史論曰缺國字衡山廬江二國由淮南分史表當於淮南之

下預空二橫行分出衡山廬江事今衡山事屬第四橫行泗

水國之前廬江事屬第十九橫行清河國之前非也

分為菑川分為膠西分為膠東 史論曰缺國字

分為膠西都宛 附案齊悼惠王世家正義引表云都高宛

攷水經注廿四卷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史記漢文帝十

五年分齊為膠西王國都高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

俗謂之東苑也据此則史表舊文是高苑傳刻脫一高字耳

宛與苑全同國志作苑漢志高苑屬千乘悼惠 高苑有東西

之別故水經注又云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

六年封丙倩為侯國仁和沈進士景熊據地理志以膠西都



高密自訛密為宛而於是混入千乘郡之高宛余未敢以為然宣帝改膠西為高密安知不徙郡且膠西之都高宛水經注鑿鑿言之而漢志據最後平帝元始為說統西漢二百年其間郡縣之割隸移屬不可指數安得據宣帝時之高密以概文帝時之膠西況膠西嘗為郡矣班志只舉大畧不能盡載而遽謂印都高密可乎

孝文前十六 衡山王勃元年

案王勃上缺初字

菑川初王賢元年故武城侯 案當作南成說在惠景表

廬江王賜元年 案王上缺初字

孝文後二 梁孝王十七

案世家孝王於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此缺書來朝二字

史記志疑 卷十

孝景前元年 初置廣川

案廣川下缺國字

初置臨都江都 史詮曰初置臨江國都江陵此缺誤

初置汝南 史詮曰缺國字

初置淮陽國 史詮曰復作初誤

孝景前二 廣川王彭祖元年

案王彭祖上缺初字

初置中山 史詮曰缺國字

臨江初王闕元年 史詮曰缺哀王二字

淮陽初王餘元年徙魯 案徙魯二字當移書於後年

長沙定王發元年 史詮曰缺初王二字

孝景前三 菑川十一賢反誅

案表例當行賢字各表皆不書名也

膠西六月乙亥子王端元年 案當云初王于王端元年此

有缺誤 案應引廣周書法云能優其德曰于見五宗世家

誤子苟紀又 又乙亥漢表作乙巳非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

巳也

趙王遂廿六 案此缺反誅二字

中山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 案漢表作乙巳非又靖上缺

書初王

孝景前四四月乙巳立太子

案漢紀作己巳是年四月丙午朔只有己巳此作乙巳誤

廬江王賜徙衡山王元年 案元年前上王字依表例當行

衡山王勃徙濟北十二年 附案年字下有是為貞王四字

史記志疑 卷十

各本誤刻在後格

濟南為郡趙為郡淮陽為郡 案三國皆缺書國除

膠東四月乙巳初王元年是為孝武帝 案乙巳當作己巳

孝武二字乃後人妄改當書曰初王某元年是為今皇帝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淮南王非為江都王元年 案此文有

缺誤當云初置江都國六月乙亥汝南王非徙江都元年但

據景紀是三年事六月乙亥政與封魯王菑川王月日全則

此置四年非也以後皆當移前一格

汝南王三徙江都 案漢表二年徙此亦誤在後一年當衍

三字又缺國除為郡四字

孝景前五 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為敬肅王

附案漢表彭祖徙趙六十三年薨當太始四年史訖於太初



作史記時彭祖未卒。相隔尚八年安得稱謚乎。是為敬肅王五字。乃後人妄加當削之。

孝景前六 楚文王三來朝薨

案漢書元王傳作四年薨說在景紀

濟北武王胡元年 附案漢表胡在位五十四年天漢三年始薨。漢書本傳作不應稱謚。此後人妄改今王為武王也。漢表作成誤也當依表例凡諸王未卒稱今王諸侯稱今侯猶稱天子今上矣。

復置臨江國 附案五字在第廿三橫行湖本訛刻上格

孝景前七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案十一月當作三月說在景紀

膠東四復置膠東國 附案史詮曰今本誤刻五字削之

史記志疑 卷十

臨江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子太子 案十一月是三月之誤說在景紀帝下子字衍

孝景中元 附案中元年也湖本缺

膠西于王六 附案各本有來朝二字此缺

膠東五 史詮曰膠東橫行無年數誤書五年削之

孝景中二 廣川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

史詮曰缺初王二字

初置清河郡濟陽 案清河下缺國字濟陽亦清陽之誤漢志清河郡清陽縣注云王都可證若濟陽屬陳留郡矣

孝景中三 清河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

案三月當作二月說在景紀又缺初王二字

臨江四坐寢侵各本廟壙垣為宮自殺國除為南郡案臨江王榮無四年表與五宗世家謂榮以四年自殺誤也知者

史景紀曰中二年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漢書景紀曰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諸

侯王表曰榮立三年自殺景十三王傳曰為臨江王三歲自殺地理志曰南郡景帝中二年復故此當衍四字而移坐侵

十四字在前一格

孝景中五 常山三月丁巳

案是年三月無丁巳此與漢表全誤當作四月故史漢本紀書曰夏

孝景中六 山陽初王定元年濟陰初王不諡元年

案初王下俱缺書哀王二王並諡哀也

史記志疑 卷十

孝景後元元年 案多一元字衍之

梁恭王買元年 附案西京雜記下作買恐訛

濟陰二國除 史詮曰缺為郡二字

孝景後二 齊懿王十二

附案各本齊表有來朝二字此失之

孝武建元元年 附案孝武當作今上後人妄改也

建元三 濟川七坐射殺中傅

案漢表亦作中傅後書清河孝王慶傳中傅凡二見注云官名蓋猶少傅也應劭漢書武紀注以中傅為宦者未知何据

果如劭說王雖殘暴不過殺一宦豈何至廢遷乎攷梁孝王



世家云濟川王明七歲坐射殺其中尉疑尉乃傅之誤但漢書武紀云殺太傅中傅徐廣此處言一作太傅史似有缺師傅之尊選自帝廷而王擅殺之其罪宜誅廢遷房陵猶從末減也

建元四 濟川八為郡

案八字衍又缺國除二字

建元五 廣川繆王元年

附案漢表廣川王齊在位四十五年十三王傳作以征和元年薨史不應稱其諡而反缺其名必後人妄改當云今王齊元年

梁平王襄元年 附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諡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并改年表

史記志疑 卷十

也當云今王襄案漢書作襄漢書作襄非

元光三 齊懿王廿二卒

案諸王皆書薨此獨言卒何也表中亦有不書薨者略也

代王義元年 案王上缺今字

元光六 衡山王賜廿五

案本傳元光六年入朝則此缺書來朝二字

河間恭王不害元年 附案恭王之名漢表獨作不周疑誤

元朔元年 楚襄王注元年

附案注元王世家獨作經疑誤

魯安王光元年 附案光在位四十年以征和四年薨史當稱今王光後人改之

江都易王廿六 附案當作二十七說見前

長沙康王庸元年 案王諡史作康漢書作戴既已不全而史以康王父定王在位二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八年漢以定王在位二十八年戴王在位二十七年未知孰是

元朔四 河間剛王堪元年

案此與漢十三王傳作堪而五宗世家與漢表又作基豈剛王有二名乎

元朔五 常山憲王廿二

附案各本有來朝二字此脫

元狩二 置六安國以故陳為都七月丙子初王恭王慶元年 膠東王子

案六安即衡山故地則置六安事應在衡山國除之後不應在淮南格中今當於淮南補書曰國除為九江郡於衡山更

史記志疑 卷十

書云初置六安國都陳七月丙子初王慶元年膠東康王子

此表舊文之舛漏與後人之增改兼有之也七月己巳朔有丙子而無壬子徐廣謂一作壬子與漢表作壬子並誤漢紀

年五慶薨於昭帝始元三年在位三十八年故不稱諡非

元狩六 齊初王懷王閔元閔武帝子廣陵初王胥元年武帝子燕初王刺王旦元武帝子

附案齊表第二閔字當衍以胥旦二王不重書名也毛本燕表刺王二字亦當衍以且至昭帝元鳳元年謀反自殺在位

年八史不應稱諡也三武帝當作今上皆後人妄改也

元鼎元年 濟東王彭離廿九國為太河郡

案國下缺除字太當作大太河郡即東平國

元鼎三 楚節王純元年



案純在位十六年徐廣云十七以元鼎三年立天漢二年薨則宜稱今王元王世家云王純代立可證然純父襄王以元鼎二年薨在位十四年史年表世家漢書元王傳如是漢表獨以襄王為十二年薨於元狩六年純以元鼎元年嗣歷十六年至太初四年薨則史又宜稱諡矣疑莫能定不可詳知初置泗水都郵案水下缺國字郵為東海郡治何以為王都疑當作凌

常山憲王卅二薨子為王史詮曰子勃為王以罪廢缺勃以罪廢四字

代王義十九徙清河為太原郡案為上失書國除

元鼎四泗水思王商元年商恒山憲王子

案泗水真定之封失其月日故不書漢書武紀但云秋而已

史記志疑 卷十 圭

思王上缺初王二字徐廣謂一云勤王未知何據也又恒山之改常山久矣獨此犯諱稱恒殊不可曉

河間頃王授元年附案授薨於天漢四年當稱今王漢表授作緩一本作緩皆傳寫訛耳

代王義徙清河二十年是為剛王附案義薨於太始二年則是為剛王四字當衍

更為真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附案更為真定國五字當書於前年與泗水全置也平薨於征和四年在位二十五年宜稱今王也依泗水之例則元年下缺平字

元鼎五中山靖王四十三哀王昌元年即年薨

案靖王四十二年薨此誤四十三王傳作且是年既為哀王元年便不得為靖之四十三况哀在位僅一年漢表作若井入

靖王則哀王竟無年矣當衍去四十三

元鼎六中山康王昆侈元年

附案昆侈薨於征和時當作今王而康王之康亦後人妄改與十三王傳全誤漢表是糠也師古曰糠惡諡也好樂怠政曰糠攷周書諡法解作凶年無穀曰糠

元封二菑川頃王遺元年

附案遺薨於昭帝元鳳六年當作今王

元封三城陽慧王武元年

附案武在位之年齊悼惠世家作十一年世家雖後人所續然與漢書高五王傳合為得其實漢表言武元封三年嗣其子荒王天漢四年嗣則武薨於天漢三年政是十一年故史表言武七年薨與漢表言十二年薨皆誤也武既薨於天漢

史記志疑 卷十 圭

三年此便不應稱諡蓋後人因妄續悼惠世家遂并改今王為慧王爾慧與惠古通

膠西子王四十七國除案缺為郡二字

元封五膠東戴王通平元年

附案通平以昭帝始元四年薨當稱今王

太初二泗水薨子哀王安世元年即戴王賀元年安世子案思王薨於太初元年薨字當移在前格而衍去子字諸表凡嗣王嗣侯例不言子也賀薨於昭帝時當作今王亦後人誤改之而賀是安世之弟五宗世家及十三王傳甚明此云安世子誤已且思王以太初元年薨太初二年哀王安世即位一年薨無後武帝以戴王賀紹封在太初三年漢表可據此并書於太初二年謂二王改元全在一年之內不更誤耶



至索隱謂賀是廣川惠王子以泗水而嫁於廣川以從祖孫而指為父子尤舛

太初三 城陽慧王七薨

附案薨字衍慧王在位十一年也

太初四 城陽荒王賀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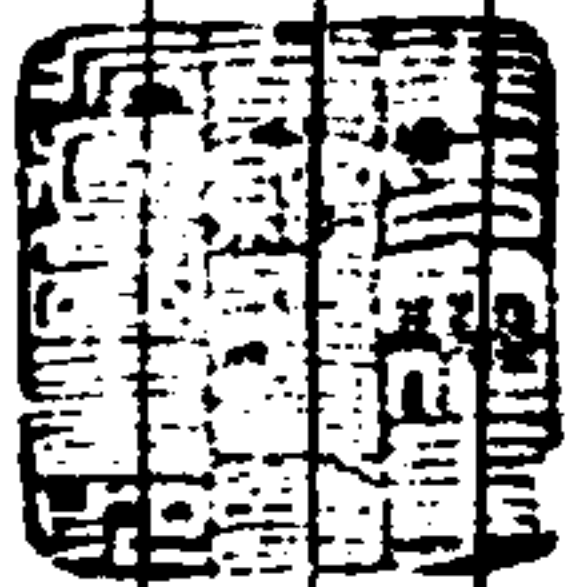
附案荒王賀元年五字衍乃慧王之八年也格內當補書八字此必為妄人竄易史公記全時人事決不乖謬如是獨怪荒王以天漢四年始嗣位何忽減父之年以益其子而荒王名順亦不名賀誤之中又有誤矣  
長沙康王廿八 附案各本有來朝二字湖本失刻

史記志疑

卷十

三

史記志疑卷十終



史記志疑卷十一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一作本厲厲以厲及苗裔及苗裔馬作類引

案史漢表序所載誓詞相全漢表河上有黃字下困學紀聞

十二引楚漢春秋云高祖封侯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

大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語迥異陸賈在高帝時

親見必得其真史漢所載蓋呂后更之

余讀高祖侯功臣

案讀者讀侯籍也然文義未全說在月表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

案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王子四外戚二計百四十三人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一

表內所載是已其實侯表惟載功臣則王子外戚不宜混入表例自以班書為當然余攷高帝功臣有表不盡載者功臣之封始於六年十二月故呂公之封臨泗侯利幾之封潁川侯盧縮之封長安侯表均不載蓋呂公以四年先卒利幾以五年九月反誅盧縮以五年後九月為王也乃若高本紀秦三年有南陽守齎封殷侯殷在河內舍人陳恢封千戶漢二年有新城三老董公正義引楚漢春秋曰董公八十三封為成侯成侯四年封侯公為平國君五年有高起臣瓚引漢帝年紀起為都武侯都武侯齎等五人表亦不載豈並早死無後不及六年而國除乎或言成侯董濞即董公之子又金石錄金而若在六年以後者項羽紀元武侯與射陽桃平皋三侯借封而表無之竹書紀年十七年晉取元劉敬傳敬為建信侯



水經注卷五云建信縣漢高帝七年封婁敬為侯國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而表無之建信屬縣布傳高帝十一年封故楚令尹薛公千戶蓋表無其人故意度之耳陳稀傳封趙將四人各千戶朱建傳梁父侯導黥布反梁父屬而表俱無之樂毅傳高帝十年封樂叔於樂鄉都國信號華成君叔孫通傳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孟康曰稷依建元侯表周子南君之例應得列焉而表又無之詎非封而失書歟

中不見亦封而失書歟將絕而無封歟抑寡恩忘舊而不封歟他若韓信英布彭越以告反誅告信布反者皆封侯而告越反之太僕及舍人決無不封侯之理表獨缺然劉信母封陰安侯陰安侯樊噲妻封臨光侯呂后紀在準以蕭妻奚母則陰安當附美頡臨光當附舞陽而表何以沒之耶更檢別籍漢書高紀十二年詔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王莽傳公孫戎明樊噲不反封二千戶皆灼注引索隱於周勃世家引楚漢春秋曰高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三國志二牧傳注引孔衍人封侯始此而表注始於高帝時未有鄉亭之爵似無其事唐杜佑通典言亭侯之制始於高祖時未有鄉亭之爵似無其事唐制通考曰秦制侯功大有之食千戶一亭十亭一鄉本為秦崇卑非如東京有縣鄉亭之別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秦滅周并其地遂為汝南著姓周仁

字季房漢興續周之嗣復封為汝墳侯賜號正公後書獨行我平王之後以汝墳下濕徙於安城當非即中崔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子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寸之封意如獨得尺又得保東萊所未解也魏無知封高梁侯十二年鄒舟封高疑信陵君之孫卑子封蘭陵侯見京兆王氏下通志先族略漢功臣侯其侯國舒馬適氏注云英賢傳華陽國志閩中入范日說高帝共定秦地封日長安建章鄉侯徙封閩中慈鄉侯李善蜀都賦注引風俗通乃封渡沔縣侯世謂三秦亡范三侯也水經注三十九引豫章舊志虛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鄔陽為越廬君凡茲羣侯表略不著然則百四十三人果足以盡高帝封侯之籍哉或問表不載名號侯今子所補似未勘核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且奚不舉高紀之剛武侯答曰初封侯名號侯關內侯表概不載余固知之但不載者特後之有封者爾有封故初封及名號皆不載非是則雖名號亦載之不比關內侯也如曹參始封建成君繼號建成侯迨剖符更食平陽而除前賜爵矣陳平之戶牖周勃之武安威武樊噲之賢成臨武鄒商之信成涿夏侯嬰之昭平沂陽茲灌嬰之昌文傅寬之共德通德斬欽之臨平建武周繅之信武婁敬之奉春莫不盡然使謂名號侯表不載將信武宣平美頡以及靖郭涉安涉軹冠軍合騎按道隨成從平從驃宜冠博望非名號耶夫以周子南君非侯亦載而況儼然其為侯乎宋孔平仲雜說曰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若剛武侯不知是何人剛武侯之號猶兵竝非高帝所封故不載之亦猶曹相國



世家之天柱侯也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

案表載曹參封一萬六百戶劉澤封一萬二千戶蕭何封一萬五千戶則不過萬家之說未可信若陸賈謂陳平曰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曲逆版籍言之虛誇其富爾非實有此數也

見侯五

案五當作六太初見侯乃平陽侯曹宗繆侯酈終根埤山侯卞仁江鄒侯靳石戴侯祕蒙毅陵侯馮偃也正義刪靳石以合五侯非

國名

附案史漢諸表國名最難考或傳寫訛誤或後人改易而索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四

隱所說加以踏駁今舉余所知者言之不能盡詳全氏經史問答自言有稽疑二卷得十之八恨無從見之

侯功

附案史漢所書諸侯功狀蓋本於高后二年陳平所錄侯籍刪節以入表也故皆大全小異然頗有誤處未必盡仍其舊文當分別觀之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附案史記太初而此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為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全此太初以下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屬衍文

侯第

案官僚有一定之班王侯無異守之職故但因其功之隆卑以分先後侯第所由設也漢表序云漢王即皇帝位論功封侯者百四十三人又作十八侯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余竊疑當時何以諸王無位次而諸侯有位次就以侯位論功臣百數十人何以高祖祇作十八人位次不及其餘均所難曉而十八侯位惟蕭曹可信語見世家中其十六位傳聞殊別莫識準裁索隱言十八侯與史漢異班固漢書卷上八侯第敘次人名又不全是知高祖之作亦為呂后改易罔仍舊章如良平俱大功臣不在十八侯內張敖未有大功儼居第三豈非呂后升降之乎師古會而呂后差錄之位次表中外漏頗多致高祖所封元年至十二年共百四十三人孝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五

惠所封元年至五年共三人呂后所封元年至二年五月共十三人統計百五十九人應有百五十九位次而周呂合陽二侯追尊為王沛侯進封為王漢頃侯以罪削爵射陽陽夏淮陰芒江邑五侯並以罪國除當呂后錄第時自不及其列則位次實數應有百五十矣乃表中侯之無位者曰胡陵建曰費曰任曰棘邱曰襄平曰離曰便曰平都曰軹曰扶柳曰郊曰南宮曰梧曰平定曰博成曰沛曰襄成曰軹曰壺關曰沅陵曰上邳曰朱虛凡廿二位之無侯者曰二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八日五十四日五十六日六十八日七十六日八十七日九十三日九十七日百十三日百二十日百二十八日百二十九日百三十三日百三十六日百三十八日百三十九日百四十四日百四十一日百四十二日百四十三日



百四十四曰百四十五曰百四十六曰百四十七曰百四十八曰百四十九曰百五十凡廿九侯位之複者東武高苑皆曰四十一東茅苗皆曰四十八肥如高梁皆曰六十六新陽棘陽皆曰八十一武原曆高陵皆曰九十二平州即皆曰百一十一凡七今取漢表校之費三十一平定五十四梧七十六新陽漢作陽八十七武原九十三即百十三秋百二十上邳百二十八朱虛百二十九便百三十三沅陵百三十六此十一位灼然著明可補史缺至以襄平爲六十六平都爲百一十一不足取證蓋六十六已有肥如高梁并襄平則重三矣百一十一已有平州并平都則重二矣不綦誤哉德侯劉廣史表也漢表在百二十則與秋在百二十七是侯全位必是說發七字再以本表侯功校之功動相比名次相肩高苑比斥邱斥邱四十則高苑無疑在四十一而東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六

武之四十一必是二十一之訛襄平比平定平定五十四則襄平無疑在五十六高梁比平侯平位三十二則高梁無疑在三十八武原比高陵高陵九十二武原九十三則曆侯之位無疑在九十七東茅功盛于菌位宜在前則菌之四十八無疑是六十八之訛此五位亦確可補缺其餘失攷者數其侯則胡陵也任也棘邱也離也平都也扶柳也郊也南宮也博成也沛也襄成也軹也壺關也數其位則百三十八以下爲虛位與任侯等十三人適合無籍可稽未敢妄配而獨怪史漢兩表所載奚無越乎百三十七陸梁侯之外者耶

平陽東

後元四年 案文景二帝雖收元而未建號故但有前中後之分表內多稱後元中元誤也此當作後四年下皆倣此

夷侯時 附案此表及世家皆作時而漢書衛青傳作壽索隱本作嚳作時俱非也蓋文字殘缺俱以偏旁形似而差廿四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 附案史記太初故上文稱今侯宗天漢已下史皆不及安得載征和間事此十四字當削乃後人妄續各表中凡妄續者宜盡削之又漢表傳言宗坐與中人姦闖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此及世家云坐太子死蓋坐征和二年巫蠱事也罪狀亦異

信武 附案地無考索隱疑縣後廢也

夷侯亭 附案漢法諸侯以罪失國者沒不賜諡下文稱侯亭是也此夷字後人妄加史記曰當削之

清陽清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七

附案漢表及水經注五作清河非也清河是郡諸侯無封郡者後汾陰侯敘功云比清陽侯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可證

三千一百戶 案漢表二千二百戶

定侯王吸 附案索隱引楚漢春秋作王隆豈有二名歟

哀侯彊 史記曰彊諡夷誤作哀

汝陰汝

入漢中至孝惠魯元 附案至乃全字之訛文

陽陵

案索隱謂陽陵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攷漢志馮翊之陽陵景帝陵也是故易陽景帝四年更名亦見史安得高祖時先有茲稱況陵縣不爲侯國左傳襄十年有陽陵注云鄭



地釋例土地名云在潁北今在河南許州西北但景帝六年封岑遵為陽陵侯見將相表若此侯封陽陵則至元狩初失國安得景帝又封岑遵可以驗非傅侯之封矣當作陰陵為確史漢表傳竝誤陰陵屬九江郡項羽至陰陵逃道即其處古文陽从陽陰从阴字近致譌耳若日知錄廿二卷言西漢三輔無侯國陽陵平陵皆鄉名全於縣者恐不盡然陽陵平陵應是鄉名他如盧縮之侯長安劉仲之侯郃陽丁義之侯宣曲張敖之侯宜平溫疥之侯梅呂台之侯鄜非三輔侯國乎而食邑者不與焉顧氏未之考耳又范日封建章侯

為魏將 案漢表作騎將是

屬淮陰 案此當云屬相國信說在傳寬本傳

隨頃侯靖 案隨字衍靖傳作精漢表作清形聲相近故各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八

不全疑漢表是 恭侯則 附案漢表則作明蓋古字通借非誤也易史卦居

德則忌禮運百姓則君可證王子表陪侯劉明漢表作則與

此政全

十 附案漢表位次格內凡列侯位次簿中有封邑名號與

史異者具載之如陽陵曰忠武侯曲成曰夜侯平曰聊城侯

一本作柳城攻志聊 在東郡柳在遼西 猗氏曰長陵侯長修曰信平侯土軍曰

信成侯史表無之當補書侯第之効

廣嚴

附案索隱引晉書地道記廣縣屬東莞攻廣屬齊郡明載漢志何必引晉記乎嚴字傳寫誤增當行之

壯侯召殿 附案廣侯諡莊故漢表避諱改嚴然表中莊壯

二文多互寫如廣侯博陽侯俱諡莊而表書作壯中水杜衍赤泉吳房涅陽五侯俱諡壯徐廣羽紀注云五人諡壯索隱壯而表書作莊全氏經史問答謂史記本誤班固見史記誤本以壯為莊因改為嚴余初亦遵全說後歷攷之始悟其不然也國語晉大夫壯馳茲宋庠補音曰壯音莊此字諸本有作壯者有作莊者檀弓衛太史柳莊人表作柳壯師古注壯讀莊楚堵敖索隱謂一作莊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一本作壯側亮反荀子非十二子篇儼然壯然注或為莊太平御覽公羊部引韓詩外傳楚臣壯之善今本外新序義勇篇作莊善國策蜀相陳莊秦本紀六國表及華陽國志作壯呂后紀呂莊表作壯本表壯侯許倩一作莊惠景表弓高莊侯漢表作壯侯太史公自序傳壯有漑即鄭莊隸續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九

嚴訢碑兆自楚壯即楚莊王則知古字通用不得指史記為

誤端惟班固盡改作嚴豈以莊壯古通遂兼避之耶殿即歐

字亦作歐音驅又通作歐此侯蓋與張歐全名師古索隱音

烏后烏侯二反非也此侯漢表作歐而張歐史漢皆作歐孟

康音驅攻趙世家歐代地漢書梅福傳為漢歐除可證其從

全矣史表索隱本又 十一 年恭侯嘉元年 附案史記曰當橫書於九之下九者

在位之年也 至後元七年嘉薨無後國除 史記曰當橫書於十三之下

後上行至字嘉上缺侯字十三者嘉在位之年各本

誤刻直行故云當橫書之

廣平 准

擊項羽鍾離昧 案漢表項籍下有將字是



平棘山常其十年為丞相 案十年當作九年說在將相表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 附案史詮曰當橫書於十五之下  
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財物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史詮曰當橫書於三之下 侯穰坐受缺侯坐二字

博陽南汝

擊殺卒追 附案卒追史詮謂為追卒之譌漢表作殺追士  
卒師古曰楚軍追漢兵者溲殺其上卒也

壯侯陳渾 附案索隱引楚漢春秋作潰疑誤今本史注又  
譌潰為噴

塞 附案景帝亦以塞封直不疑索隱言是桃林塞夫桃林  
之塞見於左傳天下有九塞桃林其一見於淮南子即秦函  
谷關漢已後謂之潼關關塞要地何以封侯國攷郡國志常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十

山國平棘有塞疑封此

復封始 史詮曰復封侯始元年此缺

曲逆

附案漢志曲逆縣屬中山莽曰順平張晏注濡乃官水於城  
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史漢皆無音則當讀如字而陸士衡  
功臣頌云曲逆宏達唐五臣文選注曲區句反逆音遇得毋  
誤認為中牟之曲遇聚乎

其五年為左丞相 案平為左丞相在惠帝六年此言五年  
誤也

二 史詮曰上二者何孝文時獻侯在國二年也下二者何  
孝文時恭侯在國二年也缺下二字

堂邑淮臨

定豫章浙江都漸自立為王壯息侯千八百戶 附案壯息

人姓名註其時僭為王據豫章浙江之地而都於漸陳嬰

擊定之也漸即浙江見水經漸江水注漢表都漸下誤增一

定字千八百戶亦誤作六百戶師古謂陳嬰定諸地而都之

謬甚史詮謂都當作鄒山名言壯息據鄒漸為王亦非別本

或作折蓋依古字都

漸之漸或作折及漸

季須元年 史詮曰缺侯字

周呂

侯須坐母 史詮曰缺季字

附案周呂是號非地名師古高紀注云封名是也蓋呂為姜

姓姜之先封於呂子孫從其封姓至周益顯意謂呂澤佐漢

定天下猶周有呂尚故曰周呂其後改封呂王亦以此而呂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十一

澤之食邑恐非南陽宛西之呂城濟陰之呂都縣汝南新蔡

之呂亭當在彭城呂縣矣晉灼云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則

知蘇林謂以姓名侯索隱謂周呂皆國名又引呂都為證唐

書世系表據續志以蔡州新蔡為古呂國均失之矣或曰封

於彭城之呂而兼食周也右扶風美陽有周地此以周呂為

國名而強言之爾封侯無合兩地并稱者

子台封鄼侯 案鄼當作鄼屬左馮翊說在呂后紀

七有罪 案呂台以高后元年封王不聞以孝惠七年有罪

免也有罪二字衍文而於下高后格中當依表例補書云元

年侯台為呂王國除追尊令武侯為悼武王

建成

附案沛與豫章勃海並有建成縣索隱以為在沛也



奉衛呂宣王太上皇 案敘呂公於太公前必陳平詔呂氏之詞史仍而不改也。

有罪 史詮曰有罪絕缺絕字。

胡陵陽 附案漢書作漢陽誤呂祿必不遠封犍為又漢志

漢中郡褒中縣有漢陽鄉祿亦未必封一鄉也。

五月丙寅 案漢表作九月丙寅攷高后元年五月癸巳朔

九月辛卯朔皆無丙寅疑誤。

呂祿元年 案呂上缺侯字。

七八年祿為趙王 案七字乃六之誤八年乃七年之誤祿

為趙王在高后七年說在諸侯王表祿上亦缺侯字。

不疑元年 史詮曰缺侯字。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主

射陽

附案射陽者射水之陽也索隱謂射一作蕢誤觀史漢高紀

武負貫酒注自明。

侯項總元年 案總即項伯也失書證。

嗣子雖有罪國除 附案水經河水注言壻水逕七女冢元

嘉六年大水破壞得埒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埒則嗣子

雖者豈繼子耶但伯封臨淮射陽何以冢墓遠在河漢是則

可疑耳。

鄴

附案高帝封蕭何在沛之鄜縣呂后封何夫人文帝封蕭延

武帝封蕭慶宣帝封蕭建世成帝封蕭喜是南陽鄴縣通典

州郡七注及索隱並言之古借鄴為鄜字遂致混亂漢志於

南陽之鄴注侯國二字據後來改封書之沛郡鄴下不書侯

國者因已除也周禮酒正注鄴白疏云蕭何所封南陽地名

臣瓚引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鄴水經注廿九鄴縣治故城

南臨沔水謂之鄴頭漢高帝封蕭何為侯國師古云南陽鄴

本春秋時陰國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鄴城城西有蕭何廟

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筑陽縣與鄴側近連接高后封

何小子延為筑陽侯知何封鄴國兼得筑陽通典與顏全俱

誤以蕭何封南陽鄴爾漢志言王莽改沛鄴為贊治隸釋沛

相楊統碑陰故吏贊陳俊惟借鄴為鄜是以讀作贊音又直

作贊字非本音本字矣說文沛之鄜从邑盧聲南陽鄴从邑

贊聲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

鄴以鄴叶何更考唐人諸咏楊巨源詩麒麟閣上識鄴侯賈

鳥長江集有往歲鄴侯鎮句姚合少監集有鄴侯宅過謙句

此沛鄴音嗟之證故以蕭之封在沛者自續郡國志始索隱

因之唐劉肅大唐新語因之以蕭初封沛續封南陽者自通

典所引戴規始索隱因之元熊忠古今韻會因之明郎瑛七

修類彙因之以南陽鄴音贊者自說文始孟康師古因之張

守節正義稱孫檢因之宋董衝新唐書釋音因之以沛郡鄴

音嗟者亦自說文始應劭師古孫檢因之南齊鄴若夫以南

陽鄴音嗟者則周禮酒正疏及釋文也以沛鄴音贊者文穎

何傳注也以沛鄴兼二音者左傳襄元年犬邱注譙國鄴縣

釋文及師古高紀地志注也皆不足信唐李匡又資暇錄宋

祁筆記宋陸游老學菴續筆記王楙野客叢書王觀國學林

明人如楊慎丹鉛錄焦竑筆乘方以智通雅陸容菽園雜記



近時如新城王氏士禎池北偶談居易錄之類大抵仍襲前儒之說而辨之不甚明至小司馬於將相表蕭世家據鄒氏謂屬沛音嗟南陽音贊其音不謬而於功臣表三王世家不但二音互易復以劉氏莊謂何封沛後封南陽為非奚自岐別乎

法令 史詮曰為法令缺為字

八千戶 案世家封八千戶之後兩次益封共七千戶并初封為萬五千戶乃史漢兩表皆言八千蓋只就初封說也然獨怪曹參一萬六百戶劉澤一萬二千戶而張良且欲以三萬戶封之不應功居第一之蕭相國其戶數尚較少於曹參則安得曰何功最盛所食邑獨多乎王莽傳亦云高皇帝褒賚殊禮是知表序謂大侯不過萬家元未足信而何食八千戶之言亦恐有誤耳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古

九年為相國 案公卿表高帝十一年始更名丞相為相國則何之為相國在十一年世家與公卿表合是也此與將相表及公卿表編年皆誤作九年

一 案哀侯祿在位六年其五年在孝惠時其一年在高后時湖本失刻一字又祿無後故高后封何夫人及小子延表缺無後二字

同祿弟 附案史詮曰同蕭何夫人名即祿之母也湖本母作弟誤

筑陽南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 案漢書表傳高后二年封何夫人同為鄒侯何小子定侯延為筑陽侯文帝元年罷同更封延鄒侯延在位十九年漢表謂延二年薨誤矣此表不書延封筑

陽與何夫人竝時而書筑陽於孝文格內反失書更封之鄒又不言延諡蓋脫誤也同以妻嗣夫爵有乖禮制故文帝即於元年罷之其卒諡懿則不得云有罪矣延上缺書定侯二字

五年侯則元年 案五上缺後字孝文後五年也据史表則乃遣子漢表是道弟未知孰是

三一有罪 案則在位四年其三年在孝文時其一年在孝景時故中書曰三一而漢表謂則二十年薨誤又有罪下缺絕字

武陽 附案漢志武陽有四健為之武陽武帝時郡始開自非所封而東郡泰山東海三武陽蓋東海是蕭食邑其後又以封史丹漢外戚表武陽侯史丹下注曰郊政東海之武陽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古

也景紀誤以為封於武陵已說見紀

前二年封煬侯弟幽侯嘉元年 附案此及景紀與漢書紀傳皆謂景前二年封是也漢表謂文帝封則武陽嘉紹則封誤矣惟此不曰封則弟而曰煬侯弟豈則乃異母而煬侯遺及幽侯嘉為全母耶至幽侯之名史漢紀竝作係徐廣以為有二名鄒誕生本作侯疑是係之訛字

封何孫恭侯慶 史詮曰曾孫缺曾字

壽成為太常 史詮曰侯壽成坐為太常缺侯坐二字

曲周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酈商元年

案史漢皆云商以高帝六年封然攷列傳商之封曲周在擊陳豨英布之後商在十一年則六年商尚為涿侯也當書國名曰涿而以曲周為改封橫書於高祖格中方得又曲周



屬廣平國武帝建元四年始置為縣則前此必是鄉名然涿固縣也寧有先封縣侯繼封鄉侯乎水經注十云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蓋以漢志為誤耳  
四千八百戶 案商先封涿五千戶寧有因功加封戶口反少之理本傳五千一百戶是也史漢表誤

有罪 史詮曰缺絕字  
繆 附案其地未聞

康侯遂 案侯名遂成缺成字  
侯宗 案侯謚懷名世宗徐廣曰世一作他非也此缺懷世二字

侯終根 案侯上缺今字  
廿八後二年五月侯終根坐咒詛誅國除 附案十六字削

乃後人因妄增列傳而并續此表爾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去

八千一百戶 案此句上缺侯字史漢表戶數全而世家列傳作八千一百八十戶

其四年為太尉 案此當移上孝惠格中不當書於高后時而四字亦當作六蓋周勃為太尉在惠六年非高后四年也說在吕后紀

三年免復為丞相 案免字衍三當作二勃以文帝二年十一月乙亥復為丞相也

六 案侯勝之在位六年以有罪免故文帝封亞父於條此缺書有罪絕三字

條信後元二年封勃子亞夫元年 案史漢並云亞夫是勃子獨史義拾遺以亞夫為勃弟猶以張辟疆為子房孫均屬

別解未識何據亞夫上缺侯字  
其三年為太尉七為丞相 案其字衍七下缺年字  
十三 案此景帝時亞夫為侯之年也然亞夫以景中五年有罪國除則當作十二誤作十三蓋并其絕之一歲數之爾說在景紀

平曲 附案東海有二平曲縣疑是王莽改端平之平曲其先景帝以封公孫昆邪其後孝宣又以封廣陵厲王子曾舞陽川

侯仇元年呂須子 案樊噲妻呂須高后四年封臨光侯臨一作林說在當書高后格中蕭何之妻是其例也此缺  
呂后紀 案族字衍  
坐呂氏誅族 案五乃六之誤本  
中元五年侯它廣非荒侯市人子國除 案五乃六之誤本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七  
傳及漢表並作中六年也它廣下缺坐字

穎陰川  
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齊淮南及下邑 案漢表云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核之於傳漢表是也時灌嬰以列侯為御史大夫將兵虜齊車騎將軍華毋傷非嬰為車騎將軍矣韓信時為相國不得稱淮陰而嬰擊楚從下相以東南度淮盡降城邑至廣陵渡淮北下下邳降彭城則不可言下邑此有脫誤

封嬰孫賢為臨汝侯侯賢元年 案表例更封國名皆中間大書此誤也當中書臨汝二字刪賢為臨汝侯五字臨汝是鄉名屬汝南劉宋始置為縣宋書謂漢舊縣者妄

侯賢行賕罪 案賢下缺坐字但史表傳皆作行賕而漢書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穎陰川



云坐子傷人首匿免豈因匿子行賂耶

汾陰

東河

以內史堅守敖倉 案漢志高帝九年始置內史而史漢表於汾陰侯周昌高京侯周成父苛長脩侯杜恬皆書為內史公卿表亦於高帝元年書內史周苛五年書內史杜恬疑竝誤也據周昌傳昌自卒史為職志為中尉以至為御史大夫而苛以客從破秦為御史大夫二周何嘗為內史乎二周是誤書則杜恬之不為內史從可知矣

比清陽侯 案比上缺功字

建平 案昌之改封建平惟此與呂后紀兩見恐未確說

在紀

有罪絕 案三字衍昌之子開方嗣侯在位十六年不聞以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六

有罪絕也

安陽 附案漢志汝南漢中五原代郡並有安陽攷漢表上官桀封安陽在蕩陰方輿紀要云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更名安陽漢省入蕩陰左車當封此索隱以桀封汝南水經注

四以為陝縣有安陽城是桀封邑皆非也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建元元年有罪國除 案此當橫書曰

中二年封昌孫侯左車元年誤直書之又缺侯元年三字而

建元元年侯左車有罪國除當橫書於第八格誤在孝景格

中又缺侯左車三字

梁鄉

南

二千八百戶 案漢表作三千八百戶

孝侯武備 案漢表儒作虎而通志氏族略作彪蓋仍唐諱

而改唐人多以彪代虎也唐世系表云漢有武臣為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東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嬰嬰生中涓濟陰侯山附舛戾荒誕不足據耳

侯最 頃侯嬰齊 侯山柑 案此以最在位五十六年嬰

齊在位三年山柑 案此以在位二十年漢表謂最

五十八年嬰齊二十年山柑一年即連失侯之年計之三代

年數錯互不合未知孰誤侯最失證毛漢書本作康侯最

成

附案索隱謂涿郡成縣而水經注汶水條以董濛封於郿則

在泰山剛縣界非涿郡矣續郡國志泰山郡有成縣豈即前

志式縣乎

康侯赤 附案康侯之名史皆作赤漢紀表作赫惟公卿表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七

及匈奴傳依史作赤而仍音為赫當是赫字誤脫其半耳

節氏 附案地未聞索隱云縣名無考後漢趙熹封節鄉侯

恭侯霸軍 案漢表作罷軍是古人多取罷軍為名也

元狩二年侯朝為濟南太守 案二當作三朝下缺坐字

藜

侯孔藜 案漢表侯證夷此失書也夷侯之名索隱引家語

曰最字子產高紀正義云孔熙孔叢子連叢謂彥以將事高

祖史漢表又作藜一人四名未知孰是攷公羊隱元年注最

聚也說文以藜為積聚字本當作取訛作最故徐廣注最古

聚字見周最顏最並寫為聚殷紀大最樂一作聚可以互

證此侯必是名聚漢藝文志稱孔聚也其餘諸名疑非水經

注三十二從史漢作藜亦非然藜最之誤其來已久詩



灌木注中叢木釋文曰叢俗作叢一作最顏氏家訓書證篇言詩灌木注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最字近世因改為最則聚之又訛為叢可類推矣

元朔三年侯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附案家語臧作滅疑是傳刻之誤而索隱引孔叢子謂臧傳至孫瑣始失侯爵當是其後更封孔叢偽書恐不足據通鑑問答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所載也以功臣表攷之藜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闕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謂漢書五經博士當闕所疑

費東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手

起陽 案史記謂起上缺從字

定會稽浙江湖陽 附案漢表作湖陵則屬兗州山陽郡矣疑史表是湖陽亦楚地漢志屬南陽

圍侯陳賀 附案漢表失諡徐廣曰圍或作幽蓋有二諡

巢 附案廬江居巢縣春秋時巢國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言陳畱襄邑縣南二十里有巢亭左傳哀十一年衛太叔疾處之又後書宦者傳鄭眾封鄭鄉侯注引說文云南陽郡棘陽縣有鄭鄉最封未知何地

封賀子侯最 案最諡史漢表皆闕

後元五年最薨 案孝景安得有後五年五字衍最上缺侯字毛本作後元三年疑以曉改與漢表不合

四 案最以孝景中六年封後元年薨在位纔二年四字乃

二之誤也漢表甚明

三十一 附案此費侯之第也各本皆失之

陽夏

十年八月 案八月疑說在高紀

自立為燕 案燕字誤當作王漢表自為王是也

稀以趙相國 案缺侯字

隆慮

哀侯周竈 附案漢表作克侯疑非

陽都

附案陽都屬城陽後漢屬琅邪索隱謂漢志闕晉屬琅邪妄也

以趙將從起鄴 案漢表云以趙將從起薛疑越乃趙之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手

鄴乃薛之誤

拜為將軍忠臣侯 附案史記攷異曰忠臣非官號史惟見此一人

新陽

附案新陽縣屬汝南漢志及水經注廿二與此全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也漢表誤倒作陽信古新信通用若勃海之陽信文帝以封劉揭矣

胡侯呂清 附案漢表作青攷釋名青青也說文繫傳青者清也則知古通用字故少昊青陽漢志作清陽不可以為誤矣

頃侯世 案漢表作臣是即項羽紀之呂臣也世字誤

侯譚元年 附案漢表作談雖古字通用史公蓋亦避其父



諱改書與同字兼用耳

八十一 案漢表位次是八十七是也。史詮曰：七作一誤。

東武項

以戶衛徐廣云：一云從起薛為悼武王破秦軍，杠里陽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徐廣云：一云城將軍定三秦。案徐注當置於末。今本混入本文，殊欠明了。以漢表校之，徐蓋言以戶衛從也。為悼武王，當云屬悼武王。徐以越為城是，城將軍漢表作城將。師古曰：將築城之兵也。

二千戶 案漢表二作三

六年正月戊午 案是年正月丙戌朔無戊午，疑與下汁加

全以三月戊子封

四十一 案東武侯第當是二十一。若在四十一，則與高苑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三

全位矣。此誤。

汁加

附案縣屬廣漢郡。漢表作汁防。志作什方。雷侯世家作什方。古字通用。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作汁加也。

以趙將 案雍齒不應為趙將，疑魏將之誤。

荒侯巨 案漢表作鉅鹿。此缺鹿字。巨與鉅全。

終侯桓元年 案桓坐酎金失國，不應有諡。而史漢表並稱終侯。史詮謂後人誤加是也。又桓為侯三十二年，此明書之。

漢表謂桓嗣不得年，真不可曉。

二十七 附案湖本八字譌作七。毛本是二十八。

棘蒲

附案左傳哀元年代晉取棘蒲。杜注不言所在。趙世家敬侯

六年代魏取棘蒲。新欽傳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蓋其地屬魏

郡。以安陽在內黃也。應劭以常山郡平棘縣當之。正義從其

解。師古曰：功臣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杜擊，則非一地。應說

失之。史詮謂陳武封棘津，據古文苑班固棘津侯銘，以蒲為

津字之訛，亦非。續志棘津故屬信都國廣川縣。安得移而易

之乎。古文苑乃宋孫洙得之佛龕中。見書錄解題。未必無譌

耳。

擊齊歷下軍田既 案田既二字誤。漢表作臨苗。攻田儻傳

軍歷下者田解也。田既軍膠東，不軍歷下。後為曹參所破，亦

不關陳武。應劭上疑

六年三月丙申 附案漢表作甲申。誤。三月乙酉朔無甲申。

都昌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三

附案縣屬北海。索隱云：志闕矣也。

以騎隊卒先降翟王 案卒字誤。漢表作帥是。

侯辟疆 案此侯之諡。史漢皆失書。

辟疆薨 案缺侯字。

武彊

附案續志河南陽武縣有武彊城。曹相國之所攻。莊騎將之

所國皆在此。水經注廿二卷可證。

屬丞相寧 案是時無丞相名寧者。疑誤。

用將軍擊黥布侯 案功侯見上。此記其後事耳。當衍侯字。

漢表亦衍

莊侯莊不識 附案漢表作不職。蓋古通用。棘釋樊毅修華

嶽廟碑以職方為識。方可證。水經注廿二引作不識也。



侯青翟元年 案表例兼書為丞相與漢表但紀封侯不全本表中武彊侯莊青翟辟陽侯審食其柏至侯許昌惠景表中建陵侯衛綰商陵侯趙周武安侯田蚡建元表中樂安侯李蔡俱失書為丞相 逮御史大夫湯不直 附案漢表逮作建師古曰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

賁 附案賁音世鉅鹿縣名今本漢志作賁蓋傳寫訛春秋僖二年盟於賁杜注云梁國蒙縣西北有賁城賁與賁字相似鄺道元亦云攷文準地賁邑明矣注見水經地雖不全可證此字之屢訛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語

戶

齊侯呂 附案賁侯之姓名所書多異史但云呂徐廣作台

索隱本作呂博國漢表云合博胡害水經注十作呂博蓋此

侯姓呂名博國索隱乃史表元文傳刻脫失止書其姓台與

合竝呂字之訛傳又博字之訛胡害當是其字或有二名鄭

注亦脫國字通志氏族略五路史後紀十二撰為合博氏蓋

本廣韻合字注以合博為漢複姓竝妄也

侯倩元年 附案漢表倩作猜必形近致訛且猜似不可為

名也然攷侯之名倩者有高苑侯丙倩壯侯許倩而漢表皆

作猜豈俱誤歟

海陽

附案索隱謂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非也小司馬以此侯

越將宜封南越之海陽不知廣州海陽昔始置為縣且其時地屬趙佗高祖安所取而封之漢志海陽屬遼西元未嘗闕水經濡水注言是此侯所封然地太遠攷國策蘇秦說楚曰東有夏州海陽吳注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疑此

千八百戶 案漢表八作七

齊信侯搖毋餘 案侯乃東越之族何以與閩君搖全時全名毋餘亦與閩越王無諸相類而齊信之謚又別是皆可疑者

哀侯昭襄 附案史記謂哀乃克之訛以漢法諸侯無後則

謚哀昭襄不應謚之且昭襄之孫為哀侯省更不應祖孫全

謚爾然余攷史漢表中非無後而謚哀者甚多即父子祖孫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語

全謚者亦不少恐未定是誤也

南安

附案索隱謂縣屬犍為建安亦有此縣其說非也漢志犍為

郡武帝建元六年始開南安乃今四川嘉定府夾江縣是高

祖時為閩越之域安得取犍為之南安以封宣虎建安即今

福建泉州漢會稽治縣地亦為閩越至陳始置南安郡隋更

名縣統於建安郡高祖時又安得以封侯國乎然則宣虎何

封曰是必豫章郡之南楚縣也三國吳時分南楚為南楚縣

後人傳寫遂以孫吳縣名妄改史漢元文耳

以亞將破臧荼 案漢表作重將師古曰主將領輔重也一

云持重之將也則亞字必重之誤索隱引漢表作連將非

千秋坐傷人免 案千秋上缺侯字



六十二 附案南安侯第是六十三湖本訛三作一

肥如西

以車騎都尉 案漢表都尉當作將軍

莊侯成 附案漢表作戎字形相近疑譌

侯奴元年 案侯奴缺謚

曲成

附案漢志曲成屬東萊索隱謂志闕表在涿郡謬也以曲成

為在涿見漢王子表當是別一鄉名

以曲成戶將卒三十七人 案卒上缺將字

為執珪 附案漢表作執金吾誤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有執

金吾之官

圍侯蠱逢元年 附案圍侯之名此與索隱引楚漢春秋及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素

漢表俱作達即索隱本亦作達則逢字訛也而侯姓惟漢表

作蠱廣韻通志據以證蠱氏此與楚漢春秋作蠱豈皿蟲為

蠱古省借通用歟但漢表書位次曰夜侯夜即東萊按縣楚漢春秋

全又豈圍侯初封於夜其後定封曲成歟

恭侯捷 案恭字衍

垣河東 附案漢表誤書垣字於位次格中而各本又訛垣為

恒惟索隱引作垣

侯阜柔 案漢表作皇柔

二十五 案表例不數奪侯之年故阜柔以建元二年立元

鼎三年國除在位廿五年書曰二十五而漢表謂元鼎二年

為鬼薪在位二十四年未知孰是

河陽內

起礪從 案從字當在起上

淮陰淮

為連敖典客 附案本傳入漢為連敖繼為治粟都尉則連

敖是司庾之官而粟客是治粟內史之異名也言都尉誤典

字乃傳寫之訛韓信何嘗為典客之官索隱引漢表作粟客

固一確證天官書箕為敖客亦可參連敖粟客二官之義宋

云敖調弄也箕受物去 徐廣以連敖為典客官張晏以為司

馬如淳以楚有連尹莫敖後合為一號皆憑臆強說不足為

據至若今本漢表之作粟客與小司馬所見本異明是粟字

之訛而師古音頻妙反以粟疾客禮釋之不亦妄乎

別定魏齊為王 案漢表云定魏趙為齊王是也此誤定魏

趙齊乃韓信之大功而書曰為齊王則定齊不必言矣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毛

六年四月 案淮陰之封史漢高紀在六年十二月甲申日

前此言四月誤漢表無月異姓表侯表以受封先後為次則

淮陰當居羣侯之首不知何以稱四月置河陽侯後也

信謀反關中 案信上缺侯字

芒沛

為武定君 案漢表作定武

侯昭元年 案侯姓彰此缺但漢表以始封之侯名昭昭乃

昭之子與盜昭此以昭為始封不全也徐廣謂昭一作起疑

非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案漢表言昭薨無後高祖九年昭嗣

蓋庶子也在位四年免至孝景三年復封於張而昭之薨與

昭子申之嗣皆不書其年與史大異今不可詳知矣



張 附案廣平張縣高帝以封毛澤之傳國至孝景中六年始除安得孝景於前三年又封彰昭必別一張也疑是東郡之張說見絳侯世家

孝景二年昭以故芒侯 案二字當作三湖本說刻也昭上缺侯字其謚史漢皆失不書

三月張侯申元年 案張字衍三月兩字不可解亦當衍十 案十下湖本缺七字武帝時侯申在國十七年也

故市

附案河南縣名也漢表誤作敬市

遷為假相 附案漢表作殷相誤甚漢二年三月已虜殷王印置河內都矣是時閭侯從河上守遷假相擊項羽尚何殷相之有況殷為項立漢方鋤而去之安得為之置相經史問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庚

答反據殷相之文以駁紀表三月虜殷之謬不亦戾乎

柳丘

附案地未聞索隱謂勃海縣名而勃海是柳縣武帝以封齊

孝王子陽已非柳邱也

千戶 案漢表作八千戶

六年六月丁亥 案此下四侯史漢表皆作丁亥封而是年六月無丁亥疑是乙亥或封在七月必有一誤

魏其

以舍人從沛 案沛上缺起字

莊侯周定 附案漢表作周止誤蓋脫定之半也

侯問 附案漢表作簡是此訛脫竹耳

刑

附案索隱以為封於太原之祁但沛有祁鄉縣曹相國世家所謂取碣孤父祁善置也疑封於沛

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雷彭城軍執圭東擊羽急絕其近壁 案

祁侯功狀史漢所書微異且各有缺誤故疑莫能明而注家不免妄解益滋讀者之感如追騎之為追騎急絕之為爭惡

師古云近壁之為延壁此其異也執圭上脫以字此其缺也祁字當衍子字漢表訛王此其誤也蓋漢王顧謂賀子

雷彭城軍子籍作二句讀漢表漢王顧謂賀戰彭城作一句讀斬項籍是擊項籍兩表因賀封於祁遂謬入祁字而轉相

傳寫又以子字為王師古不知其誤謂嘉賀之功寵號之許為祁王不亦誕乎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庚

殺侯給賀 附案徐廣於文紀云謚敬與史漢表異疑非

平南

頃侯湖 附案漢表作胡此加水古通用如湖陵作胡陵也

功侯比費侯賀 史詮曰功字在侯上誤

悼侯沛嘉 案漢表作工師喜豈此侯有二姓名乎而廣韻

公字注云漢書功臣表有公師壹工公古通借晉穆公子成師之後則又名壹矣

魯魯

死事無代侯 案無字誤因母訛母因母訛無耳母代侯者

魯侯奚涓死事無子故封其母代子為侯也史不書奚涓姓名殊屬疎略若非漢表幾不知為何人之母矣婦人封侯千古僅事蓋自高祖封魯侯及鳴雌侯許負始其後如蕭何霍



光之妻竝封節侯樊噲妻封臨光侯劉伯妻邱嫂封陰安侯  
後漢東海王弼三女皆侯封拜濫矣又高祖以廷  
母侯疵元年案疵漢表作底字形相近未知孰誤母侯之  
稱亦奇不知何以無諡又漢表始封格中有重平二字勃海  
豈此侯又曾改封乎疑

故城

案漢表作城父是縣屬沛也此誤為故城

功比厭次侯案功上缺侯字

侯方案侯名開方此缺開字

任平侯

案史詮謂任國名侯字衍是也又失書侯第

侯張越附案索隱本作張成恐謬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手

棘丘

附案漢志地關攻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右師城上棘遂涉  
潁水經注謂潁水逕上棘城在陽翟縣西此侯以定魏功封  
宜在魏地則棘邱或即上棘乎蓋鄉侯也又項羽紀鉅鹿南  
有棘原亦近

六年侯襄元年案襄後奪侯故無諡史漢表皆無姓蓋失  
之又失書侯第史詮曰芒魯故城任棘邱五侯俱六年中封  
表不得其月當次於北平之後與高胡厭次二侯相從今本  
亂其次矣

四案四字衍

四年侯襄奪侯為仕伍案四年當作元年漢表謂襄免侯  
在高后元年是也何以斷之表例不數免侯之年若襄之奪

侯在高后四年則當中書三字不當書四字若果高后時襄  
為侯四年則下方當書五年奪侯不當書四年明是誤也仕  
士古通

阿陵

附案漢表誤阿為河

從單父案從下缺起字

以塞疏入漢附案漢表作塞路是也徐廣亦曰一云塞路

索隱曰路字誤為疏小顏云主遮塞要路

侯勝客附案漢表作勝侯客誤也

南附案水經注三十四云秦以漢南地置南郡周書曰南

國名也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有南之國見但

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丁原為南縣吏孔融傳注引九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手

州春秋融在徐州轉至南縣則青徐間有此縣而兩漢志失

之

靖侯延居案靖上失書復封二字

元鼎四年案四當作五漢表是五年

昌武

附案昌武屬膠東索隱謂漢志闕矣

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案漢表作九百戶又比上缺功字

靖信侯單寧夷侯如意案漢表寧作究夷作惠豈兩侯

名諡有二乎

侯得附案漢表作德古通用易升卦順德釋文姚本作德

左傳哀六不殺雖不德韓詩外傳二作不得天官書行得盡

勝之晉灼注星經作德後書光武紀二年真定王德十三年



作得安帝紀延光元年河間王開子得本傳作德

元朔元年 案元年乃三年之誤

高苑乘千

以舍人從 案漢表云以客從也

千六百戶比斥邱侯 案漢表作千六百五戶比上缺功字

制侯丙倩 附案漢表作丙狷一作狷說在賁侯下

孝侯武 附案漢表作平侯蓋有二諡

宣曲

附案宣曲未知何地貨殖傳有宣曲任氏索隱引上林賦西

馳宣曲為證宣曲宮名在昆池西謂當在京輔正義亦云合在關內

為郎騎 案漢表騎下有將字此脫

有罪除 案除當作絕表例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事

發婁 附案地未詳

中六年侯通有罪國除 案通以孝景中五年復封發婁侯

中六年國除在位一年則當中書一字此缺漢表謂復封十

一年免誤當衍十字

絳陽

案漢志無絳陽河東之絳已封周勃不應再封華侯水經注

六以絳陽即新田并引華侯為證蓋在絳澮之陽也閻氏四

書釋地云括地志新田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杜注左傳以

新田為平陽絳邑誤而周嬰后林又辨水經注引史絳陽侯

不足以證新田則其地仍疑莫能定漢表作終陵或謂絳陽

形近致訛即雁門郡之中陵縣古中與終通用如終南山左

傳昭四年及詩秦風毛傳作中南又左傳昭十四年中人淮

南子道應訓作終人可驗已然地太遠仁和趙氏一清漢表

舉正云終絳皆誤乃濟南之於陵也華母害曾孫告為於陵

大夫當以此為正

恭侯勃齊 案漢表無齊字是也若名勃齊則恭侯之父不

得諡齊矣

東茅 附案索隱云一作柔豈琅邪柔縣耶漢志無東茅攷左傳隱

十一攢茅注云在修武縣北此河內郡修武之茅也倍廿四

邢茅注云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此山陽郡蒙縣之茅也國郡

志蒙有茅鄉城文三年茅津注云在河東大陽縣西此河東之茅也

水經注廿二洧水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鄭注以為在新

汲縣此潁川郡之茅也茅有四地未知東茅何屬至索隱本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事

作東第恐非路史國名紀以東

以舍人從賜 案從下缺起字

補韓信 附案補乃捕字之訛

敬侯劉釗 侯吉 附案漢表釗作到吉作告聲形相近未

知孰是然攷全時有平都侯釗到而告之音與釗到二字又

相混疑漢表訛耳

斥丘縣

為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 案漢表東郡訛作東部而武城

作成武又籍下有侯字則甚明確此未免缺誤矣徐廣曰一

云城武與漢表合師古謂初為成武侯後更封斥邱也攷成

武在曹州此侯為東郡都尉自當封成武

懿侯唐厲 附案水經注九引作唐廣疑誤唐書世系表以



厲為唐雖孫

八 案八字乃七之誤高祖時懿侯在國七年也

侯賢元年 案侯賢失諡

一十五 附案此武帝時侯賢在國年數各本皆作二十五

是也湖本說二作一

侯尊 附案唐表尊作遵

臺

附案戴侯之國索隱以為臨淄郡臺鄉縣安也攻前後漢志

濟南郡有臺縣水經入濟水過臺縣北鄭注云臺縣故城漢

高帝封戴野為侯國斯為的說奈何以臺鄉當之乎況漢有

齊郡無臨淄郡也若常山之平臺縣孟堅注口侯國乃宣帝

以封史元非戴野矣蓋以鄉平縣名難而下屬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臺

以都尉擊燕 案水經注作東郡尉與史漢表異

以將軍擊燕 案漢表燕下有代字

侯才 案一本有作年者訛也然漢表作午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安國

中

以容從起豐以廢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

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淮水中及堅守豐于雍侯五

千戶 案安國侯王陵之功狀不但漢表與史表異即史表

與陳平世家亦異漢書陵傳余以為俱誤也漢表云以自聚

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世家云陵自聚

黨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攻項籍乃以兵屬漢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高帝之仇雍齒而陵本無意從高帝故晚

封為安國侯攷張丞相傳陵救張蒼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

武關之前而陵之封侯全在六年又位居十八人中安得謂

陵不肯從漢及攻羽時始從以故晚封耶善乎經史問答之

說曰王陵自是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

未嘗為漢守豐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蓋高

祖即以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

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

非也於雍疑是平雍之譌徐廣於陳丞相世家云陵封雍侯

恐未可據

定侯安國 案四字衍

樂成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臺

附案南陽河間並有此縣索隱謂漢志闕安也河間之樂成

為王都丁侯蓋封南陽

從碭中 案漢表從起碭是也此缺起字衍中字

定三秦侯 案漢表云定三秦為正奉侯此缺

武侯客 案漢表作式侯吾客此缺吾字而式與武形近必

有一訛

侯義 案漢書郊祀志此侯名登是已史漢表並誤作義蓋

侯義之曾祖丁禮與宣曲侯丁義全時受封其從起為騎將

定三秦亦全雙丁必兄弟也則丁禮之曾孫安得名為義哉

辟陽

附案漢書王陵傳云辟陽近淄川則水經濁漳水注及索隱

以為封於信都之辟陽非矣水經注沐水篇有辟陽城疑封



此其後武帝又封城陽王子劉壯

侍呂后孝惠沛三歲 案三當作二

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 案漢書高紀及本史月表呂

后入楚在漢二年四月其歸也在四年九月則此所書十月

乃四月之誤一歲乃三歲之誤

幽侯審食其元年 案此失書食其為丞相說在武彊下

三年平坐反國除 案平上缺侯字孝景三年漢表訛二年

安平

附案漢志安平有五而惟豫章注云侯國蓋據成哀時見存

者而言非謂漢初也索隱定為涿郡則非菑川遼西遼東之

安平矣然不知何据

秋舉蕭何 案此鄂千秋也而獨單稱秋漢表作鄂秋疑並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美

脫千字孫侍御云秋一本作秩屬上讀

坐與淮南王女陵通 案坐上缺侯但二字又徐廣於蕭何

世家注依漢表作與淮南王安通而淮南王傳注依史表言

鄂千秋元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蓋因與淮南王通

而并及其女陵爾然侯名伯與但異且亦無所為中絕也

蒯成

附案蒯乃蒯之誤蒯卽蒯字集韻載之矣故漢書表及遷傳

作蒯本傳作蒯蘇林音簿催反師古曰字從崩從邑呂忱音

陪師古又音普肯反本楚漢春秋作憑成侯陪郭璞穆天子傳注憑聲相近此

其實也城全服虔音菅蒯之蒯索隱引崔浩音苦壞反並非

然因服崔二音可知此字之訛已久而說文繫傳引史作蒯

城豈徐錯獨見史記善本乎至蒯之地晉灼據漢表以為在

長沙因楚漢春秋作憑城索隱據三蒼以為在沛之城父正

義據輿地志以為在陳倉扶風縣攷穆天子傳西征至於

鄜人鄜柏架逆天子舍於漆澤則其地自在扶風故晉志屬

始平且以前食邑池陽例之亦合學林言穆天子西征至

扶風之東若蒯鄉則在河南縣西南見左傳昭廿三年注及

續郡國志又志注亦引晉地道記云在縣西南有蒯亭索隱

謂地道記屬北地誤也

至霸上侯 案本傳周繆至霸上時未為侯也侯字衍漢表

無之

食邑池陽 附案漢志左馮翊之池陽縣惠帝四年置蓋此

時為鄉聚名非汝南細陽之池陽鄉也

遇淮陰侯 案漢表作韓信是史表傳稱淮陰侯非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美

楚漢約分洪溝以繆為信 附案漢表全古人謂使者為信

蓋兵交使在其間也然繆傳徐廣引表云以繆為信武侯則

今本脫武侯二字

三千三百戶 附案三百漢表譌作二百

尊侯周繆 附案繆之諡此作尊漢表作制皆諡法所無傳

寫之誤也當依傳作貞正義又謂一作卓乃貞字之訛

繆藪子昌代 案侯表例不書藪何以此獨變其文史詮謂

當云六年子昌代侯是也漢表作侯昌嗣

郵 附案郵縣屬沛蘇林音多寒翻音多者非也說在經史

問答

居坐為太常有罪 案侯名中居中即此缺侯中二字本傳

亦失中字



北平

為代相從趙相侯。案從乃徙字之譌。但攷蒼相趙後復徙相代。以代相從攻威。蒼有功封侯。非為趙相時侯也。此誤。

千三百戶。附案三當作二。詠刻也。

其四為丞相五歲罷。案四下缺年字。五上缺十字。孝文四年張蒼為丞相。凡十五年而免也。

侯預元年。附案此侯名類。漢表傳與史本傳全。則作預譌也。而徐廣謂一作顛音贖恐非。索隱又誤引漢書作殺。

高胡。附案地未詳。漢表陽河侯狀云。功比高湖侯。湖胡古通。攷後書光武紀諸賊高湖上江檀鄉等。注謂以山川土地名。則其地在趙魏之間。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以都尉定燕

籍矣。則定燕時必不尚為都尉也。

附案漢志平原郡富平縣注云。侯國。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

續志亦曰。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考成與故城敘功云。功比厭次侯。漢書東方朔傳云。平原厭次人。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師古注本於酈道元。水經注五云。漢書昭帝封張安世為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魏郡。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延壽自以無功德。上書減戶。徙封平原。并食一邑。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厭次。按史記高帝封元頃為侯國。是知厭次舊名。非始

明帝蓋復故耳。據道元所辨。則厭次國除之後。仍為厭次縣。宣帝移富平侯國於此。始去厭次之名。明帝時復舊。其實昭帝以前。平原無富平也。漢志不書厭次。續志謂厭次本富平。竝屬誤條。應劭亦未考而漫注之。漢書攷異曰。南陽博山故帝改順陽。從舊政相類。

侯元頃元年。案高胡厭次二侯。不得其封月日。故次於六年之末。乃二侯之謚亦失傳何也。而厭次侯之姓名。史漢所書又多不全。史作元頃。水經注引之。而漢表作爰類。其於城父侯尹恢敘功云。功比厭次侯頃侯諸莊。余疑此侯姓爰名類字。諸莊謚頃。史表誤以元代爰。而類與頃形近。復誤以謚為名耳。

平阜

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案漢表云。功比軟侯五千八百戶。與此不全。余謂比功是史表誤。戶數是漢表誤。知者侯第戴侯在百二十六。軟侯在百二十。而平阜位次在百二十一。則功比軟侯為確矣。軟侯七百戶。平阜自應五百八十戶。惟其功相竝。故戶數亦略等。若戴侯千二百戶。漢表作千。殊不當對。而漢表作五千八百。更為懸絕。高祖何忽優於項宅乎。必五百八十之訛也。

七年六月。案六月乃十月之誤。

復陽。附案索隱以為在南陽。豈以漢志注侯國之故乎。非也。南陽之復陽。故湖陽樂鄉。元帝元延二年置。水經淇水注以為封於清河。復陽是。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十二 案二當作三孝文時恭侯嘉在國十三年也  
坐父拾 案坐上缺侯殤二字

陽河

附案河乃阿之譌索隱云縣屬上黨而水經注五以此侯封於平原阿陽卷九以為封於上黨陽阿似平原非也攷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妄改耳寰宇記阿陽城在禹城縣南七十里漢魏以下改為陽阿趙氏一清水經注釋辨善長一事兩隸之終而以萬所封平原阿陽齊侯其石封上黨陽阿分一侯為二人其誤與酈之兩載全以郎中起 附案起乃騎之譌毛本是騎

齊哀侯元年 附案表中侯諡固有兩字者而此侯漢表單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聖

稱齊侯索隱本亦作齊侯蓋哀字衍又索隱引作齊侯卜訃則今本史表缺書姓名然水經注九作卜訃卷五別作萬訃而漢表作其石廣韻其姓通志其氏並引陽阿為證何不全是耶表序正義誤引作齊王孝廉曰卜乃刀之誤刀即古其字刀訛為刀故又作萬石乃漢表之誤齊又因諡而誤

侯安國 案安國失諡

侯午元年中絕 案午亦失諡中絕二字衍侯午未嘗中絕也

埠山侯仁元年 案埠山未詳路史國名此乃更封國名當

大字中書之此誤在旁又更封始於仁之父恭侯章漢表甚明惟以章在位三年史表因誤書埠山於旁遂若更封侯仁矣而侯上反缺今字仁是太初見侯例稱今侯也

二十征和二年十月仁與母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附案此當削之

朝陽

附案索隱以為南陽縣非也史記攷異曰濟南有朝陽水經注以為華寄封國

後攻韓王信 附案漢表後作復是此訛

三月丙寅 案漢表作壬寅是也高祖七年三月無丙寅

棘陽

以卒從胡陵 案從下缺起字

以擊諸侯 案漢表作擊項籍是也

千戶 案漢表作二千戶

七年七月丙辰 案是年七月無丙辰疑月誤或六月八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聖

涅陽

比杜衍侯 案北上缺功字但中水杜衍赤泉涅陽吳房五侯俱以斬羽封而獨於涅陽書曰比杜衍何也

莊侯呂勝 附案漢表作騰非

平棘

懿侯執 附案此侯是林摯傳寫失其姓而摯字又脫其半也但師古於地理志引功臣表作杜摯何歟疑誤

八年侯辟彊元年 案史謂懿侯二十年薨故其子辟彊以高后八年嗣漢表謂懿侯二十四年薨辟彊以孝文五年嗣

依漢表當 又不言其在國免侯之歲二表不全未知孰是

鬼薪 案鬼上缺為字

羹頡



案索隱謂羨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標釜故也正義引括地志云羨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高祖取其山名爲侯號方輿紀要謂安徽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有羨頡城相傳劉信所築二地未知孰信懷戎爲上谷潘縣淳南集君事實辨曰高祖爲標釜之故以醜名加之殆不若不封之愈也侯劉信 附案文紀蘇林注云羨頡侯終豈信又名終耶然未知何據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案此高后元年也信母封陰安侯無屬見孝文紀必是高后封之當附書羨頡下以母從子義所宜然夫蕭何之妻表尚書之而巨嫂之封反不書何耶信有罪上缺侯字

深澤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聖

附案漢志有二深澤一在涿一在中山索隱定爲中山豈以在涿者名南深澤之故乎若水經注十一以涿之容城當之則誤甚蓋容城縣之改名深澤始於王莽高帝時寧有此稱屬淮陰侯 案此時當云韓信

齊侯趙將夜 附案漢表夜作夕必字訛脫他處並作將夜奪絕 附案史表謂將夜在位十三年以高后二年奪絕三年復封一年又絕至孝文十四年復封在位四年薨子戴侯

頭嗣漢表謂將夕以高后元年免二年復封在位二年薨至孝文後二年戴侯嗣與史不全蓋漢表非復封將夜 案封下缺侯字

侯循 附案漢表名循是也此訛說在文紀罪絕 案罪上缺有字

更 附案漢表作與則此作更訛也其地疑卽顯夷在泰山南武陽

柏至

附案其地未聞

以駢隣從起昌邑 附案漢表作駢隣索隱引姚氏云聲相近而其解有二師古謂二馬曰駢並兩騎爲軍翼也索隱云猶比隣也

七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附案漢表十月戊辰是此譌作七而許溫作許益聲相近

二月復封溫如故 案湖本訛三年爲二年又溫上缺侯字哀侯昌 案表失書昌爲丞相說在武彊下

共侯如安 附案漢表作安如史證以如安爲誤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聖

中水

後共斬項羽 史證曰後當作復其上當有從灌嬰三字

夷侯假 共侯青肩 附案漢表假作瑕肩作眉

廿三 宜成坐耐金 案廿三當作二十二宜成上缺侯字

杜衍

屬淮陰 案當作韓信

從灌嬰 案從上當有復字

莊侯王翳 附案漢表作翳非

侯市臣 侯翁 案漢表市臣說孝此失書翁作舍疑亦此誤會祖名翳不應又從羽名翁也

有罪絕 附案史證曰三字當橫書於十二之左右今本誤彊侯郢人元年 案郢人之謚漢表失書徐廣又作景或是



兩字謚為景彊也。

十二 案此武帝時侯定國在位年數也。漢表謂定國在位十三年。以元狩五年免。較多一歲。

赤泉

附案赤泉地闕。索隱於項羽紀謂是南陽丹水。非。路史亦以為謬。魏書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地太遠。方輿紀要云。赤城在魯山縣。南陽東北三十里。或曰漢赤泉城也。史詮曰。柏至中水杜衍赤泉四侯封年月。本次陽阿之後。漢表全。今本亂其次矣。

屬淮陰後從灌嬰 案淮陰當作韓信。後當作復。

一 案一字衍。楊喜於高后元年奪絕矣。安得書其年乎。

定侯殷 侯無害 案殷乃敷之誤。漢唐兩表並作敷也。而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唐表謂無害是字。盾其名。與史漢兩表又異矣。

臨汝 附案此汝南鄉名。說在潁陰侯下。

恂

附案漢表作摎。索隱本作拘。竝全。即右扶風栒邑縣古郿國也。此作恂誤。

從曹咎軍 案史詮謂從下缺破字是也。

以燕相國定盧奴 附案漢表作盧縮。然攷盧奴屬中山。似不誤。

頃侯溫疥

附案唐世系表云。謚順恐非。

侯河元年 附案河乃何之訛。漢唐表並作何也。

武原

附案縣屬楚國。索隱謂漢志闕非。史詮曰。武原封年月。本大

曆之後。漢表全。今本失其次序。

漢七年 史詮曰。七當作四。

功比高陵 史詮曰。高陵侯缺侯字。

十三 案侯不害以孝景四年嗣。後二年免。則在位十一年。不得有十三年。此三字誤也。但漢表謂其侯寄三十七年。當

不害以孝景三年嗣。在位十二年。免。較史前多一年。疑

不害坐葬過律 案缺侯字。

九十二 案武原侯第是九十三。此誤。

磨

附案漢表作歷。縣屬信都。史訛為磨。當作曆。音歷。古與歷通。

用。山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曆。是也。周禮地官。遂師

抱曆。釋文音歷。史樂毅傳。曆室。國策新序。作歷室。春申君傳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漢曆之北。說苑作歷。今本俱訛。曆為磨。顏氏家訓。勸學篇。譏

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歷。以為確磨之磨。則知此字傳訛

久矣。

七月癸丑 案封侯月日。當依漢表作十月癸酉。此誤。

竈有罪 案缺侯字。

九十二 案曆之侯第當是九十七。若在九十二。則與高陵

侯全位矣。此誤。

彙

附案此侯封於山陽郡之彙縣。水經注廿五卷可證。史漢表

並訛作彙。師古即音公老反。矣矣。後書東平憲王傳。亦譌作

彙。

祗侯陳錯 附案漢表作祖侯陳錯。謚名並異。盧學士曰。獨



斷記諡法治典不殺曰祈祈卽祇也祇或作祗因誤爲祖又

水經注依史名錯

三年共侯 附案此孝文七年也湖本訛刻三年

侯安元年 案安諡節此失書

宋子鹿

以趙羽林將初從 案漢表作右林將蓋右羽林將也

功北磨侯五百四十戶 案磨乃磨之訛漢表作五百三十

六戶

十二月丁卯 案漢表作二月丁卯

共侯不疑 附案漢表作雷蓋有二名

猗氏東

二千四百戶 案漢表千一百戶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吳

靖侯交 頃侯差 附案漢表交作支差作羌疑訛

清東

擊項羽代 史詮曰定代缺定字

比彭侯 史詮曰缺功字

簡侯空中 案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曰室中姓見風俗通

漢表作室中同通志室中氏引此爲證蓋侯姓室中名同史

表失書名而又訛室爲空也水經注五誤依史作空中至漢

表之以室爲室乃古字通用如論語果敢而室鄭氏曰魯論

作室隸釋韓勅修孔廟後碑室中作室中

恭侯右 附案漢表作古疑非

生坐耐金 史詮曰缺侯字

疆

附案地無考

代侯比彭侯 史詮曰定代功比彭侯缺定功二字

三月丙辰簡侯雷勝元年 案丙辰乃丙戌之誤無論漢表

是丙戌而此侯前後皆以三月丙戌封則三月安得有丙辰

乎又漢表作圍侯雷勝諡名並異未知孰是

戴侯章 侯服 附案漢表作章復而服又作復是父子全

名矣不可從

彭

附案彭凡兩封高祖封秦同武帝封劉彊漢書王子表謂在

東海然漢志無之漢表劉屈氂封澎侯晉灼云東海亦無考

方輿紀要云彭河在嶧縣東南五十里

代 案史詮謂代上缺定字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楚

吳房南

從下却 史詮曰從起下却缺起字

擊夏陽 附案漢表作陽夏是卽高紀楚距漢陽夏事也此

誤倒

二月辛巳 案侯表以所封先後爲序此上四侯皆三月丙

戌封可驗吳房之非二月封矣而三月書丙戌則是月亦不

合有辛巳當依漢表作三月辛卯爲是

去疾有罪 案缺侯字

甯

附案甯卽河內郡之修武縣水經注九修武故甯也高帝封

魏遼爲侯國此是的證史漢表元未嘗誤乃索隱以甯陽當

之謂漢表甯陽屬濟南反似表脫一陽字攷漢書王子表無



濟南之文或今本缺失。然地理志泰山郡寧陽縣注云侯國。寧陽古通。係武帝封魯共王子劉恢者。一作恢與寧侯魏邀無涉。且非濟南所屬。此小司馬之誤也。上谷有寧縣。亦非所封。八年四月辛卯。莊侯魏選元年。附案吳房之封是三月辛卯。安得四月又有辛卯。蓋辛酉之訛也。而選又邀之誤。將相表漢表水經注竝作遂。

昌

從淮陰侯 案漢表云從韓信是。

八年六月戊申。圍侯盧卿元年。附案漢表戊申作戊辰。非。下二侯六月壬子封。戊辰後壬子十六日。故知非也。是月乃壬寅朔。圍為圍字之譌。盧姓漢表作旅。非當為旅字。即盧也。索隱引漢表作旅。廣韻旅注云。漢功臣表有旅卿封昌平侯。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粟

通志略旅氏注云。昌平侯旅卿傳封六代。姓氏及國名代數俱誤。不足據也。通志于後共侯之姓氏代數亦誤。

二年侯通反。案通反在孝景三年。其內河

從淮陰侯 案當作韓信。

懷侯商 附案漢表商作高。未知孰是。

閼氏

案索隱以為安定縣名。而漢志安定有烏氏。無閼氏。則小司馬妄矣。攷水經注十云。梁榆城即閼與故城。趙奢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竝言涅縣有閼與聚。漢高帝封馮解散為侯國。据酈所說是閼氏。乃閼與之誤。其地在上黨涅氏縣。蓋因涅氏訛作閼氏耳。趙氏一清漢書顏注拾

遺云。或謂閼乃烏之譌。蓋篆文於烏相近。後人又誤加一門。似迂曲。

以代太尉 案太尉誤。當依漢表作大與。音師古曰。主爵祿之官。

節侯馮解敢 附案漢表敢作敢。疑此譌。

安丘

附案北海琅邪竝有安丘。索隱據水經注廿六卷定為北海。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鉞入漢。附案漢表作執盾。小異。至二歲之作一歲。則誤也。考豹以漢二年三月降。五月叛。此侯入漢必在斯時。安得謂一歲五月乎。

三千戶 案漢表三作二。

四年敬侯執元年 案漢表孝景二年執嗣是也。此訛三為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粟

四。執在位一年薨。

三年康侯訢元年 案康侯以孝景四年嗣位。此作三年誤。又漢表名新。

侯指 案漢表作拾。

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 案漢表兼坐搏揜。

合陽

高祖八年 案八當作七。

八年九月丙午。侯劉仲元年。案仲之降封為侯。當高祖七年十二月。而史漢表皆誤作八年九月。已說見高祖紀。丙午日尤誤。是年九月辛未朔。無丙午也。應作七年十二月丙子。王本作蓋漢書高紀帝立子如意為代王。是十二月辛酉。故知郃陽是十二月丙子封。敘次應在陽阿侯之後。又表例書



名宜改曰劉喜元年。徐廣曰一名嘉，乃喜之訛。徐於元王世家固云名喜字仲也。

五 案五當作六。高祖時侯喜在國六年也。又二年薨。尊仲諡為代頃侯。史詮曰王作侯誤。

襄平

附案索隱以為在臨淮，而水經注十四謂紀通封於遼東之襄平也。

功定平侯 案漢表云功比平定侯，此脫誤。

八年九月丙午 案是年九月無丙午。史漢表俱誤。若是後九月則有之。

侯紀通元年 案通在位五十二年，以孝景中二年薨。子康侯相夫嗣，而漢書景紀前三年詔稱襄平侯嘉，余疑紀通更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季

名。詔書不應有誤也。晉灼謂相夫更名甚謬，相夫以景中三年嗣侯，安得前三年已見於詔耶。通失諡。

夷吾元年 元封二年夷吾薨。案夷吾上竝缺侯字，其諡失之。二年當依漢表作元年。

五十六 案此襄平侯第也。表缺，漢表作六十六誤。

龍

附案索隱謂卽廬江之龍舒縣，則表何以不稱龍舒。漢表作龍陽，而晉書志龍陽屬武陵。表又何以不稱龍陽。蓋竝為誤。端。史固不誤也。攷水經注廿四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取龍者也。漢高帝封陳畧為侯國，然則龍在泰山博縣界為今泰安州西南。路史亦云是太山龍矣。

八月後九月己未敬侯陳畧元年 案八月是八年，暑是暑湖本訛也。惟後九月己未，漢表作九月乙未。攷高祖八年九月辛未朔，後九月庚子朔，若九月當是乙未。後九月當是己未，莫定孰是。

繁

附案漢表作平誤。表自有平侯沛嘉，豈一地兩封乎。或謂六國時趙有平邑，地近繁水，故表以平為繁。說亦未確。漢志平邑屬代，不近繁水也。而索隱謂地理志魏郡有繁陽，恐別有繁縣。志闕，此語殊疎。攷志蜀郡有繁縣，竝未嘗闕。又何得以繁陽當之。

比吳房侯 史詮曰缺功字。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案十一月漢表作十二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季

月誤。蓋是年十二月無壬寅也。又此侯姓張名瞻師，蓋此脫師字，而又誤為彊也。

康侯駒獨 附案史詮謂駒當作胸，竝非也。漢表作侯惲，音徐廣亦曰一云侯惲，則駒乃惲之訛。漢表脫獨字，康侯以榮獨為名，可謂僻矣。

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案史表謂侯寄，其諡在位六年，以孝

景中二年薨。安國以中三年嗣，所書甚明。而漢表謂寄與安國之薨嗣不得其年，未知何故。

安國為人所殺 案安國上缺侯字。

陸梁

附案如淳據始皇紀所謂陸梁地非也。其地未聞。索隱本與漢表作陸量。



三月丙辰侯須毋 案漢表作丙戌誤是年三月戊戌朔只  
有丙辰也須毋矢諡

高京

附案周昌傳及漢書表傳皆作高景則此訛脫為京也其地  
未聞沈進士云疑高為封地而景其諡地理志沛郡有高縣  
以內史入 案入字宜衍內史誤說在沛當作客

功比辟陽 案陽下缺侯字但攷周苛以守滎陽城破罵項  
羽死忠烈慈著當與紀成奚謂諸人比績彼辟陽者徒以待  
呂雉得侯奈何比之等周御史侯第辟陽在五十九高景  
在六十豈非陳平阿呂后意差錄倒雜乎

四月丙寅 案漢表作戊寅是四月丁卯朔不得有丙寅  
坐謀反 案坐上失侯成二字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垂

繩 附案繩地不見於漢志水經注廿六繩水出營城東西  
歷貝邱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繩指喻此水也疑  
周侯改封即在其地

封成孫應 案應上缺侯字其諡無考

元狩四年 附案漢表作五年非公卿表可據

平坐為太常 史詮曰缺侯字

離

附案其地未聞此侯以長沙國臣封疑是離也離水出湘南  
或曰即楚鍾離漢屬九江郡或曰郡國志注江夏南新市侯  
國有離鄉聚

元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 史詮曰此當書高祖橫行今本  
升侯功橫行誤也九年作元年亦誤又缺侯字諡亦失之

夫此侯始所起及所絕 案此九字當書於侯功格內今本  
誤在高祖橫行又漢表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湛索隱引日  
芻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是始所起也侯第亦失考

義陵

附案縣屬武陵此侯以長沙柱國封故在楚地也而徐廣謂  
一作義陽索隱謂義陽縣在汝南謬甚無論長沙國臣不應  
封於豫州境內而汝南亦無此縣名攷武帝封衛山為義陽  
侯在南陽平氏東海厚邱亦有義陽平帝以封師丹非汝南  
也

九年九月丙子 案是年九月乙未朔無丙子疑是丙午或  
是八月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垂

侯吳程 附案漢表程作郢古通孟子畢郢司馬相如傳集  
解引作畢程逸書史記解有畢程氏呂覽具備又作畢程然  
侯名當作郢不然與其子各種類矣

侯種 附案漢表作重字脫其半耳

皆失諡 案諸表中侯之失諡者多矣豈獨義陵二侯哉疑  
此三字是後人之注非史本文

宣平

附案宣平是號蓋關內侯之類三輔黃圖云長安東出北頭  
第一城門名宣平門後書宋宏亦封宣平侯

九年四月武侯張敖元年 案敖封無日漢表并無月而高  
紀作正月與此又異侯表以先後為序依漢紀正月宜在陸  
梁侯前依此表四月當與離侯相次何以居義陵後乎  
信平 案信平者徐廣謂高后改封敖之國名也然徧檢史



漢竝無高后改封張敖為信平侯之事獨見於此且信平亦非地名趙廉頗封信平君高祖以杜恬為信平侯景帝封信平君起為南郎侯蓋與宣平全為名號何必改之又攷通志略引風俗通云張敖尚魯元公主封于信都豈張敖侯號宣平邑在信都而信平為信都之誤歟然何以書於高后時也又豈敖無封邑至高后始食信都乎高后立敖子偃為魯王更封敖子侈為信都侯亦是一證或曰宣信音相近二字當衍

臺 案臺上缺侯敖二字

以故魯王為南宮信侯 案史詮謂南宮更封國名當大書於十五之上今本誤書在旁偃以故魯王為侯今本缺偃字程說是也然攷漢表假諡共其元年亦失書當云共侯偃以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書

故魯王為侯元年方合又索隱曰楚漢春秋南宮侯張耳此作宣平侯敖陳平錄第時耳已薨故也夫南宮之號孝文以封敖子偃不聞張耳先有斯稱且耳薨於趙王之位未嘗降黜為侯容齋三筆以楚漢春秋為誤班固十八侯錄南宮侯張敖蓋據孝文時書之其實敖亦未封南宮也今世無此書不能詳知而陸賈所記皆當時目驗之事似不應誤恐是引賈書者誤耳

侯生 附案漢表誤作壬漢傳亦作生也

罪絕 案罪上缺有字

睢陽 案縣屬梁國乃梁王國都漢書表傳竝作睢陵則此誤也睢陵在臨淮

封偃孫侯廣 案侯缺諡其名漢書功臣表作廣孫公卿表及傳作廣國此單稱廣三處不全

十三太初三年侯昌為太常乏祠國除 案此謂昌在位十三年以太初三年失侯漢表謂在位十二年以太初二年免未知孰是為太常上缺坐字

三 案此張敖侯第也高祖作十八侯位次決不以敖居第三并不知敖在十八人中否居第三者莫攷何人矣師古曰張耳及敖竝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

東陽

附案縣屬臨淮元和郡縣志以為清河之東陽恐非乃清河綱王子宏所封故漢志注云侯國

開封南

附案漢表開封在慎陽之後此在慎陽前紊其序矣蓋慎陽以十二月甲寅封開封以十二月丙辰封甲寅先二日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書

比其侯 史詮曰缺功字

沛沛

二月癸巳 案沛侯十二月封此脫十字其封與東陽全月日也

慎陽

附案慎陽者慎水之陽也漢志縣屬汝南師古曰慎字本作慎音真後誤為慎今猶有真邱真陽縣字竝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路史引作閩閩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義門讀書記曰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誤以水為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慎故

二千戶 案漢表二作三

侯樂說 案此侯失諡其姓漢表作樂香灼引楚漢春秋作



謝疑侯有樂謝二姓猶陳武之為柴武而樂乃樂之訛耳故水經注三十依史作樂說靖侯顛之元年案漢表作靖侯顛無之字此作顛之與其子買之相類豈此侯如西晉王氏代以之字為名唐孟郊東野集所云義之又有之乎

禾成

附案史漢表並全案隱云漢志闕或謂漢志常山郡鄆縣王莽改為禾成蓋後人誤改表文自當作鄆其後武帝又以封趙敬肅王子劉延年此說非也攷水經注十曰大白渠又東南逕和城北漢高帝封公孫耳為侯國其地蓋在鉅鹿之下曲陽而表於和字脫其半耳郡國志南陽武當有和城聚亦非所封城成史漢通寫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美

以卒漢二年初從案二年當依漢表作五年

十二年附案湖本譌一作二

公孫耳附案漢表名昔疑非

堂陽

鹿

為惠侯坐守榮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附案此言降楚之後復來歸漢也而漢表來作求謂求以郎擊籍屬下句讀並通惠地無考

十三案十三乃十二孝景時侯德在位十二年也

祝阿

原

以客從起齧乘附案齧桑地名此訛作乘而漢表作齒桑又訛齧為齒也

以上隊將入漢案上一本作十而史詮謂二隊之誤

屬淮陰侯案當作韓信

八百戶案漢表千八百戶

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案己未漢表作己卯未知孰是至高邑作高邑乃漢表之訛水經注八亦作邑

長脩

東

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案內史之誤說在汾陰侯下功比須昌侯漢表誤作攻項昌

以廷尉死事史詮曰史表疑有誤也漢法臣死事者其子封侯若長脩侯杜恬以廷尉死事即子當封侯矣何得自為侯四年乎攷百官表孝惠三年長脩侯杜恬為廷尉政與其子襲侯之年相合殊不可曉盧學士曰疑上文擊諸侯下脫一侯字後以廷尉死事也漢表於死事下衍一侯字百官表亦有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美

千五百戶案漢表千九百戶

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案是年正月丁巳朔不得有丙辰日當依漢表作丙戌為是又侯名徐廣謂一云杜恪恐非

侯喜案漢表作意

罪絕案缺有字

陽平侯相夫附案百官表作杜相缺夫字

三十三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為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闕出函谷關國除案漢表謂相夫元封三年

免與百官表合則此三十三當作三十二元封四年當作三年蓋相夫於武帝時在位三十二年也至相夫所坐之罪百官表云坐擅繇大樂令論其文甚簡侯表云坐為太常與大

官表云坐擅繇大樂令論其文甚簡侯表云坐為太常與大



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絲闌出入關免師古曰釋可以為鄭舞而擅從使使之也盧學士曰無可中可皆人名不辨何者為是京師在關內此大樂乃供朝祭之用而乃擅絲使為鄭衛之舞又關出關外也不當有入字

江邑

附案地未詳疑是春秋時江國為漢汝南之安陽其後文帝又以封淮南厲王子勃也

從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而伐陳豨周孝廉曰當云從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而代之從擊陳豨此有訛缺

正月辛未案漢表不書月日但言十一年封今本漢表此

必別有據前四侯有以正月己未封者有以正月己卯封者有以正月丙戌封者辛未先己卯八日先丙戌十五日後己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乘

未十二日

營陵

附案史記曰營陵封年月本次平州之後今本失其次也以三年為郎中案三年上缺漢字

世為衛尉案百官表劉澤在孝惠高后時為衛尉安得言世字必有誤

萬二千戶案漢表二作一

十一年史記曰十一年中缺中字

五六年侯澤為琅邪王案澤以高后七年封王則高后時為侯六年此誤以封王在六年故中書五字

土軍

千二百戶案漢表二作一

武侯宣義案漢表作諡式

廣河

附案此鉅鹿廣阿縣也湖本訛為河字百官表作廣安師古曰誤也

三附案各本皆訛三字乃二字一字孝文時懿侯在國二年薨夷侯一年薨也

夷侯竟附案漢表誤作敬蓋夷侯之子為敬侯但豈有以父名作諡之理乎

侯越案漢書侯表百官表列傳俱作越人此缺人字須昌東郡

雍軍塞陳謁上案漢表作雍軍塞渭上則謁乃渭字之誤史記謂雍王章邯之軍陣於渭上遮塞漢出兵道也而沈進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乘

士謂此即元年漢王從故道襲雍雍王迎擊漢軍陳倉時事似陳下有倉字陳倉縣屬右扶風政章邯地也說勝程氏

二月己酉案漢表作己丑先己酉二十日

臨轅

附案漢志不載疑其地臨轅關故名當在河南緱氏縣界或云左傳哀十年晉伐齊取轅杜注祝阿縣西北有轅城續志注謂即平原之瑗縣臨轅疑此俟再考

以中尉案此下有缺文

二月乙酉案是年二月丙戌朔不得有乙酉疑與前封須昌己酉日全

共侯忠附案漢表作中蓋古通用商書建中于民釋文云中本作忠又見雜釋



汲侯

案史詮謂汲國名衍侯字是也。但索隱云漢表作汲，汲與汲並縣名屬河內。此語殊不可曉。漢表與史並作汲，亦官表諸本無作汲者。而地理志河內有汲波二縣，別無汲縣。豈古本漢表作波，小司馬並刻以著其異，而傳刻索隱者訛乎？水經注七，淇水逕汲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為侯國，則非封於汲明已。趙氏水經注釋本作汲，謂

趙氏水經注釋本作汲，謂千二百戶。案漢表二作三。為趙太傅。附案漢表作太僕誤也。此侯以漢太僕封侯，不應降為趙太僕矣。

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案漢表作三月乙酉，與此作二月己巳並誤。二月丙戌，刻不得有己巳日，而下有二月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李

封者寧得以三月居前，蓋此侯以二月乙卯封也。終侯漢表作紹侯，謚亦不全。又通志氏族略有公士氏，引此侯為驗。注云古爵也，久居是爵者子孫氏焉。然則史漢作公上皆非歟，不知鄭氏何據。

二年夷侯武元年。附案夷侯以孝惠二年立。孝文十三年薨，在位二十七年。此失刻高后時夷侯在國年數。當中書而誤以孝文之年入高后格內，遂遞誤升上一格。反空武帝橫行矣。

廣德坐妻精大逆罪。史詮曰：精其妻名也，缺侯字。

寧陵

從陳雷。史詮曰：從起雷，起作陳誤。

為上解隨馬都尉擊陳豨。案漢表無解隨馬語，蓋呂臣為

高祖解追騎之厄也。都尉上缺以字。隨與追全，隨騎背，隨墨也。

戴侯射。附案漢表射作謝，古字通。

一五年侯始薨。附案此以始在位一年，故云。孝景五年薨，而漢表謂始在位十七年，是以武帝建元四年薨矣。疑漢誤。汾陽太原前二年從起陽夏。案前二年當作漢二年。漢表云前三年從起櫟陽，前三年亦誤也。而陽夏又櫟陽之誤。二年十一月漢王都櫟陽也。

二月辛亥侯斬彊。附案二月漢表作三月誤。又此侯謚莊，故漢表作嚴。今本史表脫謚，索隱本作壯侯也。而侯姓史漢侯表全，獨百官表作斬，疑非。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李

江都。附案地未聞，百官表作江都誤也。

侯石元年。案侯石上缺復封今三字。

十九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為太常行太僕事治畜夫，可年益縱年國除。附案史訖太初，安得記太始時事。此妄續當削。但攷漢書侯表云：坐為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百官表云：太始四年為太常，四年坐為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謂以征和罪狀不全，年數亦異。未知孰誤。坐罪書月日，表例所無。

案漢志梁國留縣注云：故戴國，此不稱留而用舊名者，當因其名不美耳。水經汲水注云：戴秦之穀縣，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漢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說恐非。傅寬

戴

戴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 版反內



傳言破邢說軍苗南則其名舊矣

以中令擊豨案中廢令也缺廢字

千二百戶案漢表二作一

敬侯彭祖附案漢表彭祖姓祕師古曰讀如祕書索隱本作秋則是史表元作秋而今本脫耳然秋字非

其侯悼附案漢表作悼疑悼字譌

侯安期案漢表作安侯軫但此侯之父名安國其子不得以安期為名亦不得復以安為諡而期與軫又不全史漢二表俱有誤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廿五後元元年五月甲戌坐祝詛無道

國除案侯蒙上缺今字廿五以下削之

衍

史記志疑卷十一

案蘇秦說魏有卷衍之語蓋即始皇紀九年楊端和所攻之

衍氏亦河南郡地但水經注七謂封邱縣為燕縣之延鄉在

春秋為長邱漢高帝封翟野音況于反藝文類聚五十一引

陳雷風俗傳云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

以延鄉為封邱以封翟母漢志封邱屬陳雷孟康注云今翟

溝是此侯翟野必翟母之子乃其所封之國史漢表皆不曰

延鄉亦不曰封邱而以為衍者豈翟母先自食邑其子又以

功別封乎抑或衍燕延音近字隨而變也

十一年七月己丑案七月甲寅朔無己丑疑是乙丑或六

月及八月

不疑坐挾詔書論罪案不疑上缺侯字挾詔書者師古謂

詔書當奉持之而挾以行故為罪也應城程氏大中讀史偶

見云詔書無挾以行之理此當如挾貴挾長之挾謂挾詔書

以威令人借端生事者師古注非

平州

附案漢志無平州案隱引晉書地道記屬巴郡豈以此侯元

孫為涪不更之故乎晉置巴西郡平州縣似不可以徵漢初

侯國而武帝封王恢為平州侯漢表明言在梁父當即此侯

所封之地梁父屬泰山郡左傳宣元年杜注云平州在泰山

牟縣西魏志牟縣注云有萊蕪城平州城則在今泰安府萊

蕪縣西或以西河平州

其侯昭涉掉尾案昭涉姓也而廣韻注通志略皆作昭沙

氏豈史漢涉字誤歟荀子議兵篇垂沙禮書引作垂涉

戴侯福附案漢表名種疑此誤蓋掉尾元孫名福戴侯為

史記志疑卷十一

掉尾子不應全名

中車河

二千三百戶案漢表三作二

其侯單父聖附案漢表作單右車索隱引漢表作單父左

車蓋單父複姓聖其名左車其字故水經注廿二亦作單父

聖今本漢表誤也

十二年案二當作三

以故羣盜長臨江將案臨上缺為字漢表有

慶侯榮盛附案漢表作夷侯榮成蓋有二讀成與盛古通

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案遂上缺侯字漢表書侯遂之

罪云坐拊搏奪公主馬與此異

史記志疑卷十一

慶侯榮盛

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罪云坐拊搏奪公主馬與此異

史記志疑

慶侯榮盛

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罪云坐拊搏奪公主馬與此異



百十一 案印侯位次漢表是百十三此誤毛本一作三

博陽 附案博乃博字之訛即春秋偃陽國穀梁及漢志作博陽故索隱云屬彭城若汝南之博陽則封陳湯矣

十一月 案漢表作十月是

十二 史詮曰自孝景元年中四年侯邀在國十一年一作二誤

中五年侯邀奪爵一級 案史表以邀奪爵在孝景中五年為侯廿六年漢表以邀孝景元年免在位十五年未知孰是漢表邀作邀

陽義

附案漢表作陽羨是也此訛縣屬會稽索隱謂丹陽亦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壺

徙為漢大夫 案漢表作中大夫此脫中字

二千戶 附案漢表二作一史漢凡一起數者多不著一字

在中間者始有漢表必是二字而脫其畫耳

下相臨

十月乙酉 案漢表作己酉是也

莊侯冷耳 附案漢表作冷音零此訛為冷

侯慎 附案漢表作順古通

德

附案德蓋鄉名漢書王子表謂在泰山而侯表有德侯景建武帝謂在濟南則今濟南府德州是也於漢近平原之安惠以代頃王子侯 案代頃王者劉仲也惠帝二年追尊侯第定於呂后表不妨稱之然德侯封時劉仲見為合陽侯不比

周呂之可稱悼武王呂公之可稱呂宣王也當依漢表作兄子為允

侯訖 案漢表諡康此缺

高陵郡

以將軍擊布 史詮曰缺侯字

十一月丁亥 案漢表作十二月丁亥是年十二月壬子朔

方有丁亥漢表是也

圍侯王周 附案漢表名虞人蓋有二名

惠侯并弓 案漢表作弄弓

二年反 案二年乃三年之訛反上又脫侯行二字

期思南

赫薨無後國除 案赫上缺康侯二字攷漢書賈捐之傳期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壺

思侯可為諸曹師古曰當是賁赫之後嗣而表不載然則非

無後國除矣

穀陵

案漢表穀陽侯在戚侯之後史表誤以穀陵居前失封侯之

序矣而穀陵亦穀陽之誤屬沛郡應劭曰在穀水之陽

三年隱侯卯元年 案此孝景三年也漢表以隱侯嗣於孝

景二年而卯又作卯未知孰是

獻侯解 案漢表作懿侯解中蓋有二諡而此失一中字

侯偃 案偃當稱今侯此缺

戚

附案索隱謂漢志關晉地道記屬東海此語殊疎戚屬東海明載漢志並未嘗闕何必引晉記況李必之封恐非東海戚



水經五河水故瀆東北逕戚城西鄭注云春秋哀公二年晉納衛太子於戚今頓邱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高帝封李必爲侯國矣

別屬丞韓信 案史詮言丞字當衍余謂丞下缺相字時韓信爲相國

合千戶 史詮曰衍合字漢表千五百戶

國侯季必 案國乃國字之訛此侯姓李故灌嬰傳云重泉人李必又百官表云戚侯李信成爲太常索隱引漢紀桓帝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水經注亦云李必則史漢表作姓季竝誤毛本作國侯李必

三 案三者孝文元年至三年賁侯長在國之年數也史表於孝文格內失書元年賁侯長元年七字遂若此三年爲其

史記志疑 卷十一

父李必矣無責 齊侯班 案漢表作躁侯瑕謚名俱異未知孰是

壯

附案徐廣云一作莊古字通故漢表作嚴說在廣侯下莊乃齊地名左傳反陳於莊孟子莊獄之間是也

漢王三年降 案漢表作二年未定

敬侯許倩 附案漢表倩作猜說在賈侯下

鳩侯則 案漢表作鳩侯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元鼎元年侯廣宗坐耐金國除 案此所書誤攷漢表元光五年節侯周嗣三年薨元朔二年侯廣宗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耐金免此失書節侯一代而又誤書廣宗之年

成陽

附案成陽有二案隱據水經注三十定爲汝南非濟陰也

正月乙酉 案是年正月辛亥朔無乙酉毛本作己酉亦非疑是癸酉之誤

定侯意 附案侯姓奚今本脫索隱本有

侯信罪鬼薪 案漢表云有罪要斬乃鬼薪形近而訛此處罪上缺有字

桃

附案索隱以桃爲信都屬縣誤甚信都雖有桃縣而此侯實封於東郡之桃城春秋桓十年所謂公會衛侯於桃邱是杜注桃邱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晉之濟北卽漢之東郡百官表稱姚邱侯劉舍姚乃傳寫之訛固可證桃侯之非

史記志疑

卷十一

封信都也水經注卷十既誤認信都之桃爲封劉襄而卷八又誤認南燕縣之桃城爲襄封國以一襄而封二桃寧有是事況均非其地乎攷續志燕縣桃城雖全屬東郡判然兩地

項羽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高祖封劉襄爲侯國蓋亦謬指燕縣之桃爲東阿之桃矣

爲淮陰守 案漢表作淮南是也淮陰縣名有何太守乎

二月丁巳 案漢表二作三是三月庚戌朔方有丁巳也

復封襄 史詮曰缺侯字

哀侯舍 案漢表謚懿疑哀字誤舍爲侯三十年又爲丞相

尚何哀乎

厲侯申 附案漢表譌作由

高梁



案此即左傳高梁之虛也水經汾水注更可證然應食其傳云封亦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侯表以後封為標名何以不曰武遂乎漢書誤作武陽蓋景帝改封蕭嘉為武陽侯矣而水經注廿四引陳西風俗傳曰酈氏居高陽沛公攻陳西食其有功封高陽侯不但封國乖異且言食其及身為侯恐不足據北武遂乃漳地非河間之武遂

以列侯入漢 案酈生號廣野君何曾為侯史漢表並誤

子疥 附案水經注六作介非

三月丙寅 附案漢表作二月誤是年二月無丙寅也

元光三年侯勃元年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附案史漢表名勃而史本傳正義引表作敵漢傳作遂豈一人而三名乎疑非也又此以勃在位十年失國缺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侯平一代勃失故以詐金為勃事與本傳及漢表傳大乖蓋勃與平之薨嗣雖不得其年而此表以平并勃中書十字固灼知其譌矣正義引表云敵嗣卒子平嗣然則唐初史記本尚未誤耳

六十六 案酈之侯第必是三十八故功比三十二之平侯也若在六十六不但比平侯太遠且與肥如全位矣

紀信 附案其地未詳史記考異曰疑封紀侯而衍信字或云信匡兩字證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案紀信已下六侯惟鄒陵無月餘皆書六月攷高祖以四月甲辰崩則此六侯者豈孝惠封之歟抑誤書六月也漢表齒侯無月數

後二年六月侯陽元年 案六月二字衍列侯嗣位例不書月且何以不十月即位乎漢表陽作揚

陽反 案缺侯字

甘泉 附案地理志無甘泉索隱疑即甘水在河南南殊非猶以赤泉為丹水矣必欲求其地以實之何不引雍之甘泉乎然非也攷漢表作景史表徐廣亦云一作景則是封於勃海之景城縣其後宣帝又封河間獻王子劉雍為景城侯隋屬甘泉即景之說分為二字耳

以都尉從軍侯 案漢表云五百戶此缺

侯王敬 附案漢表作嚴侯王競索隱本亦作壯侯王競則此無證而為敬者今本之妄也毛本作辰侯王竟亦譌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案

戴侯真搖 案漢表作真粘

侯標 附案漢表作煥師古音許孕反錢官詹曰子弟晦之云標古文作煥譌為煥耳

夷棗 附案夷棗有二濟陰冤句有夷棗城見續志蘇秦說魏王所云東有淮潁夷棗也清河棗疆有夷棗城見魏書志晉灼美亦方輿紀要謂在北直冀州棗疆縣西九十五里徐廣酈道元並以此侯封于冤句

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 案漢表豐作薛郎作越未知孰是靖侯赤 附案漢表作端侯革朱索隱本作端侯棘朱棘革古通然則今本缺侯姓而又訛其謚名耳水經注八亦云革朱惟百官表書夷棗侯乘昌是誤作乘耳廣韻乘姓誤攝之

朱惟百官表書夷棗侯乘昌是誤作乘耳



七八一 案此謂革朱在位年數孝惠時七年高后時八年文帝時一年也但漢表云朱以孝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至文帝二年始以它子紹封中間曠絕十年則此所書妄矣當衍去八字一字而高后格內補書曰嗣子有罪不得代表例也

康侯武 案漢表名式

有罪 案有上缺侯昌二字

張

附案方輿紀要謂山東壽張縣南有張城毛釋之封此非也索隱以為在廣平是其後宣帝又以封趙頃王子

七百戶 案此上缺侯字

節侯毛澤 附案漢表名釋之澤釋古通今本脫之字索隱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七

本有

夷侯慶 附案漢表誤名鹿

鄂陵

附案史記云鄂陵以十二年中封不得其月本大菌之後今

本失其次爾余又攷漢志表竝作偽陵與鄂全而水經注廿

二作隱陵蓋聲形蓋鄰故字讀俱變晉書安帝紀隆安三年

有義興太守魏隱而孫恩傳作偽謝琰傳作鄂也淮南記論作隱陵非

七百戶 案漢表作二千七百戶

莊侯朱濬 附案水經注誤姓諸亦以音全而訛

六 案六當作七恭侯以孝文七年薨也

菌

附案地無名菌者徐廣云一作鹵與漢表全則菌字傳寫誤

耳鹵縣屬安定郡或云是代郡鹵城縣也至索隱謂又作鹵路史引漢表作鹵明係鹵字之訛矣  
以中涓 案漢表作中尉  
四十八 案鹵之侯第當是六十八若居四十八則與東茅侯全位矣其誤無疑

史記志疑

卷十一

七

史記志疑卷十一終





史記志疑卷十二

梁玉繩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初已後

附案此四字當衍說在高祖侯表

便

附案漢志便屬桂陽漢表謂在編不可曉編屬南郡與桂陽甚遠水經未水注謂吳淺封便不云編也

九月頃王吳淺元年 案漢表便以九月癸卯封此失癸卯二字又頃侯訛作頃王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案廣志之薨千秋之嗣史漢俱不得其年史詮謂當書曰千秋嗣不得元年

史記志疑 卷十二 附案此乃便之侯第也史失書

百三十三

侯利倉 案漢表作黎朱蒼則此缺朱字蓋侯姓黎名朱蒼也倉蒼古通黎之與利語音有輕重耳故水經注三十五引作利倉但百官表書吳利似姓吳名利其在位年數亦與侯表不合疑百官表誤通志氏族略又云來氏本作邾歛侯來蒼則以氏來名蒼未知何據豈以朱訛來作姓而以利為諡耶

歛

二年侯豨元年 案豨以高后三年嗣此誤二年又朱蒼及豨子彭祖之諡史漢皆缺而豨之諡孝漢表書之此缺

三十 案此當作十字二十十字十者孝武建元元年至元光四年侯彭祖在國年數也漢表云彭祖二十者元光五年至

元封元年侯秩在國年數也格內又缺橫書元光五年侯秩元年八字

侯秩為東海太守 案漢表秩作扶疑非秩下缺坐字百二十 附案此歛之侯第也書以補之

平都

附案縣屬上郡而方輿紀要以為在北直深州武強縣東二十五里平都村武強晉置縣即漢武邑都武隧間二縣地則非上郡平都也未知孰是若索隱謂在東海則為都平矣平都已下扶柳郊南宮博成沛襄成軹壺關九侯俱有侯第今失考漢表謂平都百一誤乃平州侯之位也 案二當作三劉到孝惠時在國三年也

扶柳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十一

案索隱正義皆引漢志信都國扶柳為證然諸呂之封俱在近地不應呂平獨遠在信都攷水經注廿六云膠水又逕扶縣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屬縣漢呂平為侯國則扶柳誤矣扶即邾縣也

元年四月庚寅侯昌平 附案此格內廿三字當在高后表中訛刻孝惠第三格昌乃呂之訛呂平為高后姊子不得姓呂而謂之呂者時太后方封呂氏平冒母姓得封此冒母姓之始唐則天后賜皇太子中姓武氏且有天子而冒母姓者矣異哉又攷呂后紀于元年四月云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夫謂之先封功臣則非先侯諸呂可知并非全日受封可知乃此表書扶柳及邾二呂氏之封于前書南宮梧平定博成四功臣之封于後未免倒置而所書封侯之日



扶柳是庚寅漢表作丙寅誤郊是辛卯俱在四功臣丙寅乙酉後則明是今本亂其次矣

郊

案郊當作汶說在呂后紀

封武王少子 案武上缺悼字

六年七月壬辰產為呂王 案產為王在十月丙辰說在漢

諸侯王表中此誤產上亦缺侯字

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 案高后二字衍產以高

后七年二月徙王梁更名梁曰呂故仍稱呂王也而產之為

相在七年七月此作八年九月誤已辨見呂后紀中

南宮

附案縣屬信都漢表謂在北海不可曉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三

以父越人 附案水經注十引此作張越人

以太中大夫 案漢表作中大夫

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 案高后二字衍漢表云

侯生嗣孝武初有罪為隸臣則張買固薨于位且傳子至孝

武時但不得其年耳而此謂買以八年誅其事迥異疑漢表

誤孝文封張偃南宮侯傳至偃孫生于元光二年免蓋誤以

張偃之後移於張買耳

梧

七年侯去疾元年一 案一當作二高后時去疾在國二年

也去疾諡敬此失之

七十六 附案此梧之侯第也表不書故補

平定

案漢志西河有平定縣然西河武帝元朔四年置則非也索隱云漢志闕或鄉名趙氏漢表舉正據齊受元孫安德為安平大夫疑平定是涿郡安平之譌

敬侯齊受 案受一作壽說在呂后紀

五十四 附案此補替平定之侯第也

博成

附案索隱謂漢志闕非也此即泰山郡之博縣所謂贏博之間成即城字呂后紀作博城博之連城必當時人所習稱史

因而書之至隋即定為縣名或曰宣帝封張章博成侯漢表

云淮陰蓋鄉名豈又此乎

攻雍丘 附案攻雍兵也湖本訛刻

四月乙酉 案漢表作己丑相去五日未知孰是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四

沛

四月乙酉 案沛侯不應與封功臣全日疑辛卯之誤

七為不其侯 案沛侯呂種以高后七年改封不其項則當

中書六字不得作七而為上亦缺七年更三字

襄成

侯義 案此侯名山至進封常山王始改名義呂后紀甚明

則表宜作侯山也

軹

壺關

附案縣屬上黨索隱謂在河內誤

沅陵

十一月壬申 案前所封十侯皆在高后元年四月沅陵居



後安得謂十一月壬申封況是年十一月無壬申日也當依漢表作七月丙申

頃侯吳陽 頃侯福 史詮曰父子全諡必有一誤福之諡頃疑當作順

百三十六 附案此沅陵侯第也

上邳

附案東海郡有下邳故此稱上邳在魯國薛縣西漢志及水經注廿五可證

孝文元年侯郢客為楚王 案郢客為王在孝文二年史漢紀表世家列傳甚明惟此誤為元年當改作二年衍去孝文兩字格內再中書一字以補其缺蓋郢客為侯八年漢王子表謂七年為楚王則亦仍史誤耳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五

百二十八 附案此上邳之侯第也

朱虛項

孝文二年 史詮曰衍孝文二字

百二十九 附案此朱虛之侯第也

昌平

案索隱謂昌平屬上谷雖據漢志為說然王子分封不應遠在幽州之域何不以魯昌平鄉言之乎但此與漢恩澤表作昌平而呂后紀及漢書異姓王表並作平昌地理志平原郡有平昌琅邪亦有平昌而平原之平昌是侯國疑此侯先封于平原而昌平為誤矣胡三省反以平昌為誤殊失考  
侯太元年 太為呂王 案太字誤當作大說在呂后紀大為呂王上缺侯字

贊其臨

中邑

附案縣在勃海索隱謂漢志闕非也

以執矛 附案執說

真侯朱通 案漢表作貞侯朱進

樂平

案漢志無樂平而宣帝之封霍山表在東郡蓋東郡清縣之鄉名故漢志應劭曰章帝改名樂平

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更罪 案坐下衍以字求當作賊

山都

附案縣屬南陽索隱謂志闕非也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六

三十三 案釋之傳稱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為親友致亞夫為中尉在文帝後六年釋之為廷尉亦在是時而王恬開以高后四年封文帝三年薨則相去十八年安得與周張並時耶蓋恬開以後四年卒其子中黃以後五年嗣表誤以後五年為四年而中書三字二十字又誤倒耳吳仁傑亦辨之曰恬開以後四年卒表書二十者恬開在文帝朝為侯之歲又書三者中黃在文帝朝嗣侯歲數也班表不能攷正遂摠之云恬開八年薨以釋之傳推之其實二十五年然後薨也此辨甚嚴有疑釋之傳誤書恬開姓名者謬甚  
四年惠侯中黃元年 案四年當作後五年又漢表謚惠侯當坐與奴蘭入上林苑國除 案漢表云坐闌入甘泉上



林免

松茲

附案此廬江之縣也。徐廣謂松一作祝，非說在孝文紀。以郎吏入漢。案吏字誤，當依漢表作郎中。

成陶

附案徐廣謂陶一作陰。漢表亦作成陰。方輿紀要言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亦謂之城陰城。鄭康成碑城陰即高密，則此陶字譌也。古書陶陰二字多混。如始皇紀屬之陰山，水經注三誤作陶山。建元侯表有菝苴侯，史表傳作韓陰。漢表傳作韓陶。秦穰侯封陶，而國策俱作陰。徐廣于穰侯傳封陶，下注云一作陰。蓋史仍策文，後人以陰為誤而改作陶爾。索隱曰：陶即定陶。徐廣作陰陶，陰字本易惑。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七

作陰誤。誠昔人所云簡牒磨滅，以典為與，以陶為陰者也。或曰：此侯疑封于濟陰郡之成陽縣。濟陰宣帝更名定陶，轉相譌舛，遂有陶陰之異耳。或又曰：成陶乃定陶之訛。為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案漢表呂氏作呂后，是蓋時有寇難得渡淮以免也。

孝侯勃。附案史詮曰：漢法諸侯以罪失國者，死不賜諡。今本侯勃諡孝，後人誤加。漢表無諡。

俞

附案清河郡鄒縣。史漢多省作俞，其實當作俞也。史景紀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樂布傳皆作俞。以連敖從高祖。案以字上當依漢表增父嬰二字，此缺。功比朝陽侯。案此語最可疑。高祖功臣表侯狀每云功比

某侯蓋高后二年陳平奉詔差錄列侯之位次也。鄒侯呂它以父呂嬰死襲封。在高后四年已落陳平差錄之後，尚何侯功可比。朝陽侯華寄以高祖七年封，位次六十九。若呂嬰功與相比，則宜久登侯籍，何以高祖不封，孝惠又不封，直至高后四年始侯乎。蓋高后欲侯呂氏，空張其功以封呂它，當時希旨之臣，謬為此語以混丹青，欺人耳目。史公作表仍而不，去未可為信。漢表不然，呂氏之黨法固宜誅，而嬰死它襲誰不恤之，稍從末減，胡亦駢首就戮乎。

滕

附案索隱本作勝。注曰：一作滕。劉氏云：作勝恐誤。滕縣屬沛郡，勝未聞。余攷路史國名紀亦作勝，而勝地無之，明是滕之訛字。今本史漢並作滕。惟漢高后功臣表末誤作騰也。但沛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八

之公邱縣即古滕國，不知何時更名。蓋秦始置滕縣，漢初猶未改。故高祖之爵夏侯嬰，高后之封呂更始，皆稱為滕。至武帝封魯共王子劉順，乃稱公邱侯，竊疑更名在武帝時。孟堅作志失書爾。

醴陵

附案索隱謂縣名今在長沙。攷水經漉水注謂縣為此侯封國。然漢志長沙十三縣無醴陵。至後漢始有之。蓋是鄉名，因會為侯國而置縣也。當由臨湘縣地分置。

為河南都尉長沙相侯。案河南漢表及他本史記皆作河內。此誤。長沙上當有用字。漢表有此缺。

侯越。案此侯失其姓。孝文四年。史詮曰：孝文衍。



呂成

附案水經清水注言南陽宛縣西有呂城疑呂忿封此又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未知所是路史國名紀據漢書高后功臣表末謂一作昌成謬也

東牟

附案此東萊縣也廣韻登字注云漢文帝封悼惠王子為牟平侯即此地周為登州取文登山而名蓋既誤以呂后為文帝而又誤以東牟為牟平也牟平亦在東萊

鍾

附案漢志有腫縣而無鍾縣漢表作腫屬東萊始皇紀過黃腫主父偃傳起于東腫漢書作黃腫皆是也則此鍾字誤但封禪書有黃鍾史寬舒非人姓名字亦从金不从月豈古通用乎至徐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九

廣云一作鉅非

信都

侯修有罪國除附案信都與下樂昌以張敖前妻之子侯本不當封故孝文免之不當封而封即以為有罪也漢表云以非正免

樂昌

附案水經注五以為東郡之樂昌非也史記攷異曰後書張酺傳張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蓋析細陽地為樂昌國細陽隸汝南宣帝封王武為樂昌侯漢表在汝南即壽故封也樂昌侯國元始初尚存不審地理志何以闕之

侯受元年案受一作壽說在呂后紀

祝茲

附案索隱謂在琅邪誤據漢書也祝茲即東海即邱縣說見王子侯表

建陵

東平

附案徐廣謂一作康非也東平之地兩為侯國高后封呂卮武帝封劉慶漢書王子表云在東海索隱于諸侯王表云屬梁國于侯表云縣名屬東平攷東海無東平蓋是誤爾漢東平國即故梁國據水經注廿四卷即無鹽縣地

侯呂壯案壯當作庀說在呂后紀

右高后時三十一

案三十一者高后封侯之數也然攷高后元年封呂祿為胡陵侯二年封蕭何夫人為鄭侯蕭延為筑陽侯四年封女弟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十

須為臨光侯又封劉信母為陰安侯此皆失數則當作三十六矣

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

附案二帝年數前已書之此是今本重出當衍

陽信

附案索隱云表在新野志屬勃海恐有二縣攷漢表並無新野之文因外戚恩澤表陽新侯鄭業封下有新野字而誤不得有二縣固專屬勃海也

元年三月辛丑侯劉揭元年案三月有本作十一月是也又失書揭諡夷

軹

高祖十年為郎從軍十七歲為太中大夫案以十七歲計



之則宜作高祖十一年此缺一字漢表作七年尤非太中大夫漢表作中大夫

四月乙巳 附案漢表作正月是有本亦作正月史詮謂四月誤也

十 案漢書文紀十年書將軍薄昭死坐殺漢使者罪此脫不書詳漢書文紀注有罪而死自當奪絕文帝不除其國者為太后也故漢表曰帝臨為置後

侯梁 史詮曰今侯梁缺今字

壯武

以都尉從之榮陽 案漢表無之字史記考證天台齊氏召南曰之字當是守字

十一 案一字衍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十一

清都

附案都當作郭說在孝文紀

鈞有罪 案缺侯字

周陽

案索隱云屬上郡則為陽周矣漢志不載周陽之地竹書惠

王元年周陽有白兔舞于市水經卷六涑水出河東聞喜縣

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文紀正義引括地志周陽故

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史記考異曰趙兼以淮南舅

父得侯其封邑當在淮南境內且兼得罪失侯未幾即以淮

南王子賜為周陽侯則此周陽宜在淮楚之間不特非上郡

之陽周恐亦非河東之周陽也余攷倉公傳言齊中御府長

信使楚至莒縣陽周水疑所封即其地蓋鄉名之全于縣者

此與淮南王傳及漢表皆誤作周陽當依此表下文書王子賜封陽周為是觀諸侯王表及漢書表傳作陽周可證錢宮詹未檢及此故以陽周為誤

兼有罪 案缺侯字

樊平

高祖初起從阿 史詮曰從字當在高上

恭侯平元年 附案湖本平字訛干

管

附案史漢表並作管攷管城縣自漢迄晉為中牟縣地隋始

置縣故漢志河南中牟注云有管叔邑則管即中牟也而中

牟之地高祖以封單父聖其時尙未奪絕不合一邑兩封且

此所封乃齊王之子何以在河南其誤審矣水經卷八濟水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十一

又東北過管縣南道元注引此侯為據是知管當作管縣屬

濟南古艸竹通寫故訛索隱謂屬榮陽蓋唐時已傳誤為管

字經史問答亦辨之

恭侯戎奴 附案史詮曰今本誤增謚

瓜丘

附案漢表作氏邱地皆無考而索隱本作斥邱謂即魏之縣

則妄甚齊王子所封不應國于魏郡且斥邱侯唐屬其時見

存安得取以封劉寧國哉或以郡國志南陽宛縣之瓜里當

之亦非

二年侯偃反 案二當作三

管

附案索隱謂表在濟南蓋據趙充國封號著之妄也充國封



營平此侯封營而諡平小司馬誤讀為營平故云在濟南攷營即營邱在齊郡臨淄縣中水經注廿六所謂繩水出營城漢封劉信都為侯國者

楊虛

附案漢志無此地名水經注五謂地理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封齊悼惠王子將廬為侯國城在高唐西南然則即漢志平原之樓虛故注曰侯國其地兩漢凡三封文帝封劉將閭元帝封普順東京以封馬武並在此處

恭侯劉將廬

案漢表悼惠子有楊邱在濟南見水經注濟南十餘里恭侯安與菅侯罷軍等十人全日受封在位十二年薨子偃嗣十一年坐出國界失侯此遺脫楊邱一侯而又移劉安之恭為將閭之諡古通豈不謬哉將閭即齊孝王也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三

當補楊邱索隱本楊虛共侯後又有楊虛共侯平蓋小司馬補入而誤其文耳

侯將廬為齊王有罪國除

案有罪二字當削之乃楊邱侯偃格內之脫誤楊虛國之除因嗣封于齊也何罪之有

杻平

安都

附案正義云在濰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則屬涿郡也

平昌

附案水經注廿六謂此侯封于琅邪之平昌則索隱以為平原之平昌非也

侯劉印

附案水經注名永恐非

武城

案左傳晉楚魯皆有武城漢志清河定襄皆有武城而魯之武城有二故加南與東以別之齊王子所封者必是南武城即漢東海郡南成縣錢塘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言之矣但漢既改名南成後漢加土旁作南城屬泰山郡則此似當作南成也索隱于世家謂縣屬平原固妄而正義謂貝州縣亦誤

白石

附案索隱謂縣屬金城甚謬齊王之子何以遠封西塞世家正義云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經史問答曰是時河西尚未開豈封于匈奴境內乎安德在平原政齊所分地

波陵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四

案漢表作汴陵疑波字誤汴水名蓋即汴鄉在漢中魏置為縣左傳桓十三年疏所云新城汴鄉縣也水經注廿八作汴晉灼以為古低字索隱引漢表作汴皆誤

以陽陵君侯 附案一本作陵陽君疑是也在丹陽若馮翊之陽陵景帝始更名似非所稱

三月甲寅 案漢表作丙寅

南郎

附案地未詳索隱引李彤云河南有郎亭也湖本訛刻河內徐廣云

一作朝非

侯起 索隱曰史失其姓

一 案此侯不得其奪侯之年則一字當衍

孝文時坐後父故奪爵殺關內侯 案殺上缺一字下缺為



字師古曰會于廷中而隨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

阜陵江九

安為淮南王 史詮曰缺侯字

安陽

附案漢志有四安陽此在汝南水經注卷三十可證而索隱本作安陵謂在馮翊謬甚無論安陵屬扶風不屬馮翊而淮南王子之封史漢無作安陵者且亦不應封于扶風況安陵惠帝所葬豈有建為侯國之理耶

陽周

附案此乃城陽莒縣之鄉名說見上

東城江九

犁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五

附案此即東郡黎縣也古字通

侯澤 案侯失諡漢表又訛名漬

侯延坐不出持馬斬 附案史詮曰今本特作持誤

餅

附案漢表作餅琅邪縣名餅餅古通其後武帝又封菑川靖

王子劉成或曰餅屬陳畱水經注廿四陳畱有餅亭餅鄉

侯孫郵 案漢表作單匈奴傳徐廣亦作單則加邑者非

弓高

附案漢表在營陵而地理志屬河間則非北海營陵矣

前元年侯則元年 案此以韓頹當子則嗣于景之前元年

薨于元朔五年漢表謂不得贖當子嗣侯者年名元朔五年

侯則嗣薨與本傳頹當傳子至孫合此誤也則亦缺諡

襄成

附案此在潁川高后曾以封孝惠子矣而漢表以此為在魏豈以戰國時屬魏故耶

千四百三十一戶 案漢表作二千戶

故安郡

功侯 案侯者為關內侯也缺為關內三字

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戶 案漢表不書申屠嘉食戶

嘉前以從高祖功食邑五百戶此因丞相封侯之戶未知除

前所食歟抑并前所食歟攷朱博讓食邑書曰故事封丞相

不滿千戶公孫宏用丞相侯六百五十戶此依諸書若表所

是其證也則無論嘉之食戶或除或并都不應踰制有千七

百十二戶之多其誤必矣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六

後元三年四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案將相表百官表

在孝文後二年八月庚午攷張蒼以後二年八月戊辰免相

百官表說則史漢侯表言後三年四月丁巳誤也蓋斷無虛

相位七月之理豈為相在二年而封侯在三年乎

恭侯 案侯名茂見本傳此缺漢表又誤以共為名

清安侯臾 案清安未詳其地張丞相傳徐廣引作靖安史

詮曰清安更封國名當大書于十九之下更封侯臾缺更封

二字

臾坐為九江太守有罪 史詮曰侯臾缺侯字

章武海勃

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案漢表萬一千戶

恭侯完 附案漢表及唐書世系表作定此譌為完



侯常坐 附案漢表作常生此譌坐字而唐表云寶少君二子定誼誼生賞是以常生為賞定之弟子也恐不足據

南皮

侯寶彭祖 案彭祖失謚

右孝文時二十九

案孝文共封二十九侯而表中止二十八者因脫誤楊邱一侯也然攷孝文後二年封周亞夫為條侯又路史國名紀四引輿地志謂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期視為顧余侯通志謂其子也乃後世顧氏得姓之由三國志諸葛瑾傳注及廣韻諸字注並引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有功非罪而誅孝文追封其孫為諸縣侯諸在現邪因并氏焉表皆失之則二十九當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作三十二也章武南皮漢表屬孝景世似得之

孝景十六

附案孝景年數前已重刻此又誤重當衍

平陸

附案此侯封於東平國之東平陸水經渠水注可證胡三省云東平近楚為得之索隱以西河郡之平陸並言非也一云乙卯 附案此是注然非也當衍之

休

附案休鄉名即孟子去齊居休之地四書釋地續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方輿紀要言在滕縣西二十五里至路史國名紀七謂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並非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關自歸不能

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封富為紅侯附案富之上印綬因自為王戊季父不能教兄子以示待罪之意而其更封紅侯者以與母太夫人奔京師故也乃漢書表傳謂坐戍反免侯削籍深為枉誣楚元王五子封侯曰平陸曰休曰沈猶曰宛胸曰棘樂惟宛胸以全反除籍沈猶棘樂如故平陸且續封楚王矣豈富之舉家自歸反免侯削籍乎當時吳濞首逆其弟德侯尚不緣坐景帝方議封為吳王以太后不許乃止何獨于富而罪之則知景帝削籍之詔專指宛胸劉執及吳濞言之爾至刊誤補遺以為富非更封因自歸之早益食紅鄉以優寵之復疑紅休是一邑不可分為二則尤舛甚史漢之誤在休紅並列失侯表之例不得以書更封為誤益食紅鄉之說毫無左驗紅休判然兩處亦不得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太

合為一區蓋未核地理見索隱引王莽封劉歆紅休侯又史漢誤以紅休並列遂欲改更封為益食合紅休為一邑殊不知歆之封紅休因歆是富五世孫而富為紅休二侯故取以併號之也餘說在紅侯下

沈猶

附案索隱謂漢表在高苑則是鄉聚之名孟子謂沈猶氏當亦因地為氏今本漢表無高苑之文傳寫缺爾漢書楚元王傳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漢表全夷侯劉穰 附案漢表作穰與穰全今本訛為歲字

紅

案表例凡更封者即附書初封之下劉富先封休侯更封紅侯自當連書之乃並列若兩人謬也索隱云此並列誤漢表



一書而已然漢表雖正史記並列之失其後摠敘侯數依舊列紅休爲二與史記全師古亦言其誤至索隱以紅爲虹縣者杜昭八年左傳注云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水經獲水注實指沛之虹縣爲魯蒐之紅地爲劉富封國檢郡國志泰山奉高縣注曰左傳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北則春秋所書當在奉高而劉富所封當在沛郡虹縣鄭誤合爲一但劉昭亦不能無誤奉高之紅亭引蒐紅以證之是也而沛之虹縣復據地道記引左傳以注之豈非岐頭別論乎

元年四月乙巳莊侯富元年案富之更封與封劉禮爲楚王全時在三年六月乙亥此誤富之謚漢表作懿豈有二謚歟索隱本作雅集解一作禮俱非

悼侯澄案漢表作懷侯登名謚皆異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敬侯發元年案集解發一作嘉而漢表政作嘉則發字非也

侯章案章謚哀此缺

宛胸濟魏其邪

打吳楚附案打乃打之譌

三年六月乙巳案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日史漢表俱誤疑當作乙亥

九案九者武帝時侯嬰在國之年數也然嬰以元光三年誅則九字當作八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爲先帝詔矯制書案四年乃三年之誤說在嬰傳又各本皆作矯制書此譌書字

漢傳作矯先帝詔害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再攷建元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浩侯王恢坐矯制害當死漢表如淳注云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棘樂附案左傳襄廿六年吳伐楚克棘注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楚王子所封當是此地棘樂猶云棘鄉樂者村落之謂古字通用爾雅釋詁以剝落爲暴樂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以落拓爲樂託可證也世說王右軍之樂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劉調元年案漢書元王傳景帝卽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爲侯則全是元年四月受封矣何此侯在封魏其後獨遲至三年八月乎必史漢表之誤建元二年恭侯應元年附案漢表應嗣侯後一年非

史記志疑 卷十一 擊齊有功附案將相表云樂布爲大將軍擊齊元王世家

云樂布自破齊還鄆商傳樂布自平齊來吳王濞傳天子遣樂布擊齊又漢傳魏其傳云監齊趙兵漢書表傳全齊未嘗偕七國反何爲擊之布所擊破者乃膠西等圍齊四國之兵齊悼惠王世救齊則有之豈其破齊哉悼惠世家書之甚明蓋此齊字猶吳濞傳末所云連齊趙敘傳所云尼齊趙孝王世家及韓長孺傳首所云吳楚齊趙七國反漢書五行志亦稱四齊蓋統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而言四國皆自齊分也侯樂布案侯失謚

中元五年侯布薨十二案鄒侯國絕之事無攷史漢表傳所書年數皆舛錯不合今細校之樂賁以元朔二年續封以



元狩六年奪侯在位十年。此史表之可信者。則謂賁以孝景中六年嗣在位二十二年。以元狩六年免誤也。布以景六年封。中四年薨。在位六年。此史漢表之可信者。則謂布以景中五年薨。或又謂以元朔元年薨。在位二十四年。亦誤也。然則何以書曰薨。當作絕。十二當作十三。但十三兩字是衍文。自景中五年至孝武元朔元年。布絕十八年。惟其中絕。故田蚡為相。得以食邑于鄒。見河渠書。不然。樂氏見為侯。何得田蚡以鄒為奉邑哉。蚡卒而鄒歸有司。其卒在元光三年。迨元朔二年。仍以鄒續封布子賁也。  
侯賁坐為太常廟犧牲不如令。附案廟乃雍字之譌。漢表可證。師古曰。雍右扶風縣也。五時祀在焉。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圭

敬侯衛綰 案漢表諡哀疑非。又失書綰為丞相。說在高祖功臣表武彊侯下。

建平

哀侯陳嘉 案漢表作敬侯當是也。

侯回 案回缺諡。疑當諡哀。

平曲

案索隱謂漢表在高城。謬也。高城屬勃海。都尉所治。平曲縣。漢地理志王子表皆云東海。並無高城之文。但東海有二平曲。不知此侯何封。而水經注二又謂封于西平。在金城。非汝平。不趙氏漢表舉正曰。兩平曲。一莽曰平端。一莽曰端平。全祖望疑下平曲當作曲平。故莽改端平。不然。不應一郡二縣。全名。後書萬脩傳。鄧太后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是其證。

也。巴郡亦有平曲。見後書岑彭臧官傳。可知地名相全者多矣。水經注與史漢表全乖。豈因曲平而誤為西平乎。  
侯公孫昆邪 附案昆一作渾。古渾混昆俱通用。

江陽

案索隱謂縣名在東海。此仍漢表之誤。因漢王子表於孝昭封城陽憲王子仁江陽侯。下云東海也。水經注三十三謂封於犍為郡江陽縣。而犍為武帝始開。蘇侯安得封之。當依孝景紀作江陵為是。南郡縣名。

康侯蘇嘉 附案徐廣蘇作藉。非。漢表名息。蓋有二名。

懿侯盧 附案徐廣作哀侯。非。

侯明元年 案漢表誤作朋。其於江陽侯封嗣年數多有譌脫。故知朋字誤也。又此失書諡。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圭

附案索隱謂漢表鄉名在常山。此據孝宣封劉宜。遠鄉侯言。之不得其地。路史國名紀七以遠即留川之劇。恐非。攷續志齊國西安有遠邱里。古渠邱。又水經注八陳畱長垣有遠伯鄉。疑遠即遠也。但未知二地何封。

戶千九百七十 案漢表作千一百七十戶。

四月己巳 附案己巳乃乙巳之譌。

侯橫 案史漢失書姓。

新市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附案史諡云。今本悍作慎。誤也。事具元王世家。  
侯康元年 案漢表侯名棄之。則當云康侯棄之元年。蓋漢



表失書諡史表失書名而又誤以諡作名也其姓已見功狀故此不書與商陵山陽全

傷侯始昌 附案始昌為人所賊殺則諡傷為允漢表作煬侯疑非漢表于康傷一侯莫嗣年數多有脫誤不可從

商陵 案此與漢書侯表及申屠嘉傳竝作商陵索隱云漢表在臨

淮蓋誤也地理志臨淮無商陵豈封于富陵而譌為商字乎

然今本漢表無臨淮之文似當依將相表及張丞相傳作高

陵為是在琅邪至百官表作南陵亦誤

趙夷吳 附案吳吾古通然各本皆作夷吾

侯周 案此失書為丞相說在高祖侯表

二十九 案當作二十八侯周于武帝時在國年數也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山陽 附案縣屬河內非山陽郡也路史一作陽山非

表稱山陽侯張當居可證

程博士弟子 附案漢表程作擇徐廣作澤義竝全

安陵 附案漢志潁川僂陵注李奇曰六國為安陵疑于軍封此

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案漢表作千五百五十戶

侯子軍 案侯缺諡史詮云今本于作子誤

五 案五當作六

垣 附案漢表作桓蓋古通借字而索隱以為河東垣縣似誤河

東之垣其時景帝改封曲成侯矣攷水經注十二云垣水東

逕垣縣故城北涿有垣縣景帝封匈奴降王賜為侯國王莽

之垣翰亭則此垣疑即漢志涿郡之武垣也後書公孫述傳

有將垣而本紀是桓

十二月丁丑 案此下六侯封月史漢表皆作十二月丁丑

而是月癸卯朔無丁丑日必正月之誤故景紀言封侯在春

也 侯賜 案失書姓及諡

三 案當作四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案六年上失書中字史詮曰侯賜薨

不得其嗣今本缺誤

通 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案五千誤漢表是千五百七十戶

史記志疑 卷十二

侯隆疆 附案水經注十二與此全漢表作陸疆誤也而索

隱本作李隆疆是今本缺姓其諡已前失之

後元年四月甲申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

國除 徐廣曰漢書 附案史迄太初何得書武帝後元時事

此後人妄增史漢表皆不得隆疆嗣侯之年也文景無年號

而表于其中後改元多稱中元後元武帝之後元實係年號

而此稱後元年全 何相反若是徐廣以為後二年亦與漢

書不合史詮曰此二十五字乃褚生所續者專指褚在太初

橫行今本誤升建元橫行當削之

容成 附案漢表作攜侯徐盧索隱本毛本及水經易

侯攜徐盧 通志有唯徐氏引容成侯為證蓋攜其諡唯

水注作唯徐盧

史記志疑 卷十二

六九三

史記志疑 卷一二



徐其姓盧其名百官公卿表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徐塗音近

康侯綽 案漢表名經

侯光元年 案侯上缺今字

十八後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附案十七字

當削後人妄續也

易郡

以匈奴王降侯 案漢表云千一百十戶此缺

侯僕豎 案豎為墨刑不應為名豈又豎而王乎當依漢表

作豎楚有熊豎但史失其諡耳

無嗣 案缺國除二字

范陽

史記志疑

卷十二

重

戶千一百九十七 附案漢表六千二百戶六千必誤也

端侯代 附案漢表作靖侯范代此似失書姓然正義引漢

表無范字可疑也端字今本訛刻索隱本固云靖侯代

二 案二當作三懷侯德在位年數也

翁

附案翁地無考武帝又以封趙信漢表謂在內黃魏郡蓋鄉名

而趙氏漢表舉正云張騫傳傅父布就翎侯李奇曰翎侯烏

孫官名師古曰烏孫大臣官號布就者又翎侯中之別號西

域傳大月氏有五翎侯與翁全陳湯傳亦作欸內黃是邯鄲

趙信二人食邑所在翁侯則仍其故官以為封號非內黃有

地名翁也余謂漢封匈奴降人未必取異國官名為侯號

侯邯鄲 案史失其姓

亞谷

附案一作惡谷古字通用索隱謂一作惡父誤也索隱引漢

表云在河內今本無而趙氏漢表舉正曰寰宇記渾泥城在容

城舊縣南四十里水經注泥河口有渾泥城見易漢景帝改

為亞谷城封盧它之方輿紀要云城在雄縣則非河內矣

故燕王盧綰子 案此侯盧它之為盧綰孫史漢本傳可證

表作綰子誤矣

千五百戶 案漢表作千戶

簡侯它父 附案本傳及漢表作它之則此作父與漢本傳

作人俱誤也攷景紀正義引此表作它之知傳寫訛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十一 案漢表康侯之名一本作漏

一本作遲未知孰是又謂康侯以建元五年嗣父種在位七

史記志疑

卷十二

重

年幾無十一年與史表異疑莫能定

侯賀 案侯上缺今字

十五征和三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附案此十

八字當刪

隆慮

附案縣屬河內索隱本作隆慮古通說在王子表雷侯下

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附案漢表萬五千戶何其多也必誤

五月丁丑 案丑當作卯說在景紀

侯蟠 案侯姓陳此失書即堂邑侯陳嬰之曾孫也又蟠一

作融說在景紀

乘氏

桓邑



附案世家索隱云地闕攷此侯後為濟川王水經注七以濟川為陳畱之濟陽則桓邑當是陳畱長垣縣文三王傳作垣二字古通

為濟川王 案為上缺侯明二字

蓋

附案索隱謂漢表在勃海今本無之蓋在泰山非勃海也

侯偃 案漢表蓋侯王信薨頃侯充嗣又侯受嗣雖不書充受薨嗣之年而傳位三世甚明此止書二代年名並異則所謂偃者充耶受耶

塞

附案塞地說在高祖功臣表博陽侯下

前將軍兵 案軍字衍

史記志疑

卷十二

毛

侯直不疑元年 案侯諡信此缺

二 案二當作三武帝時不疑在國年數也

侯相如 案相如諡康此缺

侯堅 附案漢表亦作堅漢傳作彭祖史傳作望三處不全

疑彭祖是堅之字而望與堅形近故誤王子表周堅侯劉何

漢表作周望亦其類也

堅坐耐金 案堅上缺侯字

武安

侯田蚡 案蚡諡缺又失書為丞相

侯梧 案列傳及漢書表傳皆作恬

坐以襜褕 史詮曰衣作以誤

周陽

附案地在河東聞喜縣水經注六可證索隱以上郡陽周當之外矣

侯彭祖 附案漢表脫彭字

坐宮歸與章侯宅不與罪 案漢表作軹侯是表無章侯故

知誤也上與字亦衍歸即與也

右孝景時三十一

案表中止三十人而此言三十一者誤以休改紅並列也然

攷景前二年封蕭嘉為武陽侯彭昭為張侯中元年封周應

為鄆侯周成之孫應為繩侯中二年封周左車為安陽侯中

三年封鄆堅為繆侯中五年封薛澤為平棘侯陳始為塞侯

董赤為節氏侯蠱捷為垣侯丁通為發婁侯趙胡為夷侯楊

無害為臨汝侯杜相夫為陽平侯中六年封陳最為巢侯郭

史記志疑

卷十二

毛

延居為南侯後元年封周堅為平曲侯俱見高祖功臣表又

前六年封岑邁為陽陵侯見將相表此皆失數則孝景封侯

凡四十八人至宋八五色線漢人載盧元明緱山記云王奕

隱緱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此無徵之言

不足信也武安周陽漢表入孝武世

史記志疑卷十二終



史記志疑卷十三

梁玉繩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將卒以次封矣

史詮曰卒當作率

國名

案史記太初表所載自翁至涅陽凡七十三其實繚婁一侯當入王子表則是封七十二國矣然攷高祖功臣表元光二年封灌賢臨汝侯三年封張廣睢陵侯陽非元狩三年封蕭慶鄭侯元鼎五年封斬石江鄉侯元封元年封卞仁埤山侯又攷漢表海西侯李廣利新時侯趙弟皆以太初四年四月伐大宛功得封史漢武帝紀及南越傳有越歸義侯二人一名嚴一名甲復有馳義侯名遺後漢書武帝封夜郎竹王三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子為侯表俱不書絲而數之蓋有八十五國也

太初已後

附案已後二字衍後人增入

翁

附案翁地說在惠景侯表

益封 案漢表益封千六百八十戶此缺

七月壬午 案漢表作十月是是年七月丁酉朔無壬午日

五 案元光止六年而侯信以四年封安得書五字史詮云

三作五誤也

持裝

附案漢表作特轅在南陽然未詳

降侯 案漢表六百五十戶此缺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案樂以元光六年封漢表以為元朔元年誤又失書姓諡 侯樂死 案死當作薨

一 附案樂以元鼎元年薨則當中書一字此缺故補蓋表例凡以罪奪侯者不數其奪侯之年若無罪而薨絕者則并其薨年書之今本多訛脫或疑表例不一非也

親陽

附案漢表在舞陽當作舞陰南陽之縣觀水所出親即觀之省

降侯 案漢表六百八十戶

五 史詮曰侯月氏以元朔二年封至五年國除在國實三年也三作五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三

若陽

附案漢表在平氏則屬南陽矣而未詳其地疑是南郡之若即春秋都也

降侯 案漢表五百三十戶

侯猛 案失書姓

五 案五亦三之誤與親陽侯全

長平

附案索隱謂汝南縣名攷水經沁水注以為封於上黨泣氏長平亭然以其子封汝南宜春觀之疑汝南是

益封三千戶 案衛青本以三千八百戶封長平侯而又兩

次益封一益封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即在封侯之年一益封六

千戶漢書作八百在元朔五年此既脫去本封及再益封戶數



遂誤以收河南地益封之戶數為破右賢王戶數矣。至王莽傳言武帝裂三萬戶以封衛青，乃是妄說。

二月丙辰 案漢表三月是。

六 案青以元封五年薨，則元封格內當書五字，誤作六。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案伉宜以元封六年嗣，而史漢表俱言太初元年，則中絕一歲矣，必是誤書。當衍太初元年四字，改作六年，而以六年今侯伉元年七字移在元封格內，再於元封格中補一字，太初格中補四字，方合。

平陵

附案漢志右扶風濟南皆有平陵，而漢表謂在武當，是屬南陽也。日知錄廿二云：是鄉名之全於縣者，攷隋義寧二年析武當置平陵縣，即此。見舊唐書志。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以都尉 案傳是校尉。

益封 案此缺戶數。漢表連益封止千戶，而傳言建本封已千一百戶，未知孰是。

二月 案二當作三。

五 案五當作四。以元朔二年封，六年國除，在位四年也。

六六六年侯建為右將軍與翁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國除。案建敗在元朔六年，則六年侯建廿四字當移入元朔格內，而行兩六字，若依此表，是建為侯至元鼎六年矣。

豈非大誤。

岸頭

附案漢表在皮氏，列傳索隱引晉灼云：亭名，正義引服虔云：鄉名，方輿紀要云：岸頭亭在河津縣南，縣屬今古岸門也。漢

河東皮氏縣地，郡國志潁川潁陰有岸亭，劉昭引岸門釋之，即岸頭亭，蓋異地而全名，是為非矣。

以都尉 案傳是校尉。

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案六年乃五年之誤，張次公以五年為將軍出右北平擊匈奴，若六年不在六將軍中矣。

益封 案漢表二千戶。

平津

附案武帝詔稱高成之平津鄉，則其地在勃海也。南郡亦有高成，非宏所封。

以丞相詔所褒侯。案漢表三百七十三戶，此缺，但漢傳載封宏詔是六百五十戶，詔書尤可據，乃表誤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四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宏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二年封侯，案三年宏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

四 案四當作二。

侯慶 附案宏傳及漢表傳皆作度，此為慶。

涉安

附案此乃名號，非地名。言匈奴來降，登涉長安，猶左傳涉吾地云爾。下有涉鞮侯，亦全此意，未知實封之地何在。

侯於單音丹 案史失證。

三五年卒。案於單以元朔三年四月封，五月薨，此漢表也。與匈奴傳言降漢數月而死政合，則三字當衍，五年當作五。



月卒當作薨而五月下當有侯於單三字此竝缺誤

昌武

附案索隱謂漢表在武陽而今本漢表作舞陽武舞古通說在魏世家

攷地理志昌武屬膠東不得與武陽合為一區細檢乃知今

本史記之誤蓋武陽有四此侯封於東郡之東武陽王莽更

名武昌漢表依莽更名書之故仍注於下方云武陽也因傳

寫訛舛以武昌為昌武後人不知漢表之訛又妄改史表為

昌武也武全誤

益封 案史漢皆不書封戶而益封三百戶則見於傳中

四年七月庚申 案元朔四年七月壬戌朔無庚申必是十

月之誤史漢於昌武襄城二侯竝誤作七月也

二月侯充國元年 案此言充國父趙安稽薨於元鼎元年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五

充國以元鼎二年嗣太初元年薨而漢表謂安稽薨於元鼎

六年充國以太初元年嗣四年薨未知孰是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 案太初二字當衍又失其諡充國既

以元年薨則當中書一字此亦缺

襄城

案史漢表皆作襄城而索隱引漢表作襄武是今本漢書譌

蓋襄城屬潁川何奴降相之封不應在潁必隴西襄武縣漢

表謂在襄垣者乃相桓之誤王莽改襄武為相桓若襄垣則

又屬上黨矣或問孝文封何奴降相韓嬰於襄城與此侯全

何以言不應封潁川曰韓嬰乃韓王信之孫信本王潁川故

取其舊地封之非乘龍可比況乘龍以元朔四年十月封韓

嬰子澤之以元朔四年免雖全在一年中而韓侯失國之月

無考又安見乘龍之必繼韓侯乎

降侯 案漢表四百戶此缺

七月庚申 案七月當作十月

侯無龍 案漢表作桀龍通志據以為桀姓而此集解一云

乘龍索隱引漢表亦作乘余謂此侯實姓乘史表之無漢表

之桀竝誤蓋古乘字作桀又作竟也其諡失書此侯以戰死

尤必賜諡褒之

一太初三年無龍從泥野侯戰死 案龍以太初二年戰死

授命之臣不得削其年則一字當作二三年當作二年此俱

誤太初二字衍乘龍上缺侯字漢表謂龍二十二年死

四年侯病已元年 案病已以三年嗣此作四年與漢表作

二年竝誤侯上缺今字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六

南奔

附案衛青傳作窮古通用索隱引韋昭云縣名未詳趙氏漢

表舉正疑即左傳成二年之石窳杜注謂在濟北盧縣東又

攷元朔五年封侯者十人樂安以四月乙巳封史誤南奔合

騎龍額宜春陰安發于以丁未封隨成從平涉軹以乙卯封

史誤涉軹是其序也此表以南奔合騎列樂安之前以隨成

從平涉軹列宜春之前蓋傳寫失次爾

功侯 案傳公孫賀以千三百戶封史漢表竝缺

四月丁未 附案漢表作丁卯誤四月戊子朔無丁卯也

絕十歲 附案十乃七之誤賀以元鼎五年免太初二年復

封是絕七歲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



除 案太初二字衍葛繹二字當大書於中在刺海又有缺脫當云復封今侯賀元年征和已下十二字後人妄續與列傳全當刪之

十三 附案十字衍自太初二至太初四今侯賀在國三年也此三字當書於下方今誤在復封上

合騎

附案漢表在高城蓋此侯號為合騎而食邑於南郡高城縣胡三省謂勃海高成恐非無論勃海高成為都尉治而公孫宏見為丞相尚止食平津一鄉則不以封合騎明矣索隱曰合騎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晉灼亦曰猶冠漢書甘延壽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亦可證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七

功侯 案傳封戶一千五百

元朔六年益封 案漢表益封九千五百戶然敖本封一千五百何以一益封而戶若是多乎疑漢表誤

樂安

附案漢表作安樂誤倒也索隱本亦史漢他處皆作樂安水經注八言千乘樂安封李蔡可證而漢表云在昌蓋即千乘之博昌矣

功侯 案傳封戶千六百漢表作二千戶雖所書不全而此自失書

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案湖本上年上失刻五字丁未又乙巳之誤蔡為丞相表亦缺不具

龍額平

功侯 案傳封一千三百戶

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說元年 案此元封元年也丁卯漢表作已卯未知孰是案道是更封國名當大書於中復侯二字已見上格故此不書但侯上缺今字耳案道是號蓋取周書小明武解案道攻巷無襲門戶之義漢表謂在齊言食邑在齊也然其處無考索隱引韋昭云案道屬齊誤至漢表以封龍額者名誑封案道者名說分為二人甚謬小司馬已非之矣

十三 附案當作四後人妄改為十三

征和三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為龍額侯 附案十八字後人妄續與韓信傳全當刪之且所續亦誤韓說之子名與字長君乃稱子長曾為典弟乃言子曾何足信哉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八

附案隨成是號謂隨大將軍成功也漢表作城古通漢表言在千乘未知食邑在千乘何地或云封於南陽隨縣非

功農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案漢表云攻辰吾先登石累侯七百戶則農字誤師古曰辰吾水之上也功攻二字至封戶列傳是千三百戶未知孰是

三 案趙不虞以元狩三年失國則三字當作二漢表謂封三年以元狩二年免尤誤當作封四年以元狩三年免蓋何奴入定襄在元狩三年也

坐設 史證曰坐當作爲漢表無坐字

從平 附案漢表在樂昌蓋封於東郡樂昌縣而號為從平爾從平者從大將軍平何奴也



功侯 案漢表作千一百戶傳作千三百  
為上郡太守 附案漢表作上黨誤

涉軹 附案漢表在西安蓋封於西安齊而號曰涉軹漢表脫涉字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然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功侯 案傳一千三百戶

四月丁未 案當作乙卯

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案此元狩元年漢表言元朔六年免  
比史表先一年

宜春

附案汝南豫章皆有宜春縣此蓋封於汝南豫章之宜春當  
元光六年已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竝時見存也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九

攻侯 案功與攻通然各本是功字又宜春陰安發千皆失  
書封戶据傳是各千三百戶

陰安

發千

侯衛登 附案西京雜記云衛青生子或有獻駙馬者乃命  
其子曰駙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昇則史漢所書皆從其

改名也

博望

附案漢志縣在南陽武帝封張騫始置索隱曰博望封號非  
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  
此說非也田完世家有三晉朝齊於博望之語則其名舊矣  
宣帝又以封許舜至西漢末廢不為縣故何武封於南陽

之博望鄉見漢書武傳

六年三月甲辰 案元朔六年三月癸丑朔無甲辰而史漢  
表皆作甲辰誤

冠軍

附案此南陽之縣武帝置應劭以功冠諸軍釋之

以嫫姚校尉再從大將軍 案嫫姚二字本傳作剽姚漢書  
作票姚荀氏漢紀作票鶴余謂當作驃鶴蓋合兩物為官名

取勁疾武猛之義趙破奴為鷹擊司馬與鶴字義全去病後  
稱驃騎將軍尚仍斯號票乃驃之省文漢書驃騎皆作票騎

又從驃侯作從票亦可證剽嫫姚並非也楊慎謂票驃鶴讀

去聲惟服虔音飄搖六朝時如梁蕭子顯詩日出東南隅云  
漢馬三萬匹夫豈任票姚十五張內侍十八買登朝周庚信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

開府集夜聽搗衣云搗衣明月下夜靜秋風飄寒衣須及早  
將寄霍票姚唐人樂作平聲用後遂因之所謂寧道孔聖誤

諱言服鄭非也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復作影搖竟未有讀  
去聲者顏師古音類妙羊召反以讀平聲為不當其義考古

質疑會辨之學林謂平去二聲皆可讀于義無害

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  
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案

去病本以千六百戶封冠軍侯漢書作二千五百戶而又四益封一因

出隴西有功益二千戶漢書二千二百戶一因破祁連益五千戶漢書

四一因迎渾邪益千七百戶一因擊左右賢王益五千八百

戶此與漢表皆缺不具 六年四月壬申 案元朔六年四月壬午朔無壬申史漢表



俱誤

一 附案哀侯嬪以元封元年薨當書一此缺故補

衆利

附案漢表與此全衛霍傳作終利古字通索隱謂表在陽城姑莫後以封伊即軒然漢表無陽城二字姑莫屬琅邪蓋衆利是姑幕莫幕縣之鄉名陽城疑城陽之譌城陽與琅邪不遠故晉志姑幕屬城陽郡也又漢表伊即軒之孫輔宗薨公後爲諸縣則與郝賢封名雖全而食封稍異矣

功侯 案封千一百戶

遼

附案孫侍御曰遼縣原疑一地字有異耳先封煖昔繼封次公後又封畢取乃穎川郡舞陽縣之鄉名也方輿紀要謂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一

舞陽東有遼河地蓋因水得名

降侯 案封五百六十戶

趙王煖昔 案漢表煖作援

煖昔死 史詮曰缺侯字薨作死誤

宜冠

附案漢表在昌則封於琅邪昌縣而號爲宜冠耳驃騎傳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也

出再擊匈奴 附案史詮曰再出作出再誤

功侯 案封一千一百戶

正月乙亥 附案漢作五月庚戌誤輝渠以二月封列宜冠

後則非五月封宜冠矣況元狩元年五月無庚戌乎

不識擊匈奴 史詮曰侯不識坐擊匈奴此缺

輝渠

案索隱云鄉名表在魯陽是屬南陽也匈奴傳晉灼曰本匈奴官名恐非但廣韻引風俗通稱渾梁侯僕多見二沃僕字注則史漢作輝渠誤說見後

功侯 功益封 案此侯封戶及益封戶數竝缺

忠侯僕多 附案史漢列傳及廣韻侯名多漢表及通志作朋索隱下傳師古小司馬以多字爲誤而考證婁縣張氏照又以朋爲誤也

侯電 案侯上缺今字電上缺雷字漢表通志竝名雷電也

侯名甚奇唐之韓霜露李日月政堪作對漢匈奴傳晉灼注引表又無電字

從驃 附案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實封未知何地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一

得兩王子騎將功侯 案漢表及列傳子字乃千之譌謂得兩王又得千騎將也千騎將匈奴王號至其封戶史傳本封千五百益封三百漢表云二千戶雖有小異而此自失書

五月丁丑 案漢表作丙戌相差十日

泥野 附案地未詳

下磨 附案傳及漢書竝作下磨史詮曰摩古磨字漢表在猗氏則

河東猗氏縣之鄉名也

降侯 案漢表七百戶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五 案是時匈奴降者五人

下磨乃降王渾邪之裨王也安得先封況其降在元狩二年

秋安得六月已封侯乎史漢表俱誤當作三年十月壬午中



間所書五字當改作四說又見後  
楊侯 附案楊當作今後人妄改爲諱

潔陰

附案縣在平原漢表及續志竝作濕乃潔本字後世借爲燥  
溼字也宋孫奭孟子音義曰潔作濕誤非也說文作濕隸變  
曰从田又省一系耳

二年七月壬午 案此所封渾邪王也與後順梁河碁常樂  
三侯全封則二年乃三年之誤然攷渾邪王與下麾侯等五  
人降漢在元狩二年之秋其封侯亦宜在二年秋即遲至三  
年時日必不甚遠何以緩封直待七月乎五人之封渾邪宜  
先餘四人應稍後以渾邪是王且獨先乘傳詣長安也何以  
潔陰反後於下麾乎驗情準義其誤無疑蓋渾邪封於元狩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三年十月乙亥下麾等封於十月壬午五侯俱以三年封俱  
以十月封特其封日先後相差七日爾凡書二年六月乙亥  
二年七月壬午三年七月壬午者皆誤潔陰當列下麾之前  
定侯渾邪 案以渾邪王而名渾邪何也蓋失其名

順梁

附案史詮作輝梁以順梁是誤列傳及漢書俱作輝渠言在  
魯陽他本史表及索隱本亦作輝渠而輝渠鄉已封僕多何  
以又封扁管小司馬先引韋昭云僕多封輝渠應它封輝渠  
皆鄉名在魯陽今竝作輝誤繼引孔文祥云全是元狩中封  
則一邑分封二人蓋謂共食其地而中分戶數也而索隱於  
傳又云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余取廣韻渾梁侯僕多參  
而校之知封僕多者是渾梁封扁管者是輝渠二鄉皆在魯

陽扁管諱慎輝既近渾渠又似梁故傳譌耳

七月壬午 案七月是十月之譌

悼侯扁管 案悼侯當依漢表作慎侯慎順古通故傳寫舛  
倒作順梁乃又以悼替慎誤矣至侯之姓名所書各異史記  
表作扁管傳作應庇漢書表作應庇傳作雁庇徐廣作篇管  
文穎音雁爲鷹音庇爲庇師古曰庇匹履反其字從庇非庇  
也余謂庇庇疰疑皆庇之譌庇音庇亦音刺與管音近故通  
借用之如楚文王名熊貲而亦作熊庇也其姓疑應字爲是  
侯扁管死 案死當作墓

河碁

附案漢表在濟南未詳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案右下缺賢字漢表封六百戶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四

七月壬午 案七月乃十月之誤

康侯烏犁 附案傳又作禽梨漢則表作烏黎傳作禽黎索  
隱本又作烏犁徐廣曰禽一作鳥蓋此侯姓鳥因鳥訛鳥因  
鳥變禽師古亦以禽爲轉寫誤也黎犁犁通用

餘利鞮元年 案失書今侯二字

常樂

附案漢表在濟南未詳

降侯 案漢表五百七十戶

七月壬午 案七月乃十月之誤

肥侯稠雕 案諡肥甚疑漢表不載也稠雕傳作銅雕漢傳  
又作調雖徐廣作稠雕索隱引漢傳作雕離顏師古及野客  
叢書引漢表別作稠雕形近字變唐宋以來已各本不全故



小顏知其有誤亦莫定為孰是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案太初二字衍又下方之中失書二字

符離

附案漢志在沛水經睢水注亦以為路博德封國而漢表作邳離注云朱虛朱虛屬琅邪豈即郡國志東莞縣之邳鄉耶疑非又衛將軍傳破符離師古曰塞名趙氏漢表舉正謂路將軍當封此亦非

擊右王將重會期 案史註云缺賢字是也漢表右作左小異將重會期者將輜重至軍及期而會傳所謂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結城不失期也漢表將誤作得師古以得輜重解之殊非索隱以將字上屬重會期言再赴期尤謬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五

功侯 案封戶千六百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 史註曰衍太初路三字

壯

附案史作壯漢作杜壯字諱也高祖功臣壯侯許倩時未失國故知壯誤漢表云在重平則勃海重平縣之鄉名索隱言表在東平誤

以匈奴歸義匈奴因淳 漢表淳作孰一作就茲誤王從驃騎將軍 史註

曰因上行匈奴二字

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案漢表作三千一百人又封千三百戶

百戶

侯復陸支 案其諡缺復陸是姓見漢書宣紀蘇林注

衆利

附案此蓋琅邪姑幕縣之鄉名說見前

擊右王于自劍合 案漢表作擊左王于劍合

功侯 案傳封戶千八百漢表作千一百戶

質侯伊即軒 附案此侯與下應侯全名史漢列傳軒作軒當是也

湘成

附案此乃鄉名凡兩封漢表於此云陽城於後云堵陽地理志王莽改南陽郡堵陽為陽城也但曹相國世家云與南陽守麟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則陽城即堵陽王莽因舊名改之非潁川汝南之陽城矣

降侯 案漢表千八百戶

六月丁卯 案湘成與散臧馬全封漢表皆是六月丙子在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十六

丁卯後十日此謂三侯俱以六月丁卯封因表錯以湘成一侯列義陽之前而誤也

義陽

附案漢表在平氏則南陽所屬舊唐書志云平氏縣義陽鄉也魏為縣晉為郡又義陽當列湘成之前

擊左王得王功侯 案史註謂左王缺賢字然漢表云擊匈奴得王也又史傳云衛山封千二百戶漢表作千一百

侯衛山 附案凡嗣侯見在者則加今字其始封之君見在

乃初侯也故不加今字

散

附案漢表在陽城趙氏漢表舉正曰水經洛水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北出散關南此即函谷新關在河南新安縣東



與潁川陽城境近蓋以關名為封號也

降侯 案漢表千一百戶

六月丁卯侯董茶吾 案丁卯乃丙子之誤其謚失書侯名

漢表作舍吾索隱曰茶蓋誤耳其人名余吾余吾何奴水名

攷茶有舒音舍亦有舒音小雅何人斯篇以舍與車肝叶可

證而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茶公羊作舍又律書舍者

舒氣也則字義並通小司馬余吾之說恐非

太初三年 案太初衍文

滅馬

附案漢表在朱虛未詳趙氏漢表舉正曰方輿紀要馬陵臺

在壽光縣西南六十里亦曰滅臺相傳滅武仲葬此因名水

經注濁水又北逕滅氏臺西滅馬或是矣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七

降侯 案漢表八百七十戶

六月丁卯康侯延年 案丁卯當作丙子又失書侯姓漢表

作離延年廣韻注通志離氏注皆舉此侯為證

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附案延年必以罪死故不得置

後漢表云亡後恐非

周子南君

附案漢表在長社則是分潁川長社縣三十里以為國也在

今河南汝州治子南說見衛世家末鹽鐵論誅秦篇作周子

男君

以周後紹封 案漢表三千戶

侯姬嘉 案侯當作君又缺謚

君買 案君上缺今字漢表名置疑此謬

樂通

附案漢表在高平集解韋昭曰在臨淮高平也

以方術侯 案漢表三千戶

瞭

附案瞭字訛刻漢表又作瞭別本史記及索隱本於次公之

封作瞭於畢取之封作瞭其實一也說見前漢表於畢取之

瞭謂在南陽乃舞陽之譌耳索隱引漢表云在下邳亦非

降侯 案漢表七百九十戶

術陽

附案漢表在下邳海東蓋其地在術水之陽師古曰術水即沫

水也索隱本作述陽

越高昌侯 案漢表此下有侯三千戶四字此缺

史記志疑

卷十三

六

侯建德 案史漢表皆失書趙姓

四年 附案漢表稱元鼎五年三月壬午封此缺書月日然

漢表誤也元鼎五年建德使南海反矣豈封侯之歲乎依史

缺為是

龍亢

附案此與南越傳全索隱引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

者誤也并据左傳齊侯國龍以為此即魯之龍邑殊屬乖妄

沛郡龍亢縣明載地理志索隱於傳亦曰龍亢屬譙國何此

處忽生異端蓋見漢書單稱龍不知為傳寫訛脫蕭氏謬說

於前遂仍其說而不檢耳

穆世榮 案世字誤增當衍

子侯 案漢表六百七十戶



六 案史詮謂六當作五是也。但史表謂廣德於元封時在國五年。而漢表謂元鼎六年坐酎金免。在國止一年。不及元封時。未知孰是。

成安

附案漢志潁川陳畱皆有成安。此屬潁川。漢表謂在郊。蓋成安分郊縣所置。韓千秋潁川人。故封此也。索隱既引漢表云在郊。今說而又以志在陳畱言之。未免岐見。然水經注於汝水。汝水兩處雙載韓延年封國。已先誤矣。

子侯 案漢表千三百八十戶。

三月壬子侯延年 案漢表成安與龍亢竝以三月壬午日封。此作壬子誤。是年三月無壬子也。

六 史詮曰。五作六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五

昆

附案漢表在鉅鹿未詳。趙表舉正謂昆亦塞上地名。衛霍傳郭昌擊昆無功。陳湯傳劉向上疏云。揚威昆山之西。詩混夷。即昆也。此侯之封是其地。與路博德封符離一例。恐未然。

功侯 案史漢皆缺封戶。

昆侯 案昆字衍。

驛

附案漢表在北屈。以驛近北屈也。二縣竝屬河東。

功侯 案漢表五百二十戶。

五年五月壬子 案元鼎五年五月無壬子。當在六月。史漢表俱誤。

表俱誤。

梁期

得復累緡綬等 案此以復累緡綬為二人名。得者虜之也。漢表得復二字作將軍。則以累緡綬為匈奴一將軍名。未知孰是。

功侯 案封戶闕。

七月辛巳 附案漢表作五月非。

牧丘

附案漢表在平原未詳。

侯 案封戶缺。

恪侯 附案傳及漢書恪乃恬之誤。

侯德 案缺今字。

瞭

附案漢表作瞭說在上。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五

將梁

降侯 案漢表五百一十戶。

附案此地武帝先以封中山靖王子。漢表云在涿。攷水經注十一博水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北逕清源城東。即將梁也。則其地在涿郡廣望縣界。蓋鄉名矣。秦本紀有將梁氏。

侯 案封戶缺。

三四年侯僕有罪 案朝鮮傳及漢書紀傳。楊僕免侯在元封三年。則史漢表俱誤。當中書二字。四年作三年。

安道

附案漢表在南陽未詳。

侯 案漢表六百戶。

侯揭陽令定 案定上缺史字。



隨桃

附案索隱於表引漢表在南陽今本無之於南越傳引草昭云縣屬南陽然未聞

降侯 案漢表三千戶

湘成

附案此乃南陽堵陽縣之鄉名說見前

降侯 案漢表八百三十戶

海常

附案漢書王子表在琅邪而南越傳徐廣云在東萊皆未詳

功侯 案封戶缺

太初元年侯弘死 案太初二字衍死當作薨又格中失書

一字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北石

案史作北石漢表作外石傳作卯石師古疑外石為誤又兩

粵傳一本作印石宋神漢書校本曰印當作卯然則北石亦

誤也漢表在濟陽醜索隱引表作濟南非

功侯 案漢表千戶

侯吳陽 案失其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案太初二字衍又下方失書一字

下郟

附案水經注廿九湍水出宏農界翼望山東南流逕南郟縣

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郟也則即南陽之郟縣漢書作下郟古

字通用如呂台封郟侯史竝作郟矣

斬西于王功侯 案西于乃西于之訛即交趾也侯下缺書

七百戶

侯左將黃同元元年 附案兩元字衍一湖本誤重

繚葵

案地無攷或謂即清河繚縣恐非此侯劉福乃城陽共王子

初封海常坐耐金免依表例當附書王子表海常下今表別

見與惠景表紅休二侯竝列全謬若謂一以親封一以功封

兩表不妨竝列則亦當言福為故侯不然將判若二人矣

以故校尉從 案故字誤當衍漢表無之然何以不曰以故

侯為校尉從乎

功侯 案封戶缺

元年五月乙卯 案元封元年五月丙寅朔無乙卯疑當作

已卯史漢俱誤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藥兒

附案閩越傳作藥兒與國語合是也其地即今嘉興此作藥

漢表作葑師古又謂或作藥籀竝古字通用至兩粵傳作語

兒亦古通字春秋桓十四年經鄭伯弟語穀梁作藥越絕書

及韋注越語皆作語兒鄉越絕記地傳謂句踐入吳產女於

此因名水經注四十浙江東逕藥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

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產兒墮地能語云天方明河

欲清鼎折腳金乃生因詔為語兒鄉非也藥兒之名遠矣葑

無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鑿安得引黃武證地哉

功侯 案封戶缺

元年閏月癸卯 案史漢表藥兒開陵臨蔡東城四侯俱書

閏月封但言閏月不知何月之閏徐廣謂閏四月史詮謂閏



五月然漢初凡閏歸於終稱後九月安得有閏月乎疑閏字訛

太初元年終古死 案太初當衍終古上缺侯字死當作薨又中間缺書一字

開陵臨 功侯 案漢表二千戶

侯建成 案東越傳侯名敖失其姓建成是東越故官非名也乃史漢表皆以建成爲名誤甚

臨蔡

案漢表在河內未詳水經注二云孫都封於金城之臨羌與

史漢異

功侯 案漢表千戶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侯孫都 案漢表有侯襄嗣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

死則都薨於元封時疑此有脫文也又史漢傳皆作都稽而

表皆作孫都姓名移易未定孰是水經注從表

東城九

無錫

降侯 案漢表千戶

元年 案依表例缺中字後涉都侯稱元年中也

涉都

附案郡國志筑陽有涉都鄉故漢表云在南陽水經注廿九尤可證索隱本作涉多誤

子侯 案封二千四十戶

侯嘉 案失姓及諡又漢表名喜

太初二年 案太初衍

平州

附案漢表在梁父說見高祖侯表

降侯 案封千四百八十戶

侯啖 案侯姓王此缺其諡失之

一 案表作二

荻苴

附案漢表在勃海方輿紀要云城在慶雲縣東城下有荻苴

河慶雲今屬天津府荻字師古索隱音狄而史朝鮮傳作荻

索隱本引傳仍是荻班馬異全引史表又作荻舉漢書東方

朔及貨殖傳以爲卽楸之證漢書列傳直作秋豈荻荻全爲

蒿名可以通用耶爾雅荻荻抑字形相近遂致舛訛耶蓋亦

史記志疑

卷十三

三

如衛殤公之名秋名狄矣

侯 案封五百四十戶

三年四月 案四月下缺書丁卯二字

侯朝鮮相韓陰 案漢書作韓陶通鑑從史

澁清

附案漢表在齊蓋卽齊畫邑水經注廿六作澁索隱本無清

字澁音獲音乎卦反者非

侯 案封千戶

侯朝鮮尼谿相侯參 案參上行侯字其姓缺

嬰茲

附案漢表在琅邪未詳

若苴王 案漢表作右苴王





ZW 21101000563193

侯 案封千九百戶

十一月丁卯 案漢表作丁未是元封四年十一月壬午朔不得有丁卯

侯稽谷姑 案謚缺外裔不必皆有姓未知稽是姓否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 案太初衍又中間失書一字

浩

附案地無攷疑即金城浩靈縣師古曰浩音誥水名壘者水流峽山岍深若門也王恢以捕得車師王功侯固宜封於西塞矣

功侯 案戶缺

一 案王恢為侯僅三月不當中書一字蓋衍文漢表云一月亦非

史記志疑

卷十三

重

矯制書 附案湖本訛刻害為書字漢表有注

報讞

附案漢志在河東作狐讞故師古讀與狐全小司馬謂即狐字但王子表有報侯劉息徐廣曰一作報索隱本直作報侯云屬北海而北海無報縣師古曰即瓠字又音孤而漢志北海報縣師古又曰即執字一人注書前後相反如此余攷漢書東平思王傳瓠山師古謂報山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則河東之縣當作瓠北海之縣當作瓠疑古瓠瓠字皆作瓠譌為報也索隱引韋昭以瓠為諸繫反亦非

侯 案封七百六十戶

侯扞者 附案侯缺謚扞一本作扞漢表一本作杆又作杵竝非當依明監本漢表作扞蓋以地為姓也

侯勝 案缺今字

幾

附案幾為六國時魏邑趙世家廉頗攻魏幾是也故漢表在河東湖本索隱正義曰在湘潞之間趙氏漢表舉正引括地志云在魏郡元城縣東南

降侯 案封戶缺

侯張階歸義 案史漢傳皆作幾侯長而表皆作張階未知孰是歸義二字衍

涅陽

附案漢志在南陽則表言在齊誤

其子侯 案封戶缺

康侯子最 案子字衍其姓缺

史記志疑

卷十三

美

太初二年侯最死 案太初衍死當作薨

右太史公本表

附案六字褚生所改孫侍御云史表元文必如惠景侯表之例云右元光至太初若干人又海西新時二侯竝封於太初之世史公不當遺之也至此下當塗至陽平四十六侯亦皆褚所續非但侯位多有遺闕其編錄之誤不可指計凡功勳罪狀國號姓名官職以及戶數年數盡與漢書不合例當刪削故今不討論也

史記志疑卷十三終